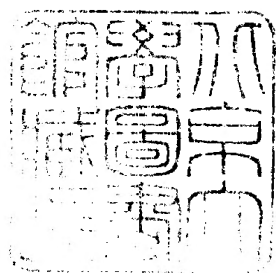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五八冊目次

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二)

〔明〕梅鼎祚撰
明天啓三年玄白堂刻本

.....

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二)

〔明〕梅鼎祚撰

明天啓三年玄白堂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五言律

野采小酌

肉食將無累
藜羹久自安
盈筐勤采擷
據石暫盤桓
老大終勞力
兒孫且盡歡
羶腥儻能免
止酒尚應難

天逸閣携賈三送丘黃逸還金陵得年字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高臺望不極
芳樹坐堪憐
久客夏雲變
思歸暮雨懸
白門垂柳日
碧玉破瓜年
麗質臨清景
翻令戀別筵

寄子馬弟遷寧鄉簿

佐邑仍三戶
湘鄉秋意深
知難迴舞袖
諒不廢題襟
好米炊香遠
新醅避濕侵
莫嫌栖枳棘
鸞嘯有高音

送建寧叔聽徙之北寄客部叔

久負經時略
猶然滯宦途
勞人歷州郡
交道感

蕭朱風送鵬南徙
春隨雁北趨
上林有琪樹
花萼喜同株

庚子初夏哭幼女淑四首
先是辛卯春有長女之哭
又先壬午秋有弟耆之哭
從

壠上還作

顛毛已如艾
血眼復生花
緩急知無益
牽纏恨有家
百年聊後汝
七歲枉呼爺
窗閣提携處
酸風綠透紗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禮佛希冥應
求醫少禁方
遽成金瓠詠
難見玉毫光
逐姊歸長夜
稱人董幾霜
一坏相對處
松柏蔣山陽

其三

後果憑誰証
空花倍獨馨
韶顏嬌白皙
慧性濯清泠
孤孽生從賤
呻吟病久經
百枯垂永訣
雙目尚餘青

其四

我生不利女
更鮮弟兄親
廿載三殤淚
中年八

苦身鍾情在我輩不哭彼何人究竟應誰是虛空一轉輪

金陵藏鶯館花燭詩贈潘稚恭分得江字
自並芙蓉蒂何勞更涉江畫蛾勾石黛蠟鳳帶
金缸黃幔從新捲花管未易降暮愁南國女艇
子繫雙雙

其二

獨立能傾國長材本似江貯嬌金作屋醉客玉
爲缸夢雨霑羅薦升霞麗綺窗鴛鴦七十二一
塵囊舊集大卷十四

一列成雙

寓報恩禪房

金陵常在望寶地更重過仍住祇洹舍新脩罕
堵波塵心一蕭散梵語半多羅爲問赤鳥後其
如隙駟何

寺雨

曲閣留人處長干選佛場鐘遙沉雨氣增迴槩
秋光楓葉臨江赤苔花映壁蒼愁霖朝有詠夜
復聽浪浪

寺晴

將無天果漏俄爾霧全消樹影籠窗細禽聲出
谷騎客懷驪見日仙梵震聞潮徧作瑠璃界知
非覺路遙

吳長輿季布招登翠雲醉後上敬亭西麓
虛閣成新構名山狎舊游携尊初薄霽著屐已
深秋兩宿嵐常護雲齊翠迸流淒清多遠思更
一陟高丘

汪原勺過園居懷焦賓王徐從道

虞集舊集大卷十四
畏客性逾僻因君眼乍明春留懸樹雨天爲惜
花晴上巳仍新序中林有舊盟所思方在遠鳴
鳥正嚶嚶

春日懷季豹客游

春自還歸早君猶定省遲倚間勞望眼懸鏡待
勾眉賣賦聊供醉依人不貸饑故園花欲盡芳
草足前期

惜花三首

開謝緣時序欣嗟自世人餘寒深護曉漸老倍

憐春旖旎光爭媚離披意轉親昨傳風信遍歲
歲一番新

其二

幸未隨風舞猶能隔霧看直愁蜂掇去莫使鳥
嚙殘豔魄留依榦朱顏遲駐丹已知宜晝賞向
夕更憑闌

其三

種日原隨興看時似屬情色空俱不着離愛未
能輕散與霞同落虛防月共盈化工常在眼物
物有虧成

唐荊文集卷十四

五

吳長輿移齋西樂集鎧公

特移香積供來作梵邦遊習澹葵滋露連陰麥
養秋醍醐從酪出湯乳見花浮踢倒軍持後相
邀老一丘

仲夏雨中赴汪原博榮期西樂齋會同吳

長輿孫伯揆是日移泉試顧渚茶

頻遊得自在更托解樊籠紫筍泉香發黃梅雨
候通衆方參水月我亦悟檐風把臂入林去幽

懷寄阮公

五月七日伯揆招過西樂

蒲觴初解醒蒲饌復尋盟雪藕盤冰薦移蓮蓋
露傾鋒雲譚塵集凍雨袵絺輕但涉空門地塵
心自覺清

月邦自西樂移園居

移錫隨雲度披襟待晚涼偶然就同室一似別
忝方樓閣籠佳氣虛空發妙香階前多忍草無
意夢西堂

唐荊文集卷十四

六

坐雨書懷

宿因連棟夢今集蔭禪枝名句聊傳譚機緣且
待時林喧催雨驟臺迥怯風欹相對此長日脩
然無所爲

病後吳福生見過

索處關從下枯羸酒怯前秋雲眉宇澹空谷足
音傳竹柏清真地兼葭白露天知君能辨樂否
一理朱絃

送麻甥伯顧參軍永昌

長揖參軍事文人向武威留妻代母養防虜密
戎機紫馬臨秋貢黃羊帶雪圍吾衰須藥物信
信莫教稀

其二

新鎮古涼州黃河繞塞流此行輕萬里爲別倍
三秋鄉味一杯酒邊城雙佩鉤閉關謝西域清
世靳封侯

卽事慰自恬上人

頭隨尚堪施鞭笞安足辭真如原自在假合有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成虧宿債須償却孤禪任所之共知逢末劫何
必爲師悲

答唐子飛

我久坐詩窮君胡覓句工巧須穿月脇聖擬啟
天聰身賤名難借年道誦或通尚期看跋跼千
里直追風

夏日蕪江王仲修閔泰叔項仲旭鮑士先
詹公鼎姪勉初携伎臨汎分得心字

多懷宜涉曠爽氣藉臨深青輪人榆袂芳林樹

列簪樽涼籠黛翠帆夕翼波陰垂老江臯遇難
酬解珮心

送張象先赴闕寄湯嘉賓太史

爛綵拜家慶輶車下里門依雲聊展望就日早
承恩曉漏朝趨肅宵鑪署直溫郎潛有深念
才異更需掄

其二

眇眇江之永春波壯硤門離心向何託古道賴
君存涉世防淮橘投言馥楚蓀景光宜自愛對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酌此盈尊

其三

君方遊畫省客久隱金門羣彥俱先達貧交孰
與敦東林禪住髮南浦別銷魂衿契能常合蜚
沈詎足論

奉和全宮詹集高齋贈史府君

以奉分主命因偕倚玉緣冠峰樓槩日挹水興
騰烟吹律蕤賓候陳詩太史先琴尊合奏處三
疊化胎僊

七夕送孫伯揆南游將以醫行

長江湛湛清君得枕流名去值雙星會重合一
水情紅絲下涼吹白紵唱秋聲別隱金陵市壺
中日月生

新都程醫起麻北魚干宛復之留都

名家伯休父善世大醫王七日釣天奏千金海
藏方芝英授軒鼎术序秘真囊更御僊風去紅
雲指帝鄉

答溫陵謝修之博士

鳳樓石室集卷十四

七

匹練引雙虹重來一謝公登臨還此日清發有
遺風物候梧飛碧鄉心荔擘紅芙蓉初上日名
勝擅江東

郊外送謝于宣游廣陵

山意敬亭晚濤聲揚子秋中年難作別後進得
名流稻蟹江鄉熟蕪螢古苑愁縱令吟桂樹慎
勿爲淹留

寄李季宣明府眞州

二陵相望出君獨砥中流離夢十年老江光八

月秋種田餘舊秫走馬憶長楸眉嫵仍堪畫寧
教賦白頭

戊申獻歲六十誕辰移舟避客浪述十首
流覽開芳歲言遵宛句濱林回青冒雪水動淥
窺春物候何殊舊時情自競新偶然初把曆知
是六周旬

其二

無聞慙五十載更遑巡里俗稀耆舊吾生耐
辱貧推遷憑世運爛熳見天真謝此雙溪水何
勞爲濯塵

鳳樓石室集卷十四

七

其三

喜作清朝客仍稱在野臣誰能取卿相徒步起
平津幻相非真我虛名豈實賓臨流一照影無
媿白綸巾

其四

每懷少小日修禊向南瀕風詠時携友春盤薦
侍親露濡旋改歲星散久如晨今者重來地唯
餘漸老身

其五

殖學慵將落逃禪趣亦淪謏聞翻逆耳羶味尚
留唇已道無交涉還從他笑嘖滄江成獨立石
見水粼粼

其六

無分圖驂駕難微振涸鱗江潭有遺老天地荷
陶鈞一出呼小草長歌登白蘋燕京吾昔降慄
慨髮猶循陸平原百年歌六十時驂駕四杜入紫宮

其七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婪尾三杯酒平頭六表人從周新甲子貞夢叶
庚寅丹頂雙禽擾班毛獨鹿馴朋子堪作壽衆
復祝靈椿婪尾平頭見白長慶詩攝提貞孟兄楚辭予有鶴鹿常相隨

其八

諸累年來減閒游春到頻桑陰原少戀榆景亦
隨因列坐登三代中流距四隣浮生總汎宅轉
柁逐風輪

其九

錦屏圖應瑞金字軸爲珍美行誇賢哲高街借

綰紳長生勞拜禮宰殺恐傷仁矯俗吾何敢迂
疎避苦辛

其十

判持書送老兼賴酒願神見在佳山水新來好
日辰歌清風戛玉波白月彎銀一醉遙相答知
無傲客嗔

送葉一之廣文還順義令

共羨神明宰原高經術名長安瞻日近宛水報
春生馴鹿留官舍飛鳬覲帝京遙知臨政暇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應賦論都成

其二

芹香開講地竹潤合尊時座屢更端起舟緣戀
別遲黃雲燕塞氣赤縣漢官儀早晚承明入猶
懸江海思

送無已姪遊南雍

金陵佳麗地璧水俊賢遊爾學敦清尚吾門本
素流雲峰占應夏風海快搏秋家慶還期拜高
堂有白頭

壽湯伯潤母

燕喜祈難老鴻鈞運小春蘭言垂文誠芝檢佇
王綸五色班欄舊雙枝玉樹新援詩稱壽母世
德本湯莘

答范穆其見投有就君借寶鑑所貴分妍
媼之句

清明非寶鑑何以辨妍媼及見長城語方驚絕
世姿鈇華都欲洗風骨獨能持試論開元際襄
陽亦我師

應養石室集卷十四

過海藏

空門不問主隨地得安禪龍宿千年鉢禽窺一
味泉能令坐竟日恍若徧諸天酒禁將寬我先
應種白蓮

姚百雉自蜀來越東遊洛伽

曾餐峨嶺雪更賦曲江濤乘興泛滄海暖心見
白毫萬波迴翠鷺一柱立金鼇先跡梅灣勝冰
花曉色高

立秋日寄海藏

虛想清涼界仍淹熱惱場何當期解脫師許作
津梁普雨花承座驚秋竹繞室且爲分席半相
待倚藤方

送子雲弟赴任大嵩

江鄉氛甚惡海島俗應醇我少移家計君存隱
吏身眼寬安屋市腹果饜魚綸釀酒傳佳藥聞
多意苴仁

九日同焦素臣費子兩孫以治劉彥嘉及

兒輩泛舟登響山

應養石室集卷十四

輕舸信水便重九值晴難山氣碧雲暮潭陰白
日寒草數諸客坐菊益老人餐薄醉猶餘健登
高興未闌

送梁別駕致政還趙余嘗爲其兄太宰公

跋醫無閭碑因索一通

承家傳舊笏倦宦乞初衣偶爲題輿出居然完
璧歸但成吾道是轉覺世緣微攀別敬亭暮新
霜柳漸稀

其二

第五名何減無雙衆久傾隱從運期耀師說鄭
康成千日中山醉孤吟大澤行醫間碑未泐榻
寄北鴻征別駕師趙夢白

至後夜過子基兄飲

十年未暢飲茲夕罄餘歡健在貧應好情深老
更難陽回幽谷暖星映半庭寒相對霜毛影蕭
然把燭看

飲景靈兄新第

華屋歡新卜烏衣記舊遊楓林聲積老蒲水影
塵我石室集卷十四

澄秋皓首放歌疾朱顏仗酒留醉來打瓦鼓知

是宰綿州古綿州歌豆于山打瓦鼓

蒲上勉初姪携具早過

翳然餘水木久矣念柴荆連夕任泥飲清朝爲
解醒寒威驅避曉冬令喜逢晴感汝無何戒傀
俄寄此生

簡季方叔時過里門數月不暇爲酒詠且

將之粵西任矣因感憶季豹子馬泰符
十年非暫闊况復已逾期把袂經時久啗杯有

約連賁猶存舊好老自愛閒嬉却惜江頭柳長
條更贈離

其二

從昔同遊日何曾孤負春酒徒爭健浪詩社出
清新轉念俱徂跡相憐見在身河山真自遠誰
是眼中人

春暮同潘景升胡嗣玄家姪士勸泛響山

余舟名寄流齋

公洄成小汎忽漫得佳游交意澹如水閒心直
塵我石室集卷十四

寄流岸芳春雨逗臺蕪客星留更向虹梁度前

川一曲幽

送吳福生授業黃山

六六峰爭秀何峰置靖廬絳霞舒作帳瀑雪映
抽書弟子神僊侶居人太古餘終年去塵界便
覺欲沖虛

五月初十夜雨時久旱首種不入郡方起

大獄

三農阻東作五月卜南風雨及時猶好宵傳歲

小通林歎逐鳩婦潭響激龍公爲秩靈山祀何如楚獄空

五月十三日晴俗傳老龍生日

農家占雨候共祝老龍生是夏方憂旱今朝更忌晴氣枯山澗渴力廢石田耕一飽仍怪計由來不望羸

八月十四夜集寄流齋月旣微陰客復先

醉追憶季豹子馬泰符輩大有青蓮悼

賀監之感獨酌成詠

盧溪集卷十四

七

臨水開蘭酌微雲綴桂輪何堪對殘客因重念佳人氣爽波生白顏衰酒借頰祗今回棹處恍在鑑湖濱

月邦自雲栖觀蓮師歸示竹窓二筆

雲栖東向處欲寄瓣香難相見幾回老重叅一默看社修蓮品淨筆落竹窓寒可是無多法當前不用瞞

寄畚許靈長橋李

澹漠獨行意才華衆樂推願風欲下拜朗月輒

令思積夢依壇草遺芳寄佩離登樓信吾土煙雨越江湄

其二

道德名曇礪佉盧出淨天法書什襲重佳句萬人傳把臂期何際銷魂別有年敬亭盟在彼雲鳥奉周旋

過西樂留齋同可大勉叔作

遊踪減多病秋色已如斯此地猶朝爽偶來非宿期禽聲移座換竹影瞰窓垂卽爾能充供兼盧溪集卷十四

八

饒法食施

送劭姪訪外舅高興國君翰

吾貧猶立壁爾別似無家情到深難語親應困轉加豈宜籬插棘定念葛縈瓜倘有東隣子微辭未許誇

傷士劭姪

爾胡甘棄世男詎卜興門影逐鏡花散神遺篋草存一家貧仰屋孤殯哭隣村父客多時貴誰爲山巨源

同勸姪過蔣莊收果姪方持齋以三詩相呈

近郊時可涉老圃漸能儕撲栗供兒索烹葵應
汝齋林暄猶護葉扉冷舊藩柴因諷田園作逾
深去市懷

送客舟夜有感

方在閉關後胡爲越境行石尤風四面水市月
三更我旣非屬我卿當仍喚卿扣舷惟一笑霜
冷大江橫

盧蔣石齋集卷十四

十九

其二

少期進不偶退卽事躬耕本乏塵中相虛煩世
上名旣因嗟兩墮瓦合戒三成鑄錯真難悔孤
燈酒獨傾

冬閨水陽大士菴訪覺一上人于蓮閣
結制逢茲閨殘冬漸及除却疑徂僧所亦有化
人居意樹年年老心蓮夜夜舒短牀橫小閣大
地似無餘

過南禪寺舊名空相卽唐開成間之白龍

院也有石幢存

遺幢記唐號舊刹改南禪堤削崎傾路波開浩
蕩天僧叅西蜀語客借北窓眠不必稱知識能
來亦小緣

大司馬青螺郭公暨蕭夫人七十雙壽四首

甫申生降嶽文武術兼神王命隆分鉞黔荒
拓廣輪成功荷天地勇退偃經綸遙想螺江勝
還疑渭水濱

盧蔣石齋集卷十四

二十

其二

公後郭汾陽冠朝譜系詳舊勛唯靖虜新伐遂
開疆玉斧堯天遠銅標漢德長斑衣瞻袞繡家
慶拜恩光

其三

清漢下輜輶傳言織女星起居今八座會合昔
雙靈萬石策數馬諸孫帙聚螢金吾誠貴胄猶
共守韋經

其四

齊歡天錫老子告 主恩深國杖應頒玉親筵
盡散金遊仙懷笑榮學道詣從心介壽停鏡吹
風餘鼓瑟琴

送張岸先員外服闋還 朝

新恩催北邁舊賦憶東征兼盡 君親義仍傳
孝友名烟花延 禁直春草緩江程宦達無勞
祝知君薄世榮

其二

徐方功轉饒曾屬大司農五夜明光草三年長
樂鐘素絲終皎皎白璧肯容容無可裝君索彈
冠媿莫從

答郭伏生再至

向來何盡興良晤及茲時莫更輕言別懸知勞
夢思春催花候急風約麥秋遲一諷游仙詠龍
沙識有期

七夕蒲上同弟子翼子由伯箴仲鴻可大

子傳姪旃美勉初無已勉叔兒都溪汎
把炬催成堰浮查不設帷忽聞歌水調偶值渡

河期竹色澄波映蘿陰曲岸垂公汭雖不遠亦
自愜幽思

病中答齊越石見投

會面亦不易當前置寸翰時清羣雋翼衰劇一
身痺遙映人如玉新吹氣若蘭皖公青峭好江
上數峰看

六言律詩

五日獨酌

榴花冒雨嫣紫蒲葉淩風嫋青五月又當五日
獨醉何如獨醒符可辟兵楚俗絲難續命湘靈
衆芳脩爾俱歇雙涕悠然乍零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雜興八首

淮甸龍興統百靈手提三尺掃羶腥再開渾池
扶天地獨運經綸偃日星玉帛萬方歸禹貢皇
夢千古集虞廷小臣尚有攀髯淚冠劍橋陵氣
宵冥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其二

文皇六駕起燕中周鼎千年卜鎬豐竝建陪京
高王氣三驅大漠闢華風黃龍紀運新儀制白
虎譚經決異同叩馬孤臣今特祀天恩當日念
遺忠

其三

裕陵松柏轉蕭然故老猶傳土木年龍戰偶當
逢百六虎賁空說擁三千廟謨豈爲金縢誤天
意終留玉輦還獨灑孤忠司馬淚功臣多少畫

凌煙

其四

孝皇功德繼唐堯當代君臣際聖朝萬戶歌謠
天浩蕩千官環珮日逍遙露臺歲入兼猶惜霜
簡時清轉見饒一閉玉門辭外質九關秋色自
蕭蕭

其五

天授雄才漢武皇誇胡羽獵校長楊自斑倩女
金條脫別號將軍鐵襖襦北狩鑾輿回朔氣南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二

巡花月扈春陽先朝帝澤原優渥萬歲千秋樂
未央

其六

漢家八葉挺神孫穆穆虞風闢四門萬里蒲梢
來大宛千年桃實獻崑崙真人絳節稱僊從上
將金貂荷主恩幾務轉勞諸相國紫微高拱玉
皇尊

其七

中興漢德頌嵬嵬坐見呼韓款塞來太社從金

停早獻離宮列宴帝親陪時平自紉犁庭議虜
在終思度漢才帷幄運籌關至計却從中夜望
三台

其八

詞客翩翩集漢京于時何李抗前旌鼎新一代
文明運嶽立千秋述作名處處投珠堪照乘人
人懷璧總連城尚畱河洛精靈在先後吾曹奉
王盟

答沈山人仕再見寄

鹿麇石室集卷十五

三

三載相思未報書流澌又下越江魚賦傳沈約
郊居後家本秦川塞亂餘老去故人天上少病
來華髮鏡中疎自耽春色西湖好不道何門可
曳裾

寄朱比部

菊花秋老一逢君忽漫榴枝照夕曛舊約轉懷
鍾阜雨孤唳遙隔宛谿雲聚萍歲月看鴻跡倚
杖行藏混鹿羣已自玄心甘寂寞廟堂休薦
侶雄文

寄君典大來

把酒還停一浩歌敬亭山色鬱嵯峨門閒落葉
秋長積溪冷微風晚自波彩筆中宵知並夢黃
壚何處好同過眼前未可無君輩不是生平別
緒多

舟過峽石盤龍山呈惟肖

楚江雙棹萬楓寒落日天高雁影殘峽石凌波
疑虎渡敬亭圍翠學龍盤山川自妬人情換歲
月深諳世路難豈有如君終不達好彈伊祖漢
時冠

鹿麇石室集卷十五

四

答任光祿人日見寄附訊胡山人

東風先入柳條新翠拂東華綺陌塵鳴珮金門
星隱歲散花綵筆日當人楚江雲濕寒吞雪吳
樹烟晴暖駐春聳衙故交畱署邸好傳三賦振
楓宸

望雪樓上見梅花憶王仲房客游

匝地寒雲黯未收千峰雪色晚明樓蒼茫默立
久無語徙倚孤懷不耐愁郢里憑誰供和曲剡

溪有客待乘舟鴻泥距跡知何定欲折梅花憶
龍頭

夜成

自是明時一野夫十年姓字浪稱儒掌中今古
千巡酒袖裡烟霞五嶽圖玩世逢人從應馬愁
心斫地欲歌烏生來雙眼難回白矯首青天月
色孤

立春日歸蒲上

鏡裏流光逝水頻歲華又逐物情新卽餘陰所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五

寒生雪已有晴雲早起春曲浦茅堂先世業隔
年杯酒舊家人橋西柳色青初動坐見絲絲綰
醉巾

寄華廣文明伯陪都

鍾陵紫氣望中嘉不厭青瑣度歲華久向西曹
聞結社近從北海識通家試泉寒憶梁溪棹點
筆春嬌上苑花曾爲加餐遙寄訊驪珠字字照
飛霞

過王氏畱飲

小姬沽酒自畱賓一笑春回百媚新傍水寒光
遙逼座開簾明月漸窺人天生尤物供狂興地
轉江城侶洛濱但使與卿長日醉不愁飄泊在
風塵

漫成

酣歌長憶楚醒人無數春風碧艸新今古世情
元鹵莽乾坤吾道豈沉淪鳳皇臺迥頻愁眼鸚
鵡材高轉累身回首十年成底事滄江何處問
垂綸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六

張幼于伯仲書至

吳江風冷暮潮生迢遞雙魚此問盟斗下雌雄
勞望氣河東兄弟舊知名投珠忽掩三秋色抱
璞俱縣萬古情近報草玄堪擬易豈緣詞賦重
西京

王大維建偕張五枉過投什

寒日空林積雨開雙車凌曉度崔嵬龍愁劍影
分珠水鳳引簫聲合玉臺春逗梅花衝雪放暮
看山色逐雲來與君同是高陽侶千載風流濁

酒杯

暮秋小雨決旬捷關偃臥詠懷

楊柳蕭疎南陌頭經旬閉戶不知愁林深返照
寒迷雨徑曲幽花晚戀秋耽寂化機參夢蝶卜
遊天氣試鳴鳩白雲如水悠然臥吾自風流擅
一丘

留都秋夕示沈君典兼呈部寺諸公

握手相看意氣生青楓蕭颯石頭城長遊君好
邀禽慶多病余真類馬卿淮水月明歌玉樹漢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七

宮秋冷望金莖遙知侍從多仙侶載筆何當賦
兩京

莫雲卿輩集太常許公宅因過天界聽講
拂衣中歲賦歸田愛客頻開玳瑁筵偶值太常
齋罷日初看小陸洛遊年城南韋杜天原近戶
外煙霞地自偏都講向來君獨領却從醉裏學
逃禪

晚秋同張山人訪姚大名敘卿姚時聽徙
漢郡由來左輔尊縱令薄譴亦君恩酣歌且

任爰絲里交態休書翟尉門白鷺江聲寒入郭
盧龍秋色晚開樽只今二仲堪來往況復蓬蒿
舊徑存

登燕子磯

片石岩崑破浪開楚天蕭瑟氣悲哉凌風睥睨
千巖動落日帆檣萬里來秋冷蟄龍尊窟宅江
空靈屨結樓臺虹橋百尺馮關外直取寒杓作
酒杯

秋夜陳比部署中有懷故園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僊郎畫省帝城西苑柳宮槐接大隄月滿千
門寒度鴈風迴雙闕曙鳴雞夢中秋漏驚初永
醉後鄉書懶更題遙指石頭雲片片茅堂只隔
宛陵溪

寄汪仲嘉象先叔姪

登樓秋杪思漫漫六六芙蓉掌上看明月兩鄉
愁對酒故人千里問加餐雌雄南斗龍光合今
古澄江練影寒不是嵇生曾任達許誰能奉竹
林驩

李子省司訓歸滁陽贈之

謝李遺踪羨壯游，離心天畔逐歸舟。
雙溪雨霽霞盤水，疊嶂雲寒雁度樓。
賦就閒居華映日，吟憐幽澗艸知秋。
鱸魚政美堪供饌，鱣幄遙生苜蓿愁。

送崔大下廣陵謁故相李公

錦帆八月挂秋濤，知落揚州第幾橋。
廢苑螢流燕自照，御隄鶯罷柳全凋。
愁邊白雪才人老，望裏青雲相府遙。
花石平泉春爛熳，風流誰似李衡交。

九

唐丈人守雷陽入覲暫還里居

西南萬里壯君游，多難譚兵半白頭。
大將戈船齊下瀨，炎方冠帶襲中州。
三年夢寐逢今雨，五嶺烽煙接素秋。
聖王春來徵渤海，遙知陳對漢廷優。

奉寄少宗伯上海董公

引裾道重南荒戍，搢笏名高北斗班。
忽買青山臨大海，遙瞻紫氣出函關。
江南鱸美秋風起，天

外鴻冥日月閒，誰識董生憂國意。
尚留遺策在人間。

天逸閣成奉家大夫起居

平楚蒼然接敬亭，岩巖飛閣插空青。
天低日月秋吞吐，地迴風煙晝冥冥。
遂有清尊開萬象，直教綵筆役羣靈。
縣知未老先能逸，幾載江湖動客星。

其二

謝公樓畔少城隅，複道行空結構殊。
呼吸似能通帝座，往來真可接天都。
千年隱市傳僊尉，一賦登高見大夫。
更道子雲耽寂寞，近將玄草命童烏。

卷十五

十

其三

棟宇高寒破次寥，星辰曉夜自相朝。
誰携太乙青藜杖，我弄仙人紫玉簫。
望極雙溪澄練影，坐來千嶂起霞標。
卽看羽翼生能就，黃鵠摩天不可招。

其四

丈人安在上頭居十二雕闌綴綺疏月滿南樓
供理詠天垂東壁掌圖書爲郎司馬游方倦應
客元龍傲未除紫氣尚留雙劍在臨高時逼斗
牛墟

春夜同王九江宴邵明府涇川城樓因談
蔡子木司空皇甫子安兄弟

五城遙削五雲屏良夜芳尊醉不醒敢謂名家
眉擅白終慚傲吏眼能青天邊鳬鳥多仙氣江
上羊裘應客星一賦登樓才自老鄴中諸子盡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一

飄零

春日劉翁明府麻得之吳廷承沈君典子
登兄載酒登天逸閣得泥字

乘春載酒共攀躋坐俯蒼然萬木齊曲曲嵐光
迴粉堞層層雲氣度丹梯尊前說劍寒星動花
外徵歌夜月迷自是習家風景異恠來諸客醉
如泥

君典就天逸閣觴余有賦

十千斗酒一登樓眼底青山片片浮殘日蒼黃

斜弄雨亂雲蕭瑟暗驚秋主賓在座成雙美今
昔憑高失九愁世事悠悠何足問與君同作醉
鄉遊

寄渝州朱使君

巴江楊柳幾回青行部遙知五馬停三殿省郎
推起草十年門客感飄萍岷峨殘雪來春水牛
斗高天隔曉星憶昔與君稱合調竹枝今好不
同聽

集汪仲嘉謝少廉文昌臺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二

經年臥病楚江濱此日登臺強對君檻外禽聲
交夏木尊前山色換春雲浮煙萬井孤城遠落
照雙流匹練分但有濁醪須共醉敬亭回首憶
離羣

送程山人遊楚中

程能書

風烟吳楚隔江流兩岸青山江上浮雲夢高秋
誇賦獵武昌明月共登樓渚蘭芳歇波臣泣瑤
瑟天清帝女游懷古知君頻買醉好將黃鶴酒
家留

大人用韻示元旦詩疊獻

先朝曾侍御顏頻皓首三逢寶曆新花外鳴珂初破曉柳邊歸騎乍明春揭來浮海非違主至竟看山合有人籃輦可扶歌可和東風不負白綸巾

次峽山

楚江迢遞淨無烟倚醉高歌興渺然十載雄心孤劍在千峰秋色片帆懸馬蹄已覺浮生妄牛角空勞白石傳肯爲時名輕素業海鷗遮莫舊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三

磯前

月夜張王二子載過

握手重看氣轉豪千門月色戀綿袍臨池雲散狂揮艸倚檻星寒醉解刀世上名偏憎傲客杯中物自識吾曹梁園不是曾同調寡和逾驚白雪高

張吉父將左希道沈士弘過集

隔年尊酒莽相呼河朔風流興不孤况有休文能八詠且因皇甫重三都愁來黯淡綈袍色醉

哀吟嶮筆陣圖千載寥寥君自見斯人何意出菰蘆

閣夜同袁汝鳴飲

對客清風起竹林憑高陡覺氣蕭森白雲拂檻閒行酒明月窺人漸滿襟座轉星河疲夜色天銜樓閣駐秋陰莫輕三徑蓬蒿甚不是求羊未許尋

大人以聞兩臺刻列詩示訓步呈見懷

江上青山背郭居愛看春色散郊墟黑頭抱病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四

肯名拙白眼逢人禮法疎薊北風煙愁不斷淮南蘿桂興何如漫憐玉樹當庭立猶媿無能讀父書

寄報天錫

楚天搖落氣悲哉雁影遙含尺素來明月隔江愁聽笛春風滿座憶銜杯餐霞久已徵仙骨飛雪今堪見賦才爾輩插萸更知盡興好畱黃菊待余開

八從父誕日集于野堂

鹿門棲隱謝風塵秋滿閒庭桂樹新
岳擊秦聲堪勞歲尊開萊綵倍生春
懷仙五嶽懸藜杖樂聖千秋仗葛巾
况有掌珠雙照乘祇今星聚不誇陳

聞龍郡丞行邑中刻余博士家文輒有陳報

青袍一誤到于今何物浮名中客深敢望連城
高片玉虛傳敝帚享千金長風暫息垂天翼明
月空懸出世心有耳如君真不俗十年流水托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五

九日陳郡公招登翠雲失赴寄呈二首

坐見甘棠誦已成雁堂秋色引雙旌郡中集客
星文聚天外澄波練影清黃菊自供陶栗里青
山還屬謝宣城孤雲衆鳥俱無恙千載猶高下
楊名

其二

江城一眺思悠哉不數當年戲馬臺
敢借風流誇落帽遙瞻雲氣憶衝杯
芙蓉雙塔浮空出菡

昔千峰對鏡開惟底賦成難和客登高元說大
夫才

九日前萬伯武歸自白嶽爲陳休寧德基致聲

憶爾停雲賦欲裁相逢籬菊又花開攬衣忽見
青霞起策杖云從白嶽回地主已聞能下榻山
靈猶喜待銜杯登高何處饒秋色五老蒼蒼望
裏來

保豐臺同歌者張清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六

高臺閒眺酒初醒面面遙山挂翠屏我自孤吟
招李白爾將雙調侶秦青寒雲漠漠圍秋堞木
葉蕭蕭下晚汀已覺憑闌意無限何來鳴雁不
堪聽

還過玉森園似文春社諸君

暫駐籃輿舊草堂儘拚行樂及春陽臨谿幽竹
寒生影過兩穠花晚通香惜借青山供酒盛閒
游白日見羲皇諸郎向是披裘侶百畝同耕石
室傍

送石別駕罷官還楚

楚江春曉下流澌，何處孤帆歸去遲。
身外浮雲翻自笑，握中明月轉堪疑。
蘭荃舊誦三閭賦，松菊猶存五柳辭。
共惜使君公輔器，佩刀虛負昔人期。

答蹇汝上使君畱別

初以曹郎謫丞皖

行吟顛顛久湘濱，握手新知意轉親。
猶憶馬曹容傲吏，誰憐魚服作波臣。
中宵神劒頻占氣，何處仙槎好問津。
送子前程須努力，清時那得愛閒身。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十七

青山尋李白墓

謝眺青山舊宅畱，兼聞李白有菟裘。
多年松檟凋零盡，異代文章氣味投斜日。
尚回丘壠照浮雲，不散古今愁前途。
更問騎鯨處，帆落天門萬頃秋。

金陵同殷無美諸君集趙四館

時子將南還

帝城南陌動歌鐘，裘馬翩翩俠少逢。
再得佳人猶字燕，相携詞客總雕龍。
曲中玉樹依淮水，夢

裏朝雲散楚峰。明日片帆江路永，臨流歡自采芙蓉。

秋日宿通靈峰

白日翩翩振羽翰，長虹雙挂碧闌干。
榻依河漢繁星曙，門掩杉松宿雨寒。
返照倒銜吳岫出，飛流斜界楚雲殘。
清秋瑤草如堪拾，此地吾將老鵝冠。

南還有感奉寄張光祿諸公

十年行路轉多艱，落落風塵損壯顏。
牛下悲歌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十八

傳白石鴻邊離夢隔，青山溪秋帶郭江。
如練靜夜當樓月，似環先達虛勞時。
引薦帝鄉翹首五雲間。

秋詠

石門生計戀烟蘿，海國風高起夕波。
傍斗吹笙流寶月，倚欄呼酒倒銀河。
霜清楚甸蒼梧冷，秋到吳江白鴈多。
直恐魚龍眠不定，中宵愁度九神歌。

過永慶寺

寺近秋齋路不迷曉鐘頻度石橋西水清蓮鉢
窺龍影雨積檉林散虎蹄狎鳥穿厨分佛供閒
雲畱榻伴僧棲亭亭翠栢強千尺今古游人幾
杖藜

送郡太守陳公入

觀公先由戶部郎出

敬亭天半削芙蓉謝朓樓開紫翠重南國孤城
曾下鳳東方千騎總如龍一麾久隔西山笏十
載還聽長樂鐘見說計臣俱賜觀知君燕對獨
從容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九

早春得朱渝州去秋書時方上計

清秋萬里一書還二月垂楊漸可攀北極占星
來益部西牕聽雨夢巴山褰帷日下黃金詔執
玉天回紫殿班高第已看經術起更傳春雪滿
燕關

答歐楨伯都下

天北浮雲首重回登高轉憶大夫才斗間清夜
雙龍合雪後黃河一雁來燕市悲歌傳擊筑西
山爽氣照銜杯過都空有驂騑在不信縣金爲

築臺

黃山

中天三十六芙蓉此地軒皇御白龍空裏玉壺
飄欲墮風前珠履躡堪從溫泉尚遣丹砂結祕
檢仍看紫氣封却笑向平婚嫁畢虛從五嶽問
僊蹤

下黃山抵太平訪周子良

太常忠簡公子

斗大孤城萬嶂秋敝車還傍故交投雲霞杖底
來春色風雨尊前起暮愁先世兩朝曾折檻幽
人五月只被裘寢丘何意君王問負郭山田薄
可收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二十

周太常祠拜順之先生

祠爲張中丞諸公所建

都人伏臘儼趨蹌共識先朝老奉常北極封
章懸白日東方繡斧肅清霜圖書一字神猶王
俎豆千秋道自光江左翰軒相望出采鳳爭表
鄭公鄉

登白嶽

靈秀東南白嶽偏天門日月迥雙縣插空樓閣

疑浮蜃亭午峰嵐盡吐蓮寒沸瀑聲珠迸雨暖
蒸爐氣翠流烟蒼然五老遙相揖忽訝行吟入
斗邊

白嶽懷陳宰德基

山中瑤草正紛紛獨往那能不憶君此地御風
游碧落千時占氣受玄文春生萬壑驅晴雪天
入千峯起暮雲八百浮羅知領在依然猗鶴自
爲羣

送吳虎臣自畱都還山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二十一

五噫歌罷且東還盡說梁鴻出漢關濁世似難
容白眼浮生猶幸得青山夢中芳草心堪折望
裏孤雲鬢欲斑明到定裁招隱賦故園叢桂共
誰攀

江上病起答龍使君

春風花外賦停車一別經秋跡漸疎縱酒半生
狂客態加餐兩字使君書夢中明月空梁滿病
後微霜落木初相望只餘衣帶水可堪眇眇獨
愁予

贈姜明府入覲

僊令雄材謝眺同敬亭山色轉龍葱釣璜舊襲
周家寵歌雪還誇楚客工地迥丹砂占夜氣花
深皂蓋起春風卽今報政鳴琴裏擬奏南薰入
漢宮

其二

一自分符白玉京何人不識佩刀名褰帷靈雨
隨車到扃戶寒星傍座明徵異桑林看雉集游
仙葛杖化龍行久從東閣稱高第况亦絃歌似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二十二

武城

其三

紫氣爭看擁鸛鵲望中宮闕曉蒼蒼五雲飛舄
雙鳬遠千里乘輶一鶴翔茂宰列名環御座

天王受計敞明堂如君不獨黃金賜定得承恩
侍建章

其四

江上驪歌不可聽高齋曾許坐譚經風吹離思
傳明月日握玄心卧艸亭正爾燕臺求駿骨向

來南國避文星上林華鳥鳴珂早猶憶滄波問
楚醒

得朱比部書知在攝中憶之

雄材元自豫章聞列署風流盡屬君共識龍珠
干北斗早傳雁錦破南雲天低二水迴青影日
落諸陵散紫氛卽有金莖慰消渴漢庭今重子
虛文

訓涇邑邵明府涇有琴溪琴高控鯉之地

千載風光尚水西憑君白雪照新題高秋控鯉
虛囊寶集卷十五

十五

雲閒鳥靜晝鳴琴響雜溪地迥郎官通夕宿陽
迴桃李映春堤疎狂余自屠沽輩執轡虛勞問
隱栖

贈李明府

有客飄然思不羣望中紫氣日絢氤百年興頌
徵棠樹四海甘心御李君挿架縹緗三萬軸出
關道德五千文過逢醉尉休相問射虎雄名自
昔聞

張五許一過集

曲苑春風乍拂梅何緣二妙策車來開尊託飲
輕千斛遶樹行吟儘百回仙侶飛霞供服食江
城落日照樓臺乾坤此會知難數愁聽孤笳入
暮催

贈姜明府膺薦

清朝治行雅稱良空谷幽蘭久自芳此日西臺
傳疏艸他年南國頌甘棠美名爭附青雲起彩
筆遙分列宿光退食扳輿花外賦風流誰不羨
河陽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二十四

贈王九江維禎先輩

名向中郎識辯河老來日月醉鄉過擲金猶誦
登樓賦擊石難忘伏櫪歌僊骨自同緱嶺鶴彩
毫爭換墨池鵞三槐奕葉知傳世况復龍門著
述多

飲潘子會

古鏡吟來十過秋爾家詞客自名流燕鶯夾座
喧春隊風月朋尊美夜游巧簇五辛剛戴勝回
環六甲又添籌何言千日中山釀手挽郎川注

玉舟

送友人入楚

落日潮生酒盡觴
片帆高並楚雲張
狂搖綵筆題鸚鵡
閑聽銅鞮解鷓鴣
枕幃曉偷巫峽雨
林楓秋染洞庭霜
虎頭癡絕生平事
盤礴看君意轉長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二十五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送李郡丞入獻 萬壽

清秋靈闕聽雲璈久向丹青識鳳毛
北斗平臨僊掌淨南山遙對御爐高
虹流紫氣明華渚虎拜歡聲動
赭袍豈用瑤池問消息願懷金鏡代靈桃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一
晚行遊郊外

一時砧杵動千村秋意相牽偶出門
沙鳥狎人飛乍止嶺雲欺日吐還吞
林光已覺依寒露艸色猶堪藉晚
尊卒歲蓬蒿吾自分但逢清世是君恩

一
午日集沈二君典許八彥貞酒家

新蒲瑟瑟逐人芳不負嘉辰藉此觴
楚客悲歌空浩浩湘流終古自湯湯
雙鬟豔斂丹葵色一雨嬌生白苧涼
已識獨醒非得計可能長醉玉

臺傍

聞故中丞張公起家南大鴻臚

東山一卧遞寒溫歲晚相看道愈尊
懷璧孤臣元待罪賜環明主自垂恩
客星永夜縣西極卿月高秋映白門
出處關時真不細中興事業好誰論

送李廣文還黃縣

滿座俱含立雪情一官馬首又東行
海空樓閣全疑市秋杪雲霞半入城
掌故舊推秦博士彈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天元讓魯諸生杏壇手載風儀在屈指儒林起大名

一
聳張鴻臚呂侍太夫人不就

渡江小艸計何如愁絕蒼生竟挂車
滄海一星當帝座青山徧地足吾廬
違時天意終難問垂老皇情未覺疎
龍性知君馴不易依然曉外賦閒居

春夜無寐步過玉上人會諸子將酒至

披衣起步興悠然偶憶禪居萬竹邊
覓徑疎星

迴夜色到門孤月度春烟凌空飛錫聞清梵破
戒携尊入白蓮自少卽無塵土氣冥心長對佛
燈懸

過陳子野明府逢吳門魏季朗讀此玉集
又隨流水到江東散跡年來類轉蓬閒過陳遵
喜投轄偶逢魏伯受叅同朗風浩蕩凌三島明
月高寒浸萬峰聞奏德星今復聚吾曹不獨賦
能工

過翠雲似同游許八彥貞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三

能誰獨命山中駕憐爾同茲物外情行傍高林
雙鳥下坐來孤閣片雲生年光暗識丹楓暮笑
語偏從白社清曾是支公舊門客未甘丘壑易
簪纓

酒間似許八彥貞

莫笑家無擔石儲爐頭日日莽相呼已知江裏
憎狂士不分高陽號酒徒任達何人能作頌和
歌得爾未爲孤醉餘雙眼塵中白睥睨長天二
曜徂

齊夜飲許實甫懷及伯氏道甫

怪來相見卽銜卮戀戀綈袍十載期憐爾尚羈
清漢羽難兄先借上林枝停雲江閣懷人暮聽
雨寒燈醉客遲玄度自今多意興髣髴毛不受北
風吹

送嚴都諫還北

補袞君看還瑣闥垂綸余自卧滄洲東南竹簟
元高品天漢星槎又壯游新拜御顏班豹尾慣
隨僊仗立鱗頭由來風采人爭識疏草曾停路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四

輦收

送徐司封北還銓部

贈爾寧須金錯刀何人不識鳳皇毛鳴珂紫氣
迴雙闕起艸清名冠六曹北斗夜寒凌玉掌
西山春曉照鸛袍自憐側望飛揚甚時有燕雲
引濁醪

其二

奕世風流迥出羣卽今芳譽欲披雲趨朝題柱
明王寵儔直更衣侍女熏久識金臺求駿骨近

傳桐澤映星文，嵇生疎嬾元成癖。啓事無勞，御座聞。

春日登響山望麓峰同汝鳴伯溫

雙流長抱釣臺高，指點遺踪久寂寥。此日扁舟携客往，當筵絕調向君操。雨餘積翠連春郭，天外寒聲起暮濤。手把楊枝對尊酒，興來吾欲跨金鷲。

夏日元振兄席陪吳興李山人

江村長夏綠陰遲，河朔風流又一時。心托渚蘭塵裏香，雲集大卷十六

其

分作佩手栽，隄柳漸成帷。病來絲筆看仍健，老去清尊願莫辭。爲問白蘋洲上草，何如今日謝家池。

僉憲左遷

十載天涯一幻身，但逢同調轉相親。清時亦好爲遷客，明月還堪共故人。寂莫片心玄草在，風塵雙眼綠尊新。何緣姓字投君耳，誤殺南州榻下陳。

其二

謝公樓色夏雲殘，把手吾曹意氣看。是雪成歌真寡和，有霜度海尚餘寒。雙流宛水長開鏡，萬里巴山獨倚欄。羈思宦情知不淺，一卮新酒爲君寬。

夏夜同史劉二司理集龍郡丞所

尊前月色戀輕袍，枉殺燕關說酒豪。急雨潛餘三伏氣，綵毫飛挽半江濤。虛傳市骨千金重，豈謂連城片玉高。避暑向稱河朔會，當時吟詠恐譏吾曹。

塵裏香雲集大卷十六

六

其二

十載青袍已誤儒，斯人何意出孤蘆。亦知禮數元相假，自笑疎狂不受呼。漏促高城分玉魄，星依列座蕩冰壺。當筵未敢稱詞客，作賦由來領大夫。

同許彥貞再集王氏

揭來明月自今夕，可怪吾徒復此游。直飲醉銷傲癖，欲令何處覓窮愁。春陽少女于花妬，正夜長歌萬木秋。蹤跡且教人側目，它年誰不羨。

風流

留都逢徐別駕以計至

財賦東南擁萬艘。向稱轉餉漢功曹。實邊久見屯田廢。趨府誰知捧檄勞。山抱鍾陵天作闕。江分嶓冢雪爲濤。從君公暇登臨處。五色携來是彩毫。

奉和龍使君懷湯義叔時義叔在南京

雙眼才堪着使君。所思大雅復難羣。醉中披髮曾逃暑。別後懸心欲化雲。鍾阜龍蟠高紫氣。謝

應表石室集卷十六

七

樓虹遶散丹紋重。來已少當筵客。猶藉芳蘭入夜薰。

秋日朱比部諸君集莫愁湖時于東歸渡

江矣比部書來恨坐中少季子漫賦荅之

湖名南國佳人著秋色。西曹長吏看遠泛。仙槎星欲動。雄飛綵筆雪生寒。書傳舊侶追初賞。座少同聲不盡歡。却憶停橈江上夜。夢乘明月到筵端。

寄沈君典

風流曾許是吾徒。眼底那能一日無。江上浮雲秋不散。郢中白雪調元孤。空山歲晏堪龍卧。積雨更深聽雁呼。莫爲阮家貧太惜。君來猶得醉茱萸。

飲叔度梅下因懷豐干諸君

君家水部擅題梅。依舊寒花照酒杯。寄遠一枝還隔歲。懷鄉十月浪登臺。相看白雪俱工調。未許青雲獨論才。轉覺馮高流恨易。不知何處笛聲來。

應表石室集卷十六

八

壽潘子會時入春三日

紫氣初依斗柄流。眞人還住海西頭。眼看花發三千歲。遙指雲扶十二樓。雙骨清冷矜嶺鶴。片心寥廓付沙鷗。笑他巧拙閒評宦。不學河陽鬢易秋。

三月八日

偶因多病卧江天。誰指江亭是草玄。竹葉亂鳴迴暮雨。柳條弄色起春煙。登樓萬壑遙飛練。閉

戶三春又上弦。莫以秋霖還作賦。端居亦自有清緣。

潘潘幕子會見貽謝也

憶余年少髮初垂。花底逢君笑舉卮。一自江東分落葉。每從夢寐接瓊枝。羈栖六朔無由盡。珍重雙魚慰所思。見說閒居能作賦。潘郎鏡裏未成絲。

寄張侍御

曾擁旌麾居上頭。君王南顧已銷憂。鶴鳴法

應臺石室集卷十六

七

國丹心苦花暝扶輿白髮游。共道非熊終入夢。豈知冥鵠竟何求。青天夜夜同明月。恨望峨眉萬里秋。

其二

帝里初勞典謁通。西臺列柏正秋風。丁年七子聞推霸。甲帳千兵盡貯胸。自分驚人非一鶚。偶承望斗識雙龍。恩暉欲報慚無地。誰信青衫負氣雄。

寄朱比部蜀郡

猶憐握手帝城初。無那飛蓬跡轉疎。粉署名高淹虎竹。錦江濤發憶魚書。登樓明月遙縣夢。題扇秋風忽滿裾。何必青山吊楊馬。古今詞客更誰如。

集時甫叔齋中

憶醉桃花萬樹烟。今來忽及歲寒天。簾前雨色搖千嶂。座上風流見七賢。但得盈尊俱不惡。已知孤調向能傳。出門便自憐陳跡。吾欲從君寢下眠。

應臺石室集卷十六

十

壽九溪伯翁

春到筵前栢酒卮。旋裁金勝製新詞。珠光夜集三千履。丹氣晴生六一泥。桂自五枝移貝闕。谿從九曲轉瑤池。看君直是神仙胄。招得雲邊舊鶴騎。

過仲父別墅

探幽曾憶去年題。只尺桃源路不迷。三徑艸香聯騎入。千峰雲霧抱檐低。游梁已久知魚樂。看竹于今喜鳳棲。有興閒能陪杖屨。玉壺清酒約

重携

九日

去年九日謫仙樓曾擬觀濤賦壯游黃菊又看
供勝節白雲長日弄清秋悠然陶令貧能醉枉
殺虞卿老亦愁却憶龍山渾閒事到今人自說
風流

冬夜

永夜風林怒欲號有人青髻倍刁騷浮名江漢
羞蟲臂濟美雲霄連鳳毛半載閒情甘縱酒中

虞美在室集卷十六

十一

原病色起觀濤即教淺落終藏用却笑元龍氣
尚高

送地師楊爾勗歸省閩中

到想家園熟荔枝卻憐分袂早春時長楊隔浦
聽鶯曉細雨穿林度馬遲愛日籃輿花外賦停
雲彩筆夢中詩知君久解青囊術爲卜茅茨傍
武夷

聞學史蒞任有感呈貢東平受軒先生

蕭條三徑省逢迎獨對東風寓遠情新命倏

頌周柱史薄名猶混魯諸生羊城擬辦青山計
鬼苑慚蜚白雪聲岐路蒼茫那自定錦江今敗
卧君平

東沈君典

憶昨垂髫同學日憑君不負白頭盟河清擬遂
彈冠慶樗散空縣隱市情好我祇今堪濁酒誤
人從昔是虛名請橫醉眼看秋色萬里浮雲傍
暮征

送六從兄郡幕如荆

虞美在室集卷十六

十二

蓮幕真宜吏隱情况逢佳麗古專城星分翼軫
遙連峽江自岷峨曲遠荆夜靜離心縈夢艸風
迴清嘯間啼鴛即今東閣能延士定識登樓作
賦名

過劉德純敬亭別墅飲次似貢一惟肖

三年前憶共譚經曾許幽懷托敬亭重把一尊
頭未白每臨孤嶂暇能青鳴琴流水元同調鼓
瑟春風尚滿庭君自彈冠追世業移文余爲辭
山靈

敬亭舟中送張大來再之留都因懷嶺南

何玉登

郭外寒江淨不流，淡雲疎雨送行舟。
年華試問雙蓬鬢，客計惟餘一蒯緱。
庾嶺梅花思遠道，敬亭楓葉下殘秋。
向來遊俠西京地，誰共翩翩過五侯。

蕪江贈魏將軍

鳴笳疊鼓大江濱，把酒高歌一對君。
自是廉頗稱老將，由來卻毅在中軍。
人吳組練明秋月，猶憶

唐荊石遺集卷十六

十五

海樓船拂曉雲，直待功成辭上賓。
五湖歸問白鷗羣。

阮鶴臯自廣陵歸同登赭山望大江

逢君秋色倍堪憐，灑酒平蕪眺遠天。
萬壑雪山翻夕照，千門城郭帶寒烟。
中流帆影尋前落，下界鐘聲杖底懸。
我亦霍然將起病，觀濤何必廣陵傳。

魯幼齊江樓夜集

可令流俗識行藏，白眼相看意轉長。
澤國夜寒

雲似水，江樓秋滿月如霜。
囊中綠綺音誰托，句裏青山色自揚。
判病與君輸一醉，何妨高臥酒壚傍。

秋夜同秀水朱明府集李蕪湖署閣

坐見鳴琴化理成，邀賓江閣月華生。
秋深菊色寒侵座，風起潮聲夜撼城。
海上神仙初作吏，天涯兄弟舊知名。
只今瓊樹聊相倚，早晚雙鳬入玉京。

答太常少卿嚴丈見寄嚴先守給事中

唐荊石遺集卷十六

十四

向傳嚴助對公車，侍從承明十載餘。
一日如泥齋後酒，兩朝諫獵袖中書。
雪殘遠夢迷鳩鵲，歲暮相思贈鯉魚。
泰時甘泉聞近領，雄文早晚借吹噓。

送唐外舅副察大梁兼呈吳明卿藩叅田

杜二憲伯

玉節親承憲府開，嵩陽佳氣望中來。
吹臺明月羣僊下，汴水清鵲匹練迴。
賦自游梁工絕調，人從歌郢識雄材。
星文千載看重聚，况有鄒枚托

乘陪

除夕自嘲

莫惜張燈勸酒頻，居然雲物望邊新。寒鍾五夜初辭臘，曉角孤城又散春。倚劍風塵曾擅俠，投珠江海不逢人。悔將綠髮閒耽事，一笑尊前倒着巾。

元日大雪紀懷

且畱雙眼向風塵，栢酒辛盤歲事新。五夜積陰遲啓曙，千門飛雪乍明春。操權湖海星爲客，握

應義石室集卷十六

十五

化雲霄帝有臣。黃竹歌應謔，膚藻朝正誰和郢中人。

送姚山人唯之還武林

七十行年鬢未疎，看君湖海意何如。孤鐙細雨淹春酒，遠道嬌花引夕裾。浪跡梁園傳雪賦，倦游漢圃握丹書。錢唐東望晴雲滿，好御長波赤鯉魚。

醉後寄望憶南都許奉常朱比部陳明府

姚使君盛茂才任光祿諸公

延眺高林宿雨開，輝輝初日照蒼苔。千峰秋色雲邊落，百道泉聲樹杪來。紫氣中原遙入望，鴻音南國若爲裁。翩然一嘯真何意，江漢風流濁酒杯。

雨夜簡叔度

夜雨蕭蕭碎客心，遙知君有苦寒吟。路岐南北從飄梗，俠氣縱橫耻問金。是處佳山堪着眼，但揮流水足知音。阿蒙已復非吳下，一日登樓意自深。

應義石室集卷十六

十六

閣夜集何叔度

敬亭千載鬱崔嵬，望裏蒼然落景來。雙劍夜光依斗合，一尊寒色倚雲開。相將擊節增狂態，每自登樓見賦才。白眼與君看亦得，酒人何必說燕臺。

寄張戶曹有光通州

薊門芳艸逗年光，近報銜恩出建章。抗論向傳真御史，量移猶滯舊曹郎。白雲漢署春無恙，落日燕山夢轉長。早晚尚期君入對，徵求今已

到江鄉

君典太史移疾南還

蓬萊閣下散仙班。暫許閒身問碧山。一疏主
恩真浩蕩百年吾道屬閒關。愁來藥餌供多病
夢裏爐香繞御顏。回首長安鵲侶在冥冥。鴻
色未堪攀。

廬次書感示君典

扶杖猶存見汝期。王孫芳草得歸遲。逢春雨雪
寬衣帶。幾載水霜懸。綠名起雁行看漸失。困
廬石室集卷十六

十七

來龍性竟難羈。坐中不淺悲歌意。舉目山河異
昔時。

天逸閣酒間答俞山人

遙空飛閣破冥冥。仙籟冷然此共聽。中聖牀頭
堪累月。少微江左是孤星。天垂半壁河流白。雨
散高城海氣青。一片敬亭新入眼。可憑雲鳥問
山靈。

陳情答史使君

十年側注媿浮名。中夜行吟感慨生。已覺衆賓

疎翟尉還將百口累。周卿窮來欲作孤兒語。難
後溪縣國士情。久沐恩波何以報。鮫人空有泪
從橫。

送俞山人公臨

平生結客少年場。送爾踟躕大道傍。彈鋏歌殘
遷幸舍。登樓賦就總它鄉。論心江海愁相失。搔
首乾坤意轉長。見說故園歸未得。姑蘇芳草斷
人腸。

答歐楨伯博士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十八

尺素南來慰所期。敢從雙鯉問何遲。傳將國子
先生解。絕勝曹娥幼婦辭。欲報居然慚縞帶。相
思真不異瓊枝。太玄已就千秋業。多士如雲識
者誰。

寄黎惟敬秘書兼訊長君伯華

三朝出入見恩私。高閣藜然五夜遲。請沐不談
溫室樹。侍中曾和栢梁詩。自甘南省爲郎老。客
難東方執戟疲。聞有一毛成五采。知君原在鳳
皇池。

公臨別之姑孰客于龍使君賦寄

憶君同倚謝公樓。江上浮雲極目愁。酒設平原
曾十日。書藏小酉自千秋。各天風雨悲神劍。永
夜星河帶客舟。見說青山堪卜隱。儘教辭賦爲
依劉。

九月八日城東樓晚眺寄史使君姑孰

落葉來鴻秋可憐。孤城晚眺正蒼然。向傳李白
題詩處。重見玄暉在。郡年霜後鳴。嗟千戶。月風
前。哀篴一江煙。倚闌却憶龍山會。誰共黃花插
酒邊。

唐荊石先生集卷十六

十九

閣夜餞客

天涯把手慰飄零。寒色高樓入杳冥。握裏明珠
堪代月。座中聯璧總成星。片心玄後從朝白。雙
眼狂來始見青。南北路岐今夜酒。問君那可獨
爲醒。

於閣宴重送客游梁

尊酒重携賦遠游。北風吹雨散高樓。少年肝膽
親雄劍。久客冰霜戀敝裘。地劃河流疏碧漢。天

開嶽色壯清秋。由來照葉稱梁國。縱是明珠莫
易投。

送孝廉沈師會殯還越先人嘗出守是郡
因貽越父老

越水吳山雁到稀。那知此會對沾衣。風前千里
生芻薦。雪後孤城落葉飛。伏櫪暮年心尚壯。及
門經術事多違。歸逢五馬行春地。棠樹青青定
幾圍。

哭王九江雜禎二首左宜人先公六日

唐荊石先生集卷十六

二十

海內才名北斗縣。千秋日月照遺編。翻疑此道
終歸夜。共嘆斯文欲問天。托乘羣龍元異種。吹
簫雙鳳並游仙。招魂楚些今休賦。緱嶺王家事
可傳。

其二

春風携酒憶溪濱。一別懷人隔暮曛。胡意龍蛇
真應識。亦知鸞雀自爲羣。浮雲幻世誰非客。明
月窺庭或是君。何必山陽能感舊。只今隣笛豈
堪聞。

寄吳兵憲道南上谷吳先守兵部郎

使節飛揚塞日低胡笳吹徹陣雲迷蛇含夜冷
雙龍嘯首宿春晴萬馬嘶漢署籌邊傳上策燕
山勒石見新題棄繻年少元吾志一顧恩堪圖
士齊

其二

霜威先度媽川波傳檄呼韓款塞和坐喜妖氛
銷太白行看兵甲洗天河雄詞七子東阿盛
子有吳質飛將千秋上谷多漢李廣皆憶爾親裁橫

吹曲帳前停奏舊鏡歌

黎惟敬秘書朱秉器渝州同日書至渝州遠將

月俸秘書以手跡見貽

清朝諸俊雅能文兩地征鴻一夕聞荒徼西看
流白日長安北望起浮雲囊因羞澁傳金錯書
自從橫得練裙正值楚天搖落候登臨何處不
思君

和身之登北樓作

使君雙眼借山娛猶憶風流臥治蘇因壯馳驅

逢日暇一樓危絕賴雲扶江搖萬井寒光動月
滿千林夜醉呼我欲飛從高處賦白龍早晚到
還無

答朱憲使潼關

秦中百二控重關表裏黃河太華山絕塞傳書
芳草後清秋乘障白雲間三危露滿仙人掌十
丈花明玉女顏此地真源應可問茅龍借得渡
江還

城東臥病答君典

伏枕俄經十日秋高車無夕不淹留自緣異姓
爲兄弟誰信孤城各斗牛天闊河流光欲澹地
遙江樹影疑浮怪君獨擁文君臥也學相如雅
倦游

季豹過東莊宿憶弟蕃台先夜之約

舊徑蕭條一騎通柴門秋色近江楓酒杯隔夜
懷今雨耕鑿當年見古風蟲語催寒供伏枕蟾
光分照對縣弓因君更作西堂夢芳草愁看白
露中

青山尋謝宣城故宅

不妨微雨繫孤槎。且向青山問謝家。三徑春風歸燕雀。一江秋水上蒹葭。夢中渴憶如瓊樹。句裏長飛似綺霞。故郡可憐祠廟在。臨流吾欲采蘋花。

姑孰留寄史仲弼司理

斜日孤城水上浮。浪游誰問孝廉舟。南來碧樹初搖落。北向滄江正穩流。客裏夜懷姑孰雨。望中雲色秣陵秋。前程一倍思君處。獨醉西風太

唐荅石室集卷十六

二十五

白樓

玄武湖逢劉大理長欽留集齋頭

玄湖秋水掖池通。馬上逢君出漢宮。鐘阜望高王者氣。蕭齋坐見古人風。名收結襪傳廷尉。賦就披襟讓國工。莫怪當筵能盡醉。步兵今日在江東。

十三夜宴沈徵甫文選署閣

時令公子在座

漢京樓閣倚秋空。出沐清尊畫省同。六代文章推沈約。中朝啓事說山公。白門柳色寒依席。長

樂鐘聲晚出宮。日下只今鷄鶩滿。也須天外看冥鴻。

其二

相看入夜醉仍呼。自是高陽舊酒徒。目極青天飛破鏡。掌擎滄海出明珠。星垂潁里光堪映。秋滿胡林興不孤。莫關何曾君近領。但疑身在步兵厨。

姑孰郭望蕪湖寄龍使君

繞郡江流匹練長。憶君東望迥蒼蒼。但隨鷗鳥

唐荅石室集卷十六

二十六

停孤櫂。只隔塵無作兩鄉。吹斷旅魂來畫角。歌成古調屬清商。不須論到平原會。三載何能奉一觴。

過太常許公仲貽感呈一首

秋高斗酒別秦淮。居起逢人問轉佳。許掾健遊饒勝具。太常頻醉罷清齋。長瞻北斗雲霄近。久分南溟羽翼垂。舊里高陽星更聚。難將陳御向君偕。

得李符卿書

都市逢人問李邕書來猶遣白雲封久於方外
稱司馬共向廬中識臥龍岱嶽天高收沆瀣楚
江秋冷采芙蓉所思遠道何由寄東望翩然欲
往從

同任山父恩上人登報恩寺塔

孤塔靈光夜夜開招提高聳帝城隈錫隨法
鴈從空度鉢起降龍挾雨回雙闕雲文施錦繡
六朝秋色照樓臺釣鼇好問任公子東望扶桑
海一杯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保豐臺憶寒龍二使君

高臺四面接清暉。二月光風上客衣。遙憶故人成遠眺。真教游子憺忘歸。山城宿雨雲陰合。水國生寒柳色微。知爾宦情今更薄。江湖無地著漁磯。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一

歐楨伯書至將自免歸嶺南取道宛上

羅浮處處憶游蹤。虛有聲名徹九重。歌勸春殘燕谷黍。夢歸秋冷未央鐘。五千或可傳關尹。六百相將免曼容。可說歐家曾善鑄。匣中閒殺舊芙蓉。

哭徐子與方伯

先是寄詩有夢蝶之語

合向清朝領搢紳。回翔終滯一藩臣。幻身早悟蒙莊蝶。絕筆初驚魯國麟。九疊雲低扶旅櫬。五湖春老屬何人。因君脫劍愁無地。一掬寒漿灑

白蘋

月夜周國雍吏部席上得名字

朝來鳴佩散瑤京。斗酒新豐下夜傾。陸令自憐游洛晚。周侯今得過江名。仙臺露掌高秋色。御苑寒砧動月明。萬里銀河應有路。臨空真切汎槎情。

傷胡懋禮太史

有序

太史在梁藩日致書及三詩。神交于僕。僕未之報也。未幾而訃聞。今秋薄游京邑。寔太史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二

之鄉。益盡然傷之焉。

當年分省憶游梁。雙鯉黃河路淼茫。懶報久成中散癖。忘年不記禰生狂。清秋擬托生芻薦。坏土傳聞宿草長。留滯周南傷太史。東封誰更扈今皇。

奉懷前中丞銅梁張公嘗入爲大光祿近

起家撫閩中

向來三輔獨登壇。幕府清尊許整驪。侍衛稍移玄武仗。入關重賜惠文冠。白門楊柳歌中暮。大

華蓮花掌上寒不信感恩心未死剖將一寸寄君看

子及思善二方郎先謫出京余詩懷之

漢宮題柱競光輝名姓翻令謫籍歸一別秦淮吟社冷到來燕市酒人非千門落月歌鐘起萬壑清霜木葉飛秋色江南看漸老欲題書札雁鴻稀

長于思上人房遇任山父別駕自滇使入

京因憶朱憲使乘器陳永寧思貞姚嘉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三

定敘卿張山人維守

歸途萬里乍逢余帝苑秋驚木落初剖得江魚書不減到來梁月夢成虛東林暫借高僧榻南徼仍題別駕輿回首青谿三弄笛十年容易髻毛疎

靈谷寺憶前游

尚憶招提漢寢傷重來歇馬午鐘長千秋紫氣高龍阜九月清霜閣雁堂歲久松聲濤漸壯雨殘榭葉徑全荒輸他羣鹿皈依念日日銜花禮

法王

南歸出都亭留別劉長欽陳克嘉大理沈

徵甫周國雍文選顧道行司勳郭相奎

水部劉公恒刑曹

尊前寒日霽餘暉相送離亭落葉飛宛洛名賢冠帶集京都游俠布衣歸平生七首行堪仗幾度刀頭約已非白鷺洲邊千里月流光先到舊漁磯

送吳別乘赴合浦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四

南越孤城大海濱山川百戰氣含辛瘡痍未起須勤撫豺虎仍驕不易馴千秋傳漢將題輿萬里作波臣試看合浦能飛葉知爾懸心在紫宸

庚辰人日李豹家集諸子

招要杯酒屬茲辰座上初馮綵勝兒好與芳春閒作主且分愁日彊隨人樓臺雪後殊增色梅柳風前各吐神便買扁舟武陵去桃花新水漸鱗鱗

早春蒲上寄劉公謨兼呈明府先輩

向來絲竹醉高樓。一臥空山似隔秋。縱說吾家追阮謝。可教辭客失應劉。湖波尺鯉勞傳字。出谷新鶯轉喚愁。見說春來彭澤宰。巾車還命敬亭遊。

吳門魏李朗。淞江莫雲卿。新都汪子建。仲淹仲章謝。少廉程子虛。吳夢竹。秣陵舊游也。間者濶焉憶之。

翩翩意氣動西京。曾約長干寺裏行。岐路十年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五

餘病骨中原八子。擅材名浮雲。破夢青山遠。落日懷人白雁驚。轉恨各天消息斷。孤城鳴角一雷纓。

李符卿書再至

不厭昭亭是李侯。逢人雙札問前游。輸心泉石終投老。屈指參辰動隔秋。霜盡斷鴻遙繫夢。月明驚鵲自關愁。風烟極目天南北。歲晚空江獨倚樓。

張大來王美中兄弟過集

相逢俱在畏途間。且判高歌斲解顏。把酒千門來朔氣。登樓雙眼受青山。但停車轍人爭識。每過蓬蒿意自閒。醉後莫愁歸路晚。待邀明月送君還。

送張侍御赴嶺南兵備

向來驄馬獨翩翩。綠鬃青雲侍從年。帝遣張騫持漢節。衆傳楊僕將樓船。陣開魚麗看橫海。劍字龍泉欲倚天。知爾功成銘自勒。羅浮端不讓燕然。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六

汪子建山人自吳門過訪予時初免服而汪持服

長干一別幾經秋。江上停橈問舊游。但說斑衣俱墮淚。相看華髮總關愁。俠心久傷要離塚。詩興還高謝朓樓。縱是平原非此會。也須十日爲淹留。

寄劉長欽大理

玄武湖邊列署閒。鳳城春滿五雲間。共嘲楊子淹持戟。自信劉伶善閉關。顏色夢回梁上月。交

遊心托杖頭山敬亭又見梅花落憶爾虛勞驛使還

寄沈徵父文選

少年場裏放歌豪長揖都亭解佩刀別去風流時想像病來春興日蕭瑟東南王氣開雙闕侍從清名冠六曹嬾慢不堪君自識何勞書札絕山濤

寄顧道行司勳

美酒新詩意氣看逢君一諾不爲難分曹獨妙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七

題才術微祿還能結客驩淮水流漸春欲曉蔣陵芳草雨將殘常懷寶石岡頭寺曾以清齋對宰官

寄周國雍司封

平原公子美遨遊京洛風煙屬暮秋隔歲素書稀遠道于時畫省盡名流鏡中楊柳春全得笛裏梅花晚獨愁拋却周郎誰顧曲半生清淚滴筵篋

聞龍河南左遷楚中別駕

庚辰閏年

五年初見畫熊新更說題輿信漸真似與黃楊同厄閨轉憐芳草獨逢春圖中索駿名空在衆裏揚蛾妒有因猶幸主恩寬放逐莫將辭賦弔靈均

送叔箕朝白嶽屬 詔有前星之禱

爲言人世有蓬萊昔我曾攀嶽色來帝闕差峩清路直天門詠蕩白雲開經春寒逗陰岷雪當晝晴奔絕壑雷爾去祠官初擁節好從稽首祝高禴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八

雨悶懷季豹示諸兄弟

春色蕭蕭傷髮流中宵風雨不能休雷驚盡起龍蛇蟄歲往空懸犬馬憂謝客地偏常伏枕懷人天遠一登樓知他芳草王孫路可向西堂夢裏游

送李郡丞解官還蘄水

佐郡翩翩迴不羣政成美譽更多文賦來鸚鵡容狂士詠就甘棠憶使君白社難拋彭澤酒青蓮也厭敬亭雲故園春色知無恙啼鴂從先百

草聞

其二

不分浮名損壯顏，興來投劾乞身閒。
便招黃鶴同歸楚，又見青牛獨出關。
末路何心投主壁，後期誰望賜臣環。
明時君更翔千仞，指點城東說鳳山。

新水城東
有鳳棲山

送史仲弢使君應召北上六首

看君乘傳有光輝，漢寵新承入禁闈。
侍從諸臣思補袞，太平天子坐垂衣。
未央秋漏兼星曙，長樂寒鐘帶雨飛。
莫謂青雲能薦達，江湖也用著漁磯。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九

其二

尺五城南世業新，當庭玉樹故嶙峋。
為渠傳復登循吏，如矢家原有直臣。
燕地向聞高市駿，聖朝端合重批鱗。
況逢魚水相歡日，環珮聲中燕鎬春。

其三

北樓高倚謝公城，暇日登臨若遠行。
每念青蓮

為異代自操白雪，少同聲當等疊嶂。
撥雲起俯檻澄江，曳練明君到上林。
花鳥地可能南望，不關情。

其四

先朝七子竝辭流，碣石真同鄴下游。
此後齊盟誰狎主，只今清譽爾先收。
吹成鄒律回春早，和罷燕歌變徵秋。
一別朱絃吾自老，敢輕山水向人投。

其五

白眼縱橫俠氣龐，年來多難薄為儒。
諾逢季布生堪托，交有山濤死不孤。
一借國工明抱壁，終慙海客泣償珠。
從知折節君能事，好向燕中問狗屠。

其六

市隱蕭條一徑斜，問奇長過子雲家。
尊中十日如澠酒，閣外孤城似綺霞。
散帙清風生薜荔，倚歌明月浸蒹葭。
它年儻授元戎節，小隊南來覓浣花。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

寄蹇使君督學山東

豈令才子歎飄蓬。憲府遙臨海岱雄。自領衣裳
青帝社。合張綠竹素王宮。扶桑煜煜先占日。大
國泱泱屬采風。稷下諸生休騁辯。使君經術起
河東。

送萬明府赴南安郡丞

政成桃李靜年芳。花裏鳴琴白晝長。纔見雙鳬
離葉縣。又分五馬出陵陽。津亭暮柳臨風嫋。庾
嶺寒梅帶雪光。腰下大夫章早佩。知君辭賦已
登場。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送外舅唐公由江藩入賀初爲吏部郎其

叅知大梁亦有是役

使者西來謁建章。漢宮重進紫霞觴。雲開玉笥
僊符見。日轉金樞帝籙長。後儔十年歸水鏡。
分藩兩地誦甘棠。看君近作匡廬長。手捧香爐
對御牀。

送顯生武舉北上

虬髯猿臂佩雕弧。六郡良家應一呼。每飯帝

難忘鉅鹿頻年虜。稍遁飛狐北來七首酣。燕酒
西去關頭弃漢繡。金印斗縣恩不細。御前生致
五單于。

馮開之太史過宣城訪予天逸閣

拍浮暫乞五湖身。詔許僊班散玉宸。自愛青
山尋謝客。遙占紫氣度真人。天迴牛斗雙龍合。
地闊鴻濛萬象新。知爾舊然藜杖在。餘光高閣
照嶙峋。

秋日臥病山中示季豹諸子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伏枕空山歲月遙。中人寒氣日蕭蕭。隔牕暮雨
吹楓葉。曲徑秋雲長藥苗。狂至一身成骯髒。愁
來孤夢易飄搖。莫誇爾輩工辭賦。楚客離魂未
可招。

寄張伯起

五湖未老愛閒身。一葉蓮舟一釣綸。共說鵬搏
聊暫息。豈知龍性本難馴。九歌蘭芷思公子。十
月梅花寄遠人。不是君家兄弟在。吳閭何地著
陽春。

答張幼于

只今無路拜君堂。曾擬交情託范張。謝朓樓頭江似練。吳王臺上月如霜。懷中不減三年字。眼底底空期十日觴。惟道龍光難自閤。遙知舊里是干將。

楮山卽席答于湖子弟

把酒千峰半夕陽。遙天西望白雲長。王孫躡盡江南草。趙女彈來陌上桑。雙佩投人明月浦。千金結客少年場。波平似鏡蟾初照。借與蛾眉鬪。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三

晚妝

月夜江上爲于湖子弟送顧八還金陵教坊

坊

楚雨巫雲夢裏過。一時年少淚痕多。搖搖小舫青絲紉。嫋嫋長筵白苧歌。還憶後庭攀玉樹。相憐此地挹金波。空勞別酒江爲釀。半醉朱顏已覺酡。

承吳比部伯與人日書將使入關

流澌南下大江干。萬里雙魚到不難。燕谷王春

初應律。幽州人日尚餘寒。親承漢節西曹出。遙指秦城北斗看。玉井蓮花君杖底。定將名字刻琅玕。

寄送吳員外卹刑秦中暫觀汝上兼問潼

關朱使君

攀柳都門物候新。翩翩使者指青春。停車子舍還休汝。解網皇恩好借秦。銅爵鳴風高石闕。金雞銜日下楓宸。只今尹喜稱關令。爲爾先占紫氣頻。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四

早春寄史郎闕下

侍從初看得意年。東風雙珮引娟娟。僊郎白雪裁新調。天子青陽敞御筵。太液波聲寒宿雨。建章草色暖霏煙。江南春好君應憶。目送歸鴻向日邊。

寄山中兄弟

不分經時尺素稀。故園山水有清暉。知無別遠猶勞夢。縱是登高未當歸。入手酒杯殊自厭。驚心花片報初飛。向來似定連牀約。轉聽中宵舊

雨非

寄張郡丞京口

海門東控帝王州鎖鑰真堪寄上頭臥見兩
岐歌歲穰坐携孤劒畫江流蒜山雨過花明郭
瓜步潮來月滿樓共道君如張博望金焦雙擁
一槎遊

題海防丘郡丞眞州樓

鈴閣深沈號令寬倚闌長嘯白雲端地當鎖鑰
收全勢天與東南表壯觀波靜魚龍杯底伏陣
塵表石室集卷十七

十五

閒鵝鵲鏡中看挂弓知爾平生志矯首扶桑海
色寒

寄劉公恒比部時聽徙還青州其先在南

都嘗以酒助予遊

謫居遙寄海東頭回首長安憶舊遊一自仙郎
逢畫省曾教從事出青州十年不調何遲暮千
里傳書又隔秋媿我飄零爲客久只今無計可
依劉

寄郭相奎潮州

連年兵火接炎洲南顧深懸聖主憂截海曾
看諸將出分符今壯使君遊機絲夜織鮫宮冷
樓閣晴生蜃氣秋治行卽看高五嶺不勞重說
郭并州

秋日得唐外舅西粵書因感蕪江之別

憲府春來歸興濃秋風萬里滯行蹤書傳白雁
霜何早歲度蒼梧瘴幾重嶺越地通勞漢使西
南天盡見堯封所思湘水深難往夢斷蕪江郭
外鐘

鹿表石室集卷十七

十六

寄陳德基吳郡海防

初令休寧
自嘉興遷

十年宦轍總窮途也見腰章佩大夫白嶽初司
臨北時繡江移鎮向東吳樓船截海鵲鵲賓
客當筵半釣屠能賦自來推獨步登高那不上
姑蘇

旌川訪周侍御話舊

紫山東郭夕陽斜來訪西臺御史家簪筆先朝
依日月拂衣蚤歲乞烟霞座中風景差無恙鏡
裏霜華漸欲加五度春光輕一擲更逢流水泛

桃花

龍君揚僉憲以五開之捷進秩

詔開憲府百蠻天繡斧霜威淨瘴煙全楚舊封
京觀地三苗重格兩階年青林風靜聞嘶馬赤
水雲蒸望點鳶吹笛哀生今在郡懷人遙和武
陵篇

其二

文武聲名起聖朝惟來都道阿龍超如林士
奮中黃勇入月星摧太白妖三殿聖書天北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七

極千秋銅柱日南標創夷未起須勤撫尚恐殤
魂不易招

史職方仲弢犒師雲中

前星光耀紫微宮湛露承恩萬國同少府金錢
頒塞外仙郎玉節下雲中臨關霜色飛狐滿按
部秋聲戰馬雄召對懸知明魏尚君王神武
重邊功

寄周順慶國雍

一從千騎上頭居相望東西萬里餘巴子城高

應下鳳嘉陵江遠不通魚鹽人麴米春堪憶對
客梅花凍欲舒自昔知君能薦士蜀中辭賦有
相如

早春登疊嶂樓簡黃使君

登樓疊嶂倚寒暉城郭多年在翠微二月流漸
春澹澹千家芳草曉菲菲雪殘歸鴈衝風起江
霽長虹夾水飛因憶謝公爲郡後一時文雅似
君稀

夏大水簡郡中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八

萬頃煙濤接混茫孤城猶聽雨浪浪望洋我自
憐河伯裹飯誰能問子桑野哭似聞成陸海君
恩倘許發淮陽高齋坐嘯真仙吏江樹雲中辨
幾行

姑孰逢皖郡王旭東司理余從陸之金陵

法星昨夜已臨關客裏相逢一解顏覓醉且爲
維雀舫登高先自問龍山霜稀原草寒仍秀風
靜添雲晚更開秋好惜君輕作別馬頭東去月
如環

送劉長欽僉憲兵備滇南

五尺西南道漸荒。看君六傳自飛揚。桐師烽急蒲蠻壘。竹使符開箐瘴鄉。黑水舊經通禹貢。畫圖新譜鎮夷方。由來王者稱無外。直度瀾滄表漢疆。

方子及比部署同周文美汪仲嘉謝少廉

程子虛何公露李豹泰符夜集感舊

南都賓從尚追隨。西署風華每繫思。再入承明才地迫。更臨玄武勝流宜。飛灰六琯生陽早。殘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九

雪千門。照夜遲舊社多從萍梗散。對君猶一接瓊枝。

至後過歐楨伯水部時乞歸不允

隔江屢枉尺書裁。兩槩來尋一醉回。擬別白門攀御柳。還逢東閣看官梅。賦添積雪多懷海客。候占雲偶上臺。未許文園稱病去。孝陵蔥鬱氣佳哉。

張中郎署集先大夫督學門士時上計便

過濱州

寒曉蓬萊散玉珂。清尊卜夜好相過。郎潛粉署江湖在。客久鍾山雨雪多。卽有程書優北計。還從授業問西河。到家暫集高臺議。岱色青連渤海波。

夜飲許伯倫故太常公第

石城城上半烏棲。美酒邀停碧玉蹄。每憶許詢瞻朗月。向知江令住青谿。妝明銀燭光爭雪。襟解羅襦醉似泥。便欲留驪過臘盡。春風吹柳惜分携。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二十

人日答呂玉繩使君

玉樹清標少俊身。公孫名德托交親。雲霄僊籍初登吏。風日王正喜趁人。凍草未消吳苑雪。綵花曾翦漢宮春。湖山飛蓋憑留賞。處處陽和氣象新。

入吳寄寒觀察先是義興有陽侯之厄

東下扁舟信所如。遙瞻開府上頭居。千金已悞垂堂戒。一水先傳破塚書。藥畏他鄉留病客。梅花隔歲眇愁予。香杭正熟鱸登市。風味江南十

月初

荅傅吳縣伯俊

吳江楓冷與蕭疎頻枉干旄問索居遵渚似教
隨旅鴈過河無意泣枯魚煙霞舊里尋仙尉風
雨孤城卧闔閭政暇傳君多藻詠山川能使宦
情疎

送王敬美督學閩中

公輔才稱奕世長黑頭高卧閱滄桑起家東粵
傳經使侍帝中朝尚璽郎綵筆曾憑金掌動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二十一

絳紗今接幔亭張定教雙劍延津出龍氣遙瞻
北斗傍

其二

經年三殿璽書臨應世何妨出世心按部獨持
滄海節驅車猶戀白雲吟文占南國干星象歲
隱東方舊陸沈共道上林誇羽獵知君扈從

主恩深

其三

清時伯仲大名垂蹤跡浮沈且莫疑豈必王家

俱誓墓爭傳郢曲和吹簫春風閩嶠褰帷徧臘
月吳江進艇遲君自神仙重作吏武夷猶得領
真祠

其四

衣冠出祖向河壩滾滾從知不乏賢千里喜同
元禮棹一時勞覓孝廉船候關真氣仍留紫侍
坐何人解守玄虛有管絃催別酒后堂那易到
彭宣

吳門送顧明卿之廣州提舉

粵先有兵事
顧嘗以使登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二十三

盧

十年三徙近南溟積雪凝波海著靈嶺表樓船
歸幾道漢家鹽筴議盈庭羅浮丹藥顏常楮盧
阜藍輿眼舊青送客吳閭春色早濠南新柳拂
官亭

馮元成學憲示西征集

黔中形勝隔風煙萬里駢駢叱馭前漢使鑿空
窮亥步省郎持憲在丁年六經懸日能開夜多
士披雲欲睹天舊賦西征虛麗藻何如化俗異

方傳

會贈中府臨淮李侯

中朝七葉珥貂行世表岐陽異姓王十二羽林
親宿衛三千珠履盡登堂撫夷諸校踰蔥嶺侍
帝新詩和栢梁自笑子雲工筆札歌鐘難醉五
侯傍

秋浦余聿雲逢予金陵一再同過湯義仍

太常別去寄所撰談隱及早春見懷之

作依韻荅一首時池晚間有兵事而余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五

居嘗好彎弧鳴劍笑及之

帝京花月許平分洛下才名衆所聞曾醉太常
齋罷酒更傳九子洞中文逢春遠道行芳續如
日臨江赤羽紛爲說西征多幕客一時飛檄盡
輪君

張伯起以詩見報倚韻却寄于時有京口

之警

千里緘書謝眺城側身東望四愁生玉盤忽漫
勞相報石鼓何由得自鳴少日聲華空屈指中

年憂樂總關情姑蘇預恐遊麋鹿海上傳聞漸
甲兵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五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送觀察蹇公拜大中丞赴薊鎮

朱軒絳節向漁陽 詔領中臺執法章行部五

湖曾作長總師六郡盡稱良地嚴鎖鑰收雄鎮

天關烽煙絕大荒在昔和戎非上策關氏欲老

漸分王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其二

燕薊傳來患屬夷本畱三衛作藩籬時聞鷹飽

能輕颺更備狠心未易羈驍騎尚彊宜習戰南

師增餉實虛糜黃沙望盡紅螺北虜馬頻年放

牧遲

其三

崢嶸雙闕迴臨燕虎豹關閒臥護年萬帳風生

青海月九陵寒控白雲天北平射石傳飛將東

虜懷金尚款邊專命撫循勤內治安危三輔寄

木賢

其四

傳經君昔按山東幾向扶桑欲挂弓文武聲名

相次起河山表裏對稱雄歸心秋動邊城馬極

目雲連碣石鴻密勿進兼安攘計先朝忠定

紹家風

贈廖府君入覲

朱衣紫殿侍仙班近剖麟符出漢關江左隩區

馬翊郡牕中列岫敬亭山褰帷春色行相映題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

柱風流舊可攀卧治向來明主意吏民猶得

借君還

送涇川張明府應朝

明府新塗人有回生之異

梅花十月動江城花裏題詩送客行本授眞符

來玉筍便乘仙履覲瑤京夢回曾聽鈞天奏

朝下稀查晝漏清明到縣齋春滿路水西官柳

最先迎

贈陳令君

自有玄心契紫霞豈須勾漏覓丹砂陶潛不種

當門柳潘岳新栽滿縣花天迥北辰尊帝座
星回南斗動仙槎敬亭雲氣雙谿月飛夢從君
繞翠華

贈岳令希伯

黃河北渡正冰堅拂歲春風共入燕官自戴星
臨赤縣人如披霧睹青天逢時五鳳方興吏謁
帝雙鳬盡道仙玉樹瑤枝君儻賦遙知侍從在
甘泉

寄周國雅督兵越嵩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三

南征斧鉞肅清霜蕙霧蠻煙闢大荒別戍兩軍
分赤甲新降七部半青羌神流暗溯金沙遠禹
貢猶徵磐石良寄語攻心原上策好移丹服事
冠裳

黃有發侍御遷守宕渠先按滇自楚見寄

而蜀時有建南之役

蜀道青天望渺茫舊傳驄馬指江疆
皆君事回谷深谿非土鄉江漲春生峨嶺雪鴻
歸寒帶洞庭霜遙聞諸將南征日黃石先從授

秘方

紀張氏詩有引

定遠張貞婦切于嘉陵凡九閱月而為丙戌
午日浮出江上事具尊侍御自述中邑人士
請有司表之謂曹娥為父而三日抱尸張氏
死夫而九月完魄蓋實錄也

哀哀黃鵠不勝歌忽奏塋後怨渡河自是貞心
原匪石依然完魄出層波化時填海同精衛歸
日懷沙弔汨羅縱有好辭慚幼婦誰能片碣比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四

曹娥

寄懷張伯大侍御

三徑蓬蒿一畝宮角巾歸後許誰通斗間曾辨
龍文闕日下猶傳馬步工玉壘浮雲連直北金
陵明月隔江東向君惟有悲歌意不減當年國
士風

田居寄吳翁晉

三江東下送行舟聯璧常懷帝里遊綠筭千林
天目雨丹楓八月敬亭秋遠書更喜題無恙舊

曲曾邀聽莫愁別後漸多田舍計元龍豪氣倦登樓

送仲舉侍御弟按貴竹

夷荒攬轡瘴煙開舊是蘭臺侍從才地嶮夜郎雲外度天遙漢使日邊來四時雨澤多占井萬里星光直望台春到殊方虛夢草楚雲西去鴈飛回

寄武林沈使君貳吳郡

嶺表曾看走傳車東來猶自阻雙魚浮家一水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五

臨鄉郡報關三年有薦書客路楓殘吳苑後官厨橋老洞庭初相傳百六真文在擬入靈墟叩隱居

早春答塞中丞薊鎮遣訊

薊門南望朔鴻疎一騎材官慰起居雪擁青油時緩帶春生綵筆自題書所思贈遠將金錯聞詔追風上玉除猶問遠山深淺黛依然消渴漢相如

得汪原啓金陵書憶客吳舊事

春風幾報柳顰舒何地逢人問卜居湖上扁舟吳苑酒渡頭雙檝秣陵書吹簫曾下仙臺鳳彈鋏多慙客舍魚猶憶漁陽搥鼓興長髯未老鬢微疎

送陳克嘉憲使赴滇

蒼梧飛傳更乘滇環佩逶迤近十年三疏高名懸北極百蠻開境盡南天白狼風播夷歌日金馬霜清漢時烟聞道昆明初息戰秋深蕭鼓汎樓船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六

周元乎司馬南署感舊有懷管登之

生芻曾憶走南州別後書陳社稷憂薄譴鴈門歌出塞仍遊騎省賦悲秋蘭芳楚澤催寒候木落淮波急晚流江左夷吾今在遠却因知我識心憂

早春寄吳郡沈執甫使君

江南春望柰春何忽有歸鴻茂苑過人自東陽傳八詠官從北闕夢三禾條風乍拂青窺柳殘雪初消綠上波畫舸油幢俱不薄此中行樂宦

游多

吳使君招登疊嶂樓

賓主東南屬勝遊敬亭雲鳥坐當樓四圍空翠
交松雨一望新黃報麥秋心遠訟庭丘壑在興
閒詩草吏人收觀風自昔延陵事試聽洋洋萬
戶謳

金陵九日子綦兄錫余誕生弟集城南有
懷家園

何處登高不盡歡滿城車馬動長干寒遲久客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七

衣初授歲閏重陽菊已殘濁酒弟兄今日醉他
山烟月隔年看扁舟蝦菜歸胡晚爲報秋風拂
釣竿

王長公司馬招同郭次父王承父山人孫
齊之太學徐茂吳司理鄒彥吉學憲集
雨花臺以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分
韻得州字

高僧說瀟古臺畱司馬邀賓出郭遊乍許酒尊
依白社由來冠冕重南州予門月映清淮晚六

代雲殘碧樹秋一晤玄言俱自遠翛然塵尾見
風流

送泰符入楚吊丘潮州往謙之寄余書及

遙集編

雙涕因君灑素車西陵烟月望成虛夢中千里
常回駕袖裏三年未報書馴鯉天畱斑管在盡
螺春與翠眉疎楚歌欲賦思公子采采湘蘭怨
有餘

仲春過吳府君吏隱亭望疊嶂樓兼呈蕭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八

太公

幾卮濁酒半床書官舍蕭然儼敝廬樹樹梅殘
香雪後絲絲柳柳顰麴塵初從稱大隱能兼吏爲
說新詩一起予試問謝公窓裏岫春來黛色較
何如

寄河間王使君 先守岳郡

憶昔攀畱郭外船敬亭殘雪映江天東方車騎
仍三輔南國甘棠近十年望入燕雲河作帶夢
依吳岫月初弦班班投向河間醉姹女由來解

數錢

壽翁太公松江使君父

滿庭雲氣接匡廬靈壽堪辭髻未疎已賜清銜
聯水部每饒遊興著盤輿書傳鸞海三千後簡
授龍威百六初近說官厨秋更好尊羹新膳四
腮魚

金陵別流波君

洞房連榻宛藏春無那辭春更別人怨入離琴
抽絕調遊將舊劍慎防身長條窄地青攀柳新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九

水橫波綠上蘋催送石城雙艇去風沙回首一
沾巾

月夜流波君偕顧孝敷劉季然子馬弟出

送江上

玉壺美酒画蘭橈離緒遊心總易搖却逐鴈鴻
辭舊浦空憐翡翠集新條天懸月鏡雙分笑春
寄風輪兩度潮千里王孫江上路纖纖芳草約
纖腰

渡江送郭汝堅劉彥嘉鄒士華

餘春北渡壯天風共把離尊感慨中鄉土歲時
初播穀驛程蹤跡寄飛蓬出山猿鶴終相待入
社枌榆舊許同轉送歸帆成悵望白雲無際大
江東

珠泉亭子荅彭孔嘉都尉

珠泉臺館置分明積翠流丹自削成明月出波
光欲媚飛雲翼岫勢疑傾已從神女探龍藏更
有仙人獻雉羹緩帶輕裘開府日懸知峴首寄
江城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

過李惟寅太保

昔渡春江夢渺茫來從西第問壺觴翻階紅藥
薰人醉踏閣青蓮散佛香片月乘烽秦塞遠回
風吹漏漢宮長羽林宿將如雲盛憂國看君鬢
獨蒼

送朱秉器銀臺出撫山西

河山四塞枕王畿鎖鑰誰堪寄禁闈西顧重
臣勞出鎮東歸降虜待宣威烽煙晝靜邊鴻起
苜蓿秋深代馬肥清嘯滿樓明月夜五原賓從

奉光輝

送王子化別駕赴衛輝

炎風朔漠黯吹沙馬上紅橋醉綺霞到日淇園
開萬竹行邊嵩嶽見三花朝歌何必輕回轍書
嘯真宜坐放衙共道海沂王別駕由來公輔望
高華

送姚使君先生上計還趙郡

亭亭車蓋擁燕關謁帝承明擬賜還紫詔親
聞裁漢殿寶符仍許鎮常山采桑南陌朝光麗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一
舞柳叢臺夕照閒重觀天顏真只尺五城端
在五雲間

月夜宋西寧忠父擊筑齋同龍君御博士
諸君

駉驪紫馬踏春陽朱雀航頭翠羽觴每惜漢廷
驃騎老初逢燕市酒人狂遙宮月度鐘聲曉廣
榭風回樹影涼河外受降城未築可能重拂舊
十將

奉壽少傅許相公四首

玄都翠障鎮嶙峋岳帝高居此降神禹甸東圖
開地紀堯階北極接天申穿雲歌引仙人胤夾
日功懸社稷身舊賜黃封堪介壽醉從丞相
吐車茵

其二

壁水橫經領譽髦帝師親輔聖躬勞泰清
迥出儀鴻羽鼎命長占普雄膏後輩龍門登自
幸早時虎觀議先操雙提綵筆應千象五夜中
台望獨高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主

其三

坐持國是定羣器元氣分明酌斗杓玉帳實
遡黃石略瑤池重進白雲謠海榴舒絳顏交映
宮柳含青髻未凋酒對南山詩可頌後堂無用
管弦調

其四

夔龍同列鶴同清出入三朝見老成默相神
明扶正直共聞天語資忠誠私庭旋馬原師
儉當戶傳貂亦薄榮丹禁紫微仙路近何須輕

伴赤松行

夏夜李汝藩蒼玉館聞琵琶因共談南中

風景

風生謾謾夏雲涼河朔尊開夜未央醉撥紫槽

聲破月句裁蒼玉氣含霜

汝藩有蒼玉館集

苑西槐柳

連三市漠北炎蒸極大荒玄武湖頭君憶否蓮
花如繡水爲鄉

初秋同劉玄子比部詹東圖吏部傅伯俊

侍御夜集李惟寅太保第分得秋字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三

良夜青尊醉碧油帝京賓客盡名流霜前紈扇
猶裁月風外金笳乍引秋片語每關籌國計高
歌欲動人邊愁凌空似有仙槎路銀漢迢迢接
御溝

何詹錄二園詩

甘露園

荆巫湘漢本多奇位置亭臺處處宜盤上露華
分半掌鏡中峰黛寫修眉草承蠟屐傳書帶花
亞簾衣護錦絲却月凌風堪入咏春光索笑試

南枝

采芳洲

碧檻丹樓似畫張望深縹緲白雲鄉盈盈一水
瀟湘曲采采三洲杜若芳珠浦逢蘼懷漢佩銀
河凌曉度虹梁木蘭我欲乘雙楫笑指桃蒼去
路長

北邸秋夜懷流波君戲簡凌金吾伯升

北來吾自憶南游官渡垂楊十二樓笳管吹殘
青海月烟霜望老白門秋流波宛轉能通夢薄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四

黛依稀漸寄愁共是春風腸斷處桃花兒馬木
蘭舟

酒間贈張伯誨金吾

悲歌慷慨似君無愛我高陽一酒徒夢裡生花
新綵筆望中穿柳舊雕弧周廬夜直星懸佩法
座朝參月授珠更問麗華曾得否清朝早仕執
金吾

即事寄薊遼總督蹇公

列鎮由來重北門薊雲遼月扈京屯五申新令

揚兵氣三寢流言荷 帝恩豈少蹲鴟歸興在
好畱躍馬壯心存漢家正藉犁庭議寄語陰山
吐骨渾

歷金山登翠華巖循覽躡波晚至望湖亭

因憶夏月看蓮之會

亂峰斜日坐細縕何處鐘傳下界聞映酒巖光
微借雪濕衣湖氣暗蒸雲寒波深黑龍常卧霜
葉飛黃雁幾羣猶記采蓮諸伴在曾將一曲奏
南薰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五

碧雲寺

金梁深鎖玉蔥籠臺殿中天紫翠重日動千峰
飛作鷺雲來雙闕化成龍停鑾湛露長沾草閉
戶流泉曲繞松一接爐香叅法座願教瓢笠得
相從

至後夜卓漱甫光祿顧朗哉徵君華起光

秘書何仁仲詹錄鄭思成計部朱汝脩

保御李汝藩宋忠父徹侯俞孟武茅康

伯周公化劉百世畢德彰程肇錫文學

黃士倩局使集餞鄭思純金吾宅同家
弟泰符分得寒字

帝京風物歲將闌客路霜華滿玉鞍醉倚金吾
寬禁夜氣占緹室漸回寒來遊苑雒隨冠帶一
別江湘佩芷蘭歸度三山還望處餘霞如綺寄
君餐

南歸荅許應祥使君時謫判京兆馬曹嘗
上疏論邊事不報

送客寒花醉濁醪憐君意氣爲君豪三遷北闕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六

依龍仗十載西山對馬曹歸去重尋梅尉市臨
歧脫贈呂虔刀籌邊一疏畱綈几拊髀誰分漢
主勞

宣武門外別卓漱甫光祿何仁仲詹錄黃

平倩太史

明發催人急曙笳因君轉復戀京華金鞭更駐
青門酒玉樹行逢白下花劍判半畱龍作影臺
荒空詠馬歎沙上林春到憑誰賞新柳江東憶
阿家

寶應候風前寄陸無從廣陵

估舶漕舟半蔽空孤城只尺路難通波光倒射
籠煙日野吹深聞解凍風已作退蜚來海上先
將歸夢度江東揚州相見梅初發爲道何郎賦
轉工

維揚舟中送叅知陳端公赴滇省

春水微波春草柔錦帆雙挂下揚州三江雨雪
淹離思六詔風煙屬壯遊池鑿昆明方習戰烽
傳秦塞久防秋追鋒一借臺端出荒徼應知

聖德優

十七

金陵寄周國雍叅伯

側身西望蜀天遙井絡何曾隔斗杓五月渡瀘
銷積瘴十年懷粵夢歸潮江南新草烟如織徼
外殘梅雪滿條萬里題書仍在客烏衣舊巷白
門橋

新年一首答流波君

舊客新年復滯淫淮波明玉柳明金自饒解佩
畱歡約誰識吹簫乞食心度水齋鐘沈雨氣隔

花歌管咽春陰啼殘絳躑躅如夢雙鳳空飛上
寶簪

壽崇慶叔時父

畫輪西指綰銅章一遂初衣髮未蒼有子趨庭
稱采鳳遊僊歸肆問青羊夢州以後詩能細宛
水新來釀倍香雲外玉笙雙引佩碧桃千樹駐
春光

小寒食

客邊寒食似來朝遊興今年覺盡銷逆浪相邀

雁裏石室集卷十八

十八

湖上檝賣錫何處市中簫故山草長迷新鬼別
院花閒伴阿嬌爲問前期知近在春風春雨更
迢迢

清明日同龍司農伯貞汪仲嘉鷺峰寺訪

南嶽遜公司農自明州遷

衡嶽遊蹤未有涯南朝地借一袈裟行厨新火
分蒲饌客路殘春見柳花但入雙林堪永日遍
參諸品盡恒沙聞君舌底潮音起渡海曾親禮
浴伽

虎丘致爽閣瞻望

重重巖壑坐相邀，閣道行空覺路遙。
古塔靈光寒徹夜，中峰爽氣霽臨朝。
林迴澤國常留雨，泉溯滄溟暗應潮。
漸起笙歌殘照裏，綠波吹蕩畫蘭橈。

登上禎閣醉題

繞巖危閣白雲扶，醉拍闌干客夢孤。
瀛海陽光如負壑，文昌霄氣似連珠。
回波擁石開禪界，老劍橫空弔霸圖。
鶴背天風飄鐵笛，綠蕪烟雨度鹿裘。

姑蘇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九

荅申敬中庫部過虎丘見贈

微波一繫木蘭舟，祇樹蒼然已覺秋。
壑冷雲霏啗翠壁，海明霞氣冠朱樓。
點頭片石從花墜，把臂深林爲竹留。
司馬自來多勝賞，比干方外得同遊。

虎丘月夜携酒命歌遇孫齊之三郎聞齊之所售宅古松已得贖余將歸約復來遊太湖兩山也率題代簡

曾聽南朝講寺鐘，別來虎阜寄魚封。
新林乍接三珠樹，舊宅聞歸五粒松。
月委酒波金激盞，風生歌籟玉琤琮。
洞庭霜橘須同折，遍踏芙蓉七十峰。

東歸奉別少師相公

赤手曾扶社稷安，今來鄉里領衣冠。
籃輿晚給門人出，初服時教父老看。
但借名山爲綠野，一逢美酒卽金丹。
後堂絲竹憑誰到，倘許彭宣得預歡。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

其二

胸藏武庫直文昌，歷事先朝練國章。
周禮由來傳六典，史才端合讓三長。
龍門世擅千秋業，麟筆天垂隻字光。
金匱秘函容竊檢，只將歌詠荅陶唐。

其三

躡屩臨秋奉起居，吳江楓老鴈來初。
禪棲半偈傳心印，客路三圓見望舒。
書憶南皮空悵惘，人從東閣待吹噓。
爲龍莫擬廬中卧，霖雨曾經滿

太虛

其四

歷歷春星記北征
秋風歸興隔年生
浮家來往懸帆影
侍坐清和鼓瑟聲
斗下瞻雲丞相府
尊前攀柳閭閻城
太湖濤雪吳山月
杖屨仍隨取次行

荅別敬中二丈美中四丈兼訂洞庭之約
兩漿西還是故鄉
洞庭飛葉忽先霜
碧雲鴻鴈書千里
白露兼葭水一方
執轡虛勤公子駕
采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七

芳欲贈美人裳
大文百六傳靈寶
試與龍威出秘藏

金小槎五十初度詩以壽之

游閒游俠總輪君
先代金張策漢勛
傳舍轉懸吳苑月
行囊常挾敬亭雲
袖中蘭草分騷佩
座上榴花妒舞裙
五十知非惟酒過
年年一度醉南薰

贈新都吳光祿

金閨通籍盛年時
若若銀章白玉姿
爲喜大官

多釀酒由來光祿
總能詩臨邛負弩
先春入長樂聞鐘
拂曙遲莫戀仙峰
三十六帝城花柳
待前期

惠山別阿佛

新波瀾瀾雨瀟瀟
郭外樓臺寺外橋
啼送小姬吳岫濕
夢乘歸客楚雲遙
催來獨檝迎桃葉
別傍雙林折柳條
試汲清泉同證佛
此情洎滴莫輕消

錫山別阿佛後再別送者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三

美人含怨已今朝
况復辭君轉寂寥
寶瑟離聲秋不散
瑤華古色照空遙
孤峰帶郭常浮水
一雨兼風驟挾潮
漸去吳閭行樂地
才情半減酒魂消

送許應祥戶曹使榆林還北

四鎮榆林地獨雄
金錢頻歲給關中
晉家誰問和戎策
漢殿先論轉饒功
車馬西征勞久戰
星辰北向表孤衷
捷書聞奏猶難定
海口扶桑更挂弓

九日天逸閣卽席送謝于楚還金陵時新有所納

寒城一眺靄餘暉共把茱萸送客歸新好正宜調綠綺舊游仍許問烏衣渡頭桃葉隣堪卜隴上梅花使莫稀最憶長千秋漸勝登高時節賞心違

送俞本之以訪蕭府君至

俞吳人贊于楚

虛負才名衆所知半生旅食漢江湄流風尚在傳吳俊殊色猶憐對楚妃別酒菊殘佳節過歸

鹿裘石室集

卷十八

三

帆木落凜秋遲郡庭如水無堪贈篋有高齋視事詩

遠山

春風寒側雨空冥問病何人戶晝扃扶廣靈飛探玉笈茂陵消渴望金莖併辭齋後如泥酒罷草懷中吐鳳經筋力未強登矚嬾黛眉雙對遠山晴

夜分臨書小述

林間抱影不相酬滿几陳編會獨紬詩擬徵君

稱養疾文成楊子畔牢勞丙丁鱗次時分部甲戌蟬連夜盡籌三食神僊吾欲飽老來甘共白魚遊

端居

微風短髮拂毵毵鎮日端居僻性耽半部管絃沉雨氣隔城樓閣駐烟嵐孤光入夜生虛白倒景窺天出鬱藍漸近花朝花近眼泥人春好問江南

蔡應期儀部擢憲浙東

鹿裘石室集

卷十八

三

越徵春臨身繡光親承天語出東方治兵使者新持節建禮郎曹舊賜香列戟清霜凝細柳挂弓初日上扶桑亦知聖德母勤遠萬里滄瀛自畫疆

送通公歸攝山寄姚敘卿使君

臺殿蕭梁記御題浮杯秋渡宛陵溪攝生藥自桐君授散講花從嶺佛齊舊座逆風爭受馥還山圓月正堪携城南爲報髯居士半榻來分錦石棲

公有錦石齋以名集

寄葉文光監允吳中時有緩征之疏

秋昏熒熒秋雨遲班蘭車耳指東隍三吳財賦
原供御五道樓船正出師抗疏緩租因歲儉遠
書題橋待霜期鄉園實切桑林禱多是 君王
減膳時

送高秘書東始使賴鎮還朝

使星臨部壯西行仙漢浮槎賦北征章貢合流
開重鎮風雲上路擁神京曲池草色霑衣綠秘
閣芸香散帙清渡海遼師猶待捷誰從 闕下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壬五

請長纓

送蕭以孚府君督學河南

璽書刻日下東京願借空懸父老情九鼎澗瀍
馮洛食七襄天漢應河精郡畱馴鹿行春跡家
負雕龍擅世名國事祇今憂不細治安先策少
年生

其二

遙從江漢載英靈紫蓋朱旂向雒停已道檐帷
能化俗蚤聞絳帳更傳經西清夜朗占三象東

瑩天垂聚五星會見簫韶還合奏來儀雙鳳在
虞庭

其三

由來形勝重中原表裏關河勢並尊太華真源
尋白帝崆同至道授黃軒圖書舊秘仍韜匱桃
李新陰漸滿門千古文人伊洛在不將詞賦擬
梁園

其四

春風滿坐領冠裳斧鉞威寬使者霜嵩嶽登封
餘瑞檢河宗臨拜出榮光青槐映水行應好策
竹瞻淇詠不忘莫倚科條能盡士人龍未少臥
南陽

泰符北歸有感示子馬

弟兄流宕命輕懸他歲他鄉各惘然畱伴客程
遼海月難忘旅食薊門烟依稀未死訛言定相
次能歸好夢圓家釀乍青春漸轉梅花消息近
尊前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金著

詩

七言律

送陶明府還南郡丞

山川信美尚依然形勢三分割據年早見荊州
超從事還憑楚國問先賢巴江濤白消春雪郢
樹空青出曉煙政暇倘呼醺醺醉應懷種秫舊
公田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寄江陵張澤民中丞

水雪燕京憶別初秋風闔海賦歸歟斗光仍闕
飛空劒鋒影虛懸舊賜車萬玉碧鮮湘圃竹百
函縹澗鄴侯書吳雲郢雪江千里西上微波雙
鯉魚

寄劉紹興公恒

漢庭玉樹賦青蔥豈厭承明出禁中金簡秘探
神禹穴竹符分鎮越王宮千重洞經天台接三
島雲霞海路通先守郡祠清德在一錢端

高風

送張郡丞還桂林時伯氏方爲藩長

君家嶺表擅風流佐郡名高謝朓樓雙向雲中
誇比翼一從天際識歸舟經龍瘴盡蒼梧曉及
粵林芳桂樹秋爲問江東步兵在尊鱸鄉味昔
年遊

送孫子剛地師

曾從日馭歷人區但隔雲車望帝都重到似應
歌白雀長遊爭好識青鳥尊前一水遙通楚杖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鹿名山半入吳回首敬亭知不厭可能還爲卜
居無

過姚敘卿使君延秀閣戲題

茗茗高閣水泠泠水面雕欄牒畫屏地闊秦淮
留王氣天迴牛斗辨文星塔光虹起遙相照山
勢龍蟠若有靈只少渡頭雙楫在桃枝婀娜柳
條青

荅林叔度宿瓦官寺閣見寄

城陰澁勒牛林斜輦草雙趺飯一麻業淨六時

持寶律詩成千步發金沙臨江秋色開樓觀度
海潮音帶洛迦已許東林修社事勞君先種白
蓮花

南都寒夜感懷

禁城楊柳半蕭森風雨淒然起越吟客夢青溪
三美遂鄉心淮海十年砧但餘皮骨猶奔走虛
負聲名任陸沈中夜聞雞還起舞悲歌惟有一
沾巾

秋夜同朱在明郁文叔侯師之管彥懷諸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

君集何比部公露侍御和仲園居

美酒名園坐夜分胡牀三弄月中聞移山石氣
生蒼靄繞樹秋聲下白雲曲水樓臺諸異狀草
堂俱鶴舊同羣金庭更起凌空館兄弟親承九
事文

湘君館得花字

何勞炎轂問君家上客爭停白鼻駒爲買蝦蟇
陵下酒儘看朱雀桁頭花雙鬟璧就歌中月三
少丹成鼎內砂疏檻曲房迷處所只餘初日麗

升霞

頤姬坐追談正德南巡事

姬之先有優頤
仁檀琵琶及角

妓王寶奴
俱見辛

武帝時巡蹕舊京主謳鉞並蒙榮更衣別置
官場繞蹴鞠新場御草平徧選檀槽催鳳拍忽
傳金彈逐鶯聲寶奴老去優仁遠坊曲今誰記
姓名

送吳比部奉使北上便歸豫章爲太夫人

壽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四

北極承恩賜對初暫因將母賦歸廬霜前黃
鵠曾傳曲雲外青鸞有報書上國觀風推季札
中園送喜奉潘輿章江草映春波綠早望還朝
四牡車

初冬南歸別湘君

蕭娘怨別復蕭辰紅損流珠翠損顰落葉不堪
持贈客名花難得久留春鴻聲叫斷雲仍續馬
首看殘月似新有夢何知歡已歇錦衾角枕尚
橫陳

獻歲送朱司理應召

隔歲徵書下法臺錦帆催向練江開春雷驟振
王正月魁象遙臨帝上台瑣闥孤忠懷補闕
金門大隱識僊才批鱗攬轡俱能事矯首高天
力可回

其二

親按程書若發型阿衡始命自司刑俄聞獻納
開東觀快靚扶搖起北溟一憇甘棠留故國兩
收竹箭貢明廷蓬萊雲氣金莖露聖主端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五

居集百靈

答張比孟雪中見投

垂髮相聞見面稀向知鄉曲意多違座中小異
將無是海內虛名自覺非新草占年甘共卜殘
梅驚雪苦教飛環城山好留君住醉眼夾看玉
一圍

子馬授郡從事南還有贈

千秋作賦許升堂一命新霑過舊鄉白馬青衫
何處郡紫鸞翠館少年場竹書莫惜從民事蘭

佩終知是國香出入周旋須自愛漢廷原不薄
貲郎

春夜蒲上集羅子昭子厚錫余子馬泰符
因憶舊歡

春來雨雪不曾停梅已飄殘柳禁青新歲乍窺
臨水月昨宵猶忌照泥星談深秉燭忘更跋坐
半傳杯出古型轉憶瑣窗人醉夜柝枝雙舞珮
泠泠

文脊之相視寺募建千佛閣以詩代疏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六

丈六千身徑寸心剎那飛閣佇森森瞿瞿舊隱
山遺石長者前因地布金初界威儀開象教諸
天梵唄下空音須知涓滴俱皈海自替章馱直
證今

春日放舟至水陽

出郭沿河問舊津俄聞二月巳中旬雲端殘素
峰峰雪風末微青樹樹春獨往自憐饒勝引羣
芳如喜及嘉辰宵分買醉龍溪市酒釀花明月
似銀

送麻如水司封出參冀南時在告自家起

補二首

太行北界繞汾原河朔襟喉晉大藩銓筦九流
販水鏡旬宣十部擁朱轡朝端一出懸公議
國是終期定衆誼早晚承明重謁帝御筵啓
事向來存

其二

僊郎掉臂下燕臺蓬戶俄驚絳節催勢重股肱
新置郡品懸甲乙舊題材追風屈乘空羣慄如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水汾清飲一杯授業西河兼扞魏斯人物色到
蒿萊

答孝豐吳翁升見寄約遊天目

新詩歷歷問前遊寶闕香臺望轉幽碧漢星榆
堪紀歲白門風柳又驚秋孤雲半榻留同卧明
月遙山照獨愁我憶祖花開幾葉年來諸有向
空求

朱山人謁許太傅還宣城復有他適

東還花老敬亭春又折衰楊送遠人餐乞軒皇

分鼎藥醉從丞相吐車茵一坏閭海魂空寄孤
櫬江淮涕尚新裘馬十年餘感激到今難惜倦
遊身

綺霞閣答蒲圻任兆廖使君

六代豪華半入蕪挂帆南下問蒹蘆繭綸獨釣
任公子蘭佩分遺楚大夫五色閣前霞散綺千
條筆底露垂珠老春好在堪留客雪冷梅香傍
酒壚

送王元甫舍人使祭襄府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西持玉節秘書郎卹命遙臨俎豆光晞露向聞
歌楚些雄風猶憶賦襄王千秋耆舊遺先傳同
姓諸侯表別疆玄嶽相望標帝時五龍宛在白
雲鄉

送孫司理入賀

其先爲延陵徒真

萬歲嵩呼萬國歡共持金鑑表金鑾舊鄉吳俗
題君子邁種虞廷試理官霞氣曉占臨御仗
露華秋湛捧僊盤天心仁愛方多警聖主端
居禮泰壇

過章父叔城東莊居

蕭然吾亦愛吾廬寄矚東田興有餘好映遠山
催緩帶每經修竹借停車銷憂暇日登樓賦力
食逢年種樹書湖蟹乍肥散酒熟江南風味暮
秋初

除夜追懷辛卯北還于流波館守歲

每望南雲苦憶家去年守歲在京華烏衣巷口
曾沽酒翡翠窗間試頌花曲浦相逢相漢佩前
溪罷舞脫蠻靴客遊未覺歸能勝舊夢燈寒護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九

絳紗

早春喜晴

晴曉游光接夕曛山嵐氣半氛氲春隨綵筆
花生早雪盡青郊草漸熏行障乍開臨遠水輕
裕纔就惹纖雲鞠塵絲柳城東陌時有新鶯出
樹聞

寄壽吳醫劉會卿

曾游名社識耆英似托靈樞寄隱情座唱鸛鵲
如玉侍家傳鴻寶化金成桃花淥水浮吳舸竹

葉清尊挂楚纓誕日轉緣隣佛日長生兼得悟
無生

送許處州彥貞入覲兼寄湯遂昌義仍

燕雲如馬望騰驤越水飛鳧共頡頏天子青
陽居左个使君畫戟領東方春防海島夷情變
夜識金銀地氣荒定有璽書相問勞御環兼得
賜平昌

送尹令公

才地同時盡讓君試臨花縣挹蘭芬山陰令譜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

從鄉授江左風謠徹御聞僊陛一奠重紀歲

神霄三素近瞻雲獻春郭北歡迎處波綠雙溪
陌草薰

六叔母郭太夫人七十敬陳圖咏

紫芝曄曄碧蘭幽三寶蟠桃歲萬周一幀丹青
圖瑞應雙棲翡翠賦仙游花封御誥天文麗
木序真書雲篆留雅望尚聞懸柱石雞鳴交儔
侍宸旒

送孫司理赴南戶曹

久瞻法座正威儀
新拜郎曹領度支
照電鵠亭傳獻牒
貞風雀角爲陳詩
東南重賦輸民力
豐鎬陪京肇帝基
權稅采金相望出
叩天誰許借恩私

荅郭舜舉憲使

五湖爲長領煙霞
猶憶傳經出絳紗
尺素春波來橋李
幾年炎嶺寄梅花
老看筆健占神王
早說丹成却鬢華
千仞清溪女兒畔
仙源應得泛仙槎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一

王蒲江之官寄傳伯俊重慶

風生臺閣憶當時
西徼猶然滯一麾
已拓夷荒稱有截
豈臨劇郡歎無奇
漢庭新奏巴渝舞
青管遙傳黑水碑
千里思君共明月
平羌江水影我眉

其二

世外交情十載餘
同歸金竺半生虛
漸諳偈頌詩隨就
尚苦聲聞酒未除
知現宰官爲說法
偶逢關令借傳書
郡齋儘有菴羅地
何必雙林是

淨居

寄巴郡寒中丞

東封司馬計全疎
西國中丞卧有餘
海汛早辭遼督節
雪消春寄蜀江書
雞鳴晨省還驚舞
龍隱雲閒任卷舒
故吏適今爲府主
舊臺煙月憶姑胥

送博羅黃郡丞入賀兼上績

千秋金鏡九霞觴
銀艾垂身接御香
早見龍池雲五色
新瞻鶴禁日重光
潁川計吏懸卿望
江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二

夏稱童練國章家在羅浮種仙藥
長生端合祝今皇

寄壽水部叔夏鎮

飛鳧兩覲玉宸宮
分署玄熊地獨雄
暫出繡衣滄水使
仍看赤舄黑頭公
彭封壤接偕簪壽
夏鎮名留錫禹功
爲頌河清清似酒
桃花春浪鼓春風

其三

共識冰心映玉壺
因占畫省卽玄都
梅岑溟海

開仙胄水監蓬萊領帝符雲路翻飛鴻道羽春
筵新唱鳳將雛直期綠野從黃髮盛饌銅盤出
後厨

送黃郡丞赴南司農

宛城冰雪映亭臯出祖衣冠應接勞 主壽兩
稱朝北極郎潛初願乞南曹珂鳴舊闕盧龍月
筆擁空江白鷺濤 國計只今憂不細况聞民
力盡秋毫

其二

鹿裘石室集

卷十九

十三

地重陪京卜澗渥 詔因主計借才賢共傳雅
道陂千頃屢職勞人郡十年驚轉握蘭清署曉
烏藏疎柳白門煙期君吟賞逢春色多在城南
杜曲邊

送麻甥伯顯赴銓

雖非常日得相依自未經時作遠違實望爲吾
成宅相猶憐有母在庭闈隨人歲月微資祿催
客風霜早授衣遙想玉河青遍柳初騎官馬出
皇畿

游先民見訪出示湯義仍詩依韻

問知來月閏春三到值梅枝暖向南憶我照心
餘宛句有人被髮在江潭夜闌一榻清分夢雪
霏千峰翠抹嵐蘭署舊時招客處可仍細帽拂
斜簪

未爲義仍招
梅生篇語

何叔度自章元禮所至卽訪錢使君廬州
廬下仍淹三載餘銓郎貧主客何如老狂併與
才情減多病因教酒伴疎陌上春衣挑菜後尊
前寒食落花初淮廬大有閒田種蒼苔清茗已
定居

鹿裘石室集

卷十九

十四

夏日西樂菴訪澹居鎧公追憶香林和尚
西郊風物日初長綠熟時時到上方天目真僧
新結制香林老子舊開荒散齋餘粒禽參午數
坐清陰竹供涼地僻由來堪恣夏直教橫足向
閒牀

送葉文光叅知乞老不允復赴杭嚴

千騎東方舊使君主恩移鎮越江濱鷗飛未許
隨風退驥老猶超躡日羣千象好占桐瀨客射

潮兼督水犀軍西湖小隊孤山舫到日蓮花錦作雲

月邦弟於開元寺左剎別峰菴初過有作
遙聽開元舊寺鐘誰從黃檗問遺踪三千大界
留餘地五十初叅有別峰偶到不辭新闢草再
來多恐是栽松棠花交映茵陳熟百遍相過信
短筇

錢簡棲見訪要登天柱閣得湯義仍前秋
書及詩有一枝梅在敬亭心之句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五

玉茗金英幾度開敬亭猶寄一枝梅羈棲遠道
書遲達夢想平生客乍來河朔呼尊避暑會湘
靈鼓瑟異時才山青雲白波如鏡試上凌風百
尺臺

蕪江歌姬周華去伎爲尼募建準提菴

莫問尋香更阿誰何妨卽色爲修持迦陵本是
僊音鳥優鉢曾開連理枝識盡空花方得果定
來止水不生漪布金傳語諸年少最勝從前買
笑時

秋日史府君招登疊嶂樓

尊開北望火西流平楚蒼然爽氣浮共道政成
多暇日由來眺遠最宜秋年豐歌吹宵填市雲
霧嵐光晚上樓漸覺醉深催進酒憑闌猶自理
篴簫

秣陵送孫唐卿歸海虞寄趙玄度

霏紅沓翠秣陵城相見鐘山對眼明先問酉陽
搜逸典每談丙夜坐嚴更清秋菊蕊催携賞白
露兼葭惜去程爲語平原趙公子布衣十日酒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六

感舊寄鄒彥吉使君往王弇州雨花分詠

主賓七人有竹林吾總愧朝簪之句今
惟彥吉及余在

幕府清驩尚在衿廿年踪跡總浮沉皈心佛許
開蓮社把臂人憐散竹林兩水鏡光虹對繞九
峰黛色翠爭臨何勞相望空相憶新曲還來試
賞音

寄吳興姚叔度兼追懷長君伯道往年叔

度在余金陵客舍方度曲驩笑王弇州
司馬適過余俾叔度終一曲去前輩風
流今何可得因併及之

春波蒼雪遍雙魚何似扁舟叩隱居最愛難兄
交誼好自安賢婦宦情疎白蘋草引洲前望紫
筍茶從廟後鋤猶憶金陵高唱發却逢驃騎正
停車

送汪初明歸新安侍祖讀書時尊人僑居

余郡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七

歸鴻日送悵離羣霜後城東木葉紛侍祖代供
豐樂水懷親還望敬亭雲月窺虛幌叅雞語霧
隱深林養豹文瞥眼春風生瑞草松蘿先附尺
書聞

高亭兄六秩暨嫂程夫人雙壽

金掌西瞻露氣濃璇圭南至日華重落毛遺粒
同清隱萬个千頭比素封星聚高陽標舊里風
遙吳市衍僊宗大茅今已傳丹訣白鶴新分治

一峰

長公環溪兄善玄理而七十不衰因及之

馬郡博自晉闈還拜國博北上便壽尊公

司馬

絳紗舊列羨扶風 丹闕新銜拜澤宮多士如
雲收晉問美材時雨化吳蒙陽回王氣黃圖北
算益仙方碧海東履襪迎長歌獻壽上林春早
待鳴驄

還蒲上將移入山簡諸宗

何事經年始一歸竹林茅屋尚依依貧思善後
鄉居好老悟從前市隱非臘雪凍除荒徑草春
風吹長故山微歲時簫鼓東村社耆舊追從願
不違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八

吳福生舉長君二十八年而再舉子時方

與長君並應京兆舉作此慶之

相門佳氣藹克閭再見弧懸廿載餘舛出雙珠
光未老鳳成五采翼先舒雲屏隔座榮朝會寶
札傳家捧御書吳氏有宋理宗賜丞相潛詩札近報桂枝秋色
好香風吹月上華裾

送季方叔赴廣右憲長先兩任梁

号西龍遠接丞湘風聲星巖極眺長官越外臺
名易起人于中歲別難忘霜清一路黃茅瘴月
映千林綠桂芳時向蒼梧望雲氣使君旌節舊
遊梁

會胡司封正父通里門見示出京候調之

作

題才雅譽在朝端別省芳薰舊握蘭清畏人知
翻忤衆恩緣主聖許移官暫休汝騎應從減
一息冥鵬定再搏莫謂南來阻西笑霸陵回首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望長安

影戲

紙屏一番素光新人物俄然百態陳宵燭內熒
潛現伎日輪懸照惜傳神步依苔理凌波滑粧
映芙蓉半面真三載窺臣歌有意近前猶隔宋
東隣

舍東越李成白閩吳更伯見投時並寓道

宮子方杜門兼閱更伯采真記及成白

掌書藍後素詩

蒲耳瑯塘沸若雷况看赤日起黃埃采真約住
長春觀謝客因疎避暑杯地主無能留閔叔廬
兒有意勝方回由來閩越稱同域莫爲先秋別
思催

送陳郡丞赴南戶曹二首

公先嘗
爲南郎

含香漢署昔年曾猶喜郎潛更秣陵郡澤常懸
金掌露君心直映玉壺冰公卿先得何如長穎
洛高名起自丞欲識去思無限處千尋噴壺一
江澄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壬

其二

清谿雙帶送僊舟新水粼粼積雨收畫省風流
隨得地白門雲物正宜秋雖親錢穀賸無潤却
少朝參意轉幽數載郡齋吾絕跡勞懸一榻下
南州

送胡正父司封調南儀曹

麴塵絲柳喜遷鶯春日春曹折贈行廿載新銜
淹散局百年舊禮重陪京鍾陵氣王瞻雲美淮
水吟高映月清自是賜環明主意知君久矣

欲藏名

壽許彥貞八兄七十與觀音大士誕同日

兄嘗爲處州永若守近惟有魏姬在侍

與君少小約雞壇風背扶搖九萬搏香界座蓮

生佛子括蒼符竹領僊官尚留南嶽夫人侍更

攝西方大士觀七十常佳真大慶好分印杖得

輕安

未見周益州帖

贈汪初明舉秀才

與余孫鴻中肄業

當年同館碎藏芸此日新宮頌采芹越國累傳

鹿裘石室集

卷十九

壬子

楊祖武 明庭初薦擅人文一毛是鳳先成彩

千里爲駒已絕羣家慶方重稱燕喜遙從斗下

望青雲

攝起谷湯嘉賓司成屢過

病客雨態混朝昏帶孔頻移瘦幸存身銳精靈

猶獨寤業荒骨肉總無恩塔侵苔碧時新眼江

繞楓青漸返魂傳得五龍酣睡法自稀剝啄到

閒門

送萬司論北上春試

宜興萬宗伯之族

幾載風流擁絳紗衣冠集送上京華遷鶯漸出
龍池柳走馬新看鼇禁花五夜珮聲趨曉漏三
春袍色映朝霞知君舊有尚書履經術由來世
起家

送董廣文遷思恩令

久向臯比授講徒還從龍水探玄珠一經繁露
傳家學百里蠻煙縮令符出郭省農帝格磔臨
池戲詠躍姬隅南天日映桑榆暖莫以炎荒畏
遠途

鹿裘石室集

卷十九

壬子

癸丑元旦試筆予年方六十五是時桃杏

盡開

少年今日競歡娛俛仰蕭然一老夫周後經寒
占柏葉讓先遊世等屠蘇卦圖周復陽重畫主
景舒長日緩驅春氣乍暄來太早一時柳眼賺
花鬢

奉寄金使君西華

江南春到浴蘭時每憶高齋宴賞宜疊嶂更開
總北岫萬人新拜郡東祠洛花映彩歡承座梁

竹抽毫賦夾池共道補天須巨手媧都雲幄應占期

程君達出近詩自言學袁中郎戲荅

餘論吾何惜齒牙吳山淮水句清嘉虎賁貌欲中郎似優孟歌從楚相誇巧可彎弧穿柳葉戲將執板唱蓮花捧心終恐無妍態還學西施去綰紗

懷谷三叔七秩

諸父行中壽較添稜稜鶴骨雪微髯子星已過鹿裘石室集六卷十卷

三

商瞿數客宿能來漢史占負耒躬勤逢歲穰如弦性直儘時嫌碧筒歡進年年酒紅板長歌管昔鹽

荅蘊璞愚師過宛見贈

鴻泥隨處跡堪留駐錫何須定石頭宛上山依黃檗老淳西湖湛白蓮秋道高魔向名中起游倦交宜世外求已約與師焚筆研夜燈朝粥便休休

送汪君度歸華亭爲壽時近中秋且留之

出山仍舊住他山不向朱門納履還游子久驚千里外畫師多在五茸間臨岐圓月留分賞相憶孤雲獨去閒秋爽鱸肥堪入饌高堂碧酒渥丹顏

送許道甫憲使飭兵辰常

宦游北駕復南轅班馬蕭蕭衆不宜蘭草正宜牽楚澤桃花今異避秦源駐年九轉丹砂就閃日千行赤羽翻文獨讓君兼武備騷壇曾昔奉紫韃

鹿裘石室集六卷十卷

三

荅黃池雷居士兼訂開元閱藏之約
流漸殘臘報春生對雪新裁郢調成多日蓬深張蔚宅幾年花發楚王城臨溪纓濯高人影布地金傳長者名聞向開元探海藏一千龍象待經行

夏日携宜伶蒲上子綦兄以病不與會貽

詩致豔有北牕羲皇之語奉荅一章

向來相逐少年場老去猶存舊態狂君自北牕眠白日我携西部理清商度聲雲住紅牙板軟

舞風單碧玉裳卻笑才名曾忝竊祗從顧誤說
周郎

贈右覺義清公

半仗 皇恩半佛威早從鹿苑奉 鑒闌合依
祗律操丹管不礙僧兼愛紫衣蓮漏更疑宮箭
出柏香常引御煙歸碧空無際流觀處朱戶蓬
門誰是非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五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五言排律

送崔伯溫赴大司馬方公塞上兼呈司馬

挿羽傳南牧從戎賦北征
共看投筆起還似弃
繻行元老推方叔縣
營命夏卿黃沙通大
漠紫塞接邊城細柳
軍容肅飛蓬磧路平
旌竿天外直鼓角地
中鳴星列分千壘秋
高合五兵鵬盤鹿裘
石室集卷二十

遊三天洞

眞界臨遐僻靈工破混
茫幽玄通地肺虛白
敞天光神漢春回薄
妖精日跳梁葱青攀
玉樹竚窳隱瑤房積
冷應留雪含暉似
霜鼎存猶守虎石化
久爲羊搜詭驚龍蟄
空逐鳥翔高深

疲耳目昏旦變陰陽清賞冷然奏歸心愴欲忘

豔詩贈沈二

華燈九微出羅薦滿堂開笙寒調尚涇弦脆響
逾哀上客母遽起佳人引密陪薄頰方怯御淺
笑忽驚來挹潤明窺玉聞芳暗襲梅送嬌詎一
態展昵略千回鵲爲填梁道鸞將上鏡臺所悲
遣下體無使間羣猜高駕凌霄動新妝拂曉催
東南飛孔雀五里一徘徊

敬亭舟中送故府君羅公入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敬亭一相送三月柳成絲竹馬迎山郭驪駒載
水涯衣冠俱出祖杖屨暫追隨乘鷁緣峰轉聽
鶯度峽遲文翁曾化俗畏壘故崇祠再借人同
願留中帝或私所欣吾道泰歌詠中興時

早秋北樓宴呈王使君

何處堪遙集西風敞北樓賦原王粲出跡是謝
公留迢遞臨三楚崢嶸繁九州山川縈檻合河
漢抱檐浮城雨驅殘暑江雲澹蚤秋投壺來電
掣行酒映霞流以遇緇衣好還陪絳節遊陳詩

知俗美坐嘯見名收一日龍門入身應在上頭

對亭菴送張侍御謫嘉興司理

青驄逢舊使白馬啓新林暮向諸天別春回大地陰此行承譴薄在近荷恩深橋李司刑職長楊諫獵心辜因懷楚璧身自許南金煙雨成高眺卻有煙冰霜動苦吟餘威留繡斧幽怨寄瑤琴磬折看人過雄飛定爾任無生君本學豈復歎浮沈

贈貢東平爲壽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

難老緣天錫重床自帝申道高名竝斗神王物皆春五馬徵良日三鱣集瑞辰朝賢爭結襪門士半拖紳共惜懷中璧終爲席上珍壯心猶伏櫪素業在垂綸紫氣占關令玄纁避漢輪杖前迎白鹿庭下走蒼麟問禮通家子譚經侍坐人平生切仰止終歲望嶙峋

王宜人輓歌

髣髴芝泥寵驚心柳絮辭雞鳴勤內職蘋采肅閨儀已協同牢願猶借指穴期驪珠幽自照鳳

吹迴相隨遺桂蒙塵網空庭絕屐綦車勞夕望寶鏡掩朝窺夜雨懷謾樹秋風擢桂枝五花依日近寸草報春私愁緒殘機在哀音雜珮垂占星沈婺彩望月隱蛾眉儻受還寬術姍姍步惺遲

寄答西亭宗侯有序

宗侯名標玉牒體備金聲局觀甚明苞櫨亦富鴻開兔苑笑梁孝之無文燕集雀臺庶陳思其接武猶且登鄒枚于上座真應徐爲兩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四

楹可謂矯矯出羣翩翩濁世矣廼者薄采菲葑無以下體遙揮藻翰締之神交報執轡之下夷門抒茲短賦從飲筌而上緱嶺布此先聲

奕葉 皇圖大分茅 帝澤長龍駒原出漢駟馬亦從梁靈嶽千秋降中朝一德良維城隆翼衛卜邑會陰陽造次儒流習從橫藻翰揚傳經追子政應詔屈思王賦就光凌雪篇成氣挾霜樂歌陳武德冊府直文昌賓客看成列鄒枚獨

擅場遨遊情自美丘壑道難忘陪乘猶遙阻絨
書遂遠將何殊親執轡兼復惠燕篴修竹清池
上三花少室傷天潢瞻衍派地肺擬尋商鴻寶
若能授綬山鶴共翔

五日昭亭同龍使君湯義少汎舟暮別

蒲觴開令節蘭漿蕩中洲天闊疑無際波平似
不流緣源疏島嶼夾岸帶林丘丹嶂行相照青
蘋坐欲秋五絲堪續命匹練迴生愁連艦龍爭
鬪曾城蜃或浮湘纍目眇眇楚水思悠悠共弔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五

陪都書懷奉酬大光祿銅梁張公

輒落終何意蓬飄任此身時情青眼貴舊業白
雲貧瑟誤操齊市衣看化洛塵瞻眉良謝馬着
膝幼慚荀牛走名原賤龍登譽早新誰能先物
色公實重人倫榻下南州數尊開北海頻空羣
勞一顧涸轍起窮鱗千里遙相傳連城敢自珍
高山欣有託明月豈無因埃後深藏草承先愧

析薪鳳毛徒歷落雞肋且逡巡岐路堪垂涕江
湖欲問津

送沈君典北上

大道直如弦長安在日邊十年培健翮萬里奮
遙天召對賢良集臨軒策命宣絲毫方五色黃
石定三篇剖璧虹光出縣金駿骨前聲華看奕
世侍從儼神仙雁塔題名迴龍門放錦鮮銅盤
承露掌玉樹擢甘泉昔忝聯潘轡今先着祖鞭
南山歌自苦北斗望空縣鵬鷄無勞問飛沈各
有緣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六

春日陪張有光侍御集家兄宅

但得尊長滿何能坐不深游燕歌少和休汝騎
初臨夜霽星河徹天寒鼓柝沈席前依玉樹燈
下寫瑤琴雨砌苔光曙春池草色陰形骸吾土
木寤寐爾山林片語心俱遠流光鬢欲侵醇醪
真自醉薄俗見知音

壽武陵丁太宜人

卿雲晴署迴 王氣曉陵長有母爲星婺將雛

拜地郎秦鸞分半鏡陶鵠泛清商涕盡枯銀海
春殘下寶妝蘭心孤對月蓬鬢驚霜自衍當
機訓能延授簡芳神幾丹靛麗天闕紫泥香
未返瞳全碧空傳綬已黃壺中人發秘肘後爾
何方玉杵供靈藥金針捧夜光潘輿遊轉勝萊
綵舞增狂設悅依南國鳴珣出北堂連眉揚日
月引手變滄桑鹿乘駱油憤龍膏合露漿高松
挺寒節寸草報春陽彤管名堪著瑤池宴每張
還移大江水深注九霞腸芝砌瞻羣秀桃源故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七

一鄉丁家歸舊鶴華表並翔翔

奉酬南京巡按御史齊郡耿公五十句

蘭臺何鬱鬱滄海自泱泱樂奏齊風大經探孔
壁藏官仍周柱史名起漢星郎近侍瞻天表長
材練國章殿中班振鷺仗下立神羊清響搖蒼
佩危言借尚方棲鳥窺獨坐避馬肅同行八彥
因 皇符單車指 帝鄉東南猶重鎮豐鎬本
興王定鼎河山壯披圖氣運昌聖書三輔月繡
斧九秋霜行部徵謠俗持衡慎激揚龍門多士

入虎穴少年亾刈莠嘉禾長留棠奕葉芳微蹤
勞記憶先業苦荒涼毀骨支牀久招覓度些長
撫孤將剖宅拜母遂升堂墓挂游徐劍囊分使
越裝齒牙增倍價翦拂冀騰驤自信貧非病誰
憐醒亦狂殊施應莫報茲義向難忘感極常思
奮憂來未有方臣今稱草莽公合在巖廊願正
中台位遙依北斗光雲泥看迥隔天地總蒼茫
孝陵恭述

上陵歌美美望氣鬱蔥蔥曆數歸 真主天誅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八

造牧宮腥膻驅漠外禮樂起寰中踞虎因遷鼎
攀龍忽墮弓精靈千古在號泣萬方同松柏瞻
依肅熊羆守衛崇金鳧深汎夜石馬動嘶風積
阜珠銜鳥飛空劒吐虹 神孫今奕葉 烈祖
自英雄月朔衣冠出明禋雨露通周京終卜洛
漢業舊從豐欲識朝宗意長江日向東

永寧寺同吏部沈徵父顧道行周國雍僧
廣禮雨中集木末亭

還乘僊署暇聊作化城游雙樹高僧臘孤亭坐

客秋江光蟠郭動雨氣入林幽地迥雲常宿山
空梵易流逃禪翻覓醉習偈亦成謳覺路金篴
導玄言玉塵收片心澄似水萬劫悟如漚日暮
能無別吾將擬惠休

君典東歸湖上逢沈嘉則以近集見寄遙

申贈答

太史吳中返還從湖上行四明有狂客千里寄
同聲道在貧何病詩傳老益精向高浮白興業
已殺青成峻槩鄞山竝洪瀾越海橫黃公原舊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九

里沈約是前生帷幄參軍事江湖任俠名片言
雙壁重一諾百金輕書祕堪藏酉僊游欲化丁
東行真氣滿南望少微明問歲予垂壯論才爾
亦兄因風遙報李計日遂班荆

寄葉子憲召拜給事時東南諸郡大水

內詔傳星使中朝拜夕郎黃金收駿骨青瑣接
鵷行近侍聞天語追趨繞御香 聖明無闕政
封事更連章愛國私焚草憂時戒撤桑危言忌
忌諱旌直動輝光災眚頻關慮東南近荐荒水

維真自緩天漏竟難防秋渚哀鴻失春林語燕
翔察眉愁擾擾矯首問蒼蒼賜對知君事 皇
恩望發倉

贈巴郡寒觀察暨王太夫人壽詩六十韵

峨眉甲震旦井絡叶星躔岳降原非偶雲開必
有先盤根承祖烈奕葉挺才賢賦幸同時獻經
勞積日研鵬騫風九萬鯨掣浪三千司馬新鈐
祕鳴鳩舊署聯運籌頻借箸退食一調絃滅虜
心期亦爲郎思苦玄尋看襍被去仍賜 璽書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

專分陝甘棠詠臨關道德篇冠冕太華熊軾
頻秦川露渥金莖掌花窺玉井蓮雕題移化粵
揮手更投滇重譯徵來雉炎蒸畏跼爲家應存
素業歸豈待華顛叱馭遊雖壯抽簪意已堅驅
何榮負弩宦董薄留壇威鳳終難下冥鴻遂杳
然雅懷諧牝鷄健羨蠲漁淵托興詩兼史逃名
醉入禪蹲鴟供野客快犢破曉日萊婦堪偕隱
樊姬欲並僊雛由丹穴異螭出碧波圓賈席彪
猶怒荀龍爽競前雄譚真嶽嶽濁世亦翩翩霄

漢瞻博翼冠裳喜接肩會朝因隔座周道各鳴
鞭題柱齡初弱分符歲少延虞封誠戲爾晉國
莫強焉姑射神疑雪縣山俗禁煙繭絲輪保障
木鐸歷周旋善祝憐懷鰥將升報集鱣觀風齊
本大問禮魯能傳文武俱爲憲東南竟特遷海
光浮組練農器息戈鋌奉 詔嚴防塞登壇遠
護邊烏臺尊獨坐豹略寄中權斧鉞乘秋運旌
旂傍斗牽折衝馮俎豆指顧掃腥膻勛勒神丘
碣 恩頒御府錢胡烽愁截漠卿月照隨燕疆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一

直法從近惟輕罰尚平情深矜畫地望著力回
天 帝理咨明弼人倫待鏡銓所生知不忝再
命見隆宣北闕麒麟畫西池玳筵高門停駟
馬清胃綴貂蟬蜡合嘉平月龍飛十七年柳梅
春乍麗哀繡曉相鮮絳縣聞推甲空同授妙詮
蘭香宜作配桂父久攀綠膳徹鸞厨脯漿斟鹿
洞泉眇予聊樸邀令子謬陶甄衆口寧爭鑠孤
生藉曲全游揚虛以質翦絞醜成妍曾結廷中
襪追尋郭下船若翁均愛戴壽母共蹠躔遙挹

江如酒慙操筆似椽雲霞契永固雨露寵長偏
元老方交泰 今皇正履乾

爲周元孚騎曹悼亡

同心環乍解纏臂縷空長奉倩情偏篤安仁髻
覺蒼餘春凝唾碧明月剩流黃宛轉潛通夢歲
筵遽歇芳白團非棄置彤管自飛揚立望疑重
幄成文憶七襄忽乘雲雨去何處問巫陽

慈壽寺同太常張公瞻禮有作

恒星占泰運慧月映坤儀鶯嶺依城起虹梁截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

十二

海移飛覺雲合蓋層塔日重規壁帶鈴風響珠
含網露垂函函俱貝葉樹樹是瑤枝刻楮宣宸
藻圖蓮傲御池靈鳥朝更翳栖鴿夜常危我后
時遊豫徽慈歲祝釐人天開境曠皇路駐輪遲
優鉢供花女琉璃誦藥師名香諸壑繞清梵半
空遺飯出中厨饌幡裁內錦絲宮嬪從膜拜近
侍應新詩詎爾懷禪悅瞻言永孝思偶承君沐
暇得借佛光窺尚憶回鑒處龍文五色馳

送鄒孚如吏部扶侍歸雲夢

題才推樂鏡將母奉潘輿漢殿書銜鳳湘江食
饌魚春明護茂久秋老橘榮初善祝頻依杖長
懷慰倚閭東征曾擗管北望待鳴琚雲夢由來
大還朝獻子虛

贈劉令君奏績二十韵

赤縣神君化洪都哲匠村豢龍先可述馴雉物
何猜表裏冰壺徹秋毫水鏡開曙星臨蓋出時
雨逐車來惡莠宜從艾名花已遍栽挹流鱗避
吸遵渚鴈辭哀吏候多清燕文星富艷裁有餘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三

原歲計無在不春回露奏騰閭闔風謠布草萊
陟明虞典重徵異漢輪催世望崇南斗榮光燭
上台鸞文銜玉軸蟬采挺珠胎偃僕期三命仁
功積累培抗章蘭省入高宴栢梁陪羣品蒙鈞
惠孤生拔衆推實難調與火亨自起屯雷噓沫
仍勞齒蹄涔免曝腮探懷寬蕩濇誦德盛恢矣
慕宓琴攀宰于齊瑟匪媒雙鳬翩不極朝會建
章臺

題鄭思成司農招隱園兼寄尊公大司馬

賜沐朝參簡爲園野興濃池疏雞距水石寫驚
頭峰桂冷宜招隱松高不待封筆花何若若書
草一茸茸三益羊求徑雙羣鹿豕蹤翳然濠濮
想宛爾礪阿重詩自庭中授人疑谷口逢琴尊
陳左右環帶具春容置驛賓朋集登高杖屨從
東山謝太傅北海鄭司農冠珮權因跡煙霞癖
任攻乘時遞舒卷吾信德猶龍

送李博士赴南雍

向今關國望從昔重人師經術傳高第橋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四

識舊儀玄湖歌在藻鍾寢頌來思象服三鱣
兆中興五鳳時南金身自許東箭衆收奇此地
餘壇草年年化雨滋

送孫司理攝郡入覲兼令弟偕計北上

萬年綿寶曆五瑞輯彤宮滄海歌重潤黃圖卜
正中當陽親受計就日願抒忠幅舄朝方岳東
南重鎬豐帝猶勤左顧公甫肇元功瑤簡探
能秘金科斷愈工覆盆疊徹照正席士傾風湯
網開三面虞門達四聰携琴兼少鶴畫舫暫從

熊屬玉祥初考帑金賜獨隆法星懸耿耿王氣
望蔥蔥清世宜鳴鳳還期定避驄履成周道直
材挺楚威雄苑杏輝聯萼庭蘭馥並叢塔題仍
序雁劍合競飛虹次第僊班遙迤御禁通憩
棠餘蔽芾恭梓荷帡幪文似耽揚子經傳媿小
同不常勤晉接曾一挹謙冲儻借扶搖力相將
送薄躬

盧封公雙壽

仕國推彊晉名家系范陽鸞和調王律燕瑞薦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五

瑤筐並齒緣天合齊眉映日蒼星高聚汝頰風
儉挹陶唐畊饁如賓禮庭趨有義方潛龍雖勿
用威鳳已先翔丹穴羣雛異青霄一羽長博文
勤緝柳戰秋捷穿楊鳬化占仙令龍興肇帝
鄉并刀刃新發冀乘首初驟據案無留牘鳴琴
不下堂心清事能省道泰物從康拔薤豪宗歛
驅鱗士習莊令嚴投雉局望峻折貂璫式版稽
丘甸橫征弛澤梁春巡因問俗秋作早登場吧
岵頻勞步軒車遠共將敬亭雲倚葢宛水月臨

妝四境驩聲洽重闈喜氣揚盧敖五岳杖王母
萬年觴秘字靈飛甲真謠韵叶商火流西候爽
斗近 北辰光葵饌官厨供芝泥 御檢香翟
冠珈秩秩霍繡珮鏘鏘勝會欣親蓮通家列子
行跡殊疎偃室穎獨處毛囊善頌勤三祝成章
媿七襄教忠移自孝翊 聖佇惟良更願燕蘭
夢行依淮桂芳承顏偕履順奕世定恒昌

燕喜篇壽謝母程孺人六袞

清商方應律圓魄漸升輪華渚虹流近軒臺鶴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六

馭隣籌添東海算酒介北堂親帝瑟伶爲虎僊
厨脯是麟鷄鳴交致傲睢偶定循倫彤管潛書
美朱門實作嬪齊眉舉玉案稽首拜金巾樛木
王風古蘭蓀謝砌新多財號良宰觀國尚嘉賓
象服來 晚寵烏衣盡雅馴鴻圖開永曆燕喜
慶茲辰歲歲秋風裏靈護得占春

壽李汝濟母

指李仙宗遠飛霞顯氣生母原稱益壽子復應
長庚彤管方流譽丹函早署名淪神遵木序恬

養糝藜羹一味分甘徧斑斕按舞輕龜臺授秘
策鶴嶺和吹笙蘭茝芳堪佩琅玕寶競呈日行
南陸永斗向北堂傾梅逗春前豔譔經雪後榮
吾因歌燕喜庶爲叶嚶鳴

汪長者受業宛上與予比隣及其歸老新
都傳之仲子歲上元日爲七袞覽揆之
辰賦得愛川爲祝蓋長者之別號也

大好新安詠茲川信可珍若人所愛惟德庶
爲隣上善符冥契澄清照絕塵影堪振馴鷺潤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

七

足挹枯鱗千頃汪汪曉層瀾澹澹春漸江分盛
派宛句布文淪如練橫吹穀垂虹引釣綸二龍
出乎輿三鳳起河津西母臨池宴東皇出谷辰
方流記玉水微火轉燈輪世澤延華胄恩波降
紫宸佇期縈藻繡奚假濯衣巾

隱君東樵翁以七月既望壽屆七秩令子
時魁方移新居賦祝

玉露星流瑄瑤蘇歲獻樽趨庭看化鳳攷室仰
翔鵬通德初題里高車每映門杖鄉徵舊典饋

醕沐新恩願以霞光唱承君雲景轅

壽五從兄文麓翁有序

長兄文麓翁鸞栖暫寄一試花封龍德占潛
蚤歸梅市里稱惇史庭富佳兒以茲屆歲乙
巳吉日庚寅壽登六秩序屬三秋大火初流
長庚載曜凡我弟兄子姓修祝進觴命敵不
腆之詞願衍無疆之慶

金飈歛應律玉醴薦延年宦績仇香傳歸來靖
節篇鴻冥亦何慕矍屈自求全難老瞳雙碧占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

七

耆賢獨玄人喧辭隱市帝力詠畊田負戴風
期合縹緗世業傳名駒看跋趾雛鳳接聯翩學
向星肝博文從月脇穿琳琅均國寶綸紵佇
朝宣蔗境隨時進蘭庭映日妍高陽題舊里介
壽秩初筵桃獻經三實禾登滿百廬棟棠歌韡
韡爛綵舞僊僊大有方稱歲長齡共祝天更增
漿挹斗良謝筆如椽

壽會南渠六秩

舊里題通德傳家有孝經金芝方翕葩玉樹正

蔥青真繕馴龍性身輕似鶴形素封等千戶清
漢集雙靈大火流西候扶搖起北溟承華仙史
露占象老人星益壽籌難算長生酒易醒天文
賁綸綍祖烈式儀刑言眷陵玄酌長持獻紫宸

壽叅知公六從父七十

仙源探玉筍瑞曆紀瑤編芝挺九莖秀花開四
照妍絳齡書亥字楚賦紀寅年巖邑鳴琴理河
流捷石堅疏洳胼胝就輸運舳艫聯圭錫加優
秩淮儲攝憲權威聲通八省勞績底三川主計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九

名方薦先幾疏乞還投閒謝輪鞅養默蓄淵泉
南郭身從隱東山望久縣瓠宮思舊烈蒲轍召
遺賢宛句琉璃水春風玳瑁筵冰桃初實在林
竹故蒼然龍壁生烟采嬪珠孕月圓願將鳳雛
曲歌獻兕觥前

鮑令君秋蘭詩

共羨神明宰端爲道德師力能回造化政並攝
威慈當此蕭辰候俄窺淑景遲幽蘭向春豔新
蕊發秋姿物以非時貴人從化日熙香因稱國

重瑞自應圖奇馥馥仁風布泠泠惠露滋菊英
餐並益桂子振相宜在握趨丹闕含芳蔭玉池

壽劉夫人七十有序

太夫人之以新婦秉家政也日臨於堂上而
朝夕上食若生存也者孝矣相思惕公理通
籍收奴客出納有經式以益恢前人之遺緒
材矣學其子以賅博庠胄競爽試輒冠羣慈
而兼嚴矣而必欲其子爲賢人君子又非止
督以顯融也居常不貳膳不純採用不越屑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

福不唐捐然而不肯腐其財務施好予潤及
宗戚君子則以爲儉而中禮且仁焉古者國
有女師家有母范顧或脩一行具一美亦未
有純懿備善如劉夫人者也今壬子秋仲一
日劉夫人壽登七袞二子方偕舉京兆鹿鳴
之歌與燕喜之謳相諧應益一時奇觀盛事
哉里俗有所祝頌咸繡之屏障迺鼎祚有所
不敢者傳有之天子居北學則尊爵而尚貴
故北鄉之土風殆然余賤士也忝爲思惕公

友婿稱館甥於唐援維私之誼敬賦五言長律一章以潛致元弔伯仲尚不敢聞于劉夫人况可冷貴紳大夫之齒乎其辭曰

玄德遙從汭炎精本紹唐含珠占叶瑞得玉配能良偶值濡期際重開奕世昌淪斯逸徒御燦忽背尊嫜孝享循晡旦招徠服紀綱壹儀時肅肅田祖歲穰穰既富傳仁附多才訓義方卯金細策秘乙火映藜光書獻驚連牘文成燦七襄風輪雙矯翼秋駕並騰驤客賀稱將母賓興利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主

用王扶輿養官省聯珮陟朝堂名顯身俱泰齡增老益康西池授鳳笈北極錫龍章桃實常經熟蘭孫迭播芳游神博細縹舉目觸琳琅善事爭翔集先聲更藉揚邢姨今獨盛寮婿昔同行衿帶驪承慶笙簧樂未央一星瞻寶婺千算祝瑤觴

壽後潭陳丈七袞

有序

後潭先生者嘗與余同鄉校有聲籍甚制行矚然余羣從多爲先生門弟子而從子士治

其婿也茲者玄默次于歲御望舒會于星紀其月壬子厥日庚子爲先生七十初度治屬余有所以爲先生壽者名高泰岱既尊丈人之峰晚達朝家正合菑川之歲子稱燕桂紹恩誥于鸞回孫馥謝蘭行薦書于鳳舉賦言二百祝算三千

潭水鑑空碧稽山聳嶢嶸此中誠福地其下有賢人天穴棲仙骨風池起涸鱗虹精宗繼鸞鳳絲胄昌陳國史稱儒行真書紀外臣太丘原道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
廣末俗得風醇開講芸窗舊摛文蔗境新釣璜興渭澤對策首平津娛性饒三樂延齡進七旬履長逢暢月庚降叶初辰琴瑟驪偕婦荆蘭舞悅親趨庭子學禮隔座世垂紳奕葉傳黃卷板花重紫綸陽回谷方暎日至坐如春應瑞圖懸雀迎祥饌擘麟叩枝侍頤養米汁助精神片采曾同席桑陰近比隣拍肩隨老友短髮剩閒身遯隱吾慙市觀光爾用賓五言嗽小草千算祝靈椿

贈郡太守汝南馬公入覲 有序

郡侯天中馬公之爲吾宛也冲簡廉靖洞識
大體諸所規畫恥爲一時炫赫之名而務養
百世和平之福鼎小子旣代郡邑大夫言之
矣語具兩序中鼎祚一介陳人也戢身羣籍
性命苟全絕跡公庭紹介無事侯頗垂接引
之雖奉面不數而雅念良勤鼎祚私脉脉感
也惟是擊壤康衢諷帝力而誦皇猷者皆年
八九十老人及二三童孺下至郡國若馮君

虎溪石室集卷二十

三

兄弟之詠成都襦袴之謠類出天真非繇人
重豈如晚近之借名薦紳飾美卷軸而已竊
附斯義敬采宣郡之故實援唐體而賦二十
五韵公熊首北征之日庶可以備轅歌而勞
僕御也迨夫歸德 聖主稱長者之言猶王
生之進渤海乎則我公之溫共有讓也其著
久矣

天中真氣滿日下美名傳經術原推馬功勛起
跼鳶白眉超後乘赤鬣着先鞭燕闕青綸出

墟墨綬懸海澄稀警舶潮響應鳴弦鳧候靈臺
化鶯從上苑遷虞箴陳禹跡郎位擢官聯孤子
河渠志梅花水部篇虎符漢使領熊軾晉城專
流戶驛歸郡降胡戒近邊此方畿輔重易地

主恩偏玉節移星駕金陵合斗躔勝殘聞息獸
治小體烹鮮吏叛停殊制民醇訟棄田高齋宜
嘯詠宛渚更清漣報政循良最來賓譽命宣羣
龍仍薦璧千騎動連錢卓異遵成典榮光 賜
御筵北辰新雨露南國舊山川臥轍留遺老追

虎溪石室集卷二十一

二十四

鋒望若仙 宮雲三素繞卿月九霄圓王會元
正集神朝 聖壽繇自慚虛畫諾公實惠周旋
文似吾衰甚其飛何慕焉并州儻再過騎竹迂
江孺

爲長洲令胡仁常壽其尊太公李太夫人

七秩雙封長律 令黃州人

聖胄延虞汭真源記瀨鄉德門天合好壽域日
開祥江漢英靈著蘭蓀奕葉芳爲儒適逢世令
子蚤登郎列宿遙相映長庚迥益光優遷俱赤

縣授業獨青箱材自兼羣軼清猶畏衆揚練川
澄遠照茂苑轉新陽千里河同潤三吳斗一方
中丞額薦達上理藉匡襄樂職宣猷盛歌謠化
俗良經緣飾吏治名特擅詞場令譜傳丹雘玄
文積縹緗人倫皈藻鏡國器識珪璋濟濟周楨
集煌煌漢道昌進賢蒙 帝簡封錫賁 宸章
鸞繡金緋璨魚軒寶轂張恩波深震澤勝躅播
荆湘就養供陪鼎承歡戲舞裳孤卿行踐閣加
命遜循墻僊李盤根固莊椿挺幹蒼更誰占甲

歷表石室集卷二十

二五

子曾幾閱滄桑粲齒瞻妃笑齋心祝祖香親祈
千歲樂 主獻萬年觴

七言排律

陳子野明府邀遂閣逢魏李朗小集

是日野

寫竹烹茶
故句及之

五柳依然繫紫駟鳳城握手又清秋久懷司馬
三篇賦每問元龍百尺樓別去刀環曾有約再
來車轄尚堪投一珠魏倩遙相照連璧潘生得
竝遊玉遂只今風月夜金陵自古帝王州墨池

竹影初疑動茶鼎松聲細欲流隱士清名傳谷
口高陽舊侶臥壚頭愁看星聚還星散短榻應
勞爲我收

已卯歲除感述兼貽海內游好七言百句
除夕虛堂百感新疎燈濁酒傍誰親歲華暗怯
流單閱風俗仍教簇五辛極地榮光瞻鳳閣環
天淑氣轉鴻鈞豐舒難後將枯眼且領愁邊漸
壯身憶昔紅顏承綵服于時黃髮映綸巾久依
淮賦攀萊桂實倚莊年祝大椿韋氏一經傳籍

鹿表石室集卷二十

三

籍謝庭諸從雅彬彬太玄晚出烏曾與堅白初
鳴馬失真星聚高陽誇漢代雪操郢調俯巴人
色分照來珠爭麗價重傾都璧共珍直役羣靈
開黯澹冥搜萬象鬬嶙峋東山雲月扶碁局北
海樽罍列搢紳削鋏勞歌羞自薦布衣游俠可
知貧王孫朱邸陪飛蓋丞相雕與醉吐茵借客
報讎懷郭解同名驚坐類陳遵琉璃屏設回清
夜玳瑁筵張矯上春窈窕樓臺圍繡箔狹斜桃
李競芳塵溫柔鄉裏渾怡老博塞場中動及旬

丘壑崎嶇憑屨展鸞花商略引籐輪會稽秘穴
遙探禹岱嶽蒼松尚記秦日耀若華丹燄發湖
縣孤鏡翠紋勾素王舊壁窺遺簡赤帝頽宮弔
積燐六六霞標橫嶂起泠泠秋籟向空陳蓮池
作社客中聖芝檢司封備外臣青翰戕珂惟載
石紫毫的皪徧鐫珉弱齡儒術兼通隱幾載詞
流并放民詎謂鵬臨占巧應遂令烏養意難伸
纔聽蒿雉催魂逝乍植粉榆屬望頻懷國夢殘
卽是主竹林交散總無賓圖書颯爽精疑在劍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壬

烏趨隨跡未湮腸斷官梅猶索笑手栽陶柳盡
含顰重來願擬歸遶鶴濡沫寧周涸轍鱗敢負
鷄鵲生有種業銷鷄骨死爲隣滄桑倏忽工浮
世電泡逡巡結幻因屈指戟門堪網雀降心甕
牖習籠鵲何嫌落穆形骸異早分迴迴泣血屯
徑草慣宜淹仲蔚髣髴先已見安仁黎閒僊仗
偏違向蒲厭徵車似避申輦下三千勞對牘
頭十萬儘輸緡斐然狂簡聊投黨卓爾襟期頗
絕倫徂喜衆情原鹵莽蠖全斯道豈溜磷忘憂

護樹冰霜厲行樂荆枝雨露均物往謀甘成畫
虎吾窮志合託書麟材緣擁腫慙文木病得支
離受東薪冀長堯階頒甲子蘭寒楚澤誦庚寅
雄譚面若咄河伯雌守從聃養谷神勃宰嚭殊
稱理窟洗洋近稍徹迷津蛾眉也解能要妬龍
性尋常不易馴儻就瑤編藏二酉兄逢玉燭協
三辰野夫終把連鰲釣汝輩還看獨蟹綸

送時甫叔判蜀州七言十韵

初征冠蓋拂雲霄出祖寒城十月朝圖會魚鳧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二六

風壤異經占象馬水程遙清時佐吏多名士重
譯蠻王欵 聖朝雅使府曹惟畫諾預知民俗
有歌謠案頭峨嶺三春雪筆底巴江萬里潮
桂碧鷄陳舊祀飲桐么鳳集新條光含石鏡秋
常滿聲老琴臺暮寂寥送客官梅動詩興懷鄉
林竹隔游鑣西州不久懸刀夢北闕分明見斗
杓欲買扁舟上三峽郛筒酒美定須招

壽南川從父七十

四歷清朝七十逢布衣祭酒領吾宗莫留六葉

乘春令橘富千頭比素封把臂林深任倚竹擁
衾濤發愛聞松裝分諸子惟餘劍遊止家山不
杖節竄窳爲園金作谷傀俄因酒玉名峰隱成
吳市猶携婦家有秦聲亦勞農可但芝泥承寵
渥后車黃髮尚堪從

任丘劉太公太夫人壽章

齊眉皓首重儀刑舊德相傳有一經家挺鳳毛
俱五色枕藏鴻寶自千齡青蔥玉樹春長在縹
碧金莖露乍零簡要持衡推晉室黃清典禮在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虞廷桃開海國初呈寶桂折燕山欲吐馨紫
殿近聞占太史女須交映老人星

池陽余通議公八十是月皇太孫誕生

三朝出入沐恩私猶向清霄者羽儀曾拔滯
才懸藻鏡共傳直道擬朱絲鬱林片石裝歸橐
炎海單符定亂師臨壯崢嶸冠豸早行年雙鏤
杖鳩遲峰開九朶金蓮萼庭茁千尋玉樹枝繡
佛長齋酣爲客紅牙小拍譜從兒閒尋舊社徵
耆會自秩初筵賦抑詩八有八十翔鳳佇瞻扶

輦日非熊今值鈞璜期緹葭占候陽回布銅狄
摩娑歲不知况復重光歡奏御定應憲老飭
新規

壽義興蔣建昌使君

公初令宜春入闡掄
士令子孝廉君方偕

北計

留都會識省郎賢五馬翛然解郡年陽羨茶香
壺紫片麻姑酒美釀紅泉登臨濟勝辭鳩杖緡
閱乘閒理蠹編已見一經承舊德始從六袞賦
初筵西江師座鵷班集北闕名家雁塔傳料闢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

元卿三徑就可容二仲得周旋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五言絕句

相逢行

與君相結交底事借錢刀
結交借錢刀那用交賢豪

其二

交結失勦兒辟炊沙作糜沙亦安
可食交亦安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其三

千金構寶刀夜冷陰精泣帶郎
左臂前風吹海水立

子夜四時歌

春歌

陽春二三月飛花網蛛絲持此
纏絲意囑郎惜豔姿

其二

歡自與儂嬉傷人那得見春風
率地來開帳吹歡面

夏歌

小女入郎懷展轉枕郎臂但如
抱清水那得三伏氣

其二

荷花照水然荷葉自田田望歡
歡不見雙魚劇可憐

秋歌

梧桐滴露清砧杵中夜發舉頭
認雙星低頭看羅襪

其二

秋高八九月空堂織流黃斷絲
不成匹拋梭出望郎

冬歌

送郎騎馬別枯楊折作鞭儂願
枯楊綠馬繫大門前

其二

儂惡地上霜見儂去時跡歡言去無跡東南出
杲日

高陽樂人歌

翻何馬上兒結束千黃金豔殺當壚女雙投玳
瑁簪

白鼻騮

君乘紫騮馬我騎白鼻騮美酒通顏色相逢在
狹斜

碧玉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

碧玉小家女逢君有輝光媚不在珠玉相憐自
斷腸

估客樂

人言估客樂估客信自樂大編千幅帆三江恣
遊博

其二

珂戛大江來是儂所歡否所歡寄得書開絨復
停手

其三

大船如走馬長篙如列檉願爲橋上鳥逐郎千
里行

其四

一舸載三千歡自揚州還且無相攬抱與儂蒲
鍛環

莫愁樂

洋洋工西曲嫋嫋會人情相值自相樂不負莫
愁名

襄陽蹋銅蹄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四

底用宜城酒何必習家池濁醪幕地飲箇是高
陽兒

前溪歌

儂住臨前溪溪水碧淥色郎帆如繖張招搖不
可得

其二

資德儂敢攀感郎自相顧酒味奪沙糖前溪且
莫渡

野田行

陰風吹白楊饑鷺啄枯骨夜深燐火明老狐拜新月

湘娥怨

洞庭木葉下鱗鱗秋始波九疑何限色落日怨

湘娥

明妃怨

自倚能傾國翻成遠嫁夷主恩應不淺猶得作

關氏

婕妤怨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五

世事有興歇秋風不可辭昭陽羅綺月曾見奉恩時

銅爵怨

一旦雄圖盡漳流日夜東獨餘歌舞妾臺上泣西風

閨意

夜夜望刀頭朝朝生石闕道環空有期銜碑不得發

偶題

冥鵠亦何慕神龍安可羈白眼看衆人折腰耻小兒

其二

賢者日以賢賤者日以賤有酒且盡歡千秋情自見

夜詠

罷酒意不適出戶羣星稀脈脈花間立流螢飛上衣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六

四壁寂無語一燈閒自張題扇懷明月揮絃悵履霜

飛雨樓酌吳鍊師

縣厓晴雨飛橫空涼吹發方池湛虛明恍惚對秋月

其二

颯然寒襲人醉君一壺酒欲拾驪淵珠空翠不盈手

自白嶽歸

子從白嶽來袖有三珠樹高齋迷白雲疑入天門路

田間早行

白露濡我衣行人道上稀明星在高樹滿田螢火飛

潘理官賦閒園雜詠

清華軒

平池澹夕流天風梳木葉據石作龍吟翛然超萬劫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七

隱翠亭

秀色隱纖雲疎陰散明月焚香坐晏如秋思清人骨

芙蓉汧

采采芙蓉花秋光何寂寂艇子插平沙西風吹落日

柳浪橋

斜日翳橋西飛絮橫波上照影綠差差春風吹柳浪

懷仙臺

仙尉余前身千年隱吳市聞君臺上笙騎雀渡秋水

問月臺

問月月不言揮杯杯在手玉杵有玄霜奉君千歲壽

玉鏡池

雲散金波麗天開玉鏡光蛾眉携晚照纖月鬪新粧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八

六觀亭

暫覓塵中靜因叅相外觀本來何處見孤月海天寒

薔薇架

風簾香通露曉障錦藏春密刺斜勾袂東風覺媚人

載酒亭

人世一虛舟莫疑亭是舫晴川載酒還落日波光蕩

通靈道中

桃花不出溪桃源在何許西風吹客衣馬首逐人語

有期

碧雲看暮合美人期夜來春風先報喜催得燭花開

失期

美人期不來燭花亦自落明月鑒空帷清霜散寒柝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九

姑孰傷楊崇業

每携姑孰水遙薦李青蓮一勺更何處楊家弔太玄

金陵姚鴻臚市隱園

昔者隱金門今者隱吳市我來秋影亭消搖誦秋水

青蓮宇尋無著上人不遇

擬結白蓮社來尋青蓮宇塔影落繩牀鐘聲挂祇樹

江寧道宿

身在長安道却夢長安月歸思凌清秋砧杵一時發

酒病已復飲大醉戲作

暫醒逃死計爛醉定生涯已命從劉錡能輕絕杜家

柏槻道中

連翩馬上來東風吹人面雨洗千芙蓉歷歷雲中見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

別田子荊廣文

短劍千里游寒光飛白練臨岐脫贈君照人心一片

自新安徂黃山道中作

宛水照心明歛江傳至清兩鄉風土似誰信客中行

李白劉長卿詩

其二

漸覺曾霄近全疑絕棧危瀑聲長在耳嵐氣直侵睂

其三

間道縣厓轉孤村曲磴陰磨殺時有跡雞犬乍聞音

其四

黃山成獨往白雲相與期問知餘藥在何用裹糧隨

寄金陵主人

未有千金報終慙一飯恩尚畱雄劍在且莫笑王孫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一

愁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西風江上吹閉門長秋草

寫懷

憶與人相別垂楊碧乍含無心看飛絮江北又江南

其二

腸自聲聲斷孤燈聽雨喧不勞湘上雁何必峽中猿

野田行感所見而作

陰風遶寒郭白楊泣蕭索不知泉下人乃稱南面樂

拏舟就吳氏

裸體刺餘皇期子于城北高齋何所爲招要敬亭色

張侍御同宿白洋池亭

風自北牕來人在東池宿落月隱平林殘雨滴修竹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二

一尊

一尊那作驩孤燭誰相向微風掌上來吹酒寒生浪

田間雜書

舊與農相狎茲來轉近情滔滔者天下沮溺耦而耕

其二

向無冠可挂亦無簪可投有髮復不理溪上風颼颼

其三

西園種果樹未得一果嘗隣兒請食性不必施高墻

其四

陸隱商山翁水逸玄真子茹芝可療饑爲漁以樂死

其五

白石粲可數清溪澹不流希聞堯禪事可以飲吾牛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三

其六

阿翁書萬卷阿郎不能讀何以忍朝饑但供蠹魚腹

其七

公孫老牧豕衛豎少驅羊將相亦偶爾不得誇身強

其八

五月日日雨六月日日晴天公有翻覆世事任縱橫

吳立之席上醉別

立馬不能去念子良悠哉微雨蕩殘醉山公倒載回

送客

把手意徬徨紫驕嘶道傍丈夫輕萬里結伴且遊梁

其二

黃河水十丈一鴈天南飛游子不顧反閨中淚濕衣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四

郭五自城中至

君自城中來爲問城中事看山寂不言絺衣濕空翠

入路西湖

澹日湖開鏡遙天樹列簪浮家易來往行樂在江南

其二

荷花何粲粲蓮葉何田田湖氣連秋色綢繆作暮煙

京邸李豹別登舟復來

行行不能別復作禁城留翻笑山陰客輕回興盡舟

獻花巖宿小星槎

一宿獻花巖宛然見天女樹杪掛銀河欲着星槎去

祖堂讀郎子何侍郎詩

地荒僧住少堂在草生長拾得前人語登臨憶侍郎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一五

林陵別吳孝父陸華甫俞公臨方千魯方

元素謝少廉汪士能潘景升

勞勞亭下路相送折枯楊不問東流水應知別意長

江上懷棲霞寺余累約長欽大理游雨阻

家恭人書至遂渡江

遙禮千巖佛空瞻萬疊霞踟躕東渡楫不是戀京華

出柏枧畱示箕台

把酒欲別君繫馬塔前樹妬殺山中雲只在山中住

江陵樂

上水如拾級下水如引繩我珂搖巨舩大半指江陵

其二

漢水幾千里千帆風怒乘借問乘風客大半是江陵

太白樓讀宗子相詩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六

千古太白樓大江流日夕北來可與語一片寒陵石

牛渚月夜待史使君畱皖城未至

知有前期在扁舟尚未還莫將牛渚月不及皖公山

采石別朱少府

一醉遂分手挂帆江日斜空携寶劍去常懷魯朱家

爲汪巨源題居士貞畫

流水在屋下白雲在屋上流水無時窮白雲有時長

燕江雜詠

水清舟在空天寒人不渡曉夜北風吹飛雪大於鷺

其二

揆囊無酒錢臨江有酒肆新詩欲代酤主人不識字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七

前船絲肉陳後船簫管作估客從何方但言估客樂

其四

舟中何所有孤劒倚牀立不聞風雨聲但見蛟龍泣

唁周玉如

有序

其人故倡家所從不終迺自髡以明志余本其名傷之焉

爾以玉見髡和以璞見刖燕石客珍藏有足復

有髮

對亭庵覽王仲房爲余題壁

題詩秋寺裏秋雨長青苔佛日當空轉客星何處來

君典索梓余草辭之

雖抱荆山久虛言吐白虹自知非世寶不敢示良工

弔賈春孃墓

誰是多情者秋風叩墓門易銷雖豔骨不散自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八

香魂

何在二首

落日馳暉疾臨流逝水長但令聞玉笛何在不山陽

其二

座少前來客門多近積逋但令當末路何在不蕭朱

橫塘曲贈王玉華

儂家橫塘側朝朝下橫塘上有雙鹵苔下有雙

死央 一解

歡來亞字城儂渡橫塘水兩影併一心終當爲

情死 二解

閨門諸少年齊唱橫塘曲儂但取新聲譜出持

歡讀 三解

清絲間流管是郎石湖遊平頭雙槳子儂自蕩

郎舟 四解

存杏辭爲姚武岡師作

杏華何纂纂其實何累累今者辛如夢昔者甘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九

如飴 一解

昔種庭下土一母將一雛雛復哺其子遶樹三

匝呼 二解

淮橘與枳化東李代桃僵何如茲樹杏枝葉日

相當 三解

漂搖易風雨霖稅不得驕爾杏慎勿剪高門以

待招 四解

爲恭符題徐翩翩畫枕

含情爲吮墨着意綴蘭篁白雲秋夢遠片石枕

瀟湘

河北道中雜書

新城古督亢圖以夾荆卿漏月何琴女乃傷壯

士心

其二

景州距南劉平沙三十里殘雪忽逾春柳絮因

風起

其三

我經東阿縣因憶東阿王燃豆何太急飛蓬何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二十

太揚

其四

齊亦有高唐楚亦有高唐楚雲旣渺渺齊風非

洋洋

其五

昔昔雪如霜朝朝霜若雪流影寒照人那能鬢

不白

其六

歸亦無所樂自關遊子情及渡黃河去萋萋春

草生

爲郭舜舉題景六首

楊灣漾碧

初楊拂新波一碧極千頃時作蕩舟行參差上
春影

古樹團陰

古樹春布葉夏則息其陰三宿亦自可本來無
戀心

語溪漁舟

鹿裘石室集天卷二十一

三十一

語兒復禦兒吳越寄一嘅漁舟無古今但聞歌
欸乃

塢涇暮雪

塢港暮蒼然雪光炯欲曙搖搖酒旗風知向誰
家去

新橋夜月

臨流竹千个繚以虹百尺古月抱古琴冰壺濯
人魄

大水晴陰

飛蓋何團團其名曰端正喬木識故家炎山望
清蔭

題樅江印心閣

皇威射蛟處佛力制龍降高閣傳心印樅陽月
一江

六言絕句

新安道中

流水曲時聞確桃花着處成村側嶺偶披樵徑
廻岩或隱柴門

鹿裘石室集天卷二十一

三十二

題畫

半水半煙着柳半風半雨催花半沒半浮漁艇
半藏半見山家

六月九日紀水

新豐不識雞犬中林可集鳬鷗永晝頑雲遮暝
炎天噴水成秋

其二

晏子居原湫隘海若觀亦森茫老農久嘔黑蜨
小兒猶舞商羊

其三

愁吾水維且緩謂彼河伯不仁蛟龍今方遠騁
魚鼈乎其斯民

閣夜

露藥半含彩筆月輪圓照瑤杯南枝鳥栖溪樹
東風人醉高臺

贈周來儀

終歲青油短棹平生白柄長鑱擘取幽蘭七澤
採將靈草千巖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三

苦酒

影蛇何自稱病仰鴉猶堪覓生惟有金陵惡釀
爭先玉帳佳兵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絕句

春辭二首

別後冰絃不忍彈
小樓花雨怯春寒
歸鴻目斷香雲碧
愁倚東風十二闌

其二

海棠殘月照人低
枕上關山路欲迷
生怕啼鶯驚曉夢
垂楊不種畫闌西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劉明府席上戲贈

五柳先生家不貧
牀頭漉酒自留賓
只今座有如花者
猶是河陽縣裏春

江上別張文介

君歸浙水我歸吳
江上青山夢裏孤
後夜相思腸斷處
月明霜白聽猿呼

送客

江雨瀟瀟江水長
柳煙漠漠柳絲黃
眼看春色

愁無那又送孤帆別故鄉

對酒

一飲須拚盡十千
杖頭羞殺百文錢
怪它高價長門賦
不換臨邛種秫田

其二

却笑才高李謫仙
浮雲空自怨當年
江湖到處堪君醉
何必長安市上眠

客過

人道柴桑處士村
酒徒相過卽開門
寧教不入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二

蓮花社何得長拋竹葉樽

讀荆卿傳

易水蕭蕭白日寒
歎携匕首報燕丹
便令環柱秦王走
壯氣長虹世併看

春雨

輕煙細雨望中迷
江草汀花併作泥
門掩鶯聲春過半
風吹寒色到牕西

夜雨

孤懷夢裏三更雨
雙鬢愁來一日秋
却笑寒燈

解相識照人疎影到西樓

月夜

笑嬋雙鬟踏月歌寒生青影奈春何月中那得人如許却悔當年喚素娥

金陵曉出玄武堤

氍毹楊柳鳳城西半醉垂鞭信馬蹄十里曉山開翡翠一湖春水浸玻璃

盛仲交大城山看梅讀嶺南黎祕書詩

數椽高卧白雲間我爲梅花一叩關醉後羅浮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三

三載夢春來又落大城山

靜海寺禮繡佛永樂中得自西洋

傳聞法藏此中開龍象原從渡海回亦有長齋蘇晉在案頭合掌禮如來

聽查八十彈琵琶

張六當年最擅場曾經供奉幸先皇白頭弟子惟君在一曲琵琶淚幾行

天界寺訪斌公值其卧病

禪林長日少經過翠竹蒼苔積雨多本意攢眉

尋慧遠却因示疾問維摩

少年

二八妖姬醉裏呼十千新釀夜重沽少年百事不稱意且學高陽稱酒徒

漫興

往來經月不梳頭日日尊前醉不休無事便須高枕卧倘因春色一登樓

早秋得吳叅知明卿洛中信

玉節親承下九關因君夜夜夢嵩山洛陽城外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四

秋風起萬里黃河下鴈還

寄上唐丈人大梁五首時方爲治河使

鴻鴈秋高木葉黃登樓何必憶吾鄉宦游笑殺江南客白下山多似洛陽

其二

龍門千尺練光縣見說黃河水接天夜半客星纏紫氣知君槎泛斗牛邊

其三

五都鄴下獨稱雄二八如花滿魏宮銅雀臺荒

歌舞散西陵松栢正秋風

其四

二室花開照使旌浮丘僊客舊知名拍肩笑控
緱山鶴明月青天把玉笙

其五

夷門立馬問前朝虛左高風久寂寥眼底蒼茫
秋不斷千年俠氣未全消

寄崔伯溫塞上

曲中楊柳又回青無數梅花落敬亭遙憶孤笳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五

吹出塞寒沙明月倍愁聽

其二

白草黃雲眺暮秋蕭然誰共賦登樓故人已解
綈袍贈莫向風塵歎敝裘

沈君典新內金陵女代嘲二首

沈郎腰瘦不禁秋更費黃金覓好迷仙史風流
千載見吹簫人在鳳皇樓

其二

遊賞堪將細馬馱春風嬌欲曳輕羅雙谿不是

秦淮水莫唱當年玉樹歌

道中口占

路入青山眼倍明落花深處亂啼鶯無端愛看
雙溪水此地翻從客裏行

其二

叱犢催耕雨後田隔林茆屋散炊烟水聲泱泱
農歌起正是江南四月天

題畫

遠寺鐘聲度水西千林垂午綠陰迷閒亭日永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六

眞如歲坐客無言鳥自啼

其二

萬峰迴翠片流清雲色高寒倚杖生乍聽天風
梳木葉小橋斜日起秋聲

太微樓夜聽松風

長松虛閣頻蒼煙萬頃濤聲一枕縣片片龍鱗
吹欲立忽驅寒雨徧諸天

白嶽簡陳明府德基

掌上美容散夕曛偶騎白鹿出人羣春寒未有

金光草一片飛霞持贈君

其二

金銀宮闕自天都風馭泠泠不可呼怪底幻身輕一羽原從仙令借雙鳬

王少叅筵聞箏

蛾眉新月寫初長白玉雙童出佐觴每拍曲終曾未誤十三金鴈並成行

春暮還家園卽事

近水家園自一天主人今日始言旋眼前不識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七

春多少柳葉飡風乍咽蟬

其二

牡丹飛盡剩餘香纔是看花第一場惡殺耳邊歸去好輕將三字妬春陽

子建再過潘園以書至兼貽天池積雪圖

西風匹馬醉陶家背郭丹楓一徑斜乘興重來尋酒伴眼看春色逗梅花

其二

歲暮傳書一解顏茫茫江海更誰閒依稀夢裏

逢君處半在天池積雪間

寄何叔度萬雲

江上初愁玉笛聞千峰吹落萬重雲揚州十月梅花發斜日憑闌轉憶君

逢范先生是余兒時塾師

相逢一醉菊花天幾度春風侍講筵我髮漸長君漸短挑燈閒說十年前

夜醉

虛堂長嘯劃然秋萬感燈前一醉休自是俠心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八

銷不得摩挲愛眼看刀頭

登閣

殘醉危闌眺夕天敬亭蒼翠倍堪憐看山雙眼今無恙較是閒心不似前

其二

羃羃烟林渺渺波江風吹酒發狂歌孤城欽照鳴蟬罷轉覺憑高意緒多

俠少行

十年破產買吳鉤三尺寒泉掌上流恩怨並酬

心卽了笑他辛苦覓封侯

其二

美人挾瑟上高樓一擲千金不掉頭北斗西垂
喧滿座紫騮嘶處綠楊愁

獸坐

坐來魚鳥自相親一片涼颼起白蘋此事子雲
真不曉浪誇奇字引閒人

對酒

霞谿如鏡漾明霞溪外青山抱屋斜領畧閒情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九

杯在手石闌開徧紫薇花

其二

蓮落故衣時結子燕穿虛幙日教雛卽今眼底
能無醉漸覺秋光到井梧

涇縣水西遊望

千疊峰嵐映水斜望中春滿萬人家風光依舊
江南好煙雨猶開紅白花

夏日

已借深巖逃赤日儘拚高枕却黃塵覆牕幽竹

是知已隔水鳴彈何惱人

書都官公集後

千古高名瞻北斗一時大雅振西崑廬陵空起
斯人歎楚蜀猶知此道尊

飲王仲房

與君同飲夜厭厭解醉名香手自拈坐久忽疑
霜是月素光浮動水晶簾

送仲房

穠色蒼然木葉丹留君沽酒斃爲歡尊前何限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

青山路落日蕭蕭一騎寒

送王檄遊金陵

石頭城外駐仙槎朱雀橋邊問酒家高價十千
君莫惜一年春色在桃花

其二

縱橫俠氣任家貧結客還餘一擲身三尺提携
都市裏相逢誰是有心人

望疊嶂樓奉懷故鍾使君

美人爲政有光輝暇日高樓坐翠微望裏孤雲

猶未散何能不憶謝玄暉

同諸從弟登潘家山

風淒木落杪穠天羣從相看盡惠連但說登山
高酒興探囊已辦十千錢

醉後書壁

勘破浮生惟一笑巧馴任性是孤吟百年三萬
六千日何日金杯好不深

其二

眼前鄉曲難爲千載何堪問姓名有酒但須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一

邀客醉從他天氣自陰晴

送岑生還郎川因訊子會

落日虛堂聽爾歌尊前雲色媚纖羅相逢未必
皆同調纔唱陽關恨轉多

夏日懷龍郡丞

青山無恙故人違何意芳尊手自揮記得龍谿
君別處淡煙斜日一帆飛

其二

敬亭蒼翠自堪憐况是玄暉在郡年一片孤雲

余覽領待君同吊李青蓮

金陵有懷朱比部出守重慶

莫愁湖上晚潮生玄武湖邊秋月明東下巴江
流萬里雙魚不到石頭城

遊山門諸洞

山門

策杖天門誅蕩開千巖萬壑共縈迴依然流水
桃花在莫問漁郎幾度來

紫雲洞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主

紫氣吹成萬疊雲洞門深鎖晝氤氲吾將倒挽
天河水恐浣僊家素練裙

碧雲洞

洞天空闊亂雲流一碧寒光炯不收夜半仙人
騎白鶴霜毛點破萬山秋

朝陽洞

天雞啼罷曉星涼夢醒千年白玉牀金碧晶瑩
光一線海波銜日上扶桑

夕陽洞

洞前有
仙人

不問朝陽與夕陽洞中日月總茫茫試從此地
看枰石人世能消幾局長

連漪洞

穿雲裂石碧連漪濺瀑飛流玉乳垂中有臥龍
鞭不起人間霖雨望多時

明心洞

半巖遺洞久陰森殘偈新教綠蘚侵不是九年
曾面壁那從此地得明心

早春過袁汝鳴故居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三

風吹書帶碧初長谿水泠泠一草堂鄰笛居然
聞不得何人懷舊似山陽

聞山東楊將軍物故

大樹蕭蕭起大風將星初落海門東獨留雙劍
猶含血夜夜牀頭吐白虹

送王博士歸楚

官冷誰憐鄭廣文拂衣歸作白鷗羣江城三月
桃花水一片春帆挂楚雲

贈別

遠山雙黛寫新蛾銀燭金尊碧玉歌愁逐東風
渡江去楊花無定奈春何

太平逢王檄

長軀七尺曼胡纓裘馬翩翩俠少行日落山城
無酒市逢君空有故園情

過崇果寺看石鏡呈余廷佩先輩許道甫

叔姪

青山幾曲白雲環路入鐘聲杳靄間已道風塵
顛顚久可勞石鏡問朱顏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四

登龍巖看瀑布

萬峰迴合隱丹梯一片春雲望忽迷日日天風
吹不盡玉龍飛挂洞門西

自白嶽趨石橋巖

人家稍似武陵谿不着桃花也自迷翠壁丹崖
三十里鞭龍又過石橋西

登石橋巖寄劉丞子敦

乍疑鞭石引層空絕壁千尋一徑通道是僊人
君不信看余今日跨飛虹

休寧五懷詩

詹孝廉東園在犂下

憐君失路尚栖栖
薊北浮雲望欲迷
便是到門無一字
向來凡鳥不堪題

曹主事仲宣在儀部

握手燕山未有期
僊郎蘭省玉爲姿
孤城野寺鐘聲曉
正是君聞長樂時余時寓建初寺

任別駕山甫在滇郎

五年曾附一書還
萬里春光動百蠻
縱憶故人空有夢
風吹明月點蒼山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五

程文學巢父在全陵

鳳皇臺傍帝城東
落日浮雲感慨同
君去又逢芳草暮
六朝興廢酒杯中

程公子巨源在廬次

聞君淚眼欲縣河
無限傷心廢夢多
我盡說素車千里至
不知誰解倚門歌

新城月夜憶汪仲嘉謝少廉

城頭北斗漸闌干
萬戶鍾聲客夢殘
今夜月明

天似水美人只隔一河看

涇縣懷溪感憶王使君維楨是使君昔追送處

懷溪不讓鏡湖春
狂客何如賀季真
却恨酒船回棹處
飛花還送昔年人

早秋得蹇使君晉陽書

晉陽書至轉淒淒
一夜愁心火共西
鴻鴈只今來此地
有詩難向故人題

舟汎聞笛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六

長歌醜酒放中流
十里蒹葭白露愁
夜半何人吹玉笛
月明秋色在扁舟

登嶧磯

江門一柱倚中天
濺沫飛流百丈懸
知有龍宮秋不闕
時時雷雨起尊前

其二

估客帆檣萬里來
江寒秋老夕陽開
一譚吳蜀頭堪白
風送潮聲獨上臺

簡劉七乞水僊花

並仙乘月步江濱羅襪盈盈惹白雲玉環一雙
君拾得可分楚客入騷文

寄懷朱比部

對酒酣歌倒着冠中宵星斗共憑闌三山只隔
雙溪水不盡寒雲醉裏看

其二

別來事事轉堪憐風葉霜花媚晚天不分白雲
西署裏長飛仙客馬蹄前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七

僊才吏隱大江濱譚劍飛觴坐夕曛却羨黃金
能結客因逢白雪倍思君

塞上曲

烽火連宵屬漢宮材官十萬出雲中蓮花直吐
龍淵劒柳葉能穿鵲血弓

其二

秋風嫋嫋度秦關一夜胡笳聲欲斑又聽中軍
傳秣馬明朝直擣賀蘭山

其三

白登臺畔月如霜萬里征人望故鄉
何處起關山此夜曲徧長

其四

飲馬長城水不流北風吹雪照吳鉤年年自向
沙塲老多少將軍未拜侯

宮辭

天桃穠李鬪年華繡戶瑤牕貼絳紗三十六宮
春不管御溝流水送飛花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八

蓮漏迢迢夜未央宮車明日幸平陽一從王第
更衣後粉黛三千總斷腸

閨怨

繡幕雙飛海燕斜櫻桃當戶又開花玉門關外
春應好蕩子經年不憶家

其二

遠書初寄塞鴻聞百戰猶隨霍冠軍不信寸腸
曾萬轉請看錦字織回文

羽林郎

千金散盡少年場走馬呼鷹氣莫當白晝殺人
都市裏脫身新拜羽林郎

小游僊

瑤池日進紫霞觴八駿如龍御穆王黃竹白雲
歌未歇又看青鳥報東方

青樓曲

總道春風在狹邪青樓百尺映千花一花一醉
須千日那得狂夫更憶家

大堤曲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十九

天半高樓漢水濱大堤女兒解留人斟來美酒
沙糖味醉殺江城花月春

採桑曲

秦家小女字羅敷春日提筐在路隅妾意自愁
桑易老使君五馬莫踟躕

採蓮曲

千花的的葉田田簫鼓凌波唱採蓮莫問吳姬
誰得似西施新上越來船

楊柳枝

楊柳青門二月春年年攀折送行人也知芍藥
原堪贈誰遣長條獨苦辛

橫江辭

八月濤聲殷地來廣陵東望海門開儂家夫壻
乘潮去不及潮能日一回

橫塘曲

變童膚玉勝龍陽倩女乘春各豔粧第一江南
行樂處畫船簫鼓出橫塘

豔歌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二十

十五胡姬細馬馱春風宛轉曳輕羅傾囊兌得
新豐酒一曲千金聽豔歌

碧玉歌

織枝颭雨復翹煙一識春愁劇可憐却數秦箏
絃十四初逢碧玉破瓜年

楊叛兒

博山爐煖水沈香楊叛兒歌妾斷腸試看白門
疎柳盡歸烏風急不成行

章臺柳

雙蛾罷掃鏡生塵
裊裊章臺柳色新
京兆不來春又老
但隨葉葉學含顰

風雨經袁汝鳴墓

一坏荒土郭門東
酒魄詩魂細雨中
縱有楚辭招不得
蕭蕭愁殺白楊風

板橋道中

謝眺出新林浦向板橋詩
旅思倦極插搖在金陵

細雨濃愁斷送春
板橋新綠長溪蘋
搖搖似出新林浦
滿地楊花亂撲人

送王微入吳從軍

肥義石室集卷二十一

主

三千組練照三吳
身在行間膽氣麤
萬里長風吹海色
莫教麋鹿上姑蘇

寄山東兵使趙公

趙公出御史出

海岱乘秋繡斧行
霜飛七十二齊城
何人不識青驄使
天子還思白馬生

其二

憲府新開節制雄
河山十二漢時功
帳前鼓吹親裁曲
東海泱泱大國風

其三

千隊兜鍪鍤補襦
曾聞枝繫出東方
如君文武堪爲憲
趙將虛傳馬服良

遊仙曲壽彭宜人

雙珮垂垂亞六銖
雲翹瑟瑟綴珊瑚
月輪中夜擎滄海
人在仙家碧玉壺

春莫

五晴十雨妬春陽
何處看春不斷腸
日日閉門高枕卧
風吹階草共人長

子建止子會賦閒園走詩相迂余以病不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主

得赴寄報四詩期過敬亭

青楓江上夢魂疎
把手無緣但寄書
聞說觀濤曾有賦
故人多病似相如

其二

蒼然秋色白雲孤
一片愁心落五湖
今夜月明天更遠
知君把酒憶狂夫

其三

名園曲塢自藏春
况是潘郎玉作人
縱有後期堪十日
尊前誰復彩毫新

其四

牀頭酒熟待君來
籬下花繁取次開
千載敬亭看不厭
風流端少謫仙才

題美人圖

半簾秋色夜何其
拈得瑤簫路月吹
無意秦臺閒覓伴
莫將消息報人知

送人

江雨蕭蕭江水長
柳烟漠漠柳絲黃
眼看春色今如許
何忍孤帆別故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三

贈何郎小婦並珠

並珠仙子上清家
豔色熒熒映曉霞
雙跨紫鸞吹玉管
春光醉殺碧桃花

公臨別之夜留酒家

壺頭酒色豔葡萄
臨發孤舟懶自操
慣有胡姬能喚客
玉樓春滿月輪高

送東平劉生之薊門謁戚都督

胡天一望盡黃雲
鞞鼓漁陽動地聞
家在東平稱俠少
佩刀長揖大將軍

逢故陸金吾家樂人

逢人問是霍家奴
白首春風唱鷓鴣
末路也知行不得
可能先勸執金吾

雨中與台坐台有詩興秋偏壯之句

知君詩興秋偏壯
我自年來轉怯秋
就取眼前拈舊句
滿天風雨下西樓

雨後同吳立之登樓

高樓徙倚白雲秋
歷歷空林暮雨收
不盡尊前今古意
孤城寒壓一江流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三

寄荅諸省元大圭時家大人守會稽延爲

二先兄師

忽驚秋色度江來
轉憶悲哉作賦才
夜夜月明千里望
流光先到越王臺

其二

莫怪青雲願久違
由來白雪和音稀
君看越市樵歌客
五十才能侍漢闈

其三

經年猶未報雙魚
自笑迂疎但索居
欲上會稽

探禹穴天風吹動碧霞裾

其四

曾奉籃輿浙水湄銷魂雙鴈影差池卽今懷舊
惟君在更何人爲問奇

大人歸賞家園壯丹余留郡中不得侍會

別有集

遙知追賞洛中春自恨猶羈陌上塵料得倚闌
長笑處却輸行酒艷粧人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三五

細雨芳林一水斜瓊枝片片落朝霞卽今不悔
看春晚爲有尊前解語花

遲沈君典

垂柳江邊蕩午風花飛無賴雪漫空何須寒夜
方乘興亦有青山似剡中

過鴻臚叔見欸

乘興閒過溪上村逢君釣罷立柴門牽衣笑問
來何處且喚烹魚薦酒尊

其二

曲徑春深辟荔侵席前鶯語換芳林從教花片
風吹盡吾醉移牀卧綠陰

卽席重別張大來

敬亭花發憶分羣此日梅開又送君一片離懷
無處着倚樓還望水西雲

戲同義父贈徐優得陵字

午夜虛堂醉一燈美人如玉酒如澗樽前何惜
纏頭費公子風流自五陵

時父叔席上走筆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三六

乍喧天氣試生衣二月溪南花亂飛濁酒共君
聊一笑隔林好鳥喚斜暉

疊嶂樓懷鍾使君

疊嶂春風共酒尊名高元自起龍門十年不作
登樓賦落日空銷別後魂

懷崔伯大

鴻鴈相將北地還人今南望隔千山天涯流落
崔亭伯白髮春風夢舞斑

孫姬

盈盈十五嫁王昌舊說孫家墮馬妝未慣翠蛾
間惹恨遠山雙黛畫教長

戲贈

月照明珠掌上紅簫聲偷出鳳皇宮向來定是
荆王侶曾任巫山若箇峰

其二

綵雲飛度玉闌干一曲陽春夜不寒但得卿來
吾便醉高陽元作酒徒看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絕句

送右轄馮公赴楚八首

有序

若楚服幅員最廣方城漢水寔云靈之屬者
稱 明天子湯沐邑而左顧在楚矣四明馮

公初繇臬使者治兵六郡徙鎮三吳海波不
揚待荏用戢越歲蓋遷楚右方伯云夫吳楚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

十

皆東南地 國家之維是倚毗不啻天府公

楚則楚重公吳則吳重三輔陪京豐鎬在望

迺先吳後楚爾人言玉衡執而七政齊北斗

酌而四時運此其爲烈巨細較然卽以公重

楚寧久勞公居外哉鼎祚竊稽故實楚亦頗

繁敬衍八章陳諸祖道彼其人善絲縟之思

而開詞賦之祖不佞何能與聞焉

塞帷爭識大馮君到處甘棠沃若雲六郡向遵

司馬法三吳仍督水犀軍

其二

虎竹麟符下建章使君千騎領東方胡床秋滿
南樓月又詔元規上武昌

其三

漢江爲酒日堪攜江草江花接大隄更向習池
歸倒載山公笑殺醉如泥

其四

蘭茝雜佩滿湘潭屈宋衙官當晚叅千樹紫薇
三萬軸共傳書癖杜征南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

二

其五

峴首風流片石知居人墮淚憶當時只今重見
羊開府載道嶙峋是口碑

其六

鸚鵡洲邊芳草生樓高黃鶴俯江聲向知幕下
容狂士一勺椒漿酌禰衡

其七

楚天霜落水微波颯颯青楓暮雨多却望洞庭
秋色徧不知何處弔湘娥

其八

獵火中宵映渚宮
蘭臺盡日敞雄風
大夫作賦真能事
寡和由來在郢中

秋日過蔣村修社

修竹依然一徑開
西風門巷掩蒼苔
鄰翁曳杖前相勞
又入雞豚社裏來

何四游金陵近有信之揚州

但說隨潮過石頭
又聞騎鶴上揚州
珠簾十里銀燈照
妬殺簫聲出玉樓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三

題王仲房小像

老作王潭處士身
空將阿堵說傳神
雄心一片憑誰見
好手由他自畫麟

其二

五嶽隨身一劍遙
翛然黃鶴不須招
它年便逐浮丘去
遺像人間識子喬

寄朱秉器按察大梁因薦吳汝州廷承汜

水令子登

雙鯉巴江一札傳
西風落木又經年
逢人馬首

中原入憶爾嵩山
畫戟前

其二

十年開府未爲遲
回首青谿結社時
玉樹歌聲都散盡
桓家一笛向君吹

其三

一片飛雲入大梁
黃河北望正茫茫
從知幕府多辭客
日向平臺醉幾場

其四

虛左當年意氣真
信陵千載尚如新
抱關小吏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四

勞君問亦有夷門
任俠人

答弟台

故園松菊暗驚秋
繞戶寒泉日夜流
別後憶君溪上路
白雲芳草共悠悠

保豐臺秋望

寒江湛湛日流東
一雁西飛下暮空
獨向保豐臺上望
斷腸秋色在丹楓

感舊寄管孝廉彥懷

同住城東第一峰
經行長倚殿門松
十年往事

君休問愁聽開元寺裏鐘

送汪生還姑蔑

蒼苔濁酒破愁顏十月清霜匹馬還世事奕棋
君自見怪來常憶爛柯山

天逸閣送吳生兄弟南還

登山臨水送將歸細雨清尊對夕暉莫向高樓
悲過雁天南今作一行飛

程天錫過君典郊居邀余和贈

片帆湖上度孤雲日落蕭條乍見君自愛東田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秋色好非關名借沈休文

雨悶

桃花李花空自芳日日閉門人斷腸今歲玄冥
偏得令不知何地着東皇

寄遠

踈地垂楊隱畫樓三年不得醉筵候愁人自分
愁如海枉殺盧姬喚莫愁

送程畫史入梁謁西亭王孫

梁園今自孝王開辭客鄒枚託乘陪修竹檀樂

夾池水憑君雙管乞將來

送馬愚還白下

苦憶平生馬少游相逢尊酒別高樓明朝欵段
愁南首一路青山到石頭

送閔山人游金山

送爾初爲汗漫游白雲無際大江流鏡中一點
金山小屨氣吹成十二樓

樂游苑示主人

晴湖湛湛草斑斑新酒勞君破客顏六代帝城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秋色裏樂遊苑上望鍾山

京城南尋陳子野明府不值

別來縣榻定生塵更見當門五柳新自笑身非
期會客難從投轄問陳遵

東麓亭醉望謝公墩

冶城秋色滿宮門東麓亭前醉一尊江左只今
名士少那能不望謝公墩

畚劉公恒比部送酒

愁來買醉問新豐久客長安似夢中但得一尊

銷夜雨不將秋色弔江楓

雨花臺呈劉陳二大夫

說法高僧有舊臺秋空不見雨花來與君指點
前朝事日落寒江進酒杯

和王十二桃葉渡感舊

尚留名姓少年場桃葉桃根總斷腸也憶渡時
那用檝風流不是舊王郎

鷺峰寺訪王山人

昆侖山人不出山也將雙足踏人間煙霞一片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七

心猶在燈影經聲自閉關

送張五落第歸涇川

長安客舍送君歸來往棲棲一布衣如此頭顱
成底事五湖何處問漁磯

蕪湖界寄龍使君

大峰如月小如星水似銀河色更青鳥鵲飛殘
人不渡一槎秋色曉冥冥

九日雨

陶家舊徑近全荒尚有黃花對客黃眼底滿城

風雨急依稀今日是重陽

書門

平生結客不知貧少年場中多負人留得黃金
付紀叟壚頭醉看敬亭春

寒夜憶李豹山中

思君獨苦更思歸老盡山中薜荔衣入夜城烏
棲不定一庭寒葉向人飛

柏枧山家見茶花

鑿石緣源半作家隔林煙火夕陽斜天寒客到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八

柴門少種得茶開滿路花

送黃兆聖如金陵寄張子明諸子

白雲一片送君行落日蕭條去住情寄語金陵
諸子弟莫愁今在石頭城

懷僊曲同君典作

蔥青玉樹發琪花十二虹樓切太霞東望扶桑
西弱水仙人時駕五雲車

其二

阿母春風醉碧桃宴開平圃白雲高空雙瑄

調靈鳳海上三山戴巨鼇

其三

仙歌誰與唱金巾綠酒瓊蘇億萬春跨鶴中峰
周太子騷鸞南嶽魏夫人

其四

霞珮星冠降碧壇真文十賚給仙官熒熒日抱
黃金島眇眇天垂白玉棺

古怨

明月長懸玉鏡臺丁香花下侍郎來當時贈得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九

同心結縱有春風翦不開

其二

小女深閨見客羞蛾眉宛轉綰春愁生來不識
鴛鴦鳥繡出鴛鴦却竝頭

送萬明府之於潛

風流仙令玉爲顏雙爾携琴到世間一片煙雲
心尚在分符猶得傍名山

其二

城頭山色徧飛霞不數河陽滿縣花酒熟北堂

春日永笑他勾漏覓丹砂

其三

君才百里未須論但得佳山卽主恩豈必兒
童騎竹馬千巖明月待開尊

其四

一望高峰秋色中青天倒挿碧芙蓉臨風欲蹶
三千丈願借飛鳬當白龍

飲張五大來侑以口號

別來遙寄白雲書枉殺琴谿藥滓魚到得此中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

猶不飲卻令嵇阮笑迂疎

其二

空堂雨霽石榴新漉酒時憑江上巾眼底紛紛
君自見更誰能和郢中人

張五別歸約十日爲來期賦二章貽之

逢人不解記人名偶喚張郎四座驚一語便成
千載事妬他鸚鵡亦傳聲

其二

十日還期看藥欄何如昔昔臥琅玕到來已盡

菖蒲酒應剩南山色可餐

雨夕憶張五

雲黯千山雨四垂
憶君曾共雨中巵
只今隱几題詩夜
不似虛堂握醕時

王大以其集屬選披讀有作

賦就登樓舊識名
逢君倒屣媿同聲
自憐雅有中郎思
二十年才讀論衡

村居日給簡闕戲作自解

縱有青蚨乏酒沽
浪從花裏聽提壺
獨醒不是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三

十一

元來意誤殺人稱楚大夫

其二

已知遠市減盤飧
乍可空山習菜根
明志自能甘澹薄
平生不傍五侯門

詠古四章訓姜明府

縣金不惜構多材
市骨應圖剋駿來
隗始雖慚千里足
足至今人自說燕臺

其二

絳灌卽堪年少尊
虛勞流涕扣天關
長沙莫續

招魂賦前席須知亦主恩

其三

薄命從教屬勝人
畫工偶自誤傳真
漢家舊有和戎策
不是君王棄妾身

其四

四海清狂禰正平
十年賁刺漫空名
不緣文舉能青眼
碌碌誰知鼓吏情

歸來三章戲示內子

歸來空復敝貂裘
三度秋風汗漫游
說向山妻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三

十二

吾舌在不愁無地覓封侯

其二

歸來莫問下機人
落魄乾坤一病身
海內弟兄俱俠少
只今誰不傍風塵

其三

歸來不負鹿門期
坐弄烟霞對酒巵
秋色淮南知幾許
好看藁桂發新枝

秋日沈君典二三兄弟月夕興懷雲謠寄

况益有味哉昔人之言遙知兄弟登高

處徧揮茱萸少一人各占近體馳音空

谷余憮然其命援筆次焉

沈君典遙字

郎川秋色儘招搖剡水風流豈寂寥伏枕懷人魂欲斷千巖明月夢中遙

潘子會知字

白首同歸昔有期青山不負掌中卮眼前誰會陽春調花樹河陽是舊知

汪子建兄字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三

君懷雙壁月同明高價堪償十五城敢向桓文誇代霸詞場今日讓稱兄

俞信夫登字

然諾余今媿五陵孤懷千里托壺水聞君亦有悲秋賦落日高臺醉裏登

子會高字

故人何意問綈袍病色將無避濁醪邂逅自堪占太史德星遙傍少微高

程天錫萊字

此會真憐海內無遙看秋影蕩平湖同時兄弟知多少獨爾尊前念插茱

君典莫字

虛憶當年一酒徒壚頭爾輩自狂呼預愁風雨妨重九早向龍山試紫萸

子建人字

紀叟猶能釀老春敬亭佳氣望中新君來好入東村社破戒還携漉酒人

聞董貳卿幼海先生歸松江寄呈此篇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四

引裾名動南荒戍曳履材高北斗班忽買青山臨海上遙瞻紫氣滿雲間

其二

主恩龍臥風塵遠歲晚鴻冥日月閒出處直將人世玩清秋不獨憶鱸還

莫春潭上送汪逸人

愁聞兩岫踏歌聲柳色青青照暮春千尺桃花潭水綠轉教今日送汪倫

憶山中寄季豹

只自呼尊只自歌繞城花發奈君何也知春夢
全無定終是青山入夢多

招史使君

茗椀薰爐事事宜與君長日靜譚詩只緣花發
雕闌畔添得東鄰酒一卮

牛渚北望寄龍使君聽徒燕中

南登牛渚望燕臺不盡長江萬里來如此風波
公莫渡篴篴吹徹楚歌哀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五

久從海上作波臣又向燕中結酒人易水蕭蕭
寒色甚難將鄒律變陽春

題所佩劍

寒光片片吐龍鱗尺鐵何曾暫離身莫逐延津
風雨化明朝還作報恩人

劉公謨江館代贈

綠波吹蕩碧雲寒歌舞留人百寶闌一寸莫從
長短較爲君新製鵝鵲冠

口號寄山中諸子

李豹閉關讀書余市中困冗

聞君雅已閉關成萬卷牀頭送此生却笑席門
甘自老虛勞長者大逢迎

孺斯聞絕愛幸小徐生其兄弟竝爲清

倡而兄勝

翩翩闌入少年場對酒看花總斷腸君自娛歌
三婦豔風情原說老徐娘

子基有新侍而病目

伏枕蕭條倍可憐還將白眼答青天笑君空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六

文君侍霧裏看花似老年

泰符約結夏文春如故年余未往

科頭箕踞共長松曾聽東林寺裏鐘入夏看雲
還憶弟不知文春似何峰

秋早過玉上人

高齋一榻意蕭然坐對寒燈繡佛前試共推窓
看秋色敬亭楓葉散初烟

其二

題詩每過朗公家手汲新泉自煮茶送客出門

天欲曙半空飛雨濕袈裟

樓夜

寒色篝燈思欲迷玉虬清漏度樓西篆煙自裊人孤坐月滿高林謝豹啼

飲次作

興來樽盡笑家貧忽發牀頭剩老春便是濁醪堪一醉柴桑何用漉紗巾

其二

願傾尊酒化為澠意氣長教壓五陵夜半醉提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七

雙劍舞虛堂風急暗秋燈

夜懷

宛陵城下草萋萋宛陵城上烏夜啼愁人展轉不成寐萬戶砧高片月低

柏枧寺訪佛肩上人遇

寂寂秋堂僧不逢白雲留客倚長松凌空飛錫知何處日暮風吹萬壑鐘

覽黃使君登九華詩奉贈

江左名山九子峰青天秀出九芙蓉一題謝眺

驚人句朵朵還看紫氣封

九日同吳無文登敬亭望劉明府別業有

懷

携君九日上高臺無數黃花照眼開却望陶家秋色近東籬誰遣白衣來

送馮開之自宣城還西湖別業

送君一舸自東還湖上秋風獨掩關直置離情銷不得孤雲愁殺敬亭山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八

焚魚學製芰荷衣却笑金門大隱非怪道君身有仙骨陵陽借得白龍歸

其三

緇衣共載泛湖船此地來叅黃蘗禪七百餘年公案在還看玉井出金蓮

太史來宣城與一僧俱

其四

一賦凌雲舊有名文園消渴望金莖卽今誰諫長楊獵多恐君王問長卿

有感

年年看盡故山春，未是東西南北身。却笑乘輶如貴客，掛經牛角更何人。

答汪子建郎川

二月春風陌上時，送君攀柳成絲只今咫尺。無由送縱有長條，好贈誰。

其二

剡川風景半猶存，雪湧寒波自一村。近日子猷清興減，扁舟不及戴家門。

謝友可遊九華至龍井見寄將東訪敬亭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三

十九

九華仙窟覓仙蹤，龍井還堪問伏龍。相望諸峰開菡萏，題詩初日上芙蓉。

其二

敬亭雲鳥欲逢迎，一櫂澄江似鏡平。況是青山家好在，更教人喚謝宣城。

春日得程子虛吳門書

清秋醉別鳳皇臺，花落花開更幾回。又見春風君作客，闔閭城下一書來。

寄姜戶曹謫高唐州

十年纔領度支章，又遣東齊作逐鄉。世態雨雲原不定，莫將幽夢誤高唐。

君典吳姬病戲問之

歌篴乍冷鏡生塵，雙黛含顰態轉新。一出吳宮春欲老，西施原是捧心人。

寄劉達可比部謫六安

楚天一望數行啼，團扇秋風憶舊題。今日廬江稱小吏，哀情還似仲卿妻。

哭陳子野明府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三

二十

秋老空江一雁回，因君蕭瑟賦悲哉。可憐驚座名猶在，那見金陵尺牘來。

其二

生綃一幅寫新篁，風雨西牕夜夜涼。今日片雲秋色遠，還將雙淚哭瀟湘。

其三

城南結社白蓮新，石子岡頭幾度春。待得遠公開酒禁，攢眉無復社中人。

金陵寄友

桃葉渡頭花正妍莫愁湖上月初圓卽今花月
交輝處春色從君樂府傳

贈楊三桂林八首

含嬌流目送君前吹徹笙篴欲曙天家住青谿
第三曲阿郎今得小姑憐

其二

雕房羽帳綴流蘇春色沉沉曉易晡道是海棠
剛睡足一痕紅線上珊瑚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圭

華清初浴試新妝玉鏡臺前月似霜天與翠蛾
雙宛轉不須人道畫眉長

其四

醉來美態更橫陳雙頰紅潮百轉新向說天桃
君不信可知花下解迷人

其五

錦裘貂帽紫蒙茸馬上琵琶出漢宮纔唱明妃
清怨曲一時紅粉泣東風

其六

花滿秦淮結伴行衆中私語喚卿卿市頭載得
羊車去擲果當時最有情

其七

攜手長橋醉蹋歌月殘秋冷濕凌波不知烏鵲
曾來否昨夜分明見渡河

其八

風前玉樹正葱青一曲傳來是後庭却笑望仙
空自望那知閣上有張星

其九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圭

十樣新牋錦不如題來字字照瓊琚他年天祿
堪攜去乞作當朝女校書

其十

青驄油壁兩相尋薄倖青樓恨到今何惜爲歡
顚領盡西陵松柏結同心

送懋上人遊九華

一藤一鉢一袈裟行腳多年未有涯遙指東林
堪結社雲中九朵是蓮花

敬亭舟中別諸子

高孝徵

十月寒江欲暮時
勞君攀柳柳無枝
市中儘有酣歌地
只是尊前少漸離

張仲率

雙谿能白敬亭青
一曲驪歌不可聽
後夜蒼茫寒色裏
還從天上覓張星

吳長輿

南北風煙一水分
孤帆遙拂石頭雲
倘教騎鶴揚州去
折得瓊花寄與君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三

徐翁仍

裘馬翩翩上帝京
五陵豪俠舊知名
徐家七首如相贈
不遣恩讎負此生

弟子馬

愁人夾岬是丹楓
落日蕭蕭起北風
已道片心隨去鷁
還將雙目送歸鴻

贈楊州張嬌

玉人曾聽廣陵簫
明月常懸念四橋
莫問阿嬌誰得似
縱教金屋貯難消

過楊姬長卿齋中

博山爐暖水沉香
匡坐齋頭白日長
禪觀不妨天女侍
他生應在世尊傍

楊三折梅見寄

雙漿何嫌間渡遲
渡頭鴈月下流澌
翻教桃葉常相接
不道梅花有所思

贈西寧侯小史馮佐兼致黃白仲

白晳兒郎好冶遊
青衣月下弄笙篳
秦淮春在西寧府
却笑盧家有莫愁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四

其二

嫣然別種自情多
綠幘垂髻奈爾何
曾向黃公鑪畔見
可教容易隔山河

逢馬四瑤姬

春風曾向武陵遊
千樹桃花十二樓
今日洞門尋曲水
仙人依舊在高頭

楊三館逢楊一璆姬

依然穠艷照人長
誰信蛾眉一夜霜
自是楊家多姊妹
可徒春色在沉香

逢楊一談舊事

碧海茫茫隱玉樓空勞魂夢作仙遊向來私語
長生殿真似明河隔女牛

江行見羣鴈

連翩飛鴈破蒼煙蕭瑟江南九月天今歲稻梁
難共飽憑傳尺素上林前

蛾眉亭感李白事

紅顏原與妬相期千載清平事轉悲歸去夜郎
銷國色孤亭愁說對蛾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五

風逆

月生新暈水生波歲晏天風發棹歌儘着來帆
張似葢半生南北逆途多

次黃池

布帆閒殺晝行遲慚媿南風作意吹縱是思家
明日到半篷煙雨入黃池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絕句

時父叔自蜀州還王官棄之歸兩少男俱

婚也代簡志喜

頻年夢已破刀州醴酒初辭未白頭一舸歸來
婚嫁畢五湖五岳任君遊

已丑歲除示內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十

鄉家澤國我山城千里絲羅締舊盟轉眼五番
除夕過敬亭明日又春生

其二

慧泉三白酒初開橘綠橙黃海蛤來自是吳儂
風味在排當簫鼓送星回

其三

爲儒未了又參禪住髮安家亦大緣莫把革囊
輕覷汝散花天女世尊前

其四

長卿夕擁如花句百穀寒圍翠袖詩如此行藏
原不惡年年把酒祝齊眉

其五

行年四十總無聞詩裏青山曲裏雲却覩多能
心尚在恠君何事漸知文

重過勞勞亭懷方子及滇中

天盡西南夢渺茫勞勞一別報三霜點蒼山黛
澄江練萬里長懸明月光

春日寄楊美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二

它鄉殘病暮秋時多費卿家酒一卮司馬亦知
消渴苦泥人無奈遠山眉

其二

長橋扶醉夜同過曲曲朱闌疊素波試望帝城
秋萬戶由來此地月明多

其三

秦淮隔岸柳條輕華館流波澹澹生最憶恣聞
秦吉了伴儂調客自呼名

其四

三千粉黛領僊班不飯胡麻也駐顏莫逐桃花
流水去且畱春色在人間

袁大夫平皖寇凱歌

太白妖摧小白懸捷書連夜奏甘泉親提六郡
良家子絕勝三河俠少年

其二

二郎河上破重圍陳漢山頭白羽揮侍從舊臣
新佩印太平天子正垂衣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三

坐銷鋒鏑起耕農詔賜朱提出漢宮玉帳韜
鈴多祕計且將劔術事猿公

其四

五道潛師合搗營忽驚鼓角地中鳴長蛟不用
樅陽射如練澄江護帝京

其五

西征楊柳乍成絲歸及櫻桃薦廟時京觀已看
封野死羽林更遣隸孤兒

其六

前茅高揭馬駢驪一鼓闐闐百戰酣試問上書
趨禁闥何如倚劔定東南

讀董夫人遺稿簡周元孚

遠山無意畫眉長柳絮因風幾斷腸歌就由來
曾不誤空勞顧曲有周郎

其二

前身應是董雙成一奏雲璈頓有情歸去瑤池
侍金母筵頭猶按步虛聲

趙仁父由中書舍人丞太平移令儀封期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四

予江上一面而別

浩蕩江波秋可憐白門垂柳護霜天與君立馬
須臾別反拘長條贈作鞭

其二

酒酣擊劍發悲歌遷客由來感慨多猶憶鳳皇
池上草年年春色照鳴珂

其三

曾向陵陽御白龍黃山三十六芙蓉移官更傍
嵩峰住舊日三花定再逢

其四

又采風流映一時河陽春滿好花枝遙占帝
雙鳬化仙骨君身自不知

徐茂吳爲沈寶題小像絕佳戲作

雖然阿堵爲傳神省識春風恐未真不是朝雲
裁麗賦陽臺誰見夢中身

長楊館卽席贈王姬曼容兼別方超宗嗣

宗陸成叔劉季然謝少白汪肇邵鄭微
仲吾家季豹諸子徐大楊二張五諸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五

十首余時被放南還

一夜酣歌徹曙鐘片帆蒼翠挂千峰更期遠適
知何處憐取尊前王曼容

其二

青衫躑躅國門前虛負才名二十年領却秦淮
春亦好花枝嫩嫩月娟娟

其三

合將姊妹倍情親百種機天一種身爲譜王家
新樂府桃根桃葉是東隣

其四

青谿華館署長楊飛絮飛花妾斷腸銀榜嶧山
碑樣字風流江左老周郎

其五

阿翩阿美併卿卿濃淡飛沈各有情轉候張星
臨壁月溫柔鄉足老吾生

其六

秋蟾涼沁漢宮羅踏遍紅橋疊素波縱使清淮
能化酒離人無奈易醒何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六

其七

黯然賦別欲銷魂遊俠如雲散不存絲竹滿堂
爭勝肉主人送客獨畱髡

其八

吳女朝朝隊隊隨當筵不醉別來思紫綾半臂
雙頭檝司馬裁成錦字詩

其九

時清無路覓封侯兒女情多一寄愁散盡黃金
頭半白空名薄倖在青樓

其十

平生冠蓋懶開顏
歌罷遼遠自出關
借問都門誰祖帳
亭亭十二翠雲鬟

泰符書問吳中新
茶至未因憶客吳
時事猶憶吳門穀
雨天新茶手製看
僧煎虎丘水好仍
嫌淺那及堯峰未
品泉

其二

西山春老賣茶天
細織筠籠各在肩
旋汲新泉憑客試
松風初響月初圓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七

其三

吳茗今爲天下傳
長興羅峴共爭先
吾鄉亦道陽坡勝
不是當時入貢年

泰符自金陵携画
梅帳子爲楚游拈
高季

迪句題額

白門柳色送行杯
沅芷湘蘭盡可哀
携取江南春夢好
月明林下美人來

壽徐少司馬十二首

司馬桓桓社稷臣
功高無意畫麒麟
敬亭雲鳥

澄江練乞得 三朝未老身

其二

蚤年啟事說山公
況復掄材入穀中
豈必抱來俱楚璞
先知不競是南風

其三

璫箱玉笈世多聞
五嶽真形十賚文
泰岱獨尊公特領
雙幡曾禮碧霞君

其四

蘇堤十二半銀橋
三月西湖八月潮
已道蓬萊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八

僊吏在章臺走馬
又歸朝

其五

詔持絳節督南征
父老驩呼擁道迎
始識威儀今自漢
百年遭寇一時平

其六

盤龍 賜服映貂蟬
萬里西南坐鎮年
勞績自傳 天語重
笑它班管勒燕然

其七

毳帳碣房一炬過
雪山千丈帶氐河
只今家部

清商樂半是西羌獻凱歌

其八

爲問歸裝一舸隨五湖長泛學鴟夷西施也不將同載閒却成都十樣眉

其九

瘴盡瀘江五月秋南人重拜武鄉侯黑頭更作隆中臥錯指元龍百尺樓

其十

一歸雙眼破繁華新起香臺五色霞囊俸施來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九

裝貝葉戟門行見長蓮花

其十一

東海精華衍地靈春風玉樹並亭亭六韜呂伋原堪授不似韋家擅一經

其十二

華陽古洞摠僊班歲歲梅花照玉顏依舊山中稱宰相朝元雙闕曉鳴環

贈聶仲子

名山采藥刷秋雲靜裏閒探玉局文兄弟並傳

乘白雀渡江知是小茅君

其二

上池勺水俱神漢靈鼎初還亦大丹來往蕪江隱君子懸壺強作越人看

三曲九日

金鞭不問阿誰家三曲排當看菊花獨有楊家新種好秋風碎剪赤城霞

其二

青絲攜酒軟金杯夾隊琵琶小妓催客醉氍毹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

滿堂月病夫今夜禁須開

其三

易見黃河十日清難逢重九一朝晴茱萸再把知都健風雨先含隔歲情

龍溪訪蘇茗榮

雕梁海燕舊雙棲一名花夾大堤別夢漸隨春水闊片帆明月下龍谿

其二

虛傳燕趙出佳人南國由來皓齒新一曲離絃

彈欲徹曉鶯先度漢宮春

其三

水碧橋頭千柳枝多情折贈故絲絲飛花飛絮
春堪老少駐行人酒一卮

關山憶家

前路悠悠尚未涯馬蹄蹀躞關嶢嶢凌風試唱
關山曲若箇南人不憶家

春盡日將抵河間逢鄉人

馬晉風高十丈塵傳聲似是故鄉親家人若問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一

相逢處顚頃城邊正送春

寄陳德基戶曹薊州

西湖楊柳未經攀苔雪魚書一水間今日秋風
雙翮健遲君新酒醉盤山

其二

國門烽火近年稀芻粟如山輓若飛爲道子公
奇策在尚傳東虜未全歸

其三

燕都酒樓高插天高髻胡姬慣數錢忽聽琵琶

歌出塞漁陽清泪落君前

其四

夜雨新豐伴客愁金卮空戀玉搔頭燒春滿市
誰能問蕙酒還堪貸薊州

題畢德傳小像

秀眉豐頰紫衣霞卷挾春風倚杏花何似晉朝
先吏部葡萄新釀醉隣家

題畢德彰行像

塵尾條然映酒杯烏巾白晢詠于鬋三毛豈更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二

添裴令自有神明望裏來

固節別泰符弟

南歸北放各蒼茫兄弟分飛在異鄉一諷鵲鴿
腸欲斷座中無客不沾裳

其二

長安城外動征騾大覺菴頭餞客酣吟就池塘
應待汝好隨春草到江南

其三

盧溝溝水盡爲冰寒色惟餘酒不凝遙指西山

曾共宿千峰殘雪一龕燈

其四

去冬仲望君遊楚今歲其時我去燕相憶相憐
雙鬢色只從道路問流年

呂梁逢陳叅知方舟而南至下邳余舟被

漏戲簡四首兼却寄蕭水曹丈

逢君共作濁河遊殘臘流澌損柁樓今日試從
天際望始知李郭是仙舟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三

黃河水從天上來公無渡河歌且哀已得騎鯨
仍未去應憐不是謫仙才

其三

歲晏澶吾道路難秋風短翮阻鵬搏不冠如廁
關何事千載人懷管幼安

其四

持節幸隨金馬使題詩爲報水曹郎他年破塚
移茲地無恙雙帆指故鄉

淮上獨酌

淮魚堪膾酒堪沽的的波心月是珠欲共王孫
呼一醉荒城啼殺舊栖烏

揚州見王驚鴻

趙女燕姬枉得名胡笳羌管盡邊聲廣陵一曲
千條柳望到江南便有情

金陵雜感十首

正月春雷已發聲西牕風雨夜來生有家漂泊
知何事漏滴蓮壺汨滴纓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四

六朝花月鬪春妍十八來遊二十年白髮漸增
金漸減藥爐禪榻一因緣

其三

繞郭疎梅惱夢醒籠烟浮月自亭亭家園亦有
花千樹飛鳥啣殘葉半青

其四

朱雀湖邊暮雨多石頭城下長春波歸帆直接
澄江路爾自忘歸奈爾何

其五

東渡曾叨入洛名酒傾官釀饌侯鯖舊京貢
新知少殘雪鍾山照眼明

其六

年年艇子插平沙看盡秦淮渡口花別有垂楊
心性薄隨風吹去落南家

其七

冠玉熏香綵筆新風流少小許何人形容顚顚
才情減不是靈和殿裏春

其八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五

一月春風凍未蘇白門柳弱不藏烏相要酒伴
衝泥去孫楚樓頭問舊酤

其九

帝里衣冠自五陵名花如錦酒如澠一從難後
俱星散熱血盈腔冷作冰

其十

涉江已度秣陵關閨夢猶疑客未還眉黛別來
消欲盡爲君開鏡試春山

子馬館中看梅期不至還驚峰寺

松竹迎門作意青殘梅殘雪映空亭踏穿東郭
先生履買醉提來白玉餅

其二

雪消新水碧於羅渡口看花晚獨過折取南枝
春色去軍持親供病維摩

張四畱雲館送汪子山還真州

飛花飛絮柳條青畱雨畱雲醉不醒明日渡江
相憶處只從天上望張星

贈李二姍姍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六

李城城北識君家總是春光在狹邪轉向生公
臺畔見慧山泉水虎丘茶

其二

步幄姍姍竟是真傾城一顧李夫人未須愁到
哀蟬曲啼徹宮鶯御柳新

其三

水瑩桃笙暖玉融香飄微汗度輕紅欄身寶袂
教持與初日芙蓉怯曉風

其四

握中清酒奪瓊漿坐上佳人解玉璫屏帳不施
郎突進倩他明月整容光

姑蘇送祗園上人歸天台

歸去天台第幾峰預期東向石橋松潮音夜半
生滄海猶帶寒山郭外鐘

金閨雜感十首

南還乘興又東行潮落潮生歲幾更回首舊游
俱浪跡海風吹月上高城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七

畫舸金鞭逐處遊看花載酒五湖秋向慚書記
平安帖帥府朝朝報案頭

其三

白晝垂簾早散衙湖山剩借客爲家河陽一自
離潘岳無復春風滿縣花

其四

昔記吳歌妖且浮王娘一唱萬人謳遺音猶嫋
人何在夢破秋江十二樓

其五

閬間城半酒旗青城下花枝醉不醒愁向黃公
壚畔過高陽狂客漸凋零

其六

被髮吹簫憶伍員投吳市正肯相聞半生恩怨
憑誰報一哭要離墓上雲

其七

初遊茂苑起秋風歸棹春殘細雨中水殿雲廊
相望出還來避暑館娃宮

其八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八

非開放逐在江南澤畔行吟自不堪賴有吳姬
能勸客羈愁暫緩酒初酣

其九

大半交遊歛與吳酒壇詩社各追呼比年嬾問
黃山路蝦菜扁舟再泛湖

其十

西風驅鴈度微霜久客翻令戀異鄉舊業就荒
風土惡太湖千頃學耕桑

陵陽十景爲南陵沈令公賦

鵝嶺橫雲

爲問金鵝事有無
岧嶢嶺置片雲孤
陵陽自昔稱仙令
化作翩翩葉縣鳧

玉龍鎖秀

百尺飛流百丈峰
鏡中螺黛寫重重
秋來半落明河水
十二銀橋鎖玉龍

射的占豐

幾載人看射的玄
秋風陌上鼓闐闐
鹿門舊有移家興
乞種南陵負郭田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九

工山削翠

白雲飛去又飛還
萬壑千巖指顧間
天半芙蓉爭削翠
案頭一點是工山

西溪積雪

溪流春穀淨纖塵
玉樹森森欲照春
皂蓋好從西去問
雪中高卧豈無人

南浦甘泉

汨汨流泉引派長
輓轡金井纏絲牀
鄴渠十二君休羨
南浦人稱玉女漿

潭水拖藍

千尋潭水抱城流
一線寒光炯不收
試向蔚藍天上望
粼粼輕碧染清秋

籍山勝蹟

松作雲屏石作臺
籍山佳景望中開
好將八詠清風句
引得雙溪明月來

函三真境

鼎立千秋弔古祠
玄雲合沓閃金支
劫灰莫向昆明問
真境由來世不知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二十

文筆凌霄

綵筆晴飛萬丈虹
文星夜挂楚天東
河陽滿縣花誰數
堯李今看盡屬公

僧弼還金陵寄李臨淮乞貝葉經

渡江瓢笠胡僧去
不向葫蘆問漢書
朱雀航頭驃騎府
乞將貝葉坐禪餘

胥江逢永嘉周文美

帝城雪後悵離羣
各道南歸卧白雲
又是吳門俱作客
一江殘雪正逢君

送元振遊姑胥因有所寄

金閶三月舊經過十里香風散綺羅尚有館娃宮裏伴待君雙黛寫新蛾

其二

峭蒨青蔥映碧波帆前峯色夏雲多歸時爲問蓮花蕩試聽吳儂水調歌

爲蘇志父題顧姬回蘭

桃花恐悞武陵津只寫幽蘭贈所親別後芳馨猶可折微波渺渺獨愁人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王

送王醫還丹陽

賣藥修琴識者誰猶驚女子姓名知移家一入丹陽市遙指中泠是上池

金陵張生畫長橋柳色貽謝少白戲題

長橋柳色故絲絲遊客思鄉正此時張緒風流今不見却傳春草謝家詩

代內寄廣陵趙孃羅襪錦帶各系以詩

凌波羅襪繡春雲絲履相承闕五文遙憶蓮花從步發香塵雙印褰仙裙

其二

錦帶同心結兩頭纖腰暗束楚宮秋隋堤家近新楊柳怕逐春風舞不休

春日寄荅張伯大侍御

相望迢迢萬里餘我方閉戶爾懸車三巴歲歲魚西上來往春江尺素書

其二

扶犁春雨破曉田幾度江南失有年飽食蹲鴟君自老岷山欲賦卜居篇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王

其三

曾寄秋風感興詩錦城花又暮春時四愁遙識張平子欲往長吟我所思

抱病寺居荅楊姬

蕭齋獨掩少城隈秋老江南賦可哀爲爾雕籠透鸚鵡白門烏帽喚郎來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絕句

爲張郡丞題蕭使君四圖

寒帷春色

禾黍油油桑柘陰隨君到處起謳吟
寒帷爭識春風面我記冰壺一片心

停車諭俗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一

問俗邨邨五馬過山城草木被陽和
向傳樂職詩宣布惠事兒童亦習歌

行部訓民

青青棠樹競參天父老常懷舊耨年
一自使君行部後黃山幾處有閒田

青衿時雨

琴瑟笙鏞列滿庭青衿赤紱對譚經
杏壇一雨春多少桃李江南半敬亭

送九弟先歸

南游兄弟兩三人共踏東華陌上塵
終是風流讓年少長橋攀盡柳條春

其二

香稻初登紫鱗肥故園風景記依稀
同來不及同歸去九月江南未授衣

卽事再送

胡麻飯罷送君還畫裏樓臺鏡裏山
流水桃花蹤跡祕只將清夢落人間

敬亭雪中待送朱密所司理昨冬一送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二

玄峯司農一送劉澹峯明府一送麻甥
偕計併今而四矣詩系鄙感且解嘲于

山靈

一冬三到敬亭山春雪重來照舊顏
縱得飽看都爲客孤雲衆鳥不相關

其二

新年携酒剩屠蘇雪繞山圍坐玉壺
見汝送人常作郡路傍有鬼定椰榆

其三

青門大道走朱輪
冒雪何殊拜望塵
剡水扁舟
雒陽卧始知事事不如人

寓感

無事分携似隔生
夢中轉夢不堪明
層層花影
龐龐月猶記金鈿與定情

其二

燕姬美玉越姬花
瞥眼俄從一餉誇
別有鍾情人未解
傾城原不在名家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三

十五盈盈樓上居
饑畊隴首十年餘
終知僂骨難隨俗
暗繫銀泥五暈裾

其四

桑美柳眼早相期
無奈東風作意吹
蠶已三眠
鴛哺子春殘留賞斷腸時

送金茂生

有序

茂生書似令舅何謂無成字
食神僂幾于欲化余累年有所
纂術皆出君手登授錢局
隄廩側理得參翰墨之林帝席

魯魚間識羽陵之簡
秋云暮矣携家自
宣城歸吳二三子賦詩贈之

長毫垂露傳宣管
妙手成風借郢斤
已遣殺青懸世賞
倘仍嘲白付羣紛

其二

鑽它故紙驢年出
自合生身作蠹魚
汲冢西陽俱已出人
間未見有何書

其三

三吳相望本同鄉
兒解方言婦習妝
懷橘欲歸家有母
洞庭黃摘滿林霜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四

城東送王玄

望極青蔥峭蒨閒
敬亭雲往鳥飛還
何知能事那相迫
幾日留君畫一山

其二

霜老江空木葉丹
扁舟仍問舊長干
蕭蕭記取尊前別
目送歸鴻寫不難

送李用父遊武夷
便訪閩郡車子仁
使君西游乍謁武夷
君萬瀑爭流九曲
分爲唱人間

可哀曲乘風吹落幔亭雲

其二

閩海何妨缺一彈車公在坐領清歡到時新酒
官厨熟鳳尾蕉紅荔子丹

五河渡遇雪

雨雪今年較倍多殘梅新柳奈春何三杯早酒
能終日一棹流澌渡五河

感舊寄呂玉繩江州十首

由來潮不上尋陽翻是才人舊謫鄉九派江流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五

滿船月琵琶縱聽莫沾裳

其二

長沙差近漢恩濃彭蠡匡廬接四封眼底貞元
舊朝士半爲遷客半爲農

其三

空門但笑執爲鉤名士何曾解竊鉤斗笠團歌
虞瞻子青衫白馬呂江州

其四

燕市悲歌遊酒人君家甥舅最清真遠陽納節

銓曹出顛顛江潭又幾春

其五

風吹山帶雨垂簾湖氣江聲晝夜兼縱少公田
供種秫西來盤剩水晶鹽

其六

舟航鳬鴈拍江濤湖稅新關對樵曹赤地東南
數千里請烹言利析秋毫

其七

共期宣室召將歸別駕安然頌海沂不必逢人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六

問顏色知君戰勝已能肥

其八

寒城一眺正蒼然平楚亭開疊嶂邊每憶謝公
遊詠好彩虹雙落鏡雙懸

其九

北歸馬首泮春水躑躅吳閭更秣陵爲道客身
閒看處藥鑪茗椀佛前燈

其十

七十鴛鴦隊隊開傳聞西曲出西臺憑君催唱

尋陽樂留待新儂九里來

送王公子昭文省觀

東來千里爲寧親濁世翩翩定可人雙落彩虹
懷李白一聞雌蜺賞王筠

其二

郭外昭亭快獨遊就中雲鳥坐相酬留題小謝
驚人句始識君曾到上頭

其三

到日梅香雪作花別時桃豔綺成霞西湖千樹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七

春應晚歸及新嘗鴈茗茶

其四

霜後黃柑三寸餘囊携風腊是香魚山厨海味
常井口誰道車螯礪不如

其五

新構玄齋紫翠層府曹清徹玉壺冰知君不問
胡威絹一騎蕭蕭出宛陵

其六

尋君不憚惡溪惡送客纔過三月三幾牒吳山

環越水相尋相送總江南

送沈夢暘歸武林是青門山人孫以繪花

弁世其家

南國徐熙西國黃寫生設色妙兼長鍾陵更有
賢孫子憶棗連株亦擅場

其二

王孫寶玦酒家留尚憶青門有故侯貌得孤山
疎影出湖光清淺暗香浮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八

輕寒側側雨瀟瀟歸問西湖第幾橋堤柳三眠
春欲瘦試誰先約沈郎腰

已亥試筆有簡

從知五馬古諸侯況領東方居上頭遙遣紅牋
來白屋似持黃紙到滄洲

其二

門堪羅雀食無魚一畝儒宮萬卷書逢掖終輸
二千石鴈門鴈美定何如

其三

清白期將獻大夫野人此意實疎迂千麾近不
臨東郭間殺庭中水一盂

其四

郡符兼領醉爲鄉肅客何由得下堂幸免人稱
輕薄尹但愁自作夜郎王

其五

由來學道嫌山淺豈合携家向市棲通隱之名
吾不解朱門蓬戶莫輕齊

未應二首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九

由來觸愛便成悲情若凝脂命若絲莫道枯禪
渾鬼窟未應容易到枯時

其二

兩番詠哭女兒詩愛第辭堂妾去唯也識閨浮
多缺陷未應骨肉太支離

人日鳳皇橋對月

今年人日勝常年柳眼梅心已鬪妍江夜放歌
還獨醉半橋新月半城煙

送王季宜郡丞遷左相國歸東嘉十二首

陵陽春色自年年郡閣秋風已颯然左史新銜
頒漢國右丞舊業憶藍田

其二

王門醴酒未經嘗使者河堤報薦章
無定色蛾眉不掃入時妝

其三

鄉里兒童紛項領鄰封期會緩催科
眼前舊事無勞問歸夢頻年屬薜蘿

其四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

僊舟秋擁浙江潮桂子天香雲外飄殊有鳳毛
分麗采正看鵬背上扶搖

其五

繚碧家園信所如潘輿喜御賦閒居三朝問膳
猶多暇東部新裁越絕書

其六

長裾嬾曳瑟辭操高枕天風簸海濤君昔未能
稱痛飲不須更熟讀離騷

其七

桃花玉洞待重攀真誥巖深祕籙閒火棗交梨
應賜與只今長史出人間

其八

却笑君遲鴈蕩遊銀河一派下龍湫赤城霞氣
看成綺待我瓊臺最上頭

其九

爲郡猶憐未盡才長沙舞袖更難延豐碑七尺
臨官道記是安陽稚子來

其十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公府沈沈久絕蹤因君一榻每過從高齋當眼
仍蒼翠知隔秋雲又幾重

其十一

黯然不獨別銷魂知已由來重感恩祖道青衫
多半濕一時客散孟嘗門

其十二

東嘉風物甲江南海味還誰似我甘大令書題
三百顆先從霜候寄黃柑

楊道行職方見訪

江程百里一帆來采石青山對鏡開相見先邀
禮黃檗敬亭雙塔坐蓮臺

寄悼姚家小史駱俱呈王人叔度

長干孤月挂禪枝憶爾鳴琴松下時檢得扇頭
秋九詠右軍遺教駱丞詩

其二

少小曾稱明下童漸來有意比郝公五雲書吏
新相召真訣丹文字字工

爲王文湖題畫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一客秦淮憶故山金庭玉柱夢常攀望來千尺
秋雲白更在匡廬瀑布間

荅繖山通公

南國名僧多故人頻年老竄盡爲塵繖師臘數
應難記千佛巖頭認法身

其二

白社新文太史傳誓修淨土閣高懸卧游爲倩
龍眠畫更乞西歸一瓣蓮

其三

北去南僧問作麼只圖上苑覓頻婆通公自問
棲霞任幾顆酸梨度歲多

其四

臺省連章諍鬪場是非也到講經堂何如杜口
真能事鳬短從教共鶴長

其五

最是禪家喜噉名詩篇大半引公卿獨勞寄詠
窮居士疊嶂雙溪十載情

其六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圭

直從黃蘗紹宗風兩說楞嚴筆授融自擲塵毛
西樂後草深一丈法堂空

其七

飲酒看書我昔曾閉門人愛也人憎近來書酒
都拋却無事依然退院僧

楊柳枝贈楊伶

回思三五少年時慣唱楊枝與柳枝飛絮飛花
春漸老東風吹綠發新萼

其二

婷婷嫋嫋一絲絲樂府新翻楊叛兒何處酒醒
魂欲斷曉風殘月夢佳期

笙臺曲爲永嘉王昭文賦

王子吹笙有舊臺東甌仍見後身來層峰疊翠
霞舒綺千樹桃花幾歲開

其二

雲和曾逐董雙成金母龜臺結伴行明月滿輪
寒憂玉還騎白鶴上瑤京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四

但道翩翩迥出塵誰知君是謫仙人驚笙一奏
釣天曲鳳吹遙傳雒水濱

其四

太玉容成古洞留白雲南繞吹臺秋縹緲瓊笈
三千軸桐栢金庭十二樓

裴居士金剛般若卷

久斷葷羶也斷親十年鉛汞湯隨人只今領取
裴居士見在金剛不壞身

乙巳元夕書懷

行歌穠李坐吹笙處處看燈酒送迎漸老遊情
薄春雪佛前一點對長明

其二

貧家燈夕只尋常更闌西堂取月光照影懊
聊自笑老來空說少來狂

其三

燈下傳柑應歲時尊前把酒繞孫兒大家此夜
團樂坐又喜春風上髯絲

夏晚偕詹公鼎姪勉初出江納涼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圭

湖陰畫舫枉稱遊只繫橋頭與舍頭何似儂携
單鰲去江心五月颯如秋

其二

江干景物儼清和面面涼風森森波已道酒狂
容小阮還將釣法問詹何

其三

淮廬隔岸晚山晴翕翠霏紅返照明欲漱餘酣
修茗事松蘿涵白一江清

題史府君桃花畫扇

武陵春逗宛陵陽牒扇描成半面妝記取桃花
使君種它年樹樹是甘棠

復飲無已姪張姬在坐

經旬兩度醉君家坐有姬人字麗華一曲歌成
雙玉樹滿簾寒月照冰花

送魏賓起贊業湯司成還淳湖

東問吳艤西宛城高冠長袖揖公卿世人自重
三都賦玄晏何煩借姓名

其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六

爲乞天孫巧未遲幾年碧漢下紅絲此來親得
金鍼度繡出鴛鴦定合時

病榻口號

牽纏脊屬盡爲魔老病相乘奈似何無藥可嘗
無法說一燈半榻伴維摩

其二

空色何煩別是非花開花謝自春歸紅牙板散
歌姬院白髮蒙頭破衲衣

其三

架有詩書囊有錢由來此事不雙又全到今更省
麗公力無物驅將向海邊

壬寅誕日過對亭菴戲貽澤公四偈

面佛名香手自焚憑師一爲懺聲聞幻身百歲
由他任運社重修發願文

其二

五十知非轉覺非是非相待竟何歸野夫却背
昭亭坐雲自孤閒鳥自飛

其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七
覺羶不禁酒當尊男女應須畢嫁婚併與毗邪
俱杜口自由自在入禪門

其四

從生得老本天然敢向無量浪問年此地對亭
今面壁如來也只合隨緣

還鐘五偈 有序

景德寺故唐開元裴丞相休與黃檗叅禪所
也傳有銅鐘絕精古聲聞數里已寺圯改志
學書院書院之廢以江陵張相而賣以樂安

詹令鐘無所置以貽予予何敢爲利思所以
施之而城東永慶寺久闕鐘遂施之永慶凡
二十載矣士民之環二寺居者幾千人爭欲
得以至開已亥冬始由今宰公還其故而開
元喜可知也顧永慶不能無望焉明年春宰
公過予譚其事予爲偈五章呈宰公然首章
之所爲皈鐘者非了語也卽銘而釵釵餅
盤等鐘耳豈得無諍宰公合一擊百雜碎輦
皈東海中看他去還悲喜安在何處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七

釵釵餅盤總是金爲鐘偶發海潮音一揮如意
歸爐鞴今日何由起諍心

其二

貪癡我免致他嗔豈是初心結勝因百八聲中
如領會剎那失得任何人

其三

已荒裴相古禪場更廢文翁舊講堂一片平泉
花木地間浮提短曉鐘長

其四

東郊又轉迎春仗永慶叢林代累經何必聞鐘
始知寺趙州栢樹子青青永慶爲春牛寺有大栢先都官聖俞已詠之蓋唐刺史臺深拾宅手植也

其五

輕將棒喝向人難說法聊爲現宰官平等有何
差別處留衣尚恐是爭端

蘊璞愚公以一偈見寄次答

香山居士舊因緣但學空門不學仙且喜出來
沒交涉何妨天女爲參禪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九

王家娘子繡佛戲作一偈娘子將無因予
言折針捺絲作枯禪平抑轉而爲長卿
繡並頭鴛鴦同心齒昔耶聞娘子自憚
無如道人夫果無如也則鴛鴦頻伽齒
齒鉢羅無繡不可彌勒佛好米汁弟子
乞得一尊

願得長齋繡佛前來參天女散花緣一絲不挂
金針放百寶騰空玉鏡圓

鎧公上首德和尚坐禪偈

爾言有坐禪我言有卧佛黑甜亦樂邦黑山或
鬼窟心固作麼住身固作麼束住心病非禪束
身功不立坐卧但自如去來安彼卽爾師上智
人結夏宛西曲出關從袒肩入關從禁足

贈千江和尚偈

并序

普覺菴主光和尚本漢陽榜人也太僕無文
眞實不二法參船子因號千江明通水觀能
輕一葦比者遊方宛上悅雙溝而棲止焉把
茆蓋頭何希香土之勝隻鎗折脚聊隨貧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

之緣解錦綵而引金繩辭桂楫而設蘭若亦
庶夫自度度人者矣海藏月邦導以謁予屬
題數言且系之偈時天目鎧公結夏西樂將
以子遊戲三昧乎抑以子卽現千江身而爲
說法乎

一切水攝一切月月印千江處處圓陵陽直接
漢陽渡來往常乘般若船

西樂菴施茶偈

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西樂近來

雙舉肘一匙半勺徧恒沙

其二

鴉銜雀舌苗先春折脚鐺中作勝因載道幾多塵渴漢不知誰實飲冰人

其三

品泉園茗青菴梳雪烹茶白玉堂總是人中閒戲劇法門纔雨卽天漿

其四

曾見諸方茶榜無如師僧但現凡夫點湯沃金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三

尋常事自是其中作用殊

其五

叅破鑪神落銚禪修成法乳報恩緣何煩果力酬雙壁不種藍田種福田

金陵海上人化戒衣偈

我披破衲歌姬院爲余題詩乞戒衣衣內有珠能識得光明寶藏自輝輝

其二

由來衣鉢如飛鳥到處從稱是戒師直至一絲

都不挂方知具足在斯時

臨去留題

乙卯八月二十四日
午時以手畫授而逝

冰既是水結水亦是冰化冰水相化生纏綿幾休歇一物帶不來一物帶不去唯有存圓心任在虛空際歲中可告假月中可告急急急如律令臘月三十日

又

秋分歲歲最佳時薑嫩蘇香稻蟹肥我去萬端無繫着持螯拍飲典空遠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三

六十七年精打哄百千萬歲摠依侬我今一笑凌雲去碧海青天任所歸

男 士都

出祧男士好 編次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 終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

卷第一

文

書序

古周禮釋評序

檀弓考工二通序

家禮易簡編序

家禮儀節序

道德南華臺縣序

鹿裘石室集目錄

七子纂要序

八行芳規序

劉氏鴻書序

字彙序

印法叅同序

鑑徑評解序

宣乘翼序

漢魏詩乘序

六朝詩乘序

謝宣城集序

卷第二

唐二家鈔序

刻黃檗禪師心要序

宛雅序

刻冰川詩式序

宣城李氏家集序

刻周少隱存集序

吳許公年譜序

鹿裘石室集目錄

袞繡堂四集序

宣城秦尚書遺續序

吳氏原泉集序

大司空見臺曾公奏議序

高齋集敘

晉明堂草序

存杏篇序

世徵錄序

孫氏先錄序

無疆堂集序

詹文林先生集序

出峽草序

卷第三

幼服集序

翠微集序

寄城齋詮草序

太玉洞齊近草序

李山人觀園亭草序

鹿泉石室集六目錄

三

賦閒園集敘

思澄樓稿選序

石函閣集序

澹生堂雜稿序

半閣亭藁序

竺原吳先生詩畧序

襟日樓草序

遠霽詩草序

戴司成集後序

蒲西草序

麟蛸集序

張仲子詩選序

卷第四

容膝軒遺稿序

從弟泰符詩序

玄水閣百一草序

白雲山房詩草序

游燕草序

鹿泉石室集六目錄

四

敬麓湯先生懿行錄序

馬長公先生二箴序

會心編序

玄對序

譚品餘籤序

宛上贈言序

兩生論草序

宣城課士錄序

四書小題文選序

燕遊草序

先鳴集序

振雅會業序

塾言初業序

青泥蓮花記序

醫噓臚志序

才幻記序

才神記序

才鬼記序

鹿裘石室集六目錄

與玄草自序

予寧草自序

庚辛草自序

長命縷記序

卷第五

陝西鄉試錄序

福建鄉試錄序

山西鄉試錄後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卷第六

贈送序

贈史仲弢司理應召序

贈郡司理史公應召序

贈郡太守鄭公觀序

鹿裘石室集六目錄

贈陳使君兵備廣西序

贈李太公迎養還金谿序

贈涇令李公考績序

贈邑大夫詹公考績序

贈大中丞孫公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之任序

贈丁令君遷澤州守序

卷第七

贈李別駕守全州序

贈王使君觀序

贈邑大夫詹公入觀序

贈陳令君觀序

贈廖使君觀序

郡太守蕭公考績序

贈劉令君考績序

贈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憲使序

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序

贈太常卿張公遷御史中丞撫閩序

唐荅石室集

七

文

卷第八

尹令公考績貽封序

贈尹令君拜刑曹序

爲唐兩生贈尹侯序

贈徐屯田推滿還南司空序

贈郡丞王公遷左相國歸東嘉序

贈南司農郎李公上績序

贈鮑令君觀序

又

大中丞曹公晉右司空總理河道序

徽州梁侯考績上最序

卷第九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君擢王侯膺薦序

贈葉司訓膺薦序

贈太平令許靈長先生膺薦序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唐荅石室集

八

文

贈郡太守金公入觀兼過箕城爲壽序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觀序

諸邑贈郡侯金公入觀序

贈楊司理任太原郡丞序

又

卷第十

郡太守金公擢椒寧兵備憲使序

送金兵尊上池陽任序

書南陔白華二詩贈金兵公歸養序

贈憲使太阿金公請養序

贈郡司理關侯擢南憲臺序

郡侯馬公入覲序

又

治兵按察使饒公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郡太守廖公上計詩序

送涇令張公奏計詩序

旌川岳令上計詩序

盧令公入覲序

鳳臺石室集

八目錄

九

文

贈日者連生小序

卷第十一

壽序

大司寇華陽徐公六秩壽序

又

東洋王翁七十序

封君溫陵黃太公暨曾太孺人偕壽序

贈陳博士先生北上便歸吳門爲壽序

奇峰後先生七袞序

從祖少公兩池翁暨汪孺人偕壽序

壽尹封翁序

白沙翁焦長公八十序

卷第十二

石門公暨劉太君六袞序

贈劉太學五十序

雷長者六十序

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袞序

從叔右溪翁七十序

鹿臺石室集

六目錄

十

文

從叔起莘先生六十序

十長兄賓瞿先生六十序

上海吳翁七十序

侍峰阮三公六十序

東溪翁劉長公八十序

敬源劉次君七十序

卷第十三

太原盧太公暨王太夫人六秩序

十長兄子綦先生七十序

進階朝列大夫觀吾陳僉憲先生七秩

序

大司寇華陽徐公七秩序

一兄長泰和先生序

大中丞詹公八十序

壽邑侯日葵鮑公兼祝封太公太夫人

序

中憲大夫史翁暨郭太恭人雙壽三封

序

鹿葵石室集八目錄

卷第十四

伯姊麻太夫人六表序

新都吳母六十序

唐母張孺人壽序

彭太孺人八十壽序

萬母趙孺人壽序

瑞應屏辭祝殷母貢太安人七表序

伯姊麻太夫人七表序

天台令胡母蔣太夫人八十序

韓母狄太夫人大十序

卷第十五

徐太君蔣老夫人六秩序

後母徐孺人六十序

從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嚴母戚孺人六表序

張母潘太安人八表序

韓母陳宜人七十序

伯姊麻母太夫人八十序

鹿葵石室集八目錄

封安人十從母孟太君八十序

一從母朱太孺人八十序

卷第十六

碑

明南陵令橋李沈君碑

記

寧國府重修儒學記

雙溪施氏義田記

潁上縣東門河堤告成記

宣城縣新置學田記

天柱閣田籍記

石冢記

書孟水曹奇蜂記

頌

貞孝頌

三命合壽頌

石隱圖頌贈肖泉施長者秋仲六十

卷第十七

鹿苑石室集八目錄

十三

文

帳詞

壽太倉王相公七秩帳詞

大中丞徐公平羗奏凱詔拜少司馬兼

賜恩蔭帳詞

疏

蘇州府虎丘雲巖寺重修千佛閣募緣

疏

孟蘭大會疏

柏枧寺募建觀音閣疏

西樂菴募緣落成疏

黃池勝果寺新造五百羅漢募緣疏

西樂庵挂幡疏

宣城風義疏

白事

勸義白事

贊

怡怡堂贊

桐川三瑞贊贈廣德守姚江邵公

鹿苑石室集八目錄

十四

文

瑞麥贊

瑞雉贊

瑞兔贊

宣城蒼坑茶贊

樂平丞東潭高公像贊

姚江門山人像贊

屠長卿像贊

周慶叔像贊

林仙客像贊

吳長與先生像贊

從弟次公小像贊

崔鳴子和圖贊

自題小像

卷第十八

引

選刻緣督集引

倚玉集引

贈廬邑侯入覲詩引

鹿裘石室集

六目錄

長安秋逸引

崑崙奴傳奇引

題詞

百男圖題辭

題吳福生休夏詩

書吳福生游黃山紀

題三家雜纂

金合記題詞

戒珠記題詞

神女記題詞

丹管記題詞

題安雅堂酒令

題程彥明冊

海陽范穆其詩評

書跋

曇陽子書陰符經跋

羅伯符書醫無閭碑跋

何仁仲二園記跋

鹿裘石室集

八目錄

張幼于座右銘跋

張幼于銘箴跋

張幼于身體十箴跋

張幼于惠山泉贊跋

書金陵雜感十首跋

蕭府君四圖跋

書族義疏後

黃池撤關碑跋

疊嶂樓詩跋

疊嶂樓碑跋

君子軒記跋

屠緯真書林仙客志嚴菴碑後跋

陳郡公啓跋

陽明先生書草跋

書坐隱先生傳跋

陳崇陽先生遺文跋

重刻警俗編跋

吳福生黃山詩跋

鹿裘石室集

八目錄

十七

文

書宛陵禪菴四則

書青泥蓮花記十一則

述

疊嶂樓述

卷第十九

策

陝西第一問

陝西第三問

陝西第四問

應天武舉鄉試策

奏議

敷陳和衷末議疏

卷第二十

行狀

迪功郎桐鄉丞東潭高公行狀

劉母杭孺人行狀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玄峰

葉公行狀

鹿裘石室集

八目錄

十九

文

揚州府儒學教授前承事郎廣州府番

禺縣知縣實齋徐公行狀

累封宜人韓母陳氏行狀

進階太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

先府君宛溪先生行狀

誥封恭人先母郭太君行狀

卷第二十一

墓誌銘

南譙彭次公墓誌銘

處士耕隱梅公墓誌銘

墓表

將仕佐郎河南封丘王府教授松溪劉

公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表

處士恭和龍君墓表

勅封文林郎吉水縣知縣博羅黃公墓表

傳

比部前宣城令尹公傳

鹿裘石室集六目錄

一九

文

醉吟散人傳

沈母吳太宜人傳

江母楊孺人傳

史安人傳

姚氏世節傳

謝母許孺人傳

貞母鄭太孺人傳

卷第二十二

誄

王府君誄

太倉王太公誄

王母太恭人誄

告文

告東溪王公祠

祭文

祭東郡王封君

祭袁汝鳴

祭麻栢亭翁暨張孺人

鹿裘石室集六目錄

二

文

祭貢玄畧先生

祭王使君太公

祭魏兵部郎及趙孺人

祭范子敬師

祭貢處士公

祭劉漳平公

合宗祭沈君典太史

祭沈君典太史

又

祭外舅唐嘉議公

卷第二十三

祭關中馬相公

祭御史大夫陳公

祭鄭京兆

又

祭二叔父

祭仲舉侍御弟

祭劉世宣

鹿裘石室集八目錄

主

文

祭冢宰栗菴宋公

祭毛大理

祭殷金華使君

祭奉化兄子登

祭吳汝州

祭麻經府

祭楚雄孫太公

祭麻贈君暨陸邢二太安人

祭處士唐公

祭兩池一從祖

祭梅木華

祭賀醫

祭麻造之

卷第二十四

祭朱封君

祭羅封君

祭大銀臺陵陽徐公

祭沈肖林

鹿裘石室集八目錄

主

文

祭屈封君

祭楊封君

祭顏贈君暨孟太孺人

祭唐伯丈翁母合殯

祭董太公

祭葉文光大叅

祭麻太僕公

祭徐丹陽別駕

祭金封君暨劉太夫人

祭劉東溪

七日奠先太中大夫文

除夕薦先太中大夫文

卷第二十五

祭查太恭人

祭吳太孺人

祭馮孺人

祭徐司寇如夫人

祭尹令君大母

唐荊石室集卷八目錄

五

文

祭尹母祁太夫人

祭徐少君

祭劉太孺人

祭蔡恭人

祭韓母武太孺人

祭五從母

祭一從母

祭唐外母陶恭人遷殯

祭姪女

祭許太宜人

祭徐孺人

祭吳母

祭張太安人

祭孫孺人

祭韓母陳宜人

祭黃母周老夫人

唐荊石室集卷八目錄

六

文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同邑湯賓尹嘉賓訂

文

序

古周禮釋評序

周禮最晚出當漢季已爲羣儒所排詆歷世滋久疑信相生疑者謂六國陰謀不經之書信者謂公旦太平致治之跡抑大徑庭矣夫漢閏秦

鹿裘石室集卷一

而承周統其遺跡豈斯盡無傳后之獻者以應購錄者以閱覽不無緣飾或旋傳益之真贋淆而疑信半固其所也爲之訓故者杜鄭而下將百計爲之析佗官補冬官者俞王而下將什計皆不無異同異形而失得具亦其所也至宋朱中氏尊舊傳爲句解句節字比實初學之津梁焉往先大夫嘗有志而未逮所與游孫先生攀者寤寐于斯求之十年而獲古本又二十年而成釋評意以析補非古也疑而至詆之陰謀

反古者也故式祖於朱而義禘于杜鄭越唐及今爲顯爲別爲戚爲疏若公彥穎達若吳幼清若何廣昌柯晉安凡茲族也咸列宗祊名之曰古周禮釋評蓋孫先生多聞人也大校釋以訓經惟善則擇無庸師心評以證故有疑則闕無庸駕說要以罔羅遺佚總攝今古整齊異同攷見得失務守至正成一家之言猶之八珍在御取其備舉而授獻尸饗無貴異物六樂在縣取其同律而廢器序事無尚繁聲其爲力若因而

鹿裘石室集卷一

二

其爲心良苦世有學周禮者乎卽茲可以從周矣則其爲惠也甚鉅先生之執友與其門弟子共探之笥中而命諸剞劂其陳義甚高役既竣問序予小子且曰予先子之志也梅鼎祚曰周禮出自國師歆已無信而復首賊之以新莽繼夷之以宇文論者槩以是疑周禮評也而其用卒遂詘大明中天三辰章而六典建悉倣成周且顯以經術論士顧周禮不登於學官善法者特師其意乎而併其名遂漸湮孫先生少游鄉

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而所稱築削有年在斯也其志念深乎哉然竟窮厄以老董託之空言或因慨經術不足以盡士非經術不足以盡士也而今士之旅進者要不足以盡經術也若先生可謂善治經達於禮矣先生孝友端諒非禮弗履今方屈申公被徵之歲卿大夫未有論薦者予于是信漢猶近古而猶周以來聖經不至漸盡無傳也翳漢儒之烈耶吾宣前孫先生數十年有貢待詔公汝成纂注三禮頗多所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修明夫俗日以波樂崩禮毀而鄉之達禮者先後相望則周禮其在宜乎予得馮机而觀焉迺躍然爲之序第維忝先志是媿爾

檀弓考工二通序

檀弓用傳禮記列學官宋以後有訓故而爲孤行者考工本自爲記漢以補周之冬官宋以後有仍枿而孤行者近代士大夫中好是二書迺有槌而合行者五禮吉凶備矣檀弓則多紀喪儀而原事始五官制度備矣考工則獨極八官

而盡物曲要以義起而爲禮情文相適道著而爲器精骨所存以運于天下非事不立非物不章宜其合矣其爲辭檀弓疏達而峻潔然猶可率詞揆方也故其爲故也易考工僻奧而縝嚴若肆若隱若紆若直說者以儲與扈治精搖靡覽心鹽焉謂其辭無以加然以今古變而名物殊其爲故也難夫禮非聖不議檀弓出衰周之末教散義乖燼于秦厄于漢是非其曷以徵焉工卽妙于神而器囿于形擬諸形容物宜可象

鹿裘石室集卷一

四

俗大較言制禮典樂陳事雜物顧其氣濡不振辭曼衍鮮裁以是益信古今不相逮而二書之于文其神化所至邪凡好者特好其文云爾予爲穆如序因念禮之壞沿于今極也檀弓所重者非周政之所重喪乎士大夫習而悖之卽三年無所從其至今之百工事蓋卑非苦窳則奇袤古人飭材辨器用天任地之情意藐焉無傳時制士率占一經考工非學官所隸試揭其名而容之將罔所置對抑安貴于金木埶埴乎穆

鹿裘石室集卷一

五

如少穎不係籍經生而攻經學適助此二禮也其亦深有感也夫昔稱禮失而求之野信矣

家禮易簡編序

此故朱大夫編其先文公所爲家禮者也而今學使者房公嘗一行之閩是時房公令臨漳後十年而有是命行縣于吳余出按姑孰則守林君方梓是書也蓋行與事會云夫禮亦多言矣多則滋苛言則尠實適其疏而不越簡而易循殆惟作者之指然其始而閩旣而吳則所稱从

宜者矣閩自文公以經術興登諸鄒魯何渠曰禮而其卒也訓詁繁文檢勝支離靡倚不啻勞絲卽戶說而人習之躬化謂何耳吳文學之國也其修辭被服豈不斌斌其卒也淫奢不節雕巧不慙放法恣行命曰賢達紛華盛麗命曰觀美彼其于禮以爲桎梏以爲嫌戾用希曠矣夫昔兩者越在要荒遠于盟會其時必質之意居多至于今而若奢若僂則文之敝承之房公當其政漳浦不用武健爲名高而用禮治乃名益高比典禮之官也在事而將有所更張則孰賢于此國奢示之以禮球僊莫若以忠承敝易變使人不倦非獨地宜得天統矣房公故以易起家作易者賁而受之以剝賁之文勝也而剝之固通于禮意朱公眎學山東觀于鄉射鄒嶧有所從來仲晦氏新都其父母之邦使從其先正先生此爲近之余及朱公林守俱閩產而以余不佞從房公後同爲部使者余察吏治公弼教夫士民之表也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而咸若于

鹿裘石室集卷一

六

禮故房公在事余無所溺其職焉

家禮儀節序

紫陽家禮實本諸儀禮而淹中所出曲臺所記皆威儀之事先正丘文莊覆爲綴訂亦且酌時宜體物志甚要約矣夫昔之禮繁繁宜易厭而卒以循守弗魯今之禮簡簡宜易從而昌忒者猶忌其檢押激迅者見以爲迂闊事情不聞恒肆及之也卽所睹士大夫家鮮克由焉又何幾下庶人乎此其錄古者十五入小學三十而五鹿裘石室集六卷一

七

經通至春秋雖教衰禮壞列國朝聘之表昏喪之紀必能禮者從之高卑俯仰之間足以攷共隋卜存亡它若饌饋俶社蚤作退集弟子之職尚載管氏書要以始之學也累迹而立望表而止如防潰如御奔使不得四出自放爲旣日習而安焉所稱筋骸束肌膚會者漸濡以潤穆以恬愉而嘿膺其益不覺其勞故曰禮者養也風會之流以迨于茲驚功利若渴趨名若羶自其幼學父師之所撫訓抗督唯是孳孳速化競上

之氣赫然熾而崇讓合敬之意溘然浸微余竊閔焉爲世道念之頃繆奉 璽書董學南畿課詁程業壹尊紫陽而胥令以衡法于禮三復是編方圖有以式多士會晉陵錢司理任劖劂之役槩千余束因爲弁其端余占之星紀斗居天中備威儀王者法而行禮則得天中和眇予生及今所按部咸在斗域庶藉是以追挽馴雅之風仰承

聖祖豐芑之遺被良在斯庠然余觀言偃以灑

鹿裘石室集六卷一

八

埽應對抑末爾子太叔論揖讓周旋曰是儀也非禮夫道器同貫始卒一揆固未能凌躡抑何至岐貳哉第得是編而存之俾人之幹有所依將君子不爲庶人庶人不爲異類若登射之對而治教之粉澤以免於湮弗不理其可矣

道德南華臺縣序

吾良友吳長輿者名伯敬癸卯舉于鄉行端醇而性冲曠嘗有味乎道德南華也積十數禩之心力爲之解名臺縣筆受未竟以卽世子士京

少而誦通手校傳之梓亦善用其孝者也鼎祚敘所爲解之指曰道德南華固明道憂世之書也莊特演老之義而南華固道德之訓故箋譯也此其於道皆湛漬以深于世之趨物之窳摩切以孰不以其身寄天下而有所出之言以寤天下其文辭邃嚴篤摯柱下之意恒有所不卽盡漆園恢詭滴蕩營乎汜乎殆極意窮變而後止蓋時使之也解者率所見之一隅自爲說或以柔剛張翕爲兵之陰謀玄牝谷神譚玄者至

鹿裘石室集卷一

九

今宗之其爲用漢文平陽以清靜治王何以清言亂則所繇異也且若典午之逆取雖善曷以爲要以知虛無之非無用焉而以申韓之刻覈原于天地之不仁蒙莊出于夏之後則人之與徇其初實遠矣莊之辨以慧激而偏奇誠有之迺率彊援之而爲完說而事與物不必有之曲据之而爲實凡此皆知尊老莊矣而不得其解者也曷不就老莊以還證老莊乎老之言曰道甚夷而民好徑莊之言曰道通一而寓諸庸夫

夷也者平也平則明襲而無遺庸也者常也常則用通而無二長輿蚤有曙乎是由博大而循要約初不亢之高而索之隱不以辭閼理不以新揜故句櫛字比條剖縷析道器顯微淹眩標貫以幾夫昧者瞭然曉殺者犁然當然非長輿氏臆之也撮諸家之勝和二氏之倪而撤其封疏其滯觀其會通以俾有統壹故苟可以明不必自己苟可與適不必席衆猶之五都之市萬品所府置樽中衢惟所斟酌余涉道淺竊以爲後而欲治老莊者莫尚是非不可過是也過之不足以爲道雖然老氏戒多言莊生慎溢言而吾孔子亦欲無言善乎庾子嵩之于莊也曰了不異人意識此可以讀莊可以讀老雖君平向郭且將捫舌矣儻及君存日而以此質君當相視而笑嗟夫臣之質已公矣

七子纂要序

郡君侯四明史公莅我守之明年政通物和教是聿舉因進六邑之士都試之檢鏡弗爽品式

咸具士殆瞿然顧化焉又明年刻七子纂要成
公既自標其首簡以訓多士不啻揭白日而行
中天申命鼎小子系之曰是七子者周末及西
京人也論者以百家出九流分而至道爲天下
裂夫玉化爲環玦亦自然之執也然而環玦皆
玉也而皆適于用柱下莊列有擬于末流之弊
而冀以反本始故其辭多激世遂以激溺其旨
呂覽淮南參儒墨名法而肆衍之故其辭多雜
世遂以雜疑其越若向之苑嬰之傳頗依經而
庶幾石室集卷一
務守正世復以其無奇鮮韓然之觀鈞不得其
解者也比者名韻尊經術六籍之外欲一切禁
絕之廼禁之益以熾固不若鈐其要眇示之軌
程將彼爲吾之所用而不使爲吾所斯庶耳公
獨觀昭曠之原深契妙解之窾艾繁蹈實言精
致遠章而能隱約而能達要惟以足適于用而
不畔于道俾服習者之有地而大同之與歸文
中子擬經者也尚思得圓機之士與之論九流
儻得其圓機則是纂也可以盡七子可以論九

流進乎道矣詎獨以文爲葢緣文以飾治修道
以貞教君侯有之矣

八行芳規序

夫行者行也足履地則行矣人履道則行矣然
人日由道而不知猶之魚日游于水而不知也
魚固不得離水也水畜者必爲之滯爲之防不
使其處陸而涸于輟枯于肆理人者必爲之杓
爲之坊不使其被昌恢肆洩而越于志放于法
古言之民猶水也孟方則方孟圓則圓又聞之
義必自貴且智者出故人之行本自其性而上
必有所總持整齊摩砥勸導之者昔已然矣我
六郡觀察大梁金公由吾郡拜命也敦已率
屬奉憲典以綏靖我南國威懷所翦卽山越江
介之嶮逃罔有不暨若大意則務先德而後刑
要以學爲政者也蓋公嘗私淑王文成羅明德
邃深于理性之學超覽冥寤體驗于日用時行
之間而實出于知識言解之外且欲以自悟悟
他也念驟難與微言因擬古之所稱八行者類

葺標舉陳紀立規頒之鄉約以風示衆庶庶幾
哉坐塾合耦之遺夫風無定質唯會所流善無
常師蹈之則是而公又慮無以振其趨聳其怠
系之報應焉顧報應不昉自瞿曇氏說也天監
帝臨非神鬼乎惠吉逆凶非因果乎洋洋聖謨
此在衆庶得而瞿然顧措紳士狎而夷然不屑
也故邇者有民俗而尠士風則公之心滋閔焉
翬翬然思所以訓定之者抑寧直衆庶哉往公
語余小子自良知之教傳直截簡易學者至以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三

勤小矜細爲循跡謂修而不聞終無聞焉則其
末弊耳公備極孝友廉直共儉而于思修戒慧
之別傳徹上徹下通一無二以紹明正緒彼度
人以自度成物適以自成逸書有云大道亶亶
去身不遠公身詔之矣是宜爲衆所則象信從
作德興行俾茲畿輔之地比屋可封刑厝兵戢
以揚我

聖祖豐芑之休烈宣贊撫監臺察之風猷夫豈
惟六郡賴之化所覃被吾郡特顯且久刻成公

下教鼎小子敬書末簡

劉氏鴻書序

類書世有之凡三十餘家皆唐以降吾未見有
博瞻淹該舉精要者也以武德右文之朝歐陽
率更輩之通洽儒雅而執文類聚繁簡失衷本
末靡辨意必非當時完書其他雇用啟蒙或備
科制至賤之爲僕益卑卑矣余竊有意焉整齊
而總貫之追遡三五原本六經竹書家策左國
短長芟其蔓而存其質卽羽蠹秦燼之餘單辭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四

佚事與義微稱時有缺蝕以視後來者不庸愈
乎命曰類古繇漢追隋削方墨筆爲諸家所不
載載而非所旨七略四部之散見巖墟寢壁之
勒藏廣所引而嚴所擇命曰類補見言古猥云
近之唐宋不足觀彼其才爲世生不乏而文詞
之變不勝窮唐于詩創而比于樂擬于刑名律
者迄今循之不廢也代之盛寧無可槌槩以從
而俾有所紹明命曰類繼士人生今而好非今
詩也方今景燦之運政典人文超軼遠古宜奉

而揚厲其萬一命曰類今正與稗相輔以行卽
詭僻不經亦足以聳異拔新儲吾材而資吾用
數有歸奇以運四時命曰類閩是數端者誠不
及睹其全抑庶可槩見矣夫善圖者千里之執
聚于尺縑善類者五車之富繕于一笈閱肆以
博而不涖于蕪要約以精而不遺之略余方病
未能適劉君九達之鴻書出焉體裁固少殊可
謂有其意者也君伉爽自意負奇氣每過余飲
酒入舌出奮髯抵掌譚議風生雖游于諸生乎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五

疆力覃思以希古作述者流而先之述有是書
上下今昔苞括洪纖詎必極遐討冥蒐就一時
所覩接而已積卷軸映縹緗矣君大指則務在
徵事故于昭代之野史偏記猶多載嘗謂是
何遽稱類吾聊做說家以幾黃車使之采而已
迺目之鴻書則其志殆不小矣先更生獲鴻寶
秘書以爲奇典尚方鑄作不成蓋虛而無執孰
與君之實而可徵耶異日校書天祿太乙之精
降卯金之子當必有進于是余且衰前所圖數

端者有意而不至爲謝君君才厚年鼎盛幸以
次成吾意里俗不說學鮮藏書余卑約無能多
致君第來猶可供半豹之讀也

字彙序

字學爲書以傳者無慮數十家要不越形聲之
相益而已說文玉篇皆立諦于一畢終于亥是
後或次以四聲或系以六書權以母子類族別
生固未有顓言數者篇海從母以辨音亦嘗從
數以析類惜乎其本末衡決緡拾棘難也吾從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六

弟誕生之字彙其諦其終悉以數多寡其法自
一畫至十七畫列二百十有四部統一萬六千
九百六十五字每卷首爲一圖俾檢者便若指
掌閱者曠若發矇其義則本諸說文爾雅而下
之箋譯微固者遵所舊聞裁以已意而刊其詭
附芟其蔓引以卒歸于雅攷信于正韻制也若
反切直音之合則與趙司徒之所校匪質劑而
適叶符以是信聲音由人心生者也敘曰古今
之論文字者必原始包犧氏之畫卦矣其初特

一奇一耦以象陰陽故易者象也大衍以五乘十當萬物之數故又曰易者數也記有之字者孳也又乳也言孳乳相生而無窮也母之乳子伯仲者非其名數乎子如生啼而可卜其終者非聲氣之元乎魏了翁論易以經傳皆韻魏晉間有爲易音者故六書之本在象形致變而最廣在諧聲蓋天地之所有形立則聲生參天兩地而數倚焉數生于象者也昔所稱易爲萬世文字之祖者非邪大要以形事意聲爲體假借

鹿裘石室集

卷一
十七

轉注爲用是編以字彙爲體韻法二圖爲用然而等切非始神珙也紐字之圖創于沈約譜于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處忠五音爲員九弄爲方正猶易圖之先後天乎今茲之一直一橫者是其遺制也古者六歲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教與學咸以其序而成其材然實昉之數誕生少學易爲諸生誦通將受餼徙而游國子精治六書悟其終始于易有數可循也所纂著若此夫

自經術興士率躡等而小學廢尉律不修薦紳先生矢口肆筆有不誤蹲鴟而解讀雌霓者幾何儻卽是劉覽不思過半哉二子士人士杰能讀父書而梓行之請序于余余念許氏說文初定慎已老遣其子公乘冲以獻誕生方彊年行且謁仕抱書趨闕下獲親睹聲明文物之盛東觀南閣之選宜必首被此庶備同文之一助焉逮若古文籀篆時存之疏釋證援與字之會文適用者時益之有餘力也先太中晚嗜字學

鹿裘石室集

卷一
十八

有所訓屬未成書鼎祚不類匙所涉無以贊茲舉有媿徐鼎臣之于弟楚金多矣

印法參同序

印者信也執政所持信也周職金辨征物之燬惡揭而璽之掌節貨賄用節璽醴者云璽印章也卽民皆得以金銀犀象各服其所好至秦天子始用玉獨以璽稱若所爲傳國之守器歷代寶之舜時之天王有玉璽者出自龍圖運斗樞所載不益遐哉乎漢故有六璽而印與璽別列

侯以下章與印別金錠銀艾爲甬爲涂爲組爲
紛而采與首之數別其爲用愈繁其爲式累遷
而私與官別其爲質近且重嘉石有屬之陶旋
而與攻寶玉金錫者別其爲制因時相付而冶
鑄與刻鑿別故亦曰印者因也然爲文多遵小
篆而鳥跂鬻匾鼎彝鐘碣之古意微矣顧猶樸
茂篤摯靚深沈鬱見于譜錄者可繹也是後直
以象矜奇取調利爲趙吳興所寄慨而漢晉之
遺意又微矣自余睹諸家之規撫間者擇焉而
鹿裘石室集六卷一

九

不精工模形而不陳法吾子行之三十五舉者
略及之而未竟也迨今新安徐伯達之印法參
同出而後謂之完蓋漢六體書所以摹印章題
幡信而印文則盤旋迫笮于方寸之內無遺地
衡紆侈弇疏縝鴻綱或五分其參參分其一或
崇與廣倍倨與句半互設于上下左右之間要
以分閒布白位置必周形執必審陰陽必矩陳
篆必正辟馬千里者馳騁垓中從橫如意而卒
之塵不出軌御不佚範尚有餘力焉則所謂材

美工巧者也伯達特于是緣本其始參伍其變
覈其同異而竑度以協東撮其名勝而推已以
示準而利之以刀削而潤之以朱湛鉅肆纖悉
極人官而盡物曲夫是之謂完至夫得之手而
應之心冥悟疑神因器寓道豈追琢所與能哉
有法者有法法者伯達固前自言之馬伏波嘗
薦曉古文字者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東漢
初學已非古耶矧茲士大夫鮮說學焉復問及
于謠諷薦伯達者有是書在知創巧述而守之
鹿裘石室集六卷一

三

鑑經評解序

六經之尚書春秋皆史也漢而後經與史始分
然分宋而後經義興專用取士國初規宋制
而兼用之然史不以經紬也至于今經有踳重

而史幾乎廢矣都試必以三日具文耳吾未見
陳論駢表而士什得二三者也射策而什得一
者也既獲雋安問於經之外乎夫史所以證經
而翼之也史之一不問而董董以耦比帖括爲
通經陋已余友張仲譽質穎好古試嘗冠多士
少從先太中游有年先人往督學齊魯破拘攣
崇實學士有博于百家習于史者優拔之其論
史曰士不務學殖耳史不必五車也三篋盡之
矣讀史不必周星也浹期盡之矣以故仲譽益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力奮于史而晚以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爲
能概其凡猶以後生之時力不繼也就二氏撮
其要而及宋元之續以成書曰鑑徑評解徑言
乎其約而易循評解以明於是非與故要以爲
承學津梁亦秩秩備矣始仲譽之爲是南國人
士相與目攝之彼已氏飾狐貉而薦煥暑將非
其時乎書成之明年太歲在甲而衡文者首頒
功令申 祖制前所爲什不得一二俾必兼舉
焉始目攝仲譽者今殆響附之以爲是書用力

少而成功多南國首善之地也以之風天下是
當貴側理而騰子墨矣吾以知史不偏廢而經
有所翼也此其時也亦以信衡文者之所繫鉅
而遠也

宣乘翼序

汝南梅叔子鼎祚次宣乘翼成而自爲序曰夫
郡邑乘者所以攷覽世運比屬彰潭固紀麟之
末照而居蔡之永圖庫區寓異置準命錫圭文
獻斯徵乞靈副墨操議必折中于史揆采以舉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約爲宗則其大都云宣城粵稽晉唐遐控吳楚
夙稱輿壤允屹名藩千載而來握符者布原隰
之鴻庇托館者標雲霞之駿製兼以畸人哲匠
呈穎揚芬或玄脉遠濬于季葉或勁節後雕于
歲寒焚蜀寶腴辭于法錦墨莊旌奕美于溫綸
蓋嘗施聲簡策抑亦藉寵粉榆已適若九頭三
足詭而拂經歌鳳游龍豔而敘雅作乘者洵脩
詞之士殆格于其制焉然亦有幽光匿諸林莽
宏響瘖於笄帨滄桑慨高下之變棟宇跡興滅

之端且也嘔心立言腐毫稷古疾沒世而無稱
冀盛業之不朽凡茲數者倘不薄乎遺簪侶難
釣于棄核爾叔子故不佞鯉庭承緒將眸二酉
之藏豹館窺班罕銜六甲之指顧維文之未喪
責在后死道猶未墜邇于前聳此宣乘所繇之
翼而略吾少以賤也其庶乎聾聵可待教而成
青蠅擬附物而遠哉如曰尼父仍魯國之言以
竊義子長探禹穴之秘於象賢嗟夫不直敝帚
以足覆瓿矣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漢魏詩乘序

漢魏詩其先輯者數家董存什一北海馮汝言
下迄六朝纂爲詩紀備矣而其版在閩中江以
南不皆經見雒中嘗刻所爲漢魏紀歲久並漫
漶讀之固不勝乙也余廬居豐暇迺稍臚其體
尚論其世而有所評騭及通故者悉參伍之間
亦有所庚益云其名曰乘者以其評騭論世而
名之也里之諸僞孽孽古昔聚族而謀梓凡此
以使人多所見少所乙以竊比于述而已北海

其爲功甚偉其何敢貪之諸僞則劉子徐子沈
子麻子劉伯子往从余遊二麻余甥沈子故太
史君典子余通家徐子與余家同薦者三世而
其尊人方伯公自淞趨徐子董成余從弟蕃亦
與焉蓋余實首事事竣因系之叙叙曰詩之變
至大曆以還極矣而其趨寔下其于古寢微
明興北地信陽號覆更始作者相承直將躋大
曆而上暨于嘉隆質有其文斌斌盛矣然其爲
晉齊梁爲景龍開元庶幾權法而衡古而以概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四

漢魏之際終不能無後言此何以異蓋無方之
與有方異也有方則有待有待者易爲力無方
則無待無待則待者爲煩世人率近取以新耳
目聞道滿百何論大方或以隆則隆汙則汙各
以其志旋規而行日不盡舍其不失步也者幾
希抑或句櫛字比引繩批根津津乎其若合也
而削錄者進于神斷輪者務于化神化不存合
者離矣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曰神無方殆是
之謂序論者聖人退而刪詩遺經具在烏漢魏

之足多其言近是卒未明于體要者也夫岷山雖望不以其末堙江積石雖祀不以其末湮河要之羨溢迺始爲菑爾如必引于正經則桑中病放雲漢病誣四簋卑疵有北掉激其存者又曷故焉操觚之士惡末流之波而思從先進也請以是爲嚆矢

六朝詩乘序

自士衡以緣情綺靡論詩而俳偶漸開辯雕競盛以底于徐庾盧薛極矣識者每慨其興寄都絕雅道陵夷假以師延之奏則流宕難反迺怕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五

心之具格以延陵之聽則掩抑摧傷兆哀世之音良有以也予觀晉宋間藻不勝質情不勝理其猶有古之遺庠宣城風華照映隻立在齊顧其鋒穎畢呈混沌已鑿蓋齊殆居六朝之介而玄暉負一時之咎譽焉逮夫梁陳以還逐新翔異錯采鏤金以徵事者炫於繁以寫器者依於律自今誦之抒悰則曲爲纏綿體物則工爲形似歡言則春葩等榮哀曼則秋條併零雖旨謝

清玄而鈎摘淹博雖格局連比而管窮聲貌失固原此得亦有之故近之先鞭于四傑遠之椎輪于三唐卽彼代之雄若少陵激賞于子山太白驚魂于小謝他可知已世率以稱盛唐代擯靡六朝是挹流於九派而不察濫觴於岷山者也且吾于是而益闕古才士之用志焉夫代自生才才自爲用藉令其時江海之藩陞捐太康而襲天漢麗典之客見釋元嘉而規黃初其與新豐之善營楚優之抵掌寧無仿佛然皆分路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六

楊鑣殊林奮響惟貴獨獲罔事兼苞詎更轍而拚前修直推衿以表吾素云爾此其見誠卓而志亦宏矣矧夫運有升降材有偏全風會所流聖喆莫挽要惟斟酌乎華實之交而隱括乎雅俗之際諧宮商之發越餘辭氣之貞剛彬彬乎斯又文心之所爲通變而史苑之所爲合長者乎我府君四明史公政成之暇因命予小子銓選六朝纂綴漢魏取衡于馮氏而質成于府君總之曰八代詩乘則既諄數簡言特示執裁復

屬鼎祚次所繇嗣六朝者如此府君經術高第
藝翰宗工比者臨試鄉序獎植孤生茲且徵討
遺文章明四始粵昔蜀守垂化圖象講堂漢德
宣布諷歌樂職可謂千載一揆矣吾郡駸駸嚮
古抑將有應於上而興於詩者哉

謝宣城集序

宣城故股肱郡蓋玄暉太白賓之而地紀益章
余登敬亭其上有謝李祠云彼太白日無往古
迺獨中好玄暉不啻其口出自后世布侯于唐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七

體而于古寢失其原其六代以還靡靡爾此所
謂軫齊盟而臨滕薛五十里之國敢不敝賦是
從要以其精鑿于致而藻績于詞去輓近不徑
庭哉謝氏康樂玄暉稱最著玄暉風華映人發
端矯厲評者以其調俳而氣今康樂語俳而氣
實古不佞頗有味乎其言及按史所爲眺傳進
若不能舉退若弗勝類非玉卮無當者而亂之
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卽以概于王敬則或亦大
義所在耳其卒以不免自唯天道之不可言

中固有所市而陽名高也者乎非不佞敢知矣
叙曰眺齊時爲宣城內史史佚載人迄今號謝
宣城云謝宣城集五卷郡司理史公以不佞糾
其遺以授副墨之子先繇宋樓東陽而嘉靖中
任丘黎侯凡三爲役矣司理公屬書離辭壹意
古昔茲役也唯其有之然此詩賦爾他文五卷
余讀其辭隨王箋與敬皇后哀冊未嘗不賞其
整綳也東陽顧一切弁髦之嘆夫文之難與言
也殆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七

鹿裘石室集卷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唐二家鈔序

余少修業以資適逢世耳非其好也頗時時去而之古於唐盛際有李杜二家鈔云已勝冠里中二三子從余而起請事斯道因稍爲益李什之三杜什之四以屬余通其故暢其大指總十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一

二卷蓋凡余所爲鈔其意務裁于濫故寧訛青蓮而奉少陵凡余所爲故其言務比于實故特存本始而未皇汜溢要以大較不謬于是非服習者之有端而已鈔不得絜爲令而故不能有所聞余中闕如也迺宋人一切傳諸理迂闊于事情涂軌益遠夫一唱三嘆而有遺音此之役余不敢知余則聞之善歌者使人繼其志矣

刻黃檗禪師心要序

黃檗持第一義諦直證本體無有階級不落聲

聞于時裴河東執弟子之儀密傳心印親獲髻

珠雖歷簪纓實能解脫逮夫觀察宛陵拓立精

廬朝夕參覲疏其所得積有是書嘉靖季季盱

江羅公來守是郡服膺玄訓宿稟上根迺延講

師無極于開元故寺學徒千人頂禮有加偏袒

示法界開金粟座湧青蓮遂使簪纓非遙牛車

在御而悠悠者繩以儒檢噴有繁言夫昌黎廬

陵先後以闢邪是任要其著論大校亦徒襲糠

粃無關究竟則所謂虛聲恐喝之爾方羅公爲

鹿裘石室集卷二

二

郡時民情長厚比屋絃歌蓋目覩其風猷不虛

矣聖人神道以設教賢者因俗而爲功固未可

與淺機陋識者道也羅公解郡去以是書貽家

大夫故志稱河東從頌化導物是用和列在良

吏殆悠然有合轍之思焉會樵李陸岡卿以沈

氏原教論來輒並梓之而原教版歸岡卿是書

藏諸家余小子敘次如此如其形于紙墨何有

吾宗故曰求者如毛悟者如角

宛雅序

梅叔子輯宛陵諸家詩告大人訂之命名宛雅
言雅而係以宛者明非槩論于海內也昔孔子
說夏商之禮嘆杞宋不足吾徵嗟嗟世遠言湮
人亡澤斬今古其有同感哉粵舞象之年承雕
龍之慶卽不自權量勤志獻文聞時有賢者賢
而多文者輒津津喜願握衣稽首庭下一求覲
其人卽遠不得覲神鄉往之矣鄉之先獨吾都
官及貢尚書有遺集稱能詩云都官鑄詞冲淡
範意陶韋尚書流麗可餐清新堪挹當其時賈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重雞林聲洋鳳寢抑可謂鍊中錚錚名不虛立
者乎逮覽郡乘諸載記悉亡當人心間有之已
財損過半每令人讀而於邑呼冤也茲余方束
髮怨錄廣徵殺青略就得如千人凡如千篇惟
今學士大夫說詩者屈指可數千家其標峻討
玄謂不下大曆而亡于建隆甚則侵漢魏三百
篇後無詩矣然者固究極其理匪通方之談也
余以詩者言之成韻者爾貴在緣情赴景體物
章性令外無捐類中無乏思自叶其雅度而已

卽以比世道世道江河其流日趨日下又遐規
造化二曜有升湛四序有孟季候其盈虛于斯
昭晦且詩旣泮三百篇迺三百篇具在也上而
廟堂王公碩士下之閭巷單婦羈人靡不垂教
區宇而流光竹素匪材相埒蓋所操均焉刪詩
者殆有深歎矣矧茲僻邑詎當文敷若論必欲
心舍後者已亾論卽二先生未盡講景龍開元
之間余尚知其弗當也此其蜚箇墨卿而贅疣

鹿裘石室集卷二

四

菰園者邪顧今則溺利刀錐浚雙鉛槧陰鳴謝
和握笑于號吾大斬言之爾夫通蔽殊情遐邇
岐致故宵人汶汶可語崇朝令士顯顯直闕翌
代語曰餓夫懷璧不如得縻其斯之謂矣余本
乏觀聞謬膺憤恥竊悲夫斯人之耳目將渺所
底止也且懼其存者之或佚而不足以徵抑後
來者其益有厚責與爰壽諸梓以闡往而詔夫

刻冰川詩式序

古詩在民間多小夫婦孺之口太師氏之所采而陳者是物也乃後學士大夫直欲彷彿其遺響而患不得其似則詩固自有真何以式爲自五七言興詩之說略昉于典論開以隱侯之聲律八病記室之原出三品而劉彥和文心特別明詩之篇以下迨唐宋論者紛採人相習識亦互雌黃滄浪之法稱著矣至我明而有談藝解頤卮言詩藪四家頗行世是時真定梁長公先生有冰川詩式先生與其弟次公以文雅魁

鹿裘石室集卷二

五

碩並起趙魏間生稍後昌穀安定瑯琊則比肩而立諸家兼才調藻韻概舉其要領先生大意思務主格蓋格者才調之所繇流衍而藻韻之依以立者也余試卒業焉其標目文小縷析其持議引繩批根或緣古而撮衆勝或見獨而創末有森然若萬燧之在右功令之在左將俾上知不敢橫鶩而僨軌下根庶獲循涂而踐轍彼導師秉慧炬以照迷醫王操大藥以脩疾若先生者誠用志不分而其與人也豈不惠人以周乎

夫詳言物式者莫尚考工卽輪人之事較輻輳蓋長短崇博靡不有式而斲輪者疾徐甘苦得之手而應於心故古人之言槽魄耳語曰存則人亡則書然則先生之不可傳者與偕往矣是所可傳者梁之常山寶符也次公之子太宰公一傳於齊再傳於汴仲氏郡大夫允實公復傳於宛陵凡以式承我伯父三爲役而最後剗剗益精或以古有詩而無式非無式也夫人而詩爲式也今欲藉口於小夫婦孺其能耶故謂詩

鹿裘石室集卷二

六

獨盡于式與詩不必式者皆固也太宰遼左之視師大夫鳩茲之筦權咸紀勛七尺之石歌詠諷誦先後交望詩之真其果猶在人心乎余鼎祚昔嘗爲太宰跋賢無閭碑茲且授命大夫校是籍而更爲糠粃之引

宣城李氏家集序

余論世鄉之故家率什不得五蓋無徵也自譜學廢而文辭之爲用於家偉矣敘出別昭爵里辨疏戚核異同悉是焉徵初余讀唐李推官披

沙集知隴西而已已獲廬陵序知爲台州公兼
八代祖及游諸李間則言推官咸通末理余郡
家郡西以終嘗登敬亭其上有推官冢云入宋
而太常少卿含章遷族玉山元而有宋之遺民
者別遷華陽之西溪口凡三遷而溪口之李頗
習禮讓斌斌都雅焉然少卿以下若虞部孝先
若丞直宏以逮台州咸玉山產也而西詣廬陵
東叩山陰以傳其先世之遺集從披沙以下若
僊都若柯山咸台州以也台州亦大有造于隴

鹿巖石室集卷二

七

西矣乃李氏之簡謀無述棹楔不登有而不知
則譜學之廢久耳顧今由先集以傳台州而李
氏始識台州公曰吾先人兼是前後交相用也
故余謂譜學廢而文辭之爲用於家誠偉焉推
官集舊存唐百家詩宋並散佚人莖數篇李蟠
者亦宜人李氏譜有李盤隴西趙郡之屬十三
望茲莫之究詰矣夫孝子仁人之于其親也思
其所嗜卽昌菹屈芟違而道君子猶矯以爲非
而况其心之聲言之精者乎常山君成器帥諸

李刻置先祠以重宗器敦命鼎小子序之本葦
次出鼎祚也序曰李氏家集唐六卷宋一卷質
行才勛傳在郡乘葢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其人
產玉山而集刻溪口周禮在魯也春秋因魯史
而系列國且魯非文之昭也與哉

刻周少隱存集序

余少修郡乘至宋周少隱忤相檜卒以宦貧晏
如也葢雅重其操介云顧少隱平生多纂述集
卷七十今散見武林西岳志梁谿漫志與宣城

鹿巖石室集卷二

八

總集宛陵羣英者莖千百之什一詩話錄置學
海中而詞不少概見歲戊子余在金陵得宋詩
餘百家悉錄本則少隱之竹坡老人詞吳丞相
履齋詞儼然存也是冬歸而益哀兩公前所莖
存者各爲集丞相集以授其孫伯敬而少隱久
無胤余小子爲刻以傳集詩文三之詞五之石
壁琴溪煙霞數篇頗取法少陵之白沙石櫃而
文少藏詩話誠不必超彼代而上之曲證旁引
譏彈笑粲間有可意焉論者以其詞特斟酌于

蘇長公柳三變頓欲躋淮海之堂卽其言稍泰
然大較詞著已余獨怪比來操觚之士傳耳翹
舌輒一切弁髦宋人要其人有淹誦多通殆庶
幾窮五車之載舉三篋之亾至其升降所乘隆
汙從世雖聖知無能相襲也烏得一時據空洞
之腹而貌少之舊乘稱少隱居陵陽山南少隱
和霽巖詩亦自稱家霽巖之趾霽巖者卽俚稱
山門瞿硎先生被鹿裘自隱桓宣武命伏滔銘
而還是其地距余家一舍止半凡歲三四逞荒

鹿裘石室集卷二

九

煙殘照危石蒼莽高風姚遠俛仰莫卽撫遺文
而寄慨迥愈信言之不可以已爾余於少隱詞
猶迴環不休抑何其態宛變而致柔曼乎其介
如石而甘貧如飴者又何人耶夫固以操行及
文詞若少隱者足傳矣集成於萬曆己丑夏六
月越明年庚寅春三月刻成

吳許公年譜序 代

吳許國年譜二卷肇厥八世孫臨江公子旦氏
詮次業已就梓藏于家閱六紀寢成湯濫今嗣

孫孝廉君立之葺刻以傳謂某里人也徵序焉
孝廉博雅淑姿繩武不匱有足尚者序曰余讀
宋史至許公列傳雖述敘潦略評騭依違猶輒
黯然低回者久之逮攷世于今則爽然自失矣
蓋其始悲棘蠅之遇而終定志乎塞馬之幾焉
公發家鼎元歷階鈞軸殖財鴻卽畜德淵渟割
直擬于中壘通達方之太傅卽寶祐間扈丁陽
九運兆退飛假令夷吾江左安必亾還古社之
望灑北轅之恥乎而事謬不然投魍魎以爲隣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

放江潭而憔悴竟蒙腹刀莫遂首丘致命之文
中孚應天風雷荅響嗟夫豈天之所授命者博
顧敝其鑒而謀適不用耶抑果美好者不祥而
長筭卒詘於短造耶間嘗手其貽詞則托逍遙
於曳杖慎臨履以啓衾始亦齊殤彭之殊化鏡
天人之大端諸所建樹非無本矣茲沂公之世
三百祀有羸宋屋以墟而彼奇詆蜈蚣深讐鳩
羽者志士且惡稱道之迺公山嶽之瞻亦崇往
古龜貂之慶弗替方今是譜也覆有所以闡幽

光而恢懿烈者焉語曰福與禍并弔與慶仍余味其言故用以爽然自失也而竊定志于塞馬者與公才長奏對先後凡若干疏具譜中其允矣經國者之著蔡哉吳之僞髦多且彬彬行將試焉勉矣

袞繡堂四集序

宣城吳氏當宋季有金陵侯淵許國公潛兄弟也先後爲相許國則起家鼎元棟國稍久至明興而有博士原順代挺聞人以及汝州守詔

鹿裘石室集卷二

士

相之數公者惟博士有城南集佗皆散佚鼎小子私輯二相之集望存者授汝州子伯敬與仲子敷而伯敬復輯其父詩文存者爲汝州集是所稱袞繡堂四集也袞繡本穆陵御書以賜金陵者吳周之宗國也河圖天球具在是許公撰著頗富工填詞其婉麗不減秦黃而激亮鴻肆有睂山稼軒之風茲備在集中才猶長奏對別有奏議行于世金陵以文飾其吏博士以德掩其言汝州簡于吏篤于言而善繼人之志所爲

四集者如此余既略爲之論次因系以感曰余回環吳氏四集而得世道升降之繇焉蓋宋始忠厚立國其究而南也因循抗頓精采不流神氣不振彼一代之人主類能禮賢士大夫而辨之不聽用之不盡卽金陵以建事爲羅織許國以伐謀爲近訐故卒不能畢收其功而坐承其敝我

聖祖鼓舞一世之豪傑於股掌之上卽博士雍容都雅出典文衡入司警校必杖國之年而始

鹿裘石室集卷二

士

縣車汝州一試守悉除大盜法一無內行舉人今撓政而敗類者此曹子也恭當是時適我上初踐阼嚴核吏治改雖州郡之牧亦得以盡展其四體而申其三尺大校宋歷嘉定淳祐間則日之將遷而夷地中若我洪永之際隆萬之交則明之兩作而照天下時有升降道有隆汙幸不幸則遇固繫之焉孰謂文章不關氣運哉嗟夫攷循州之行規謝世之頌而益知明德遠矣

宣城秦尚書遺續序

國初蓋宣城有兩尚書其一大司空秦公達其一大宗伯陳公迪司空乘天造之運上之需才也甚殷故進以不次宗伯造草除之難上之操法也甚烈故名以益章里之人特祠私謚咸相與嗟咨慕說陳公矣秦氏中徵譜牒散佚莫詳公哀然繇甲第起佗無論也間者予鼎祚爲掇拾秦公事略授其七世孫鳳翔鳳朝因伏念我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主

聖祖神斷自天恩威互用卽鉅勲密寄之臣一有不當斥謬隨之廼秦公獨雍容卿列歷八載而長二曹至微異數之賜復其家意必喉舌之出內鴻猷石畫默有所簡注惜不盡傳爾旣且引身而退終始克全較宗伯未遘不以泰乎夫人臣居常則奉職循理履危則効節外官下抑唯其時忠與良初何計焉竊就是獲見祖宗時顧問敷對承顏造膝如在一堂秦公遷掌邦政旋復冬卿從宜叅任無成心無缺望族

後則平臺暖閣之召以爲曠典而主爵者率爲人擇官

高皇帝雖不無用察印記之銷猶以正人君子待天下士大夫和買無大害治也卒弛以便民至于後上愈疑而下愈貳推事興則公與私胥困殆難言之矣是編誠寥寥然頗存先朝之故實且或足備今歲誦之采乎秦公家郡北芳山煙蕪露莽故有塚在焉而蜚薨連陌之蹤不復能問則公之清約可知宗伯之胤東牟有司

鹿裘石室集卷二

西

吳氏原泉集序

彼以質千載于一朝也孰不惟千載是永圖邪而風靡之流顧率亟所圖於一朝者而不朽盛事見以爲迂遠初亾當冠裳之會堅肥之饗輒傳聲壯夫不爲也將建伐而樹勛其曰吾一以

貫之不言而信又比比善藏其短矣卽以致世德自稱先君子類皆假龜貂之寵而侈其里閭藉第以片撰單詞徵所稱于先君子卒憤憤焉無以應也嗟乎孟嘗君泣涕于雍門奚與夫片撰單詞者庶幾于千載乎而幽以明爲形也余竊誓孝子之于先精氣相挾宰如宴如于彼其屬類比事繩玉貫珠儼來忽往于將迎之間而經營以窮日之力者殆愾然真若聞其聲而僂然若見乎其位蓋在此不在彼矣以今觀吳氏

鹿裘石室集卷二

五

詩于廷丞也卽無論字理之孰勝鍾呂之相宣爾鼓子舞異采同符亦足以暢其茂鬱以博豐芑之澤于後來乃有廷丞于後來乎愾然僂然若所謂聞其聲而見乎其位有所稱于先君子此其鈞辨夫失得之林者乎是集也臨江公子旦寔昉之在廷丞爲曾大父云而命余以詮次者廷丞矣吳氏繇正肅許國而下代不乏人故有崇祠焉茲皆其先君子心術之微神精之所糾結而不化廷丞奉之而駿奔左右當必連蜷

于几筵所自愉快者匪直以貂龜而傳千載也廷丞且篤行廣聞以治詩徵對公車矣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而氏其詩原泉則傳所有本者如是哉

大司空見臺曾公奏議序

大司空曾公

莊皇帝初郎吏部已稍引歸起家歷數階以有今命所至皆名實較著而茲具論是所爲奏議者也當公爲郎楊襄毅爲冢宰襄毅敏達沈

鹿裘石室集卷二

六

鷙諸郎多逡巡取唯諾獨嚴曾公倚如左右手先是王文成有社稷功封新建伯尋坐構不嗣公疏使世之言官私授指柄臣陳講學之禁公覆議濂洛關閩以紹明道統學何可弗講第不貴爲名而已及

今上踐阼則公累遷京兆尹民業貧日轉困徭賦不堪奏覈公費以蘇民臨江守用酷聞上赫然怒置諸理時爲廷尉長計酷吏誠當懲然自有三尺在於法可不死方中之興公由冬官

亞卿攝尚書董其役方庭議蜩起而黨幾成請
暫止以需定之日頃之卽真會左右璫欲漸導
爲侈將修樂器嘗上意公抗言時之詘不可
以贏勿作無益害有益事竟寢吳越豫章之交
水曠洊臻織貢與陶器益苦取公爲限得寬尚
衣之期而陶以十年爲率汝王妃冒乞梁稅
實其下黃緣爲奸利公固持勿予樂公疏不盡
此所爲故冢宰裁定若今曹郎就草者並不錄
此特錄其凡且爲務鴻鉅者云公間語小子鼎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七

吾於此何怯効古人之悉焚之乎姑存以備故
實且昭上德焉蓋上每覽公奏未嘗不拊
髀稱善一如議行也梅鼎祚曰余小子北而道
盧溝傳曾公格汝王妃事民賴以更生者數
萬家旣入都旁答國計之損益而問諸大營繕
自曾公爲政眎前減費幾萬萬鼎祚吳人也得
不空杆軸有寧寓者伊誰之烈耶今覆奉公疏
奏詳繹之竊嘆有兩難而三善具焉上神聖
端居垂拱大臣不時被面對冬官徵發猶關切

內廷多援輿則運樞之難比年士習爭健好廣
苛論築室于道而聚訟于家則持衡之難卽余
小子所睹記惟曾公動輒合上心而下足定
衆志無异辭之兩難者在公爲易之而又不掩
人之長爲已有其道厚不嫌一時之張伐爲後
事師其志念深海內外因公而頌上設詔止
輦之風都俞吁咈之盛塞遠昭德善物備矣雖
然不佞鼎庚竊有闕焉余先大夫嘗講學鄒司
成歐宗伯先生之門曾公固其鄉旗于學者而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八

外舅唐公往爲司封同舍居恒伏膺曾公之才
與誠合也迺其建畫敷政固有所繇來矣公往
稱以道統紹明世者豈徒言之其躬蹈之哉一
日屬鼎小子繆題末簡而公子之可藏於塾若
以識其大也者則有世之賢者載筆而從之

高齋集序代

世宗朝作者蓋稱七子云然卒以才高不偶時
七子前後引去或無祿近稍稍起家登在廊廟
其一斥不復者則符卿李伯承先生爾伯承嘗

量移宣州宣州故謝李所遊詠之鄉也左顧右
盼襟川劍原翩翩乎鏡遺風而鼓雅唱其佗僚
亡聊羈臣遷客之縕悉有以陶寫而綰帶玄暉
探環太白遂使隘岸比于天姥而坏土暢爲名
區按集誦之其言溫以篤其思穆以深其氣天
矯終以不羣猶之龍焉卽困于魚服其所以挾
風雨而升雲霞之上頗亦難馴矣不朽在我一
日千秋孰與彼夸毗者程其贏乏哉伯承以是
集寓余其自道庶可備謝宣城牙兵乎而取義

鹿裘石室集卷二

九

高齋者以此余兒鼎祚稱詩諸生間沈孝廉懋
學君典起而和之與之盟曰宛水如帶敬亭如
礪二君子有知寔式需之伯承旣宦于斯于青
蓮又宗裔其偃蹇略同而才覆兼之矣乃屬校
鼎祚而君典願得手書付鏤局姜明府者善兩
生佐之俸金以余不佞題其端

晉明堂草序

晉明堂草二卷尚書戶部郎張公有光詩若文
也隆慶中張公官御史當

今皇帝出閣御史臣上書請得復坐講之儀忤
旨落其御史而佐構李郡越歲始量移今官云
梅鼎祚曰余聞攷夫古才士大夫其可喜可愕
可悲可憤之事類多託於其文詞疊疊焉以暢
其一時之致或鰓鰓焉以待所不盡譬之知于
異代而遙蓋自太史公謂虞卿非窮不能著書
屈子之騷爭光日月而後世稍稱困抑輒已極
恨於單詞而申腴於繁牘此其言非不工麗非
不有味乎其窮而善於揚已顯非其人識者則

鹿裘石室集卷二

二

默已闕其微矣卽張公爲構李時第少鐫其階
秩且未幾而賜環不必有魑魅之禦卽張公所
爲言和平美適意恒足以傳于衆而外以所滑
其中亦不必於棄女斥妻涕淚千古夫以觀張
公溫其君子爾一旦而舉數百載之曠制欲人
主不賓其臣獲名伉直矣而誦其言又不問其
平生而知長者其驟得而驟失迺藉以增其不
能其驟失而驟得寔用以章其大受人固可一
端測哉屬者

皇上尊古右文潤色鴻業公卿百執事博鳩散
佚紹明正始張公聲業起郎署間抑專精其志
意而擇其多聞將朝企而夕至之先民有言論
大音者不求合于里耳矣

存杏篇序代

夫情寥乎霏乎肆而善隱居所而旋縣者乎而
有以疏淪之斯通有以練紹之斯固故則必寄
徑于物而響必取籛於聲彼其留棠示惠指薤
興哀魯儒明禾黍於首根楚纍托椒蘭于羶德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撫棣華之韡韡瞻麥秀之漸漸亦其大較矣若
夫言樹蕢而忌憂軫寸草之莫報攀栢則縣河
成淚食棗則絕口不甘或分堪代餐遂反禦人
之面或望林希筍頓回亭毒之心要惟以施先
有本故觸類而羣生涕泣無從殆因心而卽愛
此姚先生所爲詩存杏者也存杏事載集中不
具次余序曰姚先生恂恂躬行余猶及睹其人
德禮君子也諸子在庭不言而化有萬石家之
風焉而李君孝廉爲余子師沈敏有大度余心

益器重之間出是編眡余輒烏邑不自勝因以
其王母湯用節著而又傷其先人之有遺志云
余讀未終筴泣數行下沾衿矣蓋余不肖童而
孤有內難太恭人所爲拮据朝夕殆倍是廼信
情生於文文生於情古人則誠知言耳

世徵錄序

龍氏于寓內最希闕于西昌最著西昌凡十數
傳而今大夫君揚者于其族最著兢兢焉惟爾
祖之是念而我後之是啓曰無徵不信也作世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徵錄蓋永宣間仁安公以隱德聞祠部而下並
服麻采贈君當其中替起而修龍氏之政以爲
功于西昌 國家之綸綍不啻數下則 主恩
旁魄也而贈者及生弔者及歿文辭具在二三
公卿士寔式霽之然皆本大夫身所自始爾晉
者孔子作春秋謂周禮在魯廼釋周天王而特
宗魯魯夫非文之昭與彼其紹珥相參露積相
望豈不赫然里中而至莫能名其先德卽所傳
以其身抗虎狼之秦不欲十五城而失尺璧者

曷故焉迺或務自求多援及非族枝詞無當而不別于嫌微魯而禘也吾不欲觀矣是錄也其言核其義嚴咸正無缺信而有徵叔子受之卒業始礪然作已犁然有概于中矣夫俗之漸入也易而身之范俗也難蘭芷蓀中君子不御所漸殆然哉鷓鴣螺贏胥而善肖則身范之効也不佞從大夫舍中人習大夫至行有郎中令浣淪厠風而大夫治狀自不佞所睹記故名世者乎且兢兢焉爾祖之是念以祐啓後人余聞之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孫氏先錄序

吾宣嘉靖中有二孫先生用甲乙科先後起家長大名別駕鄉所稱跡齋先生者次則平陽守兩山先生平陽當爲給事時吳鉞方中倭嘗有所條列旁刺天子之倖臣撫師海上者坐謫去得直聲別駕初爲濟源令嘗捕逐妖寇之兵

連八省者得能聲二先生歿之數年余父子修郡志以例俟論定第竊默識之又二十餘年而別駕子仲言聞濟源之久祠先生有去思也操馬箠道陳賴而渡河以拜祠下因問其父老子弟咸驚以故令子長身玉立酷肖令歛歛相弔已知故令子賢文學高等復驩呼相賀也仲言錄其祠麗牲之詞以歸併次所爲傳若狀紀四惟之夢題游梁之圖者爲孫氏先錄諱余小子命序之余惟古碩士巨公微猷懿行史牒之所未及載碑碣之所不必詳則爲之後者往往各出其見聞而討其故實爲家傳若嵇喜殷基荀伯子裴松之之屬此豈欲徒侈先世要以備惇史而垂來葉爲足尚焉然其大致不過學與仕之兩端固實非有兩也後世之學不明而仕與學遂岐立先生少卽師友貢東平郭辰州承學文成而證諸家庭覘諸寤寐其極也四惟之授鬼神將通之故兩司訓爲良師一試令爲良吏若所各破逐盜賊直文成鄱陽之餘烈諸峒之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遺畫耳夫出則寵亂惠民處則居德善俗庶幾
哉體用兼合學在茲矣是錄也邇徵獻于一郡
遠具典于一朝何獨孫氏之先錄而已余生也
晚猶及侍先大夫從東平辰州游是時宛陵蓋
有志學書院云實先大夫三先生者主講席海
內皆知有三先生者蓋東平及沈少叅古林先
生也自江陵矯詔以廢迄于今識者不無先
進之思焉卽孫先生亦何能多見哉然則學惡
可一日不講也夫爲賢者後誠必有所後賢者

鹿巖石室集卷二

五

尚願與仲言助之

無瓊堂集序

南譙彭先生來宣城爲博士官而無瓊堂集成
鼎祚籍門下受而卒業於先生之所爲名集者
未嘗不歎歔以慨欲真之而及究跡于先生若
鄭廣文之終始則又爽然自失矣蓋當廣文之
於開元也身挾其三絕足使人主色動而心愉
此校大人子虛之遇何殊哉然卒以困阨至牀
無醕時時乞于母錢于人其最後卽以智董免

於鱖魚陽之藪而竟亡擇于禦魍魎之投千載
而下誦少陵諸詩令人短氣先生繇神明之胄
起瑯琊間目無所不際于古而口妙所當于今
以其才豈廣文下迺落落不偶垂老一欸段從
郡邑吏後何以動色人主而豔三絕之稱乎顧
今學士大夫爭推轂先生先生故自襁褓以聲
應于士大夫而會北解解南弁魑海內寧謚先
生得以委蛇于俎豆而馳驟于文章其與廣文
之躬承兵旣名辱爰書踉蹌而靡有底止不爲

鹿巖石室集卷二

三六

非遇矣卽廣文所就會粹軍防諸家言不能一
再傳并所嘗挾以當其主者輒已歸于闇習而
狼戾語曰莫爲之後其誠職此哉而先生子孝
廉君修其世業而益拓之太玄之授惟余二三
子在後有作者而討風雅之音邇典謨之指則
先生是集也不必其盡權法而衡古要必有可
徵矣先生之以無瓊名其集無亦以史所傳廣
文者曰在官貧約澹如也而用示吾志邪
世宗朝胡尚書公松爲滁志峻潔寔先生鄉先

達也後數十年而有先生猶鴻肆闊達矣醉翁之所稱豐山聳然而特立泉甘而滂然仰出者其爲人文之助將久而益章乎

詹文林先生集序

明興于文章自北地反正先秦西京往往而是廼中有不概然者或祧之而祖昌黎禰廬陵直以去本業近耳要其言率歸于典常而澤于仁義抑何可盡廢也而大江以西則益以廬陵爲嚆矢梅鼎祚曰余嘗讀詹先生所爲文矣至其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七

驅蝙蝠若響應與昌黎驅鱷大相類心異焉而其于廬陵也殆猶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乎會先生子季公來爲余邑令因得以尚論其世蓋詹先生者故廣文先生江以西人也而爲鄒司成高第弟子先生起嘉靖中

肅皇帝稽古右文二三公卿雍容講頌非先秦西京斥不登先生不以衆故而所操管在昌黎廬陵之間當是時柄國者屬江以西人士競進如掩護如升虛先生不以衆故而所執贊在文

莊之門昌黎豈不誠豪長者論者且于三書求多焉廬陵時時爲曼辭綺語先生言則稱先王也余惟先生之始終不壹意于本業而孳孳修古不壹意于古文詞而孳孳聞道夫多識則德畜有孚則光輝雖有殊岐寔無異貫今其成籍具在試肱篋而誦之藹如也是何可廢不傳哉間余三復先生上督府諸議及爭泗高墻事未嘗不嗟咨憫怛傷以彼其才而竟齎志以塲云然以睹于季公鬼焉具公輔之器寢且鄉用以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八

出峽草序

周公之西也以天官郎守宕渠來有出峽草其辭恬穆而清和已拜憲大夫征西南夷有大功有渡瀘草其辭鴻肆而瑰偉夫抑亦有所遷乎其出峽自序也崖門丹磴濯濯于霄盪瀾凌濤剡施窈窕嘗數惕息於是矣然境不必盡窮而

志不必摩切也乃一旦提數萬之師灑邛海銘
雪山紆籌決筴神鬼風雨諒爲烈士如是哉瞿
塘灩澦之嶮戒象馬與瀘之毒淫賊鳥獸約結
劇郡與秉羽專征皆不入于其心而處之如一
其氣完其神定因概見周公之全也夫善刀者
探無間操無形舍光之屬望之誠不見其端及
其剗蛟破駟五步不留行顧刃猶新焉本恬穆
而鴻肆由清和而瑰偉非有所遷因之爾公故
以兵事興兵之志曰守如處女發如脫兔則因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之謂也昔人以位置履屐或博塞爭梟且卜其
必克而况永言如詩者往余南都從周公游是
時蜀學使郭先生爲水部沈觀察徵父公同舍
相上下議論周公沈深負雅度不泄余竊語諸
君公必當大事不已足概見邪今西南底定倘
天子北轡而求填撫之臣其何能喻周公公出
峽有期矣宜有繼渡瀘而作者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幼服集序

余仲子與其伯子以古文辭起沘陽余伯子業有集仲子既冠集其前所爲詩若賦名之曰拊缶寓余曰翹每讀楊平通拊缶歌而涕沾襟也余私跡仲子不類是爲庚名曰幼服本楚騷予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一

幼好此奇服云既覆怪其不類也夫平通以憂其生屈子以虞其宗國是兩人者已不類仲子故名家子齒甚韶卽爲博士弟子非其好而試輒高等遭時遇主旦莫可冀何至求通于山鬼筮命于巫咸然余觀仲子詩至憶昔自悲諸篇抑何其感慨激亮也蓋騷後而其人不必楚其音楚其遇不必屈其志屈者踵相接矣其最先而爲惜誓莫如賈生賈生登朝十八爾

今上神聖軼漢文二三公卿雍容都雅絕席絳

灌藉令仲子其年而有薦之者發策擲書亦豈無可痛哭流涕者乎廼猶在博士籍中也內有所迫于奇外有所撓于遘則其志不能不迅越而其音不得揉而爲恬愉如風之始于青蘋竅于天籟刁刁調調亦各信其所適焉何類不類也問者銅官人語余仲子脩榦而長鬣嘗從諸少年擊劍走馬手拓五石弓持滿若月回筌如縈或酒酣耳熱信紙吮墨雲蒸森舉有悲歌忼慨之風余先人及仲子尊大夫先後得事

鹿裘石室集卷三

二

肅皇帝仲子及余生燕中而余文弱雖日窮阨又不及仲子之善鳴其不平居恒諷屈子遠遊以自廣而已雖然奇服來指割者不全聞之曰忘世然後可以應世吾益愿仲子之少自廣也儻進而姑忘之世必將求應于仲子矣

翠微集序

余仲子聿雲初稱詩有幼服集是時事雲甫冠才甚華志甚銳思有所發舒一再不售輒氣息嗒嗒悲歌慨慷以爲世棄我余序其集有之曰

忘世者夫然後可以應世固欲以廣之然未識
聿雲也已與聿雲俱都試而南識之湯義仍署
齋其人貌韶秀性度澹雅絕口不及都試事余
灑然異之得無有與余昔者言耶踰三年聿雲
褒然高舉矣較余應世之言頗稍符及丙申之
冬而復函一編來曰翠微集者屬余序余信聿
雲之果有契也亟發讀之則其詣益深其組益
厚蓋數歲中嘗縱觀官闕郊廟典制威儀之盛
往來燕趙齊魯江淮之墟逮乎西夏東遼之匪

鹿巖石室集卷三

三

茹甘泉蜚廉之不戒危詞隱諷與夫酬景賞心
徐而時出夫聿雲業將爲世用其焉能忘之要
以卒歸于宛綽和平以斂其華控其銳則有餘
在我應用無方何獨詩教不抑亦大受乎哉余
無所更事廣矣比奮筆爲序因病敘以至于今
而尚未能余甚慙于仲子雖然巫咸有言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始余之序幼服也殆見其善者
機乎既余之序翠微也殆見其杜德機乎至若
出于機處于淵若減若失虛而委蛇殆不知其

誰何矣漆園以此爲應帝王誠應世之符也是
集以往又數歲客有歸池陽者姑書以報聿雲
且質之

寄城齋詮草序

池陽郡西有文選閣因祠祀昭明焉文在茲矣
由梁至唐初而始有北門學士者名善屬文然
文辭不少概見唐之季葉張喬有十哲之目費
冠卿有孝逸之徵它若杜荀鶴李昭象顧雲及
周繇兄弟湯文圭父子一時並起而稱詩喬與

鹿巖石室集卷三

四

雲稍能膚立諸人日置其身兵燹之交奔徙無
常呻吟不給而荀鶴操管于標戾虎狼之梁其
爲詩于情與俗近風格蔑矣 明興而池陽地
重左輔據上游卿大夫名世之業時時著于春
秋若夫文明以止黼藻斯世則未有如余氏之
父子兄弟者余氏觀察公以銓衡著光祿公以
水衡著觀察之子初伯聿雲以詩著予前誦觀
察公灌餘諸詠嘗兩序聿雲集此寄城齋詮草
者伯子初伯之第二草也襲龜之榮與雕龍之

慶偉而兼之試舉其凡伯潛負雅度卽滔滔自
運不使才溢于格仲特見風采卽軒軒遐舉務
令才叶于情墳則型土爲中音而多渾博箴則
比竹爲人籟而多宣韶要之有合奏無奪倫也
以上邇選所爲建安黃初下逮蕭梁不必其體
源自出如詩品之所推要以彼唐季之萎絕不
振蹢駁不倫直超乘而上之矣蓋其生貴介少
而競爽得以其餘力蒐羽陵之簡發汲冢之藏
而景運中天資適逢世仰承驩而俯迭唱優游

鹿裘石室集卷三

五

歌嘯于九芙蓉五松之間故音一也亂世則爲
詈爲怨甚則爲妖治世則爲雅爲頌正則爲樂
所謂人非天不因者乎然予所見初伯詩甲午
以前耳歲星且半周天也吾聞龍陽之釣後得
益大則前魚棄之造父之御八駿與電日爭馳
一一欲跡其車轍馬蹏而日踐之亦大繆矣初
伯詩日富于境當日進今自有玄晏先生序之
者予卽以報成命且已後亦惡用是拘拘者爲
顧猶有所進初伯者池之詩人唐又有王季友

初隱九華遇異人授九僊飛化之術曰子先決
科於名場後策名于真列及咸通中登進士郎
秘書遂謝病歸而爲九華謠日一浴于山之龍
潭人傳爲仙去初伯溫而縝冲而不盈類有道
者夫仙自一道隱固非達節也竊謂公卿大夫
卽日侍展座之崇嚴必不可忘山林之風檠往
聿雲旣領解輯談隱一書其用意遠已觀察公
功成身退方授陵陽之倒景而餐之伯仲時過
庭請以予小子之言相印證倘無河漢也何獨

鹿裘石室集卷三

六

予見伯仲文而欲燒筆研耶

太玉洞齋近草序

宣聖刪詩爲經其命小子學之也始可以興觀
以極于遠邇之事君父又曰興於詩成於樂三
百篇皆樂爾然要必期達于政詩之教不抑可
述而志乎後世雖列於學官而不陳于太史聲
音之道與政不相通卽聞樂亦不足以知德其
爲教漸弛而其爲用卒不章去古邈已鼎祚從
郡大夫王公讀太玉近草而稿有概于斯焉草

詩賦凡六卷爲山居者一令度中者三之蓋王公永嘉人也祖父伯仲並嘗長藩臬一踐老更之席爲天子師而孤嶼中羅之勝甲天下公時鑿山疏沼以就養無方百順是聚故其致簡遠而語鮮韶及夫單車西邁載計北首不無蒿目而憂國事之孔棘軫民生之勞止故其指幽微而辭激亮自今按之若侍石壇而賦廬丘則懷親表哀之遺韵卜半山而撫晨尺則玉墀羅帷之嗣音或驪荆樹之同株占鶴鳴之子咏則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七

孝悌之性別見孝若而家風唱于安仁旣若雱疇識喜鬱攸思譽則反風再見而神明之頌束先生安得顯有之此又豈約囚亡奇與緣文飾吏者可同率論哉大較王公之所爲內取諭于吾志而外求合于先程足使人油然感穆然以思睹之者犁然辨而已固不待詢之月旦徵諸風謠而已知其于遠邇有兼事聲治有通材余以是幸詩教之猶存今殆可古也公之尊人西華公自有集方爲校次而公子昭文輩間與余

周還信所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次者虎豹爵位蟬連文才相繼未有如琅玕之盛者公來莅余郡未期而政舉物和協共貢采優游理詠一日手是草繆屬序于鼎祚太王者東甌古洞天之一王公以顏其樓齋且以自署而所著系之桐栢流響于笙臺白雲衍胄于仙傳則王氏之稱盛何獨以爵位文才焉鼎祚獲環諷而弁名其端若已飡霞液臨海嶠矣

李山人觀園亭草序

鹿裘石室集卷三

八

自游道廣而詩教日費至隱操亦闕焉鮮邁矣彼其名自謂山人顧去山而常布武于府寺其意氣以倨侮草野而逡巡實拊身顯融其稱詩下筆不休不足以論志嚙情而適以干澤處澗在昔之所爲三游風且下矣余私有概焉因以多吾郡李山人者山人名廷鏞字宣之郡之仙源人李氏于仙源素封比屋廼山人獨未免貧也固善貧以其農緯之隙手一編而以其吹萬之竅時傳諸一吟一咏西則策而黃白東則杭

而金焦巖棲川觀不越丘里初無事五岳三神
山之姚新都則習王仲房汪禹父吳則習郭次
父訓達于喁不越韋素要無事羶德之趨卽余
識山人且最晚識山人由余叔季方葢季方識
山人子大春于諸生而山人介季方來詣余出
是草草載詩董逾百舍之則恬漠吐之則春容
大校以務植本質而薄雕幾無溢辭而有餘韵
此誠草木食山林隱約者之爲也然間取指
于前一二君子語曰莫三人而迷有之故似之
鹿裘石室集卷三

賦閒園集序

嘉靖中子會嘗仕爲理官輒棄去歸而爲賦閒
園所交多當世士招搖其中把酒而賦前于後

喁左鼓右舞片言得意千金饗之其雅致固如
此居頃之園廼有集梅叔子曰古之人道格於
時稱不得志則每思繼焉閱風拍肩洪厓以爲
其佗僚亾聊之懷繼范其偃蹇不恭之狀而必
有所托焉以自逃子會倣儻有材脫令竟其所
至豈一亾當斯世哉而於此理官庠斤斤也寔
叔非其好乎而子會顧近益好詠詩好飲好間
從諸吳姬遊隸其蒼頭樂部佐客酒沈洋自恣
箕踞爲驪彼所爲托焉而逃之者非邪而人亦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

率以子會風流曠達括其平生夫釣之水也通
者則川塞者則淵君子屈蠖以存身知者依時
而暢志子會有焉子會曰不然昔者吾宦粵遵
南海上點蒼浮碧參麗穹奇其王珖貽貝璣玳
蜃螭往往興吐雲霧若城郭輶輜旄纛之屬依
傳變化儵忽怪妄無而出無有而烏有故今吾
行于世于吾園之煙霞泉石草樹魚鳥于吾若
賓客之把酒而賦于喁鼓舞儼焉汎于溟渤而
涉其儵忽變化葢且曰自適其適爾匪有曷無

安所逃又安以托也叔子聳之曰聞道百謂莫已若焉者我也夫咄咄子會遊六氣之辨而恢海若之觀天地蘧廬有爲幻泡殆非虛語客或曰豐其貲者嗇其施廣其志者損其儲此天道也理官家故饒歲入粟累萬鍾計而結客攻文詞濟勝有具其志廣其施勤可不謂天之所篤與叔子听然而笑人亦有云蜀犬吠月夏蟲疑冰客唯唯謝小子不敏竊悲夫世之坐錢孔日校牙籌而刺刺不休者也是我也聞道百謂莫

鹿裘石室集卷三

士

思澄樓稿選序

往丁酉秋邁蜀僧于長干則出侍御張公書及思澄樓稿自定遠至屬予序予病未能也已稍就讀之霍然良已閱數歲李大夫守濡湏復渡江而寓公近草併屬予選仍必爲糠粃之導張公詩倍文子選稱是凡得十之七以報命大夫頃之大夫用最遷爲郎以北而張公再貽書予徵成言是時公行年八十矣梅鼎祚曰予所從

于游公之鄉先達擅古文辭者蓋有銅梁張大司馬巴蹇大中丞云兩公蚤貴歷撫邊威得以殫極其材而發舒其氣故其言雄鷲而秀藻公兩爲良令一爲名御史要以近艾始服官望耆則引退才有所不竟而氣有所獨完故其言蘊藉而和平夫官徵不必合奏辛甘無庸鈞調也固適已之適而已顧兩公多得之運籌提鼓而公侂得之巖棲川觀雖顯晦不齊靜躁亦异然而于武勝嘉陵之間其所得寢遠乎以故公之

鹿裘石室集卷三

士

齒益宿而神益王景光恒益新或酒酣對客伸紙下筆娓娓不休不盡予選也予惟上之九十年而力于詩者有衛武公抑戒之什列在風雅下之七十之年而力於文者有揚子雲靈根之美演爲太玄公年距衛武跬步爾予何敢以耄而易公願更受所爲抑者莊誦之雖然玄故難傳神又告之矣無已其一掃而空之乎蜀僧言公晚而精禪理女箴石筍皆爲勝因進之則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公試以此爲名山之

藏而卽以爲觀化之表彼兩公者之勛伐震一時言語妙天下且有焉予將燒筆研從公矣中丞方有事薊遼李大夫亦張公鄉人由曹郎以衡文起殆無尚河漢其言儻質之而微有當也請書爲思澄樓稿選序

石函閣集序

有佛民曰林叔度習禪而善詩夫西竺崇宮商之文魚山感梵天之響歌贊偈頌皆詩之流顧其機實相通而體禪之指以爲詩則可至韻禪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三

語以爲詩猶之乎理學先生韻經語以爲詩也近世士大夫頗談禪亦稍能攻苦茹澹辭多受少遂以被清真之目往往致通顯而荷衣荔帶之儔或詩或禪或禪而詩各持其意以自矜於士大夫而爲名高故禪而之於詩也詩而之於禪也禪而詩之於名也殆交喪矣叔度生平嘗泝嚴瀨躡幔亭支提天姥而東浮洛伽問緯真第九洞天繼馬於白仲娑羅之館涉江以止金陵弔六代四百八十之遺林故剝撫物成象觸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四

衷矢口而爲詩詩具草者凡九總之爲石函閣集屬余序余讀之高不跡古卑不殉時情有所獨至寧舍格志有所顯申寧斂華夫豈盡言稱般若贊嘆希有哉而其爽然者若灑甘露璨然者若獻鉢羅泠然微然者若聞海潮之音聆獅子之吼其冲乎無競泊乎無營固不待見叔度而信其人不沈沒于羶腥焉彼所至多侶緇黃游山澤間從一二士大夫必嘗有義故而已大校叔度其皈依在禪而不以禪爲詩又不以禪與詩爲名卽走數千里渡淮而哭黃德卿人慕說有南州絮酒西州扣策之風慨然叔度絕不以語人也集始于碣石余未及讀蓋是時叔度游燕而始與緯真白仲定交余竊異叔度詩於山澤緇黃猶偏工而饒致而酬選士大夫不無少不勝抑故有用不用耶雖然不執文字不離文字或庶幾矣東祖但以爲得其皮若所名得髓者迺不過禮拜依位而立此詩禪也願與叔度約面壁九年而來相叅證是集也將旣登听

之筏乎

澹生堂雜藁序

管言晉人長于口而短于筆宋人信于理而拙于辭將無以偏安之季遂乏全才乎 明興大一統歷弘正間右文既久治象有徵朝野之士彬彬焉爭務修古家天漢而人黃初若夫尚名理析性命則又皆鄒魯其鄉濂洛其派以迨東越猶較著矣然要其用率不能相通而亦鮮兼撮其勝豈才之難全卽盛世且爾今祁令君爾鹿裘石室集六卷三

十五

光者東越人也來爲余隣邑寧陽有事趨府輒過余鼎祚而余去之田間時復不相直間一抵掌劇談則微而天人之際鉅而皇帝王霸之略典謨風雅之遺旁出而圓通清淨之旨靡不粲然備犁然當也不抑亦博物君子耶頃之示余以澹生堂雜稿稿所纂詩若文也繆俾余評而序之評曰爾光詩才情格力悉具其大致則在高韻殊態超言繫之表而溢尺幅之外爾光文特瑰麗鴻肆而傾寫不竭委宛不窮奇正開闔

唯變所適當其無有車之用尺之楮日取其半有不盡者焉顧余于爾光之稱雜而竊窺其深不在是夫壁牯非支許之清言乎轉揭非邵楊之縣解乎和無垢非罔象之玄珠而古德之和齊乎雖然是猶二之也文以物相雜而稱者也一之則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用之通手且可使爲口也雜而不越果何物焉夫園名密堂名澹以之明志以之洗心皆是物也蓋祁君之先王父通奉公與王駕部先生一時私文成之緒以鹿裘石室集六卷三

六

正學鳴東越王先生則爾光之外王舅其淵源有自哉先大夫嘗從游王先生及守越締交于通奉故鼎祚得其家世爲詳寧陽比頗難爲令爾光獨易之茲方上計最諸邑優于學達于政矣殆庶乎舉其全矣以是徵昭代人文之益盛也

半閒亭藁序

就李沈公爲南陵當趨府則必造余抵掌而譚六合之外九咳之間靡弗及也顧譚不及詩居

久之沈公政既通而邑博士吳先生序次公詩
爲半閒亭稿亭在令署中故其自公所嘗燕息
處公聞之而以語吳先生令安所事詩凡令五
季於斯矣其他而徵發期會廚傳舟車糜至繼
屬令起而四應之姑以論子不見新豐及萬年
之役乎蓋令甫來而田困潦畝首無宿糧則其
岸善崩而水維緩也以無隄故是爲隄踰歲而
嘆以其土亢者非以石堰水水善下是爲堰而
石精廬就蕪都講無所而學士且將倚席是爲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七

澤宮測景相攸於以幽贊地靈仰符天寶致所
不廢是爲梁玉龍而臺籍山俗俛而塞或矜氣
上利禮文寢微是爲砭俗正蒙勸農息訟之書
而懸國門如是而吾猶嗟嗟恐無爲後事者師
也於是左咨諏右叅核氏子而爲志志也者志
此者也而吾猶孳孳昕省禁夕思過也令安所
事詩間有之亦如田家作苦方其卒歲婦子相
勞歌烏烏而已無已俾梅子其序之梅子者卽
余小子鼎祚也鼎祚嘗受之吳先生云迺退而

卒業報吳先生曰公庚安所事余序若公所自
稱嗟嗟而孳孳者詩備已詩備已古者因先王
之樂以化道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
德又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緣俗設教其義可術
而知焉陵巖邑也自有沈公而頃者風雨時節
穀糴賤盜賊希少民孝弟力本有行義各安於
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此不謂風長厚而俗
說樂也乎詩可以作矣沈公詩具在是其音泠
然中官商足使人聽而其志切事情穆然足使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八

人思往西郊獻白雉白鵲亦來而公自約晦不
以瑞葦第紀之詩耳夫漢獲麟赤雁天馬而作
歌被之樂府固亦所以融暢嘉禎而章功德也
公詩抑何可不傳哉行再上計宜侍中陳詩而
爲太史氏之所采者必公也夫余始以沈公不
譚詩謂猷良吏迺今繇吳先生而媿識沈公未
盡且以徵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而聲音之道與
政通

竺原吳先生詩略序

吳先生以辛丑舉南宮凡六年始應廷對已回翔中外者幾二十年奉其身歸又幾十年以功而稱鄉先生祭于其社也仲子大夫公刺武攸版先生遺詩置州治既擢丞余郡覆屬先生之門人王廣文勘梓而余小子序之序曰吳先生豫章之盱人也余讀吳先生詩問以討故于豫章則以詩最著者莫如陶彭澤其玄風足以靖浮競而勁節足以蔭今古者益莫如彭澤迨宋而歐王曾黃烈矣要之臨川南豐兩人者皆

鹿巖石室集卷三

十九

詩不爽其文永叔魯直或口多微辭不馴雅吳先生之于官雖不得櫟國自專與典司讐校若昔人而一再爲郎亦不必彭澤之八十日且資適逢世歌詠太平不必若義熙之季托憤幽隱故其詩冲然徐盈而穆然有深思不必其語語陶也其指則多類陶焉至讀海戶曹疏輓李節婦諸篇實關切國家大計以綱維世教豈與彼微辭之諷一勸百哉顧余于彭澤告儼等疏及戒子詩而惜其後梨栗之好不勝紙筆也仲公

幼卽以旗其鄉儼然列大夫名彪炳相望而所著述甚富且都則吳先生有厚幸者何啻以其職稍優其時泰而已盱有君子儒羅先生者爲郡守遷去猶時相往來嘗與先人言吳先生居家持風節遠遯躬行其族人不言而化夫詩首二南自家庭始爾初先人附先生同籍起家而以叅藩歸也頗施政于家家人之化者亦略如吳先生今則殆難言之矣余非而從羅先生游側聞吳先生比獲以仲公命序先生遺詩因以

鹿巖石室集卷三

二十

志吾感而余小子文質無所氏先業是隊所慚于仲公者不一也抑以志吾過

襟日樓草序

許公應祥成進士踰二十年凡三爲遷客始佐京兆云凡許公所爲遷其在閩以不能翫散中於人去其在楚方楚氛甚惡夷陵有所與援許公以規進而又微諷江陵予得過去業進南兵曹復以舉其職忤主者去若襟日樓草則其宦游來詩及文也閩有九鯉武夷多仙人窟宅楚

自騷後多善怨之風廼許公數被放其形容不必顛顛而語不必悱惻輒飄然猶乘雲霞餐沆漭殆善用其地者焉余嘗見其故部人言許公所歷皆歷舉綱振至今有去思卽頃者具疏籌邊雖不報亦足備石畫矣公兩仕楚不見禮之蘭與荆之璧乎夫大國之香非不遠而當門則鋤連城之寶非不珍而累刖初剖遇不遇固各時行爾昔公孫牧豕海上年六十起徒步封平津尚父亦渭上之逐夫釣叟卒以載後車許公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遠霽詩草序

余郡鮮稱詩自余以詩廢公車之業卒坐困而詩益諱矣高君君翰初嘗鳩同好爲社敬亭以余馬之齒稍長尸其盟未幾輒散去蓋浮慕者終不勝諱者之衆也君翰顧稱詩自如卽余病杜門久而君翰賦思出門近則白嶽齊華遠則

慕峰襄峴每當天下山水奇絕處而爲游游有詩今所刻遠霽堂草是已夫詩言志者也彼斷輪累基必有法而况詩乎故志有所獨申寧舍格法有所貴適寧詘材大致要歸于溫厚和平而無近世叫噪怒張之弊本於自然而無牽率補苴之勞不亦云詩乎哉至所爲公車業者則又務斥粉藻根極理道有弘正先民之風於是信君翰之有兼用而媿余偏人也昔謂窮經所以致用蓼莪棠棣以孝弟爲宗君翰恂恂君子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戴司成集後序

大司成愚齋戴公與予同里閨少同學術相善也旣申以昏因之好而伯子祓爲予壻已公薦南宮高第首館選讀中秘書鬼然國史予淹跡

在外回鵝勞人之職爾公尋領大胥氏陪都以
忤江陵相遂乞歸 朝議方擬急召公不迫矣
嗟乎公生平負大略規有所匡濟不屑絺章繪
句以爲文而亮介方嚴意有所維植不能嬖
阿趨曲以合世以故用未竟其業文亦未及盡
其才間有遺草皆委之楮簾塵梘間伯子掇芻
焉散佚是悲將哀錄以傳則又不幸以天死先
人有美而不章傷哉志也子女爲隱痛焉日夕
思所以圖翁之終成夫之志因斥產授梓金陵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而予兄其容謁焦漪園先生序之蓋焦先生博
碩名天下亦以戴公文足傳固非直以其文爾
也當戴公時海內士大夫爭彊集權門如市而
公乃以微舉行及楚政敗爭復用前罪以取後
捷立可躋顯塗而公竟堅臥不起至今詞垣固
自有慨述之者卽一時海內操觚之士咸兩京
尸祝而公所爲敷文析理直本匈臆殆出入南
豐睢山上之則中壘昌黎要務有以自見不爲
膚立形似習壽陵之步踰西鄰之曠也是又安

得不傳乎夫公朝則國史鄉則惇史而位與季
皆不副抑安從巫咸而問天集梓成予不佞漫
書末簡以識感且爲予娶女報伯子原下也噫
嘻向無伯子始其事是數袞者非供炳之腹則
覆醬之說久矣孰所稱燕翼哉孰所稱燕翼哉

蒲西草序

叔氏時父籍其詩爲蒲西草蒲西蓋叔氏所嘗
居云旣竣屬余序而余適游吳已叔氏隨牒輦
下獲與豪長者相上下詩日進凡二載判蜀州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西矣夫國最西境其山川雄深靚麗卽三峨甲
於震旦而其土大物豐利盡西海宜莫如蜀長
卿淵雲接軌興漢所爲賦江漢之靈卣載其英
者也以至杜少陵羈旅乎每達來浣花東西屯
瀼間而論者以其詩入蜀益工蜀重可知矣然
余觀少陵方依嚴武也蜀用兵武亦稱明號令
得士心而卒不寄以一劍之任少陵顧又未嘗
私陳一畫建一奇也徒以其忼慨孤憤之衷託
之于詩茲叔氏之蜀也會且有兵興當是時雖

上林羽獵翩翩凌雲抑安所用之而况儼然佐一州不必如少陵之羈旅在事者需材甚亟亦必不如武之弟客禮而已故居則立言以自見出則蹈際以庸功誠各有攸宜也叔氏以余小子說詩乃談兵是集本家食時語而旁及宦事將無越樽俎而近郢書乎余惟詩猶之兵多寡相乘奇正互設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不得已則用之耳長卿而下遺文具焉且武侯渡瀘之跡在叔氏其叱馭西矣

鹿裘石室集卷三

五

蟪蛄集序

梅子曰余讀二吳子序王子詩而知詩有所重焉王子者余友尚玉蓋吳子福生長輿姑子也曾王父官左方伯以廉稱不再傳遂食貧至王子蚤孤益無生可治時依外家諸兄弟伊吾囁嚅而治詩托于詩以游冀其母夫人一日之養顧終不忍去庭下游輒歸最後歸自瑞陽而獲成母夫人七日之訣卽所歷楚粵燕齊並從人駟牡鷄首之副所訓往葦里閨之二三士夫故

其於詩也爲用不必廣爲詞不必奢要唯緣情以體物緣境以抒情內無乏思外無遺藻殆庶矣二吳子之序之也言精指遠然于詩不甚詳所以繹蟪蛄之義闡陟屺之懷者蟬連特盡既味之而致足惻又若有隱傷則以王子貧故也潘黃門夏侯周詩曰非徒溫雅迺別見孝弟之性因退而作家風其重可知余故讀序王子詩而知詩有所重云始王子後廉吏貧無以養托諸詩將抵掌而歌不可爲是集行俾人知爲子

鹿裘石室集卷三

五

孝其人文者實廉吏後廉吏何不可爲哉里俗驟貴能驟富且有爲之附益焉若此曾無肯斥釜庾借咳唾以存其後而表其廉不可以觀世乎雖然王子以腹爲經笥以手爲筆畊而不能以身爲溝壑也則王子何獨孝卽廉亦有所繇來矣是二吳子前所佚者也

張仲子詩選序

今制義之與古文辭不交相盛乎然鮮能兼相成則以精氣分而偏才衆也有若挈領總持融

研條貫而儷至之者或不乏其人清漳爲閩海
鄒魯其於文學殆天性然往往取高第若掇之
而於古亦常奮蕝苑之前茅以橫厲上國卽余
所邁張仲子范之漳諸生負雋望者也制義之
暇時而稱詩命之曰暇嘯頃侍尊令公來春穀
書通余且從管元長受所梓行選詩者則猶天
閑之上駟也吾見其若卹若佚矣猶典瑞之上
圭也吾見其瑟若煥若矣乃年董踰弱也抑何
賦才厚而用志恢乎大哉元長爲令公所校錄

獲講世仲子以是請余序余因私有薦于仲子
夫馬誠良善御者必造父左而闕角右六轡如
手兩驂如舞然後可絕塵滅景一日萬里匝天
地之域玉誠良善攻者必琢之以昆吾瑩之以
砥石然後可叅四鎮而縑五采通于神靈之滋
液故吾願仲子之善藏而深詣不盡騁其力以
縕其乎理之爲勝而兼成儷至之是圖世必有
求之者焉繇異日以觀茲其駒而汗血耶其璞
而紆繞未理耶顧所具足世重者肇茲矣仲子

宗人有孝廉紹和一時以古文詞相應先一再
貽余書而伯子固以經術著漳負海谷王之翔
光怪毓琛奇無量也余焉蠡測爲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容膝軒遺稿序

余鄉具論篤之士比或用曠達聞卽所觀自放爾已夫惟其遺世故而外形骸嶮然不滓湛然自如足稱耳吳廷諫先生者宋正學柔勝公之後金陵許國以相業顯下逮臨江文章節槩世鹿裘石室集卷四

爲烈矣先生籍博士弟子非其好也顧時時好爲詩旁及禁方輿地星卜術數多所通居嘗以其命無貴法又不得永年遂謝去一切世故而益托于詩與酒所傳酒樹竹蕉杯盡詩詠梅花字字新者人以爲實錄是時子福生生蚤慧母夫人春秋高入備旨甘出課修脯產因以益挫意獨湛如也然果年四十四以歿抑數有必然者耶季主管公明有道術人也公明固樂與季主論道而性嗜酒其言曰天與我才不與我

壽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吳先生卽托酒與詩而溫克易近詩特取和平以悅志而已多不復留草故志恒若有餘而才恒有所不肯竟其亦善易者不論易乎公明嘗服厚于本而以術揜其行先生不盡力于文而以德揜其才要以所重大校可睹矣福生先造請名卿大夫爲先生表其幽以識其大一日奉容膝軒遺稿來命余序其云容膝者指本靖節然陶家之五男至不好紙筆而福生方息其父業聲藉藉諸生間

鹿裘石室集卷四

二

從弟泰符詩序

余中而竊學古先大夫雅聞之謂庶可坐進此道不禁也稍長遂爲社吾宗以稱詩從叔季豹首來應兼治文于古特近子馬泰符以詩來並余從弟也而叔季方泰符兄景靈錫予及從兄

子綦輩問參焉久之季約學日博澹名日益用
起其末年以酒荒子馬才曠朗多游閒任俠自
意失其家與官猶終歲負婦人而居有色癖泰
符飲中戶以上然竟席溫克使人欲罄其家釀
不至若季約之荒產厘子馬之什一而內守一
室外絕挂纓跼蹙之驩無子馬之癖迺始以詩
廢制業又好游以弧矢自命且以貧駟之出也
因以游損學故學不足以副其才而才恒有所
不盡性孝友一味之甘必遠致毋所庭中率忍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詢以全恩與人期寒燠風雨數百里無爽而時
振人之急乏雖不無游大人若樓君卿何子哲
爲通隱而不妄得不嗽名與其徒遂遂還讓不
以才地勝無山人之游態所至殆人人心傾之
爭以爲重客寧直重其詩而已年三十五以死
時在余城居之西閣余偕季方臨視焉蓋乙未
冬月也是後季豹子馬相次死金陵皆無年獨
余以椎無文尚存耳嗟夫把臂入林寫流風而
獨絕傷魂夢艸返長夜以何期此匠者所爲追

郢質於旣逝而先賢痛人琴之俱亡者也至若
斬焉尺口虛託延祖之孤莫適主名頓餒若敖
之鬼則季豹之與子馬有厚幸矣余將以次傳
諸子所著念泰符之詩傳無日先捐金授之
梓頗加刪擇而爲之評曰泰符詩清省不煩婉
潤有致其于古合者在大曆貞元之介小不諧
尚不下唐季之餘夫楚子王之御三百乘必無
敗孫寡之精騎三千敵十萬之羸卽是亦足以
傳矣卽無後後當不泯泯泰符矣

鹿裘石室集卷四

四

玄水閣百一草序

餘舍濮陽孔問先生爲諸生廩縣官晚迺自免
去力稱詩頃擇其玄水閣草百一首梓行之余
因題之曰百一一百一詩者魏應休璉有之品者
以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揚之旨蓋嘗
爲曹爽大將軍長史規切時失庶幾百分一補
云然于事近而于情遠孔問度吾旣老矣焉用
嗽焉關當世之務而偃侮草野爲卽有詩類本
諸棲遲衡門之致以流連光景優游卒歲于事

遠而于情近夫詩情之託而事以緯之者也所
值異感則所發殊應休璉委質霸朝當塗之遷
魄兆已見故其辭憂惋而伉越漢先生邁全盛
之世退處晏如故其辭敦直而恬綸以論于工
拙之外殆於詩之教猶近焉吳福生謂其取才
情之適胡司封以爲尸山林之盟推過良至非
知言之選乎余聊叙所名百一者如此正不必
盡合也孔問伯兄子升官廣文有晚山閣詩羣
從子弟咸斐然質有其文則與德璉吉甫之諸

鹿裘石室集卷四

五

應頗相儷或又言璉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漢先
生抑有所祖乎此殆不然譬貌人者妍媸溫肅
必肖其人之貌俾一望而卽識其人幾欲接言
笑相拱揖此良工也今而後誦孔問之詩者知
其爲孔問而可矣

白雲山房詩草序

張君比孟始嘗以一二詩摯余已灑然異之然
不盡比孟也最後出所爲白雲山房詩草者示
余以爲是足盡比孟矣而余微窺其意不盡于

詩也比孟長身玉立氣岸伉莽每酒酣耳熱媿
媿譚天下巨計批窾洞括願一有所當都人士
亦以材許之迺繇太學累試京兆不薦也因以
其所負幹局者用之宋督畊力作家益饒而且
托之游汎吳越涉淮廬弔古撫今探山水之奇
而擷其秀撮名人之勝而輯其長一切託之詩
清淑餘婉調諧而興適下至羽徒釋子游女佼
童尙相邁寄其辭則又極恬寂之指深文綺之
情與其人不甚類而觸時感事間一稍露其壯

鹿裘石室集卷四

六

心宣俗重治家而卑治古比孟旣能兩舉之意
猶有所不盡焉今且謁選以北也悲歌忼慨非
燕趙之風乎說詩者以南尚華而傷于柔靡北
近質而病于勁率以比孟材劑之使衷必有進
于是者矣故是編不足以盡比孟詩卽詩不足
以盡比孟材要在官人者礪洵學而廣延攬俾
張君果一有所當則誦詩達于政之明效也余
固識比孟之大者

游燕草序

麻甥伯顧恭永昌軍事永昌古武威西涼地也
初謁選有遊燕詩數十章湯太史嘉賓余叔膳
部郎季方則既已序之文較著甥覲歸而其弟
鳳行之版徵序余贅已將爲其近於親耶余惟
遊一也燕則客遊詩爲政涼則宦遊兵爲政兵
與詩雖異用而有可以相通者則鈞之貴精而
已夫燕之筑秦之缶皆其土風彼以其所遘感
概不平而歌蕭蕭呼鳥鳥也伯顧逢清晏之時
優游幕府何所用感蕃虜咸內鄉而備外藩何
唐襄石室集卷四

舅也

敬麓湯先生懿行錄序

古者舉士之典下逮漢而且先孝弟有行義不
專經術也故雖其末季清議奇節猶能不波今

制稱專重經術士釋此無繇進要但以其辭而
已蓋郡學有湯嚴之先生修辭居業將用經術
進者乎顧卒不一遇貧困抑塞以老死至有媿
諸生之恨余從先生子伯潤讀懿行錄竊悲之
按錄則嚴之孝弟有行義人也卽余睹于吾宣
土風凡數變矣當其尚通而卑疵憾趨湯先生
詠歌窮巷泠然金石之聲當其尚槩而矜已侮
衆湯先生退讓循牆夷然谿谷之指然里中少
貴無驟名先生者而先生亦不欲爲名里中夫

唐襄石室集卷四

八

外不受變于物內不受變于時所性無損惡乎
用名迺久之論定有起而傳者有贊者有誅而
挽之者遠則徵情于其文近則視父于其子不
用名而名益歸之是先生既不媿爲人何所媿
諸生也者彼富貴而名湮滅不稱無施後世者
可勝道哉比歲庚寅郡舉士行于督學使者禮
特豐腆咸以爲有鄉三物之遺是時郡太守爲
漢陽蕭公故以行風士慎許可者也先民有言
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以湯先生而得當

漢陽又孰謂卒不一遇耶伯潤工經術試輒首多士必宜酌先生所爲質志者而余復有進于伯潤中壘阨矣不假譽於國師長文玄伯顯而公矣尚慚卿以及長彰美傳盛則固自有所重焉伯潤勉矣

馬長公先生二箴序

余讀馬長公檢身敎家二箴而感先生衛道切有維世之思焉世之譚道者紛如也其最著高極九玄深極三淵細析于繭絲牛毛而幽蹟若

鹿裘石室集卷四

九

鬼神與謀陰陽爲役豈不超超要以見在爲縣解而持循爲麤跡其究昌被恢恣至流易潰洪而罔所皈依底則于道謂何先生志濂洛之學蒿目斯世有味乎治天下觀于家而家觀于身之言也爲輯二箴蓋修齊之目章列聖經特櫟括于周子而敷贊于先生是編自卿士以及畸人由莊語以及俚諺旁至真書靈璫方削墨筆凡與是也咸叔拾而臚載之唯以洞達易曉精確不浮其旨雅馴其辭愷直先生嘗以是訓保昌

矣猶畏壘之尸祝而授其子國子先生以容猶其先新息之誠書以容起家高第恨不獲逮事先生遂不忍驟越先生官乞爲吾郡博奉二箴傳諸梓拊身揖志爲郡士先卽所爲教多方不越是以以容之材識該澹寧不能超超上之承先意也然道本寓庸正無可越耳今拜官北矣太學賢士之關益傳益廣而先生嘉惠之勛益遠且茲以容出嗣叔司馬是爲馬次公初令郡太平良者也業有序申命鼎小子叙箴之義曰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

吾聞之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夫石猶生我箴惟軌德馬先生蓋與民同患而爲之者乎百官昉于辛甲詳于楊雄崔胡他若巾履井竈雖義存輦鑑事涉繁蕪未有如先生之循本蹈實克衷舉要者也先生是外有詞林類語方盛行吾夫子之微言在魯論而其遺餘爲孔叢子孔之後亦多從博士顯國子先生繇小胥日駸駸貴百官有師尹之箴在當與是二箴者共繹之

會心編序

人固要有識趣耳夫有超人之識者必有適已之趣所謂適已者足乎內無待乎外一有待則以境爲愉戚而移吾情以時爲喧寂而革吾慮甚則隨耳目之所接而皆吾障極志意之所如而非吾真簡文之在華林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夫能會心林水魚鳥何必華林哉徐甥穆如籍其語題是編蓋倣宋人之錄卧游記洛園近代都氏之玉壺冰何氏慎氏之名山代拓之而參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一

以栖逸通以善窮又穆如之所托而處者也往先大夫有四美編自歸田樂志而後皆巨篇可誦穆如特撮其事與人之勝與辭之雋永有致清約不煩者以會諸心而自適其適其識度亦超逸矣是編行彼貴富熏危濃郁已劇倘悠然濯以澄淵噓以冷飈乎卽草衣木食出埃壒而臨絕冥以抗視浮雲之表下之可以釋憂勞而代憲蘇起疲飮而奏芝朮豈戔俗之韶音淪神之秘造也此其旨則玄箸領自晉賢消搖本

之蒙叟進之而風詠之見喟單瓢之不改于道殆庶焉寧直標雅尚豐辭條已耶

玄對序

昔賢以老不能遍名山圖畫一室臥游其中顧畫之力不以再世而文之爲用蔭映千載卽少文止傳畫序諸爲記者自漢封禪柳州數篇外悉不得佳楊用修極愛水經注敘山川奇勝文辭辨麗嘗欲鈔出以一洗宋人臥游錄之陋而未暇也予甚感其言甲寅夏五梅雨決旬頗饒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二

晝晏屬從子勸條摘鄴注之所稱奇麗者因及諸書偕徐甥穆如更廣之芟蕪撮勝訖于六朝以存古之遺唐無與焉凡三卷題之玄對本孫興公語也姑藏焉遇其人神清氣和調高韵逸者出示之然此余拙于時與力故聊以自娛穆如輩且壯而游當天下山水嘉絕處將無曰是何若玄對所稱叙者乎則與世之人見一山水而詫曰宛然圖畫也何異天下之真似相蒙也類若此明年春徐甥謀于勸授諸梓用傳同

好惜不起博南山人者於道山都水之間耳

譚品餘籤序

昔論釋詩不宜疎筍氣以言寒儉爾然不疎筍也抑粉黛膏腴乎哉湯休寶月自是詞流無關真諦吾獨怪石門文字之于禪也可謂倒橫直豎迺復游戲三昧歌蘭畹而艷金盞乎彼山谷尚戒泥犁龍眠且防馬趣此可知也繳山通公往嘗應期死陵黃蘗遺風一時再振塵尾欲奮免穎間操所爲詩曰譚品餘籤者則旣久播緇塵衰石室集卷四

三

林共稱法寶矣虞部郎呂公玉繩不染俗情良深冥契初緣慈向特序問羊適似舅之賢甥忝司香之童子因而重研舊畝稍益新篇今試舉五言若斷霞迷遠郭殘月冷空山過客尋初地逢松見六朝落霞添海壯返照入江微樹影千年月江聲九派潮侍人小子立慰客老天晴殘星霑戶冷斜月落牕虛午鉢江村遠晨鐘塔寺疎夜雨寒生緒秋雲薄送愁六月江宜晚雙林樹影秋若偈若頌遠可叶宮徵于竺乾近足登

弘秀于荷澤殊超儉相亦絕綺語又不必執枯禪而槩有漏也頃漸佛教陵夷僧祇末劫歸然靈光者庶惟通公公方住瓦官顯精淨業而游不越近圻跡罕涉公府鴻山之喻肉骨有以夫若此則水月則鏡花耳矣予人將安所卽焉

宛上贈言序

山陰尹公令余邑之二年而上計再越歲而上績績最勅進階得封其太公太夫人及其夫人先後鄉大夫士有所以恢張其光寵而宣述

鹿裘石室集卷四

四

其鴻卓者具在是卽更僕未易數累牘弗能竟令公繆謂余小子稍私其緒授而徧覽之詩賦吾不審其所原本文吾不詳其所歸則要之無虛美無溢稱直以質勝爾今天下之文日紛日靡紛則支而盤於理靡則夸而遠於情左氏屬辭比事且失也誣質勝則野吾用而從之其趣操可睹矣昔在伊祁羣龍輔德天下和洽至其治與不治迺遊而卜於康衢之謠不識不知之童孺夫亦以質野無緣飾足信焉固至今喜傳

道之彼子弟而文其父母燁如芳藻穆如清風
無及于敝邑儻載筆者而務核名實傳循良則
舍宣城奚適也豈所謂史失而求之野者耶蓋
令公之爲宣城質有其文矣然大指則因而不
庸在而不治以幾于太上鼎小子伏讀 璽書
之褒令公者曰宣城土樂俗阜易與爲理第因
之而已于是始知令公之所爲象上指也 天
子端居法宮而深啓四方之風執理道之要豈
不抑至大神聖哉臣主一指卽以宰天下無難

鹿裘石室集卷四

五

爲者何有于一邑往令公以計行邑三老百姓
提携擁車下有謳者頌者歌者抃者搏首者有
臥而扳者咸咨咨而吟秩秩足諷此庶昔衢壤
之遺乎顧令公謝不居驅而去茲所具又皆薦
紳先生之云文者也其故史遷言之矣載籍極
博必取信于六經若稽颡言賡歌則四岳八伯
列在典謨忘帝力而順帝則素王刪焉堇逸書
是見雖然惟信今後且未有不傳道之者因別
有紀鼎祚特叙次薦紳先生之文如此其曰宛

上贈言者志地也仁者贈人以言故尹公之所
志厚者也

兩生論草序

此王生叔舉沈生公仲所彌論草云以彼其博
于庀材而核于徵事巧于鈎玄而工于弔詭大
者磊磊細者瑟瑟殆業是者亾以加矣 今制
以文羅士庶幾近古者惟此而其人縕奇而無
以自見將圖以抒其蹕厲之氣寄其鴻暢之衷
于無所自見之中而不爲尺步繩趨所束者亦

鹿裘石室集卷四

六

惟此迺柄文者時時欲尺而繩之必使其步不
得橋而趨不得疾或不必其所狎聞而經睹見
以爲侏僂之語迂闊于事情故其人輒齟齬不
合而上冒離古之名下申篤時之論卽兩生所
雅善張生大來左生貞人翩翩然涇之上手西
京而口建安神所鄉往且旦莫遇之而覆有意
乎斯焉豈非緣以衆所易好之目而示以兼能
之器邪夫士奇矣其始奇者不可秘其終則奇
者卒不可盡蓋于是乎觀世矣論草上下二卷

所試及所私課居半世有知者不具論論兩生曰王生者故九江守維楨先生叔子沈生寔外兄弟云其于文學也固天性然抑所由來者漸矣而兩生才足相適辟諸紀昌之于飛衛交射于道矢觸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敵爾語曰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而知兩生性比肩者乎

宣城課士錄序

經術之行于今莫如宋取士斥諸科而壹顯于經術亦自宋然而秦灰魯壁之餘如綫堊存者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則漢人之爲烈也蓋其師有專門奉如功令卽出而陳議就列悉尊所聞故于時窮經有實用致理有本原顧吏治儒林漢之良史且耦而志之矣而文翁之於春秋黃穎川之于書又何合轍焉明興士率繇經術進巨卿大賢名實較著道澤翔涌論者猶以所用或非所習去之燕郢舍之筌蹄將所以經世者非邪山陰柱南尹公令余邑通敏豈弟盡四境之內依若孔邇驚若神明其大意則孳孳務禮教敦古先善約邑

廣文而羣諸弟子正席執經以月有會季有程登其優匡其弗逮士亦且斐然鄉風三載課績以最上其秋課士錄適成以人事君非上臣之猶最績乎要以儒與吏無異術習與用無兩涂善則泮者合不善則合者離耳令公幼奇徒步而卽薦東越舉南官所爲文有泠然草都人士誦之而考金石叶宮商六律具彼一映由茲王文成令公之鄉先達也修其廢祀于正學書院而吾鄉之先正若先太中二三先生咸預焉余

鹿裘石室集卷四

八

小子獲駿奔俎豆之末則令公之所風多士獨文藝乎哉是錄末已更焉用余杓之言

四書小題文選序

夫能言之謂文作者言言文已而今與古異稱大言與小言踦立則時之爲也卽大小有兼能亦有偏至要以拾級而登盈科而進則未有不先自小者吾友蔡職伯選小題文四百餘首以授梓屬予序予惟制科以來文凡累變矣然因可以觀世焉方今輕俊之士出穎賈奇與語于

宣成弘正則必目攝之以質而已矣若靡所見
文顧茲所載商文毅岳文肅丘文莊王文恪三
數公者斑斑可考也彼其詞率根極理要敷華
飫腴是爲法言其業咸黼黻治功庇民尊主是
爲實用其爲時文德四洽莫盛

敬皇正德之季岌岌乎匡而定之屹然有衆故
文章繫乎人心關乎氣運風會日流誠邪作矣
生于心害于政曦伯固且隱憂之則謂小言猶
童習里誦始進以正卽見異物庶幾不遷故從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九

事小始其用心良殷已予于今久無當而竊道
古嘗爲之說曰今之爲今者繆反古老莊左馬
勦其麤而軼其精其敝也詭而不情今之爲古
者迺襲今新都弇州挹其潦而昧其源其敝也
哢而無紀蓋始也今與古分既也今與古糅而
今與今古與古又自相泮敝何有已也比廬
明詔正文體端士習督學使者焚僞書申舊詒
奉德意惟謹王化首被當在宛陵元聲應響當
在曦伯今之敝或其有瘳乎曦伯先人以詩舉

京兆是選也于國爲遵時于家爲繼志于後學
爲嘉惠三善具矣

燕遊草序

往余遊南都與閩方公子及相善也時子及郎
比部籍籍稱工詩好賓客酒德甚盛已去之十
年所余來吳閭遇子及猶子伯文看對太常北
歸而出所爲燕遊草五十餘首讀焉夫其挾藻
如春華其切理如秋實其族會俱宜一一中桑
林之舞其邁往絕羣有磨墨楮鼻之氣其以古

鹿裘石室集卷四

二十

詞寓今事微文隱諷有可爲韜鐸之誦丹宸之
箴余於是益徵方氏之多才云顧伯文猶然待
對也昔謝傅未出東山心知阿玄而未能薦及
淝水之捷衆以爲玄材不負所舉太傅卒以顯
不避親之名伯文性儻曷長身玉立負霸王器
略亦稍托於酒歸閩與子及日飲亾何睹野乎
屬者島夷不靜西旅孔棘亦稱脊脊多故矣
天子正需賢若渴當不次擢方公則玄之薦也
固有日且方氏世以書起家濟南伏生至老不

能傳漢掌故董授自其女子卽余所睹記方氏
若子及子伯書弟子東皆翩翩異等伯文又疑
駁稱詩修業不朽此持觀執之羔雉而已將芻
狗之矣

先鳴集序

予從子博及彙兄弟輩攻制義頗著相與哀海
內士之薦達者其始試臺省郡邑若兩難諸曹
若庠塾所爲文而拔其尤以授梓題之曰先鳴
就質予予詰之厥義有三夫鳴一也賁聲也鼓

應聲在室集六卷四

必集美于韶濩轅童壤父必讓能于倫夔則此
固先人鳴而示之必赴者乎是一義也積學者
如叩洪鐘大叩大應小叩小應雖韵無洪纖而
叩有緩急則此固拊擊之初傳而鏗鏜之聲響
乎是一義也柯之竹爰之材輪之鈴車之鐸皆
比于音而適于用士之通僊文之晦章要自有
時此特首集爾今懷才而待舉抑寧無鼓于宮
聞于外者也有嗣是鳴者矣是又一義也予頌
之曰二三子緣鳴之義以通樂而緣樂以會文

將以善鳴者莫如樂乎然雖良工亦必八風從
律五音克同而後能上鳴天地之和次鳴國家
之盛彼妖哇淫魄巧而不慙邪許嘖嘖而不
雅其爲失也鈞儻非延陵之觀師曠之審又孰
與辨之顧樂有九成夫子之語魯太師一成耳
九成其基矣樂由人心生而言亦心之聲也古
者以司樂建學政而成其德今者以文義造士
而顯其能故聞樂可以知德因文足以見道茲
集出其于文殆樂之一成乎由是進之大合而
應聲在室集六卷四

六變備程墨是已

振雅會業序

文之不同殆猶其面宗戚間黨卽父子兄弟皆
不必相肖至畢聚一堂精神意槩趨作言笑有
時時合者蓋天授之符而人不自曙也以文會
者亦多父子兄弟及宗戚間黨無異人其人洪
纖抑亢舒激顯與有異詞而無異理卒之以咸
販於雅固亦夫潛授之而人自合也雅之說始
自詩之大小尊而奉之曰經迺超識玄覽之士

若陸子靜輩謂六經皆我註腳而王文成亦以康成仲晦之疏詁爲支離景響顧以帖括俳偶之文類稱雅不以泰耶今繇此取售輒梓行一草坐乎域中孰不謂雅而余概諸人之爲雅者又何寥寥鮮睹也故文之用至于今代而最輕而經術之効漸益以格東鄉有振雅會麻氏長少若孫劉諸快士也余甥子羽實爲之長尸盟焉諸英行且顯文自有具論者余惟雅者正也周續之解曰物由我正則謂之雅故或歎欣和

廣雅書集卷四

七

說或恭敬齊莊以暢其情而發其德何直在篇什音節而已茲會之所由以正固長者事乎子羽之季父方伯公廉靖少欲于鄉不干公一事不妄過人一飯家唯先產口不言錢誠可謂大雅君子矣人貌榮名夫寧有既若初所傳誦南宮制義者久覆人醬瓿耳士固自有遠者大者哉是歲己酉六十年之前爲嘉靖己酉麻及孫之祖並高舉京兆天道周而復始在茲日矣適萬里者必祝輟余因以遠大之說進

摯言初業序

古者士莫重始進故有士相見禮卽摯以明分不傳摯則不敢見蓋尚實而賢正也今之士進而干上非以文摯乎其爲術尊而名之曰經其爲義嚴而命之曰制數言陳事効抑可睹矣頃年國是靡定里風漸囂中外之問斷斷如也慮世者以生心害政直歸本誠淫之言夫誠則奇

廣雅書集卷四

七

成弘之思吾以爲採末之弊當求端於初士子之處身猶之女子論士自鄉始女子自公宮始婦之摯不過棋棹脯脩及其進獻于尊所不過歲時履襪使其初齟齬折步鵝異飾妖則固知無良矣士於文所稱小試者猶女子之受教公宮也有傳訓則有壺儀爲女貞則爲嬪順宜早辨諸此從子博貞一輩頗說學啓身兄弟自師友特取今小試之文先後梓行之其志慮固甚遠及閱所登選正正奇奇虛虛實實相生相輔意恒在務循古質而執不能無嚮時趨時之所

至今震澤毘陵而在必有通變不窮者要無忘其初而已矣予嘗記馮開之司成爲諸生日課曰代雉編亦摯言之義也

青泥蓮花記序

樂曰爛熳昉自夏季倡曰黃門署在漢官此風一扇女伎遞興遙歷有唐以逮勝國上焉具瞻赫赫時褰帶而絕纓下焉胥溺滔滔恒濡足而涵首舉國如狂匪今爲烈爾我明睿思遐覽竹書申挾倡之禁金科嚴買良之條以故官曹

應麟石室集卷四

五

雖肅樽俎燕閒餘二百載矣然而彼姝者子實繁有徒紅顏皓齒三千隊半出清閨淡粉輕煙十四樓爭相列肆刺繡雖巧不如倚門攫金是圖頰忘入市抑或才人偶賦致白璧之微瑕至或宕子虛名俛綠衣之興刺甚則指陵柏而結同心托墓梓以成連理又惑之惑者焉嗟乎此子青泥蓮花之所爲記也記凡如千卷首以禪玄經以節義要以販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之道備矣外編非是記本指卽參女士之目撫

彤管之遺弗貴也其命名受於鳩摩其取義假諸女史蓋因權顯實卽衆生兼攝緣機逗藥庶諸苦易瘳故談言可以解紛無關莊論神道錄之設教効贊聖謨觀者毋董以蓮花於南部誌狎遊於北里而已

嚙噓臚志序

嚙噓臚志者木公與玉女投壺千二百梟而有入不出則天帝爲之嚙噓嚙噓者笑也予取以名是編序曰予少頗啓身擇地而蹈顧性甘笑

應麟石室集卷四

五

而不能絕口詠啁流連蓋猶鴻鵠識夜機不自已耳比則壯齒漸頽歡情頓減出無東山絲竹之游入有北地井臼之庀負郭之田旣賣幸舍之客亦疏家丘賤而薛市虛固其所也於是健關匡坐墨墨焉若素短於口者然頗多暇日日了一帙書其所載微而多中或肆而比俳細足啟粲解頤大可抵掌捧腹亦不自覺其局局啞啞欣然獨笑焉因臚次志之以代蘊蘇之用而已要非以概於正經而莊語者也雖然正經而

壯語者何如宣聖彼一日之澤不以舉國爲狂
周除之讎不以鄉人爲戲故曰一弛一張天之
道也而況諧隱謔浪無非文章罕譬廣徵足勤
繹勸又道之所必賅乎善乎漆園氏之言笑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夫過則無適非適已
忘適之適焉復事笑笑則運於人而隨以天有
所任而無所待焉復事排排適之反也自非至
人疇不以情遷而能以時推移者耶

才幻記序

鹿苑石室集大卷四

王

一切有爲皆如幻而才非有爲者耶顧真者幻
之對也當其出于機傳于籟有形有聲有藻有
繪焉見非真及其入于機內于牝若滅若沒若
存若亡焉見非幻余爲才幻記凡有四仙處
虛寥理原清淨乃有降在人間賦贈藥以相謔
吟握椒以見期是爲仙幻妖由人興孽乘衰作
乃有肆于域中投冶詞而售媚鼓狂詠而兆災
是爲妖幻物稱五酉象備百姦而久遠之浮精
有必能之定數故本無情而吐有情之麗語本

異族而懷我族之好音是爲精幻夏致商觴曰
因曰想而心微徵于先覺術最大于衆占故或
揆華於栩栩或答響於騰騰是爲夢幻此四幻
者非道所止也亦非變所亂也幽明之故通矣
動贖之用極矣而必質其所以則存而不論論
而不詳焉

才神記序

夫神豈蒙金範土而已惟聰明正直者稱焉后
代人神不分祠祝益廣祀典無徵稗官有作儵
忽狡獪翹異翔奇至遂適于神而以文爲戲抑

鹿苑石室集大卷四

王

或亦微所諷焉彼其諷足以遏羣邪其文足以
資多識余于中采其藻翰可憇者爲才神記蓋
未有神非才者也然才固不得盡神也

才鬼記序

說鬼者莫辯于易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若
夫取精多而用物弘國僑已先孔道之干令升
阮千里之徒或封爲有或亢爲無非冥通也夫
既爲變矣神腐代化有無何執焉至楞嚴典出

疏鬼猶詳而謂遇精成形參合文類則貪明爲
畢是名罔兩蓋一涉能所轉成流識將無責乎
才已越古人神襟襟時爲物裁又聞之以道治
天下者其鬼不神要其理則人鬼合覈其用則
神人分是編子聊以隱贖標卓詭于世外而祥
妖自召諷戒具存人謀鬼謀亦庶以使與能廣
幽贊乎予異夫陶都水遺世采真自言望青雲
去白日不遠其論書也迺復勝才鬼於頑仙則
才固可少哉才弗可少也此其人與骨俱朽矣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音徹未沫靈爽如新有良足念者因稍詮次而
目之曰才鬼記無論頑仙猶勝耦俗人語也

與玄草自序

余行在叔子伯冲無祿則余適當戶家大人且
良食不以余當戶也卽爲博士弟子數年非其
好亦不以余急博士也故余居多暇家多藏書
因以其餘力獲祛篋焉性簡脫竟大義而已間
有所纂術亦不肯湛思以較悅已而已初余
郡稱詩著者宜莫如先都官家大人嘉靖時則

司農已給事中嘗從萬章甫趙鼎卿諸君子爲
詩是時余甫生余生十歲而大人句身歸數歲
余見客客多大父行其能詩至者令習爲客和
家大人詩成亦輒令和之屬相率以爲常逮歲
丁丑先難作矣其明年春迺籍丁丑以前詩若
賦旣就讀之意不自得也蓋方余在子舍不敢
厯于遠以爲親憂家僻處宛上以取適丘里則
至言不出以務跡古人則有其不可傳其執不
得不自用而其造不得不多岐夫師心者不達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裏貳心者無成良非欺我顧茲則庭中虛矣雀
鳴在陰惡取其和竊閔墨而內傷遂稍存其什
伍械之名與玄草云叙曰與玄者本揚家童烏
事烏雖夙敏然卒以不秀余生也惟幸而免爾
楊子不逢世矻矻而庶幾一遇于玄其人可亡
論其志可愍矣先人丁明盛之朝數用抗直
絲豈與揚子之所稱明詰焉而徒托空言以自
見非先人志也人言余小子以紹明世乎日好
多聞而名高也者其正業之謂何則玄之將爲

白也有解嘲在

予寧草自序

日余未壯而孤始當室迺稍檢押奴客循行晦
首出則應賓入則奉母卒卒無須臾之間其感
物造端亦或稱詩以諭厥志志有所迫則氣不
勝屬物有所迫則境不勝窮昔所謂學詩之士
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居三載爲庚
辰春而服禪因出戊寅以來所論著略次之名
予寧草予寧者蓋漢法亦今制云叙曰余籍予
鹿獲石室集卷四

三

寧要不常至毀其犖歛壹鬱何冗多乎哉殆益
信詩之本乎情矣若廬居而塊處者禮矣夫然
非余所能止也

庚辛草自序

庚辛草者余庚辰辛巳所爲詩也疆圉之難蓋
庚辰中春服既除距辛巳之冬而我先恭人遂
覆捐養其六月姊夫鴻臚以艾終九月外舅觀
察粵西以訃至十月嫺氏澁江病致其子歸卒
以不免而先是歲有無服之殤實維十月四日

之親不絕如纜此一時也往余席世資庭中無

故聚百順以事親何衍衍也被一時矣夫古之

至人喜不毗陽怒不毗陰淵然以其神游而塊

然以其形立其次制不能無成毀有所以圉之

無償驕而已是歲月在酉先恭人食味中肺藥

秋而病興會有司方行里選余當副陳情廼已

凡操藥以從者三閱月公所籍詩亦以西月

竣故要多商榷之音然猶未至償驕也則庶夫

其次者庠因本歲紀名草云叙曰人又有言龍

鹿獲石室集卷四

三

蛇之歲賢人留余狂慧子焉負俗而行宜以其
身及之者而以及所親則余非賢蓋可知鴻臚
而下固皆賢者矣

長命縷記序

凡天下喫井水處無不唱章臺傳奇者而勝樂
道人方自以宮調之米盡合也音韻之未盡叶
也意過沉而辭傷繁也是時道人年三十餘爾
又三十餘年而長命縷記出抑何其齒之宿才
之新乎調飯宮矣而位署得所無孱牙衡決之

失韵諧音矣無因重無強押猶一串之珠纍纍而不絕若九連環圓轉而無端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詞未嘗不藻績滿前而善爲增減兼叅雅俗遂一洗醲鹽赤醬厚肉肥皮之近累故以此爲臺上之歌清和怨適聆者潤耳卽以此爲帳中之秘鮮韶宛篤覽者驚魂夫曲本諸情而聲以傳諸譜者也聞道人之言曰填南詞必須吳士唱南詞必須吳兒曩游吳自度曲而工審音深爲伯龍伯起所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嘅伏道人亦謂梁之鴻邕屈于用長張之精省巧于用短然終推重此兩人也問爾時某某何如曰才矣問詞隱何如曰法矣問章工寶劍何如曰龜茲王迺羸也長江者非天所以限南北耶昔人稱荆劉拜殺何如曰拜月尚已餘以其時爲之詞乎哉道人之持論固若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陝西鄉試錄序

上踐阼十九年瑩精太平之業而于端士習正文體猶特孳孳士漸且瞿然顧化是年辛卯復舉士於鄉陝西巡按御史李某請典試主名有臣某暨兵部主事臣某之命臣等乘傳往則

鹿裘石室集卷五

一

河西巡按御史周某某前提學副使余某今副使姜某所簡士既咸集迺屬教授臣某教諭臣某某推官臣某知縣臣某其同考試左布政使呂某右布政使呂某屬提調按察使房某僉事張某屬監試百執事悉敕有加皆御史爲之綱紀三試而舉六十五人并籍其文奏御臣某當宣言首筴蓋自臣不佞繆侍上伏睹上所加惠秦抑廛且渥也時往薦瞶首種不入上躬徒而零蠲田租之半詔斥少府金錢數萬

縉賁與貧民項洮河中虜上赫焉震怒爰及在事諸侍從假便宜行邊戎部重臣出而經略比歲以來凡上之宵旰而圖蒿目焦慮何嘗須臾寘秦邪爾多士秦人也夫上平居旣已爲振其乏錫扞圉其阽危臣茲被命又務欲顯其身而致殫其用卽聖澤穰郁靡所不暨顧秦獨有厚幸矣臣初讀幽風錄日月星辰以至昆蟲草木繇上下婦子之誠愛忠報以至祭祀燕饗周悉曲備其著于民事何切也及讀駟

鹿裘石室集卷五

二

鐵小戎與無衣諸篇則尚氣槩操勇力先公而後私事摯勢趨理有固然以今臣縱觀諸士文其指端彈其詞葆大其敷陳今古粲若畫掌其誅謫名實信若列眉或發深思遠或才性堅決志意鴻涌殆亦有古之遺庶幾哉延陵君子所稱夏聲焉臣悉舉而登之天府行駸駸有所用之矣秦非周故地乎論者輒貴周賤秦以爲周仁義秦富強夫魯縞匿冰狐白忌暑言貴適時也搏沙不啜芻車不駕言貴適用也臣竊計

士要在秦時効實用而已關中號神臯陸海今
一再無歲輒見食乏半菽至鳬茨自給胡有于
滌場而稱觥虜少闌入則井燿龜夷野無青草
不聞誦孔羣而偕同澤管孔門弟子言志求以
足民由以有勇其師亦未始非之且富強固人
主所時願有也多士試近稽剝膚之明患遠紓
籌世之訃謨攷見得失之林昭晰公私之辯補
苴時所闕漏而有財相分有力相營俾百姓安
于田里 國家治用足便寧無憂循道而術則

鹿裘石室集卷五

三

術亦道適周而秦則秦亦周不抑多士所優爲
哉此于 上厯且渥惠秦者少報塞殆臣舉者
之幾幾望也不然而第藉口仲尼之徒羞稱霸
術吾其澤于道德仁義爲周之楨乎而程材枝
勸迺不若百里奚蹇叔由余應侯輩畫富則富
圖彊則彊適于時而當于用儻意趨全軀保家
室倍 主位而響私交不若秦人之勇于赴公
亟于尊上卽多士奇文蔚起直爲不根之游言
臣卽蕭祝爲不至之虛望藉微 上寬恩不督

過臣臣詎無慙焉內慙之且臣濫竽考功得差
次天下吏士異日者奉三尺而議其後亶哉其
秦無人詎可委謀適不用以自解越唐王師旦
爲考功知貢舉謂張昌齡王公瑾文體浮豔恐
傷風雅卽爲其主所夙知擯不見錄秦水深土
厚其俗敦龐質直臣何傷雅道是虞間睹秦時
事虜盤據內地戰守撫勦猥煩聚訟則曩時賓
貢謂何假令天下治安而大較類此卽賈生憂
之矣語曰觥飯不及壺飧故臣不暇覈周秦之

鹿裘石室集卷五

四

貴賤而諄切以乘時効用之說進三秦之豪桀
具在此錄成臣載拜執以爲左契是舉也云云
故事得並書

福建鄉試錄序

維歲辛卯爲

上萬曆十九年凡鄉之士七舉矣福建額舉九
十人比禮官條上典試覆有更端是歲仍遵
命簡廷臣往于是禮科右給事中臣某偕禮部
員外郎臣某往福建先期巡按御史臣某馳入

境而紀綱其事已儼然式臨之提學副使臣某
以三千士有奇來試試如期掄其秀者如額并
藉文以獻御史及提調左布政使臣某右布
政使臣某監試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皆屬臣
有所爲乘章先臣稽首謝不敏乃同考試官推
官臣某某知縣臣某某教諭臣某某等咸載讓
臣且申前請臣竊挈往牒所稱大校多緣本山
川連類物產或倬大昌會或取質其鄉先正先
生核華實則嚮精醇質初終則虔一德目蒿耳
鹿裘石室集卷五

五

提不啻三令藉使臣善說詞與以水沃水何異
雖然臣旣奉繆恩濫竽斯役矣誠期寧能
無言臣伏念我

聖祖首設制科顯意經術則特以閩爲嚆矢易
之考亭書之元定春秋之胡氏此其人非食土
之毛者邪暨

文皇帝分命近臣采擷諸說翼以大全所爲豫
章延平楊游胡廖之屬林林乎皆閩產也天下
士童而受策長而不遷甘之若飴奉之若成憲

閩于今日海可謂張矣然臣嘗尚論宋世抑何
其用之寡効言之勞而罔功乎頃年勅正文
體屏斥百家絕使勿進而經術益尊夫其尊之
者彼固將有所用之耳

主上敷聖天授履符執象効百神而朝之日月
所照雷電所章卽臣等備位交戟之內恒凜凜
猶負霜雪春中彗星示異屢厯明詔責臣等
不能先奉德意主臣亡狀西陲多儆虜情叵
測緬酋匪茹金馬碧鷄之間幾多獸蹄象跡江

鹿裘石室集卷五

六

南數千里徐充趙魏之交水曠薦臻枵者未飽
創痍者猶未復也斯自爾多士所睹記亦不謂
宴然無事矣夫經術所以經世也多士業以經
術舉從縣次續食上太常應大廷之對惟
主上所任使耳橐筆而日侍細旃之上若臣等
問禹湯水暎何由虜東西擊守和孰便所爲蒼
天儼弭其端者諒必有以副上求倘出乘一
障付尺組直繫降王之頸脫尋橦度索下卬作
尺五道遠而剖竹綰半通之綸以司收長民邇

而獲進參機筦預密議其爲用愈竑愈廣而恃以益張經術之効者在茲時矣吾將飾堅衆起而攻其瑕吾將市甘衆譁而摘其鹽夫衆猶易眩也子見夫日月雷電之下有遺燭者乎蓋在內言內在外言外雍容都雅不溺言佚助勦奔湊不驟言勞綜之以憂國奉公先事後食善末以立本善今以御古其効殆畧可徵已臣其鯁鯁有過計焉要非計經術之不足盡世用也恐多士之不必盡經術用也始臣等來按閩士文

鹿巖石室集卷五

七

其能澤于道德相應以理義闡先王之訓明當世之務者上也亟錄之其經義雖未大諄語稍不競而抗論陳策有可推擇者次也錄之抑有華藻未飾其踔厲矯健氣可食九牛勇可執雕虎者次也錄之臣不敢縱尺幅溢繁泰俾少年跖跔之傳得奮袂而輕進亦不敢拘攣束濕俾世之魁桀鴻儒卒俛首局趣無所致其偏長而頓其用蓋臣恭讀我

聖祖洪武庚戌首詔矣場後十日面試騎以觀

馳驟便捷射以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於麻哉神謀淵慮其博且遠也如此夫閩之經術詘于宋而尊顯于明其用不盡效于宋而效于明多士之由經術重而躋紫陽于闕里署鄒魯爲海濱因以重閩也惟今多士之無能重經術使人謂閩宋諸儒徒勦說塗人耳目無益不如百家之適其適而爲用反加其上也蓋矣今臣等並以禮爲官禮冠之醮也三加而有訓詞又聞之造萬里者必祝

鹿巖石室集卷五

八

轅多士茲其鳴環炙輶之辰乎行且服冕而佩纓臣等敬援禮祝之醮之往臣等侍上左右久恩隆渥卽令爾多士他日悉當縣官用豈足遽藉手報焉臣不欲一一徼惠于多士且不覆設他日不然之疑以阻多士臣行能謝陋極不肖所自待信薄而于爾多士是舉不庶幾有厚道哉是舉也百執事是敦是茲而御史宣力居多御史歆然不居也曰臣何力之有肅貞王度翊贊文猷有天子撫填之臣若某某等例得

並書

山西鄉試錄後序

萬曆辛卯山西復當鄉試士

上命臣某從科臣某往典厥事先是廷臣校士四方者屢屢奉詔旨益恣亡敢翫法點賢書自乙酉越戊子一再舉稱得士矣比言者以弓旌四出不可供億歲舉絀宜報罷上俞禮官議令如初則是役也榮滋厚任滋重而以臣不諫幸而在列懼亦滋深已自惟臣職大司農屬卽

鹿臺石室集卷五

九

蚤夜握籌筭兢兢當計一委吏治辦耳儻藉手以人事君之義庶幾可論報乎錄成籍奏故事當言末簡臣伏睹國家都燕晉爲肩負眎前代益重太行天下之脊恒霍輔之長河旣繁汾沁互帶地形勝矣五原澤潞并代之交士馬魁健甲兵犀利所爲晉國莫強焉然自文公時不獨多曲踊超距之夫而有敦詩書說禮樂若卻縠其人者漢龍門氏唐柳柳州各肆力于文章貴重至今有如駟馬以先拱壁追我朝而河

津之薛首祀瞽宗文在茲矣論者尚執蟋蟀山樞之遺謂晉士率樸茂過質也頃臣擘筭諸士廼益斌斌質有其文焉夫士也地靈所棟雖無待而興乎至其承古之風恢今之緒文采繁見抑有所繇來矣臣試跡卻縠五才士挾新造之邦左匡周而右攝秦楚幸以其主代興太史公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子厚見放鉅鉚託神羅池而文之用愈詘已今海寓統一運際重熙主上神釐日修唐虞三代之業而猶廣厲學官顯陟明雋士操方尺之牘幸入彀輒偕計對公車解褐而登文石之陞爲郎從官次不失百里率職索勞立躋華臚豈與彼偏雄之佐補苴一時若董董守文史星曆而已士何可不謂遭時遇主哉且臣私度士居恒被褐懷玉嗷嗷焉曰吾得時則駕爾及時俛得之而庚咨咨以天下無害雖知者無所施才其志念深矣惟是昌符葆固元象鴻朗誠已治已安而北絀虜南孽緬稜稜並轡兵賦置頓天下亦不盡無害也諸士

鹿臺石室集卷五

十

不睹爾大鹵之金乎在冶而躍以爲吾良金也
惟人所范一出于礪而弱骨不斷繞指不前何
擇于大鹵又不睹爾冀野之驥乎驥首長鳴以
爲使造父御之必簡雲而上征也及其在秣與
凡馬無異覆何擇于冀野夫士亦有肖是者始
士羈貫以來孰不詫生堯舜之鄉平陽蒲坂其
勢如故也便章昭明其盛弗替也九官十二牧
可端委而相後先也而庠之乎霸術羞道之異
日者絜功程績脫弗若卻縠五才士得收詩書

鹿裘石室集

卷五

士

禮樂之實效士初所憫然而厚自詫者謂何豈
其堯舜在上而無二十二人者爲咨命應乎必
不然矣且已邁不盡無害之時而無才可施或
施而於時無當卽摘藻如春華將焉用之况文
亦孰與龍門柳州多邪假令臣等舉若以文而
文終不任質是若施文質兩無所底寧惟爾諸
士羞舉者其何辭之與有益管者趙文子所舉
於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皆能獲其赤心公家
賴之名號顯榮臣茲所舉幾與文子埒士慎旃

哉無寧效主酬知自獻成信歸然天壤母使爾
先哲得擅榮名使臣得附於文子知人之問則
士不負臣臣不負

上大典亦永有光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皇帝在宥天下歲累告登煙火萬里單于備藩
臣維謹離禁堯昧之樂晉在屬國公卿百執事
雍容都雅且日修太平之業而有司如期請武
舉士歲已卯應天則巡按御史董公寔監臨之

鹿裘石室集

卷五

士

于時督撫中丞胡公秉鉞茲境振武肅猷暨諸
在事祇勤祇眷以不佞某濫耦斯役役竣進二
三子約束而申令之不佞東南人也往與計偕
馮軾齊魯燕趙之墟雲中酒泉諸邊徼人鱗集
輦下綜其形魁梧其氣梟雄而沈鷺東南地腴
負良其骨體柔脆其驅轡雪而操勃盧扶榆之
技不能當徼外什三人亦有言長江者非天所
以限南北哉比竊受命行間鎬京在望襟山帶
江其鬼疑崐嶠如戟張劍挺秋水時至洵洵盛

磕如戰鼓列郡之重殆登三輔焉是役也鮫函
扈帶介馬而馳鳴鏑若破三尋之矛還若車輪
豈不亦彪彪武夫哉卽其人魁梧而梟驚亡用
益矣至挾寸管而瞰形便扶利害若剝眉若指
掌焉奕乎文哉卽口章甫而手逢掖亦亡用益
矣而不佞則以今東南闌闌詩書所少寧文
廟堂方興起禮樂所拊髀而思者寧文諸士行
畢上司馬矣藉令左茅而右鉞俾爾致師形便
在目搏拏不前利害在胸旋抽作好當其時以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三

文則赫韋而跗注之謂何以武則曲踊而超距
之謂何是兩者將安所當以傳其臯庠始不佞
之校諸士其方略何敢遽遺而執轡如組則懣
然起其陳說何敢謂誣而一發飲羽則爽然自
失何者誠念江以南所少非文與 國家所南
顧而拊髀者匪直文也不惟其被服儒者而習
恬愉而惟繫頸摧輪之爲勇不惟其浮慕賢士
大夫而藏市道而惟捐身殉國之爲忠不爾卽
言則古晉攻堅瑕是譚沐猴於棘刺而論搏虎

于中饋者爾抑緩急焉用之世輒以晉文中軍
驛其五才士而投敦詩說禮之卻縠屈大夫方
城漢水之言出而齊盟遂成所謂合文武而一
者也不佞某設舊今日戎馬卻走於糞戈鋌化
爲鉤鉏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
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夫以其無所施將不給
施其無所庸將不建庸故器不除于渙而于萃
衣袽不戒于坎而于旣濟彼誠賄未形而補所
偏也越稽方叔謀猷克壯吉甫爲憲萬邦爾諸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四

士固材官良家子詎曰無人而不佞爲霍時之
議如此諸士率詣首拜手謹言御史兵使者趣
下吏籍之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十年壬午秋遼左大捷幕府具功狀以聞
詔下爵賞有差其年冬十月天下例當武舉士
畿南六郡直指使者蔡公爲車繡斧寔式臨之
治兵使者程公誕膺 新命督察攸司蓋 國
家方有武功行與事會二三執事矢益益飭以

奉直指公任使圖稱 上意指所鄉于時材官
蹶張之士應檄而來者將于有奇維日癸巳進
諸士于郊而射以騎旋策躍馬其捷若鬼其矜
若舞其直中繩其方中矩作而曰美哉卽丙組
與孫陽合而不啻也錄之日丙申布鵠于郊進
諸士而射以步蹲甲援戟若附若拒貫心而目
不瞬接矢而塵不揚作而曰美哉卽紀昌與飛
衛合而不啻也錄之日巳亥旣望序諸棘院以
論策射覆之意在以敦說者長中軍而相夾谷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五

者以禮終也迺其言從橫其氣激迅其挾成害
攻堅瑕近名實矍然作而曰美哉文也卽孫吳
合而緩頰不啻矣亟錄之凡四十有五人云噫
嘻士遇合亦不數矣而諸士之于今日則猶有
厚幸焉語曰雖有鉉基不如待時言時者事之
會也

主上神武威德廣運款關內質稱盛烈矣而猶
親詰戎兵每飯在疆場之吏少有鹵獲賞輒隨
之資適逢世于時得矣漢故事徵六郡良家子

彼以近天子威儀爲賢惟是密邇 留京何論
三輔

高皇帝振旅渡江首登采石王業肇基良繇江
左于地重矣先代南桂倭北困虜頗多兵興然
于武科或中罷間舉之具文爾屬者著爲令大
校如文舉士其舉者獲以次續食待 詔輦下
是役也直指公爲之綱紀典禮有加于事張矣
諸士可不于今日厚幸哉不佞亦幸且在事承
直指公下風顧有所厚望于諸士要非佗求多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六

諸士爲也卽士以射進獨不聞熊渠之射乎其
見寢石爲虎也一發飲羽及其知爲石躍弗入
矣彼其初其操心一也士以文進文渠有如馬
服子之讀父書者乎其卒以辱國覆師爲天下
笑者其應變殊也諸士籍上司馬駸駸嚮用矣
一旦而授鉞登壇次之乘障剡戍援枹對壘機
會斯湏何可從頌持文墨議論而已夫權不握
不可以應敵志不定不可以制權脫有緣飾爲
名高或巧捷爲利便內櫻外挽其一者二三矣

以之持重則敵輕以之當機則不斷此脉諸士所就業與以耳食何異卽在事者抑安所釋其思焉敵未翦則忘鼃食虜未滅則忘家構難則居先掄功則處後是爲不二心之臣守則如處女發則如脫兔周還如四時不測如風雨是爲善應變之將之兩者似異用而有交成然率皆諸士所自許能者也如是而履藉蹈會伐以時著扞圉殿邦靈以地顯俾貂蟬出于兜鍪介冑興而禮樂庶以武事張仰訓直指公所爲典禮

鹿裘石室集卷五

七

者在諸士矣竊聞之鼓進兵者也一鼓而振再鼓而衰不佞進諸士之始愿爲一鼓焉諸士執前茅而進其益務自振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御曆之十三年是爲乙酉秋八月南京舉文士于鄉西郡得人爲盛其冬十月西馳當武舉士上司馬于時應天巡按御史龔公治兵使者周公宣威振紀砥筭有加某不佞濫竽斯役隨首主臣蓋文之舉也不佞典受牘得旁闕諸士

所爲文其明經訓而湛道德文士宜然至其策將術誅名譴寔何較焉著哉雖善漁者必問宿沙今卽爾武士所敷說豈不堅決恐或不瘡于此矣矧會皇靈燁莽中外恬娛固期兵木無刃偃革爲軒又奚事武不佞郡國小吏竊占

上意指所鄉云夫粹白之裘非一腋衆鳥之羅非一目彼其倣儻瑰瑋之人多濶達于文辭亦不盡底厲名行材有所奮則殊尤劉跡志有所尼則詿謫橫潰越在漢代其于舉賢良方正孝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八

弟力田尺一甫下而要駕之令跼蹐之招卽從從不皇英君睿孳今管何擇焉試卽爾諸士鄉之先程忠壯汪越國若左匡政梅知巖輩非所稱倣儻瑰瑋其人者乎當其始剝屨椎牛誠豪致故董一匹夫已持挺而起龕亂庇民卒之廼勛載旂常光流簡牒領其時屬經綸草昧以故傳鴻漸之翼依日月之末光諸士得無以今胡粵一家麻禎硯隱第今前三四公而在卽有奇將安施如文帝所咄嗟于李將軍恐卒不獲一

當者乎不佞逞奪之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其次
伐兵其最下攻城夫攻之不如謀業臚列矣而
綜之之數者在自審所具抑各以其時行安常
則緩帶雍容隱然虎豹際難則折關衝陷馬革
在褻志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樂時而審具
也制勝爲略不必勇名殉國爲忠不必首旣且
今醜虜特啖我互市縻我封賞似餌表之術而
已其支部士馬魁健三衛者方有二焉頃藉口
和款無復藩籬外陽信我之詛約而內嘗我之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九

無事事邪稽我
情形狼子野心未可圖也諸士詎可謂長高枕

成祖皇帝時虜絕數千里外猶念以爲肩背之
憂振旅深入至于三犁其庭票姚有言匈奴未
滅何以家爲諸士固挾衛霍之志而來也行起
應 詔以次備任使儻有能翦此而後朝食仰
竟我

烈祖之遺摹振 天朝九咳之鴻籍者虜殆剖
判以來所未有媮快者也不然而平居齋谷慨

愾以不獲一當及其在事而所用非所期小則
債師大則辱國則有司先所舉文士其文辭出
以資輔轂其篤行君子以維世風百餘曹者不
啻足矣果奚事武哉不佞初守吏从部使者往
來程汪輩所嘗環轅鏖戰處煙塵榛莽尚想挹
其英繁輒頓車裴回不能去而以今得舉諸士
于其鄉之後人間者私幸諸士幸而遭遇不至
李將軍徒興嗟于其主萬戶侯何足道哉不佞
原本反覆其以諸士敬共桑梓于情近焉此要
鹿裘石室集卷五 二十

非不佞臆之蓋代部使者立表如此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天子御大曆服之四十年龍集壬子久道成化
文治武翔維茲南國 祖烈昭焉是秋舉文士
于鄉冬十月當武舉士于時柱史荆公方代
上巡應天六郡實紀綱其事慈飭有加備兵憲
使饒公張公新奉 命兩牙並建叶規分陝校
管重矣其繆緣李官典厥試天文左角李右角
將黃帝昉用兵而其書總名之曰李法其竊媿

溺其職不俟宋人也接壤淮甸因獲攻我明
天造草昧魏鄂曹黔林林乎淮產也迺畿南六
郡不少槩見頃年文以基盛名賢輩出霞蔚雲
蒸頗卒未有以武功顯者夫扶輿之氣清淑爲
文剛勁爲武皆必有所積而後章精氣之入也
必有所集而後振武科之有鄉其名擅其禮繹
得續食上縣官儷于文未有若今日者也

上仁勇兼錫布無爲之治收有截之奇九卿大
吏不時易補而大司馬儼然在列建越小警法

鹿裘石室集

卷五

主

及元戎遼左見告轉餉徵兵出無反汗蓋不以
百年無事而一旦忘戒不虞也諸士于今日不
可謂非膺時邁主矣行且應詔而北也國
有大事唯所用之諸士將無曰吾於騎回策如
縈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於射則若拒若傳穿
七札而貫蠹心其於阨塞要害堅瑕名實之際
亦旣策之晰而論之稔矣特執此以往爾余唯
唯否否夫至危而至變者莫如兵故無難于喻
度難于親嘗無難于游譚難于際用姑自諸士

鄉論之在逞畔藩西下楚氛甚惡則皖城爲之
襟吭海酋殘孽闌入郊關至籬門之外不留行
丁戊間太湖之疊一夫作難遂乞師於吳淞始
撲滅之今景運邳隆如日之升誠無宜過計
而兵則不可一日去者也設諸士生其時植其
所綰半通而棄一障果能感之猶振落錯之猶
覆孟者乎遑矣遑矣一或不然則旋視所陳策
發論悉躓言也卽人馬相得弓手相習止一人
敵其技易以殫而于是舉也爲辜時爲負主

鹿裘石室集

卷五

主

嚮所期保大定功以武顯而與魏鄂曹黔諸臣
先後揖讓者謂何舉者且將爲不適矣諸士殆
必不其然兵者本之以仁義而運之以權謀者
也權不設不可以應變志不定不可以制權霍
票騎不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而辭治第曰匈
奴未滅何以家爲岳武穆大言於朝曰文官不
愛錢武將不愛死則天下太平矣此其志抑何
堅決雄毅也志定則神清神清則智慧生精氣
集兵之變雖不可勝率原于壹心而已志非心

之所之乎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如是而請纓授
鉞繫南粵于闕下縣郵支于臺街俾助在旆常
誓在盟府奚難焉古之大臣入而詩書出而介
冑入而握樞出而列閭隨用致効因應無方其
志蓋良繇先定哉敬仲有言吾舉登也已耳而
目之登所舉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不佞某謂諸士殆不其然是舉者廢耳目而獨
信心也諸士勉旃敬遵故事代柱史公憲使公
敢申詰于首簡

鹿巖石室集卷五

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往歲丙午應天武舉士不佞某忝司校觀諸士
所敷說蔚焉著甚迺仰嘆 國家作育人材之
盛豐鎬舊京卽兔置而豹炳如此已憬然過計
謂江以南文太盛所乏非文驚虛華或隳軍實
也竊欲諸士損文之有餘補武之不足諸士唯
唯越三年爲已酉冬應天復當武舉士不佞某
奉檄御史臺校士之役使庚濫竽焉旣蒞事猶
持夙意覈多士則其馳驟若滅周還若環擅轡

策之制而恣欲於馬授弓縈繳支左屈右三起
三疊曲殫其技顯精厲氣焱決電掣直上而無
前較管不抑亦武勝哉某所過計爽然自失矣
然更有質于多士則又益虞多士之狃于用武
也

主上神聖自天威稜震懷西僉覓亂東定屬國
于樂浪之墟驅久冗之逋倭而鞭撻之以大義
紹箕封至播之平舉數百年不屬版圖之區宇
方千里拓建兩大郡以分隸黔蜀此自我

鹿巖石室集卷五

三

成祖三犁虜庭以來所未有之勛代也皇哉烈
矣顧伏覩 上恭已淵穆睿思所注務耀德是
先無事則修政明禁爲內治之順有事則推輪
誓旅爲王赫之征固以文武並用長久之道耳
比奴酋叵測遼左孤危儲饗增兵日不皇給而
宰拱戰款之議尚在紛拏安得稱晏然無事是
誠 廟堂亟材力羅魁桀之時也諸士行上司
馬矣臨燕雲而歌駿望沮水以騁驪立髮抵掌
實察時思奮焉彼奴勢漸以張其志不小也若

寧莖莖以一騎相馳逐一矢相加遺可制一旦之命乎某不知兵嘗誦法孔子孔子之言曰我以戰則克問行三軍則懼事好謀之與而以由之果且弗預至于成則非有大智大勇不能矣夫所謂大智大勇者歛之冥于無聲潛于無朕窈深幽莫在三淵之下發之五步不留萬象立應儻忽變幻在九天之上何亶以技擊驅策而已蓋古學術出于一故文與武有兼能而無異道下迨晉之中軍敦詩說禮漢之征虜雅歌投

鹿裘石室集

卷五

五

壺尚幾有古之遺風是役也不佞某承式憲典代宣言于多士要惟沈幾惟繕力惟恢度惟讓名沈幾則先見事端繕力則末有餘勁度恢則衆心豫附名讓則物議鮮譁始而受脈登壇智勇迭運俾國重有制之師旣而策勲飲至功能盡謚俾上賁不伐之士斯其爲實用武而爲武之善經乎求之在晉郭汾陽其庶當之廻紇占者亦以爲大人胄一免而圍遂解所繇以制其命服其心者詎直威武耶汾陽故由武舉

起者也爾多士儻有其人諸酋鬼瑱孰與廻紇疆可款餌彼而羈縻可戰翦此而鼃食又曷足勤宵旰議盈庭哉某一介往見士文盛特以武相教誠茲之舉士武矣虞士之扭于用武也更以善用武相切劘抑何其言之無厭而責人之無已也某聞之世未有不愛其子者也藥瘍劓耳則不爲愛斬殆有所甚愛者爲之不佞某藉以追不適之討於主者及多士無負主者之嘉惠厚幸望咸在斯矣敬載拜敘簡端爲後券

鹿裘石室集

卷五

五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史仲弢司理應 召序

余小子在博士舍中喁喁慕古生多慙不能與時俯仰取苟容其于府寺旅進旅退而已覆不能有所更端而諸大夫頗有過從者

今上初會稽史公來爲理官大夫理官故貴簡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博士弟子不得以長揖見公論鈞敵而大夫甫下車首事造余時余病肺謝不應數反乃彊起應之余居卜夜而飲已卧日高春爲期大夫或先期至輒危坐以待而或先期微知余業起始至必得請始還而余間謁大夫則大夫御行殺席相與備賓主之禮以爲常余有官一畝寓宀上大夫時時具酒自觴余前而余間治具要大大夫大夫修爵無筭酒酣以往和而歌相樂也而先太中宦久減產余有母家貧大夫以月奉前

辭曰用爲太夫人餼糲之費而余終不欲以貧故而人代養吾親固謝大夫亦不固讓也大都終大夫之任余無敢以私進而大夫亦無忍以私惠凡吾兩人所爲者將以使上者近賢如不及下者遠貴如不勝而傷其義不並顯于世云是歲

皇上察大夫課最徵入爲禁近之臣大夫所爲理郡狀二三縉紳士臚列之余竊念稱述法家必申韓爲首其所著孤憤五蠹三符諸篇務於

鹿裘石室集卷六

二

切名實發摘鈎擿中人之陰儼若神鬼非不足快意一時直以力制其疾命爾至其言單人工而奪天巧則惡可廢焉大夫卽主刑斥申韓不用用寬和名而所爲文高渺鴻肆揣摩幻變百出而不窮其指抑多取裁矣而又善爲詩余觀善詩者莫如幽風由日月昆蟲以暨服食祭饗其著於民事何切也余郡勤稼穡而尚儉有幽民之遺風焉大夫探反原厚其旨類本周公而倣效以率民刑非得已殆非徒其詩得之夫申

韓以文飾法而於道不謀大夫裁其法而文不
溺用法詩以辭發治而於情曲體大夫本其情
而治不偏用辭茲大夫之入也或格于年不給
事中宜署大宗伯之屬

今上恭已垂衣與公卿大臣修古禮文之事是
繇宗伯大夫當以其屬重矣而會 廟堂方厭
吏刻深務與民休息當首推轂大夫異日有能
紹明今古知人能得士稱休休有容之臣意者
其在斯乎大夫治行而命余小子爲之贈枳里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三

人有言諸侯之卿相枉車騎而交臣臣未有大
功可以稱者大夫長者就令在遠必中近余然
亦無用于余矣

贈郡司理史公應 召序

明興列郡而治郡置守相于相則一治兵一治
賦一治獄而治獄爲重今天下吳患賦邊地閩
浙兩粵之交患兵圻南以西患獄而郡治獄爲
司理多起家高第奉三尺儼然臨羣縣大夫其
體統尊多年少新進其才力健又多從御史中

執法行部得陰舉刺所部吏與微諸大姓不法
事而持其成壞死生其寵靈專夫體尊則人易
卑力健而專寵靈則已易用善乎會稽史公之
言曰吾聞之道因則大化則細操刀而割孰爲
受其不祥史公蓋方治余郡獄云余郡隸在圻
南其俗樸茂長老無鳴瑟跼履探丸跳劍椎埋
鼓鑄之風其土硯磬無畝一鐘澤量牛馬千戶
侯等之入貲不中豪其人類選悞不任無敢用
其恣睢以輕扞文罔如刁黠之屬余及見鄉先

鹿裘石室集卷六

四

生輩言之頃者人知學戶口殷實服都而詞雅
頗號斌斌迺往往以其智相雄長而有所爭以
其執相假資而有所挾不勝必反唇而相稽稍
得將攘臂而修其却然事亦誠有端矣公爲司
理自甲至庚凡七年所從御史中執法行部者
什七所居郡而旁大府質成所相郡太守而親
爰書者什三其緣法之于情而不以意溺法致
生之于死而不以意勝生名實相比郡中稱平
余爲藩臣久在外稍耳習公而會有豫章之役

謁縣大夫得公治狀始詳獄留則市間而公片
言立折授餐而入歸猶果然偏聽則鬻權而公
精刑名家手自削牘胥吏夔立即獄疑或冗更
案弗竟或捩彊禦不可竟諸部使輒問公云何
具以對每奏一篇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後先並
薦公于 朝大都謂公少而老于吏如此今年
春召公待次天官縣大夫相與効駕而屬余不
佞爲之辭則移書豫章署中唐某曰余往過里
門嘗望見公顏色既讀公古文詞知爲博大長

應璩石室集卷六

五

者也而卽縣大夫所稱述則博而精博大而明
作而以不佞究于公務孳孳民和其志慮在博
大者乎嘉靖間余守司封郎于時大墨用事吏
從而汙其季年申戒不令而吏覆用刻核名
今皇帝一洗往弊與海內更始蓋數變而適逢
世矣比年大計謂吏嚴徒爲名高而無與佐百
姓其太甚者悉論斥而應 召二三臣悉孳孳
務民和者此其用略可睹矣廟堂之上咸有一
德熙洽如春夫春之道長養生息者也公未壯

于令甲不得晉臺諫侍從之列當進春官郎異
日輔 天子而長養生息者必公也夫縣大夫
相與語吾曹幸繇屬吏事史公公沈深有大度
卽事必引當否程正經然卒未嘗以疾言遽色
加吾屬藹然其春也人率以年少多則越計
硯有言有美之士不拘長少公越人矣願奉太
中之辭內公行李敬謝不敏

贈郡太守鄭公觀序

明年春歲庚辰元會爲萬方執玉之期

應璩石室集卷六

六

今上當受計郡國郡有守有相三載相計其所
屬而質之守守計其所統屬而質之 上蓋令
甲也于時已卯寧國太守先生方治行而其相
三大夫祖于河上膝席前請曰守五馬北矣下
走不能以議曹從頃之

皇帝將徵計于寧國守主臣所爲寧國計者何
太守先生矍然起噫嘻夫不佞何計哉郡次守
爲丞丞遂舉觴觴丞曰子丞主甲兵而相不佞者
寧國襟山帶江登在三輔越昔多故寔所必爭

比簋白徒爲兵尺籍虛具或操挺而呼中夜難與覆孟矣而以不佞當事則境內不復以鵠冠聞卽校武之役一旦而錄上司馬凡二十餘曹臣所爲計寧國甲兵者其丞在郡又次守爲倅舉觴觴倅曰子倅主錢穀而相不佞者寧國故多本富實亦外殷而中瘠也賦祿旁郡且鈞之寬則逋而病國亟則峻而殘民屬者山苦螟澤苦潦飢而不害輸課如期俾上緩于督責而下免于轉徙臣所爲寧國錢穀計者其倅在又次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七

守爲司理舉觴東鄉而觴司理曰夫子司理也非主刑獄而相不佞者郡往敦樸稱治易近稍高自負而疆有力者多借寵狡無籍者多馮生自不佞三祀于斯也爰書稀少肺石幾亾人臣所爲計寧國刑獄者其司理在噫嘻于不佞何計哉三大夫並膝席謝謂郡有長猶射有鵠鵠而左左之而右右之郡有相猶車有輔車而前前之而後後之方太守入郡而問郡大計亡如前三事而下矣則嚴什伍勅修廬而疆事以平

會歲大侵霖雨爲祟蕩析離居執殆岌岌力請上蠲租什三平私糴斥公廩以之課集而不擾訟者朝而造不事殮夕而造不事喪無先入無深抵而民志良皆太守以也二三子決筴壹稟於守而守卒不以長人而自用曰是惟爾二三子爲政惟爾之能請射與車喻人藉令布鵠在右禁拾于左鳴鸞在前格輪于後其不至反擊而中折也者幾希卽二三子抑安所傳其舉乎蓋聞之天道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守其以天自

鹿裘石室集卷六

八

處矣二三子其敢貪天功爲已力敬謝不敏次第起修爵無算禮成則御者拊騶去史氏某曰郡太守蓋今襄陽鄭公云余在京師時觀鄭公恂恂長者也已爲余郡守官若處于而御下若神明其究則務舉大體期與民休息故察足及魚而終不以其故損仁才足剗犀而終不以其故掩德至余聞所爲計于三大夫者其難居先若恐辭諸已其獲居後無求多于人則虞廷之揖讓也非邪夫當虞氏羣后肆朝而謬其最固

未嘗不重有功然以禹功在平成而帝兢兢焉示之不伐又未嘗不美能讓

今上方修三代之業詔庶司面見東朝脫問寧國太守何以治寧國使盜賊日少徵發不後時囹圄虛守具以狀對將無如龔渤海之於漢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彼其善則稱君順道也此其賢則推人厚道也

皇上神聖不啻軼重華而上之協恭和衷何論漢事史氏願簪筆載諸蘭臺之上三大夫者二

鹿裘石室集卷六

九

李公承斬水倖南海人司李則姚江史公而鄭公由戶部郎出守

贈陳使君兵備廣西序

代

嘉隆中兩粵益多兵興云南結海奴西坐困猺猓二三執事並列行間犯濤蒙箚累衣露蓋濱百仞而不辭其民共餽糧佐軍幾萬萬計所轄踐而戍劉之者不可勝原郡大夫陳公者南海人與余譚當時事輒咨稱久勞苦焉比者天子神武諸臣畢智徵師轉餉幸而殄絕當五

載秋 詔晉陳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柳州夫柳州者古之象郡秦略揚越所首開三郡者也大夫介兩使君于余問所爲治兵狀曰太中嘗于曹濮是役乎余不佞唯唯夫天之道猶循環然自操而縱自張而翕故務耆定者以于戈事德禮者以俎豆文武並用抑篤于時也大夫往矣通其耳目而暨其聲教使深阻閭閻得耀于光明推編而魑結者襲冠帶莫不仰奉

明天子之威寵卽有武備將安所用之今其地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

號已事平然第力薄不制爾醫莫大于移心而放志藥石次之而其民疲于犇命瘡痍未起瞑眩之後繼以參苓則岐黃家有要賄也大夫爲吾郡雅意儒術班其博士弟子而課之微言大義纚纚不休請事郡春秋待余父子而爲政大都吏治緣飾以經大夫第往戢干戈而俎豆之今日事矣兩使君進而曰大夫茲往以備兵命也若太中言者誠足文觀聽其謂枹鼓之任何不佞唯唯使君不聞乎樽俎而折衝焉文事武

備非兩致矣左右廣隸一督府風氣習俗亡大相懸其阨塞利害具在職方大夫往矣昔者齊獄市不擾而卒饗清淨之利問何爲帶牛佩犢而潢池之徒卒歸赤子此其章章較著非不佞之臆說也大夫開府象郡參衡越駱封疆千里志稱其人恥爲姦絃誦爲嶺表最西山鈞錡渾諸勝子厚所朝夕理詠而極力于文章者又大部內大夫其幸無厚于自愛其才而創以求試而無以兩階之舞迂關自嫌曰治亂國必用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一

重典乎兩使君進而曰若太中言者欣主爵者其于廣左右風氣習俗無大相懸而以命陳大夫意者以大夫斯宜與不佞唯唯語曰君子蘭芳無適而非好也以大夫其才何有乎百粵不佞往以醫喻治秦越人之醫也隨地隨變隨變而隨効則陳大夫哉兩使君相與語吾曹方悵焉分襟之不易而感世路之多岐也願奉太中所陳術修祖道之詞兩使君者少府蘄水李侯司理姚江史侯而別駕李侯者大夫邑人先是

入 賀行

贈李太公迎養還金谿序

蓋金谿李君爲涇令而待其太公來則余不佞繇同季令宣城太孺人適在邸中君有間于郡大夫或謁臺使者輒過余邸中具卮酒太孺人壽余時時一介候太公七箸亡恙凡六閱月而太公西歸矣李君長跼請留也太公召李君而語之曰始吾以寬博訓女也而女爲涇其俗好剛使氣輕杆於有司卽近者王翟之役涇得一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二

焉吾思女其不任乎而自吾未至涇也其地膾脯漿糲之味美適紈綺縞紵之服精好吾思女卽志廉白亦將無羅其可致以寵老人乎迺女于斯治其大猾而去其泰甚者用晦爲明威惠昌熾吾于斯食無珍錯被無純繡而女韋素自若脫粟飯而已夫女之能其政也而吾思釋夫女之竟其志也而吾思釋吾歸高枕矣李君長跼請留也意太公春秋高卽歸與寓公等爾何所事事太公覆召而語之曰吾何事事吾歸而

其餘德行于鄉閭其餘畧于杯酒花鳥其餘智于卜晴雨而校六著其餘力于高而勝畝深而溝洫寧無政女職其外吾職其內寧無志女殉其君吾殉其身李君長跼固留也誠意惜一日之養云太公呼其名而讓之曰孺子識之人千金與孩提之童而不能易其搏黍何者其情彌近其執彌堅也吾素分山林間豈以女令重吾哉遂趣駕行而夷猶車下者李君太公听然笑余就太公所持論類非無概于世者至其于山林也天性則然李君余同郡又同郡官而家司訓公不逮鍾釜之養余所以爲宣城者又不逮李君之顯義太公故益怍怍焉心媿之矣

贈涇令李公考績序

涇令君爲邑之三載部使者具績書以達于大冢宰而獻之上制也余從旁邑諸令長得受而讀之大略言涇負山阻嶮其人多峭激尚氣小有言卽聚族而訟急則趨輦轂下非踰年歲固不決或至更六七使者豪爲政矣今日坐堂

鹿巖石室集卷六

古

皇訟者以次第取決卽爰書日數十上日數十立決之居嘗問他隱伏以相參考而法其大猾一二人餘皆股栗里中惡少年往往多好樗蒲蹋踘無賴而傾人之產令縣書國門諸游閒者有禁歲再饑邑中流亾相錯令出令置常平倉有老弱貧獨不能自食者置贍田其賦稅裁抑閭狹多所假貸繇是穀不騰買民得不轉徙始徵發吏胥困收戶收戶困編戶因而緣絕簿書公私費耗甚衆令罷收戶令編戶得自輸吏不得受一錢故事卒戍軍馬各有長者祭酒其卒不適籍馬不適簿長者祭酒居其間爲駟驢令至各不立長者祭酒而先簿正郡中無涇邸縣官儼自民間有常費令斥奉建涇邸郡中漕倉初附宣城之北境王租穢屬于道令徙姑孰就漕卒民力以紓邑歲貢士不中額令爲新澤宮而張大之月有課日有程以經義訓督諸生頃之偕計吏待詔公車者歲若而人皆令功也其他簿書筭鑰諸細事不具書書其最著者如

鹿巖石室集卷六

古

此史某曰涇令君者金谿李君余同籍起家是時余侍中見李君性沈深重發溫良有讓長者也及涇檄下而余爲李君難之故以涇俗激詭多豪猾非可以長者使去迺茲涇胡難李君也明興至于嘉隆吏治烝烝與民休息其極也姦僞萌起幾以不振此一時也稍佐以繩墨務核實矣涇令稱胡君永成劉君世亨兩人在嘉隆之際其治用一切拊循而以今李君察廉衷敏後先相望然余初謂李君徒長者而李君卽文

鹿巖石室集

卷六

七

贈邑大夫詹公考績序

曰余繇梁藩徙豫章頃之人以賀凡兩過理則余邑令詹公者豫章人蓋嘗與余抵掌時事云今天子所與急天下事在郡縣而縣端急詔下中丞御史臺臺下郡縣以轉相繩繫臺臣行縣必親見問道而後行事縣注激頌成諸司之德意其盡轉輸而卒固彌獲主難

下布令於閭閻家至而戶曉紛綸委屑則治難而是之難者亦覆兩端其一內儲其一外儲內儲爲國計其征輸不以時急則病民緩則課殿而當可難外儲爲積穀其出何經其入何徵其出內之柄在人弊何勝而時宜難夫內儲不得借外儲以援計外儲不得借內儲以肆優緩急而儻至之則又難然而時之不易雨暘不若外儲有出而內儲不入出者易窮而入者不易集此之爲難難之難者也詹公爲余邑三季而

鹿巖石室集

卷六

十六

二季其田汙者困于水原者病暵且病螻蛄首無宿糧大司農倚辦江南不啻外府歲有常額而其嗷嗷者日待哺於縣官公惟之曰吾寧以官當公家而以身當民也先後發儲粟殆三萬計不繼迺令百姓得輸粟上者人爵一級次表其門卑下城旦者以輕重論贖令貧戶以地里遠近就所輸無所就者得就縣以故民得無流徙胥吏無侵漁當是時使者冠蓋相望日徵少府金錢于縣中公時時以意推行之課如期集

又卒未嘗有通于是郡上臺臺上于朝而會公考績績居最夫公力持其端而兼其用上下各有所至而兼其名則前所談之數者何以難公焉唐某曰余間睹詹公績書言公開敏習文法簿書正廉其居最者則大氏以善荒政征課如期儉往見邑歲侵必以平糴之說進夫平糴將無從糴矣又或以百姓抗糶豪安得用私糴而益趣之必以已責之說進夫富者留滯其財貧者不得以羨補不足則計畫無復之矣詹公

鹿巖石室集

卷六

七

并斥其說不用務從民所便而已此所謂以意推行之者也公溫溫易親有大度而自歲薦飢四方多探丸拊撻之奸卒不入宣城部內余然後知德禮之爲用廣也有味乎太史公言之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公甫上計而余適有粵西之調旌德盧君者以三令君之命來屬文于余余鄙人也饗其利者爲有德而公績最者亡如上兩端故余屬其事爲詳粵去家萬里有父兄在尚願得終惠於公然以敝邑之

編小又惡能久勞公諸令君一時並有聲藉甚當以次從公起矣諸令君者南陵沈君涇李君太平馬君而旌德盧君者其尊大夫余同籍起家

贈大中丞孫公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序
明興兩都並建三吳諸郡登在三輔其地不右岨山則左環海縣官財賦大半出自東南故吳爲重矣而其名荒服去京師萬里而最西者爲巴蜀焉國家各以御史中丞一人填撫之蓋

鹿巖石室集

卷六

七

並重之也論者以幅員雖一遠邇則殊填撫雖鈞體要則異要之遠主柔邇主能舍是二者其道亾繇也至于邇而邇遠而遠二者以時行爲之難者已今晉陽孫公以御史中丞來撫吳績用告成詔進公副都御史移節蜀中某不佞以直指有事江南方藉手孫公報天子公行矣天子神聖在宥雕題鑿齒保身魑結之屬咸備外藩菁棘突奧沃焦甌脫之墟若在寓下何遠非邇綜其勢則遠未有不邇者也孫公

邇而撫吳矣吳地大物豐其俗尚華參好通賦
豪猾爲政民有輕心其道貴在能孫公居三年
剔蠹梳隱不遺餘力雖時時劑以寬和而大校
意以能先吳蜀卽僻遠稱險固其人多椎魯樸
茂知畏法 尺一之下不啻建瓴比猺獠有不
用命者遣偏師克之曷事以平所以生養而安
全之者其道貴在柔夫 天子南顧吳則孫公
吳西顧蜀則孫公蜀此非久勞公居外固以公
不難吳矣豈覆難蜀哉彼蜀天府之國也諸葛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九

武侯以延漢吳玠以存宋當其時裁之非緩斂
之非輕而蜀卒爲其所用者蓋其張弛有當于
蜀也 天子軫惠荒服輕稅而緩刑其以孫公
理蜀也蜀就理易矣且也武侯以吳失而後經
蜀故蜀不永玠以吳削而專倚蜀故蜀不支
天子續履鴻圖萬方來享吳蜀相聯如首尾相
應而孫公者先治吳爲蜀幹繼治蜀爲吳資勢
無偏重用有通材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孫
公之謂乎屬者少宰韓城張公故由御史中丞

西者也 天子念久勞于遠輒召入貳天官而
以孫公代之孫公西矣余見不久召公矣

贈丁令君遷澤州守序

漢邊郡置守主治兵緩則繕亭障飭疆圉之要
害急則脩攻守之具專閫外之事焉故漢世與
匈奴交數得志者大都皆守力也我 國家戎
事責在督府及帥臣耳守不與知然至于糧餉
所委輸城郭所壁士卒往來部伍之約束守不
得以俎豆爲解夫將臣其殆客也守猶之主者

鹿裘石室集卷六

二十

蓋文武並用而守將之職一爾余鄉丁使君之
令青陽也孳孳務息其民以經術飭吏治宣幽
抑導閩密化調其俗而物性其情既有稱矣乃
遷爲澤州守彼縉紳先生有不醒然則以軌正
守內化惡作雍弼中獨斷而無畱欲則孰與丁
君隸政不設噫意不模提絜輿始而不嚶喋于
苛事則孰與丁君安上治民道與德館我稼我
穡惟寧惟謐則孰與丁君且丁君以甲戌起家
再爲令其同籍多人爲卿佐侍從之臣不且亦

藩臬矣而丁君僅遷爲州守又邊地卽青陽不足
以淹丁君獨無內職乎哉當是時余孫某理
寧國寔青陽之隣郡又丁君肺腑親迺以書質
余其意亦覆有不辭然者余因報余孫使童子
服官而不習吏議乎女無以州守爲少母以澤
潞爲淺此西北之阨塞而四戰之地也昔者長
平爲趙創而馬邑爲漢折其將若白起廉頗李
牧趙奢王離條侯韓王信嘗用武焉方今北虜
最爲中國患者獨雲中趙郡耳卽嘉靖時澤州
鹿裘石室集卷六

王

之于虜事而其地重可知也
今上神武守在四夷聞鼓聲而輒思者固以簡
俊又當任使疆場之事惟豫則立意者以長城
倚辦丁君耶夫官人猶之樹木焉樹楊者一年
而拱橘柚五之桐梓七之至于榱桷章杞明堂
之材必以世計吾越固以文本獨顯丁君是矣
以支大厦之顛猶之能事豈淹速入于心乎且
夫劔之利于割者以其無不割也丁君殆純鉤
之屬赤堇出而金錫和今其盤根錯節試矣而

利器別矣夫伯樂之相馬也其馳騁于康莊之
衢而交鳴鑒于五都之市者名馬也而非天下
馬也以之于羊腸結屈之坂而若滅若沒者乃
天下馬也丁君治在太行之間得時則駕以御
爲師異日者而燕臺之上圖形焉天馬太一布
之聲詩彼大宛西極益何足溷市賈也無何而
丁君業治行余孫庚質余所爲丁君祖者余耄
蓋青陽有九子之山丁君與余孫索登陟焉余
鄉工文成先生于擒王之後而有內構也間棲
鹿裘石室集卷六

二十三

息其中文成功在東南于今爲烈澤州誠邊地
安知丁君不若得志于匈奴如漢之一二名守
或延世帶礪如文成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勉旃丁君自西
北起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李別駕守全州序

上八年夏四月吏部文選郎蔣君言臣故家全州州守臣闕臣得以職事按察郡國績書亡如寧國別駕臣韓最者請以別駕往以上宣主上綏遠之仁下殫臣私篤粉榆之義報可別駕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蓋余苟南海李大夫云大夫受詔行有日郡

太守鄭公怵怵焉心語于堂諸屬令長咨咨焉語于其邑縉紳士三老百姓竊竊焉交語于廬于室于田間其較以縣官仰給東南不啻外府余郡于東南直當吳會一大縣其土磽瘠不任力無畝鐘之人賦校旁大府固稍減而歲比凶見食無半菽大司農水衡方時時告匱督攝之使四出相望責旦夕于郡中郡別駕治賦計將取盈于私則不勝殘將取詘于公則不勝慢而

慢之臯又卒不勝殘大夫問民所疾苦而手撫摩之問歲所常賦劑量而緩亟之使即無年不知有轉歟即無浚民不至有逋課令甲歲漕粟數千石輸京師則漕帥以其卒來輒奴眎賦長而舉橐焉其事別駕一人實領之矜則勃谿羣則恣螫無一可者也大夫躬先節介至誠動人不吐不如其趨淮而北也大夫出舍淮上舟師如期以故漕使者婁上書稱善且聯檄用示獎異云它部直指以梗楊之獄屬大夫大夫精心爲職片言立折其意則務寬文屏深詆不欲盡人之情大都竟大夫之任間不及門誹不及境苞苴不及目胥吏不及耳此其才亡見難者而沈幾重發終不欲盡已之才大夫職顯治賦故術治賦狀爲近詳而太守公語余寧國鎬京在望登三輔而上之其與要荒爲重倍屣主爵者顧奪大夫寧國而全州其馭輕之謂何大夫誠賢晉而在郎丞之列要非異數而勞苦三載于斯也望得徙一州又遠去其陟明之謂何以不

穀賜履茲土日圖可以佐百姓之急與縉紳士
三老豪傑相周還以庶幾有成夫豈直余一人
之能而二三大夫皆相繼先余行余一人其何
協共之有某不佞伏念太守公而下其中殆盡
若不驛然全州非所稱揚越桂林地乎當漢秉
全盛之執而侘以一尉倔彊其間剖符通使第
令和集毋爲南患害而已明興 聖德廣密翔
洽蠡涌其鳥言腥食之衆箐棘瘴癘之方並襲
冠帶而敦詩書與中土埒嘉隆之際左紐島夷

鹿表石室集卷七

又二

右困猺猺頗嘗厯 至尊宵旰之憂幸而徵師
轉饒疆事以平然余在京師見兩粵人言兵興
事則其端末有不自內始者也彼其俗好淫靡
伎巧僭自奉爲費甚侈爲生甚微不足以相當
或其地自秦時以謫徙雜處僨悍攜挹固有常
懷元鼎以前其利害略可睹矣又或細民剝弊
無世業無與具衣食而有司培克無已度無以
應上求因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不少也李大
夫往矣大夫溫溫有大度志行修潔日討其德

禮而訓之家喻戶曉則民先廉恥而亡以獷悍
攜挹爭名高典農桑程物力紆奇趨本薄斂施
禁以居者露積充溢行者千里不持糧則人人
自愛而重犯法其不以喜事暴施務見所長以
快一時之覩聽者往而以李大夫往大夫不以
武健雄鷺往而以好往則定志之說也大夫何
有於全州中土雖重水旱盜賊雖間有之而論
世者以爲澤量人谷量牛馬三農不侵五兵不
試都人士雍容嫺雅與古爲徒則蔑有盛于此

鹿表石室集卷七

三

時夫遠近無異土輕重無定衡主爵者繇全州
而借大夫寧國也意在斯乎而卽余所經覽東
方生以執戟疲馮唐以郎署白首其人非不貴
侍中孰與龔黃諸君子出而一郡孝弟力田有
行義庶民安于田里 天子至下璽書黃金褒
寵之而間以經術高等人爲公卿言行而功見
不益大媮快乎哉往者余郡徐先生守天官卽
遂以大夫相余郡徐先生遷而蔣君守選曹遂
以大夫刺其州大夫初司理隣郡習見風謠柔

遠能邇其孰不宜太守公平康正直聲赫奕著
中外若揭白日而行其精神志氣足相感召而
先是丞士師方並需次余卜來者必二三大夫
若也吾屬何患乎無良鄭公負席而謝曰信斯
言也夫豈直余一人之幸縉紳士三老百姓其
式靈之子典載記其勳諸牘爲大夫五馬先焉

贈王使君觀序

上孳孳師古爲治間者議吏以久任而郡居先
則其凜自漢始在漢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

鹿表石室集卷七

又三

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固廼服從其教
化遂有居官長子孫卽以爲氏以底于神雀五
鳳吏道極盛號稱中興其人若黃次公之于穎
川出而列郡入而九卿較然著甚要以歲月需
之耳顧有定民于半年之間未下車而弄兵者
還爲赤子又何其神速也此其故或亦因俗或
亦因時今世誦法孔子彼其論政不廢期月三
年及相魯立制節除雕僞別塗正賈爲則四方
堽三月而已辟諸天道或縮而疾或引而長速

鹿表石室集卷七

四

則速久則久咸恒誅嬗惟宜是趨蓋余初守天
官郎得質成天下所上計居頃之備東藩得按
諸大郡輒以此意權衡之固亦相當而郡太守
王公者東人也由大司徒之屬出守余郡余郡
在揚州之域保介山谷厥土塗泥若非齊地大
物豐有絲枲魚鹽之利民多樸魯逸悞不任法
非若齊鳴瑟跼蹐椎埋鼓鑄有大國之風其俗
宜莫如寬和比以歲之不易天菑流行租庸有
加財力俱誦其時宜莫如休養王公明察內敏
習文法至郡首示民無訟終訟則凶示民知禮
奸禮則討至于人有小過則推心置腹務與更
始公至自秋七月年穀順成會歲方更定民藉
民間以土田約契者稅在官公與縣大夫眎常
賦猶重者以其稅當之有勞止汙可之思焉于
時四境之內訟清而征緩明分而樂生以校于
中都之治猶之三月而已豈不抑以速名哉其
俗宜寬和因之寬和其時宜休養因之休養道
因則大用宜則通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公

其孔子之鄉人非邪明年癸未春屬 上當受
計公先期乘傳以往郡中縉紳先生相與祖公
郊關之外士待詔公車者獲與計偕余觀漢文
時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史不列其績而賈生
實吳公所薦稱夫惟賢知賢物有類應以人事
君人臣之上伐也然一雒陽年少耳余郡今歲
所薦士數盈十五宣爲首善有八人焉 上方
側席而求之何論漢世行且御東朝燕見諸長
吏攷察治行將不得貳王公而况公所爲用寬
應襄石室集六卷七

五

和而休養之者具在今日矣惟是

高皇帝湯沐邑守嚴地重何論雒陽且如久任
之制爲吾郡借王公下璽書賜黃金如次公故
事入爲九卿以是而收有成之功要在異日卽
以天道終其說一陽爲復六陽爲乾必以馴致
也王公起家爲潁州有良吏聲又次公管所部
殆天啓之乎泰岱滄海之雄深孟諸青丘之靚
麗粹而爲人文故山東多大儒吏者率以經術
取高第公下記屬縣按遺書表文獻大都緣經

術飾吏治其所由來者遠矣余以王公子地靈
有徵益以明經術之效也

贈邑大夫詹公入覲序

蓋詹令公爲宣城之明年而丞羅君自夔州至
抵不佞子舍則亟言所爲三峽者云彼其兩涘
涯渚之間辟立如束江怒如崩秋水時至不辯
牛馬往余對公車反也遡流而上猶之覆楫水
于坳堂其行逡巡而多枳迺于今沿流而下置
舟焉若建瓴若驟轡何以異其順逆之勢異也

應襄石室集六卷七

六

不佞唯唯又明年而簿簡君自貴陽至貴陽則
寄徑于江嘗言舟中之指可掬也前者于後者
喁鼓楫如林張席如葢望濤遠引不終日而屆
三千古有之同舟相濟則胡越兄弟有味哉其
言之乎不佞作而唯唯亡何歲庚辰郡國當上
計 天子先期兩君輒介紹不佞而申之言曰
今天子嘉惠元元弊羣吏之治 詔太宰舉卓
異燕見東朝修典故計無如宣城令公者二三
子日飲于河而不知其德也子藉在文學言則

夙有當序令公請承間于吾子不佞長跼唯唯以不佞觀于令公則咎所稱才令乎哉當二載于斯也治賦則具有參伍吏不得緣爲奸治獄獄立斷如齒腐環城而堰環學宮而城彬彬禮文之士誦誼亾窮此其才豈不足多操斤而斲刃必傷矣令公不暴其長而重於慮下其應務一本于性情而惟尊尊務得民和夫民猶水也水流而不盈順之則濟者易爲力民一而不黨順之則主者易爲功此夔州君置舟之說也而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七

不佞伏稽令甲百里之君必輔之以庶職董之以額成紀綱相維而境內理宣巖邑其兵賦刑獄何可勝原令公謂與其羅而致之以坐自敝而無宵見瑕孰與其分曹而聽庶幾乎所取者博而事具舉故嘗推赤心望兩君之腹其程督政經必軌于義而兩君循理無害舉其成而質之令公夫江者公也善濟者有其命善政者有和衷其爲道固然是貴陽君同舟之說也彼其始以術地紀則得民情筴濟川則得治理一物

而二美備焉其斯爲兩君奉令公者矣兩君拊髀崔躍而前曰言有小可以喻大則子之謂令公哉然此其一隅耳尚安睹夫令公之全二三子幸以事事公不啻伯氏令公故油油然第之也大鄙其口鮮所是非而胸少所芥蒂或才有必操其意必舍或法有必致其仁兼施不抑亦德禮之君子乎夫其德彌厚其用彌章聚則順擴則公在易之載物而坤安下而剝皆是物也卽以此而終子之喻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鹿裘石室集卷七

八

舟也無力非虛語矣不佞蟄然立爽然自失者久之蓋不佞聞令公父司訓公者正身明學日討其德禮而訓之令公以錫類爲不置能愛爲無方傳不云乎岷山導江其源濫觴天泝流者必窮其源厚道也比漢宣帝時號稱綜核其由良令顯者要以化及童稚馴昆虫而已主上神聖天授方且圖敦大而享基隆卓異之典宜首被令公其曰先河而後海並有以寵令公之先則又聖王之廣孝爲治也敢以是申祖道

之辭兩君敬謝德令公而必原之所生匪直善言令公亦善言水矣二三子其望洋而向若者邪願授簡登之

贈陳令君觀序

是歲畿內不雨 上郊而雩迺于 幄次詔公卿大臣謹擇守令以佐元元余不佞時在扈從齟首額天固叩 上德意至深渥退而且私有繫云夫以佐元元之急誠莫如守令而令猶親今所患令不良豈必其不自束修與選便易與

鹿裘石室集卷七

九

亦豈必其用武健能勝其任而媮快也乎彼不自束修易與爾是示人瑕也人將攻之而用武健之吏頃蒙 上督過逮于理將抹命之不皇孰媮快也惟夫少年文巧者出乎其間其才力足自致而其志念迫于得名或伺上所鄉以左右其手或待豪長者以爲政而于懷中取重輕或飾舟車廚傳以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抑或狙喜其一二細民而掌玩之卽大奸闌出略不問或蒐剔其前人之微闕而直補之

以從事獨賢大都寧失法無寧間用事者之心寧失已無寧損當官之譽若而人者輒得驟遷去而自余所睹記其驟遷去者間一跌輒不復振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言遇合之有術也又曰磽磽者缺炎炎者絕言不可久也余與今邑大夫陳公同起家次富爲令相與感吏道之日文巧益庠而不勝遇合者之衆也嘗咨咨慨噫之已余繆入館擇令而陳公以令余邑行余祖于郊而握陳公手曰君其記長安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

邱中所嘗咨咨而慨噫者乎息壤在彼遂酒公公行未期而政聲籍甚部使者薦尉相望矣邑子有來長安者余問公政狀其一曰吾何知公政吾野人知穀糴賤盜賊希少民孝弟力田而已其一市人也曰吾何知公政吾經邑門有青草胥史不出庭市不改肆士人雍容諷誦而已余問諸部使薦尉云何其辭率不能舉也蓋余受天官牘知之而邑子率不能舉公以謂無近名者非邪久之公移書余曰管司馬安四至九

卿而史氏目以巧宦令安敢望九卿其惟拙者之爲政矣余讀之矍然起知公報長安邸中時語也而會公且入奏計公之僚丞陳君簿蕭君尉張君覆移書余邸中屬爲公贈三君具言公益習法比民卽對簿多搏首稱平邑履畝而稅有隱田令民自具服定爲籍摺紳先生請寄無所行而其奴客自檢押使者按部第續食共張無所加余意公不欲詘已亦不廢法而以茲薦尉相望也

鹿巖石室集卷七

十一

皇上覽所奏下大官考覈其行事適相副何嘗乏提衡之績後神明之聲特異夫彼爲文巧而迫得之耳而又無缺蠲之虞備名實之致公何以謂拙焉然余初見公簡厚不泄精內凝殆早服而重積者而乃足知善御衆爲吏敏決也則所稱翁張子奪攘無臂仍無敵者哉而魏闕公之淺也余方出在臺得糾察吏治獨幸余邑有良令丞簿若尉又各奉其職以質成于令可以佐元元而應上德意深且渥矣

贈廖使君覲序

明年元會爲上御曆之十三年當天下復上計寧國守臣獨吉治行益不佞某司郡法而嚶子廖公來爲郡守郡之屬凡六宣城令陳君涇張君旌德岳君與不佞同薦藉以次第來其先期來者則寧周君南陵沈君太平馬君云是時海內方厭苦法令若束濕使民重足立當官若採火揚沸犇命不皇于是破峻削而爲清夷先教化而緩誅罰庶幾德讓之遺風矣而其究也

鹿巖石室集卷七

十二

奸宄不禁或優游養望甚者因緣以爲利不者以飾寧一之蹟而匿叢脞之名此其于制治又民尚安所賴邪要之吏道固亦相爲嬾蔽則承之承蔽開變存乎其人廖公嘗語諸屬令教緣俗成政因時立然惟賢者不隨俗而俗化不趣時而市功此名言也郡保介山谷其俗故安稼穡務本業其人樸茂篤至世家則好禮文貧人以自食其力上下相通率號易治迨今而戶口豐大幣物純麗濶達多智影纓而委佩者豈不

斌斌顧耆鄉老更迺咄嗟慨愾有反始之思曷
故也其不佞從公後公卽倉猝未見有遽色疾
言而胥吏皆凜凜如負霜雪折節縉紳大夫惟
謹而心請寄者口不忍言兩造在庭不必其深
氏而片言立折自已不寬博士弟子執經問難
日漸親而不自束修不敢進大較公所爲不欲
見淵魚廢恢罔之仁亦不欲長惡莠敗嘉苗之
殖往公又嘗誦黃次公之爲潁川云史言次公
之于潁川歟草率用和耳而約之曰霸外寬內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三

明此其意略可睹矣而以今跡其政若烏攫肉
其亭猪子事多攬秘中人陰伏一何近述也公
仁心爲質以實御虛殆爲勝之比者風雨時節
穀糴常賤盜賊少不瘡期月而底已可則和惠
之應至誠之効不爛焉著哉初公爲郎領度支
時方刻覈而公以廉平善財濶厯及出爲郡則
其時弛禁疏節而公勤幹習文法出入戴星郡
自管柔弱褊阨宜博大而俗漸靡貴權上功宜
精敏公故博大以精敏意推行之夫因時立政

不市功以趨時緣俗設教不速化以隨俗其所
與諸屬令者非徒言教益躬蹈之矣上益神
聖深惟民事之艱難申勅臺臣振新吏治太守
非所稱吏民之本厚公行矣登文石之陞必親
見問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名實相應且當爲
郡吏民暫借公緹車屏蓋還治宛陵它日徵入
而爲九卿一如次公故事也諸令君將身親觀
之是行也屬辭不佞爲公贈夫贈者增也其司
法小吏抑何所增益公私賭公事太夫人孝就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四

養無方仲弟子而孤公撫之猶子彼謂孝可作
忠慈可使衆其所繇來者遠矣誠何得而增之
語曰不習爲吏眠已成事某少不習吏遂藉其
已成者爲後事之師且以待異日而公徵也小
吏庚載筆以從

郡太守蕭公考績序

上壬辰春觀典畢修詔銓部察百司治行卓
異者其列諸籍余郡太守漢陽蕭公寶預焉是
時蕭公守郡甫二歲越歲癸巳春余不佞過里

門則蕭公上最之期與行會余因諗與諸大夫
若蕭公治最狀主爵者業衰然而舉之以徹
天聰膺異數臺部使者復牘而載之以奏成勛
胥陟明赫赫纚纚既昭且備第言公所以致此
者何繇承張侯之言曰蕭公性勤敏辨色而出
事雩而徒幽而與渫蒙蔀靡不達隨而庫廩匱
廩靡不防罰二十以上必親臨決學徒百餘曹
執經問難輒旦夕不休鄉有約約有講必以身
帥老更徇韜鐸他若新澤宮植文昌祠梓華虔
鹿裘石室集六卷七
城隍之屬神人不雜百廢具舉不抑太毅乎哉
而竊闕於公以神用非以形用常恢而攝常約
而章比之於月陰養魂陽成魄故代日而明著
大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淵乎微
次戴侯之言曰倅爲役之日淺自蒞郡而觀于
庭蕭如其秋觀于里謁如其春觀於序右飭如
其矩觀於畝首鬱如其林以觀於守則晏坐堂
皇或齊居一室嘯詠從頌綽有餘地夫舉基不
定且不勝其耦而況爲政意者公有所爲其天

全其機杜者乎何若然中桑林之舞若發於矚
而承蜩者之猶掇之也不佞唯唯姑執司理臨
海戴君者聞之而以書來曰兩大夫言者誠然
興賓數從直指行縣得侍公有所見於公公不
援上亦不陵下不干上亦不掩下無福首無隨
尾無懾難無翔易得失贊毀不入於其心一於
其眎百里飯牛而牛肥罔象索珠而珠獲皆是
物焉不佞私甚茹戴君言而因念都門日郡司
理瑞陽朱侯述蕭公之言之也其言曰內重則
外輕已不足則物有餘近譬足取反身而誠何
減何贏何捨何執顧迷悟何如耳及余奉四說
而莊誦之其一澄神周八極貫千古張侯月與
火之喻是已其一定慮有彼來而我無往有思
維而不矯揉戴侯之引解牛與承蜩是已其一
達觀臨海之所見不入於其心一於其眎者也
其一真悟卽瑞陽頃告余都門者諸大夫信善
言蕭公夫亦有所受之公邪公所自爲言進於
道矣何有於徒治且輕天下細萬物何有於一

郡之功昔魯若齊封三年而報政其升降疆弱
在數十世後者姬公以燭照而數計之余安足
知蕭公異日公徵而薦都卿輔贊 主德弘王
化太師宇宙若成周異世者上而野鹿標枝
渾渾噩噩俾我明邁隆三五而吾郡屬畿甸超
美二南則卜之今日公之尊大人由造士佐泰
州而敦史於鄉今且開七秩口不失言進止不
失尺寸步不必杖食不必祝長公方日侍講筵
師保其選安 上治民直庭內事吾聞道之真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七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家國尊大人薄收其緒務
葆其真蕭公傳之家而致之國維茲郡治猶餘
之餘者也卽如登卿輔施弘贊亦其緒而已矣
彼四說者其真乎 令甲凡中外滿攷而績最
者官其親如子蕭太公殆再命吾知其必僂僕
而暨循墻也適諸大夫請有以贈蕭公聊次其
訓對者如此固甚慙蕭公伯仲焉諸大夫惟張
侯戴侯在郡中臨海在隣封而瑞陽獻課在都
月筵賓望之十一日爲太公覽揆之辰將循古

執爵升歌之式瑞陽尋還郡與諸大夫遞相壽
而慶貽封余更於是乎觀禮

贈劉令君考績序

豫章劉公繇庚寅春令余邑也迄是歲月在辰
最三載考云蓋疆圉以來江南大浸覆薦曠當
事者請 上得緩賦什三其七則小民劬劬俯
仰之餘以其縣官乃賦長時匿爲尾閭或吏胥
貪緣爲奸而賦益積比年四封宴如凡兵食一
切費故令悉弛以便民而賦益積劉公至問民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八

所疾苦莫如賦而又有穴其間也大司農方告
匱其初緩什三者令亟徵公名諸曹漕除其故
與更始各出所伏匿爲約期不如期者罰無赦
頃海酋叵測督府日下檄規調兵食然時實不
給也劉公以意推行之而下不擾賦亦漸積焉
畿輔巖邑以百數宣固樸茂取醇謹耳近稍有
文采樂見彼支弁褒博之士陽高負恃而陰張
其寵靈多造請徇則仇去元則弗青仇法則失
已弗情則失人無一可者矣劉公不惟其人惟

其志如縣衡以低昂無所主名而埏埴自手出無所假器進而驩然者曰公煦我嫗我退而螫然交戒曰二三子盍自束修以無恩迺公爲卒之人已兩獲情法鈞適比黨亂羣一時清廓則劉公以焉余謬持銓久鄉人數數來衙劉公治行更僕未終余謂我明定鼎燕冀馮東南循外府賦入本浚民以生而國之大命以爲管衛士風以陶冶世俗而爲國脉所綱維夫政尚體要道貴時宜孰有要於此者乎其効一則甚峻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九

而著民樂其來蘇而易於見德一則若甚緩而微士懾其初邁而願與厥成余私已藉之且惟裁賦濶陋與來蘇見德之効可月計而有餘俾境內支弁褒博之儔默回鄉而革慮卽歲計而不足今三載劉公之政成矣臺省者爭薦公於朝留治邑特牘公治行以達屆期丞郎子任君尉螺川朱君介余一言爲公申僚貳之誼余輒舉昔所私藉者報之二君意猶嗛嗛也曰司勳誠賢者識其大耳吾儕循職事日侍公當公來

而邑薦暎菱舍徒禱北昭亭南響潭宵質幽朝質明雨淋浪霖霖立應也遂以有秋會郡中新澤宮祠梓華堰黃泥之役程力繕材悉倚辦劉公百廢具舉宜雖非畧訟兩造紛如公虛矜而受以去壅緣督而經以去泰無束矢之入察淵之求士大夫歲時相徵問而已卽土之毛不登於庭實一魚半菜不易諸市廛而又不必柴車菅屨以翹衆而矯廉大氏劉公外恢朗中沈毅鬼焉負公輔之器余聞之按先所載牘亦旣纒

鹿裘石室集卷七

二十

纒備矣顧何如有味乎二君之言因以見向若之觀洞於屬垣之耳不信于友未有能獲乎上者也劉公之前名宣良令者有督學御史詹公又前而有少司寇吳公悌並以內召行實劉公之鄉人也豫章與余邑皆楚地往返挾日風尚形勝邇在郊垌余益信任人者之猶任土爾高而黍稌下而稻麥丘陵坂險而棗栗藪澤而蒲蠡周九州別五地而眎其宜則宣城誠宜豫章矣往余予告過里門睹於公所遇寮若佐者殆

不啻手足而肺附之要以務急公而兼卹其私
非以樹恩今二君言者務虔公而不及私非以
歸惠良有足多焉劉公尋入而交戟之內駸駸
爲骨鯁股肱之臣而無忘任土之喻也必無忘
吾宜不佞敬書以告二君且執契以胥後命

贈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憲使序

浙以東諸郡寧紹溫台多負海而寧紹特鄞饒
藻麗溫台之龍湫雁蕩瓊臺石梁名勝甲寓內
金衢括蒼多負山而處特要害嘉靖間海酋作
應美石室集八卷七

三

難則溫台先及處有礦民緣以爲奸利烏合糜
集操挺而呼以故浙按察諸道或以其海任或
以其山任溫處則兼任且閩粵之交也眎諸道
爲猶重云已丑冬溫處關治兵使者 詔就余
郡拜太守西蜀廖公爲今官廖公居余郡五歲
歲潦者一嘆者二公合筴各令長斥庾粟數千
石子貧民又復懸賞格以勸助于大姓以盡發
其葢藏使富者不得蹄財饑者不終轉溝壑已
責省刑躬儉約寬徭賦日衽席其民而嫗煦之

至他則大者斧斷小者刃解始不崇朝也然余
小子竊睹公憫然志若有所不竟達而材有所
不自見睢睢于于意念深矣彼按察之于守異
職長民之于兵異具溫處之于余郡異地今天
下吏治苦日棘而兵日恬娛以頓也實異時卽
海汛之役幸而息肩礦徒亦守封惟謹耳利者
民所與其命者也儻魑結羣醜乘間抵卸而生
野心乎故曰兵者可百年而不試不可一日而
不備也廖公爲守時業嘗攝六郡兵雖科條不
應美石室集八卷七

三

易而精采一新旁大府至不敢鈞敵焉茲果奉
璽書秉節鉞制浙一方矣夫不輕達其志者其
志必達不自見其材者必能見其材者也以之
治郡則用和而物歸以情以之治兵則用肅而
師出以律各劑于地之所宜而以時舉其職方
軫圓轂其具在我何所不可哉雖然余聞之兵
志有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頃年旱魃
薦臻兩浙有若甌脫公所爲衽席其民而嫗煦
之者等余郡是先親與教之指也余小子無似

爲秀才辱公召置門下賓禮有加因念 明興
而翊運開天有劉誠意胡縉雲葉河南章中丞
世宗朝股肱心膂之寄有張文忠其人皆溫處
產世固未嘗乏賢也昔稱善將將而綜之知人
善任使公其以善遇余小子者稍推廣之當不
如余小子閔嘿一無報効而已往從游公之鄉
達張大司馬今蹇司徒並繇兵使者起司徒初
守河東郡廖公行矣公行而抵浙前蜀督學郭
相奎先生者方叅藩其文章妙天下余邑徐開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三

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序

蜀國廖公守余郡之既五年而政成乃遷爲治
兵使者填溫處行且有日郡三老薦紳先生咸
怵怵營營焉不忍釋也曰更復有補我如廖公

者乎蓋天災流行頻歲薦饑則廖公嘗爲發賑
矣藉令四方有警又能恃廖公哉謂以饑故而
弄兵自舒城始楚豫諸國罔不有戎郡中安堵
者以廖公在耳夫獄訟者禁至孰與祛其衷心
而大畏民志耶當廖公爲政宴坐堂皇初不任
法而人人讐服屏息卽功曹吏油然不忍欺也
非德禮之効曷能至此且夫士子之志淫矣窀
言是工奇服是襲遷延文靡蕩而莫稽語曰原
轍存興無禮必及廖公方則振之程督于經律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四

靖中海上多事而温州實爲之主藏以廖公其才寬而有節亂而能整東南之事非廖公不可天子豈不以阻饑之衆亂隙易生以廖公往潛消其孽端而陰按其節制胡不足爲畿甸蔽翼哉而必以余郡淹也代廖公者漢陽蕭公俱爲司農郎余嘗與同舍深沈有重度而其意歸於博大長者始猶之廖公規而隨之清淨寧一其効可睹矣又何賴川之慮代乎余不佞及族父兄子弟在廖公部內公行矣又何以侑廖公廖公

應葵石室集卷七

五

公蜀人也李水爲蜀守支江流而渚之田民賴其澤丁亥之滂而公所爲澤于民者有所受之耶大禹生于石紐公之鄉先正也公固在越廖公其慕禹舊服耳令山海効靈有重譯至者在今日矣永嘉括蒼去余郡頗近余將與蕭公日望公之休采而公爲故郡士民念亦必幸蕭公之遵我賴若畫一也

贈太常卿張公遷御史中丞撫閩序

當余不佞入銓曹則張公爲郎主選矣凡天下

吏差次其功能而斟酌其事之繁簡地之險易廣陋與用之鉅細齡之類壯並悉出張公手而公旋應之無遠色既峻事無罷色余私計張公固彊幹有力人邪及稍與周還久則張公其爲度徐而不盈虛而不屈其動而愈出爲而不居者乎始有道者也張公楚產始楚柄臣足張楚而公爲兵曹郎委蛇自如也諸郎中若不知張公楚人頃之柄臣見法而舊狎暱有義故者咸鳥獸散或繆以吾嘗忤其人而翼爲名高張公

應葵石室集卷七

三六

長厚不振暴其短而衆領知有張公者蓋張公夙擅名理雖亦宦游平條然有林下之風江陵憑江多好竹如所稱琅玕者萬个張公爲引渠畝地園其上而名之萬玉卿大夫士相與詠歌之公歸每尚芊吟嘯樂而忘世也人擬之山吏部云余聞之忘天下者適可托于天下要之以其度勝焉古管大臣出而填撫入而樞筦則郭子儀裴度范文正與韓魏公之四人者皆席殊常之寵寄羣黨之間殫忠畢慮不動聲色不失

進止卒以奏鴻功而永終譽豈獨其才勝哉蓋亦以其度也張公由主選出歷太常上念公參選時持大體無滯才而意猶在扶忠諫振淹廢也且回翔卿寺久進張公御史中丞撫閩矣閩故揚越之區也其地狹多咀自漢已然大海際天點蒼浮碧白沙梅嶺與南粵趾相錯固樓船將軍所欲引兵而擊者也至明弦誦冠帶甲天下然俗悍易反覆或猶有漢之遺而瀕海之民又善出沒諸島國今西北絀虜南事緬所幸閩海不波爾蓋嘉靖之季閩苦倭者幾二十餘年而中丞臺事權益重夫用兵猶用人也用兵者彊弱多寡虛實遠近各因其材而無棄物機張公善用人也何有於兵且以張公之大度聞望著中外輕裘緩帶雍容都雅亦何事兵子儀以單騎臨回紇相顧羅拜范韓一出而寒西人之膽晉公亦一鼓而淮西平然則大臣之德望器度猶重哉卽淮西之役師老財匱廷議

未堅也晉公獨自請行師張公居嘗感西事與余言之而擊節壯其爲人然不以張公西而以閩往無抑以閩恬嬉有日將重寄之乎張公行同曹諸大夫屬余小子爲之贈余奉命而西得以次按阨塞察虜形因論閩語娓娓至此然張公豈復久勞閩將入而樞筦如所稱四公者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尹令公考績貤封序

三代而下漢治爲尚古其論士由鄉始孝弟力田有行義往往至於三事而孝廉尤重固以移孝作忠天之經地之義也自徵辟之典不行而世多隱君子有賢而詘于下者然今貤封之令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一

則漢氏所未有唐宋代有之而止及于王侯將相至內外庶司咸得以績課與國家之大慶典榮施于父母則因忠而作孝不亦于情近而于禮協哉且賢者爲政于家而免于簿書期會磨折請謁之勞安受服于其子之能仕不必辟徵而朝命加焉卽天之所報賢者不必自其身自其子又使必逮及其身其子民因父母我者而得以報我父母之父母我者以自盡其志蓋崇階累寵上之所以惠勞臣歡欣鼓舞下之所以

效孔邇上下訢合而元氣益若域中矣此盛世

之禎符也而余得之吾宣尹令公焉令公爲余

邑三年考政矣臺使者條列諸薦牘以最聞

詔封太公龍川先生如其子令官祁夫人初封

太孺人我二人者始親觀其子之有政而喜可

知也令公之政于宣甚具至牘不勝舉蓋令公

才敏穎而識宏深居之以廉簡而行之以勤勵

處紛不煩當機卽斷耳目之應接精神之所注

浹無一物不在其胸中而遠邇纖鉅必當其指

鹿裘石室集卷八

二

使疏牒貴賤必有所位置今試舉其凡則自賦事有紀經而甲乙之科井然不得相溷移自間謀不行而無情之不得盡胥史橐舌而冰蘖在庭間矣文教旣彰而薪樵之速化也詳刑有戒而獄無放紛水旱之爲災乃荒而不害以寧榮之來臻而賑發之以時皆鑿鑿有成效者也至所稱要重爲最大利者莫如礦宣實未有礦訛言驟興雲集鼓鑄令公乘其未堅夜馳至立諭而散之封其山數千人無敢譁者權稅之中瑞

渡江而臨于姑孰令公以畫中柅之使無入境
其分曹于黃池者陽爲之禮貌而潛制其權使
不得苛肆且所省廚傳供張之費已不貲方今
自三輔以際關雒齊魯越地脉幾絕而吾宣
獨爾晏如者伊誰之力歟大較令公之于民真
猶父母之於子血脉貫而疴癢通因心爲愛隨
觸則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民亦渾忘其
所爲德茫乎其爲報而茲以課最受上賞我
父母之父母羔焉被鸞鳳之飾賁綸綍之章其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三

舉手加額歌樂只而獻萬年者畢四境之內亦
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余以爲爲政者羣司
之尉薦可徵于力競而不可以關衆庶之口一
時之恩倖可冀于非分而不可以戢丘民之心
今寓內三年考政而于令甲得封者相接也然
其四境之內頌聲作而歡心溢必未有如我宣
城者所謂聚百順以事親非耶余族繆名甲宣
城而令公之爲施倍優庶姓家黃州齡九十勅
于筆而亢于論私謂某小子吾所睹于令吾宣

或異地或異人僕指未可數何有如尹令公良
者吾宗惟子爲善頌其帥我子弟而趨邑下以
一言爲太公祁太孺人壽乎余小子唯唯往先
太中嘗守越述祁方伯之令望太夫人則其姪
也比夏旱令公徒步露禱不卹其躬而太夫人
且以蘊隆爲減膳衿襦之勅幅畫之訓夫有所
受之矣越之鄉文勝多智而太公特好儉醇長
者卽就養宦邸不二味不純采時時以朝政民
務相儆惕今春之翩然歸也令公跽留之不可

鹿裘石室集卷八

四

然竟遂陟岵之願則孝通于神明已假令如漢
之舉孝弟有行義將薦登三事以亮采有邦必
無難者顧以其子始貴余於是益信徵辟之典
當復舉而漢治終爲近古也

贈尹令君拜刑曹序

周以六典建官彼其秩有崇庫事有繁簡地有
內外而缺無畸重也繇漢以後或禮樂官師或
甲兵錢穀或比詳刑名要亦以隨時而輕重無
常其大致則爲人主之所意嚮焉太史公記平

渾不志刑法當其時鞭撻四夷遠近騷擾財賂
衰耗天子因尊顯助邊者以風天下於是鹽鐵
有權舟車有算而言利析秋毫之臣進告緡者
賞腹誅者論而峻文決理之臣進選舉陵遲法
嚴令具猶自以爲不足也蓋事執之流相激使
然 明典制倣周官參以後代然其究也固不
能不重內而輕外外而郡若理邑若令績最者
徵入備臺省法從間亦在郎曹臺省重矣頃歲
上雅意亟反之遂頓虛其大半前徵者需次久

卷八

五

不報故卽以最徵自諸郎止此一時也郎曹重
矣 三殿兩宮大典禮費億萬計憲事者將策
規山澤自然之利與關市之征以佐縣官而
上亦見用寬民力誠德意也顧廼所在抗弊以
巧詆有司沮格而坐法輦轂之下南冠而縶者
纍纍耶此一時也則諸曹又特刑重矣今年春
余邑大夫越尹公再入 覲旣上績者二載還
縣之三閱月屬以郎刑曹徵尹公方怡然命駕
而邑士庶咸閔然不懌也吾大夫何以郎卽郎

何不以銓而以刑曹乎若此是未曙平時宜及
深知令公者也令公治行俾悉取古之良吏若
敦教化軫艱隱清版籍抑胥史興廢理劇廉平
敏斷者而一一絜之靡所不合至其近而最鉅
者曰礦與稅此二端者天下亦脊脊多故矣何
論漢事宜城兩大瑞自南弁人自北迭臨之而
公不亢于跡陰有以制其命預有以伐其謀宵
人之因緣爲奸者潛有以渙其羣亦不盡以窮
其獄故上焉恃之如負宸下焉安之如覆孟一

卷八

六

時江南數十百邑實未有尹公之克衷以濟者
也

今上方躬操八柄霆擊颿馳時有叵測順命則
不可衡命則不能倘有尹公之克衷者乎寤之
以至誠牖之以納約必當以回 天聽而霽天
威使三尺得與天下共而因弛山澤關市之利
與天下公則刑曹又以尹公重矣士大夫貴自
奉其職而有利國家耳輕重亦隨時何常哉尹
公之所爲怡然命駕者意良在此雖然吾聞荀

卿之論刑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夫銓非主爵者乎而題之爲衡言其平也夫刑猶水也亦尚夫平而已刑平則疏密得所而天下無冤民銓平則進退有序而天下無滯材尹公聲實荐隆由比詳而調主爵終以余邑士庶盈願也旦且夕若掇之鼎小子與令公忝孔李之通家申僑札之衿契竊繆謂知令公深于其行敢以一言先駟馬尚虛簡以俟公之入銓也而所務官人者更以獻

唐荊石室集卷八

七

爲唐兩生贈尹侯序

宣城尹令公用政最擢秋官郎八月旣望行有期兩唐生一澄一灝余外舅按察使吉甫先生子也謁余鼎出其詩曰此爲祖尹令公者也孤不天先嘉議蚤見背歷二十餘年而復有天幸令公祀先人于鄉惟吾子一言敘之余一再覽端襟而告之曰子失辭蓋國之大事莫如祀而政猶先尚賢昔高陽之表荀里通德之題鄭公皆以邇風猷申仰止而已至若俎豆賢人之間

揖讓素王之側廼邑士大夫動以爲祖父粉藻有司爭以爲縉紳羔鴈遂使志節之士不以榮而若恐晚焉令公是舉則一邑靡不躍然快翕然稱以爲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果唐先生其人也而唐先生實無因於尹公最後而境內之祀典廢者建黷者正于是鬼神有常饗宰祝無虛祈夫不規耀于耳目昭灼而潛修于菡蒿幽眇不市恩于所可內之要地而施及于不必報之遺孤以此論政是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

唐荊石室集卷八

八

敢謂子之詩工也而敢謂子之言信吾不以子之詩爲尹公重而以有子之詩知子嘗師于尹公也則子重且不聞鄭之誦子產陳留之謳愛父乎咸以能教誨子弟耳其言者抑豈必博物諛聞子姑存之兩生諾而出余退私念曰余亦臚公以文矣第與論天下大計及比曹事而不皇及公所國士我者單父驅車于吸綸武城識人于由徑余不自知繆當令公者何居其大較可度也越晨兩生來徵文遂次第其語授之其

鹿裘石室集卷八

元一

爲我併致令公今而後庶幾夙夜以無負公兩生少儔以行其所學而顯其所教爲尹公稱塞且無忘先惠也將日可見之矣

贈徐屯田權滿還南司空序

國家兩都竝建而蕪湖甌九派劍二梁爲南都上游秋水時至不辨牛馬舟航如見雁梗柁枳梓像章鄧林之材如簪如薺江楚閩越詔驗牂牁化居者之所必趣萬貨府焉令甲置權務以南司空郎一人遞領之而稅眎他務猶最鉅

然非直筭會計而已往者寧濠之豐皖園不解卒得以扼其吭而擣其虛蕪湖則池皖之樞金陵之鎖鑰也其地重矣

今上以節儉率天下且日修九府之政權輕重而廣財賄將作大匠方大興甘泉建章之役東而有事振屬國距島酋一切徵發以億計則其時重矣是時萬曆丙申丁酉間而屯曹九瀛徐公來主權務徐公通亮廉質節安而行和惟爬搔其宿蠹而拊循其傷痍之是圖蓋權之弊凡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一

有三主者不躬行勾稽得胥吏以意裁闊隘上下其手或汙至留蹕不時刺閨而淹日廢事有因鬼見帝之虞又或市魁舞智將用急自翔而不使後來者居上廼主者亦有三蔽焉以譏証爲奇能鰓鰓然欲見其穎而察及淵魚析秋毫以迎合爲進趨而求溢額外以張大其勛伐至若牛車鶉衣攻苦茹澹爲人所不情之爲而特賈羔羊素絲之譽則其人巧而不慙者也徐公皆不然才精悍足自震暴而爲法簡易卽賈人

子可望而知顧左右胥吏望之而股栗不測也
參伍於時日無後期衡量於多寡無渝準有不
中程者罷之無取盈有輸在公者籍之無寄徑
居一載司計者稱贏金錢數千緡五方之民之
拊掌加額驩呼祝頌者殆數萬指而徐公恥礪
刻自處優游餘暇以托興於湖山諭志於篇什
者如一日越夏將及瓜而代報績水衡轉聞
上余郡司法見義孫公適攝篆于蕪與姑孰丞
存宇鄧公理荆塗施公屬修贈于不佞孫公述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一

屯曹嘗忼慨私念曰泉也者謂其流行于地而
彼此相灌注者也當今言利之臣日進山藪之
寶藏日出而出者無以給其入者不復出大
司農少府之積貯日告匱夫豈能天雨神運邪
語有之屋漏在上知之下吾既已知之矣固
安忍竭澤爲也以故徐公孳孳務寬大不以其
時重而易其地寧弛以與民耳宛陵距于湖百
里而遙初第聞徐公奉職循理年始壯而老成
憂國類如此公鄆人也鄆有

今上心膂股肱之臣若少保公者九瀛公之爲
南曹也徐徐于焉安之不援輿不蹕等抑大
受之君子乎雖然臣非親故何由知其賢此古
蓋臣之於其主自靖自獻維賢知賢而同巷不
相見無書達政府竟擢以不次則少保無所遜
司馬矣三公筮仕郡具卿材昇日而徐公並列
朝宁協共和衷薦以任心膂股肱也尚無忘于
湖及姑孰宛陵余不佞忝徐公末胄庚無忘今
日之言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二

贈郡丞王公遷左相國歸東嘉序

王公前爲寧都令寧都例有徵發于隣郡歲婁
災部使者令停徵歷五六歲以至王公隣郡請
下令徵之亟王公念邑貧地僻一旦責成如重
困吾民何第以次比不能舉其數如期隣郡長
有違言無何隣郡長入計以它事鐫秩三級而
王公繇考最晉封母林安人爲太恭人且遷丞
余郡也丞非所爲郡司馬者乎王公蒐屯伏稽
軍實日夕務自奉其職嘗一攝廣德守其州俗

獷悍不畏文法王公固寬然長者乃州人益覆用親附往被舉匿不出者咸自歸積牘爲之一清司理闕人王公署其事會直指行部所刺舉興革悉當則署司理以也直指蓋洛陽李公云及今督河劉中丞並聞人也先後薦王公于

朝然故未三載滿而夏六月 衡府左長史之命遽下矣余曹大夫士三老百姓驟聞之錯愕不信也已咨咨慨喟之更扼腕不平交相與究其故或謂彼隣郡無寧修其卻願得而甘心耶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三

或謂王公盡職官下耳曾無尺書抵輦下季弟方爲大官丞教使捷關卧卽鄉曲勿與通微聞鄉曲多辯有口者間以諗王公王公嘿不應久之驟然曰否否吾歸已吾歸已太恭人春秋高誠不以三公易一日且以吾祖父伯仲薦從大夫後圖史算器歲時伏臘之資不大乏絕吾入而朝母出而課子以其餘財施閭里族黨以其餘力陟雁客挹龍湫叩雙闕瑤臺畢展吾濟勝之具而極力文章以垂吾不朽之業吾習夫宦

矣宦者幻也幻莫如海當其鼓怒溢浪而激天輪迴地軸孰推引之及其波恬噎銷而委輸大壑孰頓抑之吾家東海上大壑在彼吾翩翩乎歸已余曹始私計古之名賢若賈董文學若鄒枚應劉皆爲王公勸駕旣親聆其言殆灑然不樂焉庶將爲王公勸駕旣親聆其言殆灑然不啻執熱之以濯而喝者之飲冰也又何錯愕若慨喟之有不佞馬之齒稍長遂屬爲序次以祖公而諸鄉大夫士供張北郭之外酒公別然終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四

不無王公去後思冀相與樹七尺之碑以戒勿翦伐此雖一郡乎亦可以覘公是矣夫主爵進退人材爲天子持國是者也顧其公是不在上而在下豈盛世之所宜有哉豈盛世所宜有哉余忝備九列初亦竊預 內廷之末議因論郡國事而有概于時如此

贈南司農郎李公上績序

國家今所最亟者莫如財用而一時當官之最難者莫如理財蓋往昔之難難在麥費而務出

今茲之難難在厚歛而務入入者不出而出者又不勝其入東韓西播之役奮舟觸驪懸車束馬卽多得勝算然轉輸資予幾百萬計悉取給大司農其爲大司農在南也雖少所徵發而陪京百司之廩六軍之饗悉出焉頃若募浙兵防沿海亦脊脊多故已江淮吳越之交非國家之外府乎以歲之不若且或苦磧或苦稅卒無以舒下困而應上求以故南曹舊以司馬重今兼以司農重是兩曹郎者皆慎選以充固時宜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五

也余師南樂介翁李先生初理東郡用績最擢郎南戶曹廼所爲慎選以充者是時中牟張公爲大司農持重知大體目攝諸曹郎而獨才李先生一切財賦盡倚辦李先生如左右手先生精心爲調劑其緩急而時允其出內使官有常旣兵有常饗未幾以李先生主筦庫先生益精心爲爬梳其伏莽而錮塞其尾閭以儲有羨金課無溢額及退而跡先生之私第則懸素蕭然凝塵滿席晏如也初張公之才李先生復轉而

廉李先生先生實循循先後以無事行之不欲立謹以見才而詭削以見廉於是張公復益器重李先生爲能大受矣會壬寅夏先生繇曹郎滿三載考大司農書其績最者循以報聞

天子神睿卽日坐法官而察天下吏治若近而指掌於財用猶唯孳孳夫財人主不必諱言也其說具詳於周禮而總要于聖經然其論理財則必推本用人焉故始以休休有容之臣申以長國家務財用之戒至聚散出入所由來不亦

鹿裘石室集卷八

其

深切著明哉李先生北矣儻召見而俯垂鑄豐之慮遠勤勞止之思問所爲江淮吳越歲時之雨暘礦稅之利弊在先生必有所入告而動天聽者當留先生備侍從或調而司銓職用人庶幾異日之有一个臣者乎某無似繆爲先生所甄錄比蓋先生以東郡理典南闡試也先生北矣因越江而偕門下二三子敬祖先生更忌其不斐而爲序次之敕邑距陪京密邇嘗往來聞陪京人之稱述先生者如此何敢謂二三子

智足以知先生第不至阿其所好而已

贈鮑令君覲序

某自青社籍陪京于宣城毗密多交游某君某益莫逆華乘鄴籤相與交定其于吏治民生若當世之務恒娓娓及之明年歲在庚戌元會

天子當開明堂大受計宣令侯日葵鮑公先期脂轄行蓋縣得比于男執玉帛而修 覲典禮

也某寓書余兼致其宗青衿意屬一言以志其嫩某能言迺繆屬不佞要以紀治傳良史氏職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七

也某之言曰今寓內自識而雄望赤緊業稱縣皆爲 上旬宣以阜成物庶固邦本也若吾郡隸在畿輔而爲周鄙鄴其初徵發佐軍興不啻關中河內猶 富宁所軫重宣爲首邑令猶難其人久之鮑侯用安義優調焉侯蜀人也髫而卽以文名于井絡坤維之墟有蒲衣項橐之蚤譽弱冠舉進士公車義出而誦者咸驚以爲蒼山復生矣令安義甫三月當道者又咸斂衽以爲是齊之子奇耶子奇治阿最著年最少然猶

藉助于共載侯獨精練而鋒穎時出老吏不如

殆天所授乎豈子產學製之言所能量左氏限

年之法所可囿也者宣人士承風喜駿駸見陽

宅矣惟時爲戊申夏霖雨浹旬一下車而值合

祿之崇蕩析離居公私窘迫勢殆岌岌侯挺然

叅謀郡臺捐俸轉糴乘舟賁饒言問巢廬量宜

口賦汙萊有莠仍田給種食庫鎡不繼則避士

之有行義者布勸分之令載拜送之以激其誠

於是大家爭自發蓋藏而各有段貢俾殫殫獲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八

還之龍國流離復集於鴻澤者則侯是賴也侯

念以民莫厥居吾可以治治矣迺詢其因革而

循其廢舉多所措置宣好訟輒以鵬兒爲中營

以請寄爲外府侯聽斷明允無虐斃獨而良高

明寃者解橫者服顧無骭骹而亦使人緣一目

以自解無深抵而使人棄一背以自新庚念宣

民之爲患者有四縣象于街彈間牟侵徵輸則

里魁兼并弱小則豪右飛章陷害則匿名蟠結

欺罔則胥役此禁立而四屬悉除稂莠鋤嘉禾

自茂也侯念以民喻法吾可以教矣雅志作人月有課課有評梓其文以率厲多士今南棟得雋者其素所擊節而首選者也侯以書起家唯知人安民則惠寧直肄習之實允蹈之某且謂侯燮政未暇僂數董舉其崖略爾已郡太守金公書來曰郡首邑令賢可卧治也余聆之瞿焉憶昔閱宛陵志嘉靖之已酉庚戌間宣有賢令劉應箕者亦蜀之巴人致位開府登九列侔儔有材諳性廉介大率與鮑侯埒彼年踰壯矣而

鹿裘石室集卷八

九

所邁時和歲豐當其際民醇吏朴士大夫更多自好以概于今則鮑侯其猶難能哉是行也上從羣吏中望見侯齒茂偉儀觀計府以侯最績上何論子奇必召試理人之策晉而崇褒德之封卽留中正色立朝如漢之貴戚斂手以避二鮑則侯之承先烈也豈不猗歟稱盛哉或上仁聖終軫宣士民賜還治以竟其惠施而後徵入則某方帥其族子弟以草薰波淥之侯迓侯於澄江之滸矣

又

邑大夫鮑公之爲吾宣也江以南撫監之任凡十數靡不薦鮑公治最者巡按御史關中王公正人也則猶得公之大者云其疏之辭曰心清若水力定如山公之贖鍰賦羨無所入者有年矣頃者版稅至九千餘金悉上府細而至一簣一薺不及門然非所論于心也投錢飲馬縣釜生魚非也負不任而矜以自文潤非而曲有所援非也若將浼而逆距之已示卻而反閔之非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

也良人之不知非矣而良人知亦非也而公皆不然夫公所爲心清者內不生念外不涉境廓乎其無所卽泊乎其無所營以擬水則猶有倫焉此其于道蓋遠矣公爲政務生養而安全之多依于仁厚愷易而義激于衷間有所出之人之情有所抑必圖有所申而務守勝以吾撓或借資持構紡謀甚深以吾撼公惟以便吾政利吾民而已監察有定力之稱焉且擬之山則謂其戡然不傾巖然不震爾然公實非以自勵風

力也事至則應寧有所顧不盡耶余往數待公則獲聞公之論士重識也古之豪傑謀王柄國龕亂持危建大勲伐者曷嘗不原本識哉審幾觀變洞害利之故晰是非之端蓋裕如矣以故斷之不疑處之不憚計無遺策而動有成勦也余不佞因是而微有所窺焉心清則神謐神謐則靈覺起而真照融語有之須臾可鑒于止水清流不憚于惠風則識性固清心之所自出乎吾又未睹夫有定見而無定力者也彼其屢危疑之地值勦勦之秋雖有材而恟恟周章功名不立者豈少哉皆繇于心之淆而識之不足也公治理茂異茲凡再覲矣特置在周行之內位日起任日重所論議措畫關天下大計者天子之倚毗方切天下之責望甚殷當其時心逐境而易流識緣感而易昧有所以岐之則一者二三有所以引之則力分而志不定卽鼎祚所睹記鉅公名卿其初非不卓犖瑰瑋也而幸以勦譽終者殆難其人焉故吾願鮑公之益進

於學也公有慕乎鄉先達長卿淵雲之在蜀閬覽麗辭將勤誦而追倣之夫此貧賤不得意發憤之所爲若鼎祚輩是也鮑公方都廳躋華直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輔久道之化抑亦從事聖學乎歲時公修祀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者于正學書院每裴回祠下考久之有仰止之思以理義養其心以古今達其識定性以彊力繇本以該末是聖修之塗而王佐之列也漢以來皆隨世以就功名而建一時之勛業者尚耳矣

大中丞曹公晉右司空總理河道序

明興兩都並建南則帶江北則負河名山大海緯絡其間凡要害阨塞以中丞臺出填靡所不重而畿南十郡財賦居天下大半爲國家外府淮徐以北歲漕粟四百萬灌輸京師而河爲

之吮自嘉隆以來累徙累決而河之爲患大故
中丞臺率以大司空領之事權日益峻而簡任
益務得人此固其地重乎抑其時猶重矣趙郡
曹公初治吳四郡兵以最且久從觀察使超拜
大中丞撫我畿南公甫臨鎮而礦稅之役起璫
弁縱橫執張甚民間如鼎沸魚爛幾至于肆無
歸市野無青草有虎而冠者挺自歛耽耽視也
尚方織作又歲以溢恒煩而亟徵發其務繁劇
其力助勦何有渝于此時者公特疏抗言于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三

上謂宜歛諸郡屬左輔實孝陵啓祥之脉宜
培植不宜翦伐而時時出不意爲法其姦傳堙
其倖實織文之貢以三限之法請前後皆報聞
而彼從橫者旣氣懾于公之風稜復心折于公
之愷直以故公上不必犯逆鱗而下足拯累卵
在公則出之有本行之無事而已比總河中丞
乞代而睿慮迴翔歷數月曰吾得其人矣遂
進曹公右司空領御史大夫命乘遽以往蓋
上始重念畿南以公撫旣賴公保乂而豐沛之

交相繼告潰則所重在河直以河重公余惟當
漢武時以雄主之威力捐金錢沈璧馬以塞河
而瓠子之歌垂慨千載然此虞河爾至勝國後
而虞漕矣逮于今涉淮而虞漕迫泗而虞

陵矣頃議開洫以濟漕分黃以殺河故道漸復
決口宜堰若似有成績而秋水時至單隄爲涖
望之卒不見水端何耶無亦以河無常執而功
不易集耶顧其緒足尋也公往矣如其可因則
蕭規而曹隨也如其可更則太尉之代汾陽也

鹿裘石室集卷八

五

公何容心焉昔禹戴鉤鈐襄玉斗拜治水土爵
司空而猶勞身焦思河精授圖始獲石匱之書
以從事後世誠而頌之曰神禹尚論者以禹之
行水唯行其所無事而已則公莅畿南固以無
事行之矣宣歛五郡以礦稅故被公澤最深鉅
余郡史侯馳書燕邸而以隣封若梁侯章侯鄧
侯鄭侯之指來俾其效一言于時羣公卿士咸
以公爲撫勞苦功高而猶勤在外恐非所以酬
庸也是不然夫投大而遺難者聖主疇咨之

至公急病而讓夷者大臣遂志之顯義且竊闕公之大者矣撫畿南則天心可回理淮北則地維可紐地平天成玄圭用錫余及羣公將躬親睹之羣公夙承公德意而分布其境內鈞一時之良也某忝守史局職在纂述願操管其後而紀公之勛烈焉

徽州梁侯考績上最序

畿南六郡登在三輔新都宛陵則猶踞上游控要害三天子都有軒皇之仙蹟玄宮白嶽先朝

鹿裘石室集

卷八

五

之帝時在焉二郡居則比鄰行則方輟棚牧所及昏因相通親可知矣而新都多陽翟大賈淮海鹽筴之利爲縣官外府陶白倚卓之富幾敵國則眎宛陵倍其人巧而文隴糜絲器陶冶簞組之工利益天下則眎宛陵倍俗剛負氣睚眦之違輒起大獄而又善通財賄走權勢卽士亦多怙寵而借資則眎宛陵倍其唯田賦兵戎與卿大夫顯融之業節義勤儉之風略相等而已余不佞以癸卯冬出守宛陵則燕山梁公甫壯

而繇戶曹出爲新都者先一年所聲稱籍甚或稱公遵周道杜私交典謁有常期庭實有常品故三遊之徒不入境四知之餽不及門或稱公亭兩造折片言無情則辟得情則矜故肺石虛無人而析楊臥于壁或稱公討德禮而訓多士敷文析理抑競獎恬故士有待舉無干澤新都之形勝應斗杓朝六水公爲新漁梁之堰捷以石而拓大之令圯者培瑕者固以完風氣而閭里不知勞官帑無溢費則千百世之畫也此特

鹿裘石室集

卷八

五

其大校云余不佞數以會同獲侍公公清標照映朗如玉山大度汪洋曠如瀛海而且恂恂拊身若不勝蓋有道者也嘗與余論治曰政貴簡要爾簡可御繁以簡則定靜可君躁以靜則正簡已靜已以用則和和生於志之定施之正也余因知公所爲聲稱籍甚者殆有由本矣因退而奉以周旋以庶夫寡過然而宛陵何敢望新都迨今歲乙巳梁公績用考成諸監部累前後薦牘以最聞凡三載而攝兵使者三之一吏

奉其職民安于田郊關晏如歲事大穰吾曹務
兢兢一郡且墮官常之是虞乃梁公兼舉而時
出窾導族解恢乎游刃有餘地而若新發於硎
此何論余無似雖列郡亦何敢望新都哉夫同
官爲僚兄弟也維茲列郡並與宗盟新都宛陵
猶爲同出始者公油油焉昂之今則儼焉而臨
之戴匡六星也繫于北斗泰符六星也尊則上
台屬令固郎官之列宿也次舍相承不愆厥度
而畿南之治理粲然明備矣比年主爵者有所
升納不時得 上命而監部就近以便宜請梁
公望鉅資深且攷成矣倘得如請卽真焉則畿
南庶司百姓之有大造也吾曹將率受功令而
宣德意何敢以寅案之私誼進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七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令甲鄉校官繇甲乙科者率遷爲六館師亦非異數也然以今張先生遷南國子博士則余咨咨慨慕于君臣之際有盛世之風焉蓋張先生離母腹而孤母夫人稱未成人者幾三十年先

鹿裘石室集卷九

生始舉進士令南安踰歲甲辰

皇上大計吏南安令以最聞迺伏闕上疏曰臣國維亾狀荷上寬恩還治縣顧臣有母少寡荼苦畢志以有臣今日年且及耆慮衰損雅不欲勤于遠而道臣治數千里驚湍沓嶂不任戒心臣獨子與母命相倚實不任烏鳥之私儻蒙徙鄉校一官俾獲就養則臣至願幸詔下鈐部議報可于是張先生遂教授余寧國郡而奉母夫人來也是時京師一時翕然名張先生孝

矣余郡故瘠土之毛不足供甘饍張先生吳人也茶荈橘柚之屬時時載自吳具羞于母夫人當夫人耆志益暢益良食健步履余郡之縉紳士率躋堂致饒焉交相頌之曰貞壽而先生嘗卻門弟子脩脯不內曰吾有奉備母養而盍以養而親乎予是一郡翕然稱張先生孝非獨有之且錫爾類矣然而先生猶喜不勝懼也走境內羣望爲母夫人祈千百之年卽境外若白岳九華帝時佛宮必乘閒以往乞靈而益母之算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

又于于焉不肯爲孝名居二年張先生之薦剡日騰于朝有博士之遷然薦者稱脩明經術振作士類而已而主爵者跡前疏知先生之所爲大節在孝求便養也故博士不以北而以南先生之僚及其門弟子合而詣鼎小子屬有言贈先生計先生自鄉校逮博士雖崇庫內外姝要皆職教也古者鄉之教則三物成均之教則三樂抑孰不原本於孝陽道州爲國子司業語諸生學所以學忠與孝也簡孝秀德行升堂上

三年不歸侍則斥之而諸生之謁還養者二十輩固教誠有本爾博士綰六館佐司成以孝若張先生者達教本矣抑何職之不舉焉夫務舉其職而不遑顧其私者臣義也務使人必舉其職而兼卹其私者主仁也下不以靡鹽廢將母之懷上不以率土忘賢勞之歎其庶君臣之際兩遂乎而余于張先生遷也咨咨慨慕有盛世之風云余友海虞陳先生者張先生鄉人也又同舉于鄉今方爲六館師經明行脩富著述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與張先生相若也本朝名公卿大夫多發跡國子余見兩先生自此升矣諸君子執是以券會天子以孝治天下覃恩殊渥張先生南卽得拜封母夫人此異數也并藉爲賀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今天下師帥之官內則尊而成均兩司成以逮六館外則督學使者以廣厲于上郡邑博士以職詳于下凡使士經明行脩文質具而風俗美也然而論士自鄉始則邑猶要焉夫治緣教成

教緣地設綜之固未有不自身出者王先生吳之婁人也繇乙科署我宣城教諭事吳自言偃以來故文學之國王先生所爲文本之世業參之匠心卽奇氣旁溢精采注射而必務程于先民諸弟子咸志述而手模之以卒歸諸馴雅顧先生以宣本吳西略卽文學不甚相懸遠其大致則在士敦本而維風是時爲邑政者頗嚴重士有求不無見抑抑之久將不無激且見亢王先生職教而佛政沈毅有守吉月衆頌之外無

鹿裘石室集卷九

四

私覲無副封諸弟子始進之贊歲節之間遺一切簡謝至其情有所當申誼有所必遂往往爲正色誦言于長吏長吏亦輒懷服敬憚之與士漸脩相見禮而稍時其餽稟平其賦誦士因以退相戒無輕跡有司之庭傷王先生之義一時謂王先生調劑其間若甚難吾見特敕躬潔已而已居四載爲丙午夏先生用累薦拜國子助教之命且北矣夫國學之與鄉校崇庠廣狹異執也其人多燕趙齊魯晉衛關雒之士忼慨

負氣節直中重內無南人佻巧嫵麗之習而至
舉京兆升於司徒則南人率遠勝之彼其文固
不勝南也王先生出其燁然之藻淵然之蓄以
孚翼而賁飾之當必有應焉南北異尚故因俗
適宜若其沈毅之度端廉之操王先生始終恒
有之鱗蟲之長五色遞變而神龍無欲則難致
親下之植四運遞化而松栢貞勁則後凋其性
一也性一則天定不受變于地不就化于時以
是而槩王先生何獨良師帥誠慥慥有道君子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五

哉先生行有日貧至無以治橐裝諸弟子意欲
贖先生而口不忍言也諸鼎小子請以一言代
余方謝未能先生之寮括蒼葉先生來曰王先
生北宋先生踵而遷海豐東矣語有之莫三人
而迷曾子焉俛俛奚所之殆不後諸弟子之依
依也余忝世講於王先生葉先生嘗師顧學使
于吳久知瑯邪家世爲詳始與公起典午千有
餘歲入我明而名卿大夫之勛有踰王先生
之先世者乎古者周尹氏漢韋氏之屬皆世官

非世其官也蓋以德世也吾于是而竊闕大司
樂掌成均教胄子之深意焉或又惜王先生遷
太驟不獲載上公車廼重以六館進也殊不然
國初耆碩由此其選余所睹隆萬之際則有南
太宰海公從乙科起家署教事此亦直躬潔已
近代名端廉人也

君擢王侯膺薦序

余少脩郡乘知郡之屯政敝極也恒慨焉嘉靖
中張御史者銳理屯廼以升改今清之三則而
鹿裘石室集卷九

六

槩名案撥其於初任力領輸之意微矣蓋屯之
敝一敝于豪民之兼并而田額虧再敝于大猾
之侵牟而軍實耗又三十餘年今衛尉王侯君
擢以督屯特著聲填于郭君惟中所得讀侯所
條上郡臺八議抑何其洞利弊之原于名實損
益之際明辯以晰耶始也在敎之得其人則侯
有定僉收清詭寄諸議繼也在散之有其式則
侯有禁揭買慎給票諸議悉報可行之二年而
預逋完新課集士有宿飽庾有贏儲且出其羨

幾及四十金歸郡帑要以侯絜已奉公故能令
行奸止規指經度有機要以故事給而力紆一
時撫監爭下檄嘉勞之晉握篆掌宣州衛事仍
督屯直指王公按部薦于 朝有曰射策名高
三捷清屯弊洗百年衆羣以爲允昔趙營平留
屯金城漢庭之臣相詰難予者半至璽書切責
後將軍何緩期營平持之堅諍之力陳其便十
二遂用以下先零罕开而羌人終不敢侵漢司
徒以土地養民者也大司馬法其致民與大司

鹿裘石室集

卷九

七

徒共之因四時之暇抗以師田之律則屯之功
庸孰尚焉或以建武驚遠而扞邊乘障得驟顯
王侯閭外之制抑由此北鄉乎余不然五湖之
間有輕心久矣加以水暎之薦臻礦權之爲暴
閱世者于內地有隱憂而卻顧之不皇卽吾六
郡中分兵使者而治之若吳淞狼山江海要阨
竝舊置大帥摠其兵侯異日任也以侯才地所
向誠咸宜人臣第効節官下唯上所使爾侯之
先肇封名和者從胡越國定杭歙從李膺國威

元主至紅羅山則嘗于南北皆有功傳至東川
公豪雋爽伉顧學其子于先大夫儒而天特葵
庭公始孩嗣爵以疾解授君擢爲子侯則受廸
母郭恭人爲多恭人故惟中姑也婉嫺有才略
歸于王值王氏中微内外惟母所綜理訓其子
以圖振廓之而師友于費君子兩惟中間二君
工屬文侯遂以文起家郡學生兩舉武闡雅歌
緩帶有敦說之風茲且鬱有嘉問助伐日寢寢
益張儻肆號恭人爲武昌之定魏夫人之貞敬

鹿裘石室集

卷九

八

以顯父母令名于無窮在君擢矣惟中語余君
擢之以屯著被薦也繇府君馬公假之以便宜
而復爲之推上以贊成其功夫營平金城之烈
良繇魏弱翁爲主畫將相繇則士豫附不自古
記之哉諸與王侯知交者屬不佞敘次其事爲
侯贈以侯之祖嘗學于先大夫有世講也

贈葉司訓膺薦序

自班氏之傳循吏與儒林也若學與政判矣而
以徵漢事出則羣牧入則九卿率用經術取高

第故治猶有本近古云迨于今制頗顛尊經術然于古實無所師承要以媒進趨而資逢世其求也質以爲羔雁其獲也棄以爲筌蹄其不能盡獲董循次以進也往往不肯爲黃綬吏而坐擁青氍爲廣文先生伊吾咄嗟故如經生卽間有攝篆之檄不欲行蓋檄者乍使前而隨伺其後攝者姑掩襟而旋露其肘超格旣難通材亦鮮則學之於政非特不相爲用且交相蔽矣吾司訓葉一之先生獨不然葉先生恬蒼人也甫

先生辭不可寧俗器習訟而子衿氏好持論官府短長頃之廼無不誦說先生者大較謂決事敏御下嚴清不矯廉刑不勝教士民皆幾幾祝先生卽真而直指使者當報命薦先生于朝其稱曰瑩如楚玉利若吳鉤言德器與材諳兼具也繼之曰技擅雕蟲任堪馴雉言政與學之乎通也直指誠知言先生亦不云非遇矣雖然荆山之璧市以連城禮以九賓而薦諸明堂清廟重之也今望氣者聊一占白虹之光采而已

先庶夫稱今之水鏡矣而所爲觴詠游二三士大夫者屬予鼎祚敘次其大致旅謁爲葉先生贈焉

贈太平令許靈長先生膺薦序

善治者太上因之固矣然而兇璫闖冗者多托跡焉其始以安常襲故自文抵漸積以至于大壞極敝中乾外溢不可爲有亂而已儻非其人材博碩邃識超覽起而爲之所則或驟而廉失之劇有所侵疏而有偏不舉之處要亦卒偕底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

于亂又安能勝其任而稱善庠以余睹吾郡六邑獨太平之竄墮疊慝久矣先是諸長吏率常代去而曹史緣新故穴爲奸比及丙丁之際有以丞攝者肆姐冒利上下相蒙而下緣以輕其上曠不可使禁令中格謠詠易典當事者患之以言于主爵太平令必重擇其人丁未冬武林許公靈長遂從銓領太平誠重之也縣人知許公繇擇任已潛懾之且聞公自諸生以才負盛名公卿大夫間其人脩儀直幹眼如曙星卽豪

猾素恣睢望見公若已鉤摘其隱伏抹歛于其頸不暇咸竊恒誠惴恐思相與逡遁迺許公之蒞政也平心揖氣特申敕其下去泰去甚它明與之更始而攻苦茹淡官舍如精藍爰書籤牒手自注記左右不得闕縣所爲害治者莫如訟蓋太平在萬山中山入貲最饒俗故嗇奉養厚幾詰亟則走南北權要恃居間爲嶠公壹切謝絕于理曲雖彊有力必麗之法然亦盡法而止會禮官修謚典公舉縣直臣周太常轉聞上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察良褒節表佚闡幽俾有所廣厲不盡倚法也今傳公以讞焦氏獄有旋風之異駁杜子甲臯于閒夜殺人無左驗爭謂神明顧此實非公精意許公意恒出于愿慤忠篤務敦命胥誨以庶夫道洽俗美焉當公至之明年歲大侵縣陬田希少叩食他郡公倍斥奉勸分已責奮相嚮義單車歷村落計口鈞賦復不肯增戶數侈大其功以其所贏建常平用具儲峙猶旁邑所難計公臨縣甫期月而耳目一新習染丕變維風起

敝游頌行誼將非已可之會乎頃者御史臺若
督學楊公視江李公適報命並薦公于朝若
總漕監河之格外崇獎者更繼繼也不可爲非
獲上矣夫革當必已日之乎則非驟疊治有後
甲之誠則非疏變而必通者時因而無弊者道
許公以易魁北闈茲其用不達于政哉余少治
古文辭初識公吳越之交而公于學無所不該
尤工六書爲時楷式是時郡太守爲大梁金侯
雅知公虛矜而聽因復以盡展其材志抑時時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三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世宗朝晉陵有中丞荆川唐公憲大夫方山薛
公一時制義爲世模楷今所號四大家者晉陵
兩焉薛公督浙學持濃精品藻有人倫之鑒唐
公起家國史猶博瞻工名理知兵善伎擊及風
角勾股多所旁通此其人雖已往要以其遺書
足鏡而術也余邑博翼吾董先生少承鄉先正
之學肱篋誦法且于其賢胤皆有聽昕夕焉游
息而上下其論議受餽鄉校間名久翔至都試
輒中格遂以優敘薦于廷來爲宣城司訓也三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四

推轂之此許公所由以克濟有成者也余友杜
生孟明焦生仲弢譚生儀若暨孫生明六輩皆
所爲士之雋而公優遇者述其邑掾紳先生旨
命余鼎祚一言爲公贈固以余遑辱公交生賴
不能爲人調公其先本關西亢爽有亮概亦不
受諂也夫諸掾紳先生不以許公無私徇而間
公議較余邑厚矣厚矣余邑二三子與有霑溉
者併得書

有年誼時嘗過從譚泳廼先生于古昔成敗失
得之林當世利便鴻鉅之務內甚哲則何獨擅
經術之長而已先生每語諸弟子經術正所以
經世夫寧以和筆濡墨徒學而無用者哉于是
知董先生之外若樸茂而篤固顧所以善藏其
用也比學使者楊公察吏儒之良具牘報命
以先生材優從政薦實洞見先生之內而有所
以用之矣然余竊有進于諸君卽就唐薛論中
丞負大名寓內淮揚之召人不無求多蓋是時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五

倭事孔棘公亦欲有所徵見長以少紓國家
東南之患至其生平嚴一介糲食褐衣殆志士
也袁文榮煒爲薛公門人及拜相有爲薛公賀
者公不應人曰孟子喜樂正子爲政非與公徐
應之曰果樂正子也則可喜厥後文榮卒無所
表暨士貴志有立先生之期我友者意良厚豈
直以名爵通顯爲余因費子子兩汪子大宗蔡
子永叔諸君子之請爲先生贈而余姪好綴其
末令次先後語以復兼致勗焉儻一有當于先

生者乎先生行且長百里師牧一方掄材鄧林
所造益廣其大旨固具是矣

贈郡太守金公入覲兼過箕城爲壽序

自聖學不傳而後代各以其意識見解爲學漢
經學之傳咸有師授建議莅政一稟于經故吏
治稱良莫盛漢然皆因時就事其于道雖一隅
時合而天人之微性命之奧槩未之達也文翁
以教化稱要惟興起學宮使弟子授七經小吏
學律令蜀郡得比于齊魯中和樂職布在益部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六

亦稽古禮文之事而已宋際濂洛理學脩明廼
其人多沈下察扼時禁不獲盡展其所學而于
用顧亦鮮効焉我明王文成公起東越超然
獨悟本其真知施諸實踐投轄大而克舉處危
疑而不害論者猶以其根柢象山原出蔥嶺吾
郡侯大梁金公獨推尊文成而心儀之嘗以爲
社稷之衛道盟之宗蓋金公志聖學久矣繇晉
令徵拜南曹郎南都諸君子爲祀耿恭簡羅軒
江二先生有同志之會公日與弱侯焦先生相

合併交切劘于是浮疏者推其密膠固者服其
徹湊泊者皈其脗斷滅者孫其通咸以爲公之
學獨得其傳凡數年守余郡又二先生過化地
也盱江前爲守最著有特祠久弗不治公下車
卽修謁爲除道闢局以風厲郡人士盱江在郡
純任德而于讞詳禁令簿書期會之間時有所
縱舍于世瀆時取簡易不甚裁公勤力自効官
下材開敏而博大六邑之弊害便利靡所不洞
晰而與心觀理酌情與世靡所不平亭首爲新

鹿巖石室集

卷九

七

郡學學有會鄉遂有約皆精實行之而振士之
淹使旅進不以貴妨所規撫務先訓定之廼御
吏嚴幕佐以下無預事爰書藏計宿蠹一清然
公寔不欲用彊譽名意髦髦在民隱也戊申之
潦凶而不饑卽屏博徒平市賈賔禮董具算器
無加壁襲帛細若省梨戶之征畫漁戶之地冬
則身自行賦窶人口錢夏秋命醫分施藥事制
曲防唯冀以寬其力而瞻其私以故四封之內
式化阜生刑幾措不用余鼎祚竊謂此我公之

實用然亦公之應跡爾若飛者戾天虛空無跡
照者臨物色象自取頃亦讀公之明手斧鋤矣
夫以手明手之非手也不猶以指喻指之非指
耶悟則臭腐爲神奇迷則醍醐爲糟粕圓融周
徧貫萬函三誠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解解者矣
吾師乎吾師乎世但以跡而名公卽入 覲而
以牧郡良膺異數之典光寵公固于公之潛脩
默證悠然無所挹而加汪然有所注而不盈也
神虛形實體冥用顯聖賢經綸之學蓋如此鼎

鹿巖石室集

卷九

十

祚無似辱公折節而進之以頗多學誦時時有
喪志溺心之諷而根鈍習氣深不能發上蔡之
一汗遂負公且負二先生二先生鼎祚昔從游
者也茲于公辭不敢溢美而於公之學或抑旁
闕一二焉公素廉儉是往也持一襖以北太公
及太夫人書來曰以時之若多收數斛麥足爲
若行資矣二尊人年踰七秩公過家稱觴上壽
官中一物無所將二程之于太中珣尹和靖于
善養之母竝以其子理學顯非公之鄉先達乎

文成西征之役海日翁書往復以忠義相勸勉父子之一心乃爾公心儀文成而庭中之遇亦略類因併志之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覲序

余不佞典守文史與在交戟之內竊窺今天下大勢內雖稱治狀亦斷斷矣官府睽隔庭議沸而國是淆卽端揆之地喉舌之所弘化何繇乎外而藩臬郡邑雖位局一方事猶顓制若郡固有臨之上者所與除裁請爲易達下儼然提衡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九

諸屬威福千里二三寮案左倚右挈尚得以展布其材志彼重內輕外仕之恒情顧今類若欲釋近而就遠執使然耳頃年主爵者不能得之內而于郡慎擇守良輒報聞余郡廼得守媯都太阿金公焉先是公令太原會中貴人之權三晉者其執甚張莫敢誰何令廼獨力與亢以衛民幾蹈不測賴上神聖竟得完公念其身

上所賜也益感奮勤毖于政當上計用廉令旌已拜南戶曹主樞維陽羨金千有奇封還官則

又用清郎名其亮烈性有之而鴻博高朗材靡所不遂吾郡預稟稟將無武健雄斷意求勝之乎金公之言曰牧之于民猶農之于禾長其兄而去其弟耳然公徐督其情形知郡固可長者治也大指在拊循務以道相董正里市歲時尚俳優飾歌臺酒食徵逐子女優雜宣之俗澆而善謠小猜輒騰飛語文致短長公一切屏絕勿復通約士于學宮申之六行而僇其亂羣賓禮其好修者皆不以文建鄉社讀灋宣諭使其子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十

弟若訓于父老余以戊申春過里門蓋目睹其風猷其敦厲教化之意居多乎是年大潦民羸繼卒而以蠲卹請卒安之若覆孟者誰之功邪溫陵陳公捧賀北語余公括藏七千金告糴隣省轉輸繼相屬穀賈遂平不給則斥俸勸分口賦以等差次鉤校悉有法今夏雨小淫公虞損麥也日于署齋向天叩頭千亦唯其寮旁聞之陳公者郡丞也時倅爲趙梁公司李滇楊公公與人洞見庑裏而處僚友間猶坦易平直魚魚

雅雅若墳麓之和甘酸之調焉卽鄉士大夫無敢持私進而好來焚枯酌醴驩晏終日于是退而私詫曰昔爲強項令履虎尾而逆龍鱗者非金公其人乎今胡然其春風拂時雨潤也或謂公初以太阿自命霆擊電決五步不留行旣而若承景含光歿精挫銳益足爲世寶此雖近似猶須言公也蓋公久篤志聖學而又該洽外典眞常妙明之體緣寂待感而微彰柔剛之用當機互應聞公自政術外間以學與三公參證莫鹿裘石室集卷九 壬

逆于心明歲元會公上最計府必膺旌典如令時卽舉國初事峻陟卿輔是爲內而非外矣夫羣議之所繇囂而國是猝未定也起于意見之各異激于曹黨之相傾廟堂猶之乎郡國也以公之協恭和衷讓能推美者風示之抑庶幾其庶動乎然余郡固願久之竟其惠公畱內遠則社稷之衛近足救一時斷斷也余卽忝同籍在宇下不敢請公誠欲計安天下抑豈遽忘吾郡亦三公之眷然于懷者焉

諸邑贈郡侯金公入覲序

今上神獻端居法官而威靈燁赫恩澤滂霈戴斗之域若在綈几固以所與我共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比戊申夏江以南連數十郡水歲大侵余郡寧國旆旁郡獨棘至詔所在假予貧民金錢十數萬余郡董及千而卒道無流亾市無踴賈萑苻絕警關櫟晏如視旁大郡獨贍完則郡侯箕城金公之請蠲申資已責務分是又安我而屬邑令君胥干以有成也是時公繇南曹出守郡一年所矣當公之初蒞也雅意揚扞時有所張措闔郡爲振而偉儀壁立望之儼若神明在羣屬亦罔不祇服夫履高者難爲下材鉅者多自賢淵魚之譽烹鮮之喻殆尠俛得焉而公初不爲亢引逆距虛冲洞達自寮屬以迨耆庶咸溫然接之各獲以傾寫其赤悽彈其所欲言寸長必采弗以下體遺聞善必行無爲空譚設卽與諸令君相面命或下尺一牘諄切隄則猶家人父子之告語也要無一念不在邨民

鹿裘石室集卷九 壬三

隱而剔吏弊吏治則民安自昔記之它非有大
戾也雖參幕之微又必覆露之蓋公精心爲理
故皆肩背慊息不敢罔上以行私公仁心爲質
故皆志慮摩厲不忍負上以底違然余竊有闕
于公矣泉穀出內獄訟比詳諸令長優任之將
欲使邑弦歌而里親睦則所務重教化吉月朝
學宮脩士業歲時延見父老讀律宣諭以約束
其鄉固 國初功令也傳有之上專用德則以
本教而持國固此其績揚百世之庶風豈與振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一旦潤一隅者論廣陬遠邇哉公之鄉先達呂
中丞明職書于治體甚辨晰公梓布境內而中
丞之呻吟語公序而約之以澄神養氣則其大
本大原也伊洛在彼淵源有自漢所稱二千石
進而九卿雖以經術典去學道之旨邈矣潁川
渤海曷足擬公往公起家晉中兩爲令當覲以
廉能見旌茲復由守覲 天子上計最首膺異
典超次畱中吾士民何怙恃之以儻微天幸
上重軫東南歲侵之後姑賴守勞養以逮今時

若也賜璽書錫金如漢還治吾郡用竟其惠利
之施則諸令君且得久事公抑余不佞之所幾
幾願者也而不佞猶圖卽報滿將援朱吳郡陳
湖州故事帥我士民以增秩久任乞諸 朝會
因諸令君之屬言効駕而志吾臆如此余不佞
忝籍公舉南宮辱在宇下饗德深傳循吏昉自
馬班亦史氏之職爾行且執筆紀諸令君矣

贈楊司理任大原郡丞序

仕也類重內而輕外長孺願久于禁闥子高約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結于劇郡卽漢治近古賢者已然今且北畸重
南矣余不佞兩令晉陽入郎南司農以出守宛
陵晏如也是時宛郡丞閩陳公司理南詔楊公
先余至倅梁公最後自趙至相得驩焉越三歲
楊公以 徵行蓋楊公之爲理也藉藉聲著甚
而程書之上計府者大約兩端曰廉曰仁夫用
人之仁不問其廉而廉者又多刻害防于仁則
儻旣之爲難顧公皆有所受之公之廉受自性
澹泊食不貳味衣不純采而交際猶簡在官鮮

旅幣之將算噐之餉至其仁受之先贈文林公嘗爲憲都曹見刑人于市也而傷之遂解去命司理治尚書有味乎咎繇好生之旨也公以刑名官念非其先志故曰唯明允是競競卽余所記臆釋不辜之辟汪應官輩三十餘人矣方徵命初下郡士民及旁邑大府靡不抃躍以爲司理無負官執秩無負理邦之司直諒在斯人公謝曰吾聞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在儻獲奉一職足矣余灑然異其言未幾而太原郡丞之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五

除目下郡及旁邑大府之初抃躍者又靡不轉而爲歎噫憤咤走叩部使者申不平之鳴余語寮二公吾知楊公固必安于丞蓋竊有所闕于公公起家爲理凡七年所什七扈巡什三署篆非詩人所爲詠跋涉而歎賢勞者乎公處官若家視身若遺淹速壹不入其心何志念之深焉夫內外猶之淹速耳彼仕外輕而內重要起於務求進而速化者也如欲速雖四日而周三臺猶爲淹能處一卽九域而奉一職猶爲重楊公

前所謝士民之言若有先幾抑有定力矣太原故余宦遊地連數十城而爲郡以屏翼京師驛者傳言偏關關丞公適當其任蓋偏頭連十八堡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其地猶重而丞主兵轉饟虜之款市咸屬焉其職視他丞爲雄楊公具智略因時應變周還不窮余嘗許之爲邊才今邊事漸隳兵威久頓遼左已岌岌殆矣而恭順之閔氏且老憊識者焉可不爲長慮哉公勉矣異日而授鉞建牙若年恭定馬端肅之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六

又

郡司理楊公之應 召行也余邑鮑侯旣偕六屬徵言徐少司空矣宣首邑鮑侯承事之日視旁邑最久觀法爲最近其欣欣色喜於公之徵而依依不能遽釋公也爲情最真寓書某中命曰始不穀令安義楊公之政理流聞江介大約

謂其節甘而志苦材高而禮卑及徙宣城獲奉
公左右則習公廉儉自性贊幣不及境殮壁不
及門疏衣糲食無所芬華夫廉者多刻而公獨
寬然長者嘗誦歐陽氏以大儒爲畱推至論刑
惡其意非惡其人故公卽奉三尺惟謹怙終則
辟更新則舍不欲爲深督窮治以勝之四境內
外歸之如流水而恃之若司命才高者多高自
厝而細物獨予雄而難與羣理以灑爲官然而
田賦兵戎膠序陵藪之事皆其所決筴其任重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十七

撫監臬使暨郡長吏皆其所寄權其體尊夫以
公之才風馳電舉靡所不飭五歲中嘗署郡篆
兩署宣涇署春穀異時異地靡所不宜迺雅不
自有其才溫共簡易上無所挾下無所陵卽令
之無似公不難拊身而悚然意下之由然耳提
而命之以革免于大戾則彼賢于今者益可知
故又咸服公之度勝也某先生非今之龍門蘭
臺乎敢以 宮直之暇冀微惠一言某唯唯因
間閱司空之爲言則以能任特稱公夫昔之能

任者莫踰伊尹合千古而尊之曰聖之任當其
畊莘之際致嚴于取與暫微于一介要以一介
之辨昏而後一德之咸有是惟廉故能任爾至
其廉而不剜猶所難能尹不云乎惟商以寬兆
民永懷接下思恭與人不求備則簪身恕物之
義也公與鮑侯並以書起家書之言刑莫善臯
陶其謨曰寬而栗愿而恭直而溫簡而廉楊公
其有之惟知人故能安民則公之拊身而下鮑
侯且推之居前挽之恐後不可謂知人耶頃者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十八

訟言盈庭虛華渺實其蔽也亢之使高訐以爲
直分曹銳進植黨背公開 上以無稽弗詢之
疑而成下釜鬲煬竈之執誠有如司空所慮謂
百能言不如一能任者此其端咸肇于鋌走險
而違讓德也有虞氏二十二人稽首交讓女咨
女諧率以亮天工熙帝載夫郡亦猶之國也以
楊公之明允懋著而引重承我鮑侯之精瑩更
治而歸德所尊耦俱無猜和衷共濟蓋師師有
虞廷之風焉公茲繇郡而趨 國矣是以克讓

爲杓而不伐爲功也夫遇闕于塗一人拱手則
攘臂者斂一夫緘口則諄語者息主爵者之首
徵公其意不淵且遠哉公今行矣行當爲我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不言則已寔必有物不爲
則已爲則協中越歲而舉鮑侯于朝臺省旅
進魚魚雅雅某備位官采竊親睹其盛且爲
國家之大同慶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郡太守金公擢徽寧兵備憲使序

徽寧之設治兵憲使也自弘正間始季年兩浙中倭島事急故鎮桃川以東控吳越今上初有于湖之警江事急故移鎮秋浦以西控皖濶金陵中屹爲三輔隄區而我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一

高皇之寢廟官常儼然在焉重可知已于時媯都金公守余郡以最聞余從貴竹來偕入覲嘗就公而論政下繇州邑上逮監司余因謂監司之雄鉅疆理之廣姚未有如我宣歙而其繁劇要害亦無如宣歙難大江千里派彭蠡而引荆巫重湖枉渚牙爲出沒項在丁戊一夫作難至勤王師粵昔山越之區其地采阻其俗剽悍大校陸則獸挺川則鯨奔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一難也省臬所轄郡三而止茲獨倍之六郡

鹿裘石室集卷十

二

一州仰于我乎質成而俛於我乎承式課吏治飭武功察嶮隘咨原隰平賦決刑皆其有事且時時副諸臺巡行部內郵傳如水薄牒如山雖敏者讓未皇精者患不暫此二難也持中丞節而繡斧稱直指以出者數踰十政出多門見各岐畛安得而分身徧應壹意孤行此三難也畿南仕國也土風習借資爭造請順命則骹三尺衡命則生衆口此四難之猶難者也夫必德威惟畏亮概不阿秉羔羊之節展霹靂之手庶克有濟焉意者我公其人乎公瞿然謝曰守父母老以公之庇獲徙近北望親舍其下幸甚旣余還里徽寧備兵闕則兩臺業薦公得請矣噫嘻人情豈甚相遠哉而六郡之文武吏若士民喜可知也寧直宛陵郡丞陳侯倅梁侯暨六邑令長宣鮑侯寧趙侯旌蔣侯遺書不佞光祿嘗往言四難于金公抑有所爲易者乎公虛已而渴善屬吏願奉光祿言以轉聞余躍焉報之曰夫事爲于其易則難者至爲于其難則易者至然

非所以擬金公也公高明偉人也兩爲疆項令有廉幹聲甫蒞郡適歲之不若磬磬者之以澤量也廼爲之請蠲請賑屏文法簡科條然而公小露其穎則千里坐照若在堂皇百函立剖無濡期會斥一二墨者而承尉胥史齒戛股栗負霜雪于庭鄉猾市魁雖僻而竊咸驚若雷電之見臨而我公今總師旅據上游誰敢生心挺而走險親跡其不逞蓋公爲郡年始強氣完神王性耐繁勤勞不自便未嘗告飭至退食委蛇猶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

有餘畧也何難于六郡至誠所通獲上有道公上謁一而見灑然異再而怡然說以解三而聳然敬且慕卽素號驚疎者亦心折公舉爲江南北十四郡之冠自鄭襄陽蕭漢陽以還所未有也唯賢知賢何難于諸臺余聞郡中士大夫當公在事頗自束修無敢以私進蓋外憚于公之清議而內慙于公之清操不戒以孚不威以肅風之被也四略固已久傾之夫詩有之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寔羣大夫及不佞某輩所爲拜公

惠者也二三君子其益昕夕承式公相與以有成冀公必加惠無已夫上行而下効立政之經也上安而下飭一德之符也此殆余所爲易者耶猗與行覩其盛矣

送金兵尊上池陽任序

當我金公之繇郡入 覲也旣駕而馳一日郡士民倏羣然驚走驩呼曰執秩懸宣歙觀察需我公矣衆以質鼎祚固未卽信然人情可卜焉今春公薦有豫章晉陽之推郡士民復羣然轉鹿裘石室集卷十

四

相告曰公遽以晉楚故不爲我有耶然猶援副封以自寬而疏留中之是冀越兩月東浙之臬以主名上而與公最績之期會也于是郡士民始信而項項焉不自得轉相詫曰夫浙誠首藩杭嚴孰與我三輔重聚族而謀以泣挽當路則兩臺適已請于 朝奉俞命矣衆于是愕者解憤者平項項者躍躍其腹果其願盈復以質鼎祚鼎小子稽首祝天曰彼其蒼蒼者正色耶視聽自民桴鼓必應所貺我六郡一州者單厚矣

非宛陵獨得私也曷敢忘北鄉稽首而致祝
天子神聖恭默明見萬里上爲

烈祖培豐芑之業下爲畿甸永利安之圖君猶
天也曷敢忘要以公治狀大較有方少保之端
嚴潔已而公寬身長厚有羅旴江之學道愛人
而公吏事精勤有鄭司農之清簡不煩而挺身
任事有蕭漢陽之執持不詘而材術經通之四
公者百年來吾郡之良牧亦方寓之碩人乎公
爲之撮其勝而舉其遺恢乎其有餘而綴輯其

鹿裘石室集

卷十

五

所不足公猶嗟焉孫讓以未皇通求所謂太上
之忘我何有者志度遠矣然四公前後擢旁省
以去未有卽借以臨蒞我六郡若公者衆且質
鼎祚公在郡政主恩而道用柔吾聞治因之治
兵可因乎余對曰未可也夫所名因者因天因
地因民所利而已天地不以生成廢摯肅王者
不以利養弛刑章隕霜不殺書以爲灾如或承
敝襲舛是曰因循今兵頓于衛伍吏蠹于欺墨
士習于佻而細民之困兼并也非一日矣重以

鹿裘石室集

卷十

六

寄託之鬼道案牒之神叢伏莽之戎鋌嶮之費
若先朝嘗圍皖略江黃脫巾南都而括寇三簿
新都者交午牙孽乎其間至不可究詰逆距則
何得晏然無事乎余小子願公以明作成惇大
以彊毅劑溫柔時出而儼行隨施而曲當實我
公之優爲者爾衆更以質鼎祚子言者公將朝
至夕發一掃而更之乎余對曰未可也蠱而事
革殆必已日異而務入尚戒先庚勢重則不可
亟反吾願公持重而善完察于烹鮮去其害馬
有以爲而無以爲也雖然有本焉公篤志聖學
以無欲爲宗無欲則明通則公溥循緩急之宜
酌微彰之用而包荒馮河得尚于中行以此宰
天下可也奚有六郡余退而私籍其語公行填
池陽會族之諸父昆弟來謁送因出所私籍示
之長者曰昔燕人與越人偕濟燕人爲授維楫
衣袂占風嚮方計甚備旣而知爲越人也赧焉
夫越人善操舟豈燕是賴然其意則款款自効
矣盍以此薦于公鼎祚敬諾拜祖敬亭宛句之

間崑然屹百里而淵然照百尺者公之風德也邪

書南陔白華二詩贈金兵公歸養序

詩小序傳自子夏新安廼一切屏之溺其旨矣其序南陔言孝子相戒以養也序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繼之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耻缺夫孝友廉耻人道之大經可廢哉然其辭軼久至晉東廣微從而補之或謂廉何與于孝今之仕者率相載以歸鳴鐘而食重茵而處鹿裘石室集卷十

七

其父母欣然就之姻族里間交相贊爲孝友子以此在庸瑣人誠有之鄭子張之戒其子貴而能貧田毋却稷子之金也遂而無患賢者曙識類如此且人之情有緩急呼父母我德耶怨耶亦必及其父母德則祝怨則詈恒情固然而仕者猶甚以爲德爲怨者衆也夫吾與親一體而分吾以其身游汗漬之中而欲其親濯清冷之境吾樹怨而欲彼以親爲德能乎故曰人臣孝則必事君忠當官廉或又謂廉者多刻刻則寡

恩人亦必歸怨焉予以此非真能爲廉者直干譽而已廉者於已有所辨而於人無所傷故曰溫而栗廉而不劌君子之全德也吾聞援神契稱卿大夫孝曰譽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譽非君子所辭也廼知潔白所以成孝養故南陔而受之白華義攸當矣嘗以是徵之憲大夫金公而益信公繇吾郡守秉憲畿南以迨今請養凡四閱歲鼎祚先後凡七爲文以贈公所爲威惠之績頗著論總而約之曰潔鹿裘石室集卷十

八

已奉公寬身厚下若公念親老決去志則初與鼎祚有成言公歸矣侍鳩杖而獻兕觥計必有音樂以侑之是二詩者孝與廉相成而公具體之以無負清白之訓所稱粲粲門子者義相符鼎因以授副墨之子爲申其端公帥諸昆子姓鼓掌抗足舞班歌笙爲太公太夫人壽也當有采于斯

贈憲使太阿金公請養序

今上以天下養方以孝道理天下周澤錫類下

迨臣子大梁金公初爲南戶曹郎聲甚著封太公如其官階奉政母太宜人已出守宛郡也念欲迎養則宿安家食雅意不肯恩官所請留侍則太公太宜人堅不可曰有諸弟在公因置其室以單車往頃奉命一來郡卽遣歸冀以代已也甫滿就郡拜副江西按察使治兵徽寧鎮秋浦復以單車往今年秋有事于漕至自淮遂以侍養告不待報發矣于是郡人士聞而譁呼競逐擁衛塞廵咸謀奔愬上以身當車轍蓋公所

鹿裘石室集卷十

九

爲惠于宛淪肌浹髓家祝戶社則固在諸郡之先及秉憲約躬裕物而將吏之畏臬嚴于臺民庶之親公孔邇于怙恃五兵不試八行允章若所爲維風振紀遏暴持危則宛猶在諸郡之上守某與屬邑令亟渡江爲萬姓請命董及公辭未畢而公趣御者驅之行余曹皇皇焉悵然若失抑何以解于士民且姑慰之曰守不克爲若留公敢謝負幸而公之遺訓成績爲後事師者在也規而隨之遵而勿失庶幾畫一之類乎顧

此藉以自解耳名盛則難繼力小則難勝直膺乎其後焉惟時有質于守者曰傳言大孝不置服勞備物其細也夫士旣違親而事主爲國家屈智力則爲父母詒令名始也求忠于孝繼也移孝作忠公負王霸略且駸駸嚮用矣誠篤孝曷不圖其大者乎有復于守者曰金公令太原與大璫爭稅事收掠其徒黨以抗 旨聞幾蹈不測賴

皇上仁聖中寢則恩至渥矣就部守而擢部使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

者以儼然臨之亦異數也君父一也公庭內拜再命榮矣捐一日之養任一日之職不足以明報乎是行也于子道誠得謂臣義何有更端于守者曰聖賢不能悖時而就功亦不能躡時而速化公期月可矣盍少緩以需有成乎往臬使未有終三年淹者公大度雖淹速無所問行道揚名殆論孝者之所必稱乎時哉亦不可失也守唯唯是三言者非無當要非以闕公之微爾公所爲在無能解於其心而務遂其志今之游

宦者望白雲而詠白華豈不思相戒以養有所欲以攷之則寧詘志以從欲此患得患失者之爲也公茲之拂衣而歸猶昔之單車以往實自我最初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焉知失時試觀世孰能不波公一行使世有難進易退之士仰而贊 天子之孝理足以風不可謂非報也豈必盡陳力而効官哉守聞公二親年始老公年踰彊會四封晏如故公得全其私儻一有急則世必急公近若嚴文靖李文達

鹿裘石室集

卷十

十一

執國秉蹇中丞開府薊遼皆具父母驩異日公入而機要出而鎮撫入而奉親出而奉國就養無方博施不匱謂之大孝非邪至是而益闢公之全矣宣城鮑令繆謂守知言以質于關司理及諸令籍之走一介而內諸公媯都之里第兼起居太公太夫人守與理生汝毫間並公鄉人也

郡丞清波陳公擢南戶曹序

謹哉漢文內張季之說也當問上林尉禽簿不

能對嗇夫從旁對甚悉豈誠非才然以終不勝絳侯長者竟止不拜也其旨甚微蓋天下事多成于湛深厚重之君子而壞于口給氣銳之小夫口給則鮮情實氣銳而無德以將之憊矣余不佞庚戌冬來守宛陵則晉安清波陳公先爲丞未幾司理關公自亳至陳公五年中三攝郡兩攝宣一攝仙源攝饒攝刑隨施輒效環應無方廼公則去虛憍而杜德機出無事之心處不競之地余嘗及司理公擬而目之曰陳公若萬斛之舟無所概于釜豆千頃之陂無所庸其滄澄六邑令君相耦語公溫共有讓處議當法似黃次公重厚不泄安任大事似周絳侯近則循良之選遠則社稷之器乎余顧竊有闕于公雅意修古好學誦郡治在陵陽一峰帶以澄江屏以遠岫公政暇手一編日伊吾如經生而經生有以文進者爲之評騭以私進者距勿聽余初莅公極慨時所獨亟者士風敎衰俗詭以羣囂爲仗義以干祝爲治生頃余檄學官弟子冀有

鹿裘石室集

卷十

十二

以維之蓋公啍啍焉粥粥焉外敦而內辨外寬而內栗往訓臨汀一生服而婚列其畢于郡雖迂郡弗顧令高明振荒察吏多惠政坐不習飢餓鄉顯者遂得調高明人至今訟言之是秋擢拜南戶曹郎行有日司理而下咸嘆焉以公通籍二十年勞苦丞郡者五年宜得守大府卽曹郎不薄曷不北而依日月之光而南禮若兵而戶曹耶余則謂此時宜也不佞故郎工曹預財賦之末議矣其入之塗一而出之竇九罔儲水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三

衡率並告匱言者累求多於大農至無以塞過及余來南聞南猶之乎北也士伍半虛威頓而驕漸不可長比且簿責主藏已夫輕重無恒唯所緩急急南則南重急度支則度支重今茲陳公之擢也殆重釋而使之抑豈常調哉丁亥祖公于敬亭之陽諸令君從因請余次其言登諸帛以代縞帶焉南司徒襄陽鄭公前爲宛郡守歷二紀聲方載人士幸爲我諸公所以治宛者何狀而善郵示我庶獲仰止亦陳公贈處之義

云

贈郡司理關侯擢南憲臺序

國家設內外臺以糾察百職綱紀四方並尊之曰憲司理刑官也往往從御史行部凡官師兵率徵通校執靡所不寄命故亦尊之郡憲云然其初皆少年新進之士材銳志滿亟欲一旦翹所長以獨踰快爲名高而或器與用不相習地與時不相適者寔有之吾郡理睢陽關公之來也前通籍且十年所徇翔州縣歷諸難其于世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四

故物情佞練久而陶冶熟風格整嚴儀觀甚偉望之者意消氣懾固知其正人君子也而公簡重自持脊樞機屏造請雖竟日不得其警欬之音嚙噓之狀至起而決大疑畫鉅筭片言立斷猶之鏗然之刃解暑然之冰渙也間案旁大府精心爲讞引經飾治唯取衷于法廼當路咸所倚信焉先後薦于朝而號名司理者卒無踰公辛壬之際郡適多故公佐寮長壹切務拊循而鎮定之不激不隨衆賴以輯則二三大夫清

靜之効庠未幾而擢南臺憲史之詔報聞矣馬公偕貳李公倅陸公屬某有以申贈處之誼某繆守史局獲以攷見典制

高皇帝奠鼎南服特重臺綱首以元勳之劉誠意爲御史中丞至洪武十七年位署始正若所爲出入文牒叙次監巡則公今日之職夫以公望實誠爲少淹顧今臺務之重有倍于洪武時者

聖祖親蒞庶政故時尚綜核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五

今上恭已端居故時從寬平其敝也綱弛紀頽朋黨叢興國是罔定羣囂樊亂讒說殄行此其由皆始于憲生事而任輕狡生事則生言輕狡則乘勝而鬪捷慮世者將圖以維其末而急振揅之有味乎傳之所云簡重焉御繁莫如簡簡則要約可循擇福莫如重重則浮競可息關公夙以簡重名者也余竊闕公有大度歷試以後孤行自若國僑言之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以擬公其幾耶頃年南北總憲累牘以

請輒留中副院丁公遷少司空北矣南臺之重復有逾于北而倍于昔者公卽驅而南與諸侍上下其論議衡量于繁簡輕重之間而持之以靜嘿邇者庶其有身乎某方退耕于野在野言野今之秋螟螽爲苗蛟屨壑於陸穀賈踊而杼軸空民亦勞止儻軫念閭閻之疾苦轉聞于上否公無忘吾宣則又公今日之事也馬公雅志卹民抑二三大夫之良願哉良願哉

郡侯馬公入覲序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六

郡太守汝南馬公繇尚書冬官郎出守太原也治理流聞卽南國且傾承之及前守金公拜憲使飭我六郡兵吏部遂以公莅吾郡焉是年壬子秋合太原之績攷三載上最矣長至之月覆奉所職用祇覲

皇上太原內轄數十雄繁之州邑以屏枕神京而外被邊其俗魁健好武民多凋劫不聊生然頗樸質簡直會其時虜解辮回面守封約惟謹無薄伐之勞故其爲郡也劇且廣其爲治也

猶易宛陵控陪都之上游

高皇帝軍興首徵發地重可知而風長厚式禮化然其地不得晉之什三條屬厘及晉什五則其爲郡也稍約歲至庚辛間士囂而民囂皆捐其弦誦棄其田作而習爲浮詭羯羗緣告訐爲奸利輻輳陵藉幾揭竿而亂時適有變故其爲治也獨難當公之爲晉陽也不以時謚焉無事而易心處之壹切拊循其凋敝者羈縻之虜或生野心春收保嚴關院恒儼若有事之臨迨爲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七

吾郡也不以時芬如其事奮有所峻削急繩一切務鎮定柔服巖然以無事處之間者播文誥于學宮俾多士若吾訓母寄請母黨比而兩造之聽無成心無觭重以協吾衷殆于法無所特加而于意無所偏嚮甚哉上意之不可有所偏也小有所偏將使薦紳士畏細人良弱者畏彊禦極則寡畏衆上畏下始之以無章卒之以無政是兩弊之道也吾以是知公之能審幾而持衡從宜而達變要非無事也行所無事則事而

無事矣又以是而益有所隱于公公不嘗爲郎職水庠彼其遷變靡常涵蕩而不見其涖易運難靖者孰如水然而至平者水也激之則怒涌防之則潰越語曰五湖之間民有輕心性之耳論者廼以地平天成之茂勛歸之於行所無事蓋馬公取質于至平之水而尚法于無事之智何直以負材鴻鉅之于道不誠有所由本哉先是公上績某受命郡丞李公別駕陸公修不斐之辭以薦公頃以 覲行有日而司理許公甫

鹿裘石室集卷十

八

自武林至相與申後命某不佞顧所睹公者冲而不盈尊而自下往太原之稱僚者衆率署空名去數百里而姚吾郡二三大夫則邇公左右戎賦決讞咸交劑以有成而于誼切游泳燕好昕夕其公焉是依而于情暱不無戀戀于公之行度公是行也績最資深必有崇陟焉儻獲如河內之借來復我長我莅乎不然則今兵梟瓜期近儻就移秩若金公者乎此豈唯二三大夫猶幸在宇下吾郡之所爲綏靖訓定者愈久愈

洽抑六邑士民嘉賴之儻

皇上念公績在晉釋西顧之眷績在宛紆南顧之憂大有以寵異公後漢事入爲九卿諸大夫行當以次徵日從公周衛之內猶之乎昕夕郡時也若我士民其距公實遠矣敬亭之雲宛句之波亦必往來公懷也

又

士君子肩國家屹鉅之任以尊主庇民扶危定亂非材曷以哉迺稽古昔周絳侯山太宰裴晉鹿裘石室集卷十

九

國韓魏公輩彼其知略輻輳助位赤焉者甚尚論者乃皆以其度勝焉夫所謂度者沈深厚重沕乎宵乎卽之靡見其朕探之罔際其涯斯固天畀之以運材而善濟事者也東漢諸賢志在澄清高自標榜而黨人之旤卒與國相終始金陵宋之聞人也一旦欲舉其主于三代之隆豈不足于材而靖康之疊卒蔽之過則以度之未弘爾余少聞鄉先正之論如此及通籍至忝副臺端獲預議吏治有質余者曰吏道之盛孰如

漢吏之良孰如黃次公顧爲相而功名損于治郡時者何余咨咨念之曰自爲潁川時而條教煩碎參考陰伏密及于米鹽察及于雞豚疑任術而已占其非休休之度矣損招于意滿政怠于宦成固其所也故知嚮所論良信而度爲知略助位之所自出抑虔始篤終之具乎明年癸丑春天下之藩臬郡邑當奉計以朝我郡太守馬公在焉江以南旁大府必共手肅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之次公也徵諸銓評推諸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

海宇亦必肯首翕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之次公也公之爲吾郡也綜大綱屏苛細修實作省文移謁飲有節嘗笑不苟嘗爲姚江令聲籍籍至今因以邑親民逾于郡事之情形令必晰于守多以還諸邑俾令自治而郡報裁焉以故諸邑亦稱事治民安風移俗易雖以諸令公賢而我公實成之也歲適有故臺凡兩聞于上而士其一士之驚而挾羣也有年矣當路者頗有意痛懲之前後悉屬公公持平雖辟者無

深抵居三年所上焉任誠而不任術下焉見德而不見刑猶之喬嶽廣川蒸爲靈雨疏爲汪澤府萬物利百世而受者不知其功觀者不測其用班氏傳潁川而曰霸獨用寬和爲名其旨微矣馬公安所用名焉此非所云沉深厚重有休休之度者耶公治行吾邑鮑令君爲諸令君介于不佞某曰太守公先期最績之上與計事會是行也

皇上必有陟明之盛典焉若馬公卽未驟柄國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

亦必留中在常伯之列以爲公輔地吾屬不得長事公矣願得中丞之一言以祖公益鮑侯繇首邑事公久與諸令君卷卷不釋于違公者輿情也不敢以私誼而再借公者國計也某老臣焉敢以田間忘公家之務儻馬公而游致公輔則號令風采必不損于治郡時國家其庶有利賴哉方鮑侯有以命某也郡寮李公陸公許公三大夫先有言以贈公矣公溫良有讓推心置人腹而寮屬並優游公度內余言于諸令君者

亦可以告三大夫也

治兵按察使饒公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畿南治兵使者之枿六郡而竝建兩牙也與繇桐汭而移鎮宛陵也咸今觀察豫章饒公始煌煌新命簡畀顯矣宛陵負山襟江適道里之束遙以綰池皖之轂而近輔留都形執審矣遄六郡良家子得比三河少年號精兵處究之具籍爾公于是蒐乘按軍實廣募嚴汰而申以司馬致師之法耗者登頓者振矣然公世以儒術起家邃於學自郎署以歷藩臬陳事展采率先躬行務道訓刑以待流辟而不易用兵以備不庭不虞而已卽姑孰大圩歲薦崩當縣官賦稅之半而民無轉徙萑苻絕警桃州素稱懷博漸用柔服旁大郡雖兼攝乎亦且瞿然顧化焉獨吾郡士習隳放朋比干政儵忽狡獪詆讎攬秘甚則達于朝足亂治野則人莫必其命家莫保其有大獄累興靡有寧歲列疆以來所未嘗睹記者也饒公穆焉深思而毅焉沈斷機至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

則應撼至不搖故人知公之靖嘿恬夷不知公寔有以亢顏而特立人知公之厚蓄而重發不知公寔有所以潛爲之制而使望之也意消夫士民之表也士有風民有俗風俗則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旦潰之而有餘者也以茲迺稍就綏輯而神叢之馮焉者亦旋以衰止吾鄉敦龐長厚之故猶未至漸盡無遺者匪我公其曷以居德善俗政之大經也此豈與矻矻簿書期會結戎兵辦錢穀者埒能哉時方在壬癸間迨乙卯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主

夏公勛著勞久擢拜四川右布政使以行郡大夫余侯爲諸郡大夫紹余其不佞布一言之贈某攝總臺憲者七年每御史案部還輒獲以咨詢其行事益州天府之國也比年困軍興松潘建越之間多所徵發而越徭夷者叩都櫟榆種也余所見凡再駕矣蓋徭性猶獸然喜則相摩怒則相齧部使者憚道遠且惡不時巡債帥墨弁恣睢計便利實賦之外悉索以從或挺而走險則果愎輕敵凌以償師而辱國遂規以章

捷伐之威召兵轉饟費且不貲蜀士夫嘗言三蜀之租調不輸于司會者有年所矣夫先王制要荒之服意董在羈縻之以俾自葆就非必臣妾之也邇中丞吳公建越之役業底平請得爲郡縣以比于播此石畫也當事者驟惑于草野倨侮之辭而輕棄玉斧畫疆之地豈所以恢王略而報蓋臣乎今蜀事之最鉅且繫久遠者無若此饒公固吳公同年進者也試相與共圖之然而蜀三面阻夷族部樊夥主爵者不以武健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

之吏往而籍重饒公知饒公務道化必有以親附而訓定之誠長慮已公伯氏頃從晉藩徵入領太僕爲大正之卿行卽從蜀徵及公而公有弟郎祠曹修古禮文之典先是伯仲一時秉學憲前所稱世以儒術起家者也余戾事公之日長郡所興大獄悉屬侯聽讞而卒之雅與公肯合諸大夫爲徽州洪侯池州杜侯安慶連侯太平王侯尚未莅以別駕焦侯署廣德倅柯侯均畿南之良而承式公者來集于宛拜送公

澄江之上詩有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蜀與吳
殆援江相表裏者也某耄矣感公之變俗而維
風功吾郡獨著抑且脉脉焉神與江流俱駛矣

郡太守廖公上計詩序

文翁爲蜀郡出行縣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
與俱由是其地比于齊魯王益州欲宣風化于
衆庶聞褒有儁材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帝謂此盛德事是皆蜀事也而今蜀仁府
廖公來守寧郡蘇德明惠政平訟理是時鼎祚

歷代石室集卷十

二五

在博士籍仁府召置門下蠲席不賓段之羽儀
振其踣頓故亦郡陞陋芟薄不足與宣文張敦
將文翁所繇以化蜀意鼎祚或其人子淵而以
風其衆庶者乎明年己丑元會 天子當開明
堂大受計執御者將先期脂轄拊驂而行矣

上神聖瑩精吏治答仁府理效必增秩賜金如
漢故典而會景運邇隆斐臻嘉應頃且磨遊于
郊頗以次興協律之事宜必如漢舉知音善鼓
雅琴可待 詔者鼎不佞謬竊爲詩二章而祖

之江上其于中和宣布誠所未皇庶幾猶蜀諸
生備出入傳教令而已儻仁府選好事僮子習
而歌之安知無何汜鄉在歌中轉而 上聳焉

送涇令張公奏計詩序

張公名嘗通 帝所其家在淦上三十三洞之
陽曰玉笥焉爲清真所藏符處今來爲涇又丁
令威賓子明爲令之邑繇斯以譚張公誠僊吏
矣故其政不繩法襲跡以意化而已三年當入
奏計余不佞辱在隣封勤公接遇得旁采風謠

歷代石室集卷十

三五

攬撫故實而爲之詩

旌川岳令上計詩序

岳令姿神朗徹約言析理而又長于筆勞人之
職非其好也然其爲旌川較焉著當官之譽蒙
循理之聲豈所謂明鏡不疲斐照清流何憚惠
風邪茲且上計會

今上方興吏道覽所奏上知岳令非徒善清談
而已余周還最洽岳令嘗題余玄襟高韻嵇阮
之倫余竟以君家彥輔許之于其行也贈之詩

盧令公入覲序

盧令公之爲吾宣凡三閱歲三試士而簡其偶若陳子劉子方子蔡子孫子若余從子輩者翔異之則二三子之于事令公父道也師道也今年冬仲令公以入 覲先期發有日二三千各出其志意陳圖稱詩以效駕而屬梅子鼎祚標其端余惟昔言師保父母非以生養而誨導之乎迺其生養在吏治誨導在師承故杜鄭不聞幹濟卓魯何關詩書卽官有額職夫亦以世妙應表石室集卷十

三

通材焉然而漢郡國守令往往用經術高第推擇爲九卿我 國初敦尚儒宿廣厲學官尋復特置督學使者董正之顧率歷婁歲一來則董取必一日之試而甲乙其文若夫考德問業易俗維風固不若郡邑之久而馴習而郡地執稍格又不若邑之近而易親也宣故忝巖邑號士藪方令公之蒞于斯也宣人士頗日以文著士風益以文日靡大較多借資而巧援上陽亢論而實熾趨遂使所稱孔邇者上漸欲其我遠

易親者惟恐其不我疏交相敝矣令公起家晉國端方沈毅精心經術有西河之遺風其與宣人士無廢禮亦無浮禮贊課有時進退有序及數子之被簡異而衆罔不帖然服以爲知言之數子束修祓慮卽質疑辯難不輕跡縣大夫之庭庶交相重也以交相成于是衆罔不瞿然顧化而比歲巧援虛亢之敝爲一廓如焉士四民之首也士風正則民俗端孔子之告單父宰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單父所與友事十一人孔

應表石室集卷十

三

子謂可以舉善夫舉善而致之君此人臣之上績也在漢盛時益部有中和樂職之詩四子講德之傳其所爲中雅叶律嘽緩舒繹者吾不知數子之詠歌眎昔何如于以布循吏之質敏用宣皇化之醇流要非爲私惠而不歸德者也令公之爲美政于宣則有鄉先生蔡觀察識其大者予小子固宣士也知令公之所爲造士者而已矣異日司衡有用經術高第推擇而爲我明天子之九卿也者必吾宣令公也夫

贈日者連生小序

沈君君典居約時重然諾叩其門不能以無爲解竟用破產裕如也時時杖馬筆過金陵吊六朝遺跡或登高長嘯四顧而悲人卒莫測之而豫章連生業日者在金陵肆中名藉甚君典偕曹耦造焉生按其支干大詫曰是夫也豪俠之倫必中庸人所睚眦者也已復鼓掌笑曰是必貴其五運余先生同稍按之起而拊君典之背曰不然當丁丑魁天下矣越數載爲丁丑則君典魁天下如連生言余先生者太史公孟麟也蓋甲戌第二人云梅鼎祚曰余觀連生恂恂好下人取財不苟居嘗往來貴人間口絕不及貴人與人譚大都緣數而之于道以成人之美史所稱嚴君平子言依于孝臣言依于忠庶幾近之類有道而數隱者也司馬子長上下百千載表裏人物而爲日考傳若季主輩津津焉味乎其言卽連生于佗機祥榮辱之際頗著効所由君典顯而其于宣城也由訪君典至故具論于

篇嗟夫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天下事固多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大司寇華陽徐公六秩壽序

天地之淳耀貞固者縕釀釀郁則必有昌明博大之材出乎其間以楨王國以總人紀用章一代之鴻烈然亦不能使其材人人必獲盡而所爲盡其材者往往權寓於人主人主之於人材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一

勢宜無所不可盡乃時有所不必盡也者若材之自有也委運於天而待効於人主固宜有所不能盡卽能盡矣而又有所不欲盡夫能盡而有所不欲盡是爲善其材者也而識者率於是乎觀世焉將抑以有不欲盡者其有不必盡者耶 明興創都金陵余郡在左輔非不斌斌具材用顧所稱昌明博大者不槩見鼎鉉樞衡之重濶焉久之迨於今有大司寇華陽先生徐公者出入三朝繇爲令郎銓曹叅東省以歷京兆

至御史中丞而理戎詰自亞卿陟八座幾三十年宦轍歷趙魏燕冀齊魯鄒嶧以至龍子蠶蒙之國狐尾竿髻之鄉幾萬里凡所至被之者如甘露如惠風如凜焉負霜雪如揭日月而行望之者如五星之正色芒寒如北斗之斟酌四氣蓋世有陳一力建一畫而竭蹶以趨焦心蒿目不任其轂者徐公以無事處有事省若括轉若樞三季不相洽治而五方不同風故雖聖智不能爲時徐公錯則正施則行外而宜力內而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二

矢謨遠多疑近多懼甚哉遇合之難也而徐公然必信筴必舉以茲觀徐公之於材何所不有盡我

皇上之於徐公假使宜屏浮議西急羗徙而填撫東急倭徙而筦樞亦何不必盡之有而鼎小子竊闕於公之微若俛焉有所不欲盡者當其郎而衡士斥故相江陵子若弟不收已坐是東撫東者帥泗上諸侯爲江陵請命岱宗公獨不逞名仇直矣暨江陵敗嘗有忤者以自矜而公

遂遂引孫若忘前事者松潘越嶲之討用兵若神翦此而蠶食何難焉公特爲折首許薶奴與更始先是銅梁張中丞之定浙亂也公以右轄爲部分一一中機窾旣報上不預其勞比佐邦政東事起公見爲勤師於遠非計曰吾聞以夷攻夷也未聞以夷而致華然第密諗於主者而不熾衆議以示長大校徐公材昌明而務惇德量恒苞於畧之隅博大而務沉幾識恒超於繫之表至若拾級而登則盈科之進一揖而退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則善刀之藏公用易高第其殆悟益之不如損而未濟之不可終窮者乎乙未月嘉平大撓紀年公甫周甲諸叔職方方直省魏令安吉守需次輦下以書來屬曰公雅好子言伯子翁仍以古文辭鳴雅善子且子輩獲潔觥親爲公壽吾亦藉脩辭於酌者鼎小子唯唯因敘次往臆如此前報之諸叔意以今天下不無虞矣中朝之璽書使節徇島酋於一行人之口重臣宿將以數十萬之師力易播酋之萬縉執秩者迺如傳

舍而朋比盛國是搖徐公嘗司封業有西伐又貳邦政矣乃俾遂其不欲盡也者子何言才之必盡焉畢召在周皆年百餘歲一爲冢宰一爲大司馬此其成式也鼎唯唯彼能忘天下者然後可以托於天下能不欲盡其才者爲能盡其材者也徐公始耆爾進而十年有營平金城之策又十年有尚父後車之載又十年有鬻熊道符之師又進而十年則召公皐公之勛在矣羣弟敦若綿以告叔和相眎叔平輟然曰吾兄言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四

驟而切於時鼎言者緩而達於理然均非徐公意也公請歸而反闕鄒埽端居理詠以自娛或自銀臺公而下歲時杯酒兄弟相問勞如是而以其所不必盡者聽之君其所不欲盡者任之子其所不可勝盡之年取券於造物吾聞道之真以壽身其緒餘以壽天下國家而已余兩姓世相締昏姻同籍舉凡三世翁仍其一也而公三男子悉公輔器冢孫之舉與公覽揆之歲會吉祥善事有開必先善祝者莫如詩以次邇申

甫之降嶽頌文武之憲邦諷孫子之詒燕歌曰
月之升恒相率而虎拜稽首爲之颺言曰 天
子萬年臣亦世世無有害唐哉皇哉庶以侑公
醕

又

今皇帝嗣曆二十三年歲紀旃蒙大司寇華陽
先生徐公予告之明年也會禮曰耆里之後進
高子君翰張子仲率吳子惟會長與濮子仲孺
余叔季豹輩及公之伯子相與道古友暱獲嚴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五

事公屆期屬爲祝於鼎小子鼎固先爲魏大夫
諸父役矣雖然季豹猶然諸父也於諸子則馬
之齒少長誠無善言不敢以至再辭念童子時
當嘉靖辛酉竊睹今少傳新都許公少師吳申
公與徐公各以經魁南畿已並舉甲第陟三孤
都九列鬼焉名世實前此希觀也兩公載筆侍
從優游文墨薦以柄國式百辟而弼一人徐公
歷中外職錢穀法比銓衡流品規調兵食其最
後入而佐司馬南而領爽鳩氏大要以兩公所

爲鴻謩秘畫在帷幙之中潛修默運於陶鈞之
表然其初在著作之庭大者以紬經刪史黼黻
太平次而殘膏賸馥亦足以霑被天下天下固
未嘗不交頌其功而於文之効猶顯而易見徐
公率孳孳社席吏民或張皇捷伐以申國威於
玉斧所畫之外使天下震耳駭目咸推爲當代
之勞臣而其於短長奇正名實道術若管韓之
所控搏鼃董之所籌策者扶其精而匿其跡有
實蹈而無窾言文之用因微而難闕比年軍興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六

日繁吏議日棘 禁中之政命時有所操舍不
能若昔之共已而聽人始憫然有老成求舊之
思而二輔之功視文益著矣徐公亦以尚書請
歸第絕口不言勞葛巾短褐飲酒賦詩儼然司
馬之洛下白傳之香山於是前所駭震其威望
勛伐彪炳一代者悉轉而賡歌播詠於清風之
穆如公之文始視勞益章顧世所爲文則又踣
經術詞賦而兩之之兩者勢不無偏重而力不
無分岐一經七畧之傳繡虎雕龍之嬾雖有濟

美第各按其一而已伯子以造士升少公辛酉之秋凡四歲經術効矣迺益務閑覽博聞脩辭嫻雅直將躋作者之場蓋徐公有兄借家太中舉而齋志焉是時銀臺先生卽嗣起公猶穎異負卿材故徐公仕而優於學伯子蚤達且席世寵富藏書故學古而後入官要以今古異稱通識必兼獲先後緩急異用作述在庭隅卽是以概徐公也出則動而不括居則靜而有方論世則象賢語禍則儼德昆弟則表高陽閭族則具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一

七

惇史陶陶乎恢恢乎衷無所撓其慮而外無所拂其境今望之長身玉立須飄飄沃若鬣鬣光可鑒甘食健步六十年如一日也進此而百千萬億卽公有所不自知而忽馴至之語日帶適要則忘帶屨適趾則忘屨適斯忘斯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斯其至矣諸子聞余言則謂公懸弧之辰其日在庚其月爲蜡蜡也者合百神於南郊以報歲而爲來年祈穀於天宗者也天子邁德伊耆以徐公勞苦功高百日蜡而一

日澤故予之歸以展必報及其農祥正桑扈鳴詎能忘天宗之所禮之耆曰指使言役智不役力也黃亮翼贊特二輔之所爲潛脩默運而已寧復欲其力用乎昔冢臣告老佐者請畱若周公之於君爽不則進賢以代若鄭侯之於平陽或兩公今日之所有事也是歲也前期爲甲午少師耆後期爲丙申少傅老三壽朋而九鼎峙我東南一時盛事云

東洋王翁七十序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一

八

典午以還迄艸肅之際江左稱閱文章莫有淪王氏者彼興謠於王與馬共天下其盛可知而尚書令僧虔之誠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所謂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七葉於茲然余讀僊經則次仲落翮於大夏天門柔氣於法金方平劈麟於行厨葉令飛鳬於賜履咸能守眞抱一後天地而彫三光又王氏其最著矣夫遠則出世近則應世應世則揚藻策勛出世則雲昇霞舉俛仰今古挈兩者而倂獲之吾見

誠莫王氏若者也蓋其支委澶洄於余邑而有
龍溪之王龍溪之王殆深閼重積而有東陽公
爲之宗長東洋公者今孝廉君君善之尊人也
龍溪爲余邑孔道南下走秣陵東走於湖舟車
繼屬故多什一取贏公見以有買行者必有買
心輒棄去務公稼非其力不食俗機利近佻而
東洋公性敦朴質直貌若不勝衣言呐呐不出
諸口及君善由造士應對太常也公行與俱顧
瞻 陵闕之鉅麗冠珮之威蕤與夫馘術之豐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九

肆色粲然喜已復憫然私語君善曰京師居大
漠與虜爲隣人知所大患而吾觀於齊魯趙冀
之交荐饑民貧至鵠形揆情審執易與生亂
天子日坐法宮威命時有所操含腹吭牙格朋
比角張此汝曹異日患也小子識之始謂公第
恂恂長者乃以是闕公有大計志念深矣而公
固不自見其長浮沈里閭謂伯子汝世吾業而
爲農汝弟恢吾業而爲儒卽就君善養於城卽
不覆欲盤辟士大夫間曰漢高祖已帝都長安

而太上不憚時時思我蹴踘鬪鷄之侶遂令胡
寬營新豐甚哉故之難忘也邑令君聞其賢奉
爵一級且親式其廬君善伯仲雖敬受公未嘗
一御焉大較東洋公意在服嗇所爲儉與慈其
實者乎夫寶儉與慈老氏之訓也冲而不盈有
而不宰譚仙術者必是歸東洋公將無以出世
自命而以其應世者屬之子於是徵王氏有世
德已惟歲丙申月在戌適公七十之期禮之名
七十曰老而傳公所以傳者旣鴻且博矣余叔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十

子平及諸孫敦並與孝廉君有嬲獲父事公相
與脩祝請余爲之詞余踰耄望耄何所事文因
述王氏之先烈若東洋公之顯承以備惇史二
子稽首以守真抱一之道謏未及學雲昇霞舉
之昇竊謂寓言所可粗憶切引者王丞相溥父
祚家居每賓客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
趨侍極尊養之禮世號十阿父者是也此豈必
雕三光後天地翹人跡而上征乎余輟然曰瑯
邪太原多故實汝曹能奉之以此爲公擬庶幾

必於其倫余猶記公北首時所憫然私語孝廉
君皆社稷大計其跡十阿父出入自恣爲維人
患恐者何啻逕庭耶顧益念尹令君甫蒞縣卽
有以表而風之大匡之解曰法人惟重老重老
惟寶所寶惟賢夫寧直老而已

封君溫陵黃太公暨曾太孺人偕壽序

今地大物鄧弦誦甲天下稱冠帶之國者莫如
晉江余聞晉江有績學篤行之君子黃先生黃
先生者今司農郎黃君父也黃先生其初非晉
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七

江人而家同安之長興里里僻遠少所接結駟
之遊戶外之屨先生有大志慨然曰夫河伯望
洋向若而始知已之聞道百耳由管中窺豹一
斑彼養于霧七日而其文蔚者爾邪故曰文學
鄒魯雒陽多賈化所處之屬也則始遷晉江云
晉江與同安俱隸溫陵郡是時黃先生爲郡博
士弟子業有聲督學使者行部溫陵輒優黃先
生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復在晉江矣晉江有名
士十數人者來與黃先生遊講德譚義顧無不

心服黃先生者先生每一文出輒爭持轉相許
曰是自同安來黃先生乎而先生亦隆隆自負
不下人然此十數人者先後獲雋各起家去而
獨黃先生爲博士弟子自如也迺先生固已生
五文夫子而四且从先生爲博士弟子入則執
經出則執御晉江人咸以諸子擬五岳先生猶
昆侖又以擬五星先生猶奎猶東井司農君復
語余文炳兄弟幼學時家大人實父而師者也
每當晝正襟端誦聲瑯瑯徹垣一方夜丙燈熒
熒與牛斗交射吾母曾太君時時佐旨蓄相勞
苦也而文炳以有今日敢忘明訓以忝所生蓋
司農君舉丁丑進士今東陽上最 詔封先生
如其令曾太君封太孺人銀章翟弗望里間矣
余問司農君君爲東陽以茲郎司農先生將何
所教君司農君曰東陽其土風敦龐勤耕織士
尚禮家大人屬余小子以寬和治而余小子遂
用寬和名居嘗讀詩至民亦勞止太史公平準
書而睹于國計所損益竊浩歎者久之及余小

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七

子司農出樵淮上也主算緡錢因遺書余小子
百姓本望若生我而浚我以生也乎上不困國
下不敝民若其勉旃毋忘若翁昔者之浩歎也
淮上之役則余不佞亦以郎主儲來見黃君太
度足智謀善財閭閻明開塞大都以不困國不
敝民如黃先生所稱述者余未嘗不中賢黃君
今殆有所繇來矣頃余得調去黃君將請沐暫
歸晉江且爲先生太孺人壽也先生今年始六
十太孺人五年以少而期皆季秋余意准有酒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其曰五加皮者猶良能延生益壽諺有之不用
黃金滿車寧得一把五加黃君必以此上萬年
之觴矣而黃君垂橐以逞不復有携也甚訝之
君答余往令東陽時東陽有美醞若世所號河
清者嘗以獻家大人里居家大人讓之曰若不
聞陶母之還侃坵鮓而謂以官物遺我何益我
邪太孺人傳使者家猶有玉井芙蓉池足釀也
余胡敢庚以此恩二人余爵躍前賀黃君夫壽
者久也惟冲然無所求于世而藹然有所德于

人迺久耳黃先生所爲德東陽若淮上者不可
勝原而不以一亩故爲司農君增廉白何冲也
於是知黃先生之遷晉江曾太君又不難於安
土也非獨以有開必先其所自濟殖抑亦延生
益壽之具矣

贈陳博士先生北上便歸吳門爲壽序

博士官建置自秦固特典與圖籍爾漢武表章六
藝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自公孫弘以治春秋爲
丞相封平津兒大夫引經斷獄天下學士靡然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十四

鄉風矣今世以制科代辟舉卽三事九列非明
經不辦視漢爲猶嚴而其業爲尤專云吳郡陳
先生起家春秋來教宣城也蓋其人醇長者家
世授經雖容容焉不事苛禮而營身不誣其言
內內至于離經辯志又纒纒有緒其文肆以博
而不色見其行敦以實而無所立僅其物輒修
而躬量設士相顧而化已教旣成遷太學博士
時宣之薦紳大夫難于去先生而屬余友某君
以言請謂余從主爵後寔司銓計其于博士可

哉而當陳先生也余不佞卽不嫻于文詞亦嘗以職事習其故矣夫太學天子之辟雍也胄子教者教其能爲人子能爲人臣而已故卑而之尊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太學而後貴之是以無不能子無不能臣者方茲教夷而坊弛日有桃心宣淫廣燕不衷乃服又惡知有尊乎要以翦流佚而峻防檢則莫若折之節之衡之机之牙之牯之也是以重得樸素質直之臣而作之師則陳先生其人已夫以節上下辯等威懲惡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十五

而勸善王道之正人倫之紀莫嚴于春秋故董子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陳先生當是時也不更急于用哉上厲屬學官黜浮尚雅以明大一統之義過孝武遠甚卽家而起相婁東公婁東公亦治春秋二三者碩緣儒飾治道德爲輔初不在曲學之流其兼苞並蓄以人爲量逮于吐哺握髮者又非設翹材開東閣所可差比陳先生而往適資遇合此其時也某君往言兩漢之志儒林

大都在齊魯周秦之虛江以南無一人焉誠可異今吳中地運爲天下最其文與人蓋自言游以來于斯爲盛然言游及門高弟而于春秋不能贊一辭也陳先生則有所著稱矣陳先生是行也會其月念二日顏太夫人年七十之期而其尊公徵君七十有二因得以簡書之間歸里門而爲壽焉昔伏生善治書年九十不能行而漢使掌故就其家受之女子陳徵君躬見其子之以經術顯諸孫且蒸蒸多誦視伏生所得孰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十六

多耶天子儻幸太學而修饋酺几杖之儀則陳徵君者必將膺老更之選先生且獲分大官之饌以入獻太夫人不益亦大愉快乎

奇峰後先生七表序

夫善易者不論易蓋讀其言而有概於余邑後先生焉後先生余邑之聞人也少爲博士弟子業有聲輒棄去多所博外家無所不善而人董董稱先生善相地先生卽棄去博士籍而於其文實善識之又善相人其以女歸江夏令顏君

也固顏君居約時沈太史君典任俠破產且屢
躋於太常里人多竊姍笑之先生倍與之友善
太史亦工相地侍御公崔夫人襄事並請裁先
生未幾而太史舉大魁則貽書數千言謝先生
先生絕口不談也然自是以幣安車迎先生者
踵相接矣先生卻不應第走吳趙宗伯走新都
汪左司馬與豫章詹學使而已宗伯司馬文章
言語妙天下詹公故令余邑良率愛重先生不
敢字稱奇峰先生云大都先生善相人識文以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一

七

顏君顯善相地以沈太史及二三鉅公顯而要
之非先生好也先生之中好而用志不分者莫
如養生主其王在彭祖之接引抱一守雌外而
比衡內而律氣可以還精可以補腦可以父視
可以長生昔黃帝之質素女天老之教軒皇皆
是物也雖然其勢危如捧盂水其機迅如御六
馬善用之則拾級而上不善用則建瓴而下廼
後先生獨有僥得焉顧先生不喜著論示人人
間私語余小子某耳余惟土圭立表望景相攸

其法緣本先聖其波衍於景純景純蓋有道而
僂者也郭介休不爲危言激論而東都人倫莫
不取則此其人豈姑布子卿若呂公許貢之倫
非苟而可者也輓近世園之以爲術古至人融
之以爲道故曰吾觀解牛而得養生焉後先生
可謂貫三曜洞九幽庶幾至人之所爲矣因天
用地易爲彌綸先生業治易者也而不著論則
管公明之云善易哉惟歲庚寅先生紀年七十
二八代射且圖萬方之所希見焉余願與顏君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一

八

奉先生以敬亭爲空同爲具茨宛句爲瑤池爲
弱水儻無負先生所私語余及善相顏君者耶
余往聞後先生口有七黑子一昔夢宿北斗垣
旋失其處則先生之生所繇來遠矣世欲知後
先生乎君其問諸牛斗之宮

從祖少公兩池翁暨汪孺人偕壽序

余家有隱君子梅少公者少公昆弟凡七人而
公居少故曰少公公長身銳上豐下行挺勁而
語倭夷驟卽之樸茂人耳而忼慨諒直事有所

不可髮上立彈指抗膺風決電舉以必信其言
務徇其志此在壯已然而公今年七十三中春
月下弦汪孺人亦六十矣公四丈夫子伯耆而
絕倫仲起功曹爲維尉次太學高等最幼爲季
豹而材最美季豹卽籍諸生乎薄諸生業不爲
而爲古文詞詞多爾雅梅氏其先用經術顯余
小子倡爲古文詞人爭駭去之而獨季豹與余
遊始季豹習儒檢小廉而自遊余頗任俠達節
人益疑爭駭去之公怡然不駭也使終與余遊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十九

而間問余兒眎若所謂古文詞何余謝不敏夫
余誠先驅而季豹超乘公色喜而尉王賊曹宛
維名都會豐饒公貽書尉寧繆出無闌入寧宦
減產無以仕爲市余家適鼎盛冠蓋相望不亦
園舍陂池交錯如繡或一二少年鮮衣文馬搔
頭美姿斌斌都雅爲里中一時健羨而公閑焉
不醒也曰吾野人也知樹藝而已樹木者其雞
口兔目瘤敝垂趨之初殖之必欲其深培之惟
恐不固也及于材而庇牛馬庵日凌霄則斧斤

入焉穀歲一獲必倍入再穫則入微三歲而再
稔則再不稔余小子每更端公公舉以爲訓而
又以今族日大廼衆日渙政日隳衆渙則情孤
政隳則教弛因及家太中時事輒齎咨懇說之
云蓋太中之政于家也二三長老實提衡之公
性雖稍顛不骯髒而其于羸乏開塞之際若省
括若操量故未嘗不卒歸于平康而一稟于正
則彼一時也是數千餘指者瞿然皆見德而不
見力而私庭清議逮于司空城旦書抑庶幾禮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二十

讓之餘風矣鼎祚氏曰余于少公爲從孫少公
佗質行甚具第卽所持論豈必事佔俾屈首一
經然後爲儒哉然少公故善易矣其于易也以
上行卜奇中昔嚴遵沈冥卜肆而與人言必依
于忠孝至其所自言益我者損我殆善易者也
向子平讀損益而歎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以今
觀少公力于耕固不必垂簾取百錢自足而尚
羊文春敬亭之間不必五嶽游其以廉約勅后
人以樹藝喻也與損益之指符矣向平嘗劾勸

昏嫁而其子無聞君平其子與年不可考要此
兩人者亦未聞有賢配則少公殆爲過之而季
豹猶嘽嘽也箕方困諸生無能爲二人顯義且
人高吾翁處士名耳毋夫人內德不出于梱卽
吾翁之得足于耕而箕得併力文辭也咸母未
人之繇余謂史談卽發憤周南非其子遷能紹
明世誰復知有六家同異者安仁閒居一賦而
其母迫今以潘輿傳季豹比著小衍十餘篇本
物華象數之致以契公大卜之微其爲紹明莫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大如是惟余曹之思塵于族而俾渙者萃陳者
振也圖所爲壽少公天必安少公以未賴余曹
而少公安孺人亦惟孺人是永賴邇者吾里多
壽徵少公有兄司訓公年八十從封大夫之列
黃州公日醉二參而隱于詩奕詩通工奕率勝
其耦里中偉衣冠蒼須眉暉映也

壽尹封翁序

語曰世謝元樸人關大年余竊嘗疑之迨今觀
葆真耆德之英往往蹈祺履應軒然陟上壽余

然後知天道固有獨屋焉余未皇徧述所睹記
而卽寧國守廖公判高公及余孫某嘗稱其丞
尹公封翁云翁務倣偉偶儻顧叱玉潔修喜施
隱靈芝竿箒軟雲岱晨間髮髯未老其自貴乃
爲清鍾大鏞五父之鼎皮於明堂之序而所欣
然日爲用者也翁雅言曰嗟乎丈夫生世豈使
獨龍蛇哉吾以抱朴明農盍亦以其事責諸兒
輩乎乃羈丞公修經術蜚聲莼林擢進士爲郎
以直左今量移宛陵間有所不足曰兒輩遂不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三

能以紹金爲太公壽乎翁聞而止之曰令易而
操爲選儒突梯以好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紹
金也蓋今歲五月之十八日翁進而七十諸孫
咸斌斌栢栢文武登顯傳稱明德者不當其世
其後必生達人非耶而翁代有紹金矣翁冢孫
孝廉君方遊南雍因省郡丞公于宛上而歸爲
翁壽也諸僚遂置酒遙拜以壽翁而各有所陳
言守廖公之言曰夫上帝欲爲人主宏太平
之業計必有碩德臻而人帝乃下眎於蜀而得

蜀之峨眉以其地東巴峽之水而下承之爲錦江以全爵萬流其氣鬱磅礴而無際以此祝翁之德有矣高公進而言曰帝眷西顧而得秦以告成之嶽五而秦擅其一至所謂太華者又嘆然今古以此祝翁之貴有矣孫某亦進而言曰帝又下眎會稽則神禹會萬玉帛之所東海長風之激射橫波之詖宕以此祝翁之福有矣翁之深仁累澤真足以當帝心洽人意而食其報廼始舉寓內各山川歸翁以壽是元淑之所鍾也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尹公乃拜手而辭曰何家君足以稱諸君之旨唯時聖化光瑩宇宙天符地禎比者太史志端壽星見于南紀而予溟實當其境客自余鄉至言茲夏五青雲糾如來自天際蕙龍滴淳粹若翠蓋集於居第之上此或壽之徵也豈敢稱諸君旨哉予聞之輟然曰夫古今耆德君子貴峙丘園其操行風格樹標鄉國者雖數數見然而榮壽並歸翁躋耆願者不多概於文辭士大夫振采於王路者都通顯以閎道博施未可僕

指若翁者載籍稱猶難焉豈非造化之符跡而壽祺寵命駢集如素孚然卽細圖玉檢者亦莫闕其秘矣余固知尹公之壽其親當必有鴻章麗藻揄揚其世懿以輝映昆明寫奕點蒼也昔詩人頌壽永年大都以如山若岡陵爲文先是諸君之爲祝悉矣余且耄略叙序其事致余孫增酌者之辭廖公蜀人高公秦人而尹公滇人

白沙翁焦長公八十序

自軒轅鑄鼎丹成遂以龍升後代之言僊者悉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宗之至秦漢間其人主威畧足以雄決一世而越海封岳畢其志冀或真靈之一遇弗能也他若山澤之癯單約之產往往有異徵而僂獲奇授究其大指要不過裔精葆形窈窕冥冥如廣成之對軒轅者其基胎又必先積功累行如所傳許子阿具在祕檢顧云有可化物爲黃金者第以漢尚方之財力而鴻寶之術竟亦無驗迄今尚多好爲之卽余所聞余友焦賓王之父白沙公少而好爲其術蓋公家黃山軒轅之丹鼎

與白龍之遺蹟在焉庀材品察火候幾幾若農夫之望歲矣而亦有驗有不驗彼漢武始而曰使吾得與黃帝同游去妻子如脫屣耳既復自悔以天下豈有仙人焦公卽用其術稍挫產不爲悔不爲信道之篤哉晚廼謂道家必內丹成然後外丹可就因一切謝黃白草木而從事吐納引導以冥契窈默之指今年八十矣顏益赭行爵躍飲啗瞻聽不衰望之殆知爲有道人也余隸賔王旁習公公十九稱孤割所有而撫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二十五

其三弟以有成立焦氏宋鼎元炳炎後爲太平甲族將萬指公性勁直不諧俗蚤從從伯僉憲先生而卜余宣之南境以居賔王精博士家言兼攻古文辭婁首其邑士選及試京兆固婁困而公皆不入于其心朝夕惟訓賔王若孫輩以孝弟力田有行義而已故賔王嘗撫其兄孤子以有成立猶公之撫其弟庭以內穆如也此不有所以緼之胎而培其基者耶稚川有言周孔之道與偃佺安期同體異用焦公之于道深矣

而稚川其時以丹砂請令勾漏則方術之云可化黃金者抑安得盡非之是月嘉平日丙申適公覽揆之辰汪君及余羣從諸子駿兒都咸賔王友善及其門弟子屬余言爲公壽余度公昇日道成而且遊戲人間爲陸地僊也卽賔王遙承其先烈以顯被公公必皆塵跡之曰古昔雄王之殫威畢志所不能一遇者而一旦集我更何所加我余何敢更以逢世之言進姑相率而歌金巾奉玉壺以酒公幸公其以軒轅之餘丹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二十六

報貺焉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石門公暨劉太君六秩序

語有之中古之世道德足養其壽命非貌言也
蓋其時猶近沕穆其人涉世不甚深取於世不
甚廣材知有所不肯竟於物情有所不必窮則
握之已者常贏而受之天者靡損故俗多長厚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一

之風家躋仁壽之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
也在昔英誼之主往往尚高年臨雍拜老祖割
饋醕以勸成其化保又其生誠重之矣今此禮
久廢不舉風會日流人亦爭機利姦鷲務華慕
羶自雕自琢以漸損其真趣其算然而愛深望
至實未有不交相祝者也吾族數千指比八九
十歲老人黃髮鮐背輝映間黨若吾叔石門公
以歲戊申季春始及耆公少游太學爲東藩理
門還同知寧州致其事以歸也當公之里居性

簡靖省贊聘往來兄子鵬舉甲第入則中秘出

則巡方公不有所藉以矜詡其門閥及公之東

而理藩西而佐牧奉職循理卽從弟在銓曹亦

初無所藉以發抒其意氣當路者益以是重之

廼公直投劾去矣是時州太守爲余友方子及

亦自免還莆中豈有所歆于公乎大較公不欲

極才之所蘄又不欲驚世之所趨食不重葢衣

不襲純行遠遯惟萬言囁嚅若有坊其殆庶羸

乎已而靡損其天者耶公茲體腴神王望之若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二

壯年以是知道德足養壽命也何獨古爲然顧
公諸子咸競爽迭起文采彪炳長者玄符試輒
高等廩縣官公第由然聽兒曹爲之爾未嘗聞
嚴夏楚而日以青紫幾幾也則意更遠矣公之
紀劉太君者前一歲丁未登六秩婉孌惠敏與
石門公婉德焉而前後又偕壽誠吾門盛事也

贈劉太學五十序

夫生而有所以養之則長生生而有所以治之
則厚生廼其生厚者類多乘堅剌肥或日湏於

酒娥眉皓齒二八代射則以爲宴安之鵠毒伐性之斧斤此於用不大相繆鑿哉是不然養生者在蚤服而重續縉氣而葆真故其爲言曰事天治神莫善於耆治生者亦大較在去甘攻苦彊本而節用彼漆園吏逍遙其衷泚瀆其說於道庶闕其倪焉而養生者則有主昔名儒之論學也謂莫先於治生故善用之其微渺至可與四時相禪於天而生以長其好者與泉相灌輸於地而生以厚吾於解牛得養生焉機之所通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三

又何繆鑿也余常持是說以質某君某君首領之一日某君從弟文起以心源劉君五泰之期來告而介某君徵言於予將無忘所聞余疇昔耶余惟劉氏稱久遠而最著者無如中壘中壘經明行修迺猶以上興神仙方術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遂典尚方壽作言黃金可成及其上書陳災異指斥外家而又傳列女微風后庭放佚炳然烈矣劉君少卽負文名與某君爲同舍生嘗游於宛谿先生

之門墻習聞正學而尊人某翁以素封顯郡中當老而倦勤也君自太學歸爲家督雖事耕作乎務施與敦宗親豫而能約豐而不翔可不謂經明行修哉今年屆五十在禮稱艾而服官政者也君聞語人曰吾藉先人之靈有田一成有屋一廛吾取天之餘以養生盡地之力以治生退不標跡進不攘羣吾志耳余心趨劉君然願劉君且無忘進也頃者官府於閭閻愛時有所暱偏而權時有所旁落假令憂國奉主有如中壘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四

安得如劉君言者而況劉君受鄉先正之學必軌於道豈復爲神仙方術而已劉君有二丈夫子並占一經方修其世業而嚮用之中壘子歆卽有經術顧黨於新室論者以其父子學車輔而行薰猶以今劉君視向所獲益多向初欲化物爲金竟爾無驗徒矻矻宦貧窮年讐校之役何厚生之有以故知劉君得於天者全也余往遭劉君色澤而度餘似頗有養者然私度其年三十耳文起言劉君居常不兼味不純帛與濮

孺人儷德而諧室無姬媵益以信無所以濁之
迺徐清無所以盈之迺蔽不新成可以厚生可
以長生可以全名可以儀刑儷世不無耽鴆毒
而狎斧斤者請以余言告之使並躋仁壽之域
則劉君所爲壽者不恢乎大哉是惟良月既望
三日文起先率內子載拜致萬年之觴者三修
子婿禮然後梅氏別駕諸公而下幾數百指以
次入稱壽爵無算

雷長者六十序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五

郡有雷伯洪先生伯仲以文學高等起黃池廩
縣官先大夫嘗主教志學書院在坐數百曹獨
欽重先生而先生季弟省齋公以孝顯晚迺學
佛頗有得學人宗之今所稱雷長者公冢子也
長者仰承其先緒而務拓大延引之雖一布衣
乎內行其備至就養終事壹稟於禮而奉繼母
崔如所生則復名雷孝子矣顧亦學佛與余弟
海藏竺結白社時邐來印證蓋黃池多善知識
僧嚴習薰修屏楚城若耆闍而襟玉溪若阿耨

也者實自雷氏諷導焉歲之庚戌攝提貞于孟
既長者年周甲子也次君聖水私其姪孟錦謀
曰子聞至親無文卽文焉將無信曷若要梅子
申祝者之辭梅子者余鼎祚非能爲辭者然辱
世交久且亦學佛余根下無所深悟請淺言之
夫學佛之宜於壽者凡五學佛則重宰殺禁踐
生而仁心爲質慈憫之爲用最廣是宜壽攻苦
茹澹董藉充虛而飲不至腐腸味不令爽口是
宜壽蛾眉螭首見謂華囊體爲多漏則必密帷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六

林之戒而蓄精氣之藏是宜壽其教在忍辱明
退讓與物無競可免於債性而煬酥是宜壽以
世界爲缺陷以諸有爲幻妄勢當無累基之危
積無撲滿之患而長者猶財法兩施爲衆所歌
儼是宜壽之數者長者皆躬自有之非若世稽
首抱足跡佞佛而已其爲壽自無量惡用余言
是拘拘者爲乎雖然有一轉語王稚遠與慧遠
書以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答之古人不愛尺
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達矣而自無

量壽佛以屈印度寶掌和尚壽一千七十二歲則長年似亦所貴也身一也而禪家有色身法身之別色身有涯法身無盡是一是兩長者其試與聖水諸君叅之古宿有一語叅之數十年而感時觸物或訶罵擗擊始躍如者雷長者繇茲耆而老躋期願必有進於是庶以示我長者宇國和里族人尊之曰養明先生自署曰唯淨居士博涉尚古爲詩有支許之風旁通天文地理而玉水瀝言者其集也悶不肯出卽余未及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七

見度長者意若曰百川學海是其一瀕耳又若曰是豈真我哉彼瀕自起滅海固自如耳殆如泡之踰也長者有四子以次誦通聖水孟錦則業先鳴矣伯洪昆弟所未盡酬者必駿發其後人雷氏之吉祥善果尚取券于斯

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表序

自昔魁杰之士其材森迅其氣驚發初恒欲奮然一見于世而其旣也事有不可遇有不必則多歛華爲質操壯爲穌以委諸寂莫之濱恬

之境安期生以策于秦皇不用廼留玉舄而去之它若儒而昌黎眉山貴而裴丞相白太傅輩之于黃面瞿曇也授衣留帶敷座安名羣焉飯依之恐後此其人未嘗不事遂遇合也蓋水涸而天根見殆理有固然亦人情之必至于余姻友友伯先生今大銀臺陵翁徐公之冢子邑所稱徐長君者云長君有異材負奇氣人也少游鄉校業有聲起而曰以友爲字友鄉國耶游太學與海內外之賢豪長者游雖數奇不售名實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八

著矣是時銀臺公繇郎守成都尋副浙臬參洛藩長憲于滇以左轄東藩所歷非劇郡則大省會壹意急縣官是務而以家棟屬長君長君以獨力肩家政以廣胤進徐公于是禱于嵩而次君生禱于岱而幼君生實維嶽降焉銀臺宦廉而家漸以畝首闢奴客檢堂廉翼如庑閣有序者咸長君以也然悉從力本無溢入長君師東越董生爲買一姬以有子歿則撫其子以道有室里楊生學無貲幾爲人傭助之使竟其學毛

氏累而自粥妻以贖爲解其累而還其妻四境之內誦義無窮因以推用銀臺公之教者又長君以也夫張而能弛積而能散天之道也長君蓋已蚤見之及歲庚子長君年及艾一旦憬然悟曰吾始逃勢若阱逃利若膩猶知有名也已而逃名猶知有身也吾今悟四大之假合百千歲之爲利那也吾其一切空之乎談空者莫若竺乾斥千餘金而爲芥子菴以崇設像教齊心禮足庶求無生之妙指蓋至是而始足窺長君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九

之大矣余有孫息字長君伯子之子仲子與余兄子同筆研獲從合中人習長君之有內德也大較謂長君之內魏孺人後長君生三年今歲癸卯屆五泰性敏給而孝儉寬慈凡長君之所爲闢田考官訓子弟御臧獲皆孺人佐之余以爲此豈非材且賢或猶女德之常耳陽王施陰王受故聚而不能散入而不能出者陰教率然長君一散而周人之阨若懸橐再散而治佛之應若布金外無所恡中無所櫻俾四境以誦義

公子而不二之門有長者則孺人以也至是益足窺孺人之大矣余二三兄弟及羣從將以端月六日爲孺人設悅之辰圖所爲祝者且長君戒前期無受祝茲併修闕事禮也余惟長君冀如龐居士夫婦求無生何論長生擬出世何論住世顧非有二也無量壽佛非無生者乎千歲寶掌非出世者乎要以得恬漠之極致而已銀臺公八十杖國四世在庭嵬焉齒德長君與孺人日侍膳金緋鶴髮之翁時問課玉立鸞停之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十

孫若子仰融融而俯熙熙世法備矣然方將求所謂无上至道而皈依之卽千百歲爲利那茲未足以盡長君而爲孺人健羨也雖然彼皈依者未嘗非儒而貴者也從道伯仲具文采風概安知非白傅裴相之一流人乎

從叔右溪翁七十序

夫好佚而不欲勞者人情哉顧罔不失之佚而得之勞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名以茂勞則勤勤則不匱而業以竝不寧唯是勞則志壹而

力顧志壹則精氣集力顧則多岐不分而生以永吾嘗持是以概于世率無爽而于吾從父右溪公其說猶契云右溪公者處士兩池公之仲子也初授田畝百耳治之十餘年而十倍之嘗一試爲扶溝尉此勞人之職也公盡節官下爲令張君所倚重未幾而公惟之曰吾與其僕僕馬首也孰若嬉嬉于吾之畝首乎與其罔上浚下而獲以無故也孰若因天任地而享其自然者乎吾欲用之家矣遂乞身歸其識度固越人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二

十一

矣歸則揆水陸之衷而宅之左右百里以上控寧陽下綰鳩茲爲委輸之所惟之曰吾聞之本富爲上第益督治其畝鍾之田而拓大之而公材敏給蟹螺汗邪辨原隰之宜無曠土金穰水毀司雨暘之候無失時燠山疏陂有竹樹果茹蔬特禽魚之入而或時出機素旁足以佐稻粱無遺利校初所授業百倍之矣然而公豁達無機事亦無所借資也究其所以臻此者則暑不益寒不煬以庶夫泥蹈屨山乘輦無寧居畫有

爲宵有慮僥有拾仰有取無宴息抑心力之俱勞焉若公斟出內權子母之間又綽然有餘無致期無竭澤戔申歲大潦首捐穀數百石無庸勸它若聘問燕饗必從豐無腐財而廢禮以故百里之內誦義不休而三賓飲於鄉最後兵憲金公正人也時守郡以書先肅公公今年七袞矣業日以竝名日以茂非苟而可也則能勞之效著甚彼好佚于游皆窳偷安逮其志殫能索奚以哉時屆月八日與長至之辰會是謂長生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二

十二

我子姓方聚族而爲公祝因質鼎祚昔軒皇氏之受道空同也曰無勞爾形子迺謂勞可以永生詩矣迺茲契之右溪公老而有壯容嚙決若沃雪驅策若御風時而寧陽時而鳩茲若在榮在雷子言抑有所受之乎余應之曰吾受之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帶之銘曰慎必恭恭則壽夫火滅修容一舉足而不忘慎斤斤焉何其勞也而富與壽則歸之吾曹所爲祝公者具在周書矣有尊行者持觴而復于公曰鼎未學禮

乎禮之記七十曰老而傳公多男而材三爲邑學生一籍太學諸孫並翹秀一歲而納婦者四人后寢熾矣可傳矣古富而未有爵邑者命曰素封以得此封君也諸子當次第以公顯拜命于朝何言素公蓋請佚焉以聽其修而息之乎公怡然酬曰敬舉君之觴鼎小子復越次而進曰公以長爲政于族矣尋卽自解去自公之解去而族之萃者渙祖宗之廢烝嘗者殆周星矣萃與渙之詞皆曰假廟蓋廟所以保萃而理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二

一三

渙者也傳有之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焉唯公圖之抑亦先處士之貽也公瞿然起曰子稱人而及其先孝也頌而不忘規厚也吾何敢忘吾先吾少睹先人之政于族矣是非可否子先公無預焉悉需令于長者至其成靡不入也靡不合也薦時食而旅獻酬雍雍肅肅此其義皇之世乎吾老矣日稷而望蔭其何及遠吾與子姑酌彼金罍乎聞之三十年爲一世世之盛衰相代也吾與子更三十年而觀于廟必有明達者出

爲子志之以無泯今日之貺

從叔起莘先生六十序

起莘先生者余叔仲珍也先生生後余二歲爲邑諸生及受餼學官並後余數歲以次薦則後余十數歲先後薦之歲皆就北試被放也往余年六秩以一艇避客江上先生今年當六秩亦避之江上而余獨身往先生有所待以往其勝情可想矣吾宗子姓多先生所撫訓圖以一庖壽先生而跡之不可得屬余言代之余惟昔者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二

十四

嘗固辭諸君之有言矣以已不欲施之人則非恕余卑行也卑固宜致于尊者違之則非禮回環旬日而先生歸自江上鼎祚因申之言曰古先盛時氣化惇龐人多壽考尚父七十釣茲泉而始有後車之載鬻子九十有道符之陳抑何其達之晚而遇合之難也然姬文一見而卽尊爲師且微惠于先人太公望以無能捕獸逐麋之夫而驟與之策國事又何其識之早而遇合之易也蓋其時上雖急得士而咨于畚畚之黃

髮必待其志堅材練則任之不疑下焉者量而後進求而后與亦不敢以未習之身而湯焉嘗試漢尚近古洛陽少年一旦而痛哭流涕欲以改制度易服色孝文謙讓未皇終不以加絳灌之上至武帝名好少矣迺若公孫弘菑川六十之叟耳一言合意徒步起博士立拜卿相綰平津之侯印實未嘗賤老也先生少卽以經義旗諸生試輒首至都試則累罷去也初治易徙治禮嘗有分曹以精禮舉之而主者中格其爲義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十五

會文切理直挾聖賢之與指以庶追弘正之遺風非若今蛇神牛鬼軋茁鉤棘而已茲且爲吏部選人需次官博士矣夫平津年六十徵以賢良以不能罷歸尋有詔徵文學菑川復推上及對策太常第居下當是時弘卽號恢奇多聞抑曷由見焉及爲人主所厚遇日親貴則士亦以賢之矣貴賤無常家詎不信乎先生之始累罷去舉而中格與弘何以異起家爲博士亦類之若天子擢弘對第一召入見 上方鄉文學招

後又先生寧獨不類邪予小子竊謂先生之猶勝弘也弘曲學以阿世多詐而鮮情實爲廷臣所非先生居家有亮概不激不隨則先生勝弘朔方之難發十策不得一先生多謀達世故事至本末成壞預計之無爽則先生勝弘以三公爲布被飾名中尉詰而故人怨先生內備姬侍外不爲磔刻食一肉脫粟則先生勝弘平津之封一傳遂坐法失侯先生之諸子並有聲在士林夫先難而後易挹彼而酌此者天之道也當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十六

必奕世早達以償先生之遲暮則先生勝其猶最勝者平津年董八十餘先生長身豐下面方背隆固壽者相則先生勝所微不逮者 國朝文臣自劉誠意王新建二三公之外罕徹侯之封耳有進者曰子年亦六十耳曷不從先生出而偕翔以翔乎余謝曰此所謂量而後進也獻歲先生北首矣不有居者孰與行者敬亭之陽文脊之陰余願爲先生處守焉先生生之辰孟冬望之五日序之日長至月朔也

十長兄賓瞿先生六十序

文脊距蒲干半舍巖洞奇勝所爲瞿硎被鹿裘
隱石室桓宣武命伏滔銘者也從兄子綦每遊
大醉輒據石而呼曰爾爲主我則賓之迺自號
賓瞿今年耆里中尊之曰賓瞿先生云然先生
其初非隱也籍名博士試高等且待廩已用貲
入太學爲按察照磨於豫章遷 王國之屬賦
一笑詩以歸一笑者居嘗好諧謔或傳先生以
笑忤宗戚顯人有是遷先生不譚也歸而目稱

厚林石室集卷一

一七

青足爾筵以謝絕應門出則以筍輿或以騎遇
酒必飲飲必酣酒不必旨所與飲不必其儕拇
陳奕基不必勝以取適而已過而覲先生之庭
花樹郁郁誦讀琅琅使人悠然忘去也故所至
則親人擬以爲柴桑所居則穰人擬以爲畏壘
有進而擬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爲近之然
不聞蘧氏有年也夫論壽者一曰命之自天人
焉得而制之一曰葆之在人天因得而培之之
二者若相浮而實相承先生之儒而仕與人同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十八

而升沈淹速不置悲喜應而求與人同而高下
良苦不生分別無所以滑其和無所以攖其性
人貌而天是無天損宦辟則味聊一染指先生
垂索而旋奉身而退爲不盡其用有質而負有
要而忘先生爲之已責爲之彌縫爲不盡其情
兩構騎省之悼一遭西河之戚藜羹在御袒褐
自完爲不盡其享夫不盡則有餘有餘則重積
是無人損益以天則殪命于天以人則葆固于
人天人叶而福極臻六十之年始壽耳伯玉之
化境殆有進焉余小子以漸舉尼父之從心衛
武之勤物進先生恢乎其有餘地也先生覽揆
之旦次于鵲尾其于壬午仰符 天子萬曆之
聖期挹帝虹而就堯日太史奏有曄然見南斗
之分者先生之所爲壽星也有煥然聚高陽之
里者先生之丈夫子所爲德星也 天子方崇
禮尚齒當必憲老師更袒割饋醕亦猶行古之
道乎余生後先生凡十歲幼而同學惟先生是
儀茲艾矣無所服官政而爲政于文度惟是履

安隱稍得勝先生而神明之用則日損比將藏其草于鹿裘石室分先生醉據之半席而逆賓之越數十年更將觚觚破管肩隨先生于閭風縣圖之間賓金母而拜木公下撫文脊一卷石蒲于一蠶水回視六十之日如暘谷之初曜矣姑書此從諸昆弟子姓脩先生爵請以爲異日券

上海吳翁七十序

士居常相與有所緼咸思一自見出而爲經世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二

十九

之業或于世不逢而志有所紂則多高鵲遠引絕故所知交闕其身而爲遯世之事若嚴子陵之于侯司徒蘇雲卿之于張魏公是矣顧其人率孤貴失和偏奇而鮮衷于道論者時亦欣賞其操尚而已余內弟唐君湜所亟稱上海吳公則不然震恒吳公者唐宗伯元徵先生友也少負雋材工制義遊太學試輒優南人士乙丙之際徙而北則宗伯實與俱宗伯遂聯舉魁天下是時先生都試者婁矣謝唐先生去就選人丞

南昌稍遷參晉闔先後並刺地以廉敏聞然其好也有母太夫人春秋高公復謝去曰此何可以一日養易庠唐先生仕汴顯至秩宗每有意援公不應也公特出其所緼未盡于試者學其子以經術悉誦通聲籍籍起離序所未盡于吏者用之家與時逐海壖故沃土公善占穰毀察泉脉而里之布縷被服天下機聲軋軋與田歌烏烏相勞也益務完物而無息幣故業視先世益饒因斥其餘治一園黃浦之上雲亭風觀帶壑纓繡君湜嘗得寓目焉極爲余贊其勝且言公有勝情肅客以禮視履鮮健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卽期頤未艾也越歲癸丑夏四月君湜以其縣孤之期來告曰公之年往所爲卽期頤未艾者吾自卜之而公質行甚具子其爲吾敘次焉夫吳公初以文友唐先生也何所多讓而宗伯得時則駕建經世之閎業公安處散寮奉職循理亦不爲遯世之偏行當唐先生之先首唐約也公不靳所有以資唐先生及宗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二

二

華廬多推謝而公一無所資唐先生亦不爲杜
交減景若子陵雲卿而借唐先生以獵鵝引之
名今且行年七十也仰奉九齡之母帥子婦朝
夕上食作荆蘭舞俛撫奕世之雲若仍課誦分
甘老者鵠峙少者鳳舉而公歲優游其間隱不
違親退不標跡修倫紀之常享庭闈之順之于
道庶有所衷矣而高風雅尚世又復泠然歸之
君浚稔吳氏家閭更言公父處士公嘉靖季年
吳中倭上海猶烈處士爲收里中之遺齒而飼

唐先生室集卷十二

二十一

起其創痍者所全活居多公時甫冠實佐之而
公所分與貧交疏昆弟始百計至讓產同祖弟
而時振其乏絕新廬舍于燬其孝睦有所授而
恢大之如此范少伯三至三散服桂飲水以仙
去以是知財何累人私之而封殖則爲園鹿爲
牢豕公之而行德則爲豪俠爲仙遊太史公稱
蠡老聽子孫息之公太夫人前不言老有子一
恒伯仲者可傳矣彼宗伯之胤必以經世其家
者也伯仲幸相與講世而圖紹明哉是震恒公

之所爲永永壽者

侍峰阮三公六十序

宣歙地相錯如繡歙土陋不任耕故多趨化居
而遷卽遷吾宣者阮氏孫氏稱最久且著世相
爲昏姻阮之先有處士公傑者弘治中斥金千
伐石而梁夏家渡蓋宣歙之輿徒所經也受嶧
陽諸水以達于宛谿源漂疾涉秋霖漉激揚絕
道今茲驛蹟納而卽康莊者百數十年誰之烈
乎幾傳而爲青峰公者余識之周春敦茂長者

唐先生室集卷十二

二十三

也遵周官質劑之法而出入有經贏縮有度悉
稟于公平晚乃務本富力稼穡建學之役公捐
穀助焉而六丈夫子皆脩其故業益拓之太學
侍峰君則公之叔子余友孫以治之外舅也君
少遊成均婁試于京兆不獲售然已傾都人士
矣及謝歸反關却軌自託于處士之義宣之俗
近猶歛也好造請士大夫爲名高峭急猶忿一
語相稽輒窮歲闋諍而借資以守勝君所與焚
枯酌醴推枰送抱皆故時貧交或循行田墅歌

鳥擊缶相勞苦而已一無所外援而且和之以天倪履之爲谿谷退然如不勝舉蓋望其容而使人之意也消則君誠有之士繇太學出其末也必俛徼一命之榮而取償三倍之利市君弗之屑也余在輦下嘗見諸公卿頭童齒豁以及鐘鳴漏盡而奔趨謁蹶不休者亦欲豐祿廕爲子孫久遠之計耳君當壯蟬蛻于汙濁之中鴻冥于雲漢之表豈易能者哉夫以君負材不試而小試之家所就業日以多然而終不能盡已之材于于焉融融焉以虛游于一世初不欲盡物之情甚哉人之不可使有所盡而行無餘地也建哉不盡者之必有餘也君四子伯和生聲噪鄉校間以次競爽必駿以昌顯而君年始耆則爲天之所廼篤綏祐而俾其康遂休裕以衍餘慶者在子與年矣當處士公之斥金爲梁青峰公之捐穀建學人爭義之而一時靳固者必竊以緩急非益頤今若太學先生昆弟鈞致不貲諸子起文學高等中外之親幾千百指其

所獲不既奢乎以是信爲善之利卽百世勿替焉先生之館甥兩曾君及以治友壻也合而爲舅氏壽屬不佞布祝者之詞余惟婿之稱外舅曰岳意蓋援泰山有丈人峰耳魁然峻極之岱宗震四維而長五嶽所傳登封七十二家者類皆秘瑞檢而祈長生此庶足以祝先生余論敘先生之質行如右以備異日代王言者之采

東溪翁劉長公八十序

余年踰艾無所事會茲長夏日惟與二三同人

以晤言消之一日坐相質論壽予曰箕疇攸好以錫福法言彌劭以戒年有虞之申祐日與之平格皆是物也則先務令德乎難者曰東魯之淵極望而神損東陵之跖既富而考祥故天誠難謀而人或互勝予又曰夫欲長生莫尚尊生辟之燭焉闕與室則竟夕光榮置風檐則俄頃鎔液道家指精氣爲三寶貴性命之雙脩且煉以神丹輔以上藥則延年有術乎難者曰橋山茂陵儼歸天上交梨火棗不與人間故雖盜道

無私而僞才難得予又曰南陽菊水多商巖之
老西楚桃源猶秦季之人或九代在雞窠 或
五世皆龜息迺壽固有所受之乎難者曰李耳
之後爲將不聞黃髮武夷之會稱曾寧盡青瞳
故雖魯雞不伏越卵而鳧短豈續鵠長予又曰
語有之祿也者所以持生胤也者所以衍生祿
以厚其根胤以養其志詩人頌千歲于俾昌祝
百祿之是荷意者亦人情之上願而久視之一
道乎難者曰青城之叟絕鹽酪何有常琬懸溜

鹿溪文集卷十二

二十五

之栖謝妻子正虞家累予嗒焉卒無以應也頃
之諸君以劉長公覽揆之期告蓋歷有四百八
十旬矣而以歲計之曰八泰夫劉長公者漳平
子肖先生元子也予因以諗于衆曰當漳平以
奉所生諱自免令歸也一時士大夫高其節迺
長公實贊成之予及親覩公七十孤而烏焉孺
慕也殆世以孝聞公有仲文弱母太君猶憐愛
焉長公卽獨任勞爲家督然絕無所私嘗丞湯
溪有吏能兩薦于 朝坐失一上官旨投劾去

諸君唯唯曰劉長公誠令德人也漳平與後太
君並眉壽太君距期頤數年耳周文王夢九齡
而與其子武者三則所距之餘必與長公躋大
齊無爽矣不可謂有所受之哉諸君唯唯曰壽
者授也以與爲義長公頗直中觸事易發而事
過不留冢嗣之歿不以其賢故致太戚視西河
爲優予恒聞長公譚穉事大校辨五土之宜若
六穀之性與時節宣順之而勿傷夫養生一也
彼得之解牛此得之播種機相通也雖然長公

鹿溪文集卷一二

二十六

亦有天幸焉卽吏廉徵祿尚足以代耕卽杭孺
入捐中道而繼妃孟足媲美三丈夫子具質行
績學相與怡穆若長公之于仲也孫曾之長者
擗管幼者含飴足自娛而長公方刺肥健步履
抑何必餐落英烹五石哉要于語所稱生而持
與衍之者長公得之維夏之季日已酉後君匪
譽伯仲汪君原勺輩咸中表親也暨予兄子好
爲長公甥者共籍予小子言拜長公于堂以爲
康爵侑已而諸君嚬然曰梅先生猶賦芋然其

言是吾曹昔所難先生無以應者也今劉長公
一應之予以故知理之所趨雖堅白異同詭
辯不克易其說天之所格雖百千萬億巧曆莫
能筭其年

敬源劉次君七十序

劉次君震仲丞山陰也無負丞大學士朱公心
重之後三年禪而謁銓朱公將丞以會稽次君
不敢應廼補瓊州之文昌文昌漢紫貝地瓊環
海數千里而爲郡唐宋所常以待遷臣者也未

居我石室集卷十二

三七

幾擢海南衛經歷致其事以歸余訊之語余曰
吾習觀于海矣瓊故海賦之所謂南澮朱崖者
也當其洪濤瀾汗峻浪消泐蕩雲浴日挺地稽
天望之眇不見其端及其怒者綴駭者夷翔陽
御舒一碧萬頃恍百谷之所王而天下之閑覽
也吾嘗習海之風矣當其月暈蜺繞靈暄應興
警乎噉焉虎嘯雷轟拔木發屋巖石影沙其何
寧攸居乎及夫箕伯含舌封姨戢威纖蘿不動
一塵不飛則亦足以辟瘴癘而解蘊隆也吾又

居我石室集卷十二

三八

嘗習海外之氣候矣昗夕異節絺縕互施一日
之中有若華嚴藏之所爲八寒八熱者焉故吾
于是而悟人世之興替消長猶海濤之潮汐盈
虛耳物情之喜愠亢抑猶颶之作止起滅耳吾
且知炎炎者與凜凜者之殊趣也其始而飲水
者或終而內熱也眎海外之候何別次君抑善
游觀矣以是信君子貴閱覽遠適而井窺牖守
者之足鄙也余問昔遷臣之遺跡在乎次君撫
然曰吾嘗經儋耳拜東坡祠下躊躇咨嗟不忍
去因念吾曹以丞蒞士民之上贊政而宣化非
若坡仙之遷徙流離有署可居非若坡仙之蛋
塢獠洞祿雖微差贍歲而稔酒者清旨宜醉非
若坡仙之無藥物醬醢卽近建言諸人不無廢
斥然未有遷置海外扼之於窮極如蘇子者則
聖德之如天也余益服次君之言恕而達子瞻
之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曰何時得出此島
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
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故其處夷險

若一而胸中超然自得焉次君抑善觀眉山矣
余時察次君貌豐氣和非無得于胸中者度其
年必長彼其于寒暑之代謝流坎之行止一付
之海濤天風而已夫孰得而攖之越數年甲寅
秋次君之年登七袞貌益腴氣益和宦廉食貧
晏如也余初所度者有徵矣有謂海外多奇藥
靈膏古言神仙亦遠在海上次君必有所密授
祕不語人者或然乎玉山劉氏世多壽父漳平
公玉峰先生母後太孺人近百齡長君湯溪公
方年八十七番番若若照映里閭也初次君嘗
到股以起漳平而父事湯溪晚得子公庸賢而
文復孝事父是孝亦世之矣是歲春長孫生皆
吉祥善事也洞微志載瓊海楊宋卿壽百九十
五有九代祖雞窠小兒者不飲不食不知其年
幾豈次君在瓊別有所授耶漫志之曰說海需
九代後而余以質次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太原盧太公暨王太夫人六秩序

晉自以五材士興而得士益章于是稱仕國焉
唐故晉封地其風勤儉思深遠有唐堯氏之遺
廼堯游藐姑射臨汾水遂窅然不有其天下故
後亦多隱操漢之儒仲彥方爲最聞而儒仲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內德要以仕則定霸匡時以隱則躬行乎化若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登之人也之德也
則其至者矣余偶與客論晉事而客有自宣城
來者亟稱其邑盧令君賢大校言宣好訟訟多
挾重而借資令君則持之以平宣好諂諂多糴
名而驚利令君則持之以靖宣好侈侈多僭上
而腹下令君則持之以朴宣好偷偷多動漶而
言吮令君則持之以敦其他慎出內屏胥徒弛
闕梁禁捕博則不啻若口也余念令君實晉人

晉與吳南北異戒風氣習俗異宜令君年未壯
且聯舉也朝縹緲而夕薄牒異用俛仰服御異
形又未及期月也抑何修而得此客則言本其
尊人龍泉公及母王夫人之教云龍泉公潛德
弗曜嘗以高年爵一級勤生而儉奉性慷慨而
度寬然長者王夫人端莊寧壹勞佚之辨所由
來遠矣頃之爲日月會于鵲尾客復以公及夫
人年並耆耄來告蓋時迎養在令署且爲梅氏諸
君介所以申壽者余一時詘于詞竊惟令君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二

所自爲二人壽則亦既備乎傳不云乎百姓歸
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謂成親又曰聚百順以
事其親名非聲音笑貌而順非要劑約束也藉
第令一有悖出民將悖入其孰曰順一有不順
人將詈女其孰曰名令君未期月而大綱布輿
頌興馴致其道三年有成順而成之貽親令名
無窮焉夫天之視聽在民考祥在已前歌後儻
天必從履思順天必佑天人交相宇宙太和
故以此論孝協于天人以此論壽彌于宇宙不

抑亦大備乎哉卽以晉事論當儒仲賔賢妻擁
故絮自老耳至其後魏晉間司空司徒傳紹襲
龜竟以開太原之華胄然猶在十數世之餘彥
方其婦子無聞焉儒仲亦不聞有年也盧公與
夫人耦德且耦年潛其身而旋曜于其子以益
章五才士之用爲晉國重卽美哉山河殆亦今
世闕焉希觀已余聞公二人者徐徐于不以
其子泰損居約不以其子賢先居鄉亦不以其
年稱耆足指使而高負恃其神凝其天定卽令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

君日共八珍五鼎以爲旨微 九命而彈綏象
服以爲華直將塵垢糠粃之所謂姑射之神人
非耶往余兩蒞宣與梅氏善梅氏固宣城右族
其觀化惟先其被澤宜厚茲特逢掖之士驩呼
抃手願所爲壽太公太夫人者也卿士大夫從
郡中有合舉不具載雖然諺有之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逢掖夫逢掖何貴得無以士羣而好修
公論其尚足寓乎昔者公孫僑討鄧析而存鄉
校夫是以子產爲惠人也夫

十長兄子綦先生七十序

國有宗臣係安危而與國相終始家有宗長係
盛衰而與家相代謝古者庠養老而爵高年賜
之杖賜之穀帛卽在民間爲之期爲之等著于
令有繇也吾族當先大夫時亦云盛矣然所爲
盛者匪直謂生齒之繁田宅之廣與夫冠佩之
聯翩文采之煜燁也一時二三耆艾多賢者先
大夫秉家之成肅肅在廟雖離在庭倫紀有常
詬厲不作家風世範爲四境所式瞻每歲時伏

鹿裘石室集卷一三

四

臘亨羔潔兕歌衍樂而秩初筵以申燕好焉于
時爲先人諸子行而相斲夕者數人從兄子綦
先生猶爲先大夫所賞識則其盛蓋于兄方壯
見之至癸未甲申間而衰微已兆浸尋三十年
以日盛日衰外彊中乾眇不及矣廼者戶自爲
俗人自爲政黨同而伐異賁少而賤老將使尊
畏卑寡避衆惟力是視莫之誰何而先世仁厚
之訓禮讓之遺幾不能舉以此徵衰衰可知已
卽吾兄行年七十而觀于盛衰之際代謝之機

殆微乎六微乎陽進之極而姤以一陰生于下
若管之癸未甲申是也陰剝之極而復以一陽
生于下若今之癸丑甲寅是也夫有所必窮者
孰無所終窮者理重以烈祖累仁保世滋大七
日來復茲其候矣吾兄遇姤始則謚然含章爲
包庇處剝極則巋然獨存爲碩果而茲且句者
萌甲者圻適陽德方亨之會吾于是卜先生之
年必永永無有害也何者以爲天心之所特畀
而先靈之所潛祐也兄前是年六袞吾宗人咸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五

詣播芳堂爲祝而余鼎祚爲之詞兄虛襟受之
歲紀辛亥進七秩而宗人申約如前其年則族
有大釁顧兄雖皤焉不滓以同室多故力卻也
越二歲宗人復申前約督愈嚴余遂嘗稱祝貴
門矣同姓之親聞焉鮮遘彼豈力有所不足耶
于兄則人所歌儻卻而益前踰期而益迫聚衆
情爲衆順合大順爲大年吾族盛而衰衰而復
盛循環若貞元之相續而先生益若元氣之周
流其間曷有紀極哉于時造階而修康爵者凡

三世爵以三止有嘽嘽焉以不足蓋驩者鼎祚
起而宣言曰蒲上之酒德盛矣一飲一石醺初
筵者不云乎始乎治常卒乎亂僂僂者孰如遂
遂便便者孰如訥訥所爲尊卑淆而老少易者
多孰其咎焉夫以衛武九十之年而猶悔酒過
申抑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兄更以疇我曹亦
三爵止旣醉而出

進階朝列大夫觀吾陳僉憲先生七秩序

余鄉而東多甲族皆世爲昏因衡宇相望禮教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六

率與今觀察陳觀吾先生越居東極則厥祖宗
伯靖獻公之先里也茲歲甲辰夏四月日巳亥
先生紀年七十矣郭少學叔儀萬叅軍惟賢偕
其鄉若孫氏若湯氏諸君將修康爵祝先生而
命鼎小子以言侑鼎不斐敢辭諸君謂先生嘗
與先太中及貢東平沈少叅萬徵江二郭先生
譚學術交切劘非子先子之所畏者乎小子唯
唯余聞之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有互乘故有貞
勝而士君子脩持則言人際遘則言天要之天

固恒定爾且無遠引卽靖獻當

文皇帝入繼大統也顧命之臣前歌後儔公乃奮扣馬而嬰逆鱗其爲節郅危其被旤亦郅烈而一綫不斬之緒綿延以逮嘉隆間在里者駿發于觀吾先生籍東牟者鵬起于大司寇其學司馬以邊侯顯先生以廷直聞方先生之初爲南臺江陵相承父諱固位不還也遂與于權璫以要上畱一時公卿臺省請畱之牘日奏御而南臺長爲相所親倚御史比而爭署名先生

鹿裘不室集卷十三

七

明天子之仁威再補滇而意指小與大吏迂有事國門卽上書予告矣告之日且疏進忠良錄無罪又人所辟嫌誅怒而不敢言者先生具言之儻非眞誠體國者詎能爲大校先生亮直忼慨良無忝祖風而出之裕如行之無事則其學術明而切劘者有素也夫靖獻所邁天命鼎革之會也電鑠雷輶何直人勝先生所邁亦天倫絕續之會也負宸據圖何直人勝迺今而靖獻獲昌大其後以有先生于先聖先生以身名俱泰進退克全獲有茲七十之齡眎司寇較著可不謂天定乎哉然其初天本定也故君子惟修其所必至者于人而聽其所不必至者于天夫天所不必至者非年乎語延年者必養生昔有養於內而失諸外者有養於外而失諸內者皆有所以養之者也有所以養之則其天搖善乎子輿氏之言天也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其天定以是知先生之天久定矣天定則其所不必至之年將必至若衍之使長此必諸理而

鹿裘不室集卷十三

八

非若彼養生者術也且諸君獨不見先生之居鄉乎出則柴車芒屨入則健戶諷書卽近奉詔晉秩賜金緋先生一再御桓褐如故也而丈夫子咸績學恂恂儒行奴客董令司啟閉供算器而已夫畸于人者則必贏于天天必俾吾曹長有先生以維頽俗而樹惇史言天定者至是而始益微也先生健七箸酒無量抑將領鄙言而醕吾孔子之百觚乎不佞辱先生繆知敬百榼以侍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九

大司寇華陽徐公七秩序

守其不佞繇尚書郎領寧國則南大司寇徐公予告里居者殆將一紀守獲帥僚屬以歲時朝而事之公頽然山峙沈然淵渟有大臣風度屈于歲乙巳在禮年且杖國焉因念不佞甫通籍羗戎先是有兵端公方爲御史中丞填撫蜀于是有三征之命舉莊躋唐蒙之所經略與諸葛武侯之所深入者而一旦底定之爲西南千百世便利皇皇勞績天語赫臨是時公蓋

以武功顯矣及晉貳邦政贊中樞會屬國中于夷于是有渡遼之師公所爲畫審緩急晰堅瑕固不欲勤于遠而務先內治主者愎不任師卒以無成功是時公蓋以智謨顯矣然不佞時猶浮沈州郡也已爲郎聞銓曹傳言公郎銓嘗典南宮試而斥江陵子與弟不登也于是有東省之出泗上諸侯悉爲江陵丐命于岱宗獨公返關不報也則公以氣節顯至今人能稱道之大校公壯而郎銓彊而撫蜀踰艾而總京戎其長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

秋官留都也未耆卽引身歸矣蓋公材高故蚤達公議曙故易退蚤達者其資適逢易退者其天夙定此內外物我之辯也自不佞獲事公三年所竊闚公之深而知前所豔說慕頌者皆其應跡耳公視之無有也歸而一切謝絕端居簡出日唯以養志于恬合氣于漠蓋始也出則緒餘爲智畫爲勇伐或握之不可奪亢爲節旣也斂其天真無智名無勇功咸販之不可測入于機王文成定藩亂之數歲而謂在今日處此猶

當盡善吾孔子自敘其所學以十年爲差至七十而始自信曰從心余某噫夫子以此其年而爲司寇攝行相則來谷之會兩觀之討施爲氣象必更有進于是者何者以其在化之境也徐公非七十之年乎今天下雖脊脊多故矣龔夏平播九州攸同衡世者以外寧必有內憂而所亟則在上下之泰交官府之一體此其要又在握機于密勿而運化于陶鈞實非智勇矜名節者所得與也余意徐公其人焉粵昔周召

風集石室集卷十三

十一

夾輔亦在平格之歲流言則屏聽告老則請畱要以爲老成謀國爾而況公形用精玲神明煥若詩所稱黃耆駘背以引以翼我

皇上者乎吾見尺一之詔與百歲之觴昕夕交進矣嘗以是諭于僚若屬不然也曰聞之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徐公茲退而處野已出則爲勞臣處則爲惇史其重均也曹平陽相齊舍正堂而禮蓋公固在大夫宓子宰單父所師事者三人而邑以治是在屬令奈何必祝公之出而

退失所圖乎不佞申之曰憲而乞言老更之事也坐而論道三公之事也吾曹誠義切憲老而欲爭天子密勿之重臣閔陶鈞之盛化無迺義之所不敢出乎且往者歲甲午公以疏請上念公久勞故賜以一紀之逸復念與共圖理必勤以夾輔之徵周召以還同壽同德于今烈矣僚若屬曰善請述之而以嘉平之壬戌敬從守爲徐公壽

一兄長泰和先生七秩序

風集石室集卷十三

十二

成周盛時論士自鄉始其教有恒度不見異物而遷其升有常敘不得躐級而進始也養之久而後用既也論之定而後官漢距古未遠孝弟力田有行義猶鄉三物之遺故士率修之於家而或曲學阿世壞之於天子之庭者間有之要其初非真修也是後詞賦興科條設士唯以文論矣我明規宋而顧尊經術罷斥百家其敝也以俳偶爲敷文以帖括爲學古少俊之士朝濡毫而夕脫穎無俟養也朝登名而夕拜命無

俟論也及其典一官守一職司功在前執灋在
后兢兢焉務修之 天子之庭而官箴吏治之
所不逮則恣睢桀驁然內加于父兄而擣然
外競于閭里率往往壞之于家彼其初固未嘗
修之于家也論者以宗法廢天下無世家科第
尊天下無善族夫天下家與族之積也無善族
寧有善治乎哉則古今之不相及也固宜鼎祚
先大夫眎齊魯學政嘗持是以訓鄉薦之七十
子者已乞歸而爲政於家復以訓族之子弟族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三

子弟之俊有材者愛而翼之其有質行者狎而
敬之若從兄泰和先生則質有其文固先大夫
之所愛且敬者也先生亦獨引重先大夫而心
儀之往有直指使進七庠之士合試之特首先
生亟稱先生可俛拾一第是時蓋已傾郡人士
而逡巡以游太學則又傾太學之四方人士然
竟爽直指所期也至

今上丁酉而伯子學薦于鄉初先大夫亦以歲
丁酉領鄉薦而先生喜可知也謂吾常勅爾曹

惟叅知是則是倣茲有明徵矣越數年而先生
之子仲叔爲文學高等仲且受餼季且競爽焉
先生皆不自有之卜築東隅絕不入城府郡邑
吏尚不知伯子有父爲太學先生先生一都布
裕躋躋陸澮間饁耕爭席田頽野老若不知先
生少爲名士今有子漸以顯也吾族固素習先
生而先生于宗黨恂恂拊身若不及使人望之
而意消而耿亮端方訾笑不苟取予必嚴使人
聞之而非格七十年如一日爾先生之子咸入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四

遵德禮之訓而出無所造請有司故凡七十年
之中式其里若畏壘拜其庭若陳仲弓萬石君
若先生實可謂修之于家已迺不獲如申公由
七十被徵力行之對顯明于 天子之庭此所
爲治不古若者乎意以我皇祖之靈天必相吾
宗俾長有先生以真修致善族豈直茲二三子
之厚望抑同宗之上願也漢法七十者餽以糜
粥賜以鳩杖先生形癯而神王健飯善食酒步
履矍鑠何所庸是月嘉平其日丁卯爲先生覽

揆之辰翌辰立春越歲丙午貞元會而天人泰
禱符吉繇有開必先矣

大中丞詹公八十序

吾郡一時稱國之元老者凡數公至若爲朝
廷立綱陳紀揆憲貞度贊大匡之治名實皦焉
以永綏福履麻間延世則今御史大夫詹公也
詹公者魯臬先生初令新建最徵給事南吏垣
江陵有奪情之事業且子假歸復有期而臺省
從輦下連章趣召之是時南垣有其親某子甲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五

首奮詞獨詹公不可爭之力廼已咸廩廩以公
郎而具大臣之風節焉于是出僉東臬旋絳謫
藉矣及江陵敗而公入爲禮曹擢祿勲歷尚璽
丞廷尉以荐陟太僕領奉常始超晉副都御史
攝摠憲者七年以乞老歸又六年爲歲甲寅則
公年屆八秩云公望彊而通籍逾老而縣車于
禮則然癸未以後嘗小迂江陵者輒驟貴公念
爲辛未所舉絕口不談南垣事其用意厚優游
卿寺者幾二十年淹速不入于其心其爲度遠

二協內外察直已一意輔法而行無所徇然惟
務愛惜人才不爲重劾無所枉初不以風力自
見也其識體曙人言有所及拜表辭不待報而
策出國門之外其見幾明決如此厥後越許公
秦孫公皆秉憲相繼以去寔詹公啓之焉而
上皆聽其去亦以追重詹公也夫大臣體國無
以有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要以難進而易退
君子之道也遠近去就歸潔其身聖人之行也
詹公第不欲爲苟去爾誠無所用名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六

上神聖威靈不測而于公特有潔身之論匪公
之精白廼心恭忱乎達何以獲此士大夫非進
而朝則退而野天與人固未有進而不退者也
公進可以正臺綱而退猶足以明臣節在朝有
以恢主烈而在野猶賴以維世風或謂公年八
十而骨愈清神益王精爽映徹無減壯時自昔
畢召著弼亮之助咸在平格之歲往者公爲
上意所嚮顧且久寢且大用之鼎小子顧不然
公恬夷端靖無然歆羨而擬公以東山之臥者

非知公之深吾之鄉陵厲浮覽樵松鬼璞至于
今而極矣尚不思得一篤中長茂負寬身之仁
爲不二之老者以鎮定訓迪之非揀時之務故
余願率鄉人士祝天胙公以千百其歲俾人人
被其容接若登春臺若游華胥日熏蒸訢合于
元氣太和而不自知則俗之敝也庶其有豸乎
公所造于吾邑者大矣余聞公嘗以始終受

上知老臣報塞未盡而勅其後以馴謹若萬石
君家冢君方待舉南宮若介若幼及長孫任者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十七

悉恂恂儒雅組修工藝業望者皆知爲卿材國
有世臣其圖報不益重哉是歲七月曾孫生八
月日乙巳公攬揆之辰適與彌月之期會其得
天之豐福汪澤抑云單厚矣佚書有之曰安廼
恭已昌大在自克天蓋地軫中有滄熱善用道
者不害不竭殆詹公之謂歟公中外之親多雄
望美蔭濟濟翼翼旅進而爲公壽先余鼎祚不
嫺之辭發尊以祝豈諗公謙尊自牧無以賤賤
乎鼎祚既嘉命之辱敬撫公出處進退之鉅者

如右以質諸君子而有所私效于公憶鼎祚
勺時先太中見公文以爲必峻舉且聞其賢也
介而請爲鼎祚師公以弱謝不應卽小子不慧
不任教而公實雅不欲以身輕就鄉士夫由是
愈賢之言于郡守羅盱江先生今之衣襦襜冠
剡剡若箕將何爲者邪異日之風節福澤安望
詹公哉安望詹公哉

壽邑侯日葵鮑公兼祝封太公太夫人序

成周盛時朝而君臣上下家而父子昆弟之間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十八

靡不驩欣鼓舞歌頌祝贊蓋泰酥之徵也然猶
必重稱壽云周公進兕觥而致萬壽于成王也
時王方幼冲則壽固不以年論矣

今上爲御曆嗣服之四十年壬子是當五秩庶
邦黎獻虎拜稽首而我邑君侯鮑公夏六月中
旬吉日實攬揆之辰紀年甫三十有一比歲辛
亥丞王君簿李君尉劉君圖所爲壽侯者侯力
辭茲以屬余不佞申前請計侯莅吾邑者屆五
年性端材敏所爲惠而教生養而安全之者善

政抑何可僂數至若冰蘖之操羔羊之節則我朝祖宗以來二百餘載吾邑所未嘗一睹者昔麗山氏分布元氣孔乎滔乎而鍾其清醇者爲聖賢卿大夫故清則必極貴而顯清必長年而壽卽物之清者苕苕謾謾莫若松栢標羽族之宗長爲仙人之上驥者莫若鶴貴且壽又孰能尚之天保周家以治內其辭曰如松栢之茂雀鳴之詩從九臯而聲聞天言誠之不可揜也我侯之清白自持繇衷達外繇初克終悉出敦誠

鹿表石室集卷十三

十九

不緣藻飾以爾人人深信之而掾吏皆負霜雪立旣不敢爲奸且若將浼焉則廉生威之効也余不佞奉教久良有所異清者多患刻而我侯仁心爲質慈祥易直念切如傷則廉而不劓之用也仁者必壽又其明驗已 國家遵周典以六計弊吏治首先于廉自余所記識遠若魏文靖王端毅近若陸大宗伯咸以清介躋位卿輔問其壽咸百齡則所爲極貴而長年者不亦章章較著哉三君圖所爲祝侯者在斯矣在斯矣

侯以家庭昆弟遇寮幕而三君以速諸父舅嚴事侯則又壽考惟祺福祿是荷之至願也願至則望深望深則祝頌系之成周盛時殆有然者夫稽首虎拜以媚我君上者庶邦黎獻之事也拊髀雀躍以親我君侯者二三寮友及我士民百萬戶之事也侯旦夕應 召而掌銓或居臺省邇在跬步猶之今日之壽適萬里者始祝輶而已恒情凡感德而思報匪特止其身必上逮其所尊親侯之封太公太夫人名荐顯而年肇

鹿表石室集卷十三

二

耆以次且將陟九命登期願何待于筮史余不佞與三君少需之曰昊天有成命當有代我曹之報禮在

中憲大夫史翁暨郭太恭人雙壽三封序
董國史少川先生初 命爲大夫則以予今太守公守福寧封云已爲比部郎封先生繇奉直而進奉政是時先生季甫耆越數歲郎出爲寧國守又三歲丙午也則先生年進而登七十會國有大慶覃惠中外先生繇奉政而進中憲大

夫煌煌三命佩服金紫矣不佞適李寧國郡司農大梁劉公先予至郡司馬溫陵陳公後予至太守公儼然臨長之吾曹兄事太守公而父事先生奉觥稱壽情也命予一言則以有事服勞職在弟子予小子其敢辭予惟羣情所最欲得而最難遂者莫如壽尊極于君親極于子人主能以三錫九命寵其臣而不能使追畢召之長世人子能以三孤八座顯其親而不能使必松喬之引年夫壽因諸天而成之人者也予見世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十一

之稱壽者類第以其子而推及其親意其人或靡有以自見故無得稱述焉若吾少川先生者固經明行修人也越故多才士咸孫先生爲弗如而先生累都試不售又咸爲之屈先生夷然不屑也及太守公少穎異先生訓之嚴業成而連擢第先生慨噫曰吾初非榮一第也亦將冀尊主庇民於物有所濟而已遂去而方外游猶特精靈樞秘匱之書爪幕見垣之指晚益好青鳥若玄女形家言蓋先生之學誠多所該洽而

率歸于正訾笑不苟進止不失度望之皆肅然起敬顧就之使人易親卽拜大夫封一越裕徒步出入里社道故舊課稻蟹夷然不自知貴也而平生性鮮嗜欲直以約自將予同年楊太史者先生郡人始賀予得寧國以有太守公旣稱述先生質行略如此予忽忽不暇問先生年以今知方七秩矣夫先生之夷然而始不自屑於詘復不自知爲貴者其神凝也神凝則形駐先生之端嚴有度不苟者其持敬也莊敬則日彊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十二

欲淺則理長裕用約則沖而徐盈至若時而天機時而地紀褒六氣之辨恢八絃之觀則吾得坤乾焉造化在我安所庸問年哉故君子脩身以見於世而道之真以治身壽抑吾自致之乎某舉太史言以諭諸兩公司馬公作而曰余聞人旁習太守公福寧之善政在人耳也逮慮八閩獄所全活數百人無不驩欣祝願者祝必仰而効華封之多壽俯而期于公之高門吾固信先生之必壽也司農公曰余來宣太守公有黃

池撤關之舉蓋推關也推歸之于湖而璫使卻諸境上至于今商賈若林舟航若鳬雁其百千萬人驩呼祝願殆視閩有加焉且彼閩僦也茲則一郡之良彼顓壹宣天子德意而求之生茲則亢不可得之天威而極諸溺難易殊矣則其報宜厚吾固信先生必壽后必昌阜也不佞某聆之廼矍然前吾近睹吾滇推事而偉哉太守公之撤黃池關也民則芘而主則尊且有以承親志焉予刑官即太守公讞閩而予竊得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二十三

用刑之意矣則皆先生遺訓也異日太守公躋三孤先生陟九命而薦年期願其說壽要不越此予間聞母郭太君與先生嬾德駢美佐先生訓太守公不以慈廢嚴亦繇太宜人進恭人是年稱老矣猶有三丈夫子侍于家太守公數迎養不肯就曰吾啖海錯而甘之烏用損官厨梨栗乎宣志士之毛惟梨栗太守公廉雖果蔬不易入二人者喜而故啗之先生懸弧之辰月在午而太夫人前期貞于孟陬然必侍先生而後

申慶典禮也予小子敘次其言從兩公稽首三祝于日太守公東望海氣五色冉冉上爲雲有奮飛之思焉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二十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伯姊麻太夫人六袞序

余母恭人舉三男一女而姊居長今獨吾兩人者存歲癸巳中冬十八日姊年登六十余且年四十五矣當余生家太中方給事同省郎持牛酒賀戶外輪蹄日相擊姊代主中饋猝嗟立辦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一

賓御霑洽問知繇姊則衆固已賢之及歸麻典客君得之時余猶呱呱也凡吾兩人所似者有四而余小子所不如姊者五姊生不必顧而志慮清明余短小精悍姊性爽朗不爲敬子戚促態而余亦表裏洞達無他腸姊習詩魯論孝經誦皆上口於中壘列女比擇益詳余多藏書枕藉食飲是物也姊堅坐夜蟬連至戌不休余肱篋炳燭輒達曙不告勞其所不如者余淺東易動姊有唱迺和沈幾重發則燥不如靜疏節

聞目莫如余故闡緩廢事姊晨興手歲筵輪碎而米鹽繁而錢布近而竈觚遠而畝首悉躬自校量嘗考仲子之官審曲面勢工倭稟成此非猷其才而已則墮不如勤余與服燕饗不能無崇飭而典客君數世以來齋用故饒姊豐外而約中不貳簋不純帛則麥不如儉比余好內典修佛教或尚虛王質筵尊姊直躬任運不復信機祥禱祠之屬則拘不如達余用文繆負名迺鄉曲反鮮譽間以外無能名姊者而并有范梈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二

有模內言不出女德固然則華不如實其似者在笑兒聲音之間其不如者在蹈履材術之際余小子良媿已而至循余姊所得於天者無論余小子瞠乎其後蓋世所希覲焉先太中首抱姊母恭人殊愛之倍於子當爲婦而典客徐徐于于焉安之贈君與陸邢二太君以冢婦殊愛之倍於子叔幼而孤姊從典客親撫而訓之並文學高等司勳成進士則典客見背之明年耳又九年爲辛卯而姊仲子領鄉薦伯子籍成均

亦各有子之子夫語親則篤語儷則良語叔姒則終義語胤續則亢宗無違色無逆境無衡慮無僨謀不抑亦昭乎備哉彼尚論虞孝必引其年衍福箕疇壽居其一要以儉而蚤服德之共靜而常出生之徒實則游無窮之門達則恢無間之域不蠹不腐勤之効焉余姊所自爲壽者警乎大矣卽巧歷安能竟其年故曰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人參合其斯爲善之善者乎余族諸祖及諸叔兄弟以紀甲歲惟一周是月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三

也一陽來復周而復始於今叶矣迺畢集而爲姊壽則長者先祭酒其言曰左師有云愛女者祝使無反言欲其宜也自女字于麻而陸太君分惠之聲有宣勿替也邢太君不知非其婦也事典客倂然其若不勝也叔若子旣顯而欣然其不與也内外宜矣是宜壽諸兄弟率諸子進曰必敬必戒夙夜無讟爾爾繁無遺我兄弟憂而忘父母之言兄弟宜矣是宜壽姊介二子以旅酬而使應之曰嗟師氏失職彤笄久湮世

遂有挾其宗而撓其家而爲之宗者復樹其頰頰翼之羽毛肆嬪恣驕尊已擅制其卒也惟家之索亦承宗之羞交相戾矣女受教而字麻者凡三紀稱未亾人者什三以庶幾免於大戾也今茲之集女庭有三世父黨有五宗寧惟女能諸長者及二三兄弟實榮施之因相與誦大姒之徽音諷魯侯之燕喜振墳簞之合奏祝岡陵之不騫酒酣樂作而禮成余小子感姊言之有維頰風贊順道也稍籍其語授二甥兼述余所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四

媿姊者以志吾過

新都吳母六十序

新都在萬山中懸車東馬始莅其境以故鮮兵燹之患多間右族其人悉化居四方垂橐而出捆載而入天下之富必歸焉然亦時時頗攻古有士君子之行今所稱齒繁族最富敵國者莫如溪南吳氏余往與吳氏交遊顧獨未識松溪公松溪公賈而隱者也自其王父賈松之上海凡三世矣至松溪公與楊孺人俱修業益專壹

松純帛布泉衣被寓內海物雜錯稻蟹甚盛松溪公善相選買繩不絕而孺人有計錙銖不爽筭筭筐篋持歲鉅鎰若若也卽吳氏多上賈松溪斟酌其間貲以漸饒孺人生三丈夫子請于公屬伯仲以什一襲賈季通誦學儒蓋吳氏人士近累以經術顯云及松溪公捐賓客則孺人猶總家政嘗召諸子語之曰自吾與若父居上海而習觀于海之勢當其浩汗澎湃浴日浸天望之莫見其涯然竟流而不羨積而善散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五

者則尾間洩之也夫財猶水也田弋狗馬柔曼遊觀博簒爭訟所爲尾間者何有旣乎諸子每歲時伏臘御板輿奉孺人還里居居環黃山帶白嶽諸婦侍孺人左右孺人率與語若不見山之義乎能藏疾故能成其大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吾生平米鹽醢醢屑必親無敢棄於壑誠計土壤之屬也而于臧獲奴客用嚴以慈有小過必掩覆之亦庶幾藏疾耳余私受之心石吳君者如此吳君亮直不妄言足信今年蜡月

十二日孺人春秋六十高矣心石君十餘曹者客金閭與雲間相望孺人子有姻婭友善也適余來吳介程生彥之請余脩酌者之詞昔之善祝善禱必歸諸詩其曰不騫不崩言山也如川之方至言海也卽孺人所垂訓諸子婦取喻博矣吳君方壽母海上東海之東如瓜桃如數斗大食之可後天而老黃白之間倒景去地四萬里沆瀣雲霞之氣可拾而餐所爲壽于孺人頗夥夥何俟余言之辱心石十餘君則謂孺人示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六

唐母張孺人壽序

諸子婦之訓昭焉日星足爲家範也願敘次而登之軸兼以侑萬年之觴余不佞敬諾

夫女德不外見在紉緝饋餉之間無專成無遂事故宜于咏歌風導之文焉然劉子政傳列女雖片詞單行錄之且多紀擬何耶又况於識行超卓近著耳目而人莫能名者其德不亦甚鴻鉅哉余與某君游有年所大而皇帝王伯細而螽蟥鯢鮪靡所不譚亦靡所不合間及女德則

亟稱其鄉唐母張孺人者云孺人迺篤菴唐長公之元妃通議唐公之丘嫂唐子之禹之嫡母某君實其從壻也蓋當孺人之婦于唐贈公已蚤謝賓客通議公遄腹生無何亦失乳獨恃長公一人所爲調劑周還而長養嬰孺伊誰職與長公性溫謐好恬愉孰與堪煩劇而縷委屑也則孺人之才可知矣及通議公起家歷司勳郎未敢兄若兄而嫂若嫂凡國政家事猶必稟命而行司勳要津而通議羔鴈無所入處官幾三

歷表石室集卷十四

七

十襁產不益初然亦不以苦廉過減是時也通議日勞宣於四方猶獨恃長公一人則孺人之才可可知矣通議之壯年而陶恭人卽世一女執紼孺人復母而女之壻某君不異於兄之子及粵西之使車不返而貌爾子遺惟伯父伯母是怙依撫之鞠之訓之作之內之義方而敏于家督長公已老非一人能獨任也則孺人之才可可知矣而孺人又不自見其才以翔奇不自有其功以責報穆穆焉逡逡焉大校務誦已以

羸衆執虛以游於無窮則所爲人莫能名誠得道之樞者乎余竊心志之比秋某君在金陵言孺人將老而傳子冠有室斌斌都雅足傳矣曆紀乙未星殷仲春日躔降婁之次是其期屆期走書武林屬所以修爵且申以吳君韓君貢君之命三君與某君皆館通議公爲友壻焉余惟易有之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也妻道也孺人少而攝姑之職以當爲舅長而攝妯之職以當爲叔老而攝夫之職以當爲父其代有終者耶夫

歷表石室集卷十四

八

壽者受也謂有所自受之也又酬也天之所以酬考祥也孺人之所自受也弘矣卽不責報天之所以酬孺人也必厚且固七十之年猶初日之光耳雖巧曆安能竟其算乎余逮守史局嘗有役宣城某君饗余書帶圍于席識通議公余聞通議少孤有叔平野公食而能教通議終身事其叔如贈公旣貴報之力如恐弗給長公張孺人復爲托通議之孤可不謂有家風乎而長公於通議貴時布衣屣履浮湛閭里初未嘗有

所借資嗟乎先正先生之不可及類如此采風
論世史氏事也余并得而敘次之以質於諸君
爲孺人脩酌者之辭而副諸公宮

彭太孺人八十序

瑯琊間有彭博士先生先生豐頤廣額目煜煜
有光望之知爲名家子而工古文詞譚天下大
計注射不休鼎祚繇吾黨事先生先生語語延
安公遺行則語語太孺人矣蓋當太孺人歸也
延安公方食貧卽其袂良願已謝綺縠惟布操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九

作而前而延安公卽食貧好行其德于鄉孺人
時時執女紅親耕繅洗佐之使延安公自忘其
食貧也而又不以貧故格其仁已稍貴爲兗州
丞徙濟南郡而孺人並從度延安公以廉白顯
奉入不繼則時時執女紅親耕繅洗佐之至手
爲龜亦自忘其非食貧也而又不以非貧故閱
延安公之誼不佞蓋咨嗟有餘慕焉間者得與
太孺人孫孝廉君游清蔚韶令言則稱古兩司
馬而後叔皮孟堅直庭內事其玩之於股掌而

通之於志意迺益徵孺人惠而能教矣梅鼎祚
曰是歲圍余之月太孺人當稱耄云耄者言庠
其老至也而孺人弗耄也觀于今女德不振而
陰教衰嘗私竊慨之夫以太孺人之共婦道者
若而年婦其婦以婦人婦以孺人之崇母儀者
若而年母其母以母人母其言不越於閭而聲
載比閭之口其算不制於天而身寄造物之權
是所爲孺人當稱耄而弗耄者也而博士先生
謙謙焉以不獲大官之饌綸綍之章寵我太孺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

人不睹夫念王事之靡盬而歎從事之獨勞者
乎寧與夫上下九折畢于臣而遠于其子無寧
與依隱一瓊庶幾庠隱不廢君仕不違親篤于
子而無失于其臣者也余聞孺人在濟南時過
其守太夫人邸中諸夫人佩玉珊珊也孺人著
簪而管履諸夫人寔中媿孺人卽孺人八十年
于茲矣其著簪而管履自若爾曰吾譽夫盈之
蘖虛而損之爲益機也博士先生以文詞起大
江北所以承大官之饌而貢綸綍之章以寵太

孺人者將屬之孝廉君太孺人若孺若嬰善事
翔集則古謂天道猶酌者乎彭氏家世受易太
孺人不論易其取効盈而不虛弗損益之故且
周易矣

萬母趙孺人壽序

古言女德不外見然周治亦古矣摯隆極盛而
生民之詩歸本姜嫄厥有任姒迺繼徽音亂臣
之目九人而已夫有陽政必有陰教猶之月借
日以爲光而要以代明仔日水柔物也神聚于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一

萬族莫不單其利盡其幾者以水之內度適也
余少與澂江守雙橋萬公評隲今古劇談皇帝
王霸之略而于女德尤敘致之唯恐後已同舉
于鄉澂江陳夫人尚未生茂才君趙夫人生今
佐憲君及澂江筮仕松谿令松谿故八閩隩區
絲泉蜀毳綿麗甲天下令茹蔬啜水無所入諸
橐兩夫人日椎作織紵以爲常曰吾無所用彼
絲麗也而澂江材快利所鄉不留行兩夫人謂
割者不全時時以烹鮮置嬰之說進以故令廉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三

而不刺用最遷延平棘寺在南號間曹爰書不
晨而決輒乘一欵段就城南諸古刹尋六朝遺
跡性好弈二三大夫相過從長吟引滿六博間
作供具旨腆悉出趙夫人手而奉陳夫人於逸
燕以故廷平有好客名因以才趙夫人及公之
出守澂江也遠在萬里外特封公朱山先生年
近耄公不欲以大人之遺體而蒙犯猜烟直露
固不行朱山先生不憚也孺子不聞經九折坂
而叱馭者乎公遂畱諸夫人侍養而先生竟若
忘澂江在遠者則夫人有爲之子者云顧公終
戀朱山先生投効歸未幾捐賓客而朱山先生
竟若澂江之在左右者亦孺人以也先是澂江
公復納金夫人新更有所內頗甚幸夫人又于
于焉安之夫女德莫善乎有容加以孝敬勤敏
婦順備矣越十五載爲萬曆乙未蜡月女史紀
年是維六秩會長君以佐梁憲過里閨稱萬年
之觴茂才君事其母如母也者諸孫蒸蒸岐嶷
風氣日上萬氏夙以禮義相先肅肅靡靡直庭

內事余從孫某及敦若綿並締昏二君問所以爲壽于余余惟天謀其家而焯耀宣朗之非獨其主德茂也往往有以曲致之于其內而猶必豐飫其胙蟬連其歲月以坐觀其成而食其報萬盈數也其始也備百順其旣也獲全昌則自受姓之日命之乎夫有國最稱久遠者惟周僅年八百世如京兆博陵瑯邪平原之屬歷數朝暨千載而後益熾要未嘗不化昉于閨門將眇在國者猶著女德之所關豈潏淖淺鮮哉麻姑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三

在郡之東鄉搏手丹砂可立致嵩嶽在大梁部內三花八桂森然二室間長君率茂才所爲壽于夫人者未艾也余復念激江公年不副德廼夫人駁駁躋上壽所謂天道猶酌挹此注彼者耶三從孫雀躍而前曰長者壽趙夫人而念激江公無忘故溯及于萬盈魏大無忘先推及于挹此注彼尚消息盈虛天行則君子之言也請以是爲夫人壽且登之彤笺以志女德需 龍命而冀夫人于期頤頤更端長者

瑞應屏辭祝殷母貢太安人七襄

吾鄉習稱壽壽必以辭其辭登于絜素而衣諸七仞之堂或塗金或組繡煌煌乎奕奕乎盛矣至若副墨而列屏則自祝殷太安人七十之年始蓋鄉先生少莊殷公者廉靖端亮人也以最禮曹厥妃得 封安人云夫士大夫其始亦皆欲嫜節砥行自謂孰與殷公賢究則庠者赴利若聚羶高者赴名若掩獲率無能盈願焉何以故要以其內計重爾蓋內而最近易暱者莫如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四

敬陰性主利務厚積坤象爲文務芬華所豔慕在綸狄之飾豐腴之饗所籌畫不過拓廬產以爲子孫貽而士大夫旣搖于俗之所共趨更惑于情之所近暱故進則仕宦不止退則造請無厭聲實隳矣卒之多藏必善亾藪利必府怨終始豎矣當太安人適殷公則公爲諸生居約也前有子已公魁南宮令海寧徙襄城用治行高第 徵入備臺省而公頽然不居也緣是再出爲新喻郎南銓典婺郡而公夷然不屑也數月

引歸矣歸則闢三徑手一編于翳然水木之間而一切杜府寺之軌余見終殷公之世田無東畝宅無西益表閭無片石詣門無雜賓雖殷公持端廉躬自有之乎然而其內計輕者實安人以也先是公所稱子者儒而天婺以貞被旌在安人舉有子復爲公置如夫人者三人前後舉子女十餘人冢孫舉有子仲叔以文鳴少學季子冠而舉于鄉且各治一經所謂直諒有父風而文章得其一絕者也安人往者秉心壹而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五

用愛均人以爲樛木之誼鳴鳩之仁曷克踰此夫彼中外思以厚其藏而卒亾之且以墮聲實廼殷公若安人無所貽諸子修其業而息之且以叶終始不足爲士大夫監乎安人方食仲季之報未涯也殷之先命于玄鳥興于有娥由內德也世作求矣歲癸卯臯月十有一日爲安人設悅之辰安人先期誠諸子毋通謁毋內幣曰吾七十始滿而痛若父之塋越下壽也抑安能獨舉若觴于是諸子拜手敬謝客顧門內之親

二三君子不敢當客禮而稱通家子或婿及余弟慶輩念鼎小子少嘗辱殷公賞識特樹屏以授書梅鼎祚曰班伯宋弘因御幄施屏風畫列女咸引經以儆戒固知內德之所繫至鉅且遠也又聞之紀亮父子並顯仕朝著其主賜屏風隔坐人皆榮之則諸子異日事耳屏以代軸希舉也夫軸有卷舒屏有張翕初安人以慈儉佐殷公之端廉意恒主于卷與翕而張與舒則取贏后人此物理亦天道也其義曲而中其用篤而鴻二三君子卽無重布幣而以是修酌者太安人庶輟然醕乎昔有鏤瑞應圖百二十事于琉璃屏者惟象物而已夫今妻壽母家之瑞異日者世臣公族國之瑞其爲應孰章盛焉請名之曰瑞應屏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一六一

伯姊麻太夫人七秩序

往歲癸巳余姊麻太夫人行年六十月長至十八日中外親以次爲壽莫不爭頌鴻臚公之具質行而治內有令妻贈承德公之積功累仁而

承先有賢子婦鼎小子偕族昆弟子姓拜于堂
繫兕觥而歌燕喜胥予以樂焉閱十年所爲癸
卯太夫人之稱褒者進六而七矣鬢鬢澤顏加
渥丹夜丙尚篝燈能視蠅頭字而親授諸孫女
組繡也顧其意雅不欲若鄉者之名爲壽是時
伯子由參軍需次天官召其仲子而預戒之仲
子嘿嘿未敢應太夫人復正色語之曰癸巳之
役吾子嬾在膝下二叔在庭間翕如融如曾未
浹歲二叔及汝嬾相繼奄忽兩似亦尾予稱發
鹿巖石室集卷十四

十二

吾于是知美器之不易居而盛際之難恒也自
今以往庶惟恬澹以養志和平以養福而已吾
老矣老而傳之若曹者此耶仲子唯唯二叔者
爲鄉進士某爲右方伯某皆少孤爲太夫人相
鴻臚撫而教之者也而余嘗見二叔事其嫂如
母有馬新息之風然仲子意猶未已也私述其
語質余于客坐余矍然起曰此子母夫人之所
爲宜壽者也夫履美盛而潛有倚伏是謂審幾
而防微已旣裕而軫及叔發之多難是謂厚黨

而存恕其性爲恬其味爲澹其節爲和其度爲
平論天下之至德者孰加焉而太夫人欲以此
老可用永年欲以此傳可用昌世引之弗替衍
之無疆宜壽矣宜壽矣仲子復請鳳兄弟所爲
壽母者何居余已坐作而曰周書有言有藏之
約行之行萬世爲子孫常久者乎則太夫人之
所舉恬澹和平至言也夫于世有所醞豔而羶
則于衷必有所懨懨而乖戾醞羶者恬澹之
反而乖忤者和平之反也子行且薦南宮對

鹿巖石室集卷十四

十六

大廷以漸躋臚仕將境日以醞情日以豔儻無
忘今日言也以此游世孰不曰藏以此錫類孰
不曰孝其爲母夫人壽者鴻且遠卽一日而盡
九等之封麥五鼎之饗不忝于此矣更爲語
伯子輦下脊無庠參軍而鄙邊徼邊地多榛蘇
貂鼯珍腴其務自廉靖以奉若母之所爲養志
與福者乎仲子唯唯以其語具述太夫人前太
夫人微有愉色曰是非祝老婦也祝我子若孫
於千萬歲無有害者也余昆弟子姓聞之遂族

進而潔兒觥歌燕喜如癸巳故事仲子退與兄驥之子三言屬于墨客卿張之屏以代書紳亦以介眉壽而代彼裂綺塗金者遵太夫人誠也

天台令胡母蔣太夫人八十序

昌黎有言湘南山水勝于騷鸞及范紫微出帥廣右則謂桂林風氣清淑習俗淳古玉筍瑤簪千峰峭拔爲桂海虞衡志以侈之固西南一靈境也余不佞嘗一涉越東與天台接霞標雪霽丹闕瓊臺又東南一靈境也然而礪礪幽隩氣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九

厚脉深九芝八桂上藥出焉故其人多壽去之三紀而余嫺有薄天台者某適寓余天台勝紀且言其長憬自胡侯之善政而侯實籍桂之湘源湘源則桂之望州人文之淵藪余所識舒大司馬太史諸君子一時著駿瑋之聲胡侯少而卽稱異于其鄉爲先達所聳異其來令台也台方苦徭賦侯計以版籍不定吏胥緣作奸耳爲之鉤校其戶口疆理其土田于是貧富有等而勞佚均國課以裕台故雕剋益困訟侯爲之申

文誥簡爰書間有兩造片言立剖使各極其意而亦不盡其情所稱永利遠猷士民爭謳頌而愛戴之者邑城南文溪爲閩越孔道往往以竹木附善崩數費侯造舟爲梁縻絙以鐵初不費公私一錢也台文學與旁大邑埒而士鈔預薦侯據形家言以厲壇直城闡非宜遂力爲之徙當所王歲壬子有登鄉書者此其棐忱乎亮要有所格矣廼簿復亟言胡侯精吏治能舉其職以致當路者之嘉歎引重蓋本母夫人蔣太君之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二十

教太夫人就養縣邸也侯朝問寢而出夕聽政而入必日詢其行事何若且奉能仁氏之戒尚慈務恕罰十以上侯必具以對每日詢所平反幾何而侯性至孝台海錯珍瑰饒甘旨之供顧太夫人不時御曰吾不忍戕生類而用官物也雋不疑陶士行之母何加焉今年秋孟月太夫人年登八袞侯三載考最拜 貤封之寵錫與時會簿來屬余詞以祝且賀胡侯生與宦並在南國之靈境所謂上藥八桂者賁禹與台嶺均

有之湘山無量壽佛之所處天台殆五百應真
所游化其爲太夫人壽者亦既富矣歡欣抃蹈
人之輿情調暢祥和天之喜氣聚百順以事親
者非侯耶大順之極縕爲大年是昭昭者也安
埃求諸寂寞之濱曠窻之域乎薄感胡侯之覆
育推詡也有傳太夫人之訓曰同官爲寮同處
爲幕皆 朝廷之一命若家庭之羣從也夫卽
此一言太夫人之慈愍仁篤體物隱而協天心
足以迓庥于無疆之算引熾于勿替之祚也宜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三

哉宜哉

韓母秋太夫人六十序

以余觀韓母秋夫人豈非與高陽氏升降而爲
天所迪篤縕崇以紹明世者哉顧跡夫人所履
邁亦殊不易焉韓在淳湖猶屈景在楚衡州公
承其先觀察之緒並射策甲科執憲典郡乘朱
輪者兩世何隆隆盛也夫人則衢州爲郎時嬪
于燕是時陳夫人當室楊夫人自大歸且復也
夫人介其間不靳咸拊身下之委濡隱約恭蘇

胥宇而左右之以及衢州殉力官下夫人年二
十七爾君陳生就傅子焉勅躬抗志稱未以
鞠遺孤此一時也仰有所制俛有所閱覺不在
外則銷弭之難政不操已則幹運之難夫人特
從頌處之夷險如一順以相保夫卽其概柔而
立貞而共食而能教昭惠而克勤夫人之懿美
備而用於韓不可謂不効矣余所聞益猶以度
勝焉當衢州居里質于盜夫人從他所計潛擁
護公且厚斥其橐裝已所居燔君陳方呱呱泣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三

措炎標鉤棘中衆莫誰何夫人獨直入篡取之
又勸公勿盜詰此詎直有膽智應猝而已君陳
長與仲父析箸廉取用讓名有間陳夫人以素
少恩者君陳嘿不應奉之益孝謹其訓御皆自
夫人而夫人以陳夫人有未疾率時其起居湯
液盥滌必親視宗戚問遺雖餉婢獲與接席夫
授之變故而不驚歆之脂膏而不潤耦俱無猜
履泰能降是寧淺衷陜度者勉而可今都人士
博聞好修無踰君陳然繇耆八試京兆矣夫人

甚安之曰焉知非福君陳藉是以自寬而仲父子璧哉起家郎司農因以交勗焉韓與周同姓任姒徽音實肇妃籙逮宣王側身以圖中興迺姜后脫簪珥佐之故知國家之闢造英誼之續戎必有內德焉以專受天之顯命或以振式微迂引明惠之昨弗替也姬過其曆安庸卜年韓之有狄夫人固誠天所惇廸蘊崇以紹明高陽之世阜延昌熾而康遂衍裕于其身以高節風厲教化曷有既乎惟茲六十之年始爲壽里俗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二十三

則然初衢州以夫人歸見于觀察公公語其族尊者曰此必有後于韓氏君陳俟數月而觀察以天年終臨革問新婦生邪黃恭人給之曰男也乃瞑卽觀察有先識抑天殆命之矣夫人性慈儉務分卹故君陳多爲德于其鄉晚而禪誦事大士精虔以里俗爲壽饗禮豐宰割戒君陳母勤賓而牢醴筐篚之是覲于是兩唐君吳生及余兒輩敬如約董屬予鼎祚以一言進然亦非夫人指也觀察公與先太中同籍舉余爲君

陳僚壻女適余兄子好而內爲唐君姊吳生姨之子故敘術其事得詳瞻壽之期歲徒維涖灘其月臯其日庚戌日躔鶉首之次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二十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徐太君蔣老夫人六秩序

花姑山之東鄉先生有兩徐公者一時挺興長公則卿士所稱覺齋先生者也先生起家于莊皇帝之戊辰歷位光祿勳以清譽著聞方駿駁乎嚮用次公爲實齋先生迨晚達起家于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一

今上之戊戌令番禺有循聲頃以疾請徙官博士終廣陵厥美未究識者盡焉惜之初次公北對公車遊太學子適爲同舍生同舍多南人士率不無分心內顧而次公獨夷然專壹修業問其家曰有吾婦在是時封大夫年八泰高矣次公每念吾何可一日而違養吾親已覆自念曰有吾婦在於是子私臆必材婦且必賢者乎所稱蓋今徐太君蔣夫人云太君有二子並文學高等子從兄按察女爲冢子婦因更習太君則

謂太君性勤慤攻苦茹淡巨若庾庫細逮米鹽必親筐篚贏縮必中度尸饗雖客最下者必豐腆膏膾薌蕕之時薦必虔封大夫老也安少姬諸子婦皆已長太君由介婦曲事之以順適其意而封大夫益卽于安以益成次公之孝子於是前在北所臆者益信顧予所聞太君猶異焉遘戊子次公之試南闈也業有舉之者屆期誤署濡須某子甲事聞至主者褫俸次公亦怏怏虛望而太君則爲婉容尉藉之及次公舉南官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二

上第也太君殆自如無揚揚得色彼令其妻視吾舌存否要其妻有不足者也而金多官高俯仰抑何頓異耶孔言之母出而陽毋入而藏則太君不誠異乎哉次公卽博依是務其旁力足使其家饒更精糴太君以寬渾劑之時時出橐以周其宗戚閭閻夫陰主利入而不能出者其恒蔽哉而易之坤象曰爲粍爲布太君不棄財溝壑亦不肯蹠其財自封乃閭與易合也猶足異茲歲良月日丁卯星直女從兄以太君之年

及耆告子尋繹次公生平之於學厚積而薄施之於位去競而處恬之於用力奢而饗狹之於竿長筴而短造其所餘不既多乎夫挹彼則注此俛前則昂後此天之道物之數也且諺有之曰不薄町畦報以朱提世固無無因而至者蓋人願而不必有而天可致之人者在年親願而不必有而子可致之親者在名夫以是概太君以顯名無窮引年弗替也則道之所符而數所必得者乎夫祝生於期不期而然焉復事祝矧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三

是衰衰者辭爲哉二子伯若士仲雲達外朗內潤公輔之器也花姑山名志佚載一名麻姑有女僊之千歲遺蹟焉

後母徐孺人六十序

夫內行豈不以孝睦貞順哉或有秉丈夫之質槩智謀力斷握數用權則世必憬然以爲新聞而翹然以爲奇觀不知新者宿卽爲陳驚奇者哀卒歸爲常始焉固不勝其好既焉亦不勝其厭故曰絕之義反乎繼恒之道爲可久爾余晚

而尚論益循本近實於女德猶斤斤也蓋得之後母徐孺人云徐孺人者納言陵陽先生女也先生有三胤子而孺人生居長納言亟愛之擇字焉是時邑中有後次公以處士之義顯因字處士子太學君節卿太學亦居長字之日納言業爲南曹郎先達先生率吏廉奩具約孺人殊無歉色也翁若姑初不以貴家女廢婦嚴姑特下急不無時過督而孺人無違色也又覆得其驩及此二人者病數殆孺人前后皆刲股以進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四

太學君簡靖不樂仕進卽少遊鄉校有名泊如也家故素封君且屏不問悉孺人爲政孺人材慧給鉅而賓饗祀饔必豐絜纖而腩脯絲絮必躬親若遙而畝首畛介圖畫在掌顧必質太學然後布令處士公之業日以息而歲有贏則佐太學君務振貲不盡腐其財余少見節卿肥白如瓠至望艾外澤而中乾有未疾瞻矚居起頗甚困二子左右就養無方嘗藥浣胎凡四年如一日而所祝以百計筵尊也舞幾傾其橐之什

三其後有女侍言孺人嘗七刲股以進始知以四年延者固有所潛格之夫孰謂神道遠哉余時從戚屬中聞其槩已二子與余遊稍洽問之曰信獨刲股事孺人祕不使聞也余竊私籍之二子者我端康成也經明行修稱有子冢孫且授室之明年丁未孺人蓋春秋六秩矣二子計所爲奉母孺人壽者孺人召而讓之曰若能起而父並舉若之觴乎不能則吾自今之年以逮百之齡皆每生耳古婦人嫠而曰未亡人者何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五

遂歎歔涕蘇蘇下霑衿二子相對洗瀾罷策之舅諸舅以甥寧養志而已我曹冀將以一言代牢醴或得請徐君伯仲繆屬余不佞余直舉鄉所私籍者略詮次而申之曰跡孺人孝睦貞順備矣要亦女德之恒而事存本實政不出壺自安其常弗操其性以此澡行以此引年一致耳夫金芝之秀玉英之祥不恒有而徂來之松泰岱之栢恒有之然動以百千歲爲春秋者松栢也彼其恒有者久也善祝者之詞曰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夫日月常見而光景常新亦以其恒也孺人始耆猶之扶桑之登成霸之育循緯周度何有旣乎言旣具孺人之妣子永徵語余譽呱呱而孤母少寡俾孤獲以有今日而完吾母之節成世父之友翳伯母是賴子所籍者遺之耶鼎祚因追憶次公有兄彥洙者以長爲家督數十年尺帛一縷不入私室先大夫極重其人則後氏之敦倫勤類殆有所繇來矣

從母楊太孺人八十序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六

今歲己酉春三月日躔大梁之次爲從母楊太孺人八秩誕辰于時子若孫若諸嬪諸曾亦綏青衿韶顏稚齒凡四十餘人稽首壽內庭吾宗子姓若戚屬若疏屬凡數百餘人稽首壽外庭里俗壽者必以酌酌必以辭二三長老進鼎祚屬宣言於衆而質之曰我從父南川公之號素封也昉銖兩迄巨萬此誠非有大計畫精心不能然亦非一朝一夕之積與一手一足之烈也太孺人實贊之始而代有終先是陳太孺人生

自鄉習勞善治家太孺人則胃故千戶侯姿首明豔若不勝統綺及歸我廼卽推布力作有德耀之風難矣衆曰然太孺人舉子三偕前兩子而五也撫之如壹無許語無違色間有之母孺人寧詘所生而申所撫以務衷於平諸子因克咸適其分義有共睦之稱難矣衆曰然吾曹生晚而居遠者尚不知五子異母也南川公爲愚溪府君少子太孺人時合五姁焉夫女貳則睽耦俱則猜廼孺人俛仰其身以備致孝養而舒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七

急敬倨悉宜其人蓋堂戶之間謚如也猶難矣衆曰然夫人情由約而泰則志高而意廣彼固欲有所償其不足也太孺人婦而母母而祖祖而尊爲大母享鼎盛而胤蕃衍不以豐嗇殊其操不以燥濕易其度其志意若有道者耶衆躍前曰太孺人之所爲壽在斯矣在斯矣夫辟之酌焉有受一石不醉者有受數斗者有濡及升合者有餽糟啜醢而酣且噉者何以故量定故也太孺人之受其無量乎無量受則無量壽矣

太孺人嘗遵瞿曇氏之教嚴大士者也初余有所質衆謂然也率進觴太孺人太孺人立酌而穆然有深長思末遂反觴鼎祚曰子頗善言乎未也吾聞之小年不及大年小年謂其身壽也大年謂其世壽也吾眊矣庶以永世世有吾子諸孫曾耳老婦其何年之問焉鼎祚竦焉思慙焉媿從仲子儲以質于諸子曰噫嘻何太孺人之言憂之深而慮之遠乎余族以耕誦傳業而吾父始以甲第起家至於茲少者好游閒飾衣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八

馬雙鬟侍左六博居右若等一切絕不爲而籍士者勤一經以待舉不且握奇贏循田漚以貲雄可不爲賢子弟哉雖然吾有所爲賢者慮也世以能致富貴賢富貴則勢有力而無所以將之儻一加于宗戚以殫殘我祖宗之遺脉或恣於鄉閭以陰殖我子孫之怨府其於太孺人之深長思以永世世者諄之諄已故孝子之事其親卽歲百千祝有必至之期抑惟行道揚名垂無涯之竿欵器之訓撲滿之戒皆以防太盛也

其殆太孺人之志念以無量受者乎易之哉

嚴母戚孺人六表序

傳言女德不外著著以其夫若子卽國家施封之典率由是道然以恩澤務廣名實多淆故能侂得之于甲令而不能終揜之於里閭蓋其真也余少葦郡乘好稱說閭里細行佚操於女德猶斤斤焉蓋其難也已余友蔡子徐子及內嫻唐子劉子若貢子麻子輩則亟言嚴太君戚孺人云戚之先爲交廣方伯遜孺人蓋崇德丞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九

繼槐公之妃而時敏濬初四子之母也有以孝敬言者曰孺人之初歸嚴也適二姑嫡姑且卞急新婦事之並得其歡心而父內鄉公當病革子稚甫七齡指所貯積語孺人此徒果族豪腹耳女擇便利自取之有舉篋進者孺人屏之去曰女誠孱不克如李文姬之存孤奈何扼其吭而奪之乳乎自是豪者慚懣退孤卒以存至若奉兩家湯液滌髓必親奉先祀潔饗俎必肅也有以勤儉言者曰內鄉公方嬪女家故饒盛

裝飾孺人一切謝椎布操作有德曜之遺風及

嚴翁以寧德簿終宦貪歛悉借縣帑崇德徒步奔赴閩則孺人居守無所入脫簪珥營汲爨不給以女紅佐之茹荼食蓼晏如也有以言孺人慈和者曰孺人秉內政課臧獲而息之責其成而時其饑飽均其勞佚以致妯姑隣黨溫且惠若飲醇酎而沃春陽也余次第領之逮今歲甲辰夏孟月望之又九日而諸君以孺人六秩之期來告子猶存昔者言耶尚願子掇其凡以爲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十

太君祝余約略臆舉之孺人之所爲女德備而其所爲壽抑備已夫語長生本老氏今孺人儉與慈非猶龍之所稱寶乎而勤則流水戶樞之喻所繇以久也若孝則天之經地之義天地且考祥而効順卽百千歲無有害司命抑安能制其算而隸首能定其策乎顧余旁聞孺人晚而頗好佛諸佛誕日必持齋誦經然於尼姑立斥之曰此口頭禪耳嘻今士大夫多譚禪稍攻苦澹爲名高以游致貴顯比比是也孺人之于禪

深哉夫禪而無生之與長生若異也然唯得無
生之指而後能長生此其指誠要眇諸君之爲
祝不以屬名卿巨公侈大之而以屬余小子豈
謂余粗習無生家乎往濬初言母夫人嫗其子
而莊訓之每下帷諷誦則喜動色或相奕酒輒
恚曰葛稚川嗜學性顓愚初不知碁局幾道擣
蒲幾行故以博稱耳迺者濬初亦欲迫得余一
言將以余博雖遜稚川而顓愚近之冀有當於
母訓乎余因是聊爲敘術授諸君修酌者之辭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七

諸君固其子共下帷者也崇德公質行甚具與
孺人方並健飯良步履含飴弄孫又數年必以
其子著而封綸賁及則此足備史氏之采言
出里閭其庶猶覈眞云諸君拭目需之矣

張母潘太夫人八袞序

余少紉道笈至梓潼化書凡閱數十化爲子依
孝爲臣依忠其人則詩所稱之孝友張仲也縣
歷千祀遂以司命之文昌當之此其說誠恢詭
不經於理有之者本實茂而枝葉蕃亦自然之

符也又言斗中有眞人名孝弟王託化人間夫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所爲綏祐篤敘俾康乂永
世以顯庥有遐也理有之自余與張季君象先
友暱以獲游其伯仲及諸子間益信焉蓋象先
有母潘太夫人云太夫人歸東洲公生三丈夫
子也東洲公始爲儒直已務分以處士之義終
屬伯仲繇功曹起而學季君以儒儒道成登南
宮高第升於朝方胥命諸曹郎當季君爲儒
好深沉之思而澡練其致斐疊其辭然於文不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七

欲爲奇袤儻易必軌于先程昔謂讀夏侯周詩
非徒溫麗迺益見孝弟之性季君文殆亦然季
君固孝弟人也其於家處獲則後處勞則先夷
則在與急則在原卽伯仲由由焉以協于友諸
子恂恂焉以若干訓咸季君是以而季君終不
以已肩其兄以其子翔兄子也論漢治者以漢
舉孝弟有行義及旣仕尚察孝廉爲近古三物
之遺晚近何獨以文爲若季君固以文進者何
宋非古彼其文則有本矣而實有所受之焉太

夫人嘗佐東洲公事麻太君備極孝而子太君之七齡遺孤也東洲公還遺金於道而太夫人趣以待旦也間聞久傳之季君且寧直孝友薦於鄉數年而介然不肯以其身為壑可不謂養志善承先者耶援神契之論孝也卿大夫曰魯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士曰究士辭親入仕究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夫安則久久則徵故庶人孝且見浮珍舒神魚出而况卿大夫士乎以是觀季君所以獲安太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三

夫人徵之久遠垂之顯麻而為神明所綏篤定可卜已比者奉新命賜省過里門適太夫人八秩之期與事會則梳有象服虔有甘饈縣道賁牛酒親賓籩玄黃抑何光蒸焜燁哉迺聞太夫人之驩不加於初所為廸厥子惟為子依孝為臣依忠以庶夫仲之從而已蓋太夫人闕其大者也大而能受冲而不盈夫壽者受也能受則壽萬盈數也不盈尚安所制數焉太夫人之自為壽者鴻矣而要其子為母壽者實不出此

蓋此非太夫人之言也始于事親中于事君因孝作忠經則具之諸孫皆俊髦駿發必有接衽季君吾知太夫人之驩不加也昔鮑司隸三世通顯而鮑母猶刺刺語孫昱以無忘驅鹿車時意念深矣是又諸孫異日之所為大母壽者乎維期月嘉平癸酉前一旬太皞在御八風周而三陽泰是維更新之會履端之辰則太夫人方茲始耄爾約之於時為春於日為旦於歲為太初於皇極為上元沕乎無紀芒乎無央鼎小子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四

蒙惡足知之凡此二三君子誼在子行升堂拜母執爵而命鼎小子陳詞以祝其高眇論余不能卑而徒夸詡欣豔所弗道且蓋夫俗之麥名爵忽倫紀也幸得季君一振焉特藉孝友之仲曼言之以志先德千祀而下俾知張氏以內德興享有遐耆受天豐福若太夫人也者季君從伯仲帥諸子請列之屏蹠而誦說太夫人前冀或有當焉汪君原勺授副墨之子

韓母陳宜人七十序

語有之天定勝人人定能勝天要以人之所定亦天也世運之代謝國祚之隆窪咸必由之維家亦然執有所迫則寧屈恩以信義機有所會則必援情以適理故當其倣擾紛拏諭訛訛之候雖知者無所効其謀辯者無所關其說及其紆徐委折猜者解揚者徹諭訛者謚如融融洩洩天下之爲父子夫婦者定矣嘗以是徵淳湖陳夫人事云陳夫人者衢州守湖南韓公之妃文學君君陳之嫡母也衢州尊人觀察公初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五

是尊不嫌貳也陳夫人之一命以迨再命衢州先後唯君命是重不敢貳也俛仰之際倫常之要軌公其具體矣然世以是率賢公而不知陳夫人之賢猶難能也往余壽狄夫人以爲有兩難顧陳夫人且倍之夫人介然而立前疑有敵應之與後虞有不猶之慨則難在調劑夫人不得終有子而子如夫人之子嚴近傷慈寬近弛教則難在規撫衢州壯而無祿介弟贈承德公稔家政武安人司筦鑰迺夫人絕不問出入較羸縮則難在任而無競禮不喪出母楊沒而君陳質于上學使者以其始終爲韓也固宜喪是亡于禮者之禮也而夫人之難則難在存分而審處凡數十餘年于斯也善藏其用施當其可履危疑之地而怒置之安邁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此非有精識淵度能乎夫湖南公守衢著奇績有特祠郡水暎疾患輒走禱杯酒澹淡然象貌輝輝若真臨之者然其生不能免李扶之見異歿不及渤海之被徵是時君陳甫數齡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六

承德公昕夕拮据以提携孤子而圖弭内外之釁亦岌岌殆焉蓋此值其執窮而機室非天之未定乎今陳夫人春秋七十高也君陳之學日加富行日加修以待舉而志與物之養日加備冢孫風氣日上未冠冠其多士于邑庠且授室抱曾矣狄夫人日以益敬順夫人亦日益親耳痺之疾爲良已而神益王膚益腴經七十稱老夫人有少容未老也論者謂有夫人賢而衢州公獲以成其孝承德公獲以遂其友黃恭人以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七

觴需立酌迺起

伯姊麻母太夫人八十序

今歲癸丑月長至吾姊麻太夫人之年登八袞前是耆爲癸巳進而老爲癸卯余鼎祚帥昆弟子姓迺爲壽而鼎祚申祝詞至是凡三爲役矣此其升降流變之運度榮悴欣感之情形與夫虛實贏詘之名數大較十年一遷故三十年之謂世凡此三十年所以維持調劑輔殖凝會衍之無疆引之勿替者抑自有道乎家猶之國也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八

經量典客則一錢一縷賦自姊而典客益好行其德通置振乏歲無虛日人無虛望坐客常滿杯酒流連初非有造請也廊乎若虛春然若容措已若有所不勝而處物若有所不盡姊惟將順之不皇或先意導之或後事成之以俾無佚禮而廣典客之仁惠二叔孤食之教之代之毋二叔固事姊猶母間嬾孺小不咸惟協共緝睦之是圖夫內之職無儀于外而外之靈必起于內自典客之見背也姊一切務舍覆長養極力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十九

于所爲維殖凝劑以衍先世之遺緒而引之爲久遠計者三十年于斯矣麻氏與余家偕甲乙舉者三世而余族繁庶簪組蟬連田宅鱗比驟馬游龍倉頭綠幘光耀耿于里閭麻氏自顧不迨也姊私語鼎祚吾宗殷殷盛矣雖然吾懼焉馬明德之辭封外家曰富貴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先大夫遺子以安子尚可免抑思庇焉而匡同室乎余謝不能未幾則兩有大釁上就耽而下信信雖有室家幾不相保聚此誠政

之批俗之囂使然寧渠無所以杓之乎方麻處士始用仁厚典一時若以爲不足愉快而無所耿耀廼三世之舉甲乙者處士之胤也要以王者必世後仁要以仁者必世後効故以此御家是延世之道也以此祈天是永命之道也姊二子伯自武威叅軍歸仲偕計自燕歸爲母夫人壽其人材而賢諸孫森立負儒聲必駿以顯亦木之再實者耶濬其源而培其根責在其後之人耳麻氏累以詩起家于周之德習無念爾祖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二十

無忝爾所生詩蓋具之矣姊有爲之前有爲之後而優游泮渙其間以受天之豐福更三十年吾于是乎觀世儻猶然仁厚之遺庠仍帥吾昆弟子姓而壽姊余從子品彙各以女字姊孫恂婿姊仲子暨諸子皆吾祖所自出

封安人十從母孟太君八十序

今俗生而歲直旬必稱壽壽必以言而壺中猶盛至母而尊爲太君者猶孝子仁人之所與焉望焉念者乎蓋以內言不出匪外言不章也然

而言之者不越數端或上而遠引仙籍則金母
爲宗雲林之諷唱麻姑之狡獪九轉之丹三熟
之桃其言率荒唐而不經或以其度閣有叙神
明不衰以爲千萬歲無有極其言率奢望而不
情又或以貞惠敬儉爲閨幃之恒行不足以寵
榮光大逞逞多援其夫與子之貴若富歸德于
助若教其言率借資而不廣若鼎祚輩之所爲
壽吾從毋孟太君也不然太君者從叔潮州別
駕孟柳公之元妃而別駕以廉吏著者也父貢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三

士先生鈞有聲于東序者也潮州公初仕南司
城兩會 覃恩封太君孺人進安人者也四子
曰銘曰鉅曰恢曰玠皆善帥其婦事太君而績
學以待舉者也今歲甲寅太君行年八十矣令
名壽考亦旣儷至而兼獲之矣越二十年爲百
歲云期頤此外非吾所敢知而吾所敢知者則
固在千萬歲之外蓋四子非太君出也潮州公
年且耆未有子而有如夫人者二人太君不挾
其長也和顏怡聲以致悅諸夫人進必以期御

必專夕使其志嚙而生遂及高母于母之以次
舉四子也私恐諸夫人少而不習養時其饑飽
察其燥濕屬毛離裏顧復提挈俾四子漸以成
立而玠遺腹于護之猶勤有賀母者無所出太
君益恩禮有加俾賀母異日可以報潮州潮州
暴終實非有託于太君也而太君性篤摯洞洞
屬屬初非有所藉名焉噫嘻烽火惑而周遷金
玦寒而晉亂燕涎謠而皇孫啄黃臺詠而瓜蔓
希甚哉女戎之不宜嚮邇而妬嫉之遺既烈矣

鹿裘石室集

卷十五

三

夫毋德莫尚于太姒子姓莫衆于姬周說詩者
以必有樛木之逮下和氣克溢然後有螽斯之
振蟄瑞慶流行我太君所以繇潮州公之胙胤
日昌以熾而太君福履之綏不將永永有賴耶
余蓋深歎夫古今之妬遺既烈而幸潮州公之
賢者有後云是歲六月也銘與恢之室有男徵
則太君始抱孫而余友湯義仍祠郎適以樂部
來余所善歌洞玄舞羽衣繚繞蹁躑雲歌霞唱
以介太君壽且太君嘗受明威正籙矣南岳魏

夫人夫及子皆貴顯而已爲高真安可槩以不經也

一從母朱太孺人八十序

予鼎祚以壽一從母八奏也而感吾宗盛衰之際云從母適義泉公生五子義泉公與五子並爲郡邑弟子員有聲而仲子鵬字仲舉者適蚤貴登癸未進士由吉士出爲御史言事多愷切大僚海忠介公者先朝直臣也嘗憤時貪墨而援明初用重典之說陳于上御史念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三

高皇帝承胡元之敝綱弛紐解間有所一振以治亂國非可語于清夷熙洽之世也疏駁之時今上睿齡威命獨秉識者咸私建御史言乃以何而嬪嬙瞽御頗不無過辟則靡不追思故御史矣吾宗壬午癸未間甲乙蟬聯豈不云盛廼宗人之昔萃者渙順者拂此其故誠難言之而仲子方巡黔過里門貽書余將圖有所爲維持鳩輯之計也夫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家人之道貴閑有初凡仲子之于家國其先幾逃慮類若

此而惜扼於年然實皆義泉公所訓迪母孺人勤恁慈諒篤贊之鳴卿叔季三子者事吾親之日顧獨長母孺人有天幸較義泉公之日又獨長三子入而朝母出而嫁學孝穆醇謹質有其文故外爲時所簡異內爲族所親附昆從子弟蒞會于斯者殆二十餘曹而鳴卿爲之長夫以文會者必以仁輔而仁莫大于親親鳴卿其亦漸思以維持鳩輯之若仲子之遺意乎蓋自宗子之法廢而右族清門率藉重爵尊者往往視其人賢否以爲族盛衰二三子則多賢者也萃聚豫順以上續先大夫諸長老之盛際太孺人撫有茲遐年固于身親見之歲中冬二日昆從子弟羣而咸拜乎堂下獻爵致祝古稱執友且必升堂拜母千里外要而矧夫尊親具隆衡宇相望者耶義泉公夙敬讓當其謝諸生爲貴人父也偃僂自如太孺人所遇雖卑下引與鈞分無得色無溢喜至薦邁伯仲之戚也辭貌進止無失度亦無臆悲是非其中疑定久識朗達者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三

詎能然公讀書曙事理自宜而母處閨闈憐撫
間迺有偉丈夫所不逮者以故豐福純嘏爲能
敦受世有發聞延之弗替斯皇 顯命仲子之
往所嚮焉未遂者叔季而下以保我子孫尚克
有濟哉占書有之日不變不易後必大昌其子
則祥莫予能亢義泉公及太孺人信可謂不變
不易者也昌與祥何疑焉履盛持盈後之人有
其道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碑

明南陵令雋李沈君碑

沈君令南陵之六年爲萬曆丙戌遷吳郡丞以行邑士民四走臺若臬郡中請留者數千百人業報可而沈君固辭數千人者遂奔還祖沈君自國門屬之郊關踰河越境號嘯震天君蒙袂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不能仰眡涕泣別別未期而謁君吳竿牘起居者無虛月迺猶不辭於君之去也共伐石碑之屬郡司理某記其事余某來則沈君前至三歲矣君甫至邑大水飢君上所部盡發其宿儲又多所勸分得凶害而踰年曠蓋南陵爲邑阻崇阜北馮大江水善嚙復不尋瀦君出舍躬相原隰之宜而木石榘疇堰如新豐萬年者二百餘所旁故棄地度可田二百頃卽貸民種食使自占初嘉靖中劉守起宗履畝平賦而南陵外邑

吏緣絕簿書田損額七萬以上其浮賦歲取給見畝至沈君奉詔清田悉出所緣絕者以寔賦而其土墳澤鹵不中耒耜之如額卽止分坊畝千而里各畝六百便均輸且令編戶得自輸官役在官者就編戶受徭直得續相段予歲戶口增君按畝百籍爲丁減貧不適籍者無衍籍大校沈君有心計能精力推行之卽邑在南輔所當供億上若豆橐麻枲之屬皆轉置有法不煩費而事集而余職治獄君間得伏尸於井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二

以半石曰綰而下立索其半於舉人家合之沈文以狎一倡構汪升手刃倡亦自爲創以誣升而君召冶工詭識刃因識文遂具服然余見爰書君所釋重辟萬忠者十五人矣而歲往侵多獲小偷君不忍陽奉之不復置守縱之去今邑人每每喜道之已余後君署南陵朝於學官獄如也博士弟子言君實新之君輒以其暇設臯比陳鍾磬執經問難典古禮文呂某曰余聞諸管孝廉君能詩澹雅而梅叔子序以傳顧以余

慨沈君非獨文飾治嘗贏稅千金以佐民賦也則固廉敏者夫敏者多一時豪舉而廉者自賢君獨孳孳弔民所疾苦而拊循之比年有秋君調且及期尚計以天菑代有儲穀至二萬石也與凡所爲陂堰循賦有畫一者著於石此其利將冀在百世志念深矣始邑縉紳士父老屬余碑沈君時余謝不斐迄夏而郡窟雨被水田率汙萊民無望歲余從諸大夫筴之未有繇會令郝君書抵余令今而之益前令良也卽乘棹蹈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三

毳令誠不自愛然安得饑而不害者辛壬之際乎雖然其又何敢忘前事幸司理其終記之以爲后事師余適登城東樓面河不見水端得其言惘惘益慨朕有餘慕焉記成以覆於郝君庚爲我謝邑縉紳先生士父老其水災羨溢是虞也有郝君在其臨河而思沈君功甚鉅不足丞揆也有丞而吏良入爲九卿者黃次公在沈君名堯中字執用浙嘉興人郝君名世科蜀高縣人並庚辰進士代令也彊梧大淵獻萬曆十

五年夏六月立碑

記

寧國府重修儒學記

黜立學官弟子員如令甲都養之所通有新故典記具存今舉者爲太守襄陽李公李公繇給事中出守寧國未期凡以時廢隊惟更始是圖學官旣屬久就頽不治將深是且委俎豆於榛莽而廟貌替於重固也夫廟貌替則不尊不尊則無嚴室重固則寡容寡容則弗專無嚴則靈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四

不妥弗專則士貳士貳則教窳教窳則禮廢記不云乎君子以禮坊民國儉示之以禮禮設於象致於化而具於法繩墨也規矩也計數也而謂之法類也比也時也名也義也謂之象漸也順也久也習也謂之化無禮無法去象之似塞化之原而以爲政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未也世輒多司空城旦書其用文深施施然用命厚自矜爾率何知學不者姑與休息幸須臾無及於身圖衣不敝不新成卽以遺

後事益不支矣李公爲政持大體以經術飾吏治廣厲學官吉月朝先聖先師既坐堂皇進諸生而程之前有執經後有問難化道從頌蓋務修其文德焉乃以癸未八月鳩工於學閔明年甲申三月而工竣而後望其門若翼斯張軒如也歷馳道而進屬之泮宮圖若棠周還若劍首爽塏若日初升森森如也其殿以優布禮於兩楹而升降其堂上耽耽焉若列星繞電若帶瑤光而拂長虹若朝陳象而布魏也其閤以深其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五

張絲竹而舞八佾也則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若翔鳳皇而景星翼見言言如也其裕以博而后靈有所依士有所主禮有所成象有所比法有所不過而後知公之功於教也問者主上敦學右文盡祛其苛煩而底化於士不欲亟士如東溼然寧國故三輔郡首善爲近都人士出入不倍較然與古爲徒則郡亦居先地德王矣而二三大夫自李公而下郡司馬亮直有操司農簪身不誣司士材美而達沈深而衷於和語

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以此言之官常備矣今歲次於甲甲者甲也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爲事之象天行也其德在木木道乃行而重黎氏覆上言五星聚於東壁文象也甲則新之象則承之木傳也者天時叶矣得天之時貞地之軌立人之紀三物具矣而且一切經費出自公帑民不知役後不告勞故君子謂是後也以禮則和以象則效以法則達以化則無不之徵諸在昔今爲烈焉彼用文深自矜名或因循而市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六

休息也與以耳食何異郡博士李君泰許君範輩意某郡人又嘗先李公爲魏令屬某記之李公產在召南一時二三大夫俱推轂李公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自古記之矣某重爲之銘銘曰今上在宥十有二載歲貞肇甲庥惠昭清熹列穆粵玄神調達榮光河見珠連五星璧合日月受理人倫淑且有儀永錫爾極分牧建侯以馮以翼祗承天則斗牛之野奠惟畿輔式瞻四國李侯至止迺蒞庶士庶士咸飭敝殷置輔弘宣

厥緒艱若畫一經緯眴眴若臨師保僞髦允殖
弋獵九家苗裔六藝亦固有獲化心亮術克用
砥礪旁于隱括屬命維新百度具舉以及茲役
協圖程材象壯制器經始弗亟如岡如陵二盈
勺肅旋垣告辟芬哉芒矣鼓琴於宮藏經於壁
高賢愉愉神之晏娛卜云其吉況女庶士尚其
夙夜罔般於逸永嘉樂石欽哉欽哉萬世無斁

雙溪施氏義田記

論義者莫不宗本孔子與氏說之猶詳纖

鹿萊石室集卷十六

七

而一簞一介鉅而千駟萬鍾起于雞鳴極于狼
疾至朱陸驚湖之辯遂使聞者遽然寤閔然泣
若求亡子而得之夫夫人而皆知爲義也而動
率與利俱麾金不顧舉國三讓之儻其爲名而
有所嫌不盡也乎利也卽非有所爲而察之不
審裁之不衷非義也豈大梁金公守吾郡每與
余譚及士必以辯此爲先公闡明正學爲郡務
敦教以風訓士民施君允升則金公所稱同志
交不以弟子畜者也有其宗義田之舉焉允升

名弘猷故元石峽山長孺之後家雙溪爲邑諸
生貧叔祖畔松公志穆家稍裕有田畝二百屋
廬數十楹權子母而時出納者數百金歲丙申
公老未有子以允升子啓爲後矣凡十餘年子
關保生在襁而公歿公臨革指襁者以示允升
曰孤成汝撫之不成吾業分當汝有之蓋已酉
夏四月也爲資三女字及其從孫與紀綱之僕
有所贍允升敬諾至前所與啓田十五畝者以
嘗爲後也允升父初小有損業亦歸之皆治
命允升爲彊聽以瞋公踰年孤殤允升傷之以
不終其託爲大恨悉捐所與啓歸所損以合所
爲籍遺殤者復置籍而約爲義田以其入儲之
爲義倉以其儲延師授族子弟經爲義塾析其
田之什一曰茂才田以致勸而其贏則以振其
宗昏殯之乏絕備凶荒歲時歛散咸有經式可
世世行也當其初中外冀有所以潤而藉允升
爲之杓已有所舛中而將戎是伏則允升爲之
的允升不聞也卒之論定昔之環而旁睨者羣

鹿萊石室集卷十六

八

起而誦義允升不聞自若也曰吾殫吾心以成其所爲是而已論者遂以君振奇人也金公謂是獨爲允升庸行爾本之堅決出之從頌知明處當行而宜之則以君從問學久非偶而合者允升之言曰凡弘猷所爲者以永畔松公祀也亦庶以成養默公之志焉養默公者允升之祖志和爲志穆伯兄往于鄭浦江范文正之義慕說之卽未之逮然有其意矣或以允升貧能讓千金之產又近屬所宜有也爲猶難余族有數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九

頴上縣東門河堤告成記

今皇帝丁丑以不佞臣典太史事而東海屠君隆者其年舉進士其材譽出不佞上或時相過從言則稱古每好譚天下大計娓娓不休不得

意輒怒髮直指扼腕而不平余私心異之亡何屠君授頴上令行矣頴上之東門濱大河而岸善崩河蓄羨溢將城邑是瀦蓋余先聞之頴人云已屠令至問民所疾苦則舉對莫如河問民所便利則對莫如隄河而頴故彫敝帑中筭緡錢且盡它大姓有蓋藏者不踰什三爾則集邑父老子弟而笑之曰若其魚乎夫縣官緡錢且盡卽存者有籍而以若減其籍是委若虎口也以若它大姓而啟其蓋藏是反裘以負薪若安所傳也其惟之數夕而篋成則令首斤奉五十金爲百姓幟僚佐而下助有差明日而布令邑中曰百姓欲佐縣官費而自植其生者捐金錢可牛酒可糗糧可其無財而以伐木畚土來者可捐數無格而賞格自冠服以下有差于是而其百姓持牛酒奉金錢者至屬于道荷甬成雲輪轂如雨而堤非石不任水斲邑苦乏石則發諸邑署中而未贏也則縣官請貸吏民家吏民家有石可應縣官者悉驪然延縣官入而其廢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十

祠斷碣在莽蒼間者覆篋得之以庶幾無乏石
縣官又輕齎其省視而旦夕其慰勞曰吾不忍
以若財重以若力也諸公叩首愿効死亦不忍
請罷矣凡五十日而河堤成走其吏問記於史
某史某記曰此明穎上令屠隆築東門堤也
堤自東迄北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赤內
外埴以土而下徑尺之木以爲樁經始萬曆戊
寅之正月九日是春二月之二十九日竣工在
度支不下萬金計而是役也卽不敢當國家

鹿裘石室集

卷十六

十一

水衡錢寔不費縣帑一金云不佞某記其事則
因以繫之感也班生有言中國之川原以百數
而河爲宗瓠子之決人主沈白馬玉璧禮之而
功卒不成其臣遂委之天事非人力可彊蓋當
嘉隆間

皇帝宵旰之慮大在河渠當事者其始不博計
利害而其究則破壞成言卽歲擇人于大司空
日責費于大司農然其効畧可賭矣而穎上令
是役也因財于利民因力于生我不阻于難母

躋于易可不謂忠敏兼達仁誠並篤者哉昔西
門豹治十二渠而猶慨然曰今父老必患苦我
令父老百世後子孫思我穎上民而百世思其
令有之而何有于患苦焉令故不自多且廩焉
澤門之哲也余不佞守在文墨卑卑亾可見于
世則中媿穎上令矣諸大吏所繇王畫其吏人
預勸勦者並載令前碑中

宣城縣新置學田記

古之學者學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越稽宅師之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卷十六

十一

勸發自莘野匡漢之武肇跡隆中此其人皆躬
耕而食力非必出庠序也其始一介必嚴其終
則一德咸有其始澹泊明志其終則盡瘁鞠躬
殆非無本矣當是時以聘顧之勤迫而後起審
而後進處有守出有爲夫豈倖致哉輓近世上
圖士于學名爲養士而學無本實卒之所用非
所養自井牧之法廢士無恒業異物遷于外徇
困衡于中樂簞瓢而聲金石聖門且難其人焉
國初學置弟子員悉領縣官縣二十人其後額

倍廣而制有限今之士亦非古之士矣釋耒耨而
而被紳裳雍容都雅卽有田力且不自已出也
夫制有所儉則闔澤弗宣需其闕而時貢之則
小惠未徧于是良有司有學田之設以佐養士
之典所不逮抑食而後教政之大經乎宣城輔
留都爲重地

高皇帝念其民轉輸從軍興蠲租之詔凡累下
恩至優沃然于士固不能驟詘法而信恩也二
百餘年于斯矣萬曆歲戊申蜀鮑公來令宣邑

鹿裘石室集

卷十六

十三

適潦公亟爲替替者發賑勸分芟郊履畝而躬
口賦之士視民有加是歲也飢而不害比二年
歲有秋公念獨士不盡廩且無恒業也又安問
歲之毀穰乎因斤奉金之以兩計者二伯遴士
友之良者蒞之而市金寶圩上腴之田以畝計
者四十其賦入歲以石計者六十事聞當路並
報可往間有爲之者矣抱空質而詭積逋下隸
之學官而上擬之外府士何利焉不一傳莫之
可詰則以任非其人而旣失所裁也維今則丘

血有籍儲峙有所出納以期經會以歲於是宣
城學始實有田而宣士始實饗其利爲有德蓋
時庚戌秋八月檇人告登穀于場先是司訓董
先生王先生協其事義與萬先生以署諭至也
贊厥成相與謀伐石爲碑而梅叔子先爲述次
命某記之以詔方來非鮑公意也余謝不敏叔
子復申之言曰子大司徒之屬也某嘗聞之司
徒以五會之法辨五地之物以養萬民而施十
有二教焉則食而教子所有事也曷謝爲余竊

鹿裘石室集

卷十六

十四

謂古昔士與民合故養民以致賢後代士與民
分故養賢以率民吾鮑公之于士也無望許無
望距虛中而應至誠以粍若夫阜其財求而茂
正其惠具茲舉矣夫無待而興者豪桀也其次
務施報者禮也有君若此不爲無待不爲無施
諸君子業有以爲養藏修游息唯學是孳孳行
當離與潔燿于光明千駟萬鍾慎毋以一介爲
可忽集羶名而饜厚利慎毋以澹泊爲不足存
士固貴有以明志砥厲道誼爾其殖本固其致

用茲堯舜君民身親見之三代之英吾其志亞
匹管蕭尚姑舍是不則陋巷之不改甕牖之非
病或出或處君子之道也要以與聖賢爲徒庶
足顯令公養士之報矣某繇邑學起家夙居約
卽繆忝祿食有年也何敢一日忘吾授講都養
時叔子嘗以是勗我願與諸君子交勗哉鮑公
名國忠字爾進四川綿州人舉萬曆丁未進士
治行甚著碑成而與三載上計之期會萬先生
名象新董先生名汝孝晉陵郡人王先生名來
鹿囊石室集卷十六

十五

聘含山人士友爲劉仲光梅宣祚陳繼功楊國
相蔡際春宗熹例得並書

天柱閣田籍記

余同籍湘潭張公理寧國郡攝守也據形方氏
爲建天柱閣於郡學之異隅而地脉之趨者使
屬窪者使隆以葆聚其風氣恢起其人文其制
則余三成而周四阿其勝則展鰲峰襟雉堞樓
觀鱗比山川繡錯言言翼翼太保太原公而下
具記之役甫竣遷憲史以行明年甲辰余來代

爲理謁學宮之吉日遂肩僚長以登履曠臨虛
夷猶恂恂超然若御鸞輪而游寥天也以故知
精符感會鬱爲名碩景光燦忽粵爲華藻殆必
可致焉頃之里者以置田聞蓋張公先嘗籍其
羨金以券田而歲籍其入爲繕修費三分其田
之一贍萬壽菴釋子以司啟閉共汛掃迺茲余
稍斥月奉佐之凡皆爲閣計久遠爾余惟興替
相乘成毀牙檀卽造物且不能違故繇昔以來
翹材之區講肄之所或委館而馬廐或倚席而
牧場煙蕪露莽勢固有之且事之昉也植於決
其卒也隳於因循人之情務健於見已而惡於
因人夫不有居者孰任行者不有遂者孰任率
者余庶抱是義以從其抑何與力之有田以畝
計者總百有四畛畔散歛咸備經畫勒在下方
以冀夫來者有攷幸毋至湮弗不治云若夫多
士後志應響以永無負葆聚恢越之德意則其
指前具諸記中而太原引衡山記南嶽文明之
域天柱作輔名與象叶余適代湘潭並楚人理

鹿囊石室集卷十六

十六

之所契數亦有非偶者夫

石冢記

馬三公墓在所居城北一里木塔冲之陽出先塋西兩配錢氏陸氏祔皆負寅面申某爲兒時侍先君歲節拜饗聞先君語曰公立先世之孤所施沒矣冢存耳冢夷則名其泯乎某念之不忘稍長敬封而識之三公諱士寧字湛然家世居宣城北門同生四兄弟四公士安則某高王父也當天順中父喪惟四公少族將利其產甘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十七

心焉獨公不可極力周旋之不得復與之合食族遂以私井誣公訟者七而有司七直公公顧念無終訟願以井解遂改井躬浣斃石至七禿其筭廼已公又析戶異爲今籍以杜後爭伯兄以族徙上河者坐逋快船逮繫獄是時追捕甚急篋死以十數公謀以仲供索餽而已間關萬死白諸臺五稔乃得理其產悉蕩矣公因服下賈什九居外夜常枕酒缶用戒不虞所操羸毫髮不私是時四公舉三男二女其爲人長者且

多病不治生一切倚辦公公之子潛以四公指繁咸坐食不無後言公每戒諭之已聽子自析而與弟若姪俱亡何四公以疾終三子孱不克葬公爲之經紀其喪屬形家以吉宅卽木塔冲也蓋潛甫冠先公夭而兩配亦卽世及是輒自指曰此筑筑骨莫爲之後矣日且死願祔茲左右是歲饑公客巢計諸孤儲且盡市糧七石向夜旋給家旦復去撫孤勤生曾不以鰥獨易心也拮据復四十餘載雖熾趨起家乎而公性樂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十八

施好急人難弟壻屠召遇鼓刀者擊之死屍暴雨中不收者三日公爲白冤狀得抵償而召之獲獲以完節遺腹子底成公之力也公嘗渡焦湖帆且半趨返棹旦日聞諸先渡盡遇掠舟人乃驚以爲神先是私虞潛非壽者相後果夫人又以爲公豈善姑布術耶夫亦以知子莫如父矣余生晚邇公操履董董爾其生卒歲月不可稽今邑左忠臣廟鍾銘列公名實成化之十有六年二女適何者生子瓚適周者生子永鸞其

壻名並佚余唯先代內難方熾假令公一動左右足則四公且爲魚肉卽不然中立目免亦以必無四公而公卒奮不自顧以卵哺而翼飛之是公大有造於先厚詒於後也爲四公後者雖世世俎豆公自其分廼空山一坏土未百年幾蕪沒先君所謂冢夷名泯者將驗矣於是伐石堦冢繆勒辭以記其遺行尚追爲之立繼以尸俎豆而奉掃除卽無能報公而某固所自盡竊附公所以存四公者如此

應襄石室集卷十六

十九

書孟水曹奇峰記

在昔稱吏治良者每徵蝗不入界虎徙渡河鳳集雉馴以爲異然此猶有情也至若海濫廉而越石見合浦清而去珠還卽物之無情者且神符響應焉獨論衡感虛商蠱諸篇則深以事失實而俗好奇以今觀樂安令奇峰固實有之矣夫僕豸蠕動悉秉靈性庶嘉砮隱實肇先幾而况道化翔洽餘氣薰蒸有不蟄然振翹然乎者乎故周武表瑞於蜂舟吳明延壽于鷺密護佛

圖而化僊伯皆是物也于此知善觀物者無一非我善觀政者無一不通則彼之始而齊終而魏萊散往來亦恒爾固何奇之有吾不敢概諸仲任之言

頌

貞孝頌

有序

皖國吳母方太夫人踰笄而寡兀節訓孤內行甚著兼以仁心爲質禪典旁通有其家太史之狀在伯子體中令君旣已貴揚名顯親而欲養

應襄石室集卷十六

二十

不待銜卹彌深冀惟振昌暉於未沫鏡奇蹟於承國卒莫如鴻筆之從橫庶垂彤管之曷奕可謂善用其孝矣是役也賦詠謳吟斐然咸具而頌王容告顧猶缺焉夫貞爲有女之懿烈孝則生人之大經貞孝交極是宜頌而張之者也不佞小子嘗在都與令君稱同舍生六日爲期良負登堂之拜千秋可託爰抒授簡之勤櫛昧失裁覃思庸綴頌曰

皖公青蘋北灑九江粹爲女行蔚有士風婉嫕

專一即於公宮偃蹇弗宇惟德克從自方嬪吳
絜大曰偶處膏繡脂惠施孔厚推編而前操作
若後相彼宦學以代事父母脩名甫建兩美不
祥雖離鳴雁雄失其行黃口在室素領在堂天
命早寡獨宿何傷寧載於義不載於地存孤實
難未亡聊寄愛不肆嬪教先能食母荒於嬉必
敬必戒衆稱竟爽伯稟幼清昂昂千里鬱鬱連
城以友天下造厥成均馨香旁達甲乙薦登
帝命綰符式宰臨汝勤砥戴星化專澍雨玉本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壬

折困珠函圓浦展也聖善人所鼓儻孤者易感
維昔已然祿不逮養往不可還蓼莪載輟幅書
仍傳引騶涕茹列鼎哀纏表哀有詩述先有賦
焉用文之爰申孺慕我聞西方至人普度究竟
涅槃無生宿悟乘化持誦爲廣長舌九品法蓮
一輪滿月鄒孟三遷摩耶萬劫儒乎佛乎嚙迷
嚙徹忠移篤孝貞秉大慈周翔庭內宛然在茲
徽音允嗣奕世通追終以譽命王言如絲詩曰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

三命合壽頌

夫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闡麻嘉之辟隱徵
諸燕喜泳之穆如具在詩已我府君四明史公
持身廉直蒞政寬敏譽命上逮物情用飭歲丙
午封中憲公少翁先生偕妃郭太恭人壽七
袞也先生固有道君子代之大儒雖女德不外
見而太恭人婦順姆儀亦既有煒彤管焉初以
府君封奉直進奉政及我郡是稱三命太史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壬

紀年司封紀恩行與事會殆國典之異數而
榮親之極觀乎於是賜履之內咸荷府君之親
我而推崇其所親或祝其年或贊其遇繼繼乎
文矣於情叶於禮衷鼎小子以筆札辱知府君
廼府君繆知則猶以硜硜之守卽不斐不能如
奚斯山甫之善頌然無敢爲調詞溢實也頌曰
海之汪汪爲百谷王東極於越環匯句章精氣
沕涵狀陰鵠陽韞琛侔異惟士則良肆我封公
介顯融以有明敷文葩藻玩易幽贊贊鳳之

苞玄龍之煥何曄輝不易下而潛之爲言隱而未見其居遽廬其游汗漫褻躬迴踐獨道無悶天作之合翊我恭人宛嫺貞靜孔淑令聞或勸之學或饁之耕刑家式則相敬如賓迺肇昧於婉美垂篤祐于來昆奕奕在庭翹翹者仲賚我明府牧茲有衆闡無私謁案無宿訟政尚體要沈幾持重緣儒術而飾吏職中和之樂諷戢我宇甸厥績用宣士鼓篋于序農負耒于田撤關解權水虞告虔則四民各修其業六屬咸若其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五

頌庸詔序史

石隱圖頌贈肖泉施長者秋仲六十
嶷嶷如石混混原泉奕奕三施若璫若璇翩翩諸子阿咸阿玄德芳惟遠雙溪之壩繞膝蘭桂觸目琅玕羽用儀吉昌繇得全九莖茁秀三寶成僊誰其圖之以介耆年誰其頌之以秩初筵金輪在望玉鏡常圓

鹿裘石室集卷十六

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帳詞

壽太倉王相公七秩

經星清朗三象正太符之階化日舒長九圍躋
仁壽之域蓋聖佐動關 聖聽暨福祿之攸同
惟 帝臣簡在 帝衷諒神明其默佑無疆稱
慶有赫具瞻恭惟 太師老相公閣下良弼賚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箕真人誕昇粹 累朝之威靈英爽出贊于

一人罄大海之沆瀣渺瀾特王茲百谷開誠廣
益本正直率歸平康同寅協共載清淨守以寧
壹當曩時七咤之任猶稽應卜於庚橫念今日
羽翼之功豈待借籌于商皓雖 睿主自知建
國本以長以賢必大人爲能格君心克明克類
不形聲色措 宗社于泰山磐石之安但竭絲
毫置我躬于喜風怒霆之會在四方遙聞其風
采祝履素以考祥卽 九廟俯鑒其貞忠啓

乾宸之獨眷惟恐去 朝廷一日兩命使而召

還尚懷愛親舍餘年三上書而請養 袞衣在

侍振斯舞綵鶴鳴珍饌分供異彼聞韶魚躍合

始終而節備衆咸謂處實賓名兼家國而道存

吾更慕因忠成孝體猶龍之妙德時見時潛垂

詒燕之不謨文孫文子襲圖書于戶牖依然映

東壁載踐蓬山紹鼎鼐爲箕裘宛爾魁南宮薦

升槐府粵旦樹元勲于王室宜拜後之有魯公

若尹格一德于皇天迺嗣前以相伊陟誠極古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二

今之盛事實協中外之輿情乘四牡方詠皇華
趨里表謙謙之美奉朋尊以介眉壽登堂承衍
衍之歡金虎司期踰中元而生 上相玉雞應
瑞邈仙胄而衍玄宗滄浪先主治雲林蚤列龜
臺丹簡桐栢且嬉游塵界仍歛綬嶺瑤笙積閱
閱以酬庸二十四考歷混沌而中處萬八千齡
日老而傳俾爾昌俾爾熾從心所欲右中矩左
中規八景飛輿翩其陸行之真侶七旬 賜杖
允矣 熙朝之羽儀鼎祚等夙講通家繆參侍

坐懷鉛握槧繪天地者難爲工捧樽酌巖飲江
河焉咸自足拜手而恭酬康爵良謝雲腴揚眉
而竊効拊頤共宣霞唱尚願公用錫純嘏冀厥
邦永孚于休其詞曰

綰日睂麗望雲心赤整乾坤更開關急流早泛
五湖舟微垣猶正中台席願留公畢公高召公
奭王謝江東風似昔韋杜城南天近尺鳳沼
鸞坡燦奎壁傳家七葉珥貂蟬行年七袞神姑
射調千秋酒百榼雙瞳碧右調千秋歲

康嘉石室集卷十

三

大中丞徐公平薨奏凱詔拜少司馬兼賜

恩廕

聖武誕宜天眷特厯西顧睿謀密贊師貞總握
中權蓋雖耀德不觀兵先王雅訓而必明刑以
弼教哲佐鴻謨自臻不世之奇宜應非常之賞
台垣交朗井絡騰輝恭惟師相大司馬華翁徐
老先生閣下大德不官沈幾先物南方文學魁
多士蚤擅菁華壯斗人倫別九流咸飯藻鑑偶
分藩于侯服泰岱爲四嶽之宗再肅紀于神臯

京兆稱三輔之長歷剔滋久聲實具昭錄彼冉
駝本不毛之鬼國眇茲簇長敢反噬于我疆素
恃性如犬羊終焉匪茹漸薦食同蛇豕蠢爾卽
讐始尚山藪務藏庶內汙而含垢寧知燧疽必
潰致姑息以養姦迺茲方叔之壯猷中丞是陟
式沛周王之恭怒下土用孚授鉞登壇君不制
將于閭外陳圖立表虜已在吾之目中爰振旅
于徂冬殆順時而行殺輒奏功于仲夏詎淹日
以老師號令則山嶽不移士知信勇呼吸則風

康嘉石室集卷十

四

雲碎變兵貴速神萬里洮江信投鞭其可斷千
尋雪嶺將積甲與俱齊兼之東擊西糜破三窟
以盡追狡兎抑且舍逆取順開一面而不誠前
禽遠使羊卜鳥言之區日臨月照藏厥鹿駭鯨
吞之衆煙滅灰飛振古眇聞于今爲烈粵若吳
公伐蜀八戰八克笑地險之空懸更傳諸葛渡
瀘七縱七擒喜天威之遠屆在始雖落落難合
而終則巍巍有成顧心猶謙讓未皇臣何力也
論功在發蹤指示帝曰都哉其不嘉匡國豐勛

式親被康侯晉錫桓桓司馬崇班首出于庶僚
矯矯荀龍餘慶永延于孫子况乎難兄難弟蠶
叢與鳬繹爭鳴暨以聞禮聞詩磨趾共鳳毛錯
采是蓋合萬邦而爲憲文武兼資行當參七政
以調鈞經綸翳頌其不佞樛材末植苴蜀後生
敬遡霓旌每切維桑之慮捷飛露布新乘破竹
之機幸因執事名鄉遂獲恭逢盛事拜戟門而
高懸大纛擬挂旆于天山擲管城而薄獻微詞
冀勒銘于燕石其詞曰

鹿臺石室集卷十七

五

捷書飛報交川道北極回西笑千官環珮紫宸
趨喜色六宮春曉玉帳功成食城謀定整頓乾
坤了五花雙鳳銜天詔萬里軍容耀拜超司
馬詰戎兵帶礪山河永保台階平陟雲臺首薦
歌頌歸元老 右調御街行

疏

蘇州府虎丘靈巖寺重修千佛閣募緣疏

代申
相公

竊自瑞應恒星始表希有之寶象化敷震且常

轉不二之金輪移飛鷲以成峯望崇慶之鳥跂
會羣龍而開藏瞻豐碣之扶螭蓋世尊方便廣
行集衆資共修勝業聖人神道設教假佛力用
暢王風利益最弘流通已久惟南朝稱寺四百
八十皆蕭梁多寶之場迨東吳量澤三萬六千
悉伽毗聚沙之地茲虎丘之雲巖者肇基有晉
標軌皇明本云海湧孤峰實屬元琳別墅皈依
正覺捨作仁祠襟帶名區傳爲上刹臨池劒窟
獸王踞踞而精氣騰近澗錫飛鶴子淋漓而清

鹿臺石室集卷十七

六

聲遠設千人之講坐片石點頭具四大之威儀
十方稽首至如城隍睥睨路半由旬袪服輕車
楊柳曉風之外疎簾舊舫桃花春水之間歌聲
與梵唄齊音團扇共方袍雜采題慧鏡豈疲于
累照燭非妍妍非媼若法蓮不染于污泥色卽
空空卽色是謂諸天神境洵哉欲界清都爾其
有千佛閣也越昔當文皇之末年一旦瞻瞻
王之出世旁連正殿特建麗巖妙相中峨凡月
面日姿可使見形入道應身偏示或象牀轉座

定宜接足與心九成摩窒堵之類鳴鐸遙聞十里百尺挺阿蘭之表心燈普照雙林合一智而同塗無先無後在千真雖異跡不執不常顧數極必窮適丁末候至魔生有累寧免波旬風脆琉璃繞棟難安怖鴿塵虧瓔珞危龕真見盤螺頂禮卅字以何由既幸遺髭留影未涉三災之不戒似應革故鼎新歷此成住壞空卽剎那頓成小劫念彼慈悲喜捨從無量誓願弘薰某違會持樞蒙恩予告津梁久倦向游宦海者有年

鹿巖石室集卷十五

七

巾拂時來初蔭慈雲而結夏繆系居士之號果在人天徒現宰官之身位非佛地爰是本山住持通密率摩訶僧祇合掌敬白矢計發誠將圖改作旃檀俾彌天載造冀欲振揚象教令智日重升而十藏未豐誰越貧窮之海七寶多圓難瞻羊鹿之車叶人鬼而與謀須財法之兩施土自達公長者以下及吃果尋香等善知識饒則百純千鈹以乏則半菽一麻俱大因緣力破貪癡論一切原非真有無分人我在萬行樂受肩

歸鷺引繩而龜持泥一心輪奐曲豔宣而斜北入祇奉安閒茂苑長洲面面擊姑胥之秀麗紅函白繖層層吐舍利之圓明何止錫金紫于斯丘頓還舊觀抑且被丹青于淨域永結冥慈以色不可見如來固知諸相非相于意亦甚多福德竟滿三千大千散華方驗來因吾請盟于韋馱尊者闡提亦有佛性君其問諸竺道生公聊藉乘韋之先伸由權成攝深媿捷推之未擊語善無奢蚤署芳名比靈山之遠固式鐫高頌等

鹿巖石室集卷十五

八

香閣于嶙峋

孟蘭大會疏

人靈萬物有覺卽心教列九流大乘是佛在末俗有藩籬之隔于本宗無爾我之分漆桶釘關便見混元世界蓮花摘下要知無極機械衆欲裏安身誰肯塵中着眼九華上座辭親滅性已脫跡于披袈捨長從真擬離形于洗鉢植通菩提之對踏平苦海之波竊見本年七月十五乃地官赦罪之期是目連救母之日溝渠餓殍

仰慕黃緣艸木孤幽注懸超拔破光明于冥暗
接淪没于坦夷燈浮孽水之迷淵食施枉亾之
游魄津梁長架有路可登舟楫盡完無川不濟
念空囊之莫罄計結會其可成勸助萬人銷鎔
千劫善男信女同發慈心長者宰官共成勝事
青蚨白粲惟從大屋將來尺帛寸香悉聽諸門
擲下要利則流泉布地求名則魁象近天嗣續
惟艱抱送麒麟于釋氏沈疴未脫責成造化于
小兒孝子順孫薦先祝壽哲夫賢婦度難延齡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九

立見靈通咸如初願澤雖涓滴福不唐捐贊培
今世之善根永結他生之正果

栢梔寺募建觀音閣疏

觀音菩薩用自在神力遊于娑婆世界善應方
所普救衆生茲文脊固高士栖隱之鄉栢梔亦
大士權攝之境比丘道樂頗勤戒律矢修檀能
稽首而白在里諸宰官居士優婆塞優婆夷願
以一莖草刳樹帝刹以一丸泥莊嚴法身夫聞
其音聲尚悉解脫稱其名號卽獲希求而况架

寶閣于重霄布金沙于淨土福聚如海豈遽唐
捐功積猶山定爲依怙世尊諒不誑語持地可
作證盟

西樂菴募緣落成疏

西樂菴者直宣郡之兌隅蒼然平楚界敬亭之
庚境萃爾危岑郊負郭而日陟輕便景因人而
時增妙勝近窺檠禪師之遺井具足神通遙尋
裴相國之舊居尚傳護法蓋西有淨土適號樂
邦而南無阿彌能除苦集菴主沙門性果不立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七

十

文字專習薰修托鉢徧舍衛之城廿年徒跣徧
袒敷楞嚴之座萬衆健椎卽今頭蓋一茅固久
甘于染削越昔笑拈五葉亦多事于莊嚴故欲
得聖教紹隆自宜置道場安隱計殿堂以臨門
闕鳩度載興緣斃甃而飾丹青鴻規少拓竊顧
衣珠雖繫詎云四寶在懷猶冀影石常存佇望
雙金出掌况爲山止虧一簣進力非繁譬累臺
幾及九成因高更易屬且官清民頌真饒利益
人天家給歲豐咸喜瞻依佛地弟子證明智日

迴向薩雲尺疏先陳寸絲不挂伏願諸善知識
念因果其相乘發大慈悲兼財法而鈎施擲鄧
林之片葉頓令樹蔭菩提酌溟渤之半蠡定使
池開功德毋用遽疑有漏應知弘導無方卽此
刹那福歸如海何須永劫報悟聚沙必不唐捐
試攝他心于檀信原非奢誑請觀吾舌之廣長

黃池勝果寺新造五百羅漢募緣疏

宣城郡北距百里而遙有鎮焉當舟車之輻輳
號曰黃池介寧太之郊垌籍皆赤縣舊爲仁里

鹿臺石室集卷十七

十一

家傳長者之風亦是樂邦人脩居士之行蓋緣
一乘三刹獲遂皈依以爾緇服素衣都隨唱導
其首稱勝果寺者盛于當代肇自有唐歲啓講
壇提法綱于義海時開律席申梵網于戒山頃
焉共結彌天之淨因新營寶殿忽參滿月之好
相重觀金身聞儒童菩薩光淨侍立者三千在
我佛如來羅漢從游者五百始厥造階緣之有
漸以境生心然而廣威惠于無邊由慈得力或
游戲三昧履巖嶮若坦途本具足六通絕波瀾

鹿臺石室集卷十七

十二

而利涉迺茲像設之未備慨彼瞻仰以徒勤主
僧悅公法門龍子禪窟獅兒念應真之隱見靡
常遷儀鮮遇必名工之裝鑿畢肖幻貌普觀腦
髓何辭所願誓弘善事毫毛衆施修檀廣寫殊
形越攷正信之徒類假絕倫之技李伯時繪偕
釋貫恐爽畫圖楊惠之塑奪僧繇巧施土木固
云諸相非相凡爲老爲少無關實相嘗說真空
不空卽作怪作奇豈礙虛空將使晏坐飛行恍
默承其聲影若移天台衡嶺修冥識其往來則
至夥卽功德之池而楚城猶化度之境矣夫今
願行之興也彌陀接引創奉者原雷氏之竹林
應供傍羅勸成者嗣唐家之棣萼而余從弟海
藏月那談齊豎拂誼等同衣行衛經逢讚歎歡
喜譬他宰堵猶餘一級功虧屬我樅椎敢代十
方疏白竊遵平交而酬禮尚可無相通逮感
佛乳而報恩自宜財力兩捨憶往丹青示夢失
侶且能得朋于斯金碧聯行植因定還證果况
謂矩羅尊者分居南瞻部洲獨慙慧業文人請

據西方公案言無所誑福有攸歸

西樂菴挂旛疏

飯誠西樂頂禮南謨敬施七尺綵幡四角金鈴
高級親繡九層華萼雙條寶帶交騰占心動以
非風禪機叅稟放毫光而映日佛影飄搖霑百
和之名香裊裊拂祥煙于仙蓋組七文之梵字
絲絲垂甘露于神針惟願世綿有道之長蘿圖
鞏固人享無量之壽蔗境康寧凡在瞻依悉饒
利益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主

宣城風義疏

夫平陂相倚世無久泰之期興替互乘家有式
微之運故扶危拯困以輔天道之難周而敬梓
恭桑殆本人情所自致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都御史張公敬亭乃一鄉之先達實累朝之
舊臣父橫玉而子握蘭光依北闕屋飛甍而
田連陌雄據西城羅綺從風半選金屏傾國軒
車映日爭來珠履盈庭在輿儻亦氣可薰天卽
城堊且脉幾絕地蓋當其盛也善建不拔永言

若帶礪之堅暨其哀也維命不常舉目有山河

之異昔詠振振于麟趾皆謂清門縱圖姣姣于
兎營更迷故穴資身無策或族衆而食貧束手
旁觀由秦養而業廢今若其曾孫張君廷陞者
爲戶部副郎公乾之孫長君煌之子末遭滅却
頓值窮緣挂百結及一絲誰追念同袍與子遇
三旬則九食肯遽起蒙袂之人夫妻對泣于牛
衣虛稱擁被父子垂涎于魚釜頗怪休糧嗟乎
高臺曲池孟嘗君興哀牧豎珊瑚寶玦杜少陵
致慨王孫况人薨亡于百年姓名可識計澤雖
斬于五世苗裔猶存伏惟宣邑先生長者推厚
黨勤類之心察號饑號寒之狀不過費閣下一
朝之享輕似拔毛便能活邑中八口之家重如
返魄比觀鄉耆沿戶坐索去思之碑錢兼聞僧
行叫街乞化來生之藏實冀酬交于當路倘要
福于往因何如不望報而施恩益見非有意而
爲善共茲義舉跋我仁賢謹疏

白事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四

勸義白事

宣城縣知縣某敬白于通邑鄉紳及諭我耆庶
伏念今茲夏五之交適直陽九之數靈雨彌月
橫流稽天本縣方其時履任也乘濤犯險已切
予儆之虞觸目隱衷更負已溺之責况肥蠶繼
商羊而作崇龜產與龜坼而疊蓄在眼前雖僅
支吾穀價漸踊計將來決多流徙菜色可知本
職徼天之幸上而仰奉督撫之規則欸欸推心
近而親承郡尊之德音諄諄提耳雖不敏矣竊
慮襄石室集卷十七

主

願從事于斯非曰能之敢遂借助于衆顧凡庫
羨已作糴資有司者既不強發巨室之蓋載緣
充飢而割肉又不輕入罪人之罰贖輒用穀而
代金實念餓殍之殘枵腹以待倘除募勸以外
何力可施再拜以求冀行募者廣維桑之閔卹
毋辭勞苦三沐而請望受募者斥半芻之贏餘
大破慳嗛諒士夫豈俟多言定當無爲爲善卽
黎庶自圖陰德亦必力行行仁蓋上之體下也
題賑題蠲本意寬一分使下受一分之賜則下

之助上也或稻或價固宜早一日俾上慰一日
之懷至若降祥降殃載諸易訓有因有果具在
釋文此皆感應之恒然奚假官司之贅列至若
固爲封執付痾瘵于囹圄陰欲阻撓視疏牒爲
虛設顯非良善別議科條幸鑒丹忱無孤白事
贊

怡怡堂贊

有序

昔儒言誦出師表而不贅然奮忠者非人臣也
誦陳情表而不油然思孝者非人子也今恭誦
鹿襄石室集卷十七

主

學臺史公怡怡堂編而不僂然脩悌者非人兄
也亦非人子也是編卿大夫士所爲序記歌詠
及託象設圖固且纒纒大備奕奕鉅典矣而贊
之體雖有其目尚缺其詞小子檇昧竊于斯樂
觀其成樂則生惡可已殆不知手舞足蹈又何
知贊一辭之不能也敬爲綴末而彊名之曰贊
贊曰

詩稱孝止書云友于天之嘉命民之秉彝倚與
史公大猷允綏出則烈烈入則怡怡烈烈在

朝直道如矢怡怡在庭鞠弟子于兄今惟怙嫂
今惟恃顧我復我食爾訓爾因弟廣惠移孝作
忠塘高射隼路辟榮驄波澄湘漢烽息秦雍

璽書賜履舊京鎬鄧曰大宗師察倫貞教彼都
人士是則是倣化自躬行風先文告猶我宣尼
及門速肖踐台輔鼎親顯名揚墳篋叶奏芝桂
垂芳洽舒琛采河出榮光千支一本永賴斯堂

桐川三瑞贊贈廣德守姚江邵公

并序

邵公之守廣德政通人和上最矣于時有岐麥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七

馴雉白兔之三異焉夫異者以其非恒然而公
之政則固有恒也蓋桐川素號難治公壹切以
平易近民民與士皆有恒心而無遷異物元氣
薰蒸至化翔洽遂溢而見禎符瑞應何異爲吾
宛陵在州西略旣沐九里之潤覆惠三事之祥
光祿葉君任父以其圖來示予因名之曰三瑞
敘而贊之鼎祚及任父皆與公稱世講而公與
予又嘗爲同舍生不敢以調進者也良史氏或
有所采必傳公于漁陽中牟之間

瑞麥贊

有瑞者麥三穗兩岐漁陽垂詠桐汭重規田畯
至喜含哺且嬉旣富何加子曰教之

瑞雉贊

有瑞者翟爰集公庭匪樊自致不擾而馴相吻
以樂孚化以仁譽命上逮天下文明

瑞兔贊

有瑞者兔玉質金相窟含皓月林映清霜素心
格佼朱目升陽豈貴異物廉白是將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十八

宣城蒼坑茶贊

并序

茶之用至于今而始真昔之未碾湯浮龍圖佩
箔非其質矣吾邑華陽山有蒼坑密隴故產茶
至于今孫伯揆父子采焙而始顯伯揆事事清
絕其製茶則倣大方之於松蘿也色香味三者
具矣而名價乃復倍之醍醐生于酥酪精于酥
酪物理固然亦由人勝茶二品一曰春雷甲一
曰秋露英然春爲勝焉秋則園主靳固有抱蔓
之慮價益翔壬子春伯揆屬余爲之贊以貽同

好適增湯社一段故事耳恨不使陸鴻漸蔡君謨諸君見之贊曰

瑞州先春驚雷甲坼惟華之陽土長泉列物生有滋甘芳冒越騎火手焙授法自歛縹碧茸茸色若初茁精氣所挺爲石巖白香出空中還與鼻接玄味自然了非在舌不可思議默焉妙契爰報乳恩供佛禪悅活烹淺注以次待客

樂平丞東潭高公像贊

其屹然山者身耶其沈然潭者心耶其燁然虹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七

者形耶其冷然風者神耶其戔然冠而儼然衿者承耶其嶠然石而鏗然金者丞之名耶嗚呼其明迪功即高公之真耶而贊者汝南生耶

姚江門山人像贊

淵之濱江門山人蘭其佩葛其巾一毛炳蔚片石嶙峋噫帝有虞之苗裔兮步邑斯之後塵則山人所自稱

屠長卿像贊

若濯濯桐土露若謾謾松下風若昂昂野鶴若

冥冥飛鴻若編編文豹若矯矯雲虹斯人也吾不能一名其彷彿而強名之曰老子猶龍

周慶叔像贊

吾將置子於丘壑而世方急于吾將標子於雲臺而世尚違子有弁峨峨有茗泚泚絳禪碧襦左圖右史優哉游哉聊復爾爾夫夫者誰慶叔周氏

林仙客像贊

而貌屏嚴而行蹢躅爲今之象坐而嗒然身不

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辛

滿五尺而扛九鼎于徑寸之管如椽追北海之魂而少其潤筆之富把南宮之袂而無其抱研之顛其心手適而遭勁合則出入秘書率更之間帝曰此朕五雲之書吏世猶號陸地之跛仙吳長興像贊

宛兮清揚此貴者相胡爲乎青衿而玄裳碩兮恢張此壽者相胡爲乎阻艾而踰彊胸中有經緯而無鱗甲目中具神俊而略驪黃或拈弄藻繪得游戲之三昧常參合文類擅今古之一長

斯人也亦嘗霑灌頂稱佛子曰柰園居士而吾
望于愍于愍識其爲相國孫吳十郎者耶

從弟次公小像贊

瘦勝肥慧勝癡炯其目頽其頤獨盤礴閒臨池
丹青引藻翰馳全于酒託諸詩就所得已經奇
之人也吾西堂夢見之傀俄狀綽約姿恍兮忽
兮其斯爲梅次公者嚙

鶴鳴子和圖贊

爲湯伯御司訓父子題像

肱則玄鳥上維命也和則白鳥中相應也仰高

鹿裘先生集

卷十七

主

俯晉式勞且敬也伯兮聲聞達天聽也傳厥丹
青以人爲鏡也我儀象之後咸以正也

自題小像

知是肉身影身知是人相我相但置丘壑之中
不問像與不像眼突四海橫空腰瘦一生倔彊
文筆枉却虛名書袋多他業障儘從朱墨平章
何用丹青形狀合留素紙糊牕歲歲梅梢月上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文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引

選刻緣督集引

搏齋先生仕宋爲參知政事亦顯融矣而其事不著以文著于翰墨諸書則緣督集是也然其文于當時亦不著蓋時方禁學而先生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以卒歸於學夫學何可禁也宋社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之墟有繇然矣孰謂文無關於氣運哉今世右文爲治學術大明家握靈蛇人窺罔象是集之行如加乘雁于渤海耳固何益而余後先生生同里獨感先生之文不著于國禁而國隨以傾世道升降若有機焉至于言能澤於道德仁義又安得不以文稱耶先生之本支微矣故集益無傳余曾氏婿茲來爲宣城也屬萬君伯武梅君某某暨余姪世輯略爲選而斥奉刻之因系之如此

倚玉集引

紹古自陸平原嗣以謝康樂之鄴中江文通之雜擬而高廷禮之于唐頗有似者然不皆和也張侍御伯大先生望九之齡神清而筆健齒宿而意新乃取唐人近體之尤者一一和之夫寫照者傳其神采則頰毛可加相馬者得其天機則驪黃可略有似有不似弗問矣辛亥之春先生以郵示余命題數語讀一過宛若起唐人于千載而相靚面亦若造先生于萬里而相抵掌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贈盧邑侯入 觀詩引

夫歌以永言參輿情之鼓舞頌王容告美盛德之形聲咸緣感而斯通非無因而強作我君侯盧公苞誕秀容出叅墟汾晉之上符分巖邑臨敬亭宛句之間峻節與疊嶂爭高千尋立壁清操共澄江徹底百尺照心維士風則陽橋斥而

者碩尊崇正民俗則朽楊卧而簿書希簡閱三年之久何止于綱舉目張合四境之姚盡囿于光風甘雨是月也一陽來復載奏牘以朝天雙闕崔嵬拜冕旒而近日推賜金之盛典晉錫康侯蓬執玉之仙班恭交聖王蓋江東十郡所未有誠畿南千載之奇逢者也唐兩生遵典承家衍餘芳于棠棣課經侍座沐玄化于菁莪雖高矣美矣或難企及門墻而薪之樵之實由隆施庠校陳請醑而薦祖更望來蘇詠短什而擊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三

轅用資行李惟駟牡之恐後聊乘韋以居先序特薄言詩從副墨

長安秋逸引

詠物詩刻比相肖而恒患損格感興詩標會切至而恒患損意頃雁字盛行南中傳入燕吳君福生試政之暇偶一爲之復出衆構之思表而窮象極變可謂工爲形似之言然而觀鳥獸投蟲魚雖學者所不廢非其大者也撫時寓事則秋興之作興焉秋興八首肇自少陵近代李獻

吉以後踵効之其氣率憤越而辭剗激時使之然也君躬邁明盛之世列在周行以彼材略何施不可其氣本冲夷而辭敦裕顧余間闕其微若有所抑塞于胸臆而言不能宣者殆志士之概乎始求之深願治之急亦先詰所慎重也今之時誠多故矣多言則多故奉職循理可以爲治即潛吏隱可以安身是編目之曰秋逸夫秋氣易悲而以逸福生固已辨此矣余第知其詩于格于意有所以衷之兩無損而已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四

崑崙奴傳奇引

太一生好覽外家言至崑崙奴傳無然自失矣噫嘻人未易知知人不易信夫惟時上已修禊于宛酒間戲衍其傳爲樂府以佐觴政系曰自荆卿刺秦王不中以死而惜者曰其不講于劍術也后多有用劍術顯者若崑崙奴亦其人或以本莊生繆悠此傳之屬志怪耳余少好譚劍然未有所遇年十七八見劉大司馬聞客言曾中承規河套時兩道人事甚奇劍亦誠有術余

獨有味乎崑崙之爲人則以其不難爲人奴也
猶難之難圯上老人授子房一編怒期之其寢
後辱以履此其意蓋大較可想云夫彼一品者
始以其奴易而卒不可易今世稍見尊輒能以
易士士卽賤迺不奴若也者心悲之此傳稱一
品家而別編直稱汾陽豈傳諱邪汾陽其盛聲
色以自汙紅綃一歌伎本不當御且若茲類者
先頗著諱何所用也其置勿問固大度欲以崑
崙而名爲天下除害抑其體然余竊異夫以汾
陽之賢不內侮俾此人終不錄而又不克除徒
持兵自衛余故略損益之傳以十餘年後崑崙
覆賣藥雒易市中古所爲劍仙者謂其術精遂
可以冲舉果然乎是余亂之指也

題詞

百男圖題辭

夫善頌善禱宜莫如詩螽斯麟趾振振說說皆
是物也然弓獨以祀熊羆以寢蓋冀幸得之而
以通于神明叶之精寤至述玄鳥于天命載翼

覆于誕固亦繇先德焉武陵之源有龍氏者實
稱清門云今大夫龍公司理新都凡五年而政
平刑措儒術飾吏聲隆隆起矣乙酉春而公子
生人無不驩嘯持牛酒賀者東海徐生爲其鄰
郡繪百男圖以進而爲之題曰昔于定國之先
爲吏而獄無冤迺高其門戶以待後之駟馬定
國卒爲漢名相以眎于龍公相景響然而公家
在楚衡爲五嶽之一太和叅之其治新都則新
都之介有白嶽白嶽又

世皇帝所嘗禱前星秩在祀典者以校于高禩
不益合符乎哉龍公善稱詩下士詩不云乎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則百斯男譽髦斯士夫
以天命則天應以地靈則地著而與詩之旨復
將爲昭先德顯矣一圖而三善具焉圖可矣龍
納言之胃也龍君他日躋膺仕佐虞廷而羣公
振振說說以作求其世語亦有之公侯之後必
復其舊其尚攷實于斯圖

題吳福生休夏詩

昔大德尊宿每當結夏輒有小參福生此十詩以休夏稱夷然澹然寄悰名理欲混剎塵迺其氣拂拂時而矯矯望之不能如木雞擾之不能如水牯也者將無微有以闕福生乎雖然以詩至彭澤之冲恬左司之簡遠而其詠荆軻及逢楊開府何勁俠也若香山之達眉山之曠下筆言語妙天下然于世所爲譏稱欣厭者又率無異焉夫之數公皆深于詩與禪而有得者也福生偶有概于衷而託于詩與禪者也其不盡作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七

黃面瞿曇語而時拂拂矯矯出白面書生氣習者正福生之天真爛漫所繇深于詩與禪者也詩與禪理相契而機相通要之皆非無用者福生其試與極深者參之余有口杜昆邪久亦辭所與言詩唯向福生索米汁以此詩侑之爾矣

書吳福生游黃山紀

桃源人言不知有漢尚安知魏晉是後遂無復問津者天台千樹之花萬年之藥乃坐憶人間失之吳福生去家投道黃山芙蓉峰一歸里大

悔曰此何異曹馬之際乎吾日在烟嵐瀑響中初不知有人間世也余視其頂有黃光心影正青霞幾縷自袖出迫之得黃山遊紀焉蓋無險不躋無勝不掣文奇絕處似漢封禪幽絕處似盛弘之酈道元固往遊者所未歷亦往記者所未有漢武聞方士譚鑄鼎升龍事而歎使朕得從黃帝遊棄妻子如脫屣耳茲山寔軒轅之遺跡邇在封內余輩當褰裳奮登問峰名所爲三十六必有福生之不能盡者卽有文必遜謝然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八

題三家雜纂

義山才情蓋代風流自惠獎南金鑰之外旁及此纂豪賢若蘇子瞻王君玉相次續毫若欲媲美果皆遊戲三昧乎夫道在瓦礫在稊稗何所不寓而玉化爲環玦金花爲釵釧餅盤又理所必至也通此者必能瞞事理察物情俯仰咸適

其宜進退不啻于度詎止如李氏之所爲足以戒而已故學人讀書但須辨求益之心耳

金合記題詞

徐武功出治河壑屢圯夢告以神龍無欲寤而臆之曰龍不易神他則皆有欲者也因以計驅之去而隄成夫海雖百谷王廣利亦豈離欲界況其女乎王董爲鶯兒宜人間之怨慕漁父爲龍女寫泉底之情采各極其態各殫其才不亦通幽明之故哉至其綴引藍面以戒夫貪而

鹿表石室集卷十八

九

戒珠記題詞

自世說行毫吻所及輒自斐然何元朗撮近代之勝而爲語林王弼州撮兩家之勝而爲語補彭城瑯邪又先後爲之評騭其于晉人之標致可謂不遺餘力矣嚴君是記復摠攝而條貫之右軍一時寄慨于誓墓千載申志于戒珠清貞

瀟灑風調若新裁山鬱蒼鏡湖激徹歌于斯使人益想見其父子

神女記題詞

騷纍與日月爭光神女以雨雲著夢后代遂指大夫之所諷襄王之所遇者而詫以爲奇又一夢矣蘆中人乃復譜出是以夢解夢者也體嫺雅而口微辭殆以宋玉自命乎至若弔屈懷湘則又茹志于憂國寓排于詈余將亦被放之辰行吟之次以代詹卜耶吾聞之倡優拙楚劍利

鹿表石室集卷十八

十

丹管記題詞

新都多博雅之士繇文詠書繪至雕幾象數靡所不有然未有以填詞聞者太函先生嘗一染指且苦聲牙它可知已余友汪肇邵太函之宗也幼卽扶持客廣陵已入太學爲秣陵遊金閨虎林蓋所常往來地以故絕不能操歛音時時把吳姬之袂嚙越女之脣倚節和歌微恨元子之聲雌頗嬌周郎之顧誤一日感玉壺春與玉

清菴事而更南詞爲丹管以記之夫音由心生
詞由音出者也五方之民其音各一大較東南
之輕浮西北之重濁有相用而鮮兼劑今之治
南者鄭氏玉珎而後一大變矣緣情綺靡古賦
之流爾何言戲劇尚論者思反所自始則又第
以荆劉拜殺爲口實本色當家爲貌言而一切
惟務諧里俗曰何以文爲是方厭八珍純采之
泰而直追茹毛衣葉之初其能耶否否之兩者
雖有間要以與耳食何異輦部是記質而不俚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一

藻而不繁語不必銷魂動魄觸類則鳴事不必
索隱鉤深取材亦賸庶幾哉其克衷矣二陵吳
越之間必有能諧而傳者子桓有言識曲知音
善爲樂方楚子而欲齊語也吳越固莊嶽乎

題安雅堂酒令

今之酒牌益合唐人之酒令葉子格而倣爲之
然唐令皆不傳惟手勢啞樂稍存其遺絕自不
倫安雅堂酒令一卷曹紹撰載陶九成說郛鮮
睹也酒徵以事事系以詩五言清令出其時蹊

徑之外紹當是宋元間人濱東在夔州顧各不
甚著古人多晦跡讀書不若今之士游談自炫
耳吾鄉酒道流通而不知章程轟鼓喧呶倒裳
側弁去昌黎所稱文字飲邈矣是編一二闕譌
爲之補訂付從子士勸手錄久而士與刻布之
易卦凡言酒多隸于坎則酒固危道也夫知安
雅庶其無危乎

題程彥明冊

古法之董傳而盛行今者莫若印章要莫不知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二

有文先生矣迺後各手多出新都予所見彥明
則吳人耳然其法與新都未必合而新都之與
文先生亦時在離合之間新都工者有二何其
一長卿其一何遵字叔度旁通詩性易與不肯
校錢刀故愈工愈貧今方客章元禮又遷客之
貧者也孰謂廉賈五之哉彥明于其鄉壽承先
生取法近工不減長卿倘復似廉叔度也予將
賀貧焉

海陽范穆其詩評

東工方和筆吮墨而獨解衣盤礴此真畫手也
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廼致尹夫人低頭而
泣此真國色也儻得此可讀范穆其詩矣

書跋

曇陽子書陰符經跋

曇陽子手書陰符經貽學使徐公是經論者以
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徐公仕宦至中
大夫歸不待年其于法于術用誠有所未竟而
茲所可竟者神僊抱一之道爾然其大致則一
應養石室集卷十八

十三

矣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
治天下有味乎先民之言或謂是受之玄女或
謂軒轅氏與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
曇陽子居嘗好書是經夫豈以二女自命耶余
覆睹所貽王廷尉元美心經鳥跡龍文若出造
化其原反終始又必軌于正經余不敏無能知
曇陽子敬爲徐公跋而歸之

羅伯符書醫無閭碑跋

伯符此碑故緣法平原部署整嚴精采注射正

猶光弼代子儀軍耳尚不知李寧遠出塞時得
似其家太尉否而余私念寧遠之貴有助右司
馬用巨卿臨填乃以一布衣勒銘也所爲大將
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何仁仲二園記跋

仁仲二記各翔其名狀極力高深柳州有言有
與如者有曠如者園之勝甘露以與采芳以曠
記亦具如之彼梓澤蘭亭平泉雒陽之類霜蕪
煙莽讀其文若猶挹曲水之波秉金谷之算僊
應養石室集卷十八

十四

叩醒酒之石游戲宛雒之間不千載如新乎宗
少文圖寫一齋曰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夫圖稱
吟掛不屬之垣則寄之楮素其神易耗其用易
單故惟文之不可以已也余臥而受是記二園
在我几席矣

張幼于座右銘跋

座右銘傳自崔瑗先大夫嘗口授余兒時余顚
蒙不肖以逮于彊張次公出此銘見示文約義
宏無減于玉殆切負先訓之規

張幼于銘箴跋

幼于文麗以則多所可書而休承博士獨爲書其箴銘志念深矣定當與中郎石經並傳耳

張幼于身體十箴跋

幼于十箴進于道矣而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蓋鬼谷先生遺旨也余少好盡言刺舌不免于口箴猶竊有味焉夫韋之與弦亦各從所佩而已

張幼于惠山泉贊跋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五

惠泉甘冽復易致卽足以甲中冷諸君子喋喋不已有爭心矣乃越人方豪爲不平于第三泉而欲翔虎丘其上猶可異幼于此贊奇文蔚起頗極力于惠與余言則又以中冷實未宜遜惠余旣多楨伯不爭之喻且益服幼于之澄懷無累也

書金陵雜感十首跋

壬辰春初自北還留滯南都多今昔之感輒賦此詩夏五過吳門晤王德操相與道故感亦係

之人生幾何姑蘇臺遊麋鹿久矣德操命錄一通是時梅雨新霽薛校書吮墨調絃來爲憇甫登致爽閣附題楮末如此

蕭府君四圖跋

右四圖乃郡丞桂陽張公以貌我府君漢陽蕭公而屬鼎小子題者也府君守宛陵治行爲天下第一學道愛人躬行而化戶多弦誦庭蠲竹書有隆古之流風焉是圖特賢者以識其大而已夫圖者模也在昔勛猶必著之丹青銘之鍾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六

釜以示後模也顧圖之爲用顯其爲力微當因于文辭以久其桂陽公屬題意乎然余何所足因余嘗見孔子杏壇圖與文翁講堂濟南之授書臨淮之夾鹿今轉相倣效之蓋慕說之爾余郡諸縉紳三老宜家置一幅使後代登吾郡于鄒魯如前所慕說惟蕭公是模亦張公所貽惠矣

書族義疏後

以茲疏而義名也吾甚義之且慨然悲俗焉牧

民者不必家給人賜也不違其時不盡其力足矣睦族者不必置田設塾也無攘其有無敗其類足矣廼豈弟之父母恒幸見吾邑而親睦之風何闊焉希觀哉夫惟闊焉希觀也茲疏始得爲義矣

黃池撤關碑跋

此府君史公撤黃池權關碑記也當與河內史公之歌並傳爾史公名起欽東越鄞人史公之先有史公名起者魏人襄王時爲鄞令引漳溉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七

鄞以富河內而興民利今史公弛禁已責以惠宛陵而除民患惠與利相乘也除患廼所以興利而名適與之符顧今持極難反之勢而亢必不得之威則爲我史公者猶難矣夫蒞政有本濟事有幾上獲下安非可倖致也于時水絡清夷舟艦游泳睹河功思有躋是碑峴首者世多好西河書亦有三日碑下嘆名不虛得乎

疊嶂樓詩跋

郡君侯史公旣梓行疊嶂圖記示鼎小子且徵

詩焉鼎祚嘗有疊嶂詩數篇固謝不敏不敢以塵築人因念青蓮天才也登華山落雁峰慨賞曰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及誦崔司勳黃鶴樓詠竟去而賦金陵鳳皇臺古人之服善守勝如此茲樓也謝李在前敬亭宛句環帶左右予庶知所自擇矣聊復識此以酌君侯之鄭重

疊嶂樓碑跋

疊嶂樓二碑元廉訪王士熙記固是侏僂長沙李文正詩亦董流暢它一二以位建耳府君史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八

公上撮謝李之勝碑之樓而獨孤氏記奇僻有意補闕事也西河書規楔帖而胤醴泉視少師師法猶遠是碑出可以攷文可以飾治而宣之風于是徵焉

君子軒記跋

竹之品曰秀曰勁一之此文得其秀仙客書倣率更得其勁無負此君矣而軒中賓王適符晉賢竹林之數亦自奇然予見葉先生攜一鹿馴擾竹間黃質白章與碧鮮綠潤相依也何不更

爲記以甬東傳之稱馴鹿廣文比瘦羊博士乎
法書中又當增竹鹿帖耳

屠緯真書林仙客志嚴菴碑後跋

緯真文章言語妙天下晚乃悔其雕蟲剗心入
道絕筆茲跋適與仙客有宿因耳予覽之既切
卧碑三日之願且深曝書人日之感

陳邵公啟跋

駢偶之文濫觴于東京而叶律于趙宋真儒碩
輔且工爲之蓋抒事成文緣文論志將俾覽者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十九

迨爾聽者憬然不直炫縵采調金石而已是啟
郡大夫賴川公纂也往偕計比首次于清源有
同人爲關微所困詠之部使者公爲發憤削牘
致不平之鳴使者大驚異下謝而禮之清源距
魯連約矢處甚邇彼義不市帝此義不辱友咸
切倫常其書與是啟當並光天壤焉公政治藻
翰名一世適有獨以是副墨者無亦感交道之
陵夷且以著文之爲用乎談言微中可以解紛
太史公記之矣

陽明先生書草跋

此文王成先生與黃宗賢書手草也天台從游
有兩黃其一爲宗誠而宗賢由任子薦登宗伯
則以議大禮申明永嘉合上旨書在嘉靖歲丁
亥是歲永嘉上大禮要略一時新貴矜氣伉論
甚者以猜阻訐撼也初先生與宗誠書云宗賢
寄示禮疏然古之君子樽節退讓以明禮果若
是爲斯道計進于議禮矣此其意誠宛而章時
先生方引疾居東卽拜封流言且沸故不得預
議持平若胡端敏之里居焉斷斷休休凡三屬
義蓋大臣之審于進退雖退而憂國其志念恒
若此吾郡尊大梁金公獲此卷命鼎小子識其
後予惟文成書所爲萬物一體三代同治者固
我公昇日處端揆事也公蚤嚮聖學深于道就
吾郡之風猷亦足以規矣

書坐隱先生傳後

杜夫子論奕曰精其理可以大禪聖教余竊疑
其言及讀顧太史之傳坐隱先生則爽然自失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

也汪先生頗好奕而善之其于九道十勢規繕
沃蕩爲之揆方爲之參變具在訂譜者良可寓
目傳言先生嘗從祝李講性命之學從纂峰受
記禪荊又從呂祖賚全一之號于蕊珠之寤言
是三大聖人之教旨先生皆游衍其端調劑其
用以環應于無方卽坐隱直寄焉爾而跡先生
之生平頰首揖志誦學淹瞻多撰術質行峻節
太史公纒纒乎極意發抒咸以爲詞無溢美則
壹歸于儒絕詣卓識超然繫表謂藉奕爲束心
鹿表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七

止念猶有待者也何了悟爲今先生爵大夫任
在鹽筴異日以才地徵入爲侍從之臣金溝
清泚銅池搖颺當得劇甚且特以文辭相應較
東方生之俳優畜倍勝焉詎必蒿蘆之下稱隱
哉然余聞圍碁高張疏遠或遮截爭便或守邊
趨作實寄兵法比者滇失內地遼左虜方警儻
有薦先生待以不次寧復得啖焉坐隱乎東山
之賭墅漢中之對戲信可人也雖然先生已自
揚宗伯命無無矣若有以爲而無以爲卽爲

國家當一面殫力策勛亦直寄焉爾矣

陳崇陽先生遺文跋

明文至嘉隆盛矣遵巖王先生起溫陵猶稱著
所爲文致蟬連而詞疏達殆上本太傳中壘之
陳事下依臨川南豐之切理至數君子之雄于
才者出爲兩京或爲六季然亦無廢于先生之
爲世尊信是時陳崇陽先生則尸祝其鄉先正
先生而簡遠峻潔辭益修事益裁顧以諸生終
名不能走四遠若王先生也者而又百一董存
鹿表石室集卷十八 三十一

迺今始表章于我府君次公是亦吉光之片羽
世有不共寶者乎昔伯仲以文顯者無如雲間
之二陸眉山之兩蘇若夫名德巍然並峙固有
公家之元方季方在先生初不以詞章爲也異
日而我府君位近列若相國縉表其兄右丞之
遺文于朝此當與王先生之玩芳均備延閣矣
爲跋歸之

重刻警俗編跋

性失而後有刑刑失而後冥祥幽通之說藉以

贊王章裨聖教夫已生衆生皆命也篤親愛物皆性也卽是編所載溺女擅殺牛 國禁森列固有常刑然而當事者三令五申具文耳未見有舉法極懲者也彼以橫目忍人蚩蚩熙熙匪刑曷創焉豪有力則多援女以厚聘爲益惟日椎牛佐酒爲天子無故所不殺卽有殺而莫敢尸者以爲恒因果感應特可以聳小夫婦子而不足警頑福貴人況豈刑所得加乎吾郡尚歎溺女土廣品繁方圓不乏何鼓刀者之接肘于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五

市以爲一日而解九有餘技也郡大夫溫陵陳公每繇丞署郡篆仁心爲質惠而教我往受是編虎林茲圖布之宛上迺兩臺告戒之檄先後下適與事會殆有同然要以使民明而遠于刑咸若其性幽而業銷報盡免于六道之輪轉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刻成公旣自爲序以余小子家世不食牛命識于末余復得宋一事在宣城者及馮元成大叅一記元成俞安期謝室並吾友也信而可徵

吳福生黃山詩跋

人宜有所不可盡福生歸自黃山初迫得一記耳已從王尚玉得其諸詠遠勝記往余爲題休夏詩大胥氏所稱休夏詩名噪者也然彼特感激一時易盡耳此則幽靚沖夷有不盡之致胥氏爲天下舉首宰文柄猶亟稱福生之制業郡中無兩是何可一端盡哉夫有所不可盡則盡矣

述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四

疊嶂樓述

寧國郡治特據陵陽三峰之第一峰天下所號名勝爲疊嶂樓者則郡治之東北太守衙署之後也南齊時爲高齋謝玄暉高齋閒望及視事諸詩輝映今古世遂以謝宣城稱之唐初爲北望樓鄭觀察薰所云齋高今北望而唐人詞詠咸名北樓是已至咸通十二年刺史獨孤霖之記曰郡以谿山著而谿小負因名疊嶂則疊嶂所由來遠矣鄭公以唐大中來碑謝詩于樓西

北隅越百有餘載爲宋淳化而理郡姚鉉惜其
傾墜遷置綺霞閣天聖初東平駕部者再新其
閣分勒謝詩治平中知州宋任復取唐賢若張
裴李杜凡屬吟諷並列貞珉不必關預是樓也
余嘗徙倚登眺俛仰今古慨片石之不存幸斯
文其未喪爰自南齊迄于昭代尋討誌牒單詞
累牘唯涉是樓悉爲登錄且首列以圖亦庶遙
聞者獲以臥遊後來者可以坐照爾

書宛陵禪刹四則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三十五

團圞居士曰杯度而下皆不出宛陵而應化宛
陵者也摩騰自天竺賓漢羅什由龜茲入關至
于達磨持心印而啟宗門作東土之初祖奚必
截蔥嶺以自封距真丹而別畛哉若宛陵之禪
衍于南泉暢于黃蘗河東所錄指超詞峻實紹
曹溪之法寶豈止宣土之藏金其佗雖深淺利
鈍不可齊年而棒喝普叅悉能弘教開堂卽住
無所從來帶笠便行亦無所去今董掇其歷宛
陵者著于篇

扶風邁陳隋之交備膺宸眷蔚然國師然而高
僧不存傳燈無錄固知紀述周洽爲難是後敬
亭宛句之間宗風嗣興叢林鬱起然亦多東西
南北之人而已產自宛陵稱釋門之龍象若大
慧師輩則又不就槽廠別坐道場抑機緣各繫
于遇或土風能使之然耶彼營士之雙修委化
普惠之壹志遺身則宛產者也金公參黃石之
略迺終安碧峰之禪卽留侯之封隔一塵矣姚
恭靖見謫于其姊何惑焉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三十六

鳩摩羅什言天竺最重文製官商體韻以入弦
爲義觀王禮佛以歌歎爲美故學解雖終落情
見而偈頌亦時露性宗宣故少文何望于釋釋
止巧化何論于文在昔唐有清越頗稱翹楚董
存一記宋有守訥唯心淨土餘見一詩可真懷
來之徒眇無徵矣涇川三衲其初又不必里人
也今併行脚宛陵若泐若斌及名碩所爲贈釋
者總錄一科亦倣夫荷澤之弘秀西蜀之禪藻
焉

佛力廣大無邊靈異莫測不可思議舉世希有然而於我法門猶謂妄見大乘者所不尚焉顧其具足神通抑或徵應光瑞宛陵亦時有之矣大衆彈指而讚歎初地信心而回向母生上慢請證冥祥

書青泥蓮花記十一則

女史氏曰多漏之體尋香之人則女曹以焉昔歐陽文忠知潁州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蓉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法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七

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于此公後問妓曾聽法華否妓曰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取經示之一覽輒誦易以他部便不能矣噫嘻精進則性比丘尼悔退則誦法華妓雖有萬行都無兩因慎之哉

沮澤淤泥之地亦有嘉生火燄熱惱之場豈無涼界故護呪散花之衆或本目挑心招之人抑翅蜚骨鑠之靈權示跼屣挂纓之跡蓋一淨念則茶坊酒肆卽是道林一回頭但脫械放刀立

成正果彼微身且能化殼冥合真詮頑石猶知點頭本含佛性而况若而人者乎余撰是記首列禪玄夫亦開方便之門遵歸受之路者也婦終于其所事而忠矣况倡乎彼徐倡之三人者卽終事且難于國又何以死焉夫忠及于倡其世亦良可悲矣梁夫人不難于識斬王爾親執桴鼓以作士氣而疏夫失機以章軍志所謂勁烈不貳心之臣豈復得辱以巾幗哉則又何論于倡也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八

矯陳而下或酬恩于知己或務分于窮交旣勝薛公之市朝盈暮虛復異和氏之僻銅山錢樹固此曹所鮮能也嚴藥至吏治榜笞而終不以一言污巖士大夫亦誠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乎朱元晦于是失刑矣彼希濤以死猶烈悲夫宗伯義翹兒以殉海要其志專滅賊耳不婦夷生可也余故置于忠義之介督府大度人握槩更衣何所足悔而夷之且安信賞哉孝百行之首也故女自有孝經倡雖失行乎其

孺慕固有天性焉而不少繫見則以多祝而似者耳若新王二藉手復讐亦庶哉葉妙寂矣倡以色爲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違壁人則爭縈手蓋自昔爲然至其陰陽捭闔術險于山川憎愛寃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庶超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墮雲霧之中矣廼翹然自殉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人焉此詎必彤管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二十九

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習貫自然或失足不倫淪胥及溺人之無良一至此爾間有臨中流而海岬遂登薄虞淵而日車始稅卽頓漸不同要其從道固一也視彼伏櫪尚剪鬣以充駒抑宜焚巢復將雛而稱鳩不大有徑庭乎至若憐才士則適願佳偶篤交誼則贖嫁文姬旣表風流之標致且殖陰陽之善祥矣余因憶華朝之遺忠其後隸教坊者霍宗伯雖一賞除籍未盡廓清唯當事者念之哉

妓者技也技絲竹謳舞及琴奕蹴鞠藏鉤而已飛簾紆席善令章則又有都知錄事之日廼姑舍是而獨能吮墨泚毫以文藻自奮此其人非大雅不羣者乎西陵之咏久傳樂府其最著者推洪度楚靚淑姬自後代興時有矣溫琬遂疏義孟子比蹟臺卿然余是編悉外之蓋要自有所重焉倡優拙楚劍利慮世者何以彼工爲若其娉節與義從一而終者亦嘗斐然有辭華實相副是稱得全嗟夫彼蔡文姬李清照豈不抑

鹿裘石室集卷十八

三十

亦文人哉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言貴所遇耳師師之流得而駕者矣彼無擇夫眇與暗見以爲不盲于心而此中實有者乎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大戒有二其一有所愼者也其一有所負者也愼則往因負則來果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策

陝西第一問 辛卯

問堯舜之治萬古爲烈而史臣稱之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迺當時放流諸人竟坐不原儻又不純用仁與後之言仁者夥矣卽如人君以至誠仁愛爲本仁義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一

者人主之術此兩言各有主適然豈仁猶未誠仁之外別有義邪抑其說自相成也三代而降疇不上嘉唐虞或一二恭儉仁厚之主有足比隆者否與不然而其效亦略有可睹者與我

二祖關乾定鼎先天竝創間亦用重典顧嘗蠲稅欽刑減服御勸桑農垂軫民隱湛恩穠郁暨

孝宗皇帝益爲累仁而熙運如日中天矣

皇上神謀獨斷又天植仁慈修雩祀賑流移任

老成釋枉抑墨吏權璫輒論如法山梁

藪澤弛以便民 官府肅清堂階交泰

至仁覃敷太和洋溢何者非義何者非

誠夫管人才賦上林甘泉且鋪張盛美

以明得意況堯舜在上諸士于身親見

安得無濶大其辭而揚厲之也脫以仁

道至鉅 主術多方有所爲 黼黻之

助在事者虛襟以受而聞之 上願異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二

日序於典謨

帝王所以統大握符祈天永命而駿澤際乎九
咳鴻號熙於億禩者蓋必其仁德茂焉夫仁天
之心也肇氣於黃宮冥神於玄籥網緼無息而
鼓動域中百昌所繇以宅生也帝天子之子也奠
位於紫極受符於綠圖廣衍無垠而津潤寓內
萬萌所繇以造命也然而仁寧靡靡爲文乎虛
而不屈沖而不盈恇恇乎物而不貳者握并包
之宰抑寧煦煦爲惠乎約而能張柔而能剛恢

恢乎動而愈出者統變化之宗程河南之言曰
人君以至誠仁愛爲本夫仁之眞愛由中而發
外處卽爲誠則誠之德豈謂仁無有欲稍以推
魯濟之亦謂仁者實有其愛必用而不用相忘
何有耳彼縱仁以被民而民弗忘者精誠弗明
也羅豫章之言曰仁義者仁主之術仁義兼施
則享國長久夫仁之運用抑此而全彼處卽爲
義則義之德豈謂仁無有欲稍以慘礪濟之亦
謂愛者顯操其仁恐制而不制重必難返耳彼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

恃仁以嫗民而民弗懷者擇術未審也要之創
守殊軌貴度衷於聖詰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典
謨堯舜尚矣當其時烈山澤平水土教稼穡勤
勞來授時日同律度量衡何者非仁制五刑宅
三居誅四凶勸九黎戢防風投簣餐渾敦何者
非仁其生也竝蒙其所長養其殺也亦成其所
安全其起福也不知其所以其除禍也不見其
所由稽之無象察之有符精誠內形鮮澤外朗
是故始而明四目達四聰咨四岳及二十有二

牧采康衢之謠質擊壤之歌而不以爲勞旣而
九族睦百姓平章五品時遜東漸海西被流沙
皆聲教之暨而不以爲難黃收純衣乘彤車白
馬袵衣被十二章坐衢室臨總章而不以爲泰
卽寇賊奸宄蠻夷不無猾夏庶頑讒說不無震
驚朕師而不以爲病迺奇袤之徒輒疑仁者本
聖人僞而有之而崇山三峽幽都堯舜爲不勝
天下若仁而僞之飾是偏霸之驩虞也仁而欲
釋於不勝是兒婦人之囁嚅也此豈所語於唐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四

虞之帝而豈識仁之體哉固其惟精惟危精一
執中之功爲有實學其不驕不舒警予其咨之
心爲有大本焉三代而降吾於漢得一文帝吾
於宋得一仁宗其德恭儉仁厚其俗殷富敦朴
說者以武帝好事材力俱詘而炎精尚熾且及
見輪臺之悔過爲文帝所留神宗偏聽兵賦薦
興而三川不涸猶及待元祐之反正爲仁宗所
寄則其效略可睹已顧孰與欽明重華比隆而
與昭明從欲爭烈耶迫於今日蓋萬古而一時

矣我

高皇帝神武雲興

文皇帝智勇天授一膺乾闥之初元一邁鼎新之嘉惠艾芟草昧警服羣鷺亦間用重典焉迺其體臣情若手足軫民瘼若痾瘵慨農事之難難念軍行之勞費蠲租賜復之詔青莪過赦之音誠無虛歲殆仁溢於法矣至

孝宗皇帝而繹猷恢緒務秉德懷休養生息俾弘治之宇宙儼如元氣布濩汪淫無在而不濡

鹿表石室集卷十九

五

浸灌薰蒸無時而不徹熒然登其民於春臺而宵然置其民於泰始皇王必世之期曜靈中天之候乎

世宗以振銳而續統

穆宗以恭默而啓謨肆我

皇上躬凝睿聖撫金鏡而運玉衡抑且性殖寬仁政尚體要遇水暎則親步雪禱慎獻聽則婁形奏覆憫吳越杼柚之空而減織造省畿甸耕歛之匱而發帑金除逋已責集遵渚之哀鴻

懲墨獎廉去逸羣之害馬凡德意出自神明之

舍而湛恩馳於廣莫之鄉玄化流精舍生禔福於鑠哉莫不舉手跂踵慶堯舜之親見而唐虞在庭內也執事者猶冀效黼宸之助而屬爲矇之誦瞽之箴意念深矣士也何知惟是仁非聲音笑貌之謂也聲音笑貌是謂色取而損真仁非小惠曲慈之謂也小惠曲慈是謂姑息而遺斷彼自以至誠惻怛之意綰結乎紀綱而以礪世磨鈍之術維持乎德意如此耳今者捐貲

鹿表石室集卷十九

六

而翳桑起矣儻山澤猶能爲祟而瀛博之鯨未殄也熱審而肺石虛矣儻獄吏猶貴於太尉而雲中之節未持也勿以官府旣清而俾暴室之微有詠不猶者亦雖離之一事焉勿以廟謨既遠而俾廢格之易籍口封還者亦肅肅之一體焉批鱗之詰以使過假之或可薄收其報而大猾則務辨矣壯猷之老以多方致之或可廣集其思而瞽御則務省矣蓋必歛之乎淵竭蠖濩之內而游神乎曠寬莽蒼之間推之乎政

行禮樂之鉅而勤思乎環飛蠕動之纖愛而能敦故非色取惠而能威故非姑息卽堯仁如天舜德好生何以加茲而愚竊計堯必先睦九族然後及平章百姓舜必先底豫親刑于二女然後及風動四方夫恢仁之用固有次第探仁之實始自廷闈所爲鼓琴瑟以順父母序震艮而建元良則尤所稱美圖也崇帝王之實學端天下之大本危微交儆精一互持愚且見協氣均調太和旁溢敢執管而紀之爲典爲謨是訓是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七

則矣

陝西第三問 辛卯

問秦爲閏位猶貌言也自長沙著論過秦而秦益詘顧其任人圖政則亦有可簡裁焉秦之霸自繆公始其臣爲百里奚由余以逮孝之鞅昭之睢並非秦產且彼有貳焉以來或一見或數語卽舉國而聽之何與其貽之效如左券不爽則初非漫然而已當蘇子諷惠文以并諸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八

侯稱帝而治張儀亦勸伐韓因下二周之郊令天下此亦一奇迺謙謙未遑卒使六國之從成而秦閉關不敢出豈所謂乘機蹈會者邪抑自有說也秦法罰甚必殺之敗不替孟明又顯用之墮軍實矣君子迺許其舉人之壹與人之周焉鄭欲罷秦無令東鄭國之渠中作而覺反因而成之是自敝財力而長寇讐也萬世之利何冀焉故事有近而疏遠而親幾有闔而捫開而示有緣敗而爲功有因勢而導利變化之朕不可揣搏諸士秦人其悉秦已事以對而有槩於中則誦言之以卜他日之應 詔而陳者何如矣

自古役萬靈匱元化所稱冕藻而王者疇能用人圖政外哉顧其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所爲披心腹而託交者類鴻涵駁發之英而酌恒變以鎔世者得利害遲早之會故多權以達經斷

足持謀垂偉伐於當年而流芬芳於來曆也執事不及此而但錯綜秦事爲問豈以士習秦事邪夫有國者之任人莫要於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也彼百里奚晉之媵臣由余戎之卑虜商君衛之庶孽應侯關東之逋囚此其人非食秦土之毛也其主亦非有夢卜之求習故之澤也一旦遂虛位而授委國而聽其五帝三王之說持之而不勑其愛子寵弟之貴法之而不謙其封建井牧之遺更之而不賊其遠交近攻之畫試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七

之而不疑以故諸侯致霸天子歸胙得漸逞其蠶食之謀統成其虎噬之勢主之責報於臣也歷歷如數掌之文而臣之讐效於主也一一如合券之左竊以爲猶得任人之意焉當蘇秦將連橫謂秦天府之國地勢形便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南面稱帝矣惠文願以異日也其言曰毛羽不豐者不可以高蜚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此其志豈果欲厚道德而順政教乎於時羣雄之兵甲猶未頓而版圖少所折入於秦也

長平伊闕之下未至封觀若丘而秦之威猶不盡振也司馬錯之勸秦伐蜀也謂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名實兩傳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其言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此其計豈不知下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如張儀之爲策勝乎於時韓周之與國而周猶天下之共主也必將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於楚魏也卒之蜀屬秦而秦益彊富厚其始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

雖從之計成秦嘗十五年不出兵於關而其所完繕儲養亦旣殷矣此所爲彊者生於弱而有餘者生於不足也竊以爲猶得圖事之要焉殽之役輕脫而寡謀是二三子之過爾而繆公則引罪自己也曰貪人敗類吾實貪以禍夫子孟明覆用益修政而厚施而茅津之濟晉人相戒遠避矣竊以爲適刑約之衷焉渠之役鄭恐秦之興事欲疲之無令東耳而鄭國料成亦秦之利也曰臣爲鄭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

功卒使就渠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而關中
爲沃野矣竊以爲識因變之宜焉夫大臣持柄
獨斷而止不知收非明者所最禁乎況如勝子
而亾或非我族類鞅固座所欲殺而雖已有貳
於其國者也廼秦之主竟以博厚利而饗高名
則所信當所任而大柄有所以收之者彼選策
而進此參調而應操縱開塞可以往可以來故
不困矣疑行無名疑事無功非智者所稱賊乎
假如下二周據九鼎南面而帝豈董與巴蜀漢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一
中之饒而當機不斷使蘓子之從成而關不通
異日有欺秦之悔也廼連雞之棲不克俱止而
冀闕之服竟取而代之則以其地廣民彊而羽
毛有所以豐之者謀之於陰而成之於陽摩之
於前而符之於後去就遲疾必詞會必抵巇罔
不濟矣事有使功不如使過者孟明之不替緣
其毀而成之是一機也且循表而導流之溢非
所以鼓舞英雄矣矣有一勞而永佚者鄭渠之竟
役匿其端而用之是一籌也且受間而示敵之

形非所以熒塞垣耳矣雖然不可不審也道寓
乎得失之介而術衡乎成敗之岐是故得則爲
秦而失則爲三家之齊魯六卿之擅晉而田常
之盜齊也爲彭城東歸之羽許都失擣之昭烈
也成則爲秦而敗則爲惡惡不去之郭公好行
小義之偃王也爲暱鮮卑嬖氏羌之苻堅而納
降侯景之梁武也蓋秦自爲賈誼之所過楊雄
之所據而後世愈益卑卑謂無足術卽不得借
以反喻如賈山矣顧天下惟仁與政亦自有不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二
易言者假令一人之身朝而夷暮而跂何定操
矣朝而談谿谷之理暮而修搏擊之譽何主見
矣或逃而寄聽道路之傳隱而環拾房闥之細
或儻秘而中人之陰講張而順已之黨何示不
廣矣儻責成於久而星榆未周則霜簡已及儻
推擇於衆而紫泥未燥則皂囊已封何適從矣
一命甫布欲反其汗一事方設欲掣其肘何才
之能盡矣淮西之兵議用戰金城之屯議用守
聚訟庭內而第室遺傍何謀之未易堅決矣景

風之令其賞未行而雲中首虜之差復議罰作何便宜之假矣州縣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何令之行而禁之止矣將恬娛玩愒之習成而振刷規恢之念淺將賈奇角勝之氣滋而虛襟觀理之道昧將固封殖畛之私熾而奉公趨上之義衰將猜嫌疑貳之計周而潤達經通之度少此蓋其大較也夫幾微在察其未萌勢重必不可極返則愚生所欲誦言而不敢罄者也若秦之前其術爲霸雖五尺童子羞稱之吾惟其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七

任人圖政每祛虛而致實善因事而就名亦有可備簡練焉耳錄秦而下操術各異至宋興輒思比德殷周寧秦獨耻然其國勢則弱而不尊政體則緩而寡効人主知愛惜人才而不必務殫其用士大夫好奇論崇議而不必博收其功遂令苟安爲後世鑒若以備道全美律之皆不足爲 盛時祝也要以謀斷兼資經權並運有古帝王在矣

陝西第四問

辛卯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四

問太史公挈數千年行事而傳史記迺傳游俠何津津焉蓋司馬被法其悲憤感慨多見之文辭班氏以退處士進姦雄少之顧處士亦不聞孟堅論著也夫俠以武犯禁放縱於末流而處士釣采華名偃蹇驕悍則一爲戮民害滋甚一爲幻民無所用之然緩急時所常有矣且其懷絕異之姿儻出一奇籌一策爲世所馳騖而不足者亦獲濟焉卽一匹夫之微而隱然敵國可類測也世不借才於異代彼棲山蹈海自固其志耳有如負超世之望所爲振頽風而裨美化亦足多焉卽桐江之一絲而繫漢九鼎可僂指也安得與其所修道者同類而某非之哉今往而不返則隱逸爲固拘文法而飾躬行則豪俠佯姦此兩者交相刺譏其操趣亦異說者謂宜張萬目之羅總而攝之至銷英雄魁桀之氣而提

衡泮渙亦當圖其微權是與否與長安
故俠窟谷口之名動京師諸士試鉤撻
名實而援古今之殊明得失之數具載
於篇

在昔成周之初大道爲公上下相順奉法承令
各修其職無俠之稱陵遲至於七雄力政爭疆
務爲豪舉而俠者出矣軒黃以來空同之陽具
茨之野繕玄抱漠代有其人無隱之跡寔尋至
於季葉難退易進競集市朝而隱者顯矣是俠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五

生於綱紐之解而隱顯於貪燥之熾也夫所謂
豪俠者橫負材術感慨意氣不侵然諾不伐功
能以立懂一時誦義千里若郭解田仲之倫太
史公津津乎有味乎其人而謂人貌榮名寧復
有旣其敝也倨侮草野力折公卿臧命仵姦背
公死黨班固之續傳游俠則惜其不入于道德
放縱末流殺身亾宗皆非不幸卽執事亦以爲
聖世之戮民宜加擯抑是矣夫所爲隱逸者世
賁而遜名至而逃不逐德羶不需利餌如俛於

泥淖濯以清泠若許由巢父之流漆園吏娓娓
似真有其人而謂吾處其實不處其賓其究也
枯甲無靈朽株不藻鼠璞見珍燕石重襲范升
之疏刺處士則薄其偃蹇驕悍釣采華名願與
坐雲臺之下試論圖國之道卽執事亦以爲清
朝之紉民宜束高閣是矣然而恐非通論也今
搢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稱首顧止於緣勢因力
爾要亦有閭里布衣之雄焉卽郭解其陰賊猾
害發於睚眦議者以匹夫之細擅生殺之權是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六

於法逆無道也至若弦高先察章而存鄭仲連
蹶千金而抵秦朱家廣主意而季布寬劇孟重
敵國而條侯喜此其人未始擔方寸之珪綰半
通之綸也勇以樹節而不爲武以犯禁智以出
奇而不爲距以縻軀無論其直志危槩誠皦然
不欺而排難解勞足蹈會而濟緩急豈與彼拘
學曲士卑跡儕俗與世浮沈而已今摺管而科
高士者以被衣爲宗顧止於槁形灰心耳要亦
貴舉本偕末之士焉卽巢許其洗耳飲犢惡涉

下流議者以耳非駐聲之所流無停汚之介是於道猶未徹也至若商客式而興周于木禮而藩魏桐江一絲而繫漢鼎之九柴桑五柳而存晉幹之餘此其人不必持蔬立斃懷石自沈也鴻飛冥冥良儀羽於清漢鳳音噉噉實攬輝於高岡無但其孤操獨行誠嶢然不溜而激食振鄙足維風而裨美化豈與彼馮生競進寡廉昧耻與時汨沒而已方茲 昌明四海開闢法令電張才賢雲涌頃八紘以掩之將夷齊無所待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七

其清奉三尺而繩之將原嘗無所陳其議是兩者覆何厝意焉愚聞之天下知利之害而不知有害之利也則俠者之利於國驗而難與期天下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則隱者之用於國緩而難與見夫以其驗而難與期也重固之使勿通顧其傾身務令多絕異之姿懷奇積憤外無所展設而內有所憤張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耳夫以其緩而難與期也輕置之若不問顧其恬性冲襟多淳世之具玄纁白壁上愛

靳其禮而下篤奉其身不南山之南則北山之北耳粵管甯成亦任俠者流居常奔走數千家至役民重於郡守却超之聞人欲隱也輒爲辦資甚有造其居如入官舍者蓋郡守則五馬貴矣彼市井鼓刀之屬用何術反重之是人心馳驚之大都也謂宜有以收其權矣官舍則通顯居矣彼藪澤間曠之夫遵何德招納之是人心繫維之一槩也謂宜有以收其望矣故味無論甘苦期于適口色無論青黃期于飾觀君子砥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十八

礪名節無論異軌期於各明其志王者鼓舞一世無論異材期於各盡其長而況乎繩人以公輪離婁將天下無大匠繩人以后夔師曠將天下無知音繩人以蒲苴蜚衛將天下無善射繩人以造父王良將天下皆賤工則遠慮深圖兼照而集其能者程材之方也度德量力衡品而當其任者器使之權也故語豪俠則往者中行說之爲漢患張元之爲宋西鄙憂可鑒矣請以方略羅之便母限科條無拘常格或予以爵祿

羈勒之或策以事功操縱之或出不測之予奪
顛倒之如此蓋博采其偏長之効而亦寓提衡
泮渙之微權語隱逸則近代吳與弼之惇行陳
獻章之卓識可舉矣請以恩禮優之便母問卜
蔡母問樵漁或以拱璧駟馬先之或以安車蒲
輪致之或以歲時存問旌異之如此蓋厚藉其
裨益之功而亦顯 聖度兼總之弘業此在當
事者恢昭曠之觀破拘學之格灼物情聚散之
幾鏡世道靜躁之故而陶甄其上斟酌其間殆
應其至聖集卷十

庶乎 主勢尊而私羣解進退嚴而道術壹矣

應天武舉鄉試策 已酉

問我

文皇帝奠鼎燕都則薊遼爲肩負而幅員南極
于滇煙火萬里雞犬相聞恭隆恭盛凡
二百年於斯矣比者小醜匪茹 神京
戒嚴滇南之警至勤 王赫並世臣而
係夷之亦已凱入然而狼子野心其餘
黨或未盡伏也且建州諸酋猶更桀驁

戰款之議果孰爲勝算歟識治者又謂
此皆無足過計而所慮在中原之水曠
不時礪權爲累豈其害有烈于宰賽拱
免及奴酋輩耶留都前歲有妄男子圖
爲逆尋卽撲滅又或以其兵情而驕有
隱憂焉夫天下勢而已矣顧必有天下
之大機以維衛綰結之此甚不可失也
諸士生畿南行應薦北首矣胸中固必
有甲兵所望畫措注畜之有素幸爲揚

應天武舉集卷一

二十

權一二母徒拾武經之遺藩以塞命

夫勢有輕重必居重以御輕而後天下之勢惟
其所制役機有聚散必合散以爲聚而後天下
之機惟其所幹旋兵者處機與勢之介而輕重
聚散非兵之所得與也蓋勢有形機無形有形
者得以按圖而索據情而揆一失勢則終始衡
決無形者得以乘隙而投相時而動一失機則
上下離潰然而離潰之患猶甚于衡決而握機
之猶切于度勢也一恒人能辨之矣我

一祖兩京並建燕京爲卜洛之區留京爲在鎬之地東北以薊遼爲肩背西南以滇蜀爲尻尾金陵則踞天塹負吳楚閩廣而臨燕趙齊魯關洛之交此天下大勢也頃者薊門侵掠烽火達于甘泉至九門持鑰而不得下宰賽拱兔之爲遼左患而建夷之卽讐無親背盟挾上當事者且以沃土與之矣于是司馬議兵司農議饌文臣議款武臣議戰而臺省之間又多異議可不謂棘在東北乎阿克一苗酋耳遂至戮辱我官

臣等伏乞聖鑒

三十一

吏虔劉我士民羅發之間悉爲區脫于是勤天討而法重臣不可謂患在西南乎誠有如明問所長慮却顧者愚以爲東北之失在過視而西南之失在易心建夷本受我戎索而來享來王者也其地不足以當大縣其衆僅足以備一旅論者輒以爲淵勒之流是欲制人而先自制也或謂宜置大軍于開原以扼北關之衝而廣設間諜以誘所歸激所併固亦一策之奇者苗酋本受我羈縻而若存若亡者也其志不在

于亢衡其欲僅驚于財帛王者執以爲臣妾之屬是旣入笠而又從招也或謂宜置重鎮于曲靖以關六詔之咽而明屬有司以寬文法務懷柔固亦一計之確者近若留都一夫作難百司爲警及中樞過于將萌息於方熾而又以見過則坐鎮而贊務之謂何愚左輔人也竊嘗閱京管之輅韋而跼注者憊而不足使動有破戕之慮驕而不可使動有脫巾之呼四方之劔俠逋逃咸淵數其中而矚伺其外望風塵有鷹擊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十二

驚發之思焉聞之燕薊都無異此悲歌慷慨當更倍是蓋國家之輕武功而抑士氣非一日矣按轡之行鮮聞而杜郵之賜虞以逮夫躬和戎之樂希曠而首功之差慮必麗之罰豪桀安得而不解體乎中原數千里非九年之水則七年之旱非殘于礦權之璫則困于採木織篚之役子遼又安得而不圖亂乎夫善醫者不眚人肥瘠眚其命脉善言天者不察于度次察于璣衡今以徵雄烈則垂首而嗟以徵衆庶則刳中

而痛人心之散也久矣夫物相遇則成萃渙小羣則成大羣固天下大勢亦天下之大機也愚以爲掄才宜廣自制義之科外武舉特具文耳其他材力技射陰謀風角之儔一切不問則何以聚天下之心漢中行說之教匈奴宋張元輩之助西下可鑒也愚又以爲容民宜急將至尊之威命黔首特易凌□在彼憤懣不平壹鬱無聊之氣積久焉施則何以聚天下之心若秦陳涉之夥王唐黃巢之金統可鏡也之兩者掄材在內而本兵外而撫鎮恢昭曠之觀破拘攣之格毋以二卯棄于城毋以小法廢大勇亦足以羅跡蹕而收佚僞矣若其衆庶之所由聚而有丘之所由則在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

聖天子睿思憬悟還久出之使停無名之徵俾官府爲一體而無雍昂上下爲一心而無離潰則渙者萃枋者合而機握響應天下之勢大同矣武王之問太公曰王者簡練英雄夫英雄尚易簡練丘民之聚散其危哉微哉胡可以春秋

所殺事預也愚嘗誦易傳矣何以聚人曰財取援是爲 當宁獻不審執事者可轉聞上否謹對

奏疏

敷陳和衷末議疏

臣某題爲仰荷聖明敷陳和衷末議以定人心以敦國體事臣一介草茅因緣高厚得補綴衣之末點簪筆之班伏睹

陛下臨御以來虛懷咸受下濟謙光禮貌大臣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

招徠直諫崇引裾之盛節遵賜坐之鴻規薄海內外孰不誦堯舜之君幸治明之世哉已而權奸擅政朋比成風醜正卽讐背公植黨其弊有不可勝原者賴

陛下獨振乾剛大施夬決誅奸謖于旣死召忠直于遠方誠小往大來之會拔茅脫距之辰矯首揚眉中外稱快近者御史丁某給事中王某前後建言有所指摘因及閣部二三大臣交章求去紛拏未已荷蒙

陛下寬恩但令薄處又覆一諭留閣部辭旨甚溫臣接邸報私心戴服

聖天子仁義兼濟威照並行矣然臣愚竊計建言之臣要非以求勝而爲名高也不過慮奸萌之復蔓懲死灰之再然所謂去邪勿疑除惡必盡爾至如銓部題覆前疏言誠過當心或無它蓋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此言官之職也故不禁于吹毛而求疵人有細過掩匿覆益之客有欲言者輒飲以醇酒此大臣之指

唐表石室集卷十九

主

也故間至于疎節而濶目臣惟以國家有真是天下有至公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使大臣而是也則雖市虎三言而中山之篋可寢使言官而是也則雖鼎鑊有耳而漢廷之檻當旌傳曰兵莫憐于志鏖邪次之故使其意而公也則雖時有漏網而不得謂之養奸使其意而私也則雖日見埋輪而終則淪于恃氣今在臺省實無求勝之心而言稍近迫在閣部固欲自全其節而中似未安

陛下撫有萬方至德薰蒸太和洋溢而廟堂諸臣先已若此甚非所以恢昭曠之觀而示平康之體也臣愚以爲諸臣遭際聖明指天畫地既已優容簾遠堂高益加溫慰則在今日大臣無可去之義言官有觀過之仁芹曝私衷更願

陛下並降綸音絜如星日今後言官建白務持大體卽

祖制許以風聞言事亦不宜旁探曖昧瑣及細

唐表石室集卷十九

主

微以傷雅道且使人得乘其隙而巧遂其彌縫之端其果有熒惑爲心辯言亂政者銓衡顯斥之而不爲苛此非斥言官也斥其熒惑而亂政者也大臣秉議務合僉謀卽言官或以過激聞亦不宜持其一二屬耳之談率爾捕風之事以掩衆聽且併廢其言之是者而阻塞其後來之路其果有顓權自恣罔上行私者言官交擊之而不爲峻此非擊大臣也擊其專權而罔上者也總之事無鉅細惟虛心而察理古不有相爭

如虎者乎臣無崇痺惟實心而體國古不有都
俞一堂者乎辟諸一身手足耳目交相爲用則
天君泰然辟諸一室父子兄弟共致其情則家
道昌熾理勢固然無足異者臣又嘗聞大臣不
難于獲上而難于易退諫臣不難于遵晦而難
于敢言今茲之事似庶爲兩得之廼臣愚猶惓
惓不置者則以今主塗清明陽德方亨固宜
朝廷有師師濟濟之風海寓成蕩蕩平平之化
而議論多端衆情皇惑銓品靡定國是紛紜臣
故願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十一

陛下明白曉諭一切與之更始湔其既往開以
自新九卿業經 廷推無數變易諸司仰體
德意必協寅恭俾人得以自輸其誠各安其位
羣策畢舉 國體益尊

陛下敬天勤民比有小青輒行修弭孳孳講學
務敦教化夫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臣雖以職事在遠不任徇馬
戀闕之私敢用和衷之說進大小肅雍士庶鳬

藻以光 聖治而承天庥萬載一時是在今日
惟
陛下賜財擇焉

鹿裘石室集卷十九

三十八

鹿裘石室集卷第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

宣城梅鼎祚萬金著

文

行狀

迪功郎桐鄉丞東潭高公行狀

蓋余邑有高桐鄉公桐鄉公其先隱于耕公少而入郡與諸賢豪長者遊心竊慕也攻儒術不售以文無害補郡功曹郡太守與功曹從事事常辨及眡獄桎梏銀鑄血肉塗地功曹輒能左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右之迺進給南金吾史金吾卒數萬人盡屬史受饗饒釣有質成史輒爲平卒以此益附史久之除饒樂平簿邑俗剝疾輕扞于有司簿日訊十餘牘率孳孳務民和不欲深抵簿主治賦往多里魁代攝之橐舉而銖累初私內舍人金嘗簿簿微知召舍人扶庭下按其臬嘗者遂咋舌去而賦竟集河南濟康廬比夷于壤泉易陳簿惟之曰吾任其廉孰任其名汙者爲其遽廬而孰爲其主舍者迺斥奉鳩其役卽繕城諸役簿

爲殖矣越嘉靖丙寅而遷桐鄉丞桐鄉故兩丞一治賦中丞臺疏裁桐鄉丞則公當裁中而會治賦者歿民請得屬公不報報許徙他邑而公遂自免歸凡簿及丞五載部使者勞檄以二十數摺紳士歌術其事者以百數大都謂公介覆具材謂云公魁梧美髯固功曹造次被服必于儒者余聞公舍中公父處士公嚴諸子公獨用介子得處士驩念母孺人春秋高當需次天官久不往季弟天撫季弟子棟如其子而方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子維岳舉于鄉也岳乎吾語汝吾鄉爲功曹時嘗遭遺金于道而舉以畀亡者簿治賦羨金于橐而舉以畀賦者且緩急人所有吾不能以無爲解而頗起困者家潭上而因爲舟干涉者有雙鯉入于舟而岳以至于斯也敢所稱修而息之乎而庶幾異日毋傷而翁志其事詳岳所自具中而公捐館之明年維岳涕下就不佞曰先迪功業已卽幽將圖所以不朽于史氏而論始于子不佞唯唯既覈其事鉅者而世系如左公

諱宗漢字汝相世爲宣城後潭人繇郡功曹歷仕廸功郎並前具曾王父瑄王父玉鑑考文富並以高年爵一級文富內吳孺人舉四男子公仲子以正德壬申十一月十八日生萬曆戊寅七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七葬邑東新霽山配吳氏子一維岳領癸酉應天鄉薦娶羅氏出邑諸生衣錦女二長歸梅處士時昌子太學生繼唐次歸屠太常義英子寧國邑諸生玄圭孫一美孫女三長聘徐太學篤慶子日隆爲浙憲使元

歷表石室集卷二十

三

氣孫次聘孫太學惟訓子某是爲平陽守濬孫次未聘

劉母杭孺人行狀

杭孺人者三河簿杭公璋女而歸劉公子太學生伯興劉公起家令漳平稱漳平云嘉靖中三河家故千戶侯當嗣棄去爲博士弟子個儻負氣不下人先是漳平爲博士弟子業有聲三河迺獨下漳平時人爲之語曰士相頡頏劉與杭此兩人者驪甚也屬永嘉當國以郡邑歲貢士

猥不稱任使議如里選行則兩公次第在選中已入太學爲同舍生同舍生並有子從於游三河固已目屬劉氏子矣是時孺人生十年長太學以倍也客有居其間約爲昏姻不果及還里而三河卒以孺人歸太學重心許也歸亡何舅漳平方宦學什九在外太學處守孺人以冢婦當戶姑後孺人性敏給孺人婉婉奉姑驪退而操作攻苦捆以內一切倚辦孺人漳平數奇累不第授桐廬丞孺人行與太學俱承三年遷漳平令漳平有家丈人在留孺人事家丈人里中而以太學行孺人婉婉奉家丈人驪退而操作攻苦又無不如事漳平後孺人者以故漳平得無遠親憂而太學得無內顧一意侍漳平邸中漳平爲良吏最著而會所生母孫孺人計聞格于制遂投劾歸孺人聞之曰惜也令伯誦孝無窮矣而于臣道不終吾舅其舉全者邪孺人父三河厭爲簿先漳平自免去孺人喜相勞曰大人故彊項奈何折腰以升斗哉孺人往往以孝

歷表石室集卷二十

四

謹名至其達節覆如此孺人嘗病胃輒舉輒已
越歲已已再舉迺不起實冬十一月十六日也
初孺人生子文顯顯穉弱孺人時時以廣勝請
而太學不許孺人又先後舉三子太學仲弟子
與其叔子同月舉而仲弟子疹不吉太學穆卜
願以已一子代孺人則左右力贊之卜不應孺
人時時趨仲婦以廣勝請而仲遊太學勝一姬
踰十年而仲再勝一姬姬有子仲語余伯起舉
桐廬時適嫂氏舉一女家孺人不良乳嫂氏兼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五

伯起乳之斯伯起如其女禮言嫂亦可謂之母
乎伯起則然蓋孺人卒之十三年而子文顯次
其事以二仲來稽顙泣謁余小子爲之狀余先
太中及家恭人並劉氏甥而漳平公仲女余丘
嫂余丘嫂言孺人在壺中食不貳膳然于腰膺
菹醢之具必時衣不帛然于絲繭織紵組紃必
工訾笑不苟然于妯娌臧獲常雍雍安之性纖
儉不妄費然于門內之親多所段貸不問償嗟
嗟婦順備矣文顯好古能文章而有質行二仲

翩翩有父風余聞孺人永訣以繕性戒文顯其
內教可知也謹掇其大都且爲狀以論始于二
三君子孺人生嘉靖甲申六月二十九日春秋
四十有六生子四文顯邑學生娶余甥麻氏爲
鴻臚涵女文達娶張氏爲太學生喬然女文榮
娶梅氏爲醫學一相女文華後孺人五年妖女
一適徐中允孫男一未名孫女二長文顯出聘
諸生吳伯敬子爲汝州守孫一文達出未聘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玄峰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六

公行狀

萬曆丁未春二月戊午少方伯玄峰葉公終于
家蓋春秋七十云當嘉靖季年盱江羅先生守
宛陵耿恭簡先生爲督學使者倡明正學羣多
士于書院先大夫實主教事嘗言公于二先生
曰葉生載道之器也二先生領之其年試高等
受廩凡十二年丙子舉于鄉又十年丙戌舉進
士初除上高令江右上高號難理而最難在逋
稅善抵冒公爲鉤校其主名時與裁濶陜宿逋

一清而法大猾之蠶食邑帑者數人以才優治劇徙餘姚姚故跡上高劇矣甫至夏旱雩而雨蓋徒步且拜赫日中者閱月也以歲暮儉謝謁飲減經費以鍰金易穀躬歷鄉都饑者口賦之汝沈牟山諸湖田及海墾地爲豪所侵者悉假資并貧民而下石以捷湖口堰廟山爲永利載翁尚書孫大司馬碑記中而饑後賦所爲不及蠲者亦以集盜賊衰止則司馬猶稱其難焉所識士若戴君魯君咸取高第前以上高分校庚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七

子試得士爲盛則已誦公能知人矣今先後七年遷戶部主事是時孫公爲御史大夫謂姚令富有異宜改銓曹議中格公意泊如也監吳允疏請寬租吳民賴之已督儲南徐出內期會並有經式繫爲令至今遵行之稍敘遷郎中出爲河間守比方有東旅之興貴璫以權使臨者相望於道瀛卽連十數城以爲郡固雕敝內迫橫欽外困徵發公調酌多方機宜悉當乙未間蝗且疫斥奉勸輸所存活萬計旁大郡流人來占

籍亦千計任丘有殺人而其叔中常侍爲茆得緩死公竟置諸辟入覲舉三輔治行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備兵寧紹職雄地大爲政頗嚴山陰巨姓馮執力而賤市族故中丞之居公追如其直禁緇黃逐巫覡以砭越之機月旦帥其屬衍文成良知之教士烝烝鄉學三郡亦漸修禮讓訟希簡甲辰秋以入賀過里門雅倦游矣遂上疏請致事不報久之有蜀藩之遷尋復用右叅政分守杭嚴兼攝諸道公應之暇豫也爲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八

兩臺所依重未幾復請歸當路力挽之不待報而行實丙午之臘月也明年春當大計人言及之而公爲吏廉所職多錢穀無所入其羨卽南牀廬謫公老耳而亦稱有守公聞之輟然曰吾誠老則吾已懸車吾誠有守則吾果垂橐知言哉再閱月而遽終終之日日禺中方謁客下春休與室隘中覺咯咯有聲瞑矣公寬然長者和煦易親至蒞事操論挺然不隨樸素自將使後世師吾儉然不至矯而偃下官藩大夫而產不

逾中人年七喪而居鄉未嘗失色室絕姬媵門
罕雜賓其自勗之言曰天下惟道德爲不毀獨
真實能長存則於學抑庶幾闢其大矣所著有
閒中漫稿還古約陰騭抄薛王要語歸田警巧
拙苦樂二箴忠孝窮達諸說皆足維世教公之
子士弘等翩翩有父風述次公質行纒纒數千
言詣鼎祚泣拜曰先子嘗游於子先子又友子
子其爲狀以介于名世之立言君子志諸幽而
表之傳之鼎祚敬諾掇其鉅者什三而系之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九

狀曰葉公名煒字文光宣城西里人其先國
初有過時者以從征功授明威將軍生子貴凡
四傳爲公之高祖椿曾祖寬寬長子鵬爲公祖
鵬子芬則公父贈公也以公貴凡三命至中憲
大夫按察副使母蔡氏累贈太恭人以嘉靖戊
戌十月十四日生公配王氏郡學生王君份女
累封恭人先公七年歿在守瀛之四年懿行別
載生丈夫子三士弘貢生娶于王嗣美太學生
娶于劉嗣英太學生先公卒娶于張繼郭女二

長適諸生裘應期次適戚親臣男孫十一人瑞
徵吉徵淑徵爲士弘出奇徵嘉徵譽徵慶徵壽
徵福徵爲嗣美出久徵彥徵爲嗣英出瑞吉邑
學生女孫出士弘四人嗣美一人曾孫男一人
雲初曾孫女一人並出瑞徵婚字皆右族謹狀
揚州府儒學教授前承事郎廣州府番禺
縣知縣實齋徐公行狀

徐公諱大望字德甫宣城人按譜其先出徐偃
王在宣城者則宋政和中駕部公處仁隱歛之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

沙谿子知柔自歎徙稱大徐村知柔子光遠孫
夢雲並舉進士入明有景者永樂癸未舉于
鄉仕嶧令見郡志累傳爲宗政公宗政子廷雄
長生贈南京工部侍郎紹貞公爲公祖贈南京
工部侍郎雙泉公沛實紹貞公子而公之父也
母贈太淑人王氏四乳而生公仲兄爲今少司
空覺齋公大任祖父贈以公徐氏世業詩兄弟
間攷質論難相師友公猶刻厲沈深于經術著
嘉靖辛酉籍郡學歷萬曆戊戌舉進士凡三十

八年制文之繁簡異體奇正異尚謫宕僻嶮其
變不勝窮公獨于文典而裁清醇密緻守故常
然卒取高第朱太史國禎首舉之是時年餘五
十矣初授廣之番禺令越三月持贈公喪歸里
公除以疾請徙郡博士授揚州無何疾劇竟不
起先是戊子秋公既見錄復誤落事聞以久
受廩厯與貢而歲薦當貢君克承公固讓得特
薦甲午始與湯司成偕上廣故饒宦者每指索
而鹽之利公矢志廉白又善晰民情當路者灑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然異之惜其去蓋公壯時謂治生可以成學卽
仕可以養廉因以其暇相原隰權奇羸用纖儉
佐之而家致饒若爲埴里之宜龠壩歲饑而平
糴多假貸貧民有鬻其子者爲折券要非直自
封而已及公第仲公先且位列卿一時鼎貴迺
其車徒簡約門庭晏如也而一無所勤有司當
世士居貧類不事力作俛而造請以爲利侈費
之以爲豪一通籍間席世資高措遠引肅客不
下堂擇便益田宅折閱而市之蒼頭廬兒漿酒

藿肉揄袂跼蹐以叢僭其身而府怨其主以眎
公仲季何如哉故公歿而閭巷良有遺思焉公
歿之三年公子汝觀汝驛述次其行履以語余
公之內行甚修也性孝友贈公有七子公撫事
咸得其驩族子從翼孩而孤鞠之俾有立方持
贈公之喪也處苦由不內涇中脾以疾而公生
平造次被服必於禮子弟或小失尺寸必面譙
不少寘余徵之其鄉人信無溢辭已而二子奉
司空公命將圖爲公不朽者于文命鼎祚草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狀以爲質選歲辛卯鼎祚嘗從公于北靡留輦
下旁睹時事有所不可輒相與扼腕慨悵幾異
日一有所得當公管以和令謙眷名余與公晚
合而後知公之厚重不泄庶可寄大事者也年
與位皆不副其志度悲夫遂略銓二子所述次
具如右公以嘉靖甲辰五月二十六日生萬曆
壬寅八月十一日卒廣陵官舍春秋五十有九
娶蔣氏蔣翁某女故諸生二子卽汝觀汝驛以
文學競爽世其家汝觀太學生娶梅氏余從兄

按察照磨隆祚女汝驊邑學生娶裴氏郡學生
裴君應瑞女女二適楊平度君德望子太學生
士彥湯興國君以栢子郡學生必選男孫五鼎
時娶邑學生湯君廷對女明時聘行人沈君有
則女顯時聘戶部主事張君守道女昇時並觀
出襄時驊出尚幼女孫二觀出者適光祿監事
葉君士弘子太學生吉徵爲葉大叅公煒孫驊
出未聘

累封宜人韓母陳氏行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三

陳宜人者衢州府知府高淳湖南韓公諱邦憲
之妃也衢州父爲湖廣憲副鳳橋公叔陽母爲
黃恭人宜人以萬曆歲甲寅六月十八日卒于
寢厥子文學仲孝以其冬十月某日葬宜人邑
石臼社之陳武村先是衢州公葬邑松園村有
楊孺人者從已徙葬衢州于漂水羅山而楊留
松園如故與今陳宜人竝不附衢州當衢州年
十七受室于同里之楊是所爲楊孺人者也禮
有之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孺人不幸

而罹是然敬待命于楊者九年所爲嘉靖乙丑
憲副公殉孺人私持婦服哭盡哀黃恭人聞其
意爲釋憾復之館于外是時衢州前用署虞衡
員外郎主事考封宜人爲安人又九年壬申
用衢州刑部浙江司郎中覃恩進宜人矣禮
不貳嫡而封者以君復者以親從上制也禮
不喪出母楊出而復學使者命文學喪如嫡夫
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得謂亾于禮也合
葬非古也韓氏之阡有所以從其尊亦猶行古
之道與斯爲酌情禮之衷焉初宜人與衢州年
相若衢州舉已未進士自金陵來歸侍于燕頃
卽以憲副公之命廣置副則首進狄孺人憲副
公殉之歲文學君生而宜人有首子且連舉皆
男文學狄出爲介子宜人翕然鈞視也公壯而
免憲副公喪繇刑曹出守衢州以卽世宜人所
舉三子殤文學年始在外傳楊孺人自外館入
耦俱多猜有以將不利孺子間于狄孺人者孺
人良信宜人之無它宜人處之晏如也屬文學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四

于仲父贈承德公撫而教之以是文學君長且不知已所出母宜人而已文學籍博士高等廩于公子冠而工藝業淹以顯以昌胙于衢州公者悉宜人以也文學事宜人孝病耳痺聞有僧善禁方長跽以請而宜人尋有末疾者十餘年狄孺人歲時尸癢躬扶掖若事姑也者終宜人

之身韓氏之孝睦籍籍里閭矣實自陳宜人詒之衢州方郎工曹也 三殿成會治

永陵增重城爲埴有勞動預 宴錫鏹爵一級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五

爲衢州以廉著衢人士範金像祀公至今曠濠臨禳走祠下神明之公夙嗜古習 國家典故若所撰公卿年表惜未就咸以宜人勤恁簡素庀壺務故衢州得壹意奉職官下以其餘力事傳通而修舉鄉社之政爲德于其邑方楊孺人之復及文學之爲喪也宜人念不無少嘒而衢之任楊孺人與偕時時趣衢州以終惠于楊則猶寬身爲怨矣居常遇宗戚恩禮有加而御下莊以栗然不苛督也性修整訾笑齒唇食息作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六

止皆可爲內則而要以輯飭中外善處嫡庶母子間功韓氏甚鉅按文學君行述宜人爲上元人衛經歷陳公潛女母顧氏竝甲族以年十九歸衢州者十有七年稱未亾人者三十有九年距生嘉靖辛丑七月二十三日年七十四卒之午甫畢膳命卽徹曰吾行矣宜人嘗授明威錄好施子爲塗梁便利事衆蓋以考終爲福報云子一卽仲孝邑學生娶唐氏余外舅廣西按察使唐公汝迪第三女宜人所生子殤者仲虞仲亮仲嗣孫二无疾邑庠生娶邑學生邢君繼鯤女无亢先宜人四月殤孫女三長適余次子爲兄後者士好宣城邑庠生次許漂水行人司正楊君公翰子寧舍次許大理通判孫君自強孫彭年鼎祚先大叅與憲副公同鄉舉文學君余泰姻姪稔韓氏事者宜鼎祚俾爲狀以藉手當代名碩之采擇而貢諸幽爲韓氏紹明世世也進階太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先府君宛溪先生行狀

萬曆丁丑仲冬先府君宛溪先生終于城第不
肖鼎躋踊崩隕臨死者數矣董勉力而始克襄
事明年圖敘次府君之宦績鄉行以爲狀廼府
君家居自不言官中事鼎祚長而與燕趙齊魯
東西浙之士游則多有言府君官中事者山東
紹興各崇祀名宦移文來郡始得覈其實不誣
敢綴其鉅者如左以備立言者之采擇府君諱
守德字純甫寧國之宣城人梅氏惟宣城繁而
皆非一族唐末有倫叙公授新安郡學敎生之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上七

慨之慨生遠五代時爲宣城掾家焉世居郡城
州學之西自之慨公傳四世爲誠公尚書公詢
從弟也家世鼎盛公獨不仕遊柏枧樂其山水
因賦柏枧以見志淳熙間文明公始遷居柏枧
南莊文明公之子太七公嘉泰間始有墓在柏
枧又七傳爲榮宗則府君之高祖云榮宗公生
五子而長爲府君之曾祖珍珍生六子第三子
友竹公楷爲府君大父友竹公四子而府君先
考爲仲子贈中憲大夫古菴公繼先有四子府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一八

君居長府君生十一歲郡太守胡公東臯聞以
神童名召至郡面試二文立就且善也挾入衙
見其夫人諸子而親陪飯焉且諭古菴公以積
陰薦培福源之說逾年而古菴公見背母劉太
恭人年三十一諸孤幼者尚呱呱唬也有家難
友竹公及繼胡孺人猶在堂太恭人以孑身上
而奉親下而撫孤內而理家外而禦侮拮据萬
狀矣府君年十八補邑庠生母恭人郭氏來歸
嘉靖甲午丁酉並試首邑庠生督學使姚江聞
人公詮蘄陽馮公天馭所特賞是時甌寧李太
宰公默由驗封郎謫倅宣合試六邑士獨拔府
君及太平太常卿周公怡曰此兩人國器也令
交拜郡庭而李公泣盟焉因供之庾舍中朝課
夕誦李公傳古明當世之故自博士家外靡所
不譚以庶幾異日備實用周公卽以甲午舉丁
酉府君相繼領應天鄉薦會

肅皇帝方銳意征安南下禮官議郊社分合之
典主司策士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徵諷

上震怒遣緹騎逮至京下于理所舉士百三十
五人者不許應制南少司寇吳公悌時爲御史
疏求之 賜杖坐遣戍越三年歲辛丑 上以
宗伯諸大臣言許復試南官府君登嘉靖辛丑
進士壬寅授台州府推官府君材敏練事至立
剖朝發夕報旁大府來聽質者或不下數十人
不待再食歸於是有益米梅之謠郡政或溷也
又有清香唯有一枝梅之謠台及寧紹並臨海
疆族奴客闌出中國貨海外互市易乘汎揚颿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十九

官不可誰何而三郡姦徒先有投諸島爲之主
與者利且不貲倭疊萌矣越東士大夫多兼併
小民雖中戶無所容閩人舒公汀嚴峻人也來
爲巡按御史中憤之因極力裁抑豪貴以申間
閭條明海禁干振甚密而于諸司理中獨倚信
府君事下府君輒以意寬簡行之多所縱舍久
之舒公以府君非獨材且仁心爲質焉而公之
威稜亦漸以平部使者先後薦府君于 朝擢
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然未滿考也北而奉太

恭人養官邸則太平周公怡以吏科給事中疏
論相嵩下錦衣獄三年矣時陸炳掌金吾嚴之
威也獄甚祕府君時時爲之具橐饘嘗和周公
和蘇子瞻寄子由二首寄其弟有之又私爲三
君詠三君者富平楊御史爵豫章劉員外魁與
周公同在繫者也未幾府君出司徐州倉特循
承樂之故事而修之務與時宜爲軍民便構駐
笏亭于署後引水疊石賦詩自適也蓋府君爲
埋時守通州陳公堯名作者從之問詩陳公以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二十

府君秀發盡授之而徐州兵使王公挺鄆之聞
人與府君倡和益相得請府君修徐州志旣成
歎曰典而則約而瞻真良史才也至今七十年
猶行之乙巳覃

九廟恩贈父繼先爲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階
承德郎封母劉太安人封吾母郭氏安人又三
年戊申改吏科給事中府君初不自意也分宜
秉政久子世蕃擅其權世蕃狡而善牢籠臺省
諸人好以酒戲虐人以爲親昵府君故不飲酒

至直視覆杯謝亦不之忤也其私人荐位京兆尹胡奎者謀貳冬卿府君有釐弊政黜庸汚以安遠邇之疏臚列其貪鄙狀顯斥之銓部初欲通選法選人偶不樂遠方故設願告遠方以爲權宜告者每選數百人有援例不數年至州守郡倅者選法愈壞而官常以隙疏報遠方例永停止著爲令載吏部職掌中京兆亦慙沮自引去嚴氏每懸美缺以待賄賄有等府君有卿貳缺員乞錄佚才以克任使之疏 上玄修勤醮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王

祝太常官皆道士世蕃父子相與爲朋比卿徐可成者前得蔭復求改官府君抄出駁不行世蕃先積不平于府君又見建白漸廣圖欲出之者亟矣已西進戶科右給事中奉 命副安遠侯柳公冊封 遼府光宅王遼王亦狡而尚道自號清微真人以媚 上者也府君與安遠唯正色端詞以對科長東平劉者以府君叅駁事有嫌刺刺語世蕃若草一疏再入國門卽上矣世蕃重益疑會紹興缺守世蕃宣言于衆曰兩

浙之倭勢熾矣惟紹興尚完今須得幹濟彊毅之守吾觀未有踰梅掌科者也今在使願且爲朝廷借之衆唯唯翌日吏部推上矣府君封還道聞行還里卽身馳渡錢塘而赴之府君至首講備倭之策郡兵頓無所用客兵驕烏合未練於是蒐軍實葺征饗頓者汰而存之驕者厚其月糧而嚴其法比以至繕城垣飭舟楫煥然一新而海上諸要害處猶宿重兵焉頃之倭稍緩府君迺召父老而問疾苦以苦莫大于湖稅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王

諸生而問風俗以季末之奢靡而違禮傷教也先是越民業歸富籍而稅懸貧戶逃亡積額官必取盈有司創議均賦漸滌弊源窮年靡定府君晉多士曰茲非治事科耶迺分遣經野出乾沒者若干畝事獲就緒王文成以道鳴東南府君嘗從王龍溪先生畿講學金陵者有年府君于是議文成之祀敦請龍溪先生于文成講堂以多方訓士士率風動而文成之學復以闡明燕饗有禁游觀有禁頒刻三禮圖註于士民俾

士先習相見禮鄉射投壺一一舉行之而尊高
年禮隱逸有秘圖山人楊珂者府君三造其廬
不見也碑高士里于其居蓋府君以學爲政以
教爲治非矻矻簿書期會間而已衆每稱府君
穎識通達當機應衡爲不世之材始猶觀其表
而減湖田之稅今家戶能誦述之則以民饗其
利爾壬子分校浙闡得諸公大圭馮方伯叔吉
嚴太常用和數人皆致顯名諸公者督學方山
薛公許以爲必解首然實分校者失之先府君
庶幾石室集卷二十

主

搜得之者也薛公詣府君謝明年癸丑春倭有
利謝氏也以一旅掠餘姚臨山泗門受其禍賴
府君所宿兵摧破之時府君方 觀留京也甲
寅春滿考承德公贈中憲大夫紹興府知府母
太安人進封太恭人吾母郭安人進封恭人是
年陞山東曹濮道兵備副使東省唯充西最患
盜盜各有大猾爲之保任流徙無常莫之究詰
府君爲之鉤校其主名而求大猾之尤者立撲
殺之盜無所附麗而縣重購賊曹掾史多所獲

一年之內漸以衰止越乙卯改本省督學副使
府君教士以身疏條濶目評騰試義錙銖不爽
一見而可決其平生乙卯得人東省稱盛萬曆
甲辰間甥麻一鳳友吳伯敬會試同寓有登萊
人宋知州者攜其子來詢及府君曰此神人也
後胡可復見耶而府君持法嚴絕無所殉御史
新城耿公鳴世來南巡弔府君于家語鼎祚新
城有陳生者富而父兄橫陶真人爲 上祈年
泰山也託賂焉真人以檄送陳生于學府君禱
庶幾石室集卷二十

主

責之禁錮終其身與真人申明執掌真人惡無
以應也海內稱數良督學必爲府君屈一指逾
年陞雲南分守左叅政而府君倦宦久且念母
恭人春秋高也任四月以捧 賀行事畢遂上
疏乞休次于真州必得請而後渡楊子部覆爲
照本官夙負才名久歷中外今告休致必其自
計已審相應俯從但才足有爲終棄可惜合無
准令就彼回籍致仕待後病痊之日聽有司具
奏起用外官無起用例蓋異數也府君之得請

歸也唯是肆力于學叅攷互證獨得之心嘉靖甲子耿恭簡天臺先生定向爲南畿督學御史羅旣江先生汝芳守寧國相與創志學書院于陵陽三峰之上再拜請府君及貢東平受軒先生安國沈少叅古林先生寵爲之主遠邇響應比屋弦歌咸以爲鄒魯之鄉矣今海內所傳志學三先生者是也府君之學以隨處體認爲真修以處事當理爲應用以倫常物則爲本宗以反躬篤踐爲實地都峰周公每入郡輒留月餘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五

猶加密訂亦以府君之學爲得其大而且不致虛無所歸以教必先於家也羣族之長老子弟而爲會會有講禮讓有敘彬彬可觀卽庭內少有違言聽之祠不以煩有司有司者府君多田居不時見然地方利病必進告緣起流止條分縷析郡邑大夫皆聳然敬聽焉若西門胡子甲之人命楊伯昊余庚三之盜攀悉誣枉牒已行而騎反之中道者也郡中有大興革未嘗不就質府君郡太守王公嘉賓之建東溪橋也悉府

君主畫焉太守陳公俊以修寧國郡志請有成書爲遠近所傳迄今或一政之紕一事之屈通邑必譁然曰安得梅大叅者其人乎府君性端方剴直顧率有標尚治一圃環以柏垣而雜植花卉其中引客小酌以詩詞相應四方之山人畫史縑衣羽流以戲劇謳歌來者亦不拒也濮陽李符卿先芳謫丞郡數過從與論風雅之道間出而游九華白嶽及吳之虎丘天平石湖諸勝處好讀書手無一日釋卷至夜分猶引燈就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六

讀或令鼎祚旁讀而聽之故多所著述若此者二十年如一日也而親奉太恭人甘旨之養者十年丙寅秋太恭人以年八十一終府君耆矣孺慕備至丁卯隆慶改元

莊皇帝莅政更始 詔錄忠諫舉遺佚臺省諸臣上疏陳言而南科道岑公應賓尹公校所舉二十餘人藩臬以府君居首下吏部議部覆以府君志行才識均有可取查有相應員缺酌量推用尋 詔有邊督清理屯鹽之選令九卿科

道各舉所知而工部尚書雷公禮戶部侍郎譚公大初刑科給事中查公鐸工科給事中許公天琦陳公吾德並以府君薦撫臣則張公佳胤宋公儀望按臣向公程以地方人材薦初撫臺林公潤行部訪府君于廬居固辭林公必欲一見也遂相欽服卽以揭薦于吏部而趣其補用廼府君第移書謝薦者而實無一字入都門益忘世久矣遵恩例進階一級爲太中大夫府君膚腴神王夙少恙丁丑夏秋之交微示脾疾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二七

四明馮公者爲兵使奉府君就醫于湖無効而歸兩月頃不起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初府君之臨訣也嚴誠以無入鄉賢卽世之數月而兩庠業已舉之鼎祚以治命辭至萬曆之戊申太守大梁金公勵刻期以舉于督學楊公廷筠崇祀焉實非先志也府君以正德庚午六月初五日巳時生以萬曆丁丑十一月初九日午時卽世得年六十有八娶吾母郭氏京兆公說孫女庶母阮氏生子四元祚郡庠生娶劉氏漳平知

縣劉公鑄女光祚邑庠生前府君十九年戊午卒劉以節被旌典鼎祚歲貢士娶唐氏廣西按察使唐公汝迪女庶潘氏王氏鄒氏並吾母郭恭人出耆祚府君六十五而生後公五年殤阮氏出女一恭人出最長適鴻臚寺序班麻涵舉人麻公值子孫二士都太學生潘出娶麻氏河南右布政使麻公溶女士好邑庠生王出娶韓氏高淳邑學生韓公仲孝女是爲衢州公邦憲孫父憲副公叔陽府君丁酉同籍舉者也並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二八

鼎祚出土好嗣兄元祚曾孫六鴻中娶徐氏庠生徐君胥慶女象中場並士都出湛中聘吳氏郡庠生吳君士京女朗中聘太學生劉君文昭女漳平公之孫也弼中超中幼未聘並士好出曾孫女四士都出者三長適通政使徐公元氣曾孫造一爲士好出俱幼未許字所著有滄洲摘藁滄州續藁無文漫草徐州志寧國府志宣風集古今家誠家塾故事而宛陵人物傳資省名言理學詮粹景行錄尚未成今將以某年月

日卜塋于某山之陽謹瀝血濡毫唯大人君子名世者貺之一言賁諸幽表諸墓道則府君死且不朽鼎祚諸孤之百世與有榮施亦不朽唯下執事哀而許之不肖鼎曷任皇懷祈懇之至謹狀

誥封恭人先母郭太君行狀

先母出黃渡郭宣城郡學生郭公機第二女京兆公說之孫也公領成化庚子鄉薦仕順天府通判機爲仲子郭與我文峰梅氏世相爲婚姻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九

郡學公娶劉氏與我王母劉太恭人同出玉山爲從姊妹郡學公與母劉皆先後相繼沒先母孤伯氏樞撫吾母而女之先府君亦幼孤太恭人聞母有賢淑之稱因求聘焉年十五來歸我府君府君時年十九游邑庠矣吾家有中人之產不甚貧而太恭人性勤約待冢婦猶嚴以爲後式母工織紉上食之外卽聞機聲軋軋也族有從叔蒲溪公繼儒者名知人善觀文每謂府君必貴念古有貴婦而因得貴其夫者則婦亦

重矣諸太恭人前日嫂之子必貴也然須得一

貴婦始相儷試出見之時母方臨機公呼曰卽輕身來不必更也出再拜公喜而揖太恭人曰端重安詳此貴徵也丁酉府君舉於鄉主司以問策迂上旨所舉士格應制府君意不無怫然母爲解之曰一時格應制科名固在也天怒不終朝姑待之明年辛丑上果爲霽怒士復得試南官府君遂以嘉靖辛丑成進士壬寅授台州推官吾母侍太恭人以從府君秉政嚴六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

三

邑廩廩而母夙慈愛每以寬和勸府君廳吏趙球者狡人也一日持珠寶首飾假獻鮮以進太恭人發而大恚亟叱去將待府君巡行歸言之母以此必有性命之憂太恭人爲中止第言球不可倚信而已乙巳陞戶部四川司主事是年

覃

九廟恩府君進階承德郎母封安人及戊申改吏科給事中也府君感憤時事思極力有所建明而奏劾多嚴氏私人母微諷曰有老母在人

臣卽効節死官下職也奈此尊者何府君好談論四座風生于衆賓無所讓母數陳之曰君不聞盡言以招人之過者乎後竟以辯駁迂寮長譖于言出補紹興守母幸而曰吾知免矣其明達類若此府君爲紹興政不諧俗郡人有郎徐學詩者以刺嚴氏罷歸府君獨禮重之舉人不客拜獨拜陶文僖公大臨宅若隱淪之徒其禮意反在卿大夫之上母言蓋亦平等乎廼府君竟以此得過卿大夫甲寅滿考府君進中憲大

鹿表石室集卷二十

三十一

夫母安人進封恭人及府君擢山東兵備副使調督學也待士嚴法或太峻母恭人曰君師儒之官也宜先教而後行未幾府君擢雲南叅政疏歸矣歸之明年戊午秋見先二兄同日之喪鼎祚方十歲二人者卽哭之慟亦不致毀以傷生二兄竝爲弟子員雋穎以苦學致疾府君痛之鼎祚不就塾者三年母恭人毅然曰童而不牯後將安施命就塾而鼎祚恃愛肆姐至折塾師之荆不肯受母恭人立命必受笞初不以孤

子廢嚴也母恭人性婉順然臨事精審凡府君莅官處檢押奴客刻符啓閉務重悉不泄府君以司理及爲兵憲多從御史巡行什九在外賴以無內顧而母奉養太恭人唯謹烹飪必躬病瘡必察爲最得太恭人驪以故每政必從歲時臠臘脯腊醢胾醢之屬身爲之監而供饗先祀倍加豐潔事極纖細其心力足周行之御下甚肅卽奴猾無敢有睥睨者至小過詰誤不問也母貴矣處宗戚間退然自下如不勝卽幼輩

鹿表石室集卷二十

三十二

且引與釣禮自城歸蒲上妯娌子婦燕會談舊事相樂焉當先二兄之天亾也府君年近艾母恭人飾諸姬以進時其起居候其血脈以聞于府君有阮氏者累舉子最後生子者祚八歲而殤卒以無子萬曆丁丑之仲冬先府君奄爾卽世母恭人痛極幾欲偕母子朝夕哭泣無休時又五年辛巳秋母恭人食味中肺而病興遷延至十一月初一日辰時頓不起距生正德甲戌五月二十二日午時年六十有八母恭人少府

君四年而皆以六十有八冬仲終不肖孤五年
之中罹此荼毒胡以自存痛哉痛哉母恭人生
子三元祚光祚並庠生鼎祚歲貢生孫男二曾
孫男六曾孫女四婚字詳先府君行狀中茲者
日月有時裏事將及荒毀無文具述崖略唯名
世大君子賜之琬琰賁諸泉壤以闡幽光而標
內範漉血銜哀百拜稽首以請謹狀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墓誌

南譙彭次公墓誌銘

不佞從彭博士先生遊廼始習所爲次公者云
蓋彭氏其先安福人繇皇祖觀受商全椒遂家
全椒凡六傳而奉政公儒用以儒顯生三丈夫
子長博士先生渠季瑋次公生而韶秀負質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奇奉政公屬以博士業業輒工輒病謝博士業
不理奉諸裨官齊諧繆悠亡希於必獲者間讀
之病良已當是時奉政公仕爲兖州丞再從延
安則次公並從至於岱宗登日觀觀扶桑日出
黃河如帶勿華蹈襄霍狀寤天體之亾窮曰吾
其遊方之外庠泱泱東海表在鳬翳因自署海
漁山人云亾何奉政公捐賓客秦邸博士先生
籍諸生則次公爲家督性閎廓終不事家人產
壹意屬詞其詞多爾雅書法顏魯公已精諸家

法或大徑五六尺反覆神王而博士先生故屬

詞有聲次公賓之里中爲之語曰有棣韡韡彼

彭氏子而次公頗時時雄於酒有鄰舍釀孰造

甕下互爲壽甕立整雅善琴援琴爲王人三弄

而去其豪致自喜稱是狀竟坐酒故一日嘔血

至數升醒而之於岐黃家逮朱李多所論著以

故逆病得不困人有困者卒起之庶幾哉技進

於道矣越萬曆歲癸酉二月二十五日而次公

卒距生嘉靖丁亥八月十五日年四十七次公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二

卽亮介不能苟容其操心長者都人士卒願交

次公驩延安公宦廉卽次公日入不繼裕如也

顧急人又不欲居人之德方疾革孳孳念母孺

人在堂爾嗟夫孝哉博士先生言次公事先生

終身敬之不衰每淚岑澍下而以子孝廉君夢

祖狀來曰其不朽於仲氏者其子不佞稽首敬

諾按狀次公諱璫字玉瑩配朱氏子三夢陶爲

季瑋後後次公一年卒光祖郡學生娶吳司馬

藩孫女繩祖聘某女女一適某嗟夫往不佞侍

博士先生覽光祖文故私心異之迄茲知爲次公子卽次公以處士之義終年不躋下壽世所稱修業而息之者光祖在矣旣志其軼事而系之銘曰

爾名不章沃而光爾季不長壽而臧其宰如其畢如宜爾子孫振振兮其斯爲彭次公者與

處士耕隱梅公墓誌銘

蓋今寓內之梅氏唯宣城最蕃宣城凡六七宗並祖五代時宣城掾遠遠公凡婁傳至宋而尚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

書公詢以翰林學士被遇真廟都官公堯臣詩名當代爲宮禁所傳都官四子叔子壻獨不仕元豐間遷官莊千里是謂千里之梅千里傳十一世而爲我明之梅惠亨惠亨子永宗並高年賜爵一級永宗子玉廩邑庠貢入太學則處士耕隱公父也處士爲貢士介子年十三稱孤析居董中人產因釋儒而事耕稍長遂自號耕隱云千里田頗腴地更宜梨栗處士相原隰占雨暘一一中程歲入倍伯季季棣用諸生廢著

處士時時分貲使其子爲什一計計輒左不責償復益私與之奉母高孺人就養無方孺人病瘳下處士夕顙天請代衣不襍者數月至中裙廁踰必親浣滌病良已事伯兄相寒煥飲啖必鈞嘗收卜宗祠處士捐重費以從隣有諍百里之內率質成於處士片言立解歲饑穀踊貴閭里閉糴處士價持平自遠至者遞減直佗若萃有楷澤有汴治涂建梁諸義舉處士悉出素應之顧處士善區畫貲益以饒郡太守襄陽鄭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四

政務道化慎許與聞千里有處士錫之冠服以一吏賁牛酒禮其家先是處士當耄也家大人携鼎小子詣處士爲壽處士沈毅寡言笑步履鮮健諸子若孫咸見客行酒下食進止有度先人歸而語鼎祚處士家法備矣且豐下其後必昌未幾處士孫應魁居喪以毀殛時余父子纂郡志志不載近事特書應魁其孝要自處士身教焉先人見背之明年處士卽世又六年癸未葬後青山附始祖塋踰十六年己亥墓木拱矣

參軍時旦將處士治命命鼎祚爲誌與銘脩其
闕事抑以鼎祚同所自出也按高文學狀誌曰
處士耕隱公諱穗字汝澤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十六日終萬曆戊寅九月二十九日得年八十
有八娶南頭汪氏正德丙子年二十六以歿繼
緒圻郭氏爲司訓姪敏約慈惠內治甚脩年
八十二以萬曆庚辰後公三年歿生子三時昌
汪出時景時旦郭出昌景先公卒旦仕河間衛
知事遷龍門衛經歷有聲績實行益無忝父風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五

卽所爲參軍者也孫繼唐應祥應聘並昌出應
詔應魁應期應科應箕並景出應元應和應舉
應鼎應鶴並旦出唐瓊山王簿元太學生魁郡
庠生舉省祭曾孫懋相懋謙懋盛懋隆懋慶懋
祚懋通懋欽懋銓懋錦懋鈞懋春懋爵懋賞懋
懿懋孝懋賢懋懋賓懋芳懋斗懋脩懋榮懋實懋
齡懋經懋緯懋志懋恩懋憲懋愈懋光懋選懋
鑑懋昇懋新懋成懋烈玄孫之忠之孝之用之
學之達之巡之佐之仲之任之尹之祥凡五十

餘人姻婭右族詳載譜牒嗟嗟先大夫卜處士
之必昌後者具在茲已汪墓大梨園郭墓徐村
團樂山不合葬亦猶行古之道也與銘曰
漢重孝弟勤以力田兼有行義鄉舉必先維予
宗老三物咸備玄纁弗臨丘園是賁一祝多富
再而多壽三多男子亦莫不有青山筮吉白雲
斧封厥後則裕我祖焉從

墓表

將仕佐郎河南封丘王府教授松溪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六

公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表

劉公諱琛字順之宣城玉山人其先本出堯歷
漢以火德王劉氏遂顯熾以蕃玉山之劉望彭
城自汴徙於宣祖宋侍御史琦慶曆丙申進士
琦父湜登景德乙巳第仕屯田員外郎太子贊
善至國朝成弘間有彥才者生子昱並納級
爲王府典膳彥才初一游於庠而公則是公季
子也母陳氏伯班仲琬以處士擁世貲是時吏
政寬務與民休養富者優假之比於封君民因

以其財力赴公家之急

毅皇帝馬跡及南京余祖贈中憲公爲郡部供億與倖彬等構卒得完蓋娶公姊卽吾大母劉太恭人云公幼不好弄就塾輒攻苦博士業精治詩伯仲日鼓吹燕飲連丙夜而公方坐一室篝燈熒熒伊吾聲琅琅徹曙聞兄弟間操趣不同然各意得也年十五推擇爲邑諸生尋用高等受廩嘗都試學使者頒其文於應天學官嘉靖癸巳行選貢升六館姚江聞人御史詮來視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學奇公文曰此掄魁才也當留爲鄉校重以其從子漳平公鑄應選而漳平與公婁就京兆試不遂上公後漳平二十七年以庚申貢司訓嘉興郡文藪而公故簡質敦重却士贊且時時斥奉以周士士益親附之遷封丘王傳行爭繪圖集送吳太宰而下祖以詩解官歸政於家也漳平自免令歸久與公偕建祠置祀田修祖塋演先人遺訓約其宗而抗法焉宗人一時老及耄若漳平公輩凡八人蒞以會酌酒賦詩有香

山洛社之風在其宗猶希有盛事矣大母居常言公八歲失怙躑踴哭拜起如成人析產以腴

孫其兄事其兄如父鼎祚冠猶及事公性方嚴訾笑不苟進止不失尺寸誠德禮之君子也公生弘治己未九月十八日以萬曆己卯十二月十七日終得年八十有一配王氏太學生全女能其家先公卒是惟嘉靖辛亥之歲距生弘治甲子年四十有八子男二鍵鏤皆力田有行義女一適王給事益孫平湖簿三俊繼配麻氏後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八

公卒鼎祚先叅政府君爲公甥童而孤多族覺賴我諸舅以有立而母郭恭人爲公從兄長清薄珣女甥先後世爲中表親知松溪公者宜無若鼎小子公殯馬三埠牛山之趾與王孺人合叔鏤命鼎祚標述其體行碑之墓以示風訓庶後之君子過而式焉

處士泰和龍君墓表

余不佞周覽漢事益有慨于馬少游之言云彼其衣食裁足棄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號善人

斯可矣其指恍約其所取于造物者不亦大摩乎哉又見諸長老言

敬宗朝道化敦洽文罔頗疏故其時人耻習機利鄉多長者庶幾夫無裒葛天之民以不佞今所睹記則無如龍處士者處士諱敷字公寬江西泰和人居甘溪里厥先樂山公子儀部叔瓌淑浦學論文工部侍郎光慈谿令伯伯生遇遇字于郭而生處士處士故席世資然慈谿而上皆廉吏無所遺齋用不給遺有書也少讀書輒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九

通書大義已從人受楷書輒工楷書法迺竟坐不給故釋儒術不事而家益旁落矣或風之曰丈夫生有事于四方不名高則財雄也者奈何鬱鬱自困乎處士不應已咲而曰吾聞之知足者足求餘無餘一裘一葛吾以居一丘一壑吾以娛人生幾何何鬱鬱爲至晚益簡曠不問家人產去而托之焉奕基對客奕竟日不倦人語曰東園逸散支公手談而處士性至孝卽家不給事父母力甘毳之奉盡父母驩事諸父諸母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十

如父母逡逡循禮無違言終其身口不能是非人喜怒不形于色卽臧獲少所譙訶其人大都長者也按狀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以正德癸未某月某日歿配張氏子三天爵天愛天舜爵張出以子宗武貴贈文林郎蘇州府推官處士歿五十六年爲萬曆戊寅而宗武來姑孰郡承先是不佞某與某君者迺並稱古文詞宛之上郡丞君方理吳固已耳某君名人宛檄未下而車騎過某君繇某君交不佞則嘗與不佞述處士狀淚涔涔下也宗武生晏先王父墓木材矣無能共掃除之後子史氏茲所爲表其幽者以辱子不佞唯唯夫世之人務豪舉始率習于機利而求贏餘其旣也大而無當寔以傷樸茂之風馬少游然者第循其分爾其言已在籍至誦誼無窮今安所得龍處士者顧可滅沒其人不傳邪而不佞覆有私慨則以當處士居約世豈不謂廉吏何益人徒令子孫患苦爾以今郡丞君儼然負公輔望繩美抗宗振振勿替則所稱

關西清白四世三公者將何以殊焉是益不可
滅沒不傳也史某再拜題曰明處士泰和龍君
敷之墓

勅封文林郎吉水縣知縣博羅黃公惟溥
墓表

博羅城西大屏山之陽有邑君子黃封公之墓
嘉靖中封公父處士公年四十未舉子也子一
它戍籍子及長它以其子當踐更子出亡事連
處士卒以處士素長者獄得解亡者尋亦復而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封公生子是處士始有子矣封公嗜學工屬文
妻爲郡邑所賞識而李令者猶亟推轂之至都
試輒不售遂去而攻古取楚騷史漢肱篋日諷
之頗時時稱詩然經術故高鄉士大夫重以人
師之難也爭遣其子弟來學間延致家塾學者
誦以次漸通尊禮公稱草庭先生云廼家自脯
脩外鮮所入而居不戒于火會襄先事有厚費
悉自其內彭孺人以力給公壹意課讀不問也
族有通賦縣官惟公是倚辦而逋者嗾子婦交

諄公甚至操戈破釜鬲俾不治晨餐公一切聽
之不問也初人以黃公能忍貧旣以爲公能忍
詬而公實處之若忘焉是時有二子並蚤慧公
討而訓之嚴伯仲益自感奮先後補博士弟子
伯子流芳以

今上已丑舉進士令吉水奉公就吉水吉巖邑
也問爲令公直指戒碑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伯子用以課最 勅封公如其官令遷丞松江
郡奉公就松江郡固饒珍錯綺麗眎吉足豐養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而公不久淹曰吾無以恩兒子輩也凡公歸特
里閭故人從于游魚魚雅雅里閭人亦無見公
異或有違言質成公而已縣長吏數存公董一
報謝絕無所造請而內外親待以舉火者十餘
家蓋自其貧時則已假資富人錢殯數喪矣其
一卽所爲操戈破釜鬲者也當公在松江署時
一昔夢天雨粟被地歸之歲里中大侵盡斥其
庾粟以佐賑不謂通于神明哉抑性自有之矣
若拓宗祠正祭器歲時率有事先公而糾輯其

庶姓以施於有政是誠廩廩德禮之君子焉何直以其子貴也公歸以丙申秋七月終于里第臨章猶口占古詩示仲子紹芳蓋踰耆者五年孫男女十人冢孫籍郡諸生噫嘻公其百順之謂備矣伯閔焉以承時役外不得與哭泣之位也殆終身慕之已請狀請誌復詣余以表隧請承從弟吏部郎縉爲余所錄士稍聞公質行而史氏區用孺粵人也每稱公有太丘彥方之風夫論自鄉始信而有徵表曰黃封公諱需字惟鹿表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三

傳

比部郎前宣城令尹公傳
比部郎稱尹公官也而令宣城績最著今傳追稱之尹公名三聘字子重紹興山陰人舉乙未進士爲宣城令上三年考矣而時所在礦事與京升王遇桂以宣城之崑山告兩大璫相次來蒞其事兩璫爲南內守備猶貴重弁驚戾人也尹公惟之曰彼實已奉主詔吾何庸亢彼勢必浚民以取盈吾何能殉吾知所以與矣迺好違盡斥其俸時時豐餼牽聲樂爲繆恭下至廬兒小史令具算器食共芻橐以養之因乘間正言邑瘠土民貧山故無礦卽爲冶將功鉅而登耗不相直每言輒咨噓欲涕以感懷之蒞者旣安公之主禮備又憚于終難以應上求唯令計是聽而邑駟得之牟利或修卻轉相訟訐者公一一置之法以解散之于是臺察包礦之議上民間初洶洶幾烏獸竄者始定而宣眎旁大邑獨完會復有以權見告者新都一妄男子程守訓繇貲郎名總權自其鄉道出宣車徒甚盛宣

鹿表石室集卷二十一

十四

民數千百人俠馘首若聚觀而佯奮袂爭爲譁
遂大驚竟傳城以去而它璫以權載度江反自
姑孰咸尹公所畫也當公甫至歲侵穀踊貴公
請以折色輸漕明年膜公徒而雩以請雨立應
宣田山圩半圩岸善崩公親行畝澮設十事以
封塗瀦洩有經式是後卽霖無患滂前政賦緩
急不時定吏緣闌出入爲奸公爲十限以致期
至于今著絜令大校尹公材博大通方手披目
覽耳納口宣五官之用一時瞻舉諸若賻義士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十五

吳仕期之殯白唐觀察汝迪之鄉賢釐睢陽之
神叢復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書院之祀則
猶切風教焉公令宣七年辛丑夏晉拜刑部江
西司主事歲適更黃籍當路者挽公兩月而畢
役稅金凡七千有奇悉上郡行之日祖席臥轅
前歌後儻以達於桐川吳興之界前此士民未
有也然公雖以廉敏聞而性慈惠寬然長者宣
之獄無大辟在比部嘗有所條列意務輕省顧
年未艾也遽歿于母安人之喪病得之哀勞以

風厥嗟嗟孝矣抑天之與善何爽耶太安人邢
氏方伯公清從女歸封承德公國政是爲尹公
父尹公子懋中邑學生有文行負士望尹氏世
卿自周重之矣予鼎祚敘次爲傳而系論之

論曰夫士未有不修之家而能著於廷者也尹
公之以儒士領鄉薦歸也門庭闐然其志度遠
矣至少而却奔周急貴而猶益敦孝睦有下車
浣淪之風內行飭矣蓋公于文成之學不駕說
而實潛體之卽文成之龜濠亂固自其才足辦
若處扈征紹璫間以善全其用誠非有學力不
能也尹公于宣之礦事亦庶焉要非直以術而
已余聞尹公宋和靖先生燁之後則淵源殆有
自故知學烏可少哉

醉吟散人傳

白傳當唐開成初退居東都稱醉吟先生自爲
傳及其生誌墓曰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
先生傳可矣歷數百載而吾宣有醉吟散人者
則余爲之傳醉吟散人者陸應龍字化伯宣城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十六

西隅人父槐繇乙科仕永南太僕太僕公始薨
子年踰耆生散人生九歲母胡及太僕相繼歿
鞠于它姬朱以長也嘗治經術游太學凡三就
都試遂棄去壹意治古而喜爲詩且能酒酒可
盡一斗許因謝太學生不稱稱醉吟散人酒人
詞客若山陰陳鶴新昌呂光升武林姚一貫吳
興李華輩咸從散人相酣暢流詠所猶善袁文
學鶴聲里之韵士也然使酒難近散人獨溫克
具酒德卽醉傀俄啞然咲或烏烏吟而已間醉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十七

郊外歸步踉蹌一平頭奴肩負之其任真如此
以故賢士大夫以下逮田更市僧歲時必招散
人欲傾其家釀而散人無貴賤長少有招必赴
不忍逆人驩香山之所謂醉復醒醒復吟吟復
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似正爲散人名
狀耳方散人之稱醉吟未幾披香山傳讀之拊
几曰緬想古人先獲我心我心悠悠古人是求
輒賦醉吟詩屬和成集先大夫和詩載集中顧
散人形崖落穆而中實卓朗內行淳備居雅不

握籌算適先人之虛產不少挫與人交率易洞
達無城府至酌對宗戚輕重繁簡于情禮衷終
其身敬太僕遺妾而喪慈母朱以三年益違而
道焉識者緣以闕散人之微彼其于醉吟直寄
焉爾矣散人娶于湯繼楊先後舉二丈夫子可
象可及並博士弟子負有文行五女皆適名家
子散人詩有萃芳亭藁金陵藁山中藁宣城通
詠藏于家詩不顯雕鏤藻繪而超曠之致殆亦
本白氏長慶云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十八

汝南生曰醉吟先生好佞佛嘗持十齋受八戒
散人不佞佛一夕夢登大雄殿禮如來金身者
叩之年出一掌示之寤而曰吾年其止五十乎
越十八年歲乙酉五十也初微疾與誕期會召
所從游置酒爲譚說平生追華而婦子環泣燈
視曰母怛吾化若有得于禪定焉蓋散人雖用
全于酒日唯薺甲蕨牙梨栗茶薺之屬以佐觴
不必肥羶都布白衿酒痕淋漓衿裏間不必綺
縠而室中無香山蠻素紫綃菱角之聲伎靖儉

寡欲此善學佛者也然而無益長短之數者見
崔分定也白傳董以姪孫阿新後有二子在卽
散人五十不夭矣

沈母吳太宜人傳

吳太宜人者諱政封奉政大夫沈公之元妃也
沈公世會稽餘姚人占籍順天領鄉薦尋論格
事在嘉靖季年

今上初以子吏部郎徵甫貴如其秩母吳稱太
宜人太宜人父功曹必仁公奉政父溧陽公者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二九

需次都下並舉室行遂以太宜人歸歸以何而
功曹歿于邸遺母寡女弟方待年倚太宜人以
居當是時溧陽公裝齋且罄姑韓性嚴奉政公
少而多長者之交相過從有旦夕費悉倚辦太
宜人太宜人相以內無違言相以外無疏節侍
寡母而撫弱弟無傷厥心其私茹饘粥不厭夙
而已會溧陽公丞溧陽僅徙一官去無所貨而
家益旁落矣奉政由諸生高等受廩故不給奉
涪隨時宦于外而太宜人日操作具涪髓上

食蓋無不如奉政在溧陽公前者頃之溧陽公
疾奉政宦三年矣太宜人穆卜請代至餐不貳
衣不褻又無不如奉政在溧陽公前者疾旣革
顧諸宗黨曰安所得吳婦也者而婦之吾卽瞑
何憾哉徵甫於奉政公爲仲子方奉政公論格
也一意脩博士業不輟不覆問生產徵甫襁褓
爾稍長太宜人以身任二子學任奉政公督家
政二子者徵甫有兄文學君云越

先帝之戊辰徵甫成進士授池州理官奉政公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三

業倦遊獨太宜人與俱卽徵甫日具涪髓上食
而太宜人日操作以爲常徵甫職刑獄每退食
輒問所平反幾何所未減幾何斤斤若不疑母
然比治獄余郡一郡稱平迺今知太宜人教也
部使者檄徵甫入賀徵甫察母宜人色微瘠
逡循不欲行太宜人召徵甫而命之若詎以吾
遽棄栢棧乎夫禮君言不宿于家詩亦有言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則若今日之後矣徵甫唯唯
行閱月而太宜人以天年終惟二季在事少徵

甫室俞氏者，太宜人。若太宜人，抵溧陽公。然俞宜人，別有傳。太宜人終之，又明年徵甫起家青州守，故官上最贈太孺人。迄于太宜人實再命矣。徵甫語余：先宜人性婉嫕，然有亮概，有蒼頭從舍中逸里社豪者，詐恐之意有需也。太宜人呼蒼頭出，曰：「卽如法奴死瘞耳，何至啖它人金爲豪卒？以媿屈吳功曹歿，太宜人稊飲如禮。」應文甫剪髮而太宜人夢功曹指應文曰：「是兒當貴。」嘗以是及家奉政，相慰藉。云樹有實，樹者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不及饗之，誠盡然傷焉涕而實也。太宜人年四十八，四丈夫子，長文學君，應欽次，應文南京吏部文選郎，卽徵甫次應麟，應賜孫男五人，其生卒戚屬具徵甫同舍郎周君狀同籍太史沈君誌。中初太宜人生而有吉徵，王父刺史公絕奇之，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人言越之俗，襁已而果然。」余南遊辱交徵甫，徵甫子爲余郡史，君司理甥介于余爲傳。

贊曰：余先人

世宗朝出守會稽，余故得攷其故實。王句踐時越處子以劍俠顯，及漢而曹娥以孝顯，以今觀太宜人于功曹于溧陽也，殆勤于內外矣。至所稱折里豪事，何俠也？仲子言母宜人十歲通女史，諸經其戒，仲子北征時引述詩禮固斌斌焉。夫會稽者以禹登其山，會計名禹有禰山氏誕啟敬承數千載而女德不衰，豈亦禹之遺烈邪？

江母楊孺人傳

夫自劉中壘而下，類傳列女，然以今概古又何闊焉？鮮睹哉！余不佞雅遊都人士，善新都吳生則吳生時時爲余稱楊孺人，云：「蓋生爲孺人甥而會其卒也。」來請傳孺人事，多概于古，故可傳。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傳曰：楊孺人者，歛楊翁彥綱女也。年十六而歸江處士，潔處士有母在，故卜急鮮當于諸新婦而孺人自介。婦中得當姑，會姑病處士從孺人，穆卜以身禱孺人，長跽而泣曰：「天子子固職烝嘗也者，而天脫悔過於姑氏，愿以及新婦翼日病良已。」衆傳禱之夕，姑室中聞有異香云而處

士嘗用賈徧燕薊吳越致甘毳母孺人孺人具
匕箸修而上之日惟謹卽姑耄展轉牀第間孺
人至躬爲除穢諸媵御請代也謂此寧孫若輩
勞乎新婦實中不自任爾而姑當歿執孺人手
曰夫人死而無知也死而有知則庶幾以令子
報生者是時孺人業舉有子矣而亾何夢姑劍
一子來口喁喁語以報若讐昔者之言期而遂
載舉子大都孺人以孝顯而余往受諸吳生孺
人性婉嫵訾笑不苟顧有丈夫才處士父豪俠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三

好客四方客結轍而游其門則以屬處士主客
孺人率爲供張佐客驩處士以無失驩父人有
誣處士仲殺人者獄且具處士力捐金脫之仲
脫而用稍詘矣孺人念處士以急仲故出裝資
處士舉鹽筴越中數年而處士稱鹽筴祭酒仲
又死爲字其諸孤俾有立此豈直丈夫才不抑
亦義亮乎哉屬萬曆戊寅某月某日而孺人卒
距生之日春秋凡七十有六子二東鳴餘姚縣
丞東鳳郡博士弟子則孺人姑所爲報孺人者

也鳳嫺于文學多長者之交而奉母孝卽孺人
不責報孺人姑以報生者之言讐矣余不習鳳
習鳳以甥吳生蓋孺人女適諸生吳文察而吳
生萬全者文察子

汝南生曰余聞之江與楊並閭右族故貳焉楊
翁初未有舉舉孺人貴甚然卒以處士才尚處
士卽楊諸父有後言勿悔而孺人茂著內德迺
今世肺腑親也新都多豪舉之士輒務報施以
江楊爲平而其後益昌熾亦可以風矣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四

史安人傳

史安人胡氏者懷寧尉楠女以嘉靖辛亥生是
時餘姚有日者言奇中其言安人必令德早貴
安人祖吏目公者好相人亦復奇安人且聞史
家兒元熙也爲具召史君元熙而與湯孺人者
又復奇史君因以安人歸史君及歸之明年史
君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爲寧國司理封安人
孺人安人封則以史君爲司馬郎云時多戚屬
在京邸諸夫人飛袿垂髻翟車翠葆往來相望

如神仙中人顧獨安人足不踰榻閭居恒樵布自如也而郎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安人與俱僉事入賀行則安人守署中嚴扃鐫檢奴客雖魚菜無所取而僚宋大夫者怪以爲署中閒無人廼舉酒酒史君蓋余猶記史君理余郡嘗從部使者行縣子且病安人秘不肯延醫郡太守以醫來竟却之以故史君所至多吏能清白固自致之乎抑安人力也然史君在江西卒中蜚語以謫歸道遇風江怒舟置絙絙與風倚挾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二十五

日不得上覺史君意思稍拂也安人進曰君不聞宦者幻耶幻莫如風此其風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吾誰使尸之史君大笑謝相與飲至醉楊枹枹歌屈子遠遊以自廣而且不卽天官謁留連里中者踰年則安安人也而安人功矣安人功之年三十七耳業舉五男子三女子其於諸子女極慈之然時裁以義不可少段至臧獲反覆用恩勝史氏自給事平陽而下輒宦貧僉憲君猶好客飲食張御悉責自

安人而安人嘗有餘以爲惠宗黨且益倍外家姑宜人疾時從平陽于竟陵而安人在司馬舍方蓐也聞之夜百拜斗下請姑命凡四挾日疾良已歲時修祀或上食平陽宜人所必安人手是出曰吾何可以人而養吾親往吾知安人足智明惠廼庭內孝敬亦甚具抑以其恒德邪吏目名本深平陽公平陽郡丞自上也史君其子先爲竟陵守

汝南生曰胡懷寧疫而安人母嚴侍湯藥露禱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二十六

以身代廼懷寧果起嚴代之若安人者誠天性要有所繇來矣史君又言安人嘗勸我置妾我不可夫能使其夫固不可者必有其不可者哉而安人固多美男子亦有天幸初以安人必令德蚤貴及吏目公以壻史君也言悉中然不知其年故何焉余聞史君以繡衣安人謝不御曰吾福自少餘諺有之惜福得福則安人固已縣知之安人性沈深慎容止寡言笑與史君情好甚篤然莊史君終不敢以色進而年不蔽德悲

夫

姚氏世節傳

宣之姚以世節聞自湯氏始蓋湯教諭顯者生女而適姚鳳翔居十三年鳳翔謁教諭於仙遊以死湯聞而慟絕欲殉者數矣是時子汝弼甫二齡已疹幾殆湯以身籲天得猝起家故貧然不以貧輟汝弼學遣從其舅氏誠之曰女孩而孤吾雌而無雄而欲以吾宗亢焉難矣汝弼感憤修業益勤爲郡弟子寔受稟會里中貢東平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二十七

郭辰州兄弟方傳學東越汝弼復從於游歸則湯氏每質所聽說舉以對未嘗不稱善也嘗手植杏於庭顧汝弼曰吾老矣樹有實樹者將不及饗之遂欷歔泣數行下未幾杏且實湯年踰耆子婦率跽進以爲常坳而汝弼顏其堂曰存杏諸卿大夫士詠歌之事在德靖間迨今辛卯天子察汝弼績學行廉孝 詔贈奉政大夫真定郡丞如子官丞爲余師姚先生嘉穀云湯氏有女孫三巽英適仲克讓讓死無子伯氏爲賦

長廢著心利仲產而佯謂若年二十奈少何業

與豪約必嫁豪巽英徐應曰彼固欲冀生者耶將輿尸耶豪懼而止而縣官督伯賦日亟侵仲產盡巽英值歲歉無所得食日啜水一杯而已或挾日不出戶卽母家來逆不應也曰生仲婦死鬼耳吾將安之凡三十年迺終先是妻屬姚先生必起克讓與合葬祖塋同穀共穴且從其先人禮也巽英之次離英適徐世哲舉有子徐氏疫盛行及世哲死離英業有身絕粒不進舅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八

姑爲設諭曰夫死節與撫孤孰難乎且娠者未生生者未長也等死抑何益死者而獨取節爲因彊起越三月舉一子而後舉者竟殤長旣昏與其婦相繼天伯酒人無賴凡舅姑喪悉倚辦離英喪畢而離英半菽食取給織紵而已次允英笄而適郭別駕子守恒居丁埠守恒爲吏趨府舟覆死梁下大索不得允英遵水北嚮掩面哭十日屍逆上如生恒二子皆允英出尋亦皆殤嫡姑子後守恒死姁卽更適而允英又不甚

安於嫡姑別駕與之田田瘠時時致絕乏間語所親曰吾少病左臂不能舉而吾夫眎若右臂也者其心壹其形忘也吾茲忍貳焉兌英年五十有四離英年五十有六與巽英格並當旌而二弟尚在竝贈奉政女

梅鼎祚曰余郡山峭激而水小負故非獨士大夫多直節殆亦有女德焉卽姚氏所稱或以祖若孫相勸而成或以多寡人瘠土誠易爲善夫然將無概乎無所興而用財爲衛者也逮湯之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三十九

後有奉政有郡丞先生不且謂天道猶酌挹此注彼邪顧三英者之血胤不傳又何也要貴皎然不自欺其志云爾若兌英之不以色進郭氏子之不以色退此豈務施報其庶有古之遺乎

謝母許孺人傳

謝母許孺人者歛許村許天璿女歸黃山謝長君澤謝許並歛北鄉距半舍世相爲昏姻澤父處士公茂高有二子伯澤仲沛澤因稱長君云孺人之歸也長君病幾甦是時處士公有貳室

孺人侍長君湯藥惟謹進而上食處士公若姑吳必和旨備歷三年而甦者起則姑捐養孺人事貳如其姑處士公若吳存也者得壹意出爲買家漸饒未幾卽世伯仲仍以買往來吳越齊魯間里中機利者意屏可乘也爭與構爲鬪伯仲又什九在外孺人自匿跡日益爲恭孫卒亦無以難孺人故伯仲復得壹意賈不挫其家旣仲及嗣無幸天遺孤四齡孺人泣語長君曰若敖氏而我叔姒乎乃鞠孤于孺人會疹且殆者數矣孺人晨夕勤醫禱有厚賞稍長出入服饌與子鈞蓋孺人生五丈夫子曰應時應暘應物應大應橋而長君學應暘以儒籍博士弟子有文譽諸循循雅勅其教也實皆孺人內贊焉應橋者先是里之豐谿久病涉處士公斥貲以梁者凡三爲役至嘉靖辛酉以水圯長君私與孺人計舉其故槌石令堅緻更拓大之梁成而應橋適生遂以名紀天貺亦先志也長君以痿廢屬應時賈清源先長君以卒未有後而後以應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一

三十九

賜子承宗鞠於孺人若鞠仲之孤也者以有立婦方氏以節聞大校孺人性慈惠然頗卞急其慈施宗黨戚屬下逮穢獲而獨嚴於子婦操奇贏以息以儉持無鼎臚純帛之奉而饗先饋賓必瞻潔時時佐長君義舉若梁豐谿之屬固何直以陰齋務完物爲孺人始以年十六歸長君終之歲爲萬曆庚子年七十餘壽矣月日與長君考終之辰相次子姓昏娶悉甲族具誌狀余特以承宗請爲傳傳其最著者如此承宗之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一

曰吾誦李令伯陳情而感其報劉者也今承宗由家孫當戶寢用儒術起必有所以報孺人者汝南生曰余觀于謝母何家多故哉適竟以振卽長君材而內政非孺人其孰以顧事其貳與姑敵字其仲之孤與子敵也于婦爲難能至所稱匿跡日益爲共者其柔勝耶然持門戶以健也予世交于謝氏若少連昆弟與其孫於宣近又識巨卿延之皆無忝焉衣諸郎蓋歛之謝其先爲宋右諫議泌而實自會稽徙以祖晉太傅

安迄于今非獨其後以文學昌耀且有女德焉可謂華胄矣

貞母鄭太孺人傳

今上之甲申乙酉間余出僉楚憲視學政行部邳中而今寧國郡丞鄭君和乾先後首郡士其秋鄭君薦于鄉因以知本母太孺人教云已而有名太孺人貞母者余詰所司不以報則太孺人固不欲爲名也者后十年鄭君用延津令最勅封母太孺人令甲婦一命以上卽貞不復預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二

旌典余第覈其實而傳之傳曰鄭太孺人張氏者昭信校尉綱女也而歸贈文林公如岳贈公父佐仕陵水令終于官令潔廉無所遺贈公幼孤侍母葉太君以廣柳還而產漸以挫然太孺人世祿家本饒及歸食貧也恬然安之日惟布操作以翊葉太君而又時時私治甘膳以羞于太君俾贈公得意意攻儒術無內顧憂以故贈公游鄉校聲藉甚迺竟年甫彊齋志以坊太孺人始踰壯哭而瀕死者數矣是時所舉三男子

皆貌焉未有立曰吾以生殉死者抑何難而死
者何以立生者稍彊起攝家秉貲用莫絕勤織
紝繼之而勅鄭君學甚力或夜丙篝燈熒熒伊
吾之聲與機杼軋軋襍出也久之鄭君獲薦一
再對公車念母孺人春秋高遂謁選令洛之延
津洛薦贖大飢鄭君躬循阡陌務賑貸建常平
以贍其民于是歲稔有瑞穀之異且興學課文
以訓延人士延士大夫歌詠之咸推所自太孺
人太宰李公辭猶實錄焉既鄭君遷丞饒州也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三

太孺人壽近耄留里居督鄭君以大義速戒行
君抵饒中慕太孺人不置亟圖歸會饒有礦稅
之役人情騷動部使者方倚重鄭君攝守不得
請未幾則太孺人之訃聞矣太孺人微示疾適
與誕日會辰而具饗朝先祠退以其餽集子婦
斥替珥分賚有差所絮語仲季欽必以布素寔
必以贈公從蓋往拜封時鄭君奉翟冠緋袍
以進太孺人烏嗟飲涕曰未亡人安忍御緋董
服皂而已卽迎養令署中率常饌無加遽也大

校太孺人性簡澹少讀書傳通人義故動必協
禮合寔却緋情也其於禮且衷余聞鄭君持太
孺人喪戚易備夫亦有所受之乎至君爲寧國
三署篆以廉著卽不必受之陵水亦無媿廼祖
矣仲季諸孫並文學高等別詳誌狀茲不列
枉下史曰文林公之坳距葉太君兩旬耳是毀
滅性者也不無過過于孝矣卽葉陵水繼妃也
約身而成其子貞曷以加焉貞若孝蓋鄭氏
世有之益以論于祖孫也矧其廉矧其廉而皆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一

三十四

不欲爲名也者難能哉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誄

王府君誄

萬曆庚辰夏四月山西按察司副使故寧國府
君王公嘉賓無祿于滕府君世琅瑯之名胙秉
海岱之靈瑱郎官應宿出入戴星已而明詔
徵其三異法冠正乎百僚偶出一麾廼分吾郡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惠工通賈務農禮士使四民各安其所千里誦
義亾窮古所謂良二千石而無歎息愁恨之心
者則公其選矣奉諱東歸借寇靡逮載牧魏博
之間配惠敬亭之上賜以斧鉞畀之憲刑方驅
駟于里門遽就木于隣境越歲之冬訃音遙屬
黎庶纏悲薦紳銜卹文翁崇祠于西蜀將有事
焉仲卿徙葬于桐鄉嗟何及矣宣城人某某等
爲位而哭刲牲醢酒臨風再拜而誄之博士弟
子梅鼎祚具誄辭誄曰於嗟府君弈弈有聞簞

羽清漢驥首重雲利刃新發綬邪若若琴音在
堂花陰在郭天子曰嘻令美且都南牀克寄

臣忠而愚朝注讜言野傾令問醜正卽讐蘭
摧玉瑩耳目輟司股肱分郡五馬駢駢亦莫不
慶其慶伊何惠此吉人嚴彼莫夜假我陽春扶
膚就立推分任真中澤集鴈涸轍濡鱗憇詠甘
棠聽虛程石狗足生駑虎冠屏跡廼課農桑務
分已責廼訓子矜張帷正席維溪者東泮濟際
空濟川用女內溝耻躬斥金懸橐鞭石如墉上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二

亾費帑下亾罷工惟妖者董訛言籍勇寔繁有
徒三百曲踊單符折首脅從毋恐兵不列行畊
不易隴胡天不弔陟岵孔艱曷將素旄遄斂朱
幡板轅靡後說輒不前搏膺泣血左輪則殷
詔厘輦轂起家魏守宣曰賈父魏曰杜母式謳
以謠瓠脯玄酒執法晉陽以相左右追鋒曲蓋
及于故壘兩楹見兆二豎無良長桑卻步湊柏
斯藏豈歲龍蛇賢人是殃嗚呼哀哉泰山中顏
滄海幾竭魚燈膏永燕葵庭沒弟恭友于孫謀

貽厥不朽其名徒朽其骨乍聆爭愕既信倏疑
百身曷贖萬口同辭漬絮以酒實豆以離尸祝
有社墮淚有碑嗚呼哀哉

太倉王太公誄

嗟嗟震澤底定東漸于海舒此翔陽鬱爲英采
迺鍾太原吉人藹藹公世滋長其德彌載束修
晉道昭明有融不飾而績不斷而工藝成弗試
材大莫庸依隱玩世卽于公官位列句臚典司
屬國入奉丹宸出臨紫陌秩設三千俸輕六百
唐荊石室集卷三十三

脫屣冠纓推襟泉石厥施未普濬發其祥詒穀
子女爲箕則良嘉儀棣棣令問彭彭平輿之淵
二龍以驤龍驤伊何煌煌太史昔舉哀然錫爾
燕喜白虎讎經黃龍制禮清霄羽毛中朝鼎呂
嚶鳴覽爽實維次君允焉接武亦復多文王斐
極選九品銓羣式瞻豐鎬靡不作人 天子曰
嘻惟忠移孝子仕之能原父之教有恭王言以
代臣報渙汗用麻賁園斯耀貴不渝素終育於
初儻車致戒過里必趨其居熙熙其行于于甘

雨沃若條風穆如丁戊之間國是麗亂醜正卽
仇伯也中斷偕仲歸乎先幾集霰威鳳高竊白
駒永歎公歎筦爾汝今在田大義克展人紀彌
宣婉容益篤聚順無訾振振孫子承志孔虔杜
惠罕窺端居多暇公厭世紛怛然而化蕙帳辭
春璿臺俄夜饋醕何從元龜長謝天聰忽啓周
道聿新僉謀伯矣而求舊人金甌在幄玄纁在
門元氣斟酌萬象陶鈞仲且迴翔攬輝代晝政
化維鈞以相左右圭璧兼陳墳麓迭奏祭海先
唐荊石室集卷三十三

四

河成公是壽某昔繆舉翳伯爲規伏軾良復執
憲來茲將修尸祝匪其杓之典刑庶在豈以吾
私嗚呼華祝者三箕疇惟五得全全昌孰其公
伍千里尊羹敬佐清醑祖公帝鄉逍遙胥宇

王母太恭人誄

惟萬曆二十九年庚子秋九月明故中憲大夫
永嘉王公之妃前寧國府君季宣長公之母累
封太恭人林氏以踰耄卽世嗚呼哀哉國隕女
宗家爽姆儀既壽且臧同榮共悲徽音孰嗣潛

曜曷垂有煒彤管仰援素旂誅曰於厯恭人胃
衍清華兩大曰耦嬪于琅邪安貞之吉輯柔孔
嘉翼我中憲用賓王家肅肅鳴鳩桓桓司馬秉
節視師在冀之野監撫楚粵以蕃函夏睠彼內
治誰其尸者蠲潔蘋薦致儆雞鳴爲植海堠爲
約宗祊鑿巖疏洺抗館列楹雖無攸遂實相勸
成展也伯氏食矣能教因孝作忠升由選造民
之父母是則是勸爰蒞我邦惠而我好復有仲
季侍膳大官文孫弈葉競美瓊蘭霄衢蹀躞文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五

海沆瀾具曰聖善貽厥象賢伯時求思祀今于
陟眇焉三公豈易一日投劾還轅星言靡及慈
暉乍承瘠首告疾厠踰躬浣刀匕親嘗憂厯樹
背枝殫長桑大耋之嗟惟命不于常亦旣耆矣
孺慕以喪蓋原一體而分故昔嚙指心痛信宿
先歸幾乎微動情事克申志物備用天若相之
人咨以諷令妻壽母 帝典載隆恭維德隅詞
葆義豐胡云不愁咸頌考終薄述私誅敬詒公
宮嗚呼哀哉

告文

告東溪王公祠

水德靈長流宗東會極地相陶滔天不戒維公
爲政百務具張如斯歎逝閔焉望洋濟川其才
納溝用耻寤厥玄夷援茲赤子一勞永逸捐已
率民子來不日工集如雲驅鵲可填飛虹忽引
華表雙標澄波萬頃周行示我舉袂成帷昔也
如壑今也如砥僉曰王公古之遺愛出祖遮輶
齋咨感慨龍蛇直歲賢人是裁縞衣自北而公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六

祭文

祭東郡王封君

峻彼岱宗以表滄海厥風泱泱東涉孟諸放于
瑯邪什二分置地有越矣天之格矣公降自王
廼宣訓經克隆厯德歷世滋長迺懿共式貽
女穀燕翼有方滋德惟何順承勿替其旋利貞

泥蟠九淵或戢其羽載鳴在陰貽燕惟何施于
詰子宜爾振振二十小史三十侍中四十專城
帝曰咨爾股肱予郡實在宛陵內明且敏義昭
威溢職事咸遵先後畢理象服允章爰報爾所
三命而俯戒車上儼亦莫敢侮僉曰府君余恃
猶母盍壽其父稽首祝天百千萬年永保茲土
帝御明堂周覽萬邦從臣上計既飭車徒夙此
簡書祇揖聖志祖者在門弔者在室薄言公逝
維茲臣庶狂逸于野沈口于涕言剝其廬言焚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七

其巢所焉曷翳越我皇考王命有赫造士東國
府君躬睿衡理顯白適會繩墨先考無祿王假
府君以撫我服本始循德載色匪怒□□胥植
文子不宣臨眎絕尤比于拊石蹇予搏心不懈
于力庶其不忒子衰儼然府君斬焉斧瓜及葛
凡不有喪揀之匍匐此也什百於維太公葆光
垂裕永終馴首爰有寵綏暨于賜杖五釜享之
疇不曰餘白雲殷晡昭日寢光從公于邁桂酒
椒漿嘉疏鄉其神來旆旆於戲哀哉

祭袁汝鳴

嗟哉汝鳴死矣汝鳴素彊病未逾三夕死邪汝
鳴死人皆謂汝鳴放酒傷其生又以子大言亾
當醉後輒罵座好面折人非凝社之道唯唯否
邪嗟夫死生亦大矣藉令汝鳴不放酒不罵座
面折人能竟不死邪卽余輩睹記塚壘壘相接
也豈皆放于酒罵座面折人者邪汝鳴善詩善
丹青善書廼者書丹青日益善死矣嗟乎汝鳴
未見其止昔吳伯融汝鳴所師事湯定之爲汝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鳴友汝鳴當伯融疫舍湯藥授之及其身亾恨
定之歿汝鳴存其寡撫其遺息斯今世友道中
所希覲哉汝鳴稱詩者二十年後生者起而効
藍田之役汝鳴斤斤心下之至不敢與雁行手
錄其摘謨不寘嗟嗟嗟嗟文人相忌自古而然
蓋汝鳴獨不然數者有一焉可不死汝鳴卒死
邪可不死卒死顧若等塚壘壘相接者孰久長
也郡中人哭汝鳴惜汝鳴數奇終瓠落家且貧
子幼嗟夫人命露晞眷屬蓬聚河伯問于海若

是一浮漚爾余輩望汝鳴里則哭登汝鳴堂及
寢門則大哭惠子知我伯子絕音嗟乎汝鳴人
琴俱亡汝鳴眎一浮漚爾得無嗤余輩之見河
伯乎汝鳴汝鳴美酒如澠聞其無人愔兮其靈
卽欲汝鳴放而醉罵座也覆何能

祭麻栢亭翁暨張孺人

嗟乎公家蓋余小子家托在肺腑矣余姊爲孺
人雁行迺習孺人事而余小子從先太中得侍
公公朗乎其外冲乎其中其神王其貌隆余小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九

子年踰舞象也狂斐自命二八代升觴行無算
一日而醉二參而公時時耳提之小子無呂靡
曼搖精以麴蘖伐生也嗟乎余于公安能不痛
哉公及公從兄孝廉公並能存堦滿之訓鑒多
藏之亾積而能施歛而能張而孺人及陸孺人
則百里之內色藉呂無菜而居恃以覆孟鄙人
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有惠矣人亦言之人富
而仁義附焉豈所概公與孺人哉夫以公與孺
人好行其惠而卒中壽以歿也顧所爲在人心

者百世如新耳當公歿之數歲而孺人相期玄
冥之下今來爲令子吊也蓋涕霑襟不知其何
從未幾而卽罹先太中之難令子爲余吊也亦
不知涕之何從矣嗟乎今公與孺人且斧而封
矣而先太中卽土未期卜兆無所青春受謝白
日旣昭安能不令子幸而怍怍焉令子被服美
好鄉里歸仁益恢前人之緒而余小子髮有宣
尚文質無所底又安能不公與孺人憫乎其一
卮之祖也誠涕沾襟若公與孺人初喪然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十

祭貢玄略先生

不千載其身而千載其身不一世其名而一世
其名剿吾黨所稱先生者哉先覺先知非予而
誰冥揆萬象直破羣迷三鱣爰集五馬載馳肥
則在公瘠則在私蔚然儒宗班不躋崇豈服美
而誨指抑道大之莫容俾壽且臧迺儵云亾將
棄化而歸盡寔不吊于彼蒼嗟乎先生不居者
形不往者心朝聞夕可證古叅今數仞曰高及
泉曰深哲人其萎多士如林越昔窮矣之歎嘗

興于獲麟之歲而何今頽乎之歌卒符于夢楹
之辰二子又胡止于聳篴者懷舊而亾琴者
傷其嗣音嗟夫雖無老成尚有典刑鯉也過庭
孔壁遺經某等共舉芳藻而續大招也其歸來
乎貢先生之靈

祭王使君太公

猗與我公清標玉潔赤府蘭薰龍泉韜穎駒谷
葆真杜蘅纈珮霞露徵盟達鴻縱軼海雀騫騰
日旆砥德月旦崇評培基殖迪澤濬祥臻芝繁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十一

錦砌桂馥珠林鳳振炳燁龍奮崢嶸華宮試軻
牛刃發劓節娉凜雪勣茂戴星東南觀簪原隰
咨詢薦戕鷹擊霜肅風行出麾畿甸望重藩屏
雙旌承日五馬嘶春鴻安于渚爵集其輶碑礪
羣齒簡錫帝心維仲若季接羽懷聲允矣名
世匪公曷戚辟彼獸原植木斯宏本支百代克
懋周楨辟彼瀑水簾垂玉瑩朝之有宗流迺自
清鸞章膺寵象闕貽恩康焉履壽約以居盈白
雲在望少微匿明襲綦殊悼陟岵無因淚鸛徹

土驚烏竈冥雲淒掩晷風慘凝陰吁嗟我公幽
潛雅尚趾美鹿門流光行慶肩譽槐庭脩齡八
秩怡顏九京某等忝屬令子勤睇儀刑曲收棖
桶罔報瑤璫如公可贖詎後百身行旌孔感伏
軾含辛敬然螺甲薄醑兕觥玄爽至止鑒此丹
忱

祭魏兵部郎及趙孺人

猗與大老允憲家邦匪佻而僊既碩且厖星臺
製錦粉署含香利徵錯節賢輯巨襄俶聲是煒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十二

庶績用康於矚敏肅相履有章苾芬引慶箕裘
襲良江津迷問穹霄倦翔盤趾林磻晞髮滄浪
蒹葭蓀茹薜帷茝裳以吳以翥載泳載揚愛覃
里梓評擅間桑洵安洵考侯嘉侯臧翳維淑孺
嬪德柔莊朱絲好合墨荻誼方芝泥煥燭彤管
琳瑯鸞駟謝承象服貽光戩穀爾錫奕葉仍祥
駿駘其躍驚轂于陽全歸岐數懿聞齊芳霜函
藻閼夜壑舟藏玄扃展並冥樹枝雙吹笙跨鶴
叱石成羊寧叩之降厥澤無央某等藉金倚玉

簞食實簞御輜雲結執紼露瀼連蜷陟止靈爽靡疆

祭范子敬師

嗚呼人孰無死師死則邸人孰無歸師歸則鬼嗚呼傷哉昔師先人作我寓公我有伯叔函丈是从師生于斯亦訓于族絳帳重陳青氈舊服回琴點瑟入室升堂色笑匪怒追琢其章繇祖及孫貽厥燕翼式穀以女維師之力餘力稱詩覆爾翩翩可羣可怨何莫學焉實旣渝名德不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十三

掩位所冀隙駒或宜緩轡胡然奄棄卽茲宛濱空精寄滅首丘靡因嗚呼傷哉在旅而咷曰耆非壽雖彼不遺猶幸有後古爲師喪築室扶車嗟二三子曷不其如嗚呼傷哉梁水和歌大招誰續魂兮來西章江之曲

祭貢處士公

盖公之卒也兩改曆矣而孺人之卒也又先之六龍所舍子允氏興何奄忽如此哉今並卽土也不佞輩何能不歎歎焉公故神明胄卽少居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十四

約計然授謀烏保畫筵家巨之于成二子翩翩藝林其仲子則用經術顯當世此莫不爲公寵之也而不佞輩之所以多公者則不直是公之家可言羸矣而好行其德察身而不誣卽其子貴終不目子貴故自異其平生夫濁世之故不佞所覩見矣而惟公爲不波卽市中酒削之人經其廬交之若平生驪終日與奕棋食酒游于光塵卽其人忘其子嘗貴也於戲今孰有公哉吾郡失公何能更得長者如公者焉而孺人者寔與之齊德柔而有終嗟夫二人同心以臻考祥有子鳳舉有孫鶯翔樹穀者止于獲樹者及享之矣且也澄然而生凝然而死其榮名曷有旣乎顧不佞輩習公之履狀則何能不歎歎焉先太中自舞象時交驩公至白首彌篤公之卒也居無何先太中亦遂不起嗟嗟失托之鳥而過其故林必躑躅焉裴回焉哀鳴而不忍去嗟嗟鼎卽有胸心也誠怛怛動涕洟爾下矣嗟嗟居諸逝矣蜡盡之月高臺未悲風陰厓有積

雪嗟我懷人私心九折有酒一尊衆芳斯集亂
曰春將臨共白日昭只魂歸來只鬱蒼蒿只

祭劉漳平公

萬曆丙戌夏六月十有三日故漳平令劉公以
大耋終劉公德擅人倫名標吏績暢玄風于鳧
化式明訓于鯉趨可謂得全全昌矣不佞小子
梅鼎祚先太中郭恭人並劉氏外生而公又予
大母之姪丘嫂之父也感葭莩其綢繆藉喬木
之流蔭一旦已矣鼎小子則以親無失親此自

鹿裘石室集

卷三十二

十五

恒理而神有寄于物外情有曠于區中心誠藏
矣何時能忘因修常奠而韵以言曰嗚呼腹痛
雖戲目成不輕知已欲死烈夫殉名翳予與公
戚在肺附銜戢滋深匪是之故咨予小子少單
怙恃首濡飲酒口多微辭或字以狂或題之敖
人各有心孰測所蹈公寔先達洞明焰幽汝南
月旦季野陽秋每謂家嚴可兒若子豈必簪纓
始稱卿士子性說學不狎于倫庶幾博物以軌
先民舉國闕觀何異耳食生今反古當失其職

公夙高唱義緯且經吐聲爲律合氣潛冥嘗嘯
鼎來說詩頤解句吞雲霧氣蒸渤澥有孫者顯
聿來从予亦趨亦步爰處爰居簡而成章斐然
吾黨罔失因親公歆藻賞詒謀維穀寧不思齊
儻爲繆恭胡我焉依嗚呼予言則枝予行則僻
天幸惠公爲予賁飾邇比絲竹寄志于音予曰
擊缶公曰擲金手削恭跪卜夏之五洋洋我歌
坎坎我鼓屏翳茹怒淫雨載涂聞公示疾不駕
而驅公疆褰裳追紬良約顧語兩兒其文予託
鹿裘石室集

卷三十二

十六

合宗祭沈君典太史

嗟呼傷哉君死矣君死矣夫死等耳世有宜死
有不宜死有陰甚深文閃倏狡獪如鬼如蜮不
可方物者法宜死而君鴻朗夷粹無城府無町

哇底裏洞見雲霧可披不宜死有翕翕叱叱洪
忍脂韋口柔眉語籊條戚施以干當世者法宜
死而君高眎濶步寧諤諤無寧汶汶寧俛俗無
寧同塵不宜死有錢奴大賈蹠財役貧貫朽紅
腐陳陳相因而不能散者法宜死而君務施樂
予片言雙壁一諾千金室惟懸磬座客常盈不
宜歿有持方寸之印綰半通之綸堂高簾遠眦
睢盱衡者法宜死而君爲天子左右侍從之
臣九卿三事咸在雁行恭桑敬梓偃僂循墻若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十七

紀涓子之鬪雞七日而驕氣盡忘不宜死有緣
執襲名玉表石中未能墨守迺作輪攻釋已事
之已拙笑前人之未工者法宜死而君萬言倚
馬禪世雕龍示瑕指類惟善是从不宜死有藉
名自好肥瘠斯人在原徒詠無衣何親者法宜
死而君饑溺由已痼瘵在身周卹其困遊揚其
聲褰裳共濟跂而望人不宜死夫卽耳目所睹
記其林林而總總者多宜死者也不死君不
宜死迺以死何邪其宜死而不死猶謂豺虎蛇

虺草天木喬皆兩間所有耳至不宜死而迺死
豈豫章之材卒不如大社之樗而麟鳳不世出
邪或者用三說解之則以一元之運今而季矣
故西狩而反袂傷非其時此所謂以天用也又
以郡之山不盤礪水不齋淳土磽則物脆是風
氣使然所謂以地用者也又以君家自先柱史
起家而君儼然稱太史君之猶子舉孝廉君之
子舉茂才鬼矚高明道家忌大盛此又以人用
者也之數者狀邪否邪嗚呼傷哉余家太中與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十八

先柱史同鄉籍已而太中之弟子有葭莩之親
太中之子有兄弟之好然所親好者要在太中
父子兄弟間耳余家人且萬指數因以施及余
家者抑何可勝數哉屬君之死也纒纒來相問
唁者至闕爲之穿而市爲之罷自薦紳大夫以
及洒削臧獲之輩自辟踊崩角以及齋咨嘔噫
之聲趾相躡耳相錯也嗚呼而况君於余家何
如者余曹安能嘿然而已乎君健如嚙馬素善
酒近者氣充色益澤雖言疾私度其神且王也

及于病而余曹始稍稍疑之走禱于羣望使君而可贖也未嘗不人百其身也公何而以君死聞矣死之前一日鼎祚以書抵余家諸少趣之來訣君諸少年投箸而起馬不及旋而竟不獲與君訣嗚呼傷哉嗚呼君之於余家輔車相依也失其輔則悲君之於世世波所維也中流而失其維則悲余曹何知當世饗其利者爲有德耳嗚呼余曹由山中來過君之隣春不相矣倚君之門歌不揚矣登君之堂總帷張矣弔君之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十九

祭沈君典太史

嗚呼君典君典兄而竟止是邪夫兄而竟止是也天果有意乎兄邪其抑無意乎兄邪是邪非邪余同籍兄弟數百餘曹其相以周還稱最習

則未有如我兩人者也蓋余來爲宣城令而兄急還里居凡見兄所爲度如月斯朗如川斯平桔槔盡屏鱗甲不興見兄所爲氣如電之掣雷霆之驚千鈞莫挽百淬莫磷見兄所爲才二京具體五言長城退毫成冢一字生金旋矛如戟回策如縈運籌借箸察象分形此其志意總貫畛域殊方要之此人者天必非無意而生也而竟止是以歿也何邪夫既豐之孰嗇之既嗇之又孰豐之豈所謂天亦夢夢爾而其豐與嗇卽一人之身前後而偶有所直邪是邪非邪嗚呼悲哉余來五年于斯矣左提右挈令余一人無顛越于民上無得罪于二三執事之臣者非兄邪左圖右書以令余豎儒得探縣圖之秘傾多寶之藏日聞我所未聞者非兄邪左指右畫陳天下阨塞利害處運漕防兵諸重大計者非兄邪左壺右觴日飲余以醇醪譚諠風刺不以爲虐者又非兄邪爲時幾何而兄竟奄然以長逝也嗚呼悲哉今余以干旄造兄之門而青蠅之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二十

弔白馬之賓集門中矣登其堂而兄之二孤嫂夫人難兄猶子躑躅號呼帷而哭于堂内外矣撫其棺而漆燈熒熒總帷飄飄然欲舉矣嗚呼前所謂提而挈圖而書指而畫壺而觴固皆余耳目所睹記也是邪非邪爲時幾何而率驟然以改觀聽也嗚呼悲哉余鄉舒君芬以昔者之丁丑首庭對其官以修撰其歸以諫南巡其年亦以四十四后六十年而兄繼之兄之鄉在宋丁丑爲吳許公潛雖身宅端揆而其終也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三十一

投身瘴鄉首丘非所之數者或遠或近而與舒君尤獨近似去許公之終遠矣然而未宅端揆也又許公七十餘年以死夫天道十二世爲一運其于許公一運矣于舒君一小運矣豈丁丑者猶夫龍蛇之歲而數君子適丁厄邪抑君之隄水不勝土而地運無以承其全使然邪此其故余不敢知矣送者及于涯君自此遠我獨何心而能不悲乎嗚呼有酒如池有肉如坻兄如有知兄如響之是邪非邪恍兮忽兮嗚呼悲哉

又

嗟乎嗟乎太史功矣長庚匿曜魁象殛精殄瘁興感邦人寔嬰孰不有死死貴有聞孰不有生衆庶馮生於樂太史鳳彩早贊龍頭中據眇草鑾坡宣麻玉署帝眷方殷衆心攸注玉潔日光風騫雲翥中焉罔憚託志長林上書請沐瞻

闕投簪豈曰謝老二毛未侵豈曰畏滿百石不任驥足方馳中衢自蹇羊角方搏中天斂翰痼疾烟霞睥睨霄漢酒頌清狂劍歌扼腕操觚散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三十二

帙于彼郊園客盈北海士集龍門千金一顧雙璧片言推襟送抱歛觥餘墳性好玩游具兼濟勝湖海扁舟柴桑三逕或証玄機或參心印耳目若遺盤桓不進有喜勿藥眷言賜環方舟肅戒在宛之塙胡而起色遽成口顏一夢七日帝饗鈞天余曹不敏瞻仰靡暇佩德日親居然與化接席窮譚陶陶彌夜舍堂蓋公式廬卜夏奄亾著蔡曷用范型穉全不類蘭焚以馨淒風舉帳落月窺庭儼然如在卽之無形嗟乎太史

中壽未躋英名鮮儷知也無涯大年猶贅逝者
其身有不俱逝家挺玄成一經紹世歸神廣莫
栖息清都維茲蒼赤跂望來蘇雲霓儵忽霖雨
虛無百身可贖九閼可呼嗟乎傷哉白雲在天
大江東注一闕玄宮千秋長暮蘋薦薄申招魂
一賦靈其翩躚鑒茲衷素

祭外舅唐嘉議公

於戲悲哉泰山頽矣龍蛇之會賢人菑矣皇天
何知不慙遺矣世道江河不可維矣夫以公之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三

出入三朝而爲時三變也世廟之季大器用
事則其時尚賄公方分曹銓部而矚然其不淄
穆廟之始維新爲政則其時尚核公方歛歷中
外而渾然其不苛至於今和光著德則其時尚
通公方徊翔藩臬而蟄然其不倚挺然其不同
以故仕通籍者二十六年矣家中人爾其間或
稱貸而嫁其女或歲一饑而口衆食貧也官嘉
議爾其間或起而躋或躋而起粵西之役跡起
而寔則躋也夫其官久減產婁起而婁躋此豈

非人其五十四年而竟死死且在萬里外此豈
惟人嗚呼悲哉鼎祚聳公之遷粵也嘗寓書于
公人言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蓋意不欲公西也
書未至而公西矣及查憲使行人來又寓書于
公莊生亦言之人遠行送者至河而反蓋意欲
公亟東也書未至而公卒不能東矣嗚呼悲哉
王臣王土義無可自擇也歿等耳魂氣固無不
之也世有黃蠟駘背湮滅而名不稱者抑何可
勝數哉故公之客歿不足悲歿則悲公之歿不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二

三

足悲歿有與于斯世則悲而鼎祚有所私概于
中而齋咨涕洟不能自己者則以公長女爲鼎
祚婦也爲婦十年而未有舉也少失恃又多病
也公以失恃則爲之恃矣以爲病則爲之病矣
居嘗謂卒未有舉卽以上壽終而目不瞑矣公
瞑矣而卒未有舉矣是公之愛長女甚于其女
則以厚及其化者故而公長女之哭公甚于其
女則以卒未有舉故嗚呼鼎祚三月之中而失
母失其外父公之女失父且失姑總五月之中

而鼎祚失其外兄又失其女之王舅總五年之中而鼎祚始失父公之女失其翁嗚呼爲時幾何而骨肉之喪踵至門內外之親淪沒無餘也人生幾何而憂愁哭泣以相繼也自非金石軀安得不速老乎往者鼎祚好長夜之飲所稱酒友而爲公肺附之戚者舊則沈生近則吳生公以此足傷生而伐性未嘗不交相戒也然而公亦能豪飲又未嘗不豪飲我輩也昨歲之秋連嫺沈生而以鼎祚居其間置酒高會鼎祚及吳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五

生挾清倡酣達旦公中自逸去而潛自壁間窺兩生且時時趣豎子行酒嗚呼遺言在耳遺跡在目今卽飲何能從公飲耶卽不飲又何能從公戒不飲耶吳生益跣跑達生沈生有長往山林之志卽哭公少間我輩未嘗不聚飲飲又未嘗不長夜也嗚呼公其聞邪公其不聞邪嗚呼萬里魂歸卽此幽棲兩鑽其火總帷以溜雖有令名壽考不齊雖有佳兒三尺負衰雖有難兄髮蒼而耆雖有快婿不類則余不腆有具不斐

有詞旣以哭世又哭吾私嗚呼哀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二

六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祭文

祭關中馬相公

噫嘻巨靈躍踢勿華蹈襄天昭景命河出榮光
賚此良弼降而生商爲鼎爲呂如珪如璋不顯
世廟恭嘿思道太乙青藜臣司讐校於爍

穆宗允達四聰維揚織貝臣職登庸馮几斯授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負宸敢後政聿更新人惟求舊 天子曰卿典
禮寅清上垣重朗中台載明舌調斗杓元氣斟
酌手握鈞衡羣材羸縮正直優柔敷明答幽民
力普存 帝德其庥皇造弗竟龍蛇之運水鏡
倏淪神著卻問司馬桓桓以聞 至尊玉衣借
寵金盃崇恩輟朝震愕樂懸不作祕器東園邴
連北郭大鳥鳴悲歷馬驚嘶胡而摧嶽豈繁乘
箕某奉將尺一填于南國羌罕成謀弱翁主畫
承諱搏胸臨風霑臆置芻何繇我心孔棘噫嘻

傷哉

祭御史大夫陳公

嗟夫古稱燕趙慷慨任俠其俗好椎埋鼓鑄鳴
瑟跼履而遊而有哲人君子者出焉則必氣亮
擅世節繁殊羣以負一代之雅望自不佞所睹
記故今御史大夫陳公矣蓋當其義惠文簪白
筆彈夜堂之警破綺室之辟天下莫不爭嚴之
而曰此 明天子之威哉其或扶膚就立繇卯
終翼守谿谷之爲雌體山藪之藏疾天下莫不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二

爭歸之而曰此 明天子之惠哉逮夫投紱都
門懸車里第 賚之黃金優之傳餼敝衣羸馬
張光遵晦言準通規恢仁履義公卽無意于斯
世也天下固莫不冀蒲輪之迎祝玄纁之及以
爲百僚之風厲而何居乎三事阻登兩涯忽閉
矣天下又胡嘗不痛老成之彫落而 天子釋
心膂之重寄哉嗟夫有嚴者祠宗伯司之有斧
者封司空資之彼嘉者辭麗牲穹碑彼美者謚
銘功鼎彝 天子之寵靈公者靡一有遺而公

其可以于于而怡怡也乎嗟夫臺栢烏棲署梓
鷹集霜令遽違火精遂匿不佞小子宿接風稜
旣撫南服吁嗟露零中山截業房淵清泚萎矣
哲人樂只君子左右洋洋鑒茲明水悠悠我思
曷維其已

祭鄭京兆

於麻京兆爰秉雋德旣以緯文亦以經國珥貂
青瑣給事 先朝天回一路風表百僚羽儀用
振葵心式昭卽讐醜正繁言孔囂覃恩在宥少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三

鐫外秩未幾 賜環 聖聰燭日投彼青蠅逾
彰白璧綱紀諸曹寅共厥職帝心攸簡光祿躋
崇眷茲哲輔實比鎬豐京兆煌煌岳薦我公左
則馮翊右則扶風 三錫寵臨兩楹寢作星殞
南箕峰摧中嶽表聞至尊輟朝縣樂祕器東園
祁連北郭施于仲氏鬱有令聞時清攬轡霜肅
埋輪填麓叶奏金玉爾昆萬年可死少孤挺存
往余壬戌附公驥尾薦分南服公鄉至止而公
來南徽音日邇猷我良朋天只人只越在封畺

凡百有司素車遙阻玄醴是醴通德有里而公
繼之俎豆有祠而公在斯嗚呼悲哉

又

緊大江之決漭而澎湃兮環敬亭而崢嶸肇錫
霧以有嘉美兮挺生此南國靈其信矯以練要
兮遵先民之遺則際三后之純粹兮式縹緲而
象服雖知蹇蹇之爲患兮余司諫其何懲所作
忠而言之兮諗先君而後身荃不揆予之中兮
齋怒興悲回風兮搖蘭蕙其不芬羗景命之惟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四

新兮人惟求舊諒茲正室兮自天祐回翔中外
兮躋盛邁信君子之假樂兮亦孔之厚高兩都
而並建兮光祿厥司瞻清華之薦歷兮矢言進
恩僻感鳳之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分九列之
鏘鏘兮四岳維咨詹風裁其獨持兮陟彼京兆
訝卿月之燦赤以周章兮而奄然其匿曜豈短
算之不可引而前兮迺詘長造騏驎方驂驪而
驚遠馭兮頓蹠足於中道 帝聞曰吁兮摧此
棟梁衆僚悵悵而心煩懣兮展也無良慨寄生于

流星兮蹇儵忽而莫當矧鵲鵲之在原兮圖急難而傍徨嗚呼恒沙萬劫兮紛無盡條然而來兮往而順小年大知兮同一瞋伊惟令聞兮寔咎徇余小子之不敏兮同升在公既與余有成言兮我心則降參鵲鷺之清班兮或變或龍躬輶輶而効駕兮涕般淫之非無從嗚呼絙色兮芭舞鳴洞簫兮交鼓播芳椒兮蕙蒸靈連璉兮將下

祭二叔父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五

嗚呼痛哉叔父而死耶叔父而死耶當叔父覽揆之辰也羣族之父兄子弟張飲于堂履屣交躡薌澤雜陳叔父引滿若卷白波神甚王而氣甚壯也常呼不肖輩而慨然曰吾老矣爲驩之日短汝輩立醕醕已則和歌相樂今去之三閔月耳而遽有今耶所謂爲驩者何竟短至此耶然憶叔父方在襁而失吾祖卽太中公甫十餘齡伶丁孤苦劉太恭人日夜持之泣而所深慮叔父者不必長長矣不必立而詎意叔父有立

且年七十耶卽叔父稱艾時得心疾凡三年太中公而下又無不日夜持之泣二子幼何艾之是期而詎意諸子俱宦學且年七十耶凡叔父七十年之中方其冠太中公業舉進士叔父兄弟三人者秉家政蓋是時一職其外一職其內油然無間也而叔父尤倜儻豪舉以郡中平賦事與郡守相爭辯而又平役于六邑率二三父老走闕下白狀此豈與今世籍其強蔭以自封而已而及叔父爲政于族亦且理自妬者起而叔父杜門白洋矣至于今而官府多梗陽之獄閭巷多博飲之聲少長無敘町畦漸分而人始追思叔父爲政時也而猶未嘗不望叔父之常健好尚有典刑也卽叔父年七十豈不壽然曷勝殄瘁之懷耶而况姪輩其爲情固百倍此者也粵管丁卯南泉府君亾丁丑而雙峰府君太中公相繼無祿而今丁亥矣豈所謂丁者卽龍蛇之歲而賢人是苗耶嗚呼而二十年之中弱者壯壯者且將老而亾者又其人與骨俱朽矣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三

六

嗚呼桓山之鳥四分其翼三荆之歡無復同株
自非異屬孰能不齟齬惋痛而悄焉內傷者乎
嗚呼而此十年中外侮踵至釁隙叢生姪等不
類無能爲叔父逸老而貽之戒心則又我輩之
所引慝負楚而絕焉內愧者也而若叔父少而
孤艾而病而以今七十考終也且獲令名見其
子若孫有成矣何所可恨哉嗚呼青春受謝白
日既昭草木莽莽孟夏滔滔把手入林感修竹
之無恙園基賸墅歎東山其遠遙嗚呼痛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七

祭仲舉侍御弟

嗚呼爾其吉士爾其御史刻辭若華其直如矢
煌煌兩疏志隱以昌一恢天綱一翦中璫于公
則壯而躬則渙門不易軌田不拓畔予家閭右
不有令名見羣必掩駕時而行匪爾曷恃庶爾
終譽爾之不終安所無射爾豈鮮兄厥私兄我
衆謂曰否爾謂曰可我躬不閱披執爾權狐埋
狐搨爾我不管筒詩函書墨淪紙敝手足如新
一字一涕嗚呼傷哉爾位不超爾年不遯所獨

恂慙血胤寥寥嗚呼人孰無死爾其足死遺孤
於腹妬人之子嗚呼天不與善婦且忌才命之
不融亦已焉哉

祭劉世宣

嗚呼人生有三其一曰名君藻思雲湧譔論風
生孰不羨分才于八斗讓驚人于一鳴而天何
固靳竟老明經古雖有死誰可無年君挺修幹
翼以長髯食捲輶殼飲吸鯨川疾呼掉臂神王
骨堅而奈之何髮徒踰艾老未迨傳君晚舉子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八

庶美以章李苦多實桂久必芳或商瞿之可冀
在若敖其不亡乃胡爲痛割若斯乎而預玄之
童烏不秀量象之倉舒頓殤嗚呼傷哉材命不
適血胤何存英雄到此天道寧論邈矣酒壚指
河山而怨故悽然隣篴臨風月以銷魂而況予
之與君也望衡對宇異樹同林少投喬份之分
長申秦晉之婚斧瓜及葛將使神爲之不泰焚
芝歎蕙豈若彼涕之無因者哉嗚呼榮名亦盡
年運亦窮所貴不朽善積厥躬享子克紹無成

有終曷異屬毛而離裏夫寧罔魚而麗鴻嗚呼
傷哉夜臺永閔宰樹焉依白日既昭痛春暉之
受謝大招虛續望魂返之難期有看登俎有酒
盈卮洋洋陟降翩翩來遲子兒君婿周旋在茲
生平一哭以殫吾私嗚呼傷哉

祭冢宰栗庵宋公

義肇陸佐軒効百神凡肩景運必篤忠貞列珪
蘭席調燭璇衡如律斯應有契而興

肅皇季年榮光出雒迺挺宋公翼龍淵躍指佞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九

則靡觸邪猶攫正色鬼鬼昌言謬謬錫豐舊服
南輔是張河山美固西晉莫強從公于邁繡斧
焜煌冬占愛日秋凜嚴霜燕趙之垂中帶如礪
爰陟中丞長城攸寄坐蹠三關以控幽薊暫叶
雲心薄棲地肺帝惟求舊老成克襄蒲輪加
壁儼我周行司徒載陟出入必將歲之不若民
訖小康粵稽天曹九流銓鏡改玉自公黜幽登
儔愚智咸皈妍媸懸定時勢滯才物趨無覓其
勤王事寧閱我躬病餘屬息職思進忠庶殫

臣力仰荅宸聰身蠟志決命豈不融嗚呼國
寶淪輝台星匿曜大鳥潛臨元龜缺兆縣樂輟
朝崇文易號衆庶纏悲皇情震悼其等管蔡河
潤茲共嚴瞻甘棠勿翦公所悲焉修承凶問敬
肆祖筵樂哉商丘公其來旋

祭毛大理

嗚呼震澤底定東漸千海淪陰鵠陽元精所潛
迺挺英人命自真宰質有其文鬱為奇采東南
之寶薦而國珍迺筮司士盱水之濱既遷在葵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

持法均平析楊晝臥肺石朝清正肅高談明刑
弼教士有餘師道無遺照詩授毛萇法兼慎到
有赤綸音瞻焉首召西臺爰陟耳目攸司矯
矯其氣謬謬其辭威占白簡直詠朱絲為綱為
紀是拂是俞行行馳馬式臨貴竹夜郎之王靡
莫之屬文命有宣博心臣服霜靜飛嵐春回窮
谷自南旋軫載蒞于東環瀛帶岱大國之風申
言三命維邑天中舊聽在御行步逾工天子
曰咨亦既勞止棘寺孔嚴文其子理折獄電章

霈恩波瀾克愛用威樂只君子時方多故倚重
匡襄孤卿虛位佇示周行彼蒼不憖二豎無良
明庭棟折夜磬舟藏某等夙拜下風獲依東土
我覆我帡若在公宇乍接總帷緬懷繡斧醺酒
燕山以申薄祖噫嘻傷哉

祭殷金華使君

嗚呼惟宣不覓風日以流非公砥柱欲挽何繇
沃壤如膏公則澤鳥棹模成林公無片石彼羣
羔雁羅爵公門彼居峩鳳旋馬公庭疇不誓書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一

公不釋卷疇不遺金公無爲歛嗚呼公名奕奕
公子翩翩亦踰指使豈曰小年凡予所悲以悲
俗陋士首四民誰執斯咎老成既切典刑莫存
江河之勢坐見崩奔予筭與公罕接杯酒私歎
服膺願公長壽史有羣燭屬予序之公草未脫
予諾不辭嗚呼凜秋其涼青春受謝明水薌箕
聊祖公駕嗚呼傷哉

祭奉化兄子登

嗚呼念子與余系本汝南靈宗旣衍祖德維宣

家皇服藻若翁考槃子長予倍豈曰隨有卜隱
在市望宇對衡去尺有只歷寒以溫子卹予戚
予驩子欣謔浪風刺則莫不承好友遙集吳子
汝州胸無城府空洞可遊爰有君典俠者之流
剖肝決膽一諾千秋姊夫者涵其德玄夷頽然
沈醉放於威儀睠茲二老祭酒是宜予少自佚
亦趨亦追凡我數子若屬之毛良辰庶撰嘉月
式陶蕩舟曲海縹馬神臯或問者濶我心則勞
子製三雅觴行無方子出豐饌食單最良速我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二

諸弟奕奕衆芳夜已繼日已無太康歲圉貞若
子及吳子先後馳驅于洛之汜一刺汝陽一令
汜水君典侍中煌煌太史嗟考告俎越在冬仲
予固魂遷子亦腹痛縞衣自南來歸我賄陳彼
素帷昭此丹慳若翁安食予奉杖屨敬老近親
而况伯父子有姊夫胥處胥宇展也良朋一散
成兩三仕爲令終其於越疆斯益張型猶始發
氣足攝志才亦應猝民風用競我躬不閱帝
曰良止亦旣徵止耳目厥司冀子焉恃陟帖靡

依趨庭曷自匍匐孔旋哀思如燬子母辭闈蹇
子弗造邁子閔凶握手相勞咎者龍蛇涵也不
弔白馬東行齋容隱悼涵鬼不孤君典從之兩
賢踵尼天道何知子泣謂子汝州來斯寥寥二
子非子疇依昨子置酒達旦爲驪予先告涵子
亦漸酣抵掌道故向子而歎存者晨星逝者夕
川子更治具要子詰辰夜漏偵子子方呻吟使
望于道忽傳子音乍聞掩耳三復遂真嗚呼悲
哉足不及屣步不及翔撫尸一哭四顧徬徨子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七

含子歛子實以襄人厚子存子厚子亾

祭吳汝州

嗚呼于時載蠲玄冥啓節華復于根水堅于澤
生土皈土百昌一跡嗟今吳公始反其宅其宅
伊何敬亭之旁圭兆協吉負陰戴陽宿草不哭
禮亦有常惟公是隱寢久寢章公降庚寅二十
以長忘年下交締之藻賞予幼稱言通則古往
衆詫且疑謂誕與妄公歎咨子斯文肇興屬序
烈祖世以紹明聿來沈子爰及袁生共相贊頌

以翔虛聲公秉長材植幹精短軀腹便便黃須
纂纂公緼沉幾形崖蕭散迭抱推襟畢其誠款
予佻而猥導以飲醇子蕩而佚勗以葆神善醉
無苛善謔無愆叶凡茲惠好歲紀周辰既駕蜚
魚作牧維汝士有視鹿徒有嵎虎丹刑式班莫
余敢侮移書見諮將無太武比予失怙苦塊乳
然公行在遠承諱怛焉曰女父子夙昔周旋引
紼雖阻置芻告虔計公爲政期月已可微疾偶
膺遂南其舸色靡顧恫胸靡礪研心齋坐忘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四

存真我公所未忘平生知交把手道故永夕陶
陶入侍甘麗出命澄醪庶幾人樸以遊逍搖阜
爾長君爲余僚婿仲以禮鳴兒時質劑惟玉宅
攻惟金汝礪情儂若翁分鈞舅弟母慈捐養方
卹閔凶耆而嬰泣構于公躬忠不逮竟孝克令
終鐵我詰人彼蒼者穹宴處中堂三歲不覲進
必揖公笑言誰適西州叩策山陽聞笛敦交二
子先履允迪嗚呼人如其面肺孰附肝世漸於
齔鄙孰使寬逝者如斯來者奚觀子竊深軫豈

私特單嗚呼賁此新阡封若夏屋一訣千秋縮
茅薦熟生也有涯身也曷贖風期匪姚靈昭以
肅嗚呼傷哉嗚呼傷哉

祭麻經府

嗚呼君度而沈宵矣莫窺九仞之壙千頃之陂
君謨而斷有開必先七札之利十朋之詹君勁
而直不卽我仇折之無回鍊亦匪柔君饒而達
綸綰半通豐翔其屋賁飭厥躬吾聞至人雖病
不痛數病數起君始庶乎又聞豪士耻彼闕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五

用賓在闕待命于蕃嗚呼朔風鳴嘯燕霜鵬
蜚宦真爲幻鬼實曰歸位不副志年復讐才斬
焉三尺彼蒼何哉嗚呼蚩蚩戴星何必以乳芒
芒畫疆何必吾土所盡先世積仁名里廼餒若
敖忽諸不祀善祝有孤傳業有女羣從伯叔爰
居爰處鼎等旣屬懿親夙稱執友聲咽亾琴涕
傾釃酒嗚呼魂無不之大招徠返自北徂東跋
而不遠哀哉

祭楚雄孫太公

嗚呼玉斧所畫威楚啓疆劔以鳳阜矜以龍江
井躔分詔日界畋王醴郁旣稔鬱習斯章迺挺
碩人興彼甲族葆真弗曜歛醇自淑饁敬如賓
貽謀惟穀蒙金于礦緼璧爲璞璧剖而良金冶
而精充匪禹貢獻虞庭雖離聲律便便腹經
仰追來孝俯莫不振丕哉祖烈展也孫子笏床
在望戟門伊始綺歲夢松法星占李有棣者華
亦覆韡韡筵簾丹籍歷申竹書恩宣解罔泣閔
向隅緣儒飾吏臨高若虛凡茲蚤服悉稟先模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六

得全全昌克昌厥後右掌左提安歌食酒佇命
紫泥用娛黃耆胡大化易遷而期願難偶粵我
尊甫于滇作蕃式間執醕憲老乞言文孫至喜
我蔭我援承諱怛怛匍匐赴焉噫吁噫百順聚
矣永終譽矣靈其懷矣慕而孺矣桂蒸具矣椒
漿絮矣寫茲懷矣冀無吐矣嗚呼

祭麻贈君暨陸邢二太安人

嗚呼歲戊貞午翁世云辭非龍非蛇賢人是留
伯也在疚予姊字之仲季誠良駒而未馳維時

家皇無祿嗣子哀慈筑筑髮有宣矣姊方困鬢
予筮毀齒兩遭不造天只人只噫陸太君儷美
于那車必依輔響必應聲九雛克將七子焉均
既屬之裏無忝所生去野卜市出入咸耦望宇
對衡升堂拜母眇予提攜推梨釀酒情屈弟昆
而恭且友凡昔庭訓率舉我翁一賓東序三對
南宮勸施不置徐盈若冲奚其爲政善積厥躬
曷與交成蓋繇內德爲皇爲英是效是則托疆
弓弭靜好琴瑟載儼雞鳴貽謀燕翼燕翼之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十七

碩博以敦或興璧水或侍金門九流銓管百庶
俱存 綸綍有赤責自 帝閣 帝咨曰季篤
親靡展朕惜爾私賜沐旋反大事迺裏幽光不
聞知死致生悠哉卽遠爰居爰處宰如舉如稽
顙徒跣兄奔弟趨文孫奕奕亦顧瞿瞿觀者罷
市祖者傾都嗚呼翁母中俎伯氏先往攀荆萎
條瞻橋失仰樹且有實樹者不享痛定逾思歡
臨觸愴嗚呼 恩暉薦陟徽音永道言從其始
無疆惟休予所銜卹什伯匪酌簾經漸佚宅兆

何求循曩撫今一剎那許季申姻婭仲密心膂
我姊來歸甥虔樽俎世有懿親用篤公怙素騏
遵路嘉樂肄堂駢彼乘駟以侑椒漿中驂一鶴
左鸞右鳳蕪靈之愉放佛翱翔

祭處士唐公

嗚呼絳灌無文隨陸無武通材實難駢生孰伍
爲家之楨爲國之輔凡茲全昌由彼篤祐公先
者永二子有聲瑾文都雅陵武縱橫孫謀詒厥
祖烈不承蟬嫣奕葉澶宛之滑惟公蚤脩潛而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卷二十三

十八

弗耀先著睹澈澄懷觀道都講授經載色載笑
正席式儀過庭速肖曰咨爾仲力儒是襄學饒
白僕業荷青箱司徒升造用賓於王彪乎最怒
馬獨稱良伯氏曰哈有生弧矢兔豕爰興馬革
後已西播東酋四郊多壘飛而食肉一蹴萬里
昔約今恭公秉一操與世相嬗永示不佻庶謂
人朴豈其人杓據德循齒彌高彌劭嗚呼善祥
甫集卹閔倏構能仕教忠皇報孔厚絲出如綸
瞑不逮晝將風木震吟而露薤街奏者矣茲歲

南至迺靈北還並屬綰帶聿陳祖筵行罔不惻
用莫不虔既殫情寄亦表欽賢

祭兩池一從祖

嗚呼君陳有政是亦爲政象火出風正家國定
迨彼無良具曰予聖我公焉依以敦憲令昔我
嚴氏拜公順風親施九族法衍大宗祀事孔愷
廟貌有崇在與在序肅肅雖離公不師古動輒
合禮慶弔必臨繁簡得體敬老近親維恭克弟
凡茲考祥其旋視履公無宿義朝聞夕行志所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十九

不可死所不能公正發憤裂眚熏心怒倘色市
賄不及門嗚呼天之方定申命保阜既盡而康
復昌厥後或素其封或黃其綬或雕龍其詞辯
馬其口令名壽考得全實難詒謀翼燕就養承
驩芝泥待播薤露俄先生而洩洩歸亦僊僊嗚
呼有涯之生無涯之智予所盡然云亡殄瘁遺
問雖存典刑曷寄茅靡波流孰知所墜我失我
怙所尊薦違周跡今昨隆施日夷漿桂蒸惠匪
哭其私何憂何求悠悠我思

祭梅水亭

嗚呼問子之年四十與期問子之母七十而婺
問子之子而以壯兮且先子身夭折半之抑固
有情之荼毒人竟之偏奇者哉嗚呼子不博學
亦雅好文威儀棣棣書翰斌斌子不泛交亦復
好賓酣法獨異食單最精子不辭富亦不愛貧
生有厚奉沒無餘贏子不殉衆亦不離羣冲乎
若谷溫然若春依倚夫士之所謂達士而世所
稱善人者耶而何以遽罹斯也昔余哭子之祖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子

已哭子之翁翁則宦達祖則考終今且哭子矣
則值天之方未定而特遭數之窮余又安能徵
恒理于悽悽者而解予衷撫遺孤見孺子慕者
猶恐其不勝喪也而痛垂白者呼壯子以何從
子之臨革祝無請母之柳蓋柳美材也左握母
手而右携子然不及婦焉子可謂死而孝矣若
所稱善人與達士者益曷足昭子之躬嗚呼子
之母子婦能代孝也子之子子婦能食而教也
且又有托之者矣何謂天終不定耶所不能加

肉于子之骨而還之于斗極者年耳夫人誠不可以無年顧孰能必有年哉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卽百年一瞬耳余輩周旋久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勢有必然其以一厄醅子也子將無吐其言曰然不然耶嗚呼傷哉

祭賀醫真菴

嗚呼醫者曰意醫者曰依意則獨運依則衆皈粵稱仁術貴秉先幾吾土何藐茲道實微爰有賀君洵文且博儒必多通醫將有託五色長桑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王

萬金良藥變達吐咎化闕爪幕或爲老人或爲小兒族會在理左右咸宜智不昏利信不後期巨卿走幣魁士交綏胥又以生厥司維命福不幸回神其締聽既寶嘉名亦挺賢胤燕翼貽謀鵬搏直奮嗚呼君胡不待天胡不仁五旬餘紀孟月肇春方茲庶物而歷斯人曷由永濟蚩蚩之民余生善疚集荼與蓼旁測岐黃時相論討若子若孫是匡是保冀我大年別君中道嗚呼悲哉有母垂白養不建終有婦刲股孝不克從

冥猶炯炯魂更悽悽陳彼薄餽寫此哀悰

祭麻造之

嗚呼君出清門代翔善事甲乙之科已歷三世唯兄晚達將遙于季詎意中達遽爾長逝君夙嗜酒日醉二參濁醪妙理勿與醒傳墮車不死藉以自全不知我者謂天天年君不嗜財浪傳請托半爲解環非必克素旣來儵忽隨散寥廓太丘道廣仲長志樂兩俱應跡君自有真折旋協矩曠度無局友于兄弟篤睦親隣口絕臧否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王

氣杜虛矜有田而腴不問應稼有子而才不求鵲炙優哉游哉與時代謝留亦浮生去無但化嗚呼此真總攝彼跡已徂稱譏並釋達者是模衆悅君死君嗤衆愚但愁夜臺無酒得酤聞有治命積逋必償惟我同類置德若忘得正而整斯言之昌外不了了中實有明叶于仲從兄并且及艾鄉校都試我負子戴蜚沈小別心期常在茲別永別欲扳靡逮嗚呼三荆孤幹修竹異林羈雌風折啼鳥露零梅橋黛冷荷蕩波澄

靈來憇三雅橫陳嗚呼傷哉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

五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祭文

祭朱封公

翳沛國之汪澤而澶涸沸潰兮于瑞之陽衍神
明而遙溯兮今聞孔章承嘉禾之哦松兮無負
丞也良維公則抗跡以貞幽兮占龍潛而指鴻
鵠獨蒿目以憂當世兮紛信信其昌被殖砥柱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于波流兮嚴屋漏于爾室叶體曾閑之至孝今
順繼慈而撫女娣養五鼎而承顏兮斥百兩而
有儷嗟季季之短折兮翼遺孤於呱呱化荆榛
爲蘭茝兮力穡事而祝汙邪內行既淳且備兮
德音不遐王彥方之格非爲政于里陳太丘之
道廣以御于家毓磨趾之振振兮薦于王囿策
李吾宛陵兮恢至理而在宥操三尺以平反兮
典兩試于薪楨 帝曰俞厥爲朕司耳目兮冠
神羊而端陞右瞻東南之天府兮埒豐鎬于興

京有權助之怙寵兮久負隅而莫撓振霜威於
一簡兮回 天聽於九閭貴戚相戒而歛手兮
避驄馬之行行粵 主明則臣直兮亦謂有是
父有是子風必昉于閨門兮推聖善于母氏式
雞鳴而將燬兮和熊丸已勞止譽命之並煌煌
兮頌魯侯之燕喜依丹青而長價引白雲而寄
思俄聞方而就養詎有盡之易期胡德星之寢
曜而娥月之藏輝恍簫玉之並駕陟岵岵以何
時噫嘻傷哉寧彼蒼之不仁兮痛吾師之降割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祭盧封君

嗚呼古制有之父教之忠子則能仕古語有之
不知其父但視其子參墟在望斗躔分躔焉式
公間遙承逸軌粵子秉麾牧茲宛水首善爲宜
茂宰在理朝焉夕焉之綱之紀或佛我違或象
我指一體相維列城所履遡海先河咸推牧自

義方是崇以燕翼爾豈惟茲士庶嘉惠之卽予亦恭止不久就于官而安于里出不張蓋入不重簋蓋外將以養子之廉而內欲以沖焉養已皇封有赤九命伊始胡賀者方及門而弔者已戶倚昔鬼然爲民長者今儼然稱孤向之謳誦歌吟者皆扶服嗟咨而轉飲涕爲之誅豈惟茲士庶若一旦驟奪之卽予亦若處者之失左右手而耦行者之喪其侶亦旣念止嗚呼胤則高陽德則畏壘名則煥爲 綸言壽則逾乎指使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三

祭大銀臺陵陽徐公

猗與噫嘻 皇造懿鑠以貺我公恢發用裕昭明有融燦茲熙運升自公官桓桓司馬畱樞職雄奉諱稱疚既禪言邁昇爾祥刑亦方無害白不英英風被南介七閩隩區雙旌倣載前海沸滴胥溺島夷創夷未起恩斯勤斯乃眷西顧梁

牧是司神以降福民以宣慈回翔藩臬于越于雒彼曾不庭挺險靡莫天討不張專征方嶽餽饒致師前籌畫諾 帝嘉麻烈增俸資金誕賜之履滄岱式臨多方訓士相景誓形岑樓仰泰斗匡應星卿序陪畿閱勞薦晉祿臣司光優游諷詠俾作訥言出入朕命翼亮爰咨威顏在覲何居乎方興械櫟遽集荆榛西人伏莽東事批根大臣之義抗節引身臣心如水 主德如春望里則趨循牆而走處豐能約孺和且厚彼或麥譚而公杜口彼或厝規而公斂手凡公所建不言躬行篤我邦族示我軌程嚴之惇史薦之王庭尚企纁壁終求老成司寇維時歸徠白下歛墳鮪箴魚雅雅蒼珮朱輪列戟行馬二老三事香山洛社天刑已施日飲無苛伊其笑粲矢也寤歌厥蕃美子孫曾駢羅標鮮韶令瑤樹瓊柯猗歟噫嘻出與處咸俯何仰應得全全昌燕貽貽穀大耋逾登期願考卜夫詎以濁界難常清都旋復噫吁嘻榮哀備摯 國典具敦易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四

名歔卹赫其貴存公所克享於胡不臻公所弗
究延於后昆越鼎無似夙叅世講申以因嬾進
之吾黨憶侍燕閒驩泳流賞解衿沃觥降尊及
長嗚呼恫哉初聞示疾共祝豫康嗣傳逮革奔
問徊徨予猶私戚衆益交傷神理不沫典刑則
亾感栗以風祖遷有日噉焉爲涕嗒焉若失肅
御靈修庶歆芬苾宛水陵峰澄波立壁

祭沈肖林

嗚呼長公繇胄子仕歷丞至半刺父侍御而弟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五

太史子且爲牧伯爲閫帥餘及孫咸被青衿攻
縹帙不爲非遇矣而人猶齋咨慨噫以爲遇公
自偶得之而位終不副才也長公宦轍所至皆
廉敏有聲先後薦于朝居又不有其父若弟
與子之貴而孝友稱于家敦睦施于里亦庶乎
永終譽矣人顧猶齋咨慨噫以爲名不走四遠
終不副實也長公年躋七十視履鮮健封大夫
之壘書煌煌臨門矣可不謂壽而臧耶而人
猶齋咨慨噫以爲勤上善而畫中壽年不副德

也夫卽公所享固宜恒內足夷然長往矣廼其
咨慨追惜不足者在人則以長公有餘也士君
子修身行已當使其有餘而所享寧處其不足
蓋足則無餘矣況長公亦何所不足邪人見謂
不足耳然此衆人也若鼎祚與長公則由先太
中以來講世有年矣鼎父事侍御而長公伯仲
嘗弟畜鼎祚者也對宇望衡拜母見子世所謂
異姓而骨肉者誠有之則今鼎祚之盡然以傷
潛然以涕自倍人人者情也仲公先公往者二
十餘年而公今復往所接多少達所構多咤聞
諺有之物惟新人惟舊如是而予之傷以涕賦
懷舊而感惜誓也其情又百倍人人矣嗚呼時
節不居祖載有期北風淒兮當長別離一卮之
薦公其下格我而小啐之嗚呼噫嘻宛句在斯
托微波以通辭

祭屈封君

噫嘻湯湯江漢世載其靈烝湘潰潰而挺詰人
潛龍勿用貽燕在庭逃哉孔邇濁以徐清玉韞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六

山輝珠藏川媚出雲開先懷庚顯異爲國所需
惟天所畀魁台應衡鼎呂攸寄三仕爲李豫粵
暨宣呼吸定變罔敢卽頑以龕以撫安于泰山
盤根錯節歷試諸艱處公如家視民如子溫今
陽春澹今止水法始貴行文寧輕比凡我畿南
祥刑勅紀咸推所自祝海先河 芝綸寵渥綵
舞婆娑湘蘭佩馥楚醴顏酡爰康以考旣孺且
蘇胡不憖遺遽乘大化 賜杖虛朝壑舟藏夜
僊僊乎歸颺輪蜚駕饋醑無從著龜永謝眇茲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七

祭楊封君

噫嘻湯湯八流鎮以太華徙號常安厥聲爲夏
繡斧我臨行驄在駕志畏德威恩宣道化吏虎
而冠綬解焱行民鵠而衣繡挾春溫士風斯下
禮義是敦兵日以頓步伐是申凡茲秦隴咸蒙
覆露揆厥所繇封公焉怙能仕教忠惟懃成嫗
爲箕則良式較于度矯首遙祝祝海先河我公

康爵朱顏喜酡有歌衍衍有舞僊僊 王綸曷
奕鸞亭豸峩篤祐嗣君以終我惠正色立 朝
孝思錫類九列薦登 三命旋馳何者縞衣來
西告諱西人扶服涕雪如縻二天歆望九地曷
追公誠隆貴尚格台司公誠遐耆猶阻期願鳴
呼人羨其外未闕其裏昔子郎潛公不氣靡及
子臺遷公不色喜願爲清郎爲真御史某不佞
忝與令子聯舉南宮各剖令符異壤殊風陌烏
之選復躡芳蹤繼且我莅我帡我幪吾翁若翁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八

祭顏贈君暨孟太孺人

嗚呼粵昔顏孟統紹聖真洙泗洩憤衍于宛陵
爰天作合匪人曷因金波聯曜玉鏡齊瑩倚與
顏公世高隱行近市無囂處脂非潤叔子貞操
弘都友敬藻鑑人倫鄉閭表正倚與孟母特秉
中規矜榮佩誠椎縞來儀我負子戴勤斯渥斯
惠慈允著左右咸宜兩美難常雙形忽析寡鵠

興哀帝烏含泣矢死靡他撫孤唯力是用劬劬
葆父家室教明沃土隣遷學宮俎豆揖讓綽有
儒風蹁躚三鳳天矯一龍出宰民社入啓 皇
聰青瑣夕郎白門天闕望肅留京疏傳 朝列
抗引直臣臣甘隕越 帝度如天寬恩薄謫子
之忠仕父則教之亦曰聖善母氏我師 綸音
有暉庸報厥私歿榮贈秩生賁封貤供甘備旨
吹埴和麓嗚呼母耄捐養公疆無祿知始作成
詒謀惟穀講世鈞情令聞永淑醴酒蔬茹靈昭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九

祭唐伯丈翁母合殯

嗚呼謂天道而有知乎吾以視翁母不然也謂
天道而無知乎吾以視翁母不然也然則天之
于翁若母其殆在有無之間乎翁與嘉議公皆
少孤嘉議且遺腹子也起家南宮郎吏部以薦
陟觀察貴矣而翁與母棟家政者五十餘年凡
五十餘年中外無苞苴之入內無筐篋之私及
嘉議以西粵終而子長者董就傅少亦遺腹子

翁與母撫而教之如其子也夫初不以弟貴而
執有加旣不以弟歿而愛有別非盛德人耶迺
晚得一子復有孫而竟前後殤以夭斬然血胤
也嗟嗟尚可謂有天道乎夫爲天所阨而衆乃
盡焉爲嗟咨慨愴還以責之天則其人不可知
耶顧今嗣翁者嘉議之遺腹子也肩其兄爲名
士立致顯親矣女之子成宅相矣翁母並生踰
七秩則旣有年矣廉讓達于鄉爲惇史慈儉施
于壺爲母儀則又有名矣岷巖之士名不可倖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

集而司命有權年不可力請也抑安得概謂天
道無知乎要之天久終自定此吾所謂在有無
之間者定論爾鼎小子婿于嘉議婦先二子孤
多有於翁母則猶有私惠焉以故知翁母特詳
茲以黃鍾之月奉二喪就窆矣則余猶腐心雪
涕若初喪然固非無從也嗚呼敬亭蒼蒼宛水
湯湯阻山帶河負陰抱陽禪墩永闕玄扃是藏
式封馬鬣佇賁 龍章噫吁嘻日行北陸陽七
日而方來復天幽東嶽魂一逝而靡還期陳楚

瀝而歌哀些冀巫咸其下招之嗚呼哀哉

祭董太公

嗟夫夫英雄魁杰之千世猶儔鵠然一搏不中則翩然高逝焉其佗傑亾邈之意必托之文辭以圖垂不朽其儻莫羈之才必奮而譚兵以敵古霸王之略此其人豈汶汶與閭巷浮沈而已楚劍之利名天下至若讀丘墳而變騷賦皆自管豔稱之以楚交綏之國也則嘗聞楚有董太公者矣太公故著聲鄉校不售輒謝諸生業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二

而治古工詩又以詩無益世遂講于握奇飛鈴曰誰能去兵比年東揅樂浪西討播曾亦不謂無兵端矣太公以世能用我而不能盡我竟不出日且潛冥歷數撰記內典嗟夫楚雖有才亦何所用哉及我令公舉高第分宛陵之符咸噴噴太公有子足紹其志發舒其遺緼也周公旦待魯公三年而報政迺太公年董艾遽溘爾卽世耶令公之政于宣數月耳周敏寬惠宣人士蓋饗其利焉願以觀德化之成則靡不爲太公

祝自縞衣之儵來也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又孰不爲太公盡焉傷蓋宣人士之惟令是怙猶令公之惟公是怙也今則兩失其怙矣或太公夙攻詩以刻劇其性靈抑所爲不盡用于世者終不能無扼腕耶嗟夫若太公者風韻節槩旣振連一時而子材且顯負公輔之器備者具矣復安問年予小子輩醴不勝楚之瀝而詞不勝楚之些然皆承造于令公趨衰助紓要非涕之無從者公其無吐我而泠泠一下僊馭乎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三

祭葉文光大叅

嗚呼公蚤慧而晚達內郎清曹外叅劇省亦不謂非顯融矣而衆猶以爲位不副材公白哲而澤當非壽者相迺竟登七秩生無疾患去無苦惱亦不謂非壽考矣而衆猶以爲年不醇德公宦轍所至有循聲里門所過有馴行亦不謂非令聞矣而衆猶以爲名不實實公之子若孫勅身富學卽青雲可立致而猶未逮公壘魏公之笏隔紀亮之屏也則衆以爲報不符施嗚呼士

大夫之官爵財賄莫患于已常不足而觀者有餘彼其見謂有餘者正我所爲不足者也嗚呼六計之弊必先稱廉卽南中忌者能掇拾繆悠而不敢加公氷檠之守以爲汙士論鄉耳卽言者能刺促官中碎事而不敢誣公桑梓之敬以爲恣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公出則廉吏處則惇史存則順事歿則全飯固宜公之凌雲一笑矣嗚呼公之少而從游先大夫于志學書院也先人嘗稱之耿恭簡羅旴江此載道之器故今

鹿臺石室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第知公長厚以爲性生而行純備或于道偶合不知其實本於學者多也嗚呼學何負于人而數十年間翹材廢爲馬廐講肆化爲豚囿三先生之風流日邈公又卽世長往矣道世交喪江河愈趨後來者抑安所放而未死者安所仰乎予鼎祚之哭公涕蘇蘇不已也夫詎以吾私而已嗚呼杯酒澹然若有臨之者其公領予之言非溢美庶爲知己邪哀哉

祭麻太僕公

嗟夫嗟夫夫仕宦內外惟所適爾而議率重內當公之繇銓卽出叅冀南也以持選忤政府舉朝爲之不平其後臺臣撫以論出公者天子至赫然震怒削其籍則公之所爲內重而繫公議若此人生則貴爾死率鮮聞且藩臬不槩得卹典也及公之遷右方伯以歿也士大夫咸悼厥衷而晉之役臺臣以清苦藩臣聞天子至怛然慙錄特舉異數賜冏卿之贈則公之所爲外重而死也哀若此夫廉者多刻故廉而不劇

鹿臺石室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稱焉公自銓歷藩用廉表見矣然意實寬平務長厚彼置身汙瀆而藉摘發以文奸則耻不爲也正直者多矯亢公嘗有大臣相蒙主上孤立之疏矣佗操論行政類不肯婢阿顧遠遯躬行訥訥不出口彼挺焉守勝以爲節槩而礪焉急人知則耻不爲也然此特在朝言朝耳余鄉人也請言鄉鄉多毖飭于守官而放辟于居里以吏課所不逮也公無私交無公謁卽一飮不妄過片刺不易投陳學臺言之六年之間十四

郡之內絕無干請者麻公一人嗚呼公何以得此聲當路哉余姊爲公丘嫂而公之女適余子因習其家世請言家公事嫂如母仲才而托于酒必委以承驪母嫡以七十考終也言及輒唏噓追慕之於族爲尊行然恒言不稱老族亦不知其貴人嗟夫世多諱庶息而以父爲虎兄爲狠者又何人哉嗚呼公內則內重外則外重雖忌公者終不能敗已定之國是公位不列上卿年不登中壽一子雋朗復以天雖贊公者終不

唐荊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

能挽未定之天心嗚呼疇不尚名榮名不及令名疇不尚年小年不及大年公宜爽然自釋矣吾儒誦法孔子鯉之死伋九齡耳于回于由而曰天喪予天祝予若鯉則不聞援天以爲解聖賢處此抑必有道焉公兩孫長者齡漸及伋幼且頭角漸露也公子婦貞而順諸姪義可托孤也以公之靈尚陰隲此杜纖介之萌錫寧壹之福食之教之而昌而熾以償公未盡之年享公未報之德要此非外戚之敢預圖固亦有識者

之幾幾大願乎嗟夫身命何極神理常存邈矣河山杯酒起黃墟之慨黯焉冠劍 綸言賁玄壤之文感蓬鬢其成霜悲來歲遄望麻衣之映雪歌去露晞嗚呼茲日不腆之薦誠長別矣從永訣矣神之格矣若沒若滅矣其乘箕尾而揭日月矣

祭徐丹陽別駕

噫嘻昔者鄒枚長卿杖策游梁公參藩幄在汴之陽彼猶托乘徒富詞章旬宣茂勛是贊是襄

唐荊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

稚川崇玄請藥勾漏公倅辰州靈砂丹潛彼猶偏奇而公精究爲心經故不淨不垢身中有寶教外別傳殆於二氏庶舉其全公嘗屬予子曷序焉遂循未報負此成言歌康南楚主計西鄙歸樂泌衡表正鄉里卿月相輝謂公難弟德星奏聚謂公有子噫嘻言者浮物名者實實此皆應跡非公之真七十遄矣翩翩上征衆廼羣噉豈杓之人予輩少小周還綢繆姻婭竊附知公何敢怛化所未悵然老成凋謝薄陳雲漿甕紆

颺駕噫吁嘻

祭金封君暨劉太夫人

嗚呼爲貴達之親也易爲聖賢之親也難爲子而欲榮其親爲貴達之親也易爲子而欲尊其親爲聖賢之親也難彼貴達類可以資適逢世而得之天幸聖賢之徒則未可以獵躋其域而貌窺其藩斯固季末之希覲而士君子之克難者也於惟太公受姓稔侯爰妃太母演胙炎劉亦旣出自貴種德紹世求矣隱操貞履儷美考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七

祥是謂天作之合而人厥永孚于庥挺生府君發跡登庸誕竑文命肆業昭融令而彊項則璫璫戢暴郎而度支則嘉量允中牧我六邑暖若春陽容被者皆振衿以就日憲我六郡凜如冰雪苛墨者皆解綬于望風方祝二人之番番衍衍俾府君以終惠幾旬忽中達而改轍曰吾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噫嘻此誠偉人名賢之作用然特其緒餘以治家國耳歆然穆然不以介諸胸夫始焉于學有必爲聖人之志原本鄒魯

私淑東越之一脉于盱江猶獨得其宗蓋古者無不說學故雖大夫之主尚能訓子以備於造化度於法與禮而子之能仕則父教之忠至于伊洛之理學與也有善迪之太中以敬二程有善養之尹母以啓和靖抑將無追鄴人之懿躅而三遷以漸化之芳蹤夫子爲百世之師者親必爲百世之親是尊是崇以遺令名于無窮矧若我太公太母者又養兼百祿之荷而寵拜三錫之封大耋並臻清明在躬公孫之振振詵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七

詵者亦靡不從奮華渙藻以肇饒于學宮以是占其後之必大以豐是其純祐所篤孰如我二人之不顯而孝思維則孰有如府君之具隆者乎鼎小子講世亶厚承諱茹悲遡媯都而眴涕酌江水而漱詞若夫置生芻于謁隧歌露薤以引緩衰云及矣遠莫致之惟靈其庶茲念存而歆格于斯

祭劉東溪

嗚呼無已者人生之恒情而有涯者天運之定

數缺陷者世界之偏域而得全者至人之茲度
大年期願公且登耄實由傳以合天造選自成
均試政于婺暇則哦松丞也曷負多子象賢家
珍國器伯儒早殞孫謀善締華萼相輝墳篋迭
奏番番鬚髮若若黃綬有妹有女亦皆七袞穆
穆離離俯仰咸適登郡望遠紹于彭錢而壽星
近見于南紀故金庭爲不死之鄉玉山乃長生
之里無射之月微疾見示聞誕曾孫喜耀往視
試啼知英摩頂小貴兆啓雲仍況出伯喬夫若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十九

七日奠先太中大夫文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父棄不肖孤七日矣一
陽之月七日來復吾父之一往也其可復耶其
長往而不可復耶嗚呼痛哉吾父亮直之誼著
于諫垣廉白之操顯于牧郡菁藻之稱擅于跡

學終始之節全于疏歸張正鵠以約衆趨植砥
柱以障流俗是宜饗有遐紀登在上壽也而董
董止此邪嗚呼痛哉今林林而總總者孰非父
子哉而吾父閨門養重孤不敢事請謁矣吾父
清儉自將孤不敢尚盈泰矣吾父敦仁能愛孤
不敢居苛薄矣吾父笑顰加惜孤不敢同非族
矣至若鶴鳴子和前于後喁片語之妍鼓掌而
共適千載之業交頤而侈譚遂使鄴侯之萬架
不虛韋氏之一經可紹嗚呼鍾子亡而伯子輟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二十

二十

響施子死而惠子沉嘿不言蓋重賞音之難而
遇合之渺也嗚呼而況父子之際乎此不肖孤
所爲裂腸刺骨拊膺雪泣而繼之以血者也孤
亡恙而吾父已矣垂白之母煢煢在堂久寡之
嫂哀哀在室黃口之弟嗷嗷而在襁褓孤亡恙
而吾父已矣嗚呼痛哉茫茫宇宙靡有涯際牛
眠何所馬鬣難期吾父田宅不逮中人之產爾
其事若殖其費若遺恐或一旦乏鴈鷺之餘食
以辱其先人此皆不肖孤所爲日夕寘念展側

而不得已者也嗚呼人有七尺之軀而不能自理者非夫也且宇宙大矣豈無坏土足以卜兆哉卽不肖孤日夕寘念也吾父可無念地下矣嗚呼吾父之考終也託指于逍遙達觀于歸盡誠謂徹性命而了生死者矣而所支枕而貽訓不肖孤者遵王制之文篤謙終之吉兩事耳所屬於不肖孤者撫幼弟一事耳嗚呼頭髮未星馳驅有日禮卑如地三命循墻孤平生慷慨義不負人父子兄弟適何人斯胡必銜血於口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三十一

授帛于篋而始見信乎嗚呼行其庭不見其人失所親亦失所因恩則昊天其罔極而痛則終天之莫伸嗚呼吾父旣往者形長存者神不肖孤幾死者身不晦者心崇肴醢酒涕雨其零抑惟吾父之式靈嗚呼痛哉

除夕薦先太中大夫文

嗚呼今何夕哉歲以除矣吾父何適哉五旬而餘矣孤何心哉淚如綆縻矣當昨歲之今夕也言返故廬卮酒爲壽愛弟携左豎兒負右此豈

不融融而洩洩哉當今歲之昨夕也誅詞衣壁靈輦陳堂弱子憑地而崩角嫠母呼天而徬徨嗚呼爲時幾何哉而死生永隔歌泣殊方追惟甲戌之除矣孤爲詩自嘲而吾父倚韵示答孤復有以獻焉驩甚也不三載事爾而今吾父吐金石之聲使孤答警欬之音也其可得邪其不可得邪嗚呼孤有求而弗得矣始理家政逋責踵門歲費不貲日入不繼人亦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孤不肖敢有異心詩文命梓輓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四

三十二

已就緒季弟姻婭業有成言今海內文人不數屈指銘傳之屬其無當者孤必不以辱先人孤不肖敢有後心吾父之啓衾而訓孤者耳猶溫也出而磬折入而三緘抑其狂心料及故業洋洋在上精爽是依孤不肖敢有違心嗚呼痛哉春事居然朋舊儼在孤髮漸長親養不待嗚呼椒漿御矣楮柏虔矣稽顙而後拜吾從其至矣卽魂通于寤寐而言交于冥漠也其何益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祭文

祭查太恭人

於嚙恭人金相玉質敬惠若慈柔嘉維則天定
厥祥爰歸鴻碩宜于而家儀于爾室迺虔蠲祀
于采蘋蘋迺賓舉案如鼓瑟琴有終克代無遂
用敦既曰婦順亦曰女貞徽音孔昭以燕翼子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五

厥子伊何王之卿士慧秉天聰文絕地紀對揚
在廷晏喜在里始奉三尺爲天下平帝曰
卹哉惟刑是欽情申聽石照及覆盆禮賢繫襪
卜世高門趙得寶符寔登三輔五馬駟驪叢臺
之下威則嚴霜化則甘雨不戒以孚式歌且舞
陟明羃績憲淵是遷惠文彈治畫軌巡宣臣曰
母聖帝曰子賢流以原達海則河先翟弗斯
煌綸章有素投劾奉輿驅車回策服綵翺翺
調甘洩洩爲樂無方問年稱耄占彼嫠女倏匿

其輝睠彼宜男忽瘁其羸彤管方御總惟已施

雖燉全昌曷旣孝思某筭業膠庠橫經函丈翦

綬將前騰驤冀上竊領度支主臣無狀量移名

邦悅親舊帳升堂拜母而母不存公心在疚我

居匪寧不腆者奠不斐者文令問未殄淑靈載

歆

祭吳太孺人

噫與麻哉其太君乎疇不有配配則光祿胃衍
神明道存邁軸堂構弗隳式女以穀僉曰令妻
鹿裘石室集卷三十五

副車則轂疇不有嗣嗣則汝州佩履倫物枕藉
墳丘駢駢五馬亦莫不適冥冥飛鴻亦復何求
僉曰聖蕭布鵠於侯疇不有年年則望耄純嘏
自將德音孔劬爲珈爲笄是則是劬樹背忘憂
介眉載笑旣壽且臧懋章陰教疇不有死死則
能哀總帷倏故翟弗中權令聞非隕身度罔諧
春相輟聽彤管宣懷淫淫涕姍姍其來嗟夫
都盧骨肉電泡生死居者縣疣行者反始
太君爰受多祉樹德允滋施于孫子自天中之

振振宜爾通觀厥成僣僣歸矣余曹無似寔繁
有親或結之禱或綰之襟晏然中堂聞其無人
承諱匍匐薄言傷心瞻鼎小子什百其情人亦
有言同病相憐歲之仲冬北堂告捐吾母若母
太君儼然爲時幾時太君及馬撫今錯愕驚昨
汎瀾嗚呼白日徒昭青春受謝飛旄飄遙輶輶
效駕眇慌忽其焉如憶靈修之數化沈盎齊以
旣和庶其窅回風而上下嗚呼悲哉

祭馮孺人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三

嗚呼弓疆于弭衣紉于裏人亦言之靈其庶只
作嬪右族洵美且都章嫖以忽夫儼焉孤南山
有田北堂有母春酒旨甘以介眉壽路樹成社
家食鳴鍾旣潤爾室用譽厥躬或興內戎或蒙
外侮爰利執言實惟車輔子曰聖善夫曰令妻
潛坤陰教肅肅儀儀鬼伯不仁何相催促卽彼
玄扃去茲華屋嗚呼總惟在御彤管徒宣塵封
遺珪委餘鈿口澤猶存步幄如見嫻嫻來遲
哀哀永戀繫予小子中表弟昆矧復丘嫂惟靈

女兄忝屬懿親恭承嘉惠瓜分葛鄰芝焚蘭嚼
嗚呼芳椒酌地廣柳臨塗我心則寫神夕瞻虞
噫嘻

祭徐司寇如夫人

嗚呼望舒在御儼日代光亦有嫠女正色寒芒
崔嵬岱嶽諸岳之宗亦有梁父躋禪於封粵簪
鴻內雙降軒轅四妃物兩大則曰耦盛有開必
先之於惟夫人昭哉景胃美孰與徐公來嬪左
右公也蓋臣義不內顧以翼我主君式壹儀於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四

度主曰覃葛我曰采蘋主曰鷄鳴我曰蠅殷或
掎或角一緯一經勞有猷殫道無專成當徐公
之把蕭斧而詰戎也則主君翟弗而請息曰于
適咨爾其從公吾處守而爾攝外職洵夫人之
有子適負葆而呱呱曰主君其是顧是復而吾
行者何以家蓋自有夫人而司寇公樂木之勛
庸懋自有夫人而劉太君樛木之風穆宣自有
夫人而東海之流澤增暢自有夫人而小星之
分誼益虔至若豐不僭上儉不偪下愛不忘敬

慈不廢嚴則已總挈女士之懿行婦順之大凡
又若五鼎齊牢六珈登曜聯跼接萼同心如蘭
則方希麟趾之振詠羌鳳馭以俱儻何遠跡頓
於促路而其用四十有九者筮大衍而在年豈
釋氏以世界爲缺陷而內教以造物者忌全耶
嗚呼念君子之煢煢遺佩環步塵邈矣撫孤兒
之噉噉循杯棬口澤存焉驚虛弦而墮孽鳥翳
落葉而弔哀蟬嗚呼壽豈必年垂問郁矣子豈
必繁在羣逸矣而況有離裏屬毛其儀一矣玉

鹿表石室集卷三十五

五

友金昆其序匹矣彈雲琳於真謠託彤筦於女
史望總帷而暖金釭陳溪毫與澗沚鼎等忝肺
附之密親承徽音之孔邇涕曷謂其無從繇之
生而致死恍嫻嫻其何遲冀洋洋乎至喜嗚呼
傷哉

祭尹令君大母

維歲龍集丁酉鳥殷仲春日癸降婁之次星紀
斗牛之分尹大母金太夫人吉養方新葩芬俄
謝神返岱宗儻游樊榭通家晚生某某等瞻霄

輦以靡晨驚壑舟之就夜聊設奠而噉哀
馬而但化其辭曰嗚呼瀛海之滄稽山之陰翔
陽舒采霞蔚雲蒸內毓邦媛外挺國禎忠移自
孝教始在庭粵先伯氏一麾作守政率上賢以
風門右伏軾清門執醕黃耇曰尹大父妃尹大
母旣稱靜好亦咏考繁饁耕賓薌出汲儷桓彊
資弓弭戒服衿輦婦順克備姆儀用宣式穀惟
爾以燕翼于世修隱操君子所履何慙擁絮盡
歡啜水積重流暉源深達委文孫奕奕翹跡天

鹿表石室集卷三十五

六

衢願司繁劇來爲我都案渺留牘祗貯宿儲吏
負霜立民被春敷暢以弦歌兼之師保綠儒飾
治因文見道鳴琴在堂橫經在署千里騰嬉
四封鳧藻軸可爲相摘可爲公庭訓丕闡祖烈
益隆舞斑製錦三代同官其聚衍衍其樂融融
履吉其旋疇福畢遂大臺之嗟理有摯至翳我
令君永錫不匱翦角隱痛在心成喟嗚呼載傳
形管待命紫泥若斧若屋是賁是綏遐不謂矣
薄言誅之癸星娥月神之格思

祭尹母初太夫人

在晉和靖淵源伊洛胥衍稽山宗風式廓維越
之初顯而方嶽亦有女士幽貞愿恪蚤嫻懿誠
嫺節公官擇嬪于尹是卽封翁兩大爲耦雙美
克隆少微直曜發女叶從其樂孔嘉琴瑟靜好
永言孝思曩甘怡老俯勤義方仰祈壽考誕挺
家禎鬱爲國寶入對文陛出宰宛陵惠如雨
潤頌若雲蒸詎三徵異則百斯興崇祠用祝明
德惟馨帝重欽刑咨爾弼教民自不冤獄無
鹿裘石室集卷之五 七

遺照咸歸陳父輕比是告亦曰雋母平反是報
六珈耀首加邁大烹祿養善養以康以榮佇觀
詰嗣薦陟孤卿母膺三命翁拜五更嗚呼天假
數年慶登七秩豈厭世氛而胡奄息鰥悲夜瞑
烏淒晨泣澶遂崩奔閔茲銜卹宣有兩生宰公
特知鼎則我長際則我師永錫爾類子而翼之
承諱切但倍其等夷噫嘻夫人人所貴年踰指
使矣人所貴名芳彤史矣所貴孫子孫卽象賢
子撫仕矣所未小釋以封翁單上而離合自然

亦可已矣嗚呼凡民有喪且在扶服我嘗禮宜
越阡度陌薄詩致哀援情負愿神烏無吐靈兮
昭格

祭徐少君

嗚呼奈淮清泚宛句洄縈澄江如練河漢是經
精光相授匪天曷因雖御專夕實安小星靈儀
用修家政爰董隱豹喻文弋鳧致咏約以持盈
恭能將寵奉我尊嫜毗茲嫡冢水折方璧川媚
圓珠繡鸞蠟鳳左嬀右虞女子有行惟子與夫
鹿裘石室集卷之五 八

咸曰得全德與福俱美好不祥造物多忌殃化
難完寶無宿寄方樂韶年而稱卽世據疾占凶
隔花夢涕嗚呼嗟哉比翼乍背筑筑獨棲屬毛
一拊呱呱孰依所恃王母兼有令妻鵲鳩均惠
孤雛席慈子孫在祿遂諧坦腹潤媿清水重逾
倚玉淑問永延訃音胡速哀興望惟魂來步幄
嗚呼傷者易感咎予悼亡兒孫傳孫今列行
况如麟趾佇錫龍章靈其斯極桂蒸椒漿

祭劉太孺人

易遷學道壩城集僊遙縣城外不在人間何如
我母與世翩翺百齡踰耄諸孫迭玄始適潼平
儒而蔑落姊袂雖良椎布操作啜菽承驪斷機
勸學出宰由郎居豐如約政方期可計聞本生
終喪有制心喪可行歸不待報相與克成循良
之績孝廉之名偕隱清標逍遙皓首翦彼晚菘
爲茲春酒擁絮何慙耕犁足耦介福攸同佑啟
我后一丞發女一丞稽陰哦松並茂輝萼聯榮
七十兒嘯萊舞在庭含飴分甘母懷載馨噫嘻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九

多壽而臧善養兼祿維衆所歆爲天所篤有送
及厓無往不復槐夢千春桑陰一宿念母仲女
子嫂少嫠栢操允執聲訓是儀女貞子順萃于
一時悉我聖善貽厥芳規憶管成童嬉戲戶下
撫我車鳩乘我竹馬往卽親廬來猶子舍扶服
臨斯我心獨寫嗚呼敬亭之嶼有閼玄宮埋此
雙玉樹之孤桐卜云其吉望之若封人間自有
金母木公

祭蔡恭人

噫嘻女孰無夫恭人之夫洵美且都寅清建禮
執憲海隅回翔紫薇依約蒼梧爲朝維翰爲
世大儒婦孰無子恭人之子振振麟趾陳留名
胄高陽表里太學人倫周庠造士溟北鵬搏河
東鳳時人孰無終恭人之終榮哀備隆芝泥綸
寵柏湊斧封訓垂幅畫光煒管彤女宗靡適閨
範曷從於嗟恭人爲天篤祐受茲介福亦孔之
厚所悼小年未躋中壽生固有涯死宜不朽嗚
呼世界缺陷造化忌全鸞影孤照雞鳴獨賢蔚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

然庭桂萎爾堂憲澤存杯棬聲遺珮環某等繆
締嫺嫺夙叅年諡疢若在躬悲來曷旣頽雲暮
疑朔風寒厲執紼行歌祖筵雪涕嗚呼噫嘻

祭韓母武太孺人

高陽華胄左輔輿區望衡對宇合德齊驅星輝
聯壁川媚含珠徽音載誕奕葉永敷咎我世父
考終嫠守憩頌甘棠車廻廣柳伯也先鳴公乎
驥首惟孝友于令妻壽母天其不弔戚在孔懷
原鳩急難巢鳳孤頽屬毛離裏翼子于孩內釐

旋弭外侮以諸公領叅軍運籌帷幄東虜羈縻
北門鎖鑰職贊中閭威宣大漠雖無攸遂亦勤
遠略公游已倦歸不待年居然推編操作而前
有婦偕隱有子象賢與哀鸞鏡茹苦熊丸之子
伊何翩翩快士希聖心齋博文腹笥三物作賓
一經傳世歲甲旣周祖風克嗣咸曰聖善如臨
父師大廷賜對以胥後期雲呈魏國斗仰昌黎
食而能教孚用厥威愛日承驩紀辰始艾綸命
方徠金養不待蘭惜傾暉護嗟樹背家秉初遺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五

十一

壺儀嘯賴嗚呼母慈而訓婦安且貞旣挺詰胤
兼睦諸昆所未親觀含飴弄孫神其衍衍趾必
振振鼎等繆忝嫻媿夙忝年誼承諱魂營經時
病廢大事聿襄薄言申喟束帛崇蒸靈昭不昧

祭五從母

嗚呼母歸徠乎卽次榆枌東征逐子南紀是經
生於宛陵歿於秣陵二陵之間亦旣有徵肇修
公官嬪于我叔夢應燕蘭風追樛木伯仲先鳴
塤箎雍穆嘉誕自母琳瑯觸目叔尉在梁母則

居守徵錄養廉課桑力畝叔徙河澹母則山口
仰取俯拾林原川藪嗚呼始勤贊治是爲令妻
用財自衛素封與期爰謀貽穀是爲姆儀四珍
薦起聯萼爭暉健嗣凌秋方圖鵬舉何意搏扶
終違陟吧榮悴有時聚散恒理而况母齡且踰
指使嗚呼九苦熊和琴悲烏泣月冷機聲霜殘
履跡母以子榮率由內德佇待芝綸寵光綸
狄鼎祚等臨風敬弔扶服有喪孔懷共戚我心
則降副以薄詠桂蒸椒漿惟靈格只淑問不忘
嗟哉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五

十二

祭一從母

嗚呼婦必有夫孺人之夫富行其德善積厥躬
望門息諍表里名通詠歌不輟先王之風母必
有子孺人之子駢蕃競爽就業成均潛修間黨
一門八龍內潤外朗奕奕文孫風氣日上孰不
祈年孺人之年大耋屆期鼎亨隆養珈服是宜
鸞停鵠峙川媚山輝魯侯壽母燕喜稱詩孰不
尚賢孺人之賢壺范允迪其子七兮其儀則一

教悴熊丸義勤鴈弋婦順姆慈無疆貞吉嗚呼
永終者譽有涯者生棄化歸盡神虞以寧彤管
既澤芝泥待榮庶僊僊乎籀雲上征鼎祚等敬
老近親鈞情猶子言樹萎護餘芳挹芷共寫哀
悃薄陳修醕洋洋靈淑亦云降止嗟哉

祭唐外母陶恭人遷殯

嗚呼孔子垂涕于爲防曰修墓非古也二妃不
從于蒼梧曰合葬非古也而况遷殯乎中古以
後則理有所必然而情有所自致者當我母恭

風義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五

人以年二十七劬一女婦子鼎祚者三齡耳明
年而外舅嘉議公成進士既卜葬竹塘之禪墩
矣已以爲地庫濕欲遷者亦數矣顧什九宦于
游終未果建今幾五十年而施恭人之伯子始
克遷以耐嘉議于芳山遵先志也世固有後母
子而諱言前母者或庶生子而諱言嫡母者此
自以爲崇其母而不知適以夷其父彼非與父
敵體哉然而異其所生則異其所親人情也事
遠則易忘事危則難舉人情也若唐伯子可謂

孝矣予幼不及見恭人而唐氏長老言恭人伉
儷甚篤然賓事嘉議不以私燕廢莊也嘉議少
孤事兄如父事嫂如母恭人不敢以姊姒進也
若恭人可謂順矣母順子孝天之經地之義也
而伯子又少孤幾五十年含卹服勞事始集于
理協于情周亦足以風薄世矣予小子來蒞喪
卽不更爲烏烏泣然而嗟咨慨愀然以傷則
以母恭人既短造女婦子者復無出是中外不
延一綫也而又拊髀抒臆稍驩然以幸則母獲

風義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四

從嘉議公與施恭人相左右衍衍翼翼也子有
庶生子當不至諱言嫡有孫且長是卽母胤爾
母可用以自慰藉矣茲子率子婦若孫以不腆
之肴醴醕恭人母恭人其無吐而洋洋昭格乎
五十年如一日也嗚呼

祭姪女

嗚呼傷哉汝死矣而余涕若濡哭之痛實多今
昔之感焉蓋伯兄短折而未有息嫂劉卽矢志
無二以其弟之女爲女則汝也是時余年甫十

六又二十餘年而始以第二子嗣伯兄汝用字
吳者方三載當其女先太中母恭人而下靡不
以爲自腹也汝蚤慧婉順亦自以爲腹我也精
女紅慎容止既稱賢女矣及其婦而事繼姑如
其姑相夫以勤于學而儉于治生內之旨蓄外
之樹藝皆本其經畫且置膝子其未則既稱賢
婦矣夫餘善有慶安貞無疆是于理宜壽迺董
董三十八以死耶或謂天道猶約此必豐彼
汝劬居朝夕未有一命之榮五鼎之奉也三女

應表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五

弟益舉子復殤其取之天者亦太約矣所豐意
董年而迺董董三十八以死耶聖俗以生而吏
卒與骨相法不得長者輒乞養爲他姓子以贖
之汝亦既爲宅姓子矣奈何年三十八以死耶
夫實之福德之理無徵參之盈虛之數罔驗卽
里俗譚譚謬悠而已更何所優以解耶事至乎
無可援以解而涕濡不止哭之痛情則然耳嗚
呼傷哉汝性爽朗無女婦戚促沾濡之態然其
病也初以哭殤子而數歲未有子病漸以深西

河之過東門之達則汝所難辨矣臨訣言不瞑
者二事一則未有子一則未能終母養也嗟呼
孝乎則汝亦無可自解矣嗚呼余猶有持以解
汝者余累生女長者年十四頗孝幼者且七齡
而悉成殤安及汝有家與嬌女愛婿之駢列年
兩倍之乎且汝訣而四分其服飾殆將以遺其
子則汝固知若子卽汝子也汝母之養有汝弟
可代也汝瞑矣汝瞑矣況汝之不得長者年其
可得長者賢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以牢醴醑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六

祭許太宜人

嗚呼太岳神明榮陽清淑我耦孔嘉爾式厥穀
申 命顯顯祗載恭服得九齡焉受天之豐福
粵贈奉政實肅典刑韎韋薦世而儒其紳農袞
在畝賓屨在庭曷以襄治則太宜人任肆誕
令子俾司牧宰百里梁鄒表自東海以承于括

令問藹藹攝守真守一德無解民曰予康 帝
曰惟良再言酌庸朱芾斯皇母氏聖善綸綍允
童安車陪鼎則太宜人是將邠生有言六百自
免守二千石曷引而遠母噫謂子吾逐女返旣
不待傳亦不待滿嗚呼子歸闈園于郊于野庶
奉板輿何希駟馬迺期有必至時乎弗假瞻漢
遐登臨風哀寫鼎等詒泰猶子戚屬嫺嫺所冀
壽母則百斯年所爲祝子則百斯男薄陳明水
用慰下泉

唐荊石室集卷三十五

祭徐孺人

嗟乎嗟乎吾觀孺人迺益信得天之全之難焉
孺人父大夫而室于大銀臺之冢孫仰宜于尊
嫺而俛協于夫子不爲非遇性婉嫺而材周敏
敬共所事耦俱無猜不爲非賢凡數十年中繇
公官以建主壺雍容嫺雅蓋無一事之不適繇
女道以及母道惇睦義訓蓋無一美之不聞固
孺人之姁修自有之而其所得于天者亦云厚
矣然則率不獲有年夫器滿必槩華盛必撓嬰

非可以常居而重後則輕前此羸則彼詘殆天
之所不易全者乎卽其夫之顯與子女之婚嫁
成立有日皆不及親遘焉是以百日勞而不饗
一日澤也爲之夫若子又安得不腹悲而心腐
邪凡親戚之臨于斯者亦未嘗不齋咨歎噫爲
之疾首酸鼻以其賢而無年爾而余父子猶倍
之則以孺人子爲余孫壻也行且送女矣董越
歲之期而竟不獲奉孺人一日之養它日徒僂
然儼然依希想像於几筵俎豆之間亦未矣嗚

唐荊石室集卷三十五

廿八

呼齊義穆姜之爲慈虞閔姜薛之爲孝世豈多
見哉夫孤者易感情者易暱此傷秉之所爲稱
不惑而王駿致慨于曾參者也從道賢人也凶
豈易存必無負孺人孺人抑可宴處冥冥矣余
子九歲失母雖幸有撫之者余爲懷良苦其女
爲人媳又未及廟見而失姑故茲申祖奠于孺
人也益歎歎不止爲物薄而意獨至已嗚呼

祭吳母

嗚呼人言之不知其婦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

子適夫人不然聖善在已彼反有以籍乎此而
名以起當汝州公爲守有嘉問以微疾解去也
蓋決於夫人之一言遂獲賁於丘園而考終于
相里及二子之長也汝州公頗著愛不甚勞而
夫人嗃嗃厲學俾其儒者行而君子履大氏健
婦持門戶勝丈夫而母道攝父道以共致之理
昔所謂衣初於裏弓疆于弭令妻壽母亦旣燕
喜夫去留旦暮固事之恒耳矧夫人之存則順
而亾則救然夫人身後之福澤被及伯子者能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十九

使其有翹薦而不能挽其無壯死吾何惜鄉失
一舉人而深悼世殲我良士猶幸難弟振振以
嗣升諸孫繩繩而濟美庶耐汝州之未竟實受
夫人之餘祉嗃嗃呼敬亭之陽宛水之汜祖載有
期吉壤在彼合璧永藏同穴是矢吁嗟乎夫人
僊僊歸矣咎從汝州吾少也鄙忘年爾汝通家
孔李締交三世嬋姻伊邇茲預執紼之列也吾
于夫人無遺憾而終傷伯子之逮侍靈几記誄
谷蘭薄嗽澗芷吁嗟乎夫人靈其格只

祭張太安人

嗃呼人之稱親必歸厥子殆彼蚩賈無一可紀
緊公夫人敬修自己適子以紹明世而昌胤緣
于濟美處約能久在醜不爭寓形塵市濯魄清
冷山中達外藹藹恂恂奉身拱璧還客遺金爰
有婉儀而備內輔我尊我章我饌我酤滌醴之
羸更具挺脯以慈代嚴實式穀女策名天府起
家地曹卓爾大雅嶢然孤操司庾則拜司權則
逃辭富居貧跡邇心超伯兮及仲墳虎迭奏奕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二十

奕文孫就養左右仲贊郡寮于閩西埃無祿卽
世伯亦孔厚於赫綸命用賁幽玄存雖不建殲
餘榮焉世非乏貴季則獨賢直維頽俗庶砥狂
瀾予猶惘心士喪禮壞翩反公間衰裳素葢歌
弦潤耳置酒高會亡禮之禮惟季是賴噫嘻貽
我二人令名無窮仰有王言俛有興頌 葉椒
丞桂以酌斧封閼茲雙玉萬年斯宮

祭孫孺人

噫嘻凡宗之興率繇內行婦不貴才良非定論

至靜而方用健輔順漏卮難填處脂得潤母胃
清華系本谿南擇嬪于孫兩大耦焉度閣必親
錡管克虔我生我嗣咸以承歡緬惟太學務施
好客淋漓尊酒芬芳薌澤咄嗟立辦方圓靡闕
命出中厨悉從母畫外禦疆侮內似餘貲雖速
我訟亦不我遺式微復振廣譽交馳言不出閭
實母佐之才信足徵行敦孝睦中道背蜚太學
無祿以慈代嚴既富方穀有采翩翩有儀肅肅
文孫令子吮墨分甘爲此春酒以介耆年方期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祭韓母陳宜人

嗚呼太夫人之所尊非易尊者也前固有尊之
而違者矣而夫人迺獨有以得其歡稱賢婦焉
太夫人之所儼非恒儼者也前固有儼之而離
者矣而夫人迺獨有以宜其室稱令妻焉太夫
人之所撫非已出者也旁且有睨之而携者矣

迺夫人卒有以底于成俾其子爲世名儒其稱
母慈而惠焉凡以其身置先後俯仰之介者十
數年復以其身歷孤嫠發輓應之際者又數年而
太夫人自如也至于誕膺載命之榮備享志物
之養以登于七十餘年縣衢州公之胙以蟬聯
輝赫永孚於休者殆不知幾千百年而太夫人
自如也夫夷險一致終始一節順時達變審幾
握衡此卽偉丈夫詎臻乎頃者鼎祚拜文學君
之屬爲太夫人狀而大司成誌諸幽銘諸石以
鹿裘石室集卷二十五

祭黃母周老夫人

嗚呼睢水之陰商丘之陽澤深土厚挺秀毓良
少微叶象發女騰光天與之合人定厥祥於昭

太母特秉醇化胄衍宗周出嬪江夏推布操作
鈐華告謝以翌贈公衡門之下龍德弗曜鴻羽
用儀我負子戴偕隱齊微蘋繁采采織紵絲絲
食而能訓孝且篤慈眷茲家珍蔚爲國寶殖學
濬淵敷詞成藻桂苑掄魁蘭臺獨矯譙論霜嚴
丹心日皎行行驄馬攬轡三秦百城震肅八水
澄清金鵝交貢銅爵雙鳴迺移憲節緯武經文
南輔輿區陪京豐芑 天子曰郁往訓多士水
鏡是司王衡式殷軋茁回風條貫有紀僉曰聖

鹿裘石室集

卷二十五

三

言代父教忠儷美前世買彘丸熊 皇綸有赫
亦旣崇封珠圓璿折源所攸從噫嘻桃李盈門
庭護養養絳帳方懸總惟遙望扶服徠歸衝殿
破浪凡及宮墻夷猶悵悵快噫嘻夫也孺仲擁絮
稱賢子也永叔龍岡表阡康哉且壽昌以得全
鳳珈蜺珮翩乎易遷其諡忝通家職羈官省靡
由執紼徒勞引領絮酒東芻聊申耿耿托辭微
波惟江之永

男

士都

編次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

終

出苑男士好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

卷第一

文

書牘

奉少司馬汪公

答龍使君

答蹇使君

奉安福劉司理先生

與龍身之使君

鹿裘石室集目錄

與湯義叔

簡子登廷承

報朱重慶

答歐楨伯

與殷無美

奉荅許太常公

與行素宗丈

與沈仕甫

與華廣文明伯

報朱信夫

奉唐外舅

與朱重慶

與沈君典

荅灌甫中尉

奉李符卿公伯承

荅子登明府兄

報趙憲使

與田子執廣文

鹿裘石室集目錄

又

荅吳虎臣

荅嚴禮衡少叅

又

荅歐楨伯

荅池州郭使君

荅龍使君

又

荅王仲房

奉朱憲使

荅馮憲使

又

荅施克平

荅龍使君

荅陳御史

荅吳汝州

寄朱使君

卷第二

鳳表不室集卷第二

與陳御史

荅上虞葛仲韜

荅邵長孺

報徐選君

與歐楨伯

與姜戶部

荅楊司理

與叔箕

又

三

書

又

報周國雍司封

荅陳博士

報龍使君

奉陳德基明府

與吳比部

奉汪司馬

奉前郡守陳公

荅沈徵甫銓部

荅方山人

與潘桐源

與陳定菴

與友人

與史職方

與曰子藝

與潘理官子會

與徐蘄州

荅姚國瑞先生

鳳表不室集卷第二

四

書

與馮方伯

與朱比部

答管彥懷

報憲督學

與寧國令公

答屠長卿

與湯義仍

三

與黃侍御

與郭池州

代伎賈鳳遺子馬

答吳汝州

答王汝中先生

答子登兄汜水

答西亭中尉

與仲舉弟

又

答汪仲嘉

荅張僉憲

與王長卿

與劉長欽大理

荅陸無從

荅李臨淮

與松江徐司理

荅王長公元美

與沈箕仲法曹

荅麻十洲戶曹

荅廖太公

與麻戶曹

荅新安高使君

奉憲大中丞

與林憲使

荅汪仲淹

與詹侍御

又

又

荅周使君國雍

與張侍御

與朱方伯

荅桐陵余初伯聿雲

荅俞分水

卷第四

荅湯義仍

荅黎瑤石少參

與蹇學憲山東

荅君典太史

與沈吏部

與周吏部

與葉司諫

奉左方伯馮公

荅君典

與史仲弢

又

又

歷表不室集

目錄

七

書

荅湯義仍

荅沈徵甫吏部

荅潘子會理官

荅汪子建

荅汪仲淹

荅張幼于

貽吾宗諸子

與吳比部

荅盧明府

與龍使君

又

與林元和庫部

荅姚武岡師

荅倉院張公

又

與歐楨伯水部

與沈君典致磨令公

奉左司馬汪公

歷表不室集

八目錄

八

書

荅池州郭使君

與周順慶

荅張伯起

與黃使君

報李符卿伯承

與詹侍御

荅郝南陵

荅蹇督學

與麻十洲

荅弟台

與季豹

卷第五

與杭州姜使君

荅仲舉弟

與史仲弢

荅王對滄按察

與龍司理

與建昌周兵使

荅余聿雲

與湯義仍太常

與周公瑕

與張幼于

與王百穀

與毛豹孫

與汪子建

與沈伯宏

與汪原啟

與王德操

與徐方伯

與廬州王使君

荅張侍御

荅周國雍憲使

又

與盛復如

與張左虞將軍

與成貞菴

與岳令希伯

荅鄧孺年

又

與馮元敏學憲

荅仲舉弟

又

與周帥敬

與梁伯龍

荅汪仲淹

居表不書集一

與章元禮明府

荅貴陽朱秉器方伯

荅呂玉繩

又

又

又

又

卷第六

荅麻十洲戶曹

又

與史司馬

又

與姜使君

與周元孚戶曹

荅張憲使

與岳旌德希伯

又

荅張伯起

居表不書集二

與塞理菴觀察

又

荅開府塞公

與李臨淮惟寅

與殷夷陵開美

荅余聿雲

荅汪原啓

荅丁休寧元甫

與龍君善

與湯義仍祠部

與韓錫孺

與李默吾水部

答徐別駕

答屠長卿

與張侍御

答余初伯

與吳中宸督學

與陳戶曹

鹿裘石室集八目錄

與郭青螺大叅

又

與呂玉繩文選

答王百穀

答汪仲淹

答姚先生真定

卷第七

與蕭太公

又

與吳郡丞

與朱司理

與劉令公

與徐少司馬

答許彥貞鄒平

與太常張公

答王使君

答朱中丞

與鄒考功

鹿裘石室集八目錄

與湯義仍

答徐孺旭

答楊世叔

與吳郡丞

與蕭府君

答夏雲父

答吳使君

與鄒彥吉學憲

與蘇州沈郡丞

與史平陽

與陶懋中使君

與河間王使君

奉汪司馬

荅寧國陶明府

與沈郡丞

與陳郡丞

奉王觀察

與陳令公

與長沙呂別駕

荅顧廣文

又

又

荅陳德基戶曹

又

卷第八

荅屠長卿

又

荅朱修吾

荅馮琢吾

荅蹇督府

荅張伯誨

荅黃慎軒太史

荅蕭司成師

荅大司空曾公

與黃慎軒

又

荅鄒考功

又

荅何稚孝比部

荅蹇開府

荅申敬中兵部

荅周京兆

荅申美中

荅吳光祿

與韓君陳

荅孝豐吳翁升

與湯義仍

與許彥貞

荅鄔汝翼

與麻十洲

與馮開之司成

又

荅姚敘卿使君

荅張二府

荅程照府

荅蕭府君

又

與蘇州徐二守

與傅伯俊武選

荅茅雅脩

與江陵張中丞

與陶明府

與龍君御

卷第九

上元輔太原相公

荅汪子建

與鄭誠軒戶部

荅王百穀

荅吳臨川體中

與劉子威侍御

荅湯義仍

與叔愷叔

荅竹居殿下

荅余聿雲

荅尹令公

荅許民部

荅曹子念

與顧道行學使

與周國雍大叅

荅楊道行職方

與劉子威侍御

荅亭州王元禎

荅謝耳伯

與季方叔

荅司功叔

荅旌德蘇明府

荅謝友可大行

與呂玉繩

荅劉子威先生

與許彥貞

荅韓君陳

又

又

卷第十

奉荅申相公

與麻十洲

又

與葉戶部

荅茅孝若

荅王郡丞

又

荅屠長卿

荅王恒叔臚卿

荅王公子昭文

與方建元

與柯廬趙孝廉

與劉季然

荅丁秘書長孺

荅周慶叔

荅周有之京兆

與余初伯

與余聿雲

荅韓君陳

荅郎元白

荅王小齋

與三懷師

與張大來

與王昭文

與呂玉繩

又

又

荅湯嘉賓

與湯義仍

與季方四叔

又

荅楊道行職方

鹿巖石室集

主

書

與春寰六叔

又

與維縣張明府

與傅重慶

與蹇太中丞

荅姚叔度

與王玉洞郡丞

奉陳公溫州

卷第十

荅季方四叔

荅無爲守李二溟

荅張伯大侍御

又

荅張比孟

荅韓君陳

荅王昭文

荅方伯文明府

又

鹿巖石室集

主

書

荅尹令公

與韓璧哉

荅湯義仍

荅謝耳伯

荅郭汾原學使

奉荅南太宰曾公

奉朱侍御

與張侍御

與尹令公

與春麓五叔

荅雪浪思公

荅守心叔

荅吳繼疎吏部

荅余君房太常

荅方伯文

又

荅何仁仲別駕

荅季芳叔

與高孝徵

荅少司空徐公

荅余聿雲

卷第十二

與李二溟學憲

與陳錫玄博士

荅葉一之廣文

荅祁爾光明府

荅楊四尊

又

荅吳本如大叅

與鄒彥吉大叅

與尹且孺

又

荅王玉里

荅王文學

與徐少司空

與李季宣

與龍君善憲使

荅劉尹公

荅劉元弼

荅唐君澍

與韓君陳

又

荅許靈長明府

與焦弱侯太史

又

復蔡拱所

荅汪無如

與韓璧哉少叅

荅項仲旭

荅文起弟

荅寧國陳令君

荅梁三尊

與許道甫吏部

與梁三府

鹿巖石室集

卷五

詩

荅張侍御伯大

荅管涵虛

荅吳本如方伯

荅侯叅軍

荅鏡水叔

荅陸君啓進士

荅公衍弟

荅蕪湖張太華

卷第十三

與王百穀

荅廣德邵使君

荅葉順義

荅何令公

與張生洲

與吳本如憲長

荅王元禎

又

荅金兵尊

鹿巖石室集

卷五

詩

荅潘景升

荅張範之

荅張紹和

荅王昭文

又

荅楊使君太原

奉金兵尊

又

又

又

荅許靈長

荅李廣文

荅管侍御

荅湯義仍

又

荅棲霞通公

荅鮑令君

與龍君善憲使

應表石室集卷八目錄

與唐君平

主

與趙仁夫廷評

荅蘊璞

與韓君陳

又

卷第十四

啓

上江陵張相公

上蒲州張相公

上申相公

又

壽申相公

上許相公

又

又

壽許相公

上山西王相公

上太倉王相公

應表石室集卷八目錄

又

壽翁尚書

賀大冢宰宋公

上山東楊冢宰

上沈大宗伯

又

上某司馬

荅邵中丞

中秋請按臺

主

精

卷第十五

元宵宴楊給諫

餞楊給諫

請楊給諫

又

賀鄒學使

與焦弱侯太史

奉大廷尉蹇公

奉蹇督府

鹿裘石室集卷之八

奉南太宰曾公

奉南少宰九我李公

荅陳學臺

賀陳學臺遷太僕

慰黃學臺

奉方侍御

賀新都梁太府

請蕭郡公

請金太公

請某公

請尹令公

先大夫從祀文成祠請尹令公

嫂劉氏建旌節坊請郡公

請鮑令公

壽時甫叔

麻宅聘啓

韓宅聘啓

韓宅大禮啓

徐宅聘孫某回啓

代聘啓

又

代壽某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同邑湯賓尹嘉賓訂

文

書牘

奉少司馬汪公

不佞鼎宛上一孺子也明公光照四隅驅役千古孺子忝明公枌榆之末二仲才足當兩謝又幸愛鼎而長者襟負江海藏疾內流輒已屬耳

鹿裘石室集卷一

政可攀寅門下托音九臯迺誼公引嫌坐自絕於長者將安所傳其臯庠鼎淪落無奇特其人天殖疎仇多憤恨不樂世罔誦說之心浸淫成癖明公締盟玄峙縣書國門奉以回環嚴若功令顧洸洋洋森莫竟涯涘卽家大夫日加督過前不踰舍爾髮長近壯進有狐涉之憂處公羽儀之吉左顧右卻失其據矣黃白間頗著靈異則猶獨著乎明公青牛在御出關可期鼎祚愿三吐其腸澡雪塵土敢受五千文于綬人之右

答龍使君

御者愛至矣不佞所欲周還左右也迺輒自遠去此其有大不可強者乎負此夙忱良恨良恨入山箕踞長松平頭奴搖大扇酌清泉一沁塵土腸胃間一御酒獨殷殷念君揚不寘葦部使者平善不燥不濕則我公調劑之也齊景公飲而遺冠晏子風令廣振貸民歌之曰公何不復遺其冠乎公挾狂士時時一觴顧所適若爾六邑人當更願龍使君日坐酒甕中矣近兩足創甚楚而見使者邇瞻清光星月在天不可仰卽

答塞使君

世不乏顯人也往門下建牙列戟卽未足重門下然亦至貴倨矣江左賤士九牛一毛何足填公白眼而若悞有當于執事者之心漏水半沉華槭飛錫興言風駕尺一西馳翩翩乎盛藻雪嶺蛾眉千秋秀絕天逸閣了自不俗登高而賦不得拜大夫下風所爲寵臨之者大乎比月下醉龍使君所酒人狂態不減什一但恨座少荆

高擊筑變徵良亦寡和桃川有好山水不有可與譚者不綏人湍發汗濡如雨不斐不莊公其殷殷念我不

奉安福劉司理先生

先生持憲高州時家外舅守雷陽嘗一寓書下執事執事先是有匍匐之難緘之西反疇昔知遇載在此心曷有已已廼先生陳情善養子舍依依殆於浮名如棄芻狗忱有鏡於失得之林而善權乎内外之介者哉鼎祚自勝冠去先生

左右將十載于茲而受餽學宮者亦且八載凡四應有司之求四不見售未敢謂匹夫其臯在懷璧也以先生之靈頗嚮邇斯文鳩其放佚博其歸趣卽不佞猶足詠先王之風而備幽人之吉夫君子不以無財爲貧無位爲賤先生玄覽一世高步千古豈其鼎祚故貧與賤也世方波靡欲濟而徒切望洋尚沒身夫子之道爾何能請息焉鼎不佞稽首皇恐

與龍身之使君

鼎不佞少而亡奇亡佗腸亦亡敢虛其色相以侮弄當世其于當世學士大夫固願從之游惟天植其性不能啗嘿陰重詞人言色及磬折蒲伏求適於時好以故僻居而簡出卽學士大夫愿從不佞游若傲若怯引辟不勝彼其中益有所自財也往繇雕蟲之伎受知銅梁張中丞而明公誤自中丞公得不佞郡檄未下車騎已儼然臨之敬亭宛句一日而醉二參履舄交錯絲肉迭奏吐衲不怒角韻稱奇夫膠序中盡陳人也然又不乏貴人明公不居其貴人而不佞覆不以陳人訕此不謂事有互用而道有兼成哉燥磯之靈生平鄉往安能斯須釋于裏入春家變相循未兄淪沒故園花鳥並愁具矣稍俟痛定便可御風而行執事者當張鈞天之廣樂指大江爲酒池更令管城君百輩坐石上待我比且驅車赴汪司馬新都縱蹟在黃白間爾公儻念我其東望紫氣而候我庠關上

與湯義叔

僕淪落甚惟有一笑家具負郭之資無櫻於外
無繫於內青箱亡恙與蠹爲朋十年之後有以
不朽小兒號嘍今都棄置不理也義叔才高努
力取一第一第政何足槩義未愿益游心先古
勒成一家其言闡緩愆懣不雅馴者卽罷去亡
以夏后氏之璜自免鬼瞰高明容容后福所望
省缺汗之戒恢樸茂之懷相見末期加餐自愛
傳上別紙在金陵作得贈義未內妾詩義未雅
知僕僕轂音序義未當重爲之附君典來疇昔
歷我石室集卷一

周還睂睂眉睫千里數行可勝恹邑

簡子登廷承

以不佞二三兄弟也何嘗後睂睂於不佞哉迺
所列相知之貴劄尚二足下其人不佞動麗俗
累儻立亡儻二足下偈偈焉揭於衆顧或芻狗
時名妄圖大業輒覆擊節而游揚之不羣耳食
非貴在相知心者序不佞安所用報稱也比奉
原泉若先譜叙誦之附髀爵躍子和在陰夫人
郢而不見冥山固北面遠爾卽藍田之役金鼓

從天前事制人多算者勝河清難俟人壽幾何
惟足下兼程而赴秉羽同登毋爲夸毗者所笑
自不佞屬以報稱左右矣秋色淒然蓬心未謝
伏枕夜長伊誰把苦短律附申薄款副墨子其
惠存焉

報朱重慶

三年得兩把公劄回環竟日一字一歎蟄于泥
沙髮長心短疇昔周旋如在夢寐益深念故人
念我深矣昔賢以杜工部詩工于入夔卽工部
應我石室集卷一

六

亦自稱晚節于詩律細云故人五馬良多雅步
下里巴人其和彌寡豈蜀之山川秀映政足助
人詩懷不爾郁木生之吟抑何其絲縛篤至愈
詣愈玄也不朽之業是在使君世有子雲奚必
藏之名山然後爲快行年與化此道維然不佞
第操簡以俟它固無能爲役矣

答歐楨伯

齒在舞象輒承五嶺之區有楨伯先生亡何從
汪司馬讀輶中集叙並讀其集于白下二三子

風颯乎清穆之音乎不佞勝冠有年峯寄可笑
祝嘏而不善似何敢以穀音托之九臯昔所稱
雖不得至心鄉往之矣倌人次我敝邑不及負
羈洩而游望氣關門占星益部其於博物君子
媿恨可言而長者寓書千里詞指溫篤重之璫
章崇其鷦息人言傾蓋如故亦謂聳聲馳思此
其高雅什伯于襄爾 昭代右文蠡涌翔洽明
璣文甲不乏南海剡先生哉猶 國之寶臣也
幸而生與同時終以譽命子虛大人愿爲副墨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七

者從事

與殷無美

無美才絕高雄眎一世不佞辟景夔立未可雁
行粵元祝秋裁一觀秦淮之上輒判袂去已三
除歲又于秦淮之上獲一觀無美又輒判袂去
迺無美殷殷盼睠謬所幸愛其曰傾蓋若故白
首爲期卽不佞有冒亡心安能不怦怦連焉
天子恢張玄化寤寐老成相君開閣延引掃門
無私以無美其才當必日侍 承明賜燕閒之

對不佞故人樂其邁軸貢于丘園羽用爲儀足
相輝映愿持輔仁匡義之說益無美使有以稱
主上德意不至如君房庸庸貽薄我二三兄弟
矣補得趙館一詩用酬無美其教之不終棄我

奉答許太常公

三載來恨不肯肯奉長者周還比以仲秋之役
餐承要眇益泠然御風而游焉體中小苦馬首
亟東卽長者招搖坐相左忤其疎節已甚矣素
業散佚與世背馳辱在泥途良非不幸而長者

鹿裘石室集卷一

八

閱其鍛翮冀以澠池包蒙爲吉愛人無已迺不
知其不可爾小人用罔多岐亡羊匍匐而歸且
失故步何所稱鴻茂之裏副月旦之賞乎伏櫪
千里猶有壯心微聞讜言敢忘襟佩獻歲當叅
侍門下夫瞽行剛資衆一惟所左右之清眎登
嘉益之媿臯

與行素宗丈

吾鄉數千禩來文苑益太寥落矣不佞薄遊秦
淮間嘗論交吳越二三子輒誇夫里有聞人南

金昆玉各貢其良不佞慚憤彌襟低回者久之
亡以報也不自權分敢先揭旗鼓雙谿疊嶂之
上願言不朽之業傳諸名山邇者涇川張應泰
敞邑沈懋學起而奉不佞爲盟主此兩生故大
有佳致益之砭劑卽引于壘黍之度亡難耳寧
陽坏土何得生行素足下哉瑤篇藻疏刮目驚
心奕奕西京之氣泱泱東海之風往不佞曾內
履左右豈覆有所謂低眉慚憤者與而吳越二
三子直駢肩而接轂也既存清品用愜幽懷列
鹿裘石室集卷一

九

與沈仕甫

韓君之來也剛噴噴長者厚雅不寘其所貺詒
不佞者奉以世世寶十酒豚蹄祝得烏邪矣頃
韓嘗期沈生過仙里不佞試事羈白門莫申臆
下執事卽執事度淵海不責報鼎不佞自處謂
何譚及汗津津濡衣也韓又語不佞青門丈秋

移棹秦淮間當望見履舄不佞日立秦淮上遲
前驅久竟不可得迺高達風神一瞻晤固自有
緣耶興盼南雲徒厯恒邑

與華廣文明伯

往從朱比部任光祿習丈人雄風然未承爲我
世講也徂秋薄游陪都辱枉軒車駢錫珍貺卽
兩左嘉晤而長者之誼則厯卷周篤矣不佞所
欲鄉往于門下益又已勞神也絳帷清燕副墨
可交淮水鍾山日行几上不佞亡足荷寵靈其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

報朱信夫

不佞之于門下宜世世講矣往大人待臯仙里
則門下自貶於負牆之儔而我伯仲又左右侍
色笑乃今卒化爲異物哉迺雄材雅修者猶陸
沉屠沽間其聚其散如秋森之激斷蓬爾而當

下執事臨敝邑省先伯仲墓草也走才離襁保
于茲髮總總矣卽亡償千金之索然已邁三抱
之期習嬾成性它亡穎出日逐隊么磨數子此
豈直貽知我者經怪故亦竊自媿之徂商賁
存珍藻奕奕逼人不可朽之業傳諸名山彼烜灼
乎紳佩終汶汶于林莽爾走緬惟今昔輒陳報
語惟有以申命之不佞願承下風焉

奉唐外舅

鄴都迺形勝之區河防非簿書之秩雙旌危指

鹿裘石室集六卷一

士

眺聽俱清一榻高懸心神獨朗豈直陶嘉篇詠
增價地靈抑且寤徹性天可登聖域其鈞有以
示不肖鼎爲保訓之徵乎奉到手勅以博士家
語寔見君羔雁須罄其愚間嘗笑此物高之於
世不合卑則顧已不能真簸弄英雄之戲具耳
然業受青衫此自常職當敬承來命低眉從二
三子矣川樓公計已上任大雅在斯伏膺有日
附錄惡詩一摺煩從者遞內記室惟轉申紆款
曲賜藻財庶亡蔽遼豕之明或不止黔驢之伎

甚幸甚幸

與朱重慶

計奉手勅於徂冬也繩檢其魯迅激其志而以
兩瑤篇見存則又若欲使覓駕不羈者反受銜
策走不佞敢不請從事焉保訓乎蜀郡之擢聞
自萬廷平迺比五馬遄發矣台望宿隆輒循恒
調寧不有積薪之喻猥瑣者流率緩頰文人徒
工纂繡寔亡核乎質行而致用則枳門下身兼
數器神游餘刃當峻樹未見之助令此輩且辟
口而伏膺也萍跡無期芝眉漸逝須之弦浣假
節江左或能以往列攻玉立交戟左右爾敝媼
徐使君赴成都附呈掌故西嚮可勝綢結

與沈君典

君典抱間世之鴻才哀然首大廷之對極人
生寵幸矣上下千載前有許公今有君典里中
蓋人人歆豔之僕不佞拊髀爵躍所歆豔于君
典者當不值如里中人爾君典釋其奧渫爲
明天子侍從之臣紬書石室簪筆玉堂宜博習

鹿裘石室集六卷一

士

古今之故達會通之觀屬者登在三事恢張鴻
化當令稷契雁行蕭曹夔立千載一時亦千載
一遇敬亭宛水亡負其靈逮夫經國大業昔歸
文章君典於天性然矣登高而嘯千里響應願
益圖所爲不朽者乎僕請以近論七子中原李
王爲冠大都雄雋有餘沉婉不足瑯琊新都之
文揣摩西京緣飾諸子一削質重而隸于法一
削矯厲而善于通于鱗比事屬詞壹意衡古頗
亦繩在太過矣夫左國而降道喪六朝昌黎雖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七

起其衰理勝相掩柳州諸記子厚奕奕逼人若
歐曾歸持近正蘇氏詭肆近情固其時錚錚者
也歌詩幽自大曆它亡接瞬王澤未墜闕典可
尋以君典其才博收而精取勇邁而異心便足
鞭策古人雄長當世矣又僕嘗所致憤于物情
而殆甚吾里者一旦出糞壤之中升雲霞之上
身未綰綬家已鳴鍾其於便利如渴赴水嗟乎
三千大界塵劫易窮高臺曲池雍門廢響孰與
夫不志溫飽鶉居而醵飲者之一無累哉史稱

萬石君家下車而入里門伯孫貴壻拜馬伏波
床下坐而受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近
邇有侈心抑其父事者于肩隨至其襟帶之交
者于涓盥之役亡覆有商容亟趨宋襄不禽之
遺且也以外禦其偏而內臨其倫則其于推轂
後進虛位賢已者蕩乎亡存恐非所以延有終
之譽而示廣厚也君典義甚高甚順可無煩君
典聳聽而仍于左右効者以僕所嘗私計而經
怪者也君典優游歲時公孤立致惟不厭深眇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四

垂鑒賁濡于以彰贊雉之誼操靈龜之守世方
弟靡而事于夸毗君典勉矣僕草莽之臣也少
知肉好數奉教于君典君典之啓僕也猶列眉
而好僕也不啻其口其遇僕不難執轡而周還
乎鞭弭而僕不佞用史巫之紛舍一握之笑而
將美君典者亦謂畢畢其愚何君典去我乎天
上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銜杯酒而道殷勤虛
色相耳比稍料理素業亡當于中辟如南轅適
燕日行日遠幸藉家世雁鷺之餘食得肆力焉

庶幾勒成一家終其令德凌波共濟必跋而望
乎後之人情也君典二三兄弟翩翩作者之場
其亦有臨風之裏乎否否

答灌甫中尉

不佞嘗誦公讌詩菟園諸賦生恨不與陳思孝
王同時明德隆茂大梁之墟有賢君侯崛起其
間不佞于古亡當亡敢繩鄒枚而履應徐第令
寘在客舍尚用灑彈鋏之卑風效授簡之末役
家大夫髮且種種太夫人在堂不欲翫去左右

鹿裘石室集卷一

五

爾君侯寓書數千里重以瑤篇揆天之才薄雲
之誼使人銜戢不佞淪落諸生正如麋鹿入樊
長林豐草豈能一日而釋于懷昔人謂遠守劇
郡胸臆無奇今其約結覆何可語獎借過隆非
所堪任拜手嘉命敬承下風

奉李符卿公伯承

寓內作者遞起遞變遞變而遞失矣迺者北有
先生南有王大理元美主盟中原模楷後進其
幸甚幸不佞以先生之靈猶知塵嚮斯道昔人

謂久於其事能不稍工然自媿徒淹歲月矣里
中君典以貴去袁汝鳴化爲異物亡論樹幟登
場覓一解語人了不可得爾不揣蕪詞內之記
室政如張爝火于光天加桀隄于澥渤損益之
數抑何所當乎往從崔生傳門下盛旨頗有意
乎不佞儻矜其蒙昧評以數言則馬遷所稱顏
子雖賢得孔子而益彰若論衡增價中郎三都
貴紙玄晏良豈足謝千里數行曷任仰止

答子登明府兄

鹿裘石室集卷一

六

嗟乎二兄不肖弟稱孤矣嗟乎天乎孤誠可辜
孤亦有身割及其親孤也何心以孤平生昵好
孰如二兄卽習孤父子爲情家庭知己亦復孰
如二兄哉而二兄儼然而君百里譽命上逮高
堂垂白屹如灼如孤材性未敢望見二兄沈淪
草莽豈非其分而奈何歟吾父速必使其足無
所履口柱而不能吐邪上依哀慈下撫弱季簞
燈夜雨形影相酬而二三兄弟南北高蜚扳援
不及訖笑在疚餘息僅延嗟乎二兄祇奉教言

寸心九折矣先大夫達生歸盡精靈不爽奉來
貺而通之幽冥能無銜戢孤始理家政百冗交
侵鵠咎則無徒瞽行則恣敝惟二兄其有以惠
存之聖室荒迷語失倫次引領清光臨風雪涕

報趙憲使

明公當隆萬中爲真御史爲神明守已建牙列
戟而提衡齊魯之墟孤卽不肖亦妄意尚友千
古近而當代又近而當郡卽未望見公顏色故
用自愉快而已孤狂贛不類積繫於天迺遽有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七

先太中之難覲顏自廢分無敢稱人于人獨明
公不鄙垂登而賜矜焉束帛尺書情文篤至藉
令孤生平奉劒履之役接杯酒之驩何以加此
孤且感且媿輒泫然涕下矣明公何以終教之
與田子莪廣文

自新都徂黃山翠壁丹厓飛雲濺瀑奇絕幽森
應接不暇政何異行山陰道上邪浴湯池問軒
轅氏藥鼎指點故攀髯處白龍潭氣天矯三十
六芙蓉間蓋仙仙御風而游焉恨不得與子莪

並驅爾

又

江許之役足下單詞片語以釋怨于兩強宗可
不謂天下士哉今廟堂見以爲乏材而用則違
材遂使志士拊膺而歎耳

答吳虎臣

不佞孤少乏酒德然好游酒人矣不工古文辭
好游文辭客矣迺酒人辭客不以孤身無是也
亦每從孤游卽足下過宛上時孤彊起而應足

鹿裘石室集卷一

八

下會足下累中酒不肯放飲孤亦竟不能豪飲
足下也爲時幾何則儼然稱孤哉足下引誼若
翁申言裏舊季子脫劒于墓上向生感笛於山
陽蓋千秋一日矣君典前驅將至鄉往足下故
不異孤儻足下倦遊金陵以素車白馬過孤之
廬左右橐鞬有君典在此生雖已號貴人尚是
吾黨任簡也

答嚴禮衡少叅

長安故冠蓋地卒不能居一嚴公哉美服衆指

高明恩賜三言成市積羽淪淵世情大都鹵莽
爾孤分當藿食兼幽憂之人不敢預天下事以
今日與明公地近勢親摧眉俛首孰與放浪鳬
繹之墟嫌微不及身志曲全乎至謂扶搖直上
一息六月此悠悠者所共經睹非深以槩於明
公孤愿公振策岱嶽使雲氣蕩吾胸日觀峯望
扶桑日出金銀照曜以恢天下之大觀又從海
上觀海市其城堞樓觀旌幢車馬忽而際有儼
而造無以習天下之幻境母今年少有以窺公
而已

鹿裘石室集卷一

十九

又

夫士大夫一不得志輒深怨而極排以爲無所
容非亮節也其計畫無復之耳不則不事事優
游待報而謂遷人之體是選事也吳倅至述公
所爲居東狀率勵于職而和平其中甚善甚善
海岱之間環召且下東不得久居公矣

答歐楨伯

人書束帛儼然下臨不孝在草土中不能蚤見

長者而廼以亡母得微寵靈爲德甚盛繇秋而
來內外訃訇不啻七奔至於君典奄塲傷心極
矣不孝平生簡出寡交所稱知己其一君典也
其一叔氏箕則今來南遊者雖少頗瞻博賦筆
不凡五言古亦似錚錚其人則非材可愈也不
孝屬爲役於左右辟猶適齊魯者不左登岱右
涉海直汗漫耳暑劇附致白亭用見時宜

答池州郭使君

昔者先大夫于役東土獲用其職與諸執事相

鹿裘石室集卷一

二十

周還其時亡何良未能探絲竹之藏恢刪術之
指退滋慙矣旣以海岱之靈諸執事嚶鳴造羽
爲光 朝宁藉逃譏于竊位冀以人而事君又
甚盛幸也若明公一旦入而稱骨鯁之臣出而
詠甘棠之伯廼所謂其隆隆者邪不孝孤不弔
於天笑笑餘息不厭死而已明公賜履圻南近
在宇下河潤千里每切瞻言惟是凶人姓名不
敢輒仰通長者坐自逡巡要非直引嫌而歸潔
也伏承明公存觸車之末響軫聞遂之深衷情

文並篤翰使載途登諸几筵不任摧隕固知大國之風厚自性惠小子其何以終此義焉

荅龍使君

吳虎臣遠使垂唁高義連人此生故是僞才亦有酒過正平醉輒罵坐嗣宗行哭窮途古人蓋往往有之以公汪洋雅度當能用人之瑜而略其瑕也

又

臺使者入宛遂從諸貴人游然非其好也項領

鹿裘石室集卷一

羊

紛如令人短氣昔者之會千載一時堪以樂歎今明公淵躍義少泥蟠舊令尹郎潛散寺皖郡丞使爲晉陽孤且雞骨支牀厭厭意態四顧而悲泫然泣下辱爲役兩尊人者於心終不忌少需圖報海內窮士多歸明公明公請謝不倦完庫爲虛大希闊事一詩錄扇頭奉以出入其氣大都僚蕭矣

荅王仲房

辱諭孤勿于座中肆謔君典足下愛孤迺令孤

聞此言然君典與孤非今世交居約時頗習于謔卽君典今貴固疇昔君典也人自敬丞相長史耳獨孤於座上能謔君典君典能受謔政猶王生結襪廷尉長孺長揖大將軍衆人但當舉孤以賢君典何疑之有足下誠愛孤似未登君典矣

奉朱憲使

明公入大梁也攬轡之暇周矚川原宏暢風詠當令枚馬失步河岳效靈矣嵩峰二室之神頗

鹿裘石室集卷一

王

有鄉乎鼎祚丹崖綠嶂盟言尚溫唐大叅者是孤外舅吳汝州詔相是孤友汜水令一科是孤族兄以明公列戟其上使孤杖馬箠而北可不謂陸生入洛司馬游梁哉廬次逡巡臥病者半每惟茲意恐終不遂耳

荅馮憲使

天爲我 國家資此良弼藉手先人不介而合以申竹箭之貢叶茅彙之占先人有天幸焉于以顯以人之義博上賞之名顧明公之繇稱報

者抑何其隆隆至篤哉蓋先人投効未幾而倅人所歷孔邇粉榆未幾而專征之鉞儼然于上又未幾先人已矣垂寵執紼之謳益重稅驟之賻是先人所致于明公者第循其分爾而生死爲患固自明公終始之孤不肖狂簡失裁于時濩落居嘗竊用愉快則以家庭父子知已互驩鼓舞于喁直門內事今且不弔于天矣奉諱以來上依衰慈下撫弱季營魂至曙抱影立枯卽疆塹生存而寔從死伍也兼以少習書淫短于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酬世授之筭子不知縱橫人或采其虛聲謬有徵及一經榻管見敘催租將世雕龍之謂何而曰象賢之大者乎每奉先人自誄之末章若明公與共圖之者輒腐心刺骨媿汗接踵而淚承睫下不已也我生有命在天富貴非可力致矣其有不潛心大業而砥厲志行者有如皎日是怙是恃惟明公儻以必不肖而是棄是寘也亦惟明公前月下浣始承開府之期已而冬乘春今欵逆浹旬先集副墨趣得什九敬馳一力于

臺端者逡巡坐此屬不自茹乞靈雄序飾華首簡庶幾標秉當年鏗鏘異代太玄假桓譚以示遠三都緣皇甫而增賈不肖孤不勝大願

又

往明公攬轡而西所爲孟下之覆而榮施孤家者何可指數又圖不朽于先集儼然以大序開之使不類之子稍得傳童烏之預玄則何以稱也大序莊誦回環幽深篤至古色希聲以今繁戟森嚴訊牒旁午有是哉卽左右鞭弭周示上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國當悉敝賦以從明公故兼總並用終不欲示偏長爾孤始罹大難竊計幽憂之暇庶幾補刖息黔而及君典南還其人可與語楊花今古亦有少助何彼苦名高爲富貴人所斂飯沐不皇孤卽賤且日作牛馬走遂令此意竟爾失酬明公以兩生振起風雅爲之愉快益益中媿矣

答施克平

我先大夫亡恙也蓋嘗咨咨稱足下白眉云袁汝鳴則束髮已與之游君典年家子隸門下又

孤所暱友亦幾何時而死生貴賤無異蓬飛輒爾星椒北斗之籍今且次先大夫矣孤狂贛錯迂罪在勿赦顧安所逃其筭而于先大夫波及邪此孤卽百死不足償復不可自解于司命者也歲律倏周儀音漸逝聖室煢煢日惟眼淚洗面而已手勅惠存旋誦旋泣益之嘉貺銜戟云何

答龍使君

當侍先大夫請攝也則門下所爲地主禮備矣

鹿裘石室集卷一

三

惘然心目曷敢有遺而聞者亡何竟麗大故扳號摧裂從死末繇比忽襄事在期彊延餘息圖効其終然已厭厭無復人理迺大人長者不醜于懷奉將隆貺仰辱嘉章磊磊千言周篤排側以孤不肖之身而先大夫不啻席數世之好何以得此門下哉感當次骨痛欲腐心籌狂懲讐涕流踵下惟先大夫精爽是依不孝孤未先朝露寵光并及稱塞無能愿徼所不報者于天而已草土荒迷申謝不次

答陳御史

當使者持斧而南先大夫一覘顏色于時外交廢絕以陳公所嘗概于中迺自力疾非第以肺附親也已就醫蕪陰歸凡閱月而罹大故嗟乎不孝孤可罪擢髮而數百死何辭顧割及先大夫哉嗟乎陳公孤少狂不類亡能爲報于其親此陳公所習也卽不肖或有偏長庶幾父書萬卷不失稱大夫之子亦陳公所習也至寶不飾太音希聲耳目淆錯誰則辨焉公雅好孤其圖所以濯之清泠而曷其寔與也乎辦香束帛稽首奉將先大夫精爽是依敢忘靈寵濡毫勒謝南鄉漣如

答吳汝州

居諸不待秋老矣廷承今作吏不免折腰苦爾孤日在牛馬走中境外之交日以廣體日以屈豪氣都盡向廷承道之當發一浩嘆也臬中朱憲使是孤金陵社中人比從汜水兄舍人附一書四詩並薦廷承此君長者知廷承州境在遠

無益事聊以明孤之心矣見委壽章孤所宿諱
不得已爲廷承破例殊不工然壽章卽名家亦
不得工惟廷承財擇

寄朱使君

中春從君典奉使君手書教以近製諷之泠泠
已輒惘惘蓋頗厪今昔之感徐成都遷矣謂聞
問且無從也迺復有敝嫗爲使君部內吏得再
申訊下執事豈非天之所造哉不佞近狀益落
益醜此道益進益難屬者多病藥餌不皇木葉
鹿裘石室集卷一

二十七

欲飛始領秋色楮墨如遺逡巡自廢奈何鄉故
人陳之徐簿世嫗其人敦樸必無敗乃公萬里
一官重繭而至卽不敢以不佞徼私惠于君子
惟執事者稍善遇焉下里之音雜出勞苦不足
稱和陽春政可董伍巴人耳西詹蜀道難于登
天把手未緣搖心何似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陳御史

讀大疏所爲士氣之當振也固爽然自失而覽于近事頗類言孫之時又髮上指終夜繼之涕泣矣夫古今士其進積薪其退隊淵大都以負氣故千載而下抵掌劇譚取彼與此當有定論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

顧國家之謂何後世老儒以東漢諸賢獨持風節一擊而黨錮成再而炎精不熾以傳罪于龔厨俊及之流孤不知安漢公易劉氏臘而彼書爲羣筴詘者至四十八萬餘何人耶嗟夫陳公殆難言矣陳公操振氣之權而負下士之節孤敢以士進涇先生王九江者公所習也叔子燿鄉校有聲旣除而來游太學戒且詣公其人可于他書多所漁獵著有論公祛篋成覽其人可知屬孤紹介于左右非妄希冀欲公知其人一

振其氣而已

答上虞葛仲韜

春中得足下都門書並詩羊曇致西州之感宋玉託九辨之悲則涕洟瀾下隨潮東注一灑稽山之陰也死者有知庶幾生者無媿是謂足下孤卽不肖以足下之靈猶能鄉意斯道提纂微言錢塘一衣帶水何能投鞭與足下信宿乎勉學力行示我周行敢不澡砥以承大君子之休命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

答邵長孺

別足下五日而公臨行公臨行又三日而孤舉淡悶偃伏山中姑執之役久不省作何狀披展芳訊廼已平從者于津吏行路之難自昔歎之不圖足下親邁爾足下文譽昭朗履蹈肥素此輩細醜政須天眼尊者一破大小之觀也

報徐選君

孤亾狀七尺不足以傳罪邁此鞠閔明公俯存世誼曲宥凶人敬發華槭奉將嘉誅重之賻命

沐柳有資則長者之德哉先太中承起廢之詔
一紀于茲明公秉銓持平單心推挽登山公之
啓事忝康伯之芳隣而推魯如孤公故嘗從稠
人中目蜀之卽先太中不偕末世終賁丘園孤
不佞淪落不偶蓋亾可稱報矣死者有知生者
未死其于高雅寧忘銜戢惟明公牖其顓蒙輔
其蹶躅使偏長或有所効孤生必植于成敢不
拜大君子之賜

與歐楨伯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從陳直指得歐先生尺一書及寄我一章南北
三草故恍若揖讓其前躑躅其後奉岱嵩兩記
又儼若登日觀驚扶桑之耀游二室拍洪厓之
肩泠然御風良非虛語已從君典得所爲歐先
生者鴻器雅流心無近事依約玩世吏隱一壺
嗟夫我輩亦湖海人耳奚居乎坐自微纒當吾
之生而失歐先生哉

與姜戶部

明公蒞于茲土則不佞在博士籍中病廢多疎

節明公接引如不及承藉光寵有非常之遇則
非直世俗之眎不佞者矣已明公入爲內臣不
佞治祖河上驪駒甫歌其意蓋鬱然不自任何
者知已固重感恩也是時家大夫業已負疾不
可勤于遠而明公所爲家大夫者意甚周至家
大夫不作矣不佞儼然在衰服之中姓名不祥
不敢輒以尺一通又有四方之交日進而先人
所稱門生故吏及不佞與有傾蓋之識者束帛
而臨之門無虛軌及文字之役者月無虛日不
佞惘然無以應也明公故舊不遺繼于前好數
假借不佞而不佞若遠若近旅進旅退大者旣
不能自舉其身以顯義明公次之不能源源而
來用修德于左右繇頂至踵無非過者然士維
良不必據位報維稱不必具文明公不以世俗
眎不佞而不佞何可以世俗之報報明公誠不
自茹以明公之靈尚能罔羅舊聞考見行事庶
幾以紹明當世然是物也人讎之而不得奪之
父愛之而不得予之取諸造化之餘鐘鼎之外

鹿裘石室集卷二

四

以不朽申明公之百一報而已明公清閒之燕珍重德音念明公長者要非愛而不竟膚好而中窳苦者也蓋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則明公之眎不佞其不以世俗者始終之矣

答楊司理

越郡故天下文明之域也先太中以單符從事其間譽髦多士駸駸日興何敢侈甘棠之頌聊以應竹箭之共而已不佞其時尚在襁負稍長獲侍于諸君子論世道故則稽山之陰鑑湖之

鹿裘石室集卷二

五

濱若已再游者也門下儼然執憲大府爰書亡枉肺石爲虛而用其餘力手兩邑之篆而提衡之嚴巡徼則鵠冠告遁備賑貸則殫骨更生故知兼器通材左右宜有矣家大人倏先見背不及致莞爾之戲而申不寐之喜益有概于中耳門下故誼不遺瑤翰遠頒珍儀下錫念聞笛于山陽循挂劍于壘樹發函登几感戢彌深短言一章申其約結仰酬高雅以附于懷舊之賦云

與未箕

不佞孤而往迺益知季豹矣季豹知孤則在孤知之前孤非人哉造物無心何德何怨吾之于人誰譽誰毀自燥髮時輒窺其理今復作此伎倆邪第以季豹坐不佞故開隙于所親則孤所爲過爾藉令孤能策高足早據要津斯季豹從孤游便可調適衆口豈宜有此顧千秋之一時衆人之于達者在季豹譽之風雨淒然木葉盡脫仰天搔首轉令人憶季豹也

又

鹿裘石室集卷二

六

歸亦坐過日子然且少清耳目入城又當爲牛馬走季豹得暢其神息其景眎我豈啻一蜉蝣泥淖中也晚來宿此直閉門無一人往來耳

又

應酬文亦不必工但令知出吾輩終不可作惡語也從天逸閣望故園諸峰鬱鬱紫氣令人心折近欲病誦季豹詩灑然矣

報周國雍司封

奉八月初五日書始知左右書薦僕于學使者

事雖不行意獨良至故敢陳其梗概于左右僕年舞象隸名博士甫冠而廩縣官世人耳目易欺俳偶之文動激激賞其時僕陋中壯性血脈憤張將乘宗慤之長風挹質生之太息兩手捧土孟津可塞精衛銜水溟渤可填而大繆不然一搏不中已負鶻鵠之耻來者難追深冒衰鳳之譏廼信尼父擴廢興之指蕭遠著運命之論躬自有之寔非誣我又少旁通金箱玉笈之言聞三神山在大海中輒思褰裳濡足涉世漸久

鹿泉石室集卷二

七

益厭人間不幸門單二兄短折家大夫督之以儒檢授之以後房閒麗備前居常不內陳書充几目不相訓先世藏古遺文頗富私以隙駒之間漁獵其中平生簡悅不覆回環有所術造知才遠謝作者隨加火攻其存諸煨燼之餘董二十餘卷自悅而已既而數踰三獻終不賜剖千金市駿枯骨何靈其大不能運籌借箸勒名于景鐘其次不能埋照發光忘饑于泌水至于垂空文以自見托名山而不可朽殆亦經國之大業

而通人之遠猶也內滋惡矣由茲以譚若僕者

身無屈宋之遇而稟其悲識無嵇阮之曙而蹈其敖門無好事之來而冠帶相索鑿坏引去家無取酒之貲而坐客恒滿窮交務分府寺無布武之跡而巖棲川觀彌月不反錢刀無握算之智而樹蕙藝蘭胸殊了了凡此皆爲流俗所經怪牛逆羊順木直金革各從其質爾僕亦安能詭固不情俯同羣議哉然僕身經大小三十餘戰未嘗敗衄而高密威損于關西少卿聲囂于

鹿泉石室集卷二

八

漠北使者臨發之日號之名士責其後圖意如孟明之使過庶幾曹沫之効功甚盛心也嗟乎周君僕不能矣髮日長矣骨節疎矣子欲養而親不逮矣棄核不可登于俎死灰不可以覆然名固不可再辱矣比來太夫人時時醫手妻孥遘病生一女不數朝而天敘之歲叟告侵見無半菽黑貂久禿青蚨寡恩枯桑號風雨雪塗戶僕出則較數米鹽入則部署湯藥中外合攻俯仰被累精神越次鬱悒誰語嗟乎周君憂能傷

人自非金石而能久長乎且僕與周君趨舍異趣星域殊方素非有接塵之遊齊年之分也往顧僕于逆旅桑陰未移肝膽盡瀝蘭尊繼好膠漆匪堅茲者之役不惜齒牙升僕于君子之林冀僕以國士之遇而僕材行朽穢履賤處卑竟違清舉遂令聽者失鍾子之聰覽者蒙周客之笑已何足責正用媿人周君周君假令僕當時曾走一介削一牘以仰干下執事是君卒爲僕居間之客而僕爲君私人矣豈不成兩負哉僕

鹿裘石室集卷二

九

宿有言上循薦士之公而能使士不求薦士絕援上之覲而能使上之薦不忍先聞道交修矣嗟乎周君僕今撫壯亾問吾舌矚吾寸心尚存否懺悔夙誓神明無惡私其緒論勒成一家儻他日有甘鮑魚之腥而偏屈芟之嗜者略知有爲周君所題目如僕必不與草木並腐電泡等滅無言不酬無惠不報僕之志願其在斯爾他不能矣

答陳博士

卽寧國爲少隸在圻南蓋且支輔也其人有樸茂之風然亦質勝而野爾不佞妄意斯道郁郁從周以不辱敬亭山水之靈頗歷年載眇所和音鄙心私寔恠之尺一南鄉大自斐然非循鈴槩之業寧覆得此奉以回環驪賞無量其謂天上故人惠存淪落是公夙昔雅度忱竊銜戢焉固不足概其平生也令問麻嘉行矣上逮以公其才何患遇合所稱不朽者愿益圖之兼程而趨登于彼岸不佞當執簡効役矣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一

報龍使君

不佞比游黃白蓋僊僊乎亦大奇云煙霞之色尚盈眉宇第恨亡繇偕使君儻使君把讀游紀知覆恨恨矣吾土距湖陰一衣帶水投鞭可斷驪磯之上侈譚孫吳釃酒中流酌青蓮狂魄于牛渚蛾眉間然犀而照江鬼不益亦大愉快乎辱收當令商叅襲人當與使君十日豪飲爾華槭珍貺儼然並臨回環今昔何任遡詹惟是沈淪草莽不敢以姓名煩勞典謁則疎節太甚不

自省其不可也不佞暑病侵尋鄉日酒人都已散盡眼前齷齪未堪寤語故有食醇醪及高卧而已使君守在繩墨適能調郢雪而鼓蘭風可不謂天殪通材身兼數器者哉昔賢以遠典劇郡胸臆亡奇其於使君良不足謝平陽公千里寓書詞指溫篤傾心門下莫肯雁行吏隱亭草鼎祚請事嘉命屬副墨之子

奉陳德基明府

當世若德基君卿固先達士之翩翩者也不佞

鹿裘石室集

卷二

十一

亡所介紹一旦縮數千里之地獲周還乎馬箠則退竊沾沾喜稱生平盛幸矣放艇迴溪捫參斷石白雲行酒飛瀑濺人斯其游蓋且炯然心目也瑤華貽賂金石並垂時覆惡緒紛如肱篋披諷猶之張樂洞庭棲直廣莫一塵不掛萬籟皆鳴止瘧瘳風何足云喻維日絃化久徵 綸召伊邇卽海岳之盟亡恙而鴻泥之跡漸疎前此嘉晤忱千載一時爾城東執別黯焉內銷幾欲霑袂此又豈兒女子徒事媚人悠悠我中注

德基知厯懷不寘矣俚語五十首詞旨無當我及梨棗尚斬有以申勅之不佞輒蒲伏以竣命

與吳比部

敝邑固在明公宇下已卯之役臨之堊室之中傾示肺肝若已再遇草莽狂獗之夫無所德于世而公儼然數存之無何則公有西署之擢業屬爲詩內諸行李而私念姓名不祥不可以先御者于是而今闕如也 天子在宥天下海內宴閒公等爰書優暇卽衡石無足勞公二三大鹿裘石室集

卷二

十二

夫講業而起不朽之筴矣西署在昔頗稱多才風流未謝言緒可尋惟公等其寔圖之

奉汪司馬

鼎祚自得通典謁敢始稱人矣掃門之役寧乏于左右不佞鼎九牛一毛益亡足比數而長者殷殷盼睠授之餐又有以重賸而專騎兩臨之門下名世應期笑顰自愛豈故好其似者虘而用此挹損爲也皇仄皇仄從者病懼且叵測遂速戒還軫倏然而往倏然而來其于沒身夫子

之道者良多恨色矣白雲在念環召少延鼓篋
東行庶幾終釋吾媿爾俚言何敢以恩記室所
竊佩服于門下者聊一志之惟門下矜其矇瞶
不辭引手焉臨發曷任詹遡

奉前郡守陳公

疆圉之秋奉倌人執別江上其時先大夫已負
疾不可勤于遠不數月而大難且作餘息董延
越在草土者三年矣春中手明公大計之報皇
威駭眎氣塞髮上指當食而歎撫牀咨咨竟日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三

彌月不釋于懷夫以明公寬平廉靖政通人和
維茲境內莫不益麥甘棠之詠祝畏壘之尸而
雷霆不測玉石俱焚百犬吠聲三言成虎故投
杼見疑于慈母掇塵不營于聖師是役也則明
公寔有之昔三老扣闕而訟王章孔璋削牘以
掾北海何嘗有杯酒之接劍履之驩此其人以
愚章智顯義亡窮鼎祚亦男子耳明公鄉所爲
翦紱而寵靈之者卽明公不言鼎祚心知之矣
下之不能引刀以自明上之不能何校而同罪

首鼠兩端抵羊羸角其爲慙憤如何可言比者
蒞于姑孰神魂奮飛會學使者行部敝邑不敢
離去敬專一力先上起居摠衣有期臨楮切悃

荅沈徵甫銓部

比奉尺牘抑何其整麗周篤也以門下之于斯
道若取券于負爾而謙讓未皇此其意蓋不欲
以偏長見乎庭實之惠幾于盈百自公處在厚
境而不佞之薄益張稽首銜戢所爲母夫人之
役業已承命惟愧不終廼門下以辱副墨是爲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四

門下世界也稍有載瀆具史使君使君儼然
內召固是 廟堂公舉亡論不佞卽門下而喜
可知矣計使君醉天官署中時不佞把酒南鄉
而呼者三于時且夏風多南幸兩公屬耳焉一
燦

荅方山人

于魯過宛上時不佞值鵠原之急拮据朝夕爲
裏可知往從諸君子後輒已鄉往于魯而當儼
然臨之也百事坐闕人亦有言遙聞聲而馳思

日進前而不御豈僕謂邪入冬侍家大人還里
居頃者始來城邸遂不能托鱗羽左右尺一下
頌寔次于而嘉篇並自斐疊讀之益令人有伐
木之感焉會郡司理應 召文事倥傯略申報
語蓋亡論瓊瑤矣惟于魯一笑寘之

與潘桐源

鼎舞勺之年獲從先大人挹芝宇而飫霏譚蓋
十祀于茲髮且總總在古人已當棄襦矣淪落
于時狂斐自命未敢望知希之貴或庶爲有托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五

之悲而執事者貶錫瑤函詞旨溫篤感覆深媿
爾伯昭詩雄麗並臻允稱獨步而丈人秀爽可
餐政足相輝桐川奇寶詎止崑壑間耳耶輒忘
揆量用謝蕪語尚不鄙曲施郢削焉

與陳定菴

夏首敬披手勅兼拜諸篇粲粲乎泠泠乎若聞
天籟而聽廣樂也吳風清嘉亦頗浮競明公身
度所臨宣以金石將令一變矣不佞一介仰塵
記憶置在品題有頌穆如奉之出入新都謝少

廉東邁寄跡宣城會不佞有弟之喪方亟匍匐
率布起居謝兄博雅束脩敝社之選其來無他
以汪司馬期王長公于黃白之間秉茅定鼎二
三兄弟亦在壇坫所恨不獲侍公執牛耳尸雞
壇良闕事耳簿書豐暇以一詩祖長公以一詩
寓司馬卽可以封泥函谷挂旆天山而况黃白
靈區又有公飛鳧之遺跡乎翹跂翹跂

與友人

君揚業罷官迺復有用舊事跡之者此其事大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六

較本在上而不在下其意以抹君典而不能併
全吳生里中人士不惟其顛末獨歸罪焉今得
兩重矣然因以齟齬僕謂僕以義故黨君揚若僕
中固欲爲君揚解分亦爲君典地下代報耳口
語籍籍可畏奈何

與史職方

公行方夏閏耳八月望矣始得奉兩書左右伏
惟尊候萬福僕太夫人勸勤遂以家督兄命薄
田半入聊足衆口生愚不能致泉刀又不能作

守虜取酒徵歌旦夕有費今秋園菊不甚着花
卽詩不數首復不工飲三五觥輒至醉其邁往
不羈之氣較公在郡時頗索莫矣公同舍人有
知音否無論知音有知騎款段行西山爽氣中
放腸大嚼不作官人樣子否公近讀何書新篇
多少並乞裁示慰此遙想

與田子藝

歸來山中烟霞之色尚在眉宇寤寐子莩且朝
而夕也山川修阻把臂未期多岐亡羊願益自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七
信不佞少雖淪落負此狂心子莩淵渟鴻朗雄
眎一世迺亦傾心不佞乎而不佞所欲周還子
莩者當非皮相矣子莩其益有以惠不佞一暢
其交成之誼否嗟乎子莩何日忘之

與潘理官子會

不肖負罪天地疆顏稱人在公憐而惠存之而
竟無可自理也方餐釋箸臨卧撫牀居起睽乖
形神銷沮念惟先大夫卽不爲天亦不得稱上
壽不肖亡論處賤不得稱典謁能通此其媿恨

日集于中聊一向公陳之爾天命不常良辰易
失達者豈須示怖一日兩日秉燭而游差以快
意當年而已名園花竹平安不敢致問農事及
矣惟公多種秫田醉領春色是願

與徐蘄州

自明公去郡凡茲臣庶莫不愛憇棠之遺圖庶
桑之祝至若鼎祚穆以清風惠以甘雨其爲瞻
邇猶倍等倫蘄陽固吳楚之交也芳芬所及眷
言承之敝邑不弔瀾漫千里流離載道并州故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八
鄉想亦明公所軫念矣從父守默方判崇慶其
家屬行有部傳望爲畱盼使前途通涉彼此均
感

答姚國瑞先生

恒山有靈得明使君填撫之廉白之聲豈弟之
頌相與爭隆自三公而下五岳四瀆各有所象
老師今領其一矣鼎祚驚劣記稱博士弟子時
則從游之歲甫卅耳不二紀于斯乎大者不能
乘時奮力以佐公家章明大教又不能編蒲緝

柳提纂微言以俟來者比秋之役如魚騰雁臣
序及則進不必垂天沃雲搏扶搖直上也老師
乃重尉藉而厚貺之臨風登拜且感且慙兩京
遺編敬虔東壁晴窓檢點卽承明訓矣凡老師
所爲牖蒙繆愛有加無已者類如此

與馮方伯

越昔辛巳一奉台祉凡三改曆矣疆域阻修末
繇繼觀承風引領惟日爲勞庭訓精白裒然高
舉其時鼎祚方持先恭人之喪疽發于背展轉

鹿裘石室集卷二

十九

數旬遂不及從公子游至辱在世講而喜可知
也明公出入三朝寔稱鼎呂卽如我六郡治
兵十年生養戶牖虛設枹鼓不鳴此其惠今何
能食焉世號清夷之際迺違材于衆口棄功于
一鼂非草莽之臣所敢與論然天以代報于公
子矣鼎祚母氏捐養在辛之冬明年冬而失一
女又明年秋而愛弟竟殤先大夫遺體以見屬
者也今夏覆亾一姬兒女俱穉繞膝而啼它如
內外之親紀綱之僕淪歾無餘腐心幾盡所董

存者皮骨耳門下鴻朗闊達脫屣浮名履順而
行觀化自適何宜以此仰溷高裏用厯遐眷亦
所謂人有疾痛必呼父兄而已

與朱比部

秋不佞鼎在京邸也何從御者之懃眷不寘乎
致士自隈始已亾論纖璫不足承大君子寵靈
卽其人賢有才令周旋門下覆奚所裨益邪又
不肖見擯有司仰孤造小子之盛心無德不報
奉以徊環感之媿之莫愁湖雅會其日走驅車
而東也已沈生歸則朗頌雄製泚泚焉蓋不直
湖浚而深盧家煩挾此可驕蘇小西陵也走極
恨不獲與末席譚次兩掖下習習風生爾

答管彥懷

不佞舞象之歲蓋投分足下不淺也我先太中
手足下文輒咨咨稱後來之儔已迺羽儀各乖
音塵不接則不佞疏節自廢爾足下召對公車
矣不佞辱在奧濞足下一旦而揖襟帶之交循
笑言之緒比者至於大故足下又儼然臨之卽

鹿裘石室集卷二

二十

其時不佞且迷罔亦愿破涕爲驪因顯出否而足下內難作矣聞之心悸念足下不宜有此未幾不佞舉淡悶展轉醫手不得爲報於足下足下所榮施者何以任焉境外從游輒多寄文於其口以足下命當輟而効役足下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也

報蹇督學

是夏也敬附一札四詩史使君比過濟上則明公車馬在臨邛爾時當溷記室矣中秋之月良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二

書下頌若從雲墜循誼道故回翔不舍益之篋瑱非分所堪而又手勒數行粲然指掌逾于承面鼎小子何繇得此長者哉計明公業已傳檄七十餘城夫是七十餘城也奠以泰岱帶以滄海其人無不絃歌執禮器俎豆之事肩摩轂擊猶之榱桷杞梓繩其曲削其腐可以爲明堂之材明公言發爲經身依于律其所謂使大匠琢之者與巧師造木人尚能以步中軌歌舞應節而穆天子比諸造化況以齊魯之士焉卽明公

虛懷不自聖固胡血指憂乎不佞小子不能深自託于櫟社以終其天年方將批其臃腫詰屈而冀匠石之一顧是時正有操斧者臨之矣頭顱如此爲懷可知河南公謫判黃州視蘇家端明故事亦可謔浪千古史使君入拜司馬海內宴閒讀書飲酒故足郎潛此中問訊旦夕不絕知明公所欲聞也天氣僚栗北地早寒惟明公爲三千羣弟子珍攝

與寧國令公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三

久不參承擘鏡自照便覺面貌可憎不獨鄙吝復萌也日來旣墮文魔更苦窮鬼送之不可避之不能聊與優游而已長卿廣桑子多在左右臨岐再四屬爲我訂幸卽見示且知公必有定品并以教我

荅屠長卿

得大序從枕上躍起頌之正如上清仙史携烏龍女子唱朝元引雖極纖豔參寥泠泠自當知爲釣天樂部也鼎祚腥膻之口旣作饒劇塵土

之耳頓聞妙音亦是遇真緣合爾良幸良幸

與湯義仍

足下名標琬琰德潤珪璋矯翼抗鱗千載一覲
甚休甚休今天下大勢類多毛舉苛細而綱紀
不張塵飯塗羹而本實不著廟堂舉厝非藿食
所圖卽僕私慨于郡邑少見一二良吏矣足下
侍中則備顧問勞外則寄牧養一命之施義無
自擇往謝友可與僕書謂僕之志不稱其才斯
言可見至目足下之才不稱其志良未敢然僕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周還足下嘗以足下豈流連腸詠而已僕小時
固有微志意丈夫當經綸雷雨參成天地家人
產不足問也沈洋自恣若癡若醒長而于世齟
齬難從隙駟何常親不待矣迺稍稍循行晦首
檢桺奴客位置天下諒猶理家旣且旼難相仍
拂逆橫集自非達觀齊致孰能不滯形有垂壯
之年容髮頓殊嘯歌俱廢始焉維谷終成已而
北來者傳足下賁然存我眎疚在躬舉若不勝
抑已三讓此足下厚本自天愛不加察輪樵分

定何克云酬今所就者詩賦凡二十卷文數卷
未就摭拾緒言無益前美不宜貽姍同好縣書
國門顧惟事賤牛毛味涉雞肋藏而不固祇自
點耳頃日霖霞朝晦溽暑時行沖明載襟善自
消息臨風軫結想宜同之

鹿裘石室集卷二

三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黃侍御

明公蹈和飲醇依仁輔義光馮日月會屬泰
交義湧冠之惠文立清仗于玄武所謂入叅諷
議出振風猷者也竊瞻表儀餘暉自耀顧盼成
飾吟唾爲恩跡邁未遐若彌年載私惟生不諧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一
世識與穉謀鴻羽莫攀馬足未數今茲之月寔
始服吉方敢以賤姓名上通典謁若以天之靈
微福敝邑建繡斧于東方鳴輶車于左輔則豈
惟不佞走黎民社稷定嘉賴之夫春陽麗而百
卉承權輿滄溟運而波臣沃升斗詩曰將恐將
懼寘予于懷願在下風不勝望幸敝草本不足
存往辱明公被玄黃于溝斷飭鄉澤于無鹽仰
借鴻名冀穉蠅附儻俯垂相警之誼猶塵引手
之仁其有以終教之

與郭池州

門下鼓吹曲蓋作牧上游爰書蠅與王祖繼屬
使者四出輪蹄從橫迺猶脩命境外俯存久要
束生芻于宿草哭亡簪于少原夫繇善刀始發
遊刃有餘族會俱宜纖介必達靈澤周流英聲
茂著期月而可千里如歸池陽竹馬將與君家
細侯后先相望圖牒所稱九華齊山頗多幽異
往以馮使君請爲地主負彼成言卽不佞尚在
世法未能棲息其間殊願得御風而遊焉經夏
鹿裘石室集卷三 二
以來家夫人時在醫手妻孥通病歲告凶事謀
生無良內外坐困因循抵今敬先布一介于下
執事別具不腆仰溷尊嚴貴在露其丹誠居貧
亾諱而已維茲日至廣振施節居起以道微陽
代伎賈鳳遺子馬
棄妾賈鳳敬白子馬子馬子不憶螻蟻之役乎
軟血于盤酌酒于地鬼神上下共蒞斯盟卿族
間右未有妾輩充在後房語曰母爲福首母爲
旣先以用婦言破卿門戶是旣先也過在妾

迺其時雷霆震驚不及掩耳單苒婁趣急于鬼
伯狼狽道周猶豫彌歲子馬居亾境內之修行
亾出疆之導旣委諸塗又發我笥當門狂犬信
信反噬卿獨何心而至此極乎湖上舊居鱗蚬
網戶魑魅屬垣追繹驪端皆成別緒青蠅獸詠
緣枳棘以生讒彩鳳空名知羽毛之見累夫巨
虛負戴周周銜尾腐草逢時能化獨活無風自
搖妾誠婢獲含齒蒙髮豈異于此長君俯存平
生操舟遙詣把臂欬歔興襄躑躅可謂仁心爲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上

女棄妻義無反顧貽書決絕勿復爲煩

答吳汝州

廷承長者也迺令眉語口柔而干一世好乎獲
上有道不必憤而裂冠居身有則不必化而繞

指消息天行以永終譽

答王汝中先生

奉諱載期壯心都盡賁亨罔著允塞未能徒以
取陰蟬蛸懸贅大地而已往承門下暢指于良
蒙來教引端于華實收不稽首載諸佩紳

答子登兄汜水

以兄其才臨十室之邑則所謂隋侯之珠而彈
爵也其風土凋弊盜賊滋有政不可易御之繩
束急則絕烹小鮮而撓之則糜願惟三思

鹿裘石室集卷三

四

答西亭中尉

先師數千祀筆削之典六藝身通如游如夏當
其世輒不能贊一辭而君侯抽其秘騰牖其部
戶揭日月而中天縣之國門與副在名山千載
一遇卽令鄒枚肉而賦修竹應劉起而詠夫容
故未嘗不豔稱之以茲揆昔有慚大雅惟君侯
愛嗇精神進七箸儻許執鞭弭而周還中原願
以異日

與仲舉弟

吾家自家人而後影纓委佩不爲無人然以
翱翔天路鼓吹皇家則在此舉矣足下秉性端
醴循志抱損必不如近世以富貴驕人氣焰凌
物尚猶足下卓爾達觀超然玄覽毋見笑于北
海若儻能登在木天優游黼黻幸甚其次爲郡
理或令一邑理郡使法不勝情足矣令邑如主
婦治家米鹽醢醢並自手出尊公殊以足下文
弱似欲足下從博士起此雖用違其才亦足蕩
滌世心弦誦長易前輩名臣多繇發軔駁駁公
鹿裘石室集卷三 五

裏言如此雅意云何

又

吾家李豹實負奇而坎軻不遇其近跡孟浪政
以有托而逃僕屢中既難壯心耗矣近亦從此
中稍覓生路大丈夫不雄飛萬里便當極情酒
內以樂死爾安能鬱鬱作兒女自好乎僕少頗
作盛氣肥腸謂人世無不可爲迺今無一
事可令僕爲者意量如此固且自憐足下嘗中

好僕僕何足好勉旃願以好僕好天下士之負
奇而坎軻不遇若李豹者而已此足下用肘足
時也珍重珍重

荅汪仲嘉

千秋大業諸君善爲之景升嘗半面南都故是
後來一僞令諸君爲金城湯池必無可攻之執
僕心死灰難復難矣諸君宜專意東不必以僕
爲慮也

荅張僉憲

鹿裘石室集卷三

六

公迴翔臺臬亦既有年其出不訢其人不距蓋
淵乎至人焉山東襟海負山猶稱百二文事武
備氛祲晏如昔所誦以爲萊人不敢加兵者則
見今日往聞玉體在攝固知神明所相戢穀方
來迺適符矣遙承手勅儼若面譚苑結寔繁何
繇抒寫別教百世之業亦百世之感也大拜在
期良時難得幸公其始終之

與王長卿

聳新都有長卿者慕司馬長卿而襲其字如相

如之名相如也則足下其人乎僕嘗兩帆于湖而皆以問藥至不賜也遂未能晤足下信陵君方賓趙日尋干戈猶與毛薛時過從古今人不相逮矣僕江東豎儒也用今不諧繆意乎古有所結撰強之副墨三序僕所自引過者也併漢魏詩序一首往足下倣摸率更殊稱冢嫡臨池之餘游興及此

與劉長欽大理

明公崛起能封提衡鴻采和璧白珩允稱大寶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七

方城漢水實在式靈亦且惠厚自天禮卑法地備南州之冠冕作後來之領襲若偉長文質君子公幹卓犖偏人擬之今日非其倫矣鼎祚江東陳人也受性無術狂簡失財固非門下所不足者也猥辱嘉招繆參末座白日弛馭猛燭監明清醕罄歡敵裘代質引西京之麗賦擷六代之流風當是時也陳公失尚書之期孟孺忘同產之服威儀虧替言笑晏如殆不知樂之難常者矣小草本不足存私惟駢拇枝指嚙之痛鉤

不忍盡斥比者諸君彊以菑木益覺增繁劉公當今皇甫也然安得三都其人者而儼然序之卽累人倫之鑒適恢長者之度而已公廻翔法署亦既有年玄武湖蓮花無恙鍾山峭嶠行來偏人賢公子風氣日上翩翩足樂也得無忘周南畱滯庠弦望有時勉旃自愛

答陸無從

家叔季豹頗多白眼禮法所讐足下方之步兵乃其倫矣把臂入林亦稱快事何必動慕古人

鹿裘石室集卷三

八

邪正以世渺叔夜濬沖之流耳

答李臨淮

適者君侯之車騎儼然臨之升堂載拜爲義盛高而僕兩掃門于君侯駕未及効也其最後邁君侯之小隊于清淮相尾而來及造門馬鳴蕭蕭裘衣猶在望也典謁已逐客矣漫滅之刺竟無所投因持意氣而過西寧劇飲臧晉叔齋中步而歸挾其所絕幸者西寧無難色也凡僕所以來者非有他亦欲升堂載拜以報君侯而已

以君侯之高誼豈肅客而不下堂者不聞煬竈之說乎一人蔽衣而立則一人不及見矣僕江東賤士直虛得名何所足裨于君侯惟君侯海嶽不讓涓埃耳手尺婁屢曷異虛左惟是亡兄有女僕以千金裝遣之兩雪兼程始能及事遂負雅懷雖有唇舌不能饗五侯之鯖僕不及君卿明甚業與諸君約度除于此必不敢以典謁之故終自遠于君侯昔人言之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邪

鹿裘石室集卷三

九

與松江徐司理

鼎祚載拜致書司理檢吾徐先生閣下執事手三尺李吳泖之間明刑弼教名隆隆起凡在隣壤莫不餐風飲醇藉以揚聲標蹟屬者攝典學之司儼然而臨敝邑敝邑之士側弁而哦投袂而作其有不願在下風承此厯問鼎祚驚驚卽執事是役也無之九牛亡一毛有之加槩雁于渤澥損益之數何所當焉前月晦日奉觀察寒公書知嘗首舉鼎祚于左右鼎祚伏思左右者

不嘗或以鼎祚嘗陳乞觀察是以鼎祚爲陽鱗之迎而觀察爲巨虛之負又或以鼎祚朔而車海璞而鼠腊石中表玉羊質虎文是重傷觀察之明而焚惑左右之聽鼎祚不佞羈貫以來諷頌百氏上自包羲下及昭代竹書所紀汲冢所藏羽陵之簡二酉之英靡所不擘幽而潛冥律氣明而會通典禮鉅而名瀼兵墨細而枚卜經申九流同貫七略殊源靡所不學從橫文賦遊戲詞譜載之碑版授之副墨三十餘萬言誠不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

雅馴略有所具自謂觀清夷之時遭神聖之主可以一割自効脫穎出囊命也不猶迄今垂壯食粟而已執事于邁而西有能紹明先世緣本詩書何嘗不慨其在斯舉而必先歟而執事亦見敝邑乎風脆氣薄水不勝土多麻茅梨栗之入爾在昔觀察行部習知其故庶幾一梅生者繆足當于執事迺其推擇鼎祚也固爲鼎祚要爲執事鼎祚四對于京兆不見收數十試于有司故未且不在高等席門瑾戶廉靖甘守故豈

如輪囷之木先容于人毀珠之積飭以翡翠者哉而今則事有不諧行與病會雖然鼎祚卽病若執事前所按諸士者鼎祚不崇朝可辦也而回逡巡不前政恐鼎祚之私求一不直于執事旅進旅退以衆人云耳則非鼎祚所能也昨之丙夜學博士先生口傳盛指俯存下體詢其所繇軫其在遠鼎祚稽首捫心皇荷無量卽不逮步武堂下北面負牆何異湜訥以儕儕桃梗波以文繡乎近者門庭多故喪亂相尋敦面色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一

土決踵絕纓死灰不然下流難處觀察往以俠俠之氣編摩之才遂辱題目夫長翮狃于橫颺深泉羸于短縮焉知來者已不如今嗟乎日月有昭寢以馳矣狄水旣衍風揚波矣天下如一欲何之矣人皆集菴已集枯矣吾聳之有知而不舉有舉而不知士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夫與其舉而不知也無寧知而不舉執事知鼎祚矣卽不舉可也第惟執事方未西業耳有鼎祚矣八紘恢恢而多黃口高臺戔戔而多中駟

范冠蟬綬見祥不祥此鼎祚所爲血脉債與口張而不喻者也儻執事不以諸生之賤繩鼎祚而賜之燕閒尚能亂炙輠之高譚術非馬之雄辨聳未聞于陸賈見所見于嵇生知觀察之有其舉之非以勸私鼎祚之以其舉之非有固請則可抱只尺之義終矣其以鼎祚之二三其德以退爲進而廉賈五之者庠必不厭矣敢披腹心盡布之左右且肅鳴謝土臣主臣

荅王長公元美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二

鼎祚宜以身事先生之日久矣今日而始修謁先生鼎祚非人哉伏辱霽顏啟關賜接沃以玄酒假以霏譚卽沒齒夫子之道爾何物歸與寧能驅人實念腥膻之人清都真府非可久恩廼爾引退馬首旣東裴回五里自顧此身復墮雲霧鼎祚誠不肖未嘗游大人以成其名一縷私中所鄉徃先生者神明可質死生無它今由婁上且去矣倘不獲先生片言載之與俱近何以重一介行李遠何以垂示來葉竊慙慙而內傷

故敢具薄蹠而一騎以待命左右惟左右者哀其志有所以命之先人與其骨朽矣而其不朽者恃先生在豈惟不肖鼎嘉此明惠先人有知擢首稱荷日月經天江河不廢幸先生時進七箸輔精神以道春蘇執役有期臨風三祝

與沈箕仲法曹

鼎祚燦髮莽東海之上材識淹茂博物經通有執事者良以哥域阻修言燕寥闊托思晨風何繇殷望辛巳之秋奉尺一南也下賁蓬樞惠存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一

蔬壤披襟展分若已再承執事爲世宗鏡後儔所皈白顧非倫而膺來美比小人有母醫祝倉皇執事亦策及國門見迫期會削牘片言冀酬明況中卽奉諱延息草土未絕而君典奄忽令人腐心骨且未寒索逋踵至珍弄異處蛾眉去帷餅罄壘耻芝焚蕙歎以今方昔想有同懷敝草具奏一部徃所欲獻臚列于篇儻頗循前施深惟相警之義其幸教之刑書多晏翰墨間與虛耳德音指南是式

荅麻十洲戶曹

弟直畜牧人胡敢與朱公比跡汗漫湖上略爲近似同載有人故足自老廼猶問關犇走圖報計然且爲時晏閒公等臥理之卽有七策適增繁爾足下使于淮陰此固韓王孫所嘗乞食處嗟乎塞則孳子通則徹侯英雄何常酒枯蟹螯安足了足下足下方當昌越而相齊五湖一曲以待它日將惟蛾眉已霜不得新捧心者爲恨也一笑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四

荅廖太公

伏惟台臺履義飲醇縹纓委佩極淵雲之雅致握井絡之玄苞屬者股肱予郡寵出虎符童稚从公迎先竹馬鼎祚一介之士也圭竇自掩柔翰是將雖有虛聲非其允蹈仰辱台臺拔彼僑伍之中收諸宮牆之末昔吳公爲雒陽召置賈生仲舉守豫章引車孺子方之今日詎美前聞顧惟樗朽之材雕幾莫其駕劣之質鞭策不前上孤造物之裏下惡訓惡之指繇頂至踵無非

載過所以見斥以來躡躅路歧逡巡歸計良渺
面目黧于交戟之前爾竊聳之與不期名期于
當實報不期勛期于殫心鼎祚近藉甄陶遠循
先緒庶幾夙夜益勉朝乾而已謙光下濟貫藻
遙臨飭之篚筐助其資斧鼎祚順風長跼捧誦
回環溫若陽春潤如湛露榮逾鼎重感切冰兢
嚴諭祇領先奏主記嗣再具草圖塞成命

與麻戶曹

比報足下書嘗以偃蹇是役今果然矣諸公能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五

日相尉藉不作俗腸遂畱滯此此後讀書課子
兼以飲酒足了吾生虞翻言之使天下來世一
人知我死復何恨豈以梅生至與草木同腐朽
而已後有子雲必有知子雲者足下卽不能不
爲弟扼腕計亦不河漢此言也石頭距淮止衣
帶水一簞可杭足下牀頭長有苦蒿乞一二尊
故是前書所約也

荅新安高使君

明公粹岱宗之靈瓊涉洙泗之文淪列省分符

綠經飾吏比且班先執玉登在赤墀晉爵賜金
緹車屏蓋出而良牧入而上卿黃山白岳之間
故明公之潁川渤海爾達者先大夫繆用職事
獲爲役于名藩泱泱東海實式承之而廼有明
公重叅鼎呂望著龍光因受上賞之名藉脫蔽
賢之過何敢貪天以爲己力乎明公篤厚不遐
虛懷下濟篚筐賁飾翰諭春溫鼎祚弓冶之餘
典守筆札數與材構淹抑固宜安能猷策浮榮
垂業不朽若明公所見彌者也剪綬良至駑力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六

莫前矢當範我馳驅不至竊銜僨轡庶幾以克
循勤施而已濮廣文先生行迫報命遂稽茲敬
顙力附將不腆上塵清燕于時倅人戒道惟益
綏台社永膺天錫

奉蹇大中丞

仁公貫井絡之躔精挺峨眉之甲秀明惠永膺
良弼式占比者海波不揚吳風是竟方將頌甘
棠于分陝忭時雨之來蘇而大中丞之 詔且
下矣三輔神臯九邊重鎮南國襟喉之寄北門

鎖鑰之司先後一季並屬左右行當徙王庭于
漠外繫虜頸于闕前使胡越一家煙火萬里功
鐫五釜階進六符故大丈夫逢時効智身名俱
泰者之所爲抑亦判剖以來國家所未有之快
舉者也鼎祚不佞雕蟲末技忝廁騷壇彈鋏餘
生累遷幸舍會日貞珉示遠勒班氏之銘文露
布宣威代阮生之書記儻陪后乘庶畢微長不
揣蕪辭用參鐃吹至如銜鮑子之知我感伐木
之嬰鳴何嘗不載肺腑發諸寤寐者哉仰惟益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七

綬台履茂保天申莫既鴻私曷勝雀躍

與林憲使

歲往水德適以南轅投明公之幕下明公扶袂
而起策及國門沃以霏譚饗以饔湜遂令幽芳
發于窮林羈懷曠于在遠卽明公循牆自牧游
刃有餘故能遐邇不遺鉅細必舉鼎祚卽有腹
矣何所鑒于大君子之心無亦寘通家于問禮
踐剖宅于遺孤以自累其厚光示來曆云耳今
且復南矣惟起居是勞不敢摳衣敬遣蒼頭薄

申丹款統幾崇照

荅汪仲淹

居常以足下病殊念之得手書幸而成蹙足下
有尊足者存何嫌蹙也它日過宛上正恐家姬
必笑不揅死于其頸耳秦淮久滯黑貂敝矣跟
踰西歸問舌猶在雖以雕龍炙輶寧堪困我然
董董相當安得令丘嫂施帳爲小叔解圍邪章
臺業付缺人方十許折先寄左右其次致曲司
馬公固是雅謔將請少評之未敢也白榆之社
鹿裘石室集卷三 十八

不減白蓮又何能鬱鬱居此吾亦欲東耳司馬
所勤施于弟不啻足矣年來汗漫寄于四方疏
節已極卽置百口適增煩耳雅懷見及投以簡
珠几杖之賜復何踰此倉卒附塵一刺扇頭近
作幸足下致之南中送嗣宗一歌因懷足下併
往

與詹侍御

自明公去邑爲臺中則臺中風生而邑多餘潤
夫沈淵爲陸冀之未然蔽芾甘棠久常自翳何

如宛水豐碑等敬亭于峴首新都麗藻列有道
于中郎即明公鼎望漸隆泰階馴歷功鐫鼎釜
名勒旂常而所櫺桐陽之遺愛并州之故鄉則
不腆敝邑也明公方按兩湖鼎祚適客吳中三
泖五湖並屬賜履故以威先霜負仁溢春溫矣
東歸居頃趨役于南將擬一叩絳騶龍子之國
而明公巡行未竟遠自引嫌聳且報命有期矣
不識交戟之內容狂生長揖否耳

又

鹿裘先生集卷三

一九

明公之往蒞敝邑也惠若條風濡若膏雨凡含
跂喙咸屬豫休至鼎祚者輪囷失度瓌屑無奇
拔諸儔伍之中置在國士之末披肝示素抵掌
授玄夫不穗明首根之義狗馬務施報之情卽
有胸無心亦安能俛俛悠然路絕者也直以數
游汗漫寄于四方一歲七奔尚不皇給豈徒斷
足府寺亦且罕面里閭及明公之建節而東也
嘗于吳門一奉手敕神志飛越寤寐交馳仰計
憲臺蘭峻斧鉞森嚴而浙又多口之地敝邑接

之陸不敢跳身用塵清燕庶幾仰體綱紀之
寧俯循蓬累之分所謂跡雖遐而心則邇事若
遠而道則成者也而鼎祚鄉曲之間身處下流
衆咻所集性復肆肆如易蜚所以鼎祚由南
以歸去市棲巖殺生爲皿非鬼非食纓約帶餘
故恃明公見洞垣方慈漸天潤使孤杜之生可
無立槁而假蓋之短猶足覆載耳况以明公鼎
呂益隆笑頻加愛彼夫接于鞭弭莫不承聲
長價數轍而合璧之祥固竊忝嘉招于左

鹿裘先生集卷三

三

矣迺反擇其疎逖而因失其所親夫豈物情也
乎上有瞰日下有白水中有明公冀三分而垂
鑒之今所陳者誠爲頌頌但念士不當負知己
而背德者不祥貴自明其丹欸而已蓋非必牙
獸之戢順言鳥之告驩也儻非鴻度朗識如明
公鼎祚將盤水加劍之恐後而又何敢綴虛文
于無實類繆恭之未將也佗日借宿名于某
撫舊遊之山川則匍匐道周顧瞻裘繡旦夕
則也

又

明公忠爲令憲質本仁心嘯吸則寒律剪春盼
矚則陳根生色永言無斃久道益成不腆敝邑
父老子弟竊敷茲典用寄式瞻既足爲后事之
師亦少徵三代之直甫成而闔境內外予鼓女
舞衆歌且謠皆所以露其驩欣致其推戴蓋有
言非一跡情適厥中者矣鼎祚往勤翦拂良荷
提撕繆以里人之屬効死義之先所媿卑微
無能掄賜伏聞公從長幼還望繡斧之在遐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儼惠文其若對長安數行臨風神駛

荅周使君望雍

鼎祚雖交游半天下而爲役日淺爲知日深則
未有如我公者萬里一書三時甫達顧瞻靡及
言笑宛如始有喜劇而悲臨風泫然者矣至讀
都門篇篇情見乎詞聲叶于律且以嘉陵之靚
深峨眉之鬼秀夾輔鴻筆垂意麟經寔足羽翼
素臣豈徒鼓吹元凱公方薄書糾纏徵發繁苛
而獨評倫古昔豐豫丹鉛非以兼材曷克臻此

鼎祚東首之行遂歷旬月五湖一舸同載有人
少頗盛氣肥腸亦欲樂時効一割之司不則奉
身畢柔翰之業進退維谷今皆已矣迺惟寄情
酒內混跡俳優因本故實爲傳奇譜之樂部卽
無悞矣能不使周郎顧乎此霖雨所以發響于
鍾期而良馬長鳴于伏櫪者也月俸厚俸卽付
酒家一醉望井絡之間白雲英英神與西往

與張侍御

壬午秋鼎祚方倚廬而明公有闕中之役是時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鼎祚又且病疽也旣竣則公回馭而西矣已而
燎原之火玉石俱焚三面之羅鳳麟莫揜念公
端居多暇翰墨雲興青城峨眉咸在宇下闔作
者之藩籬宅僊聖之所府故大愉快矣昔人或
擔簦千里或扶策五嶽旣酬知己亦足壯遊鼎
祚近違渡江之興遠負浮湘之期引領徒勞捫
心慙愧以公之材詘于用必羸于年鼎祚甫壯
達我二十年而昏嫁畢耳將犯白馬之危濤尋
青羊之舊肆與公抵掌陶陶永夕其無以來何

暮乎萬里一書臨風惘恨

與朱方伯

自明公之繇西而晉又西而蜀也五年于茲矣
旬宣之寄盤錯是資西人亦不得久臥轅下矣
敵草率成辛壬之際仰藉鴻名庶稱驥附及竣
讀之殊用內愧是後鼎祚方再予寧又多家難
雖壯之年意興盡矣因而浪跡五湖扁舟同載
將如公家朱公故事耳明公其霸越而相齊也
尚畱一曲以待功成公入關以來引綬多暇麾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荅桐陵余初伯聿雲

圻西蓋四名山其一黃山其一白岳一在仙境
爲九華而敝邑敬亭最稱著敬亭培塿耳僕恨
未一陟九華故以有兩足下而知九華勝矣尊
公題才肅代去近就遠名實瞭然足下嚶鳴
筵羽良在庭內將使朗陵之德星再聚平輿之

二龍復生迺猶咸受虛懷謙光下濟飛箋風布

揮藻霞蒸且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也太夫人陰
教備修煌煌再命彤管之役豈乏其人而顧徵
及葑菲之詞繆爲菑歎之好僕不佞私守先緒
妄竊薄聲感翁舌之南箕慙拚口于燕石少時
以吾數郡廣亘千里蟬聯鼎盛而卒未有顯焉
獵鴻裁之豔尸牛耳之盟中頗恨之亦欲不自
揆分擷九咳之精英擴百世之幽憤而材與命
選業以遊廢壯心漸耗家難荐膺今皆已矣所
鹿裘石室集卷三

三

荅俞分水

仁兄上苑佚材名區製錦惠如甘雨穆若清風
遂使上下咸宜華實並茂行且破拘攣之恒格
登雋異于中臺所爲君子蘭芳無適非好永言
白璧久而益光者矣不佞弟夙承望宇每藉推
衿鳴跂稱驩殆深倫伍惟是年來汗漫什九于
游竟成疏逃之誓似有雲泥之隔耳藻翰見放

嘉儀併錫回環彌日燕笑在懷故非仁兄長厚
不遺當彼簿書糾纏徵會繁苛曷繇及此卽以
有胸無心敢不載佩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湯義仍

義仍博物君子也獲接諸草謚之弔詭之役非邪豈畛阻修弗克爲命愛而不竟寔不其然屬奉家公亡狀不弔于天而義仍儼然弔之則歸時縫豈哭亡替于少原而軫隣遂于山陽者也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一

父教之忠不能仕貽之典籍不能守陋中近敷放言近誣神影交慙頻印失據鄉嘗繇琴酒从義仍今不倫矣尊大人無恙令弟開敏文祿英物稱其家兒使傳潯江怒流破塚而出聞之心悖義仍女作舟楫用涉大川勉旃鄭重

答黎瑤石少叅

見貽都門集杜詩宛游于西瀼浣花與少陵相揖讓而拾其雋永財其太甚以傳于燕市之筑易水之聲則不徒抵掌叔敖而已先生去時名

如稅屣鴻舉冥冥羅浮諸峰盡內杖屨重以先生之高詠而其價益增郎君經術高等儼然廷召代先生而終臣道于所尊五嶺之南負以漲海地靈所鬱暢爲人文辱徵不腆之語具在薄

與蹇學憲山東

明公方其左太行右孟門爲天子治股肱郡比于陶唐之舊教化醇美彼一時也而至于今涉汶泗講業鄉射鄒嶧之墟觀孔子遺風絲竹在

鹿裘石室集卷四

二

宮絃歌在里豈不泱泱東海哉齊晉代霸之國也明公遞主其盟經術吏治寔兼有之夫山東之俗自仲尼而後闡闡詩書于鱗而前詞賦代有語曰齊魯之于文學固天性然而況以明公祝之其未有不速肖者也僕釋服而來托衷於酒男女雜坐簪珥墮遺頗有味乎淳于先生之言北鄉而思牛山之泣雍門之彈又反袂悲矣明公登泰岱之上周眎中原望吳門一疋練亦有意乎否否去秋晤劉長欽陪都不勝杖杜之

好此君文辭如脫手彈丸譚霏霏如玉屑蟬連
相與使人忘歸各賦奉懷二章並奏記室惟賜
省覽

荅君典太史

世大都皮相七郎弟稱足下里中時且謬不謂
然以足下吾朋友爾廼者足下智略輻輳榮問
麻暢幸甚幸甚弟自入春家變相循叔兄淪沒
簡質之性不狎俗游蓋足下所習也近稍浮沈
人間庶幾入羣不亂然終不得韋弦故多高枕
鹿麋石室集卷四

三

之日矣足下以文章器識猶或二之茲語近似
而未盡其指六經垂訓炳如日星載道而行達
心而止後代素業散失始有專門判及九流斯
義乖滅此雕蟲之技壯夫所由不爲損詘儒者
疑其寡要無功也足下身通數器可兼能而時
出之弟少淪落于道則登岍爲難于文則望洋
而嘆人殊勢異間者逸矣追惟疇昔能不依依
與沈吏部

公等方翊貴其於文學又天性然何有待乎鼎

祚顧諸羈旅之中寵之虛左之禮餽膳授餐有
加已而鼎祚益私概于中則以子之事父母
因未有遺餘力者也其所猶藉以化者不化宜
莫如文公交游傾天下卽左執鉞右操鉞而主
盟中原者渠謂無人廼如將不給以屬一鼎祚
乎比者始得奉教左右至所藉以化者不化以
校于人心非鼎祚敢聳矣

與周吏部

交周公者所稱如飲醇醪也然其與人不汜愛
鹿麋石室集卷四

四

愛必竟不輕許許必衷而僕亦不能夸無有以
翔人聽不能卑無高以悅人志進則近狂退則
近愚而已或其似者竊有歆屬君子之心乎清
署夜酣化城雨眺足千古矣

與葉司諫

屬者王塗清闢陽德昌明稽化黃虞躋足可待
門下公忠剴亮當二五利見之期補過拾遺出
入禁闥式瞻有自鼎呂攸歸甚床甚床往者拜
手勅之辱頰挹威嚴敘致款篤可謂執冲守盈

黨厘類者矣鼎祚不似跼伏年所既難殷流
三折無肱七奔惟骨不敢以不祥姓名上塵清
燕至如銜鮑子之知我感伐木之嚶鳴何嘗不
載在肺腑發諸寤寐者哉冀惟大人長者無忘
南皮之遊不慙東壁之照云爾敝草近覆災木
附內主記

奉左方伯馮公

江東十郡愿得明使君儼然開府以益培甘棠
之餘蔭載瞻宸衮繡之末光而三湘七澤之間重

鹿泉石室集卷四

五

借名卿晉登左轄將適以張楚爾今歲自四月
至五月河伯不仁屏夷爲祟魚泳于室燕巢于
林卽鼎祚中人之產盡屬汗邪業已皇皇若不
保夕其它筑獨無告怨咨愈興流離爭放執當
必有在昔節鉞所臨沃野千里三農不侵五兵
不試可不謂庚桑居畏壘而大穰召公分陝服
而俗化哉故非直去後見思來蘇致望而已鼎
祚二月初旬奄及免服先王制禮雖不敢過痛
定思痛甚于痛時執別以來寤言翦紱之指委

心顧覆之恩內慙報塞永矢勿諼幸明公不彼
而終督教之鼎小子臨風以俟

答君典

日在山居無餘障惱有懷良朋寤也永歎垂指
以府君下問大示領往足下益之游揚令虛爲
實欲僕上謁荅其來美僕本觴人積有歲月何
敢仰高希驥私快北窓之卧追蹈東海之清風
退自引其跡類之近代堂簾高遠天壤格絕長
跼致恭轉喉觸辭由中達面多所難堪夫乘雲

鹿泉石室集卷四

六

行泥雄飛雌伏其道則殊其用則一要以達其
偏至遠恥辱而已卽吾里中貴人特與足下相
周還爾府君降尊誘卑色馳神授寧有傲岸加
於所天從父病勢轉篤須緩數日廼遂撫衣足
下晤對之次略爲先布不然丘訢有言明府所
以榮寵人者已于孝廉則此人將無因而進矣

與史仲弢

牛渚一衣帶水今吾兩人散爲南北天塹之語
良亦不虛旣得足下廣陵書彭城一書最末得

都下一書發函伸紙慰藉彌深敝邑不造屏翳
祝融淫于其令其隰盡歸河伯其原半成焦土
臨高履深野無青草卽僕有中之產口衆食
貧生計狼狽它復何言僕比蹤跡樵山漁水斷
足府寺而學使者儼然辱在敝邑僕身不滿七
尺性壯膽龐糠粃流俗迺今年近立境須髮漸
長欲與兒子輩數墨尋行較量甲乙乎陶弘景
言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如此事已可知僕
齒雖未及進無一割之司退有維谷之執豪氣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都盡面目自憎近市漢鏡一面每照則三橫抵
地忽忽悠悠殊非男子敬遣奉足下幸足下常
使在御如僕之常御左右也足下新拜何官此
中遠未及聞想多守禮部郎不卽他部皆足吏
隱其餘祿可以供酒其隙日可以廣學愿言自
愛

又

郡役還得足下手書其時僕方有殤弟之變近
秋懷詩云密親星散盡殘淚歲餘新此語令它

人讀之尚堪酸鼻何可使足下聞也先是知足
下奉使雲中作得一詩輿圖阨塞主在職方輶
軒所歷要害可尋異日仗鉞登壇如取諸寄耳
足下所任纂修常是兵志此自關國家大計不
得言廢日矣僕竊有獻于足下非敢言規所
謂愛莫助之而已

又

足下以獨鄉意僕它殊畏見之此自足下繆好
也今布衣游俠多借名習輕倪誠未足與在足
鹿裘石室集卷四

八

下曹伍中此道似不大寂寞足下既有利根加
以從入良非小果然須曹溪一汗耳僕自邁去
秋之難典寄都絕吾家季豹近癖一姬擁之去
誰復可與語者僕亦買數椽城內置二侍日有
飲醇酒弄婦人而已君揚何以遽爾不知歸西
昌能無作陶家乞食故事否

答湯義仍

聞在南雍爲司成諸公所傾服觸目琳瑯自知
寶矣承良書知已次湖上盈盈一水間脉脉不

得語古人譚言微中哉秋風慘栗宛如羈旅兼
葭白露爲懷可知儻可相就則先人之牧廬在
也

答沈徵甫吏部

奉手書知公入夏移疾頗似茂陵歷秋多感亦
同騎省嫵婉如對我懷可知敝郡使君瓜期將
及以公材地勞人之職誠非所處王逸少請爲
宣城朝廷不許迺得會稽公以會稽爲桑梓之
鄉而宣城爲甘棠之寓或不厭薄也

鹿裘石室集卷四

九

答潘子會理官

子建布衣游俠爾公駱其貧申之婚姻之好王
逸少平生有益州之興第以一小者未昏遂令
中阻公此事畢矣便以子建爲向禽五嶽萬里
舉在足下

答汪子建

王長公遽爾入關足下十絕泠泠然有去俗游
神之想至青海歌又勃勃然有封狼居胥之氣
昔人以劍俠之術十年不用遂可以冲舉足下

答兩舉之乎

答汪仲淹

吳泖之游樂乎徐文卿者作何狀迺勤仲淹題
目如此殷郎走使君典而不遺一字書顧猶存
僕豈賢者固不可測邪馮開之所述雲間諸子
草昧英雄耳僕今年體中多惡家夫人復在醫
手薄田大半已供河伯食客如雲歲入不繼所
幸僕不謀生亦不能憂生也秋懷八首奉二仲
一評之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

答張幼于

頌以良書開以易韵太玄旣出觸目知寶故何
必桓君山也三江一衣帶水投鞭可斷男兒萬
里舉在足下安能終作醯雞伎倆耶太湖煙月
吳宮花草便與足下兄弟狎主之

貽吾宗諸子

灌夫醉後罵坐以不負魏其爾嵇阮之倫身遇
僞朝有憂生之感藉其沈酣遺落世事非醉生
也世豈乏醉生者哉比者諸君酒德甚盛動且

達旦不佞本乏飲分好彊飲觴政太酷主人飲
客不快輒能笑主人遂致主人雲客以使客亂
職誰亂階寔在不佞諸君千秋之社其意何居
豈不以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曰千秋乎抑
日置酒高會反唇相稽而已諸君大業盛事孰
與日置酒高會多邪吾輩先世故農家未聞酒
德先太中而前未言文章不佞以文從諸君未
可不朽以酒德從諸君竟成酒過是不佞無功
于先世而開甌于後人不佞之罪尚安所傳乎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願諸君毋爲灌夫嵇阮諸鬼所鄙且令不佞它
日有辭于地下

與吳比部

比承奉命慮囚關中渭北洮東長城萬里百二
之執有若建瓴輶車于邁勿華蹈襄挹玉女之
洗頭蹠巨靈之高掌濡毫敘意紬古爲今而况
解罔弘生覆盆廣照將使荆卿之白虹中斷商
君之赤水復清于時太元經緯百度維貞人鬼
同謀私以爲宜漏吞舟稍寬銜轡語曰懇懇用

刑不如行恩與失不辜寧失不經今日之事子
爲政矣

荅盧明府

門下質有文武名實瞭然來旨克讓固自美事
季布以諾聞而其弟心用俠顯並重西京公家
兄弟得無似之耶正恐曹丘生非長者耳

與龍使君

往見公鴻朗闊達詠嘲譏刺錯采成文大都似
蘇長公然長公在當時卽以其才厘人主之顧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賞而婁起婁躑躑公而丞姑孰矣迺復有別駕
之躑躑僕與人言公必得黃州蓋以長公佐黃州
臆之爾已而果然僕嘗讀長公在黃州與人書
心和氣平正何異在玉堂邪願公恢昭曠之觀
庶浮雲之志嘯歌不廢酒態益美毋爲蘇家雄
鬼所窺論者以黃州赤壁非孫曹鏖兵之所而
長公憫慨感懷援引入賦此所謂顛倒古今簸
弄人物而已公其問諸橫江之鶴乎閱歲不得
公消息救郡朱倅者固黃人僕尚不知其人細

大肥瘠以故于公黃州狀徒有夢境耳陳尉子歸附承勳定大江東注神與俱往

又

明公沅中之役一日示師終朝飲至親執梓鼓臨城搦戰羣校畢登渠魁授首遂使王路清夷威儀再見諒爲烈士當如此矣公往往以軍法行酒又嘗拊髀而歎願得以七尺軀爲國家當一面豈不亦落落難合迺今始足見公爾君典一疾奄忽不起其一兒尚幼餘負數千踵門相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責蛾眉別妝珍玩易處牛羊上於丘隴鳥雀集於門庭千古英雄一旦氣盡嗟乎此在行道且腐心雪涕歛歟不自已况如僕哉公于君典遇晚而交深僕同體而異姓酒壚雖近邈若河山詩草空存頓成蓁莽鬼惟知有深松茂栢耳何能復與我輩事乎溝瀆餘生正賴此君陶寫今復已矣明公虛通豪爽名士所歸俞公臨尚留幕府否其于詩道日益精進斷不作菩薩位中人公必爲之大莊嚴矣附問之

與林元和庫部

春穀而佳令故何能掩林公者及公以人侍行則豈惟春穀有遺思焉河潤九里樹木十年不啻過之屬者 廟謨者定四封晏如公固職武庫乎室劍弢弓登諸俎豆清署燕閒文墨間作千載一時矣不佞儼焉憂服之中內難糜興犇命不給引領光儀有如日星比奉湯君義仍信具承雅指深相軫存左右臺觀甚明物情舛附當繇厚自性生以故愛而能竟爾是月之朔服從吉矣廼敢削牘上塵侍書敝草一部敬請郢財

鹿裘石室集卷四

十四

荅姚武岡師

先生植材鴻朗雅懷縝篤驂驪五馬屈于要荒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先生今日矣游夏之徒雖從尼父雍容壇席然徒託之空言而已辱在二三子之列期可有成固身親覩記之鼎祚不弔于天奉諱未周寵弟繼嗣去夏又亾一姬兒女俱穉顧復無所數年之中七葬不給積瘞

報愧恨何言廼如次公輒遵凶閔先生厚倫勤
類心疚可知私惟先生奉尺一來也氓獠雜居
難處易動願先生善自挹情圖其大者不任卷
卷良訊豐儀遠放至再注存所及何啻接衡卽
令有胸無心敢不佩大君子之明惠

荅倉院張公

單闕之試蓋明公實督察之人鬼肅共笑輦矜
重迺猶進敝邑之士而緩煩及鼎祚焉是時鼎
祚奉諱方汗漫長于間會家有鵠原之急而馬
鹿裘石室集卷四

五

不及介矣仰惟高雅遂掩古昔以故申喻于司
空託指于神物安有紫氣燁燁牛斗諒夫其弢
匿沈淪之跡爲近似而已詩成則明公有監儲
之命堂廉高遠逡巡而未敢奏也明公屈體抑
尊珍翰親灑曠若決矇儼若再面春風在握嚴
霜卻飛微細之物何以勞大人長者記憶如此
人之言曰知已重于感恩夫所謂恩者或遘窘
而務分或婁躋而驟拔或灑寬于積羽或獨簪
于羣咻明公故無此數者于鼎祚也而有所以

知已矣明公其獎借鼎祚者鼎祚中未嘗有之
春秋垂壯頗多徇馬病自廢于世明公責之以
六月息而九萬扶搖此非搶榆枋所任也以明
公之靈未卽填溝壑尚需罔羅舊聞退論書策
庶幾以勒成一家澡身砥行耕釣自理賦稅踐
更公私具給有味乎馬少游言之令鄉里得稱
善人足矣非能托空文以自見依附古聖賢發
憤之所爲亦非能口無擇言優無錯舉斬然自
列於君子之林也蟄振之月獺祭魚鰓附之月
鹿裘石室集卷四

六

又

毀瘠之後踰伏草土姓名不祥不敢繼請儼然
賻命賁及幽微卜牲縮酒告諸几筵銜寵滋哀
一慟幾絕夫古之愛士者或振其沈淹或周其
空乏惟有以百金爲聶政母壽而已然而彼猶

生母也此則所謂臣母已亡矣鼎祚今年爲賦
長邑政清平善裁闕狹簿算之暇刪定敝草列
卷二十遙承信人北征有期稍俟最旋百拜臺
下南都歐水部之凌風却月李臨淮之鼓吹饒
歌劉廷尉之引經斷獄而以明公之執法粵文
人倫冠冕千載一時夏秋之交鼎祚當以孝廉
船從公青溪之上也

與歐頑伯水部

公鄉歲咏梅揚州卜者以必爲水部果然逞見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公每運拂衣之興龍蟠虎踞正何減五羊城南
朝四百八十寺正何減羅浮四百峰昔人以晏
倩陸沈金馬名吏隱又以子皙雖山澤之姿然
雅遊士大夫間名通隱公殆近之豈必一丘一
壑專有諸已邪

與沈君典致詹令公

奉手教知有以寒族里甲之役首過于僕讒僕
于令公者令公深相諒答流言不行僕聞之不
勝感激皇悚僕行能無算居在下流與令公非

嘗有義故通殷勤亦非有左右者爲之先容也
一旦蒞于敝邑眷以上賓之禮托以國士之分
公正發憤時見采內私庭秘論兼得參聞使清
響起于窮巷幽芳發于叢林先人之喪兩辱玉
趾而臨之撫我鞠我彌高彌深非僕生歿所能
報寒寒族繇天水而來隆替相代六百餘載至
嘉隆之際先大夫得來朱輪備位四岳族之一
二少年爭健好爲遊閒公子鮮衣怒馬矜已凌
物或握算數等錙銖必較或親附賢士大夫而
微賤見遺語曰高明之家鬼闕其室錢重貨也
滿則撲之而况以揚其聲而標其跡者乎以故
寒族有高辛之望而亦有刁欄之名爲閭里之
雄而亦多睚眦之怨僕少不能名六畜知讀書
弄筆爲文詞間以其鴈鴛之餘食微歌取酒與
足下輩酣咏而已寒門之人見以爲迂闊于事
情長自宦所是不習世故耳未壯而孤稍稍巡
行田野檢柙奴客會令公及鄭府君念先人之
遺循鄉曲之譽隆禮異寵僕亦兢兢焉朝不保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七

夕懼俯或以隤其家聲而仰末以副諸大夫知遇惡言及耳而若不聞積逋如山而不敢問柴車管屬僂僂循牆非獨欲自明其志抑欲爲吾同堂長幼庶幾釋免區區非以槩望族之人也何者僕在寒族公之與僕以力則單弱踈闇之性無改少時族人一不得意輒能反唇相稽辭語交謫往者先人遺骨欲上五代之丘隴而不可得昨秋僕有出里之舉而齟齬之不休此不但足下益令公所親睹記也卽此而僕之權力不能行于一族族人之強有力必不爲僕所

鹿裘石室集卷四

九

驅使居然可知是役也僕初不與其事七月兩造于公庭羣囂于賓館者僕未嘗在也令公既有成案族人以僕未嘗在也謂僕將有貳焉爭相罪僕矣今春再舉僕又力爭自請入求于令公僕不敢以瀆令公爲辭者正以僕素爲令公所親信不能辭也僕無以復于族人而族人遂圖上愬矣然而僕又力爭卽上愬必屬之令公幸而如請也今之讒僕者以僕有旌德之

行耳旌德之行非僕本懷其出弔寧國而不待足下者非擇寧國定避旌德也族人索僕于門中而脅僕于境上馬不及旋星言夙駕是時豚犬有寒疾僕酷愛其子每以腹爲席以口爲孟足下稔知之適釋而遠去鳥道蛇行崎嶇萬狀皆非人情既至而族人之在旌德者衆矣旅進旅退勢所不免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未有一輻而能柅衆輻者也族人尚以僕未殫智竭力退有後言是僕內無發縱之功而外犯先禍之戒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十

下承負俗之累而上愧酬德之指無一可者矣要之所爭者么麼瑣細舍之不足以見仁勝之不足以示武而族人設意以近則關門戶之盛衰遠則繫子孫之利害儀秦之辯無所覆施凡僕因服稽首長跼道周足下見嘗有此否凡思以厭衆心出萬不得已之計也男子墮地何所不可何必生自我家其情亦可悲矣而猶無逃于讒者則以僕習慣性成應酬簡闊好詆訶人文章大言無當令公之愛僕百倍倫等墻高基

下寵過妬生羣輕折軸井中有人藉使非令公之鑑空衡平觀心略跡僕雖家置一隊人百其口適而增煩奚繇自白夫慈母投杼于三至聖師疑飯于掇塵而令公拒貝錦之興戎閔孤寒之衆嫉僕前進謁色笑如初僕所以鏤骨銘心感極而繼之以泣者也足下當爲僕致謝一申僕區區之誠至如陳太丘表正鄉閭王彥方不言而化僕居則稱古昔矣有負先哲恨恨何言

本左司馬汪公

居安先生集 卷四

三

九月上旬適承太公奄棄賓客不佞小子儼然大父而况昔者疆圉之役身自有之殊竊忉怛太公龍潛勿用鴻羽爲儀誕啓門下名世應期文武爲憲煌煌三命參在遐邇迺者方將議牢醴于宗伯賜祕器于東園尊養兼隆始終具備亦仙仙乎歸矣仰惟門下純孝自天孺慕無已爾鼎祚奉家恭人亡狀伏枕數旬展轉醫手未能卽策素車一撫靈几溥有生芻之薦告成禮而已門下朝野所宗安危攸屬伏冀順變節哀

時進匕箸不任願言

荅池州郭使君

徂冬略布下款于臺端伏承環荅感戢彌深鼎祚春來多狗馬病入秋良已而奉家恭人無狀伏枕逾時則里選之檄下矣家恭人春秋六十有八稚弟弱子旣難當戶又不敢以妻孥代養吾親故有陳情之舉禱於羣望輔以名醫展轉迄今未有起色鼎祚之方寸亂矣豐儀紀使越國患存藥物饔飧並有夙具倘以公之靈獲延餘息不腆敬亭卽不敢謚以介山其庶以隱不違親固何能食大德焉

與周順慶

奉公道中書知以天孫之夕過牛渚讀鼎祚壁間詩呼酒長歌大江東注盈盈有懷嗟乎此非李白與崔宗之被宮錦袍泛月金陵之地乎又謝將軍聞袁宏詠史覓迎升舟言論竟日亦其處假令鼎祚得與公從頌而遊千載之下安知吾兩人者不並爲景行乎迺其時鼎祚有外兄

之喪劬勸甫畢而先恭人業已在攝是秋鼎祚
例以副貢行在事者頗有意收之吾親之謂何
又因以爲利陳情中止走于羣望更置名賢願
其不肖之身神明所惡竟以罹此公守天官曹
數年一麾遠郡要荒之民難輯易動幸公善御
而孜孜之母以順慶爲少昔者文翁化蜀淵雲
鬱興遂決辭賦之淵張漢道之盛公之于文學
天性則然以此躬祝速肖可知幸公擇其尤良
者折節而下之母以明使君爲多鼎祚往見公
簡重不忤謙光下濟遊刃所及有餘地矣參井
牛斗之墟相望萬里宇宙遼闊知我者希後晤
何時臨風雪涕

荅張伯起

文選纂注刪繁會簡提要鈎玄兼以剗剗都工
豕魚悉正一加拭目便知苦心寔足羽翼斯文
豈徒橐籥後進敝邑椎魯之鄉莫可爲役荒王
豐穀竟非虛語姚公理開美士也適鼎祚爲里
役所苦家復持齋周旋殊闕古研見辱什襲知

寶恨乏臨池之技以參嘉命一詩卒卒庶以無
言不酬云爾

與黃使君

明公持斧而蒞滇中陳綱肅紀雷烈風行又且
爲人子恢解罔之仁體下車之淳事雖中格
故自長者甚盛德矣今以客渠重鄴直蜀遐方
遂借德星用濡甘雨昔李冰開植利民文翁以
禮化俗載諸良史誦之至今卽公家次公出而
潁川入而九列以方今日殆稱濟美鼎祚一介
處穢侵卑往動眈眈之施冀効騰驤之用而尺
筭已定長策不前惟是勉修微行掇拾逸文或
當不廢通人庶克少酬知己爾

報李符卿伯承

從趙舍中人奉尺書束帛並以嘉誅輒讀輒淚
迸下霑襟矣卽明公拂衣而歸濮上才十許年
事也先太中稱異姓弟如古林先生而孤異
姓兄又如君典貴賤歟生遽爾乖隔迺知古
人痛薤露之易晞歎蓬科之不定良有以耳奉

諱而來省譽懲往壯心歷落任興索然間亦有
筆札之役都不倫矣明公七箸無恙故以羽儀
清朝領袖後儔甚幸甚幸

與詹侍御

明公德馴玄渾道耀神源陰陽叅毗羣雍是叶
乘嘉運郅隆之會屬三五晉愔之基本赤瑕玄
鴻之文馳扶搖橫絕之翮裁冠柱下簪筆細旃
衆中識聰累百見鶚迺者朝拜夕奏危言動于
朝端正色儼乎壁立遂使上卿闔門閭臣待鉞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其諸負而且乘襲非其穴者皆見覆而膽落聞
風而股立矣豈不麻哉舊屬童觀之末希光遠
矚私從一隅瞻仰雲日如鴻漸而拾其羽鵬舉
而遺之音儻得微福于山川之靈 國家垂意
舊京左顧三輔假節鉞于桐鄉埋車輪于都下
是一天可二馴首永終敝邑之福也明公之賜
也鼎祚自執別以來席瘡息耗復違悼公奔命
弗給折躬爲勞秋冬之交流滯秦淮凡三閱月
頓車于酒泉息肩于樂國和淖未寧荒淫莫既

伏念明公假靈息氣吹鳧髮憂鑄感有日銘報
何期不能伏軾蹲衡于易水之上佐碣石之高
譚亂金臺之清燕側身北望引領而已敝草頻
冠鴻名冀言蠅附以益顯遺簪之義庶可掩災
木之譏敬奏主記或能溉斗水于波臣舒餘照
于東壁又何幸焉幣帛之文寒暄之語不敢概
涖尊嚴臨楮栗栗

答郝南陵

三峨甲秀井絡苞玄而有明公廼借葉縣之飛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鳧問陵陽之黃鶴風翔露浹誦里謠而不興
敝邑桑梓維恭粉榆伊邇熾瞻猶切河潤爲多
鼎祚一介名不挂于通人言何俾于實用仰勤
責飾俯濟謙光賜以尺一之書兼且十朋之錫
開函如對拜命稱嘉尚冀倅人蒞于郡閣當歸
身交戟之內安有更端親承色笑非敢謬相援
引庶幾不失因親爾肅云占謝莫既宣心

答蹇督學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岱宗在望時覆倍之

偏其之懷如何可述王使君來稱明公所爲
其人士甚備又稱所推擇多奇士奇士固難值
然率齟齬不合者輒歸過于奇非奇之過也要
以當之者無奇則其好奇士而推擇鼎祚于
使君下車三月每歲歲時故不獨以先大夫一
日長也而鼎祚益自遠蓋私以不陵不援各
執其分庶幾左右之明而巳鼎祚不類不乎
于天去冬有母喪人之難先是而外舅唐觀察
遽作客鬼胡氏激江化爲異物至今年夏而
君典竟奄忽矣若與子長者籍博士頗讀書
通負數千薄產不繼朝市已散門爵可羅明公
履齋魯之問追念南皮真猶河漢此牛山所以
害衣而雍門因之輟響者也此復割我穉弟殤
及于秋周星之內夢我既廢鵲鵲載悲鄰笛淒
然酒壚邈矣昔人之詠七哀名雖爲七而定則
一端今者七哀具矣積痛成衰壯心都盡所
特未白頭耳

與麻十洲

足下儻體冲玄植根靈穎當二五利見之期釋
其疏僑登在駿明屬者王路清夷君子道長行
與事會身親邁之二三兄弟食芹美而思獻左
右者益冀足下恢八紘之觀尋百代之則依仁
輔義飲醇蹈和使清響著于方今芬芳流于來
曆固知所貴不在彰纓委珮而已吳郡殷無美
臨川湯義少其人並學古材高可爲攻玉幸足
下時相周還僕疎節如昨豎子已就外傳稍能
強記頗有砥礪之愛亦不見督也燕地苦寒

鹿裘石室集卷四

三

餐自愛

答弟台

別蒲上兩月但思弟不真爾弟有雋才復有雅
性當是吾家惠連也胸中須盤礴千古眼底須
凌駕一世風聲氣習賢者不免幸益自愛

與季豹

暮抵蒲上有少許酒需季豹至乃得濡口生不
喜獨飲又不喜與不勝公榮者飲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終

鹿石室集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杭州姜使君

門下當炎熾之時去近就遠徊翔州郡屬者王路清夷枉直昭雪而後知門下歷歲寒而後凋砥奔流而獨立者也吾黨小子良非私幸鼎祚一介智能無算披以惠風濡以甘雨清冷

鹿石室集卷五

一

餘潤在懷往有客道高唐嘗以一詩一書

左右而其人徑北遂復浮沈自後而鼎祚家難相仍爲遊汗漫卽三竺六橋神魂飛越迺猶阻扁舟之興違千里之期情事可知矣諸君繆以不斐之辭加災于木敬奉一部用請塗點德音可嗣伏楮跂予

答仲舉弟

仲舉去秘館爲臺中僕爲足下鼓掌而驩也由館必鼎軸始以其時行不固卑卑守筆劄耳至

于忘意畢施王明並福未有如臺中矣忠厚正

直不毀不隨先訓較焉明慮宿定野人知拾橡

白給或詠宕酒詠耳安可越樽俎而且代大匠

斲乎足下知我不覺言之爲煩然卽已捫舌也

佳篇奕奕聲采合符一日千里豈足云踰而復

虛懷下問此江海所以稱王者也冀効啓予惟

益以深湛之思衡以情文之則一掃時轍務本

占來而已臺中傳湄老爲吳時以肺腑親僕風

流文藻故不止臨叩令僕甚感之嗣當致

鹿石室集卷五

二

仲舉先道

與史仲弢

吳門片語亦足陶陶今炯然心目也是後得足下豫章一書秋中之役自匿不深復行于世踰踰都市望鍾山白雲正恐猿悲鶴怨稚圭之遺文且不我屑矣足下雅材既令常調迺猶作遷客邪聞足下里居文史詠宕琴酒逍遙必如此乃成仲弢耳足下少年仕宦又得美名鬼神所知固應有此以開後福弟年來因遊得貧性益

多僻雖肢體粗立中負幽憂之疾久矣呂使君清標秀韻時相抵掌每藉解頤故何嘗不殷殷念足下也章臺傳奇寔以寄其無聊強面作笑而使君絕倒慙慙之顧曲辯過殆爲近是鄙詩二首副在扇頭幸一荅教

荅王對滄按察

山東真以泰岱帶以滄海故爲粹賢聖之鄉豈徒據什二之勢先大夫因緣職事獲與賢豪長者相周還遂初以來二十餘稔輶車所歷

鹿裘石室集卷五

三

在襄若明公昔當倏弁崛起譽髦過庭遺訓未嘗不首屈指也已而明公影纓清署剖竹大藩鼎呂時英龍光朝著而先大夫喜可知矣屬天子垂左顧于東南借重臣以屏翰簿書叢沓斧鉞森嚴而迺俯存故誼遠錫嘉儀軫聞遂於山陽循挂劔於龍樹發函登几哀感彌深敬藉行人九頓稱謝切怛皇懷

與龍司理

敬問君善足下作遷客矣聞第以調笑責人又

嘗不一見直指使開過耳昔賢謔浪人主之前微文隱諷廼見優寵卽汲中尉長揖大將軍強項令不肯搶至地亦以引重顧何今而非古耶僕承此耗中憤懣不自平正哭世耳何以預君善足下也足下年最少風度佳文氣日上豈與兒婢輩一少拂輒如無所容其計畫莫復之而已武陵桃花爛熳矣足下且暫歸爲尋秦人避秦處雞犬桑麻亡恙敬亭坏土不足居將移家馬足下恐捉鼻不免爲世用所爲代足下立者則有僕在

鹿裘石室集卷五

四

與建昌周兵使

聞今督府有事渡瀘將左右是倚計往謁公沈深大度含章可貞知必恢八面之鋒足膺千鈞之寄今果然矣剛柔克適舒急在襄使聞習曜于光明優鋤化其戈戟當不徒攻略著勲誅戮示武而已詩言柔遠傳稱繕怒諸葛以攻心爲上南人遂不復反此其故豈亦成烈也出則揚威于荒徼入則勒銘于景鐘固不麻哉鼎祚守

甲兼之疏逃不及司金鼓之節又莫申筦記之
長遙在下風倍深搏踊秋中鼎祚再舉一子玩
弄掌上聊用爲娛若誠瑣屑不足上聞以雅愛
肺腑欲陳近狀耳嚮譚傳奇具馳展笑或可代
軍中鬪雞之戲帳前朱鷺之歌乎服茲嘉命惟
專精神慎兵事自愛

答余書

足下神鋒太峻令問蚤施襲累世之青箱細重
霄之綠簡固宜啓予卜商因傳四始高標玄晏
鹿裘石室集卷五

五

始重三都僕亦何人而克膺此良書下賁辰奉
回環宛如游武庫而戈戟森然歷海藏而珎王
粲若卽劉公之百函俱發遜其雄奇陳遵之尺
牘皆驚慚茲瑰麗者也足下雖弱齡乎而布衣
之薦尚遲聲于北海經國之策猶阻哭于漢庭
何居乎廼爲僕痛狗監之不逢俛魚腸之未試
嗟乎僕於足下十年以長也聰明非昔頭顱可
知將繇以發太乙之精光鳴昭代之麻盛是在
足下其所爲藏諸名嶽副在通都必有宗工鉅

卿爲之冠冕先以乘韋者矣願言莫旣嗣音有
期

與湯義仍太常

意與足下別署中何黯然也歸而杜門一再尋
舊史略加丹墨室有萊嬾頗同龐隱不大置足
城府無絲問訊足下端居多暇良書獨擁聞亦
每舉僕于人或欲噓枯吹生邪僕極悔徃所就
業都覆漫漶悉付火攻南來就一屋依足下晨
研夕暇必有可觀顧家益食貧出苦資用足下
鹿裘石室集卷五

六

宦方減產不足以蔭我僕生平不能從人求買
山錢又無好事者營剡中之宅來春足下定去
爲近侍也藥雲行泥運阻萬里恐令此意竟成
虛譚姜令君辭足下十年而猶有後思諸父老以
七尺之石將謀之僕僕謂于今中郎宜莫如足
下且故習令君敬遣待命在足下追修前好而
已今所藉手無異斗酒豚蹄當致淳于絕纓而
笑玉合刻竣廼費我姬人金步搖耳吳越之間
盛行樂部正綠大序關之以賣珠飾櫝也足下

五七言古詩願多錄寄小黃冠環侍左右足使也

與周公瑕

丈人無恙吳中先輩風流自黃淳父文麻承而
來天必厚胙丈人以存碩果僕之入吳也辱二
三君子不鄙而爭客之丈人猶獨肺腑我劔負
童子而顧我于逆旅繼于舟要於邸第於郊居
歲之除矣及觀燈之夕有以沃其羈懷而澆
其磊塊使游于憺忘歸者不獨山水娛人矣無
鹿裘石室集卷五

七

論丈人年大父行即名在四遠自珥貂委珮以
下至韋布衣緇何所不有而何有一豎儒七十
老翁復何所求一豎儒又何所當丈人也且聳
僕行後而丈人齒牙餘論猶非以僕小才故而
以頗稍不與少年輕薄伍此丈人繆昌歌屈芟
之嗜所謂美而忘其疾者邪僕承先人之蔭多
所見賢士大夫而少所交托即好美柔翰無它
長至心所不欲不緣勢以襲衆生平不敢忽人
之一盼睭庚不肯輕受德于人故雖嘗蒙坐不

闕堂之誚然亦少始合終泮之嫌丈人忘年而
托交於僕且見德焉而僕所得於丈人者筆精
墨妙全壁碎金悉心所欲也歸凡再期而神飛
夢馳在臥虎射雁之間恍常接丈人眉宇把麈
尾而霏霏談也敢以一介奉居起申此願言惟
加餐進醇酒自輔

與張幼于

自僕東侍于足下而不知僕爲客足下爲今人
也足下書成琬琰久副通都業使一字不刊千
鹿裘石室集卷五

八

人自失即僕喙長三尺極力叙致無更增妍至
如神明在襟華實並茂寔斯文之冠冕抑人倫
之宗鏡矣往僕之檄未報弭而足下已策及國
門加膝非難觸目知寶而或割一味之甘或申
薄蹠之密品皆旨口語必吐心當自江海稱王
故僕得遊足下腹中耳清和之月踉蹌西去復
擯於南鍾山白雲笑人寂寂況可使天眼尊者
旁睨邪年來無緒美疾纏綿形神不親嘯歌都
廢但一念至何嘗不在桃花綠水間也許生所

手流承有敬亭之約即與呂使君酬謝李嗣
今必當駕而竟不果迺彼方鬼少靈矣龍少參
庶幾之反從豫章寄一書感足下高誼刺骨
僕亦每語人世固不乏樂朱輩也吳婦夢蘭尚
管仲勤垂問益微少我諸郎風氣日上足始快
乎會尚之吳定有期合臨風泫然遲枉芳訊

與王百穀

往過足下半偈齋輒傾米汁佐以玄言標異拔
新神情開滌滌雖依鶴市不減人鳥宮中矣足下

鹿裘石室集卷五

九

才理勝望垂三十年而鼎祚既慚瓊尾素昧被
吟迺重借齒牙繆相刻畫輕平子之三倒躋太
真于二流此豈可獻酬衆心適足下益恢鴻度
耳鼎祚歸及夏杪而役于南晤思上人知入都
之日方足下把松枝塵尾登雨花臺也而于車
轍馬蹄之中指其人疑爲鼎祚者問實鼎祚也
已隨跡足下則青雀凌風矣是時足下視我輩
不在火宅邪猶恨都者與足下交臂而不遑縣
給至也足下藻鏡所便佳客長清鼎祚之清獎

顏色亦嘗落公家屋梁乎諸郎適上林下諸賢
子瞻爲冠俛仰俱適藻翰蔚興望以一勺醍醐
潤此塵吻行雲東注我思如何

與毛豹孫

足下神明之胄乎實青霞人也但爲我出翦蓬
蒿可矣迺至割子敬之遺氍傾次道之家釀圖
書居左杖屨在前茲猶惘然心目也僕方東反
足下有事越遊盈盈一水黯然內傷秋中之役
自匿不深復爾汗漫不有我輩何繇見足下真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

逸邪僕于南四閱月歸歸凡一歲而始訊足下
足下端居想益清適篋中新篇當不同床頭金
盡耳往惠嘉集十襲以藏然竟爲蠹所竊此物
何緣必食三神仙字矣敢并請焉僕近多在田
野間卽有筆劄都作人須眉無關實用不足以
潤齋頭傳奇一種頗稍具致妖而且浮固吳風
宜爾一笑置之賢郎快士今春定獲雋否行殊
念也

與汪子建

弟來吳所與游則足下故十年交矣而自吳
甘也左右相我以庶幾無開過二三君子者非
足下德邪至如拜翟車于堂上撫玉樹於膝前
而內子孱稚所蒙愛嬖夫人者不啻自子此豈
直假問禮于通家示加璧于親我而已別後閱
月而南黜不見收四閱月而南歸比嘗遣送蹇
使君率附數行而其時北渡京口竟爾浮沈凡
今一歲中所爲二先人卜宅朝夕勗勵其它則
筆札三之慶弔兩之耳往屬序佳集雖非其人
庶幾石室集卷五

十一

然已心許矣梨板敝郡漸少而菑木者漸多固
終當致之也阿桂風氣日上知復得一珠大是
快事弟秋初亦添丁矣新篇多少示我指南玉
合傳奇頗行樂部聞吳中亦有諧者春中從足
下轟飲一試也

與沈伯宏

記伯宏要僕石湖也子建方齟齬豹孫盤薄解
衣王姬歌嫋嫋直上顧生倚舷而和之德操持
齋門參澹語而伯宏強酒醉眼花善笑幾如士

龍之墮水不昨日事哉今纍改火矣僕與伯宏
無因無緣且一措大耳無所可借非有繆當于
伯宏而伯宏之我餐我游我訓我周何以也一
行作別便淪苦海南中狼狽歸已望春而又不
幸提此空名六尺之軀供人筆札荏苒歲時竟
不一訊伯宏也情可知矣小力東首敢起居伯
宏太公想恒清豫嬖夫人而下多男子否許我
石湖佳篇能寄示否往惠甘菊殊津津有味倘
再分饌否

庶幾石室集卷五

十一

與汪原啓

僕嘗從李符卿而知清源之上有我江左豪俠
之士原啓足下也已來吳足下客吳矣掀髯把
手段館授餐急則我周行則我旅卽內婦之役
膏沐必具翟弗不遺而嬖夫人之愛我嬖也若
加諸膝若置在懷此與以骨肉何異焉是後南
中被竄踉蹌乍歸文通如林酒責如市忽忽于
今而迺一通足下也惟彼桑陰一宿猶有戀私
况我良朋歲時且歷所恨身處下流旣不及稍

申壺漿之報又不能爲足下延幸舍之名徒持此徑寸心耳起居調適花石平安漁陽三搦當益奇絕時每憶足下單綬操槌意氣直上禰覽子何足道邪春來采茶虎丘尚叩竹魚莊一醉聽鼓聲逢逢也

與王德操

德操冲藻兼持清真可挹斟酌子建廼爾定交武丘震澤之間臥石占雲犯濤弄月何嘗不旦夕德操也歸而踉蹌南走繇春徂今貧病且半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三

遂去我德操若遺耳記往饗伊蒲盛饌禪悅之味芬在齒牙人生大欲惟有兩端德操業除其一也願庚奮金剛猛力漸緣小果精詣上乘不止在菩薩位中矣僕亦年來略叅此界正苦腥膻猶自戀人耳尊公想日健飯熊夢幾何新篇不悵見寄以當塵譚

與徐方伯

明公標琬琰之名具圭璧之德金樞叶會水鏡是司已而柄臣孽子見斥不收風裁獨持去近

就遠有識之倫莫不尋聲而響赴望景而蹙立

者也先外舅實緣氣味締以姻婭往者之役既如斯矣而明公曲致厚施俯循故誼遂承愛女竟字遺孤夫延陵脫劍於許心邱成還璧於親我此其意非不高然以視閨門之淑肺附之親多少重輕不籌可計明公之是舉也豈直振頹李世固足軼美前聳鼎祚雖不挂於通人其舌尚在當走海內諸名卿之左右口畫手擘以顯義於四方又當丐如椽之筆某某一二君者著之文章以傳信于千古如是以代先外舅爲明公報而已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四

與廬州王使君

明公貞良在翼閣達經通體合自然道標卓爾粹泰滄之靈瑣依日月之重光比以壽春風稱興壤襟控江淮帶負河雒神臯伊邇左輔具登顰令熊軾再馮虎符新剖將五袴歌其來暮兩岐詠而政成行且簡次公爲九卿徵龔遂于少府共識泰階有象豈曰遠郡無奇而叢土敝邦

固昔亦明公之潁川渤海也既承河潤益切巖
瞻鼎祚一介仰勤翦紱俯接威儀兼申國士之
知雅置通家之末睠言金斗宛接玉繩臨一水
之非遙投鞭可渡儼雙轡其若對騎竹何時

答張侍御

從金陵祁生得公書若自天墜已知公還初以
來庶志浮雲不顧破甑此固公夙有之見書益
復豁然耳齊紈損貺卽無能奉揚仁風何敢弃
之篋笥也秋興佳篇宛如與浣花翁對語彼羈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五

旅天寒拾橡向人乞一絲兩絲公志誠未申以
今視之殆以泰矣故一多感切之風一多恬愉
之指雖靜燥不同亦各以時行乎淑女所蹈良
足痛閔必天欲以此明其勁節也辱命爲七言
近體聊具薄疏其寔此殊不宜七言而近體猶
遠若傳則自有如椽之筆當爲一誅冀或可傳
鱗羽幸便諸有嗣音

答周國雍憲使

蜀稱天府土大物豐公爲郡五年至僦屋昏嫁

誠謂處脂非潤在涅不淄矣公今所按部非古
越雋乎司馬長卿嘗持節者也司馬知其夷特
以文縻之卽張伯岐名勛最著第安集而務招
携耳往武林太宰言蜀氏侵害頗淺亦易勦除
正恐破竹之餘不無漂杵師行之後或生荆棘
故乃公開府時絕置不譚若公仁威四布鼎彝
鴻業當繇是起尚願公上觀下獲不甚殺戮而
已前月有家叔赴江原曾附一牘比傳公此擢
便以此言進而茲覆紛紜者固知日有餘光無
資燭火良荷知己略備啓予鼎祚筆札馬牛近
極悔恨不惜剔腎析骨稍於無生求生而下根
多鈍苦海益深卽來書所爲出關同隱舍越賃
春猶竊不能更妄意他邪縞帶之放綈袍非厚
公方衣被天下何迺重及鄙生敢不拜服佗日
倘借三川之遺潤撫五湖之忼民必不磽磽鑿
坏自遠也

又

明公提數萬師深渡不毛積逋授首表疆銅柱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六

封觀雪山而且止戈示武不殺爲威七縱攻心
三圍闕面非徒丈夫之鴻伐抑亦仁者之大勇
也鼎祚往效微規何敢增明朗日特恃無擇細
流迺明公用代韋弦曲采葑菲今日之事已有
餘寵豈必班掾勒銘于姑衍王粲詠樂于從軍
哉當寧卽見侈彤弓之放行且假白鉞之秉寧
不甚庠顧功所難處始貴令終周公長者也知
能勞而益謙游于無競將使身名俱泰天壤齊
烈矣尺書重譯若從雲墜佳篇列刻燿奕霞升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七

昔魏祖橫槊聲被絃歌劉公在師百由俱發何
以異此至彼跼蹐駭獸之鄉怒馬攻車之日槍
攘助勦迺猶軫及未交出皆裏語分懸金之餘
惠解挾纘之深溫此其誼又世所尠睹也憶與
公別恰十年矣十年中凡四入金陵過天官故
署及城南諸蘭若琴酒追隨處又未嘗不輟杖
裴回者久之計公以兵事起旦夕開府不北卽
西今督府座將是公座也江南數千里幸方息
肩恐不獲煩填撫反以此怏怏耳二集則出峽

雍而雅渡瀘壯而鴻故縣氣隨境異言與情遷
雖然渡瀘猶勝也郭先生相奎借武鄉襄陽爲
吟史壽修邵武鄉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夫豈
公論然自二表外少所槩見襄陽卽自比稷契
然終無武文武爲憲穆如清風則公之謂乎辱
命小序羔袖狐裘良負愧色僕家薄田累中于
水倘多收二頃秣足了一年釀事秋中一出如
尺蠖旅進旅退又如五石瓠載沈載浮而已近
且從黃面瞿曇學叅小品偏單製作水田李臨

鹿裘石室集卷五

二十八

淮亦以西土貝葉見寄長齋繡佛合掌多羅皆
公開我覺路也因便郵陳短疏星壤邈矣攀望
無由所冀風期永相契合爾子雲有言萬里之
外以身爲本固所爲縈縈者也感至愛深臨風
鯁塞

與盛復如

執事挾岐黃之秘輔亭毒之遺遂使疲癯際康
令生禔福世傳以不良相則良醫故執事鄉先
達耳不佞往以葭莖得撰杖屨風神落穆名理

玄超類有道者也一技之精殆進於是別復兩
愁日在馬牛安敢以塵土面目向紫芝眉宇人
邪蒼頭東首輒奉起居春波淼矣相望依然

與張左虞將軍

公雅歌投壺同征虜之高致敦詩說禮紹郤縠
之儒風伐檀一集與玉韜金匱儷出相宣質有
其文武矣虎子鳳毛近在庭內亦復斌斌鼎祚
一介獲捧簡珠因叅芳佩愉快可知瀕行所委
屬傳令君方倥匆境上而鼎祚歸思逼期竟負
鹿裘石室集卷五 十九

與成貞菴

丈人餐悅道真體經成訓底吳風之浮競標言
偃之菁華不佞少進淺中陋識敢不三釁而遽
更端偶會葭親獲叅芝宇而且事有違行曲加
調酌使甘辛適所火澤非睽固自長者好爲篤
施亦或不佞竊有厭屬于大君子耳載德而西

永言爲佩不佞垂及壯矣昨秋之役聊應世緣
竟遭時損寂寂鄧禹行來笑人顧惟君子脩身
不必盡達志士立名抑或貴遠所爲行藏隨事
順逆兩忘有道之門指南是望

與岳令希伯

足下爲少年遷客亦自佳聞歸而杜門著書又
復開壇授講絃誦相適教學半矣若使保此足
勝東山耳僕近多郊居室有小婦雖乏調絲略
備吮墨可一尋編蒲緝柳之業而筆札爲煩旣
是虛文且廢良日壯心都耗玄著不存所謂驢
非驢馬非馬矣兩京遺編倘不作中郎帳中秘
者能以借我無慮不還也何時北上金閭間來
就足下非遠

荅鄧孺孝

往敝郡呂法曹過京口將附數行典記而彼其
時有校文之役但以孺孝名達之而已已浪跡
吳中蟬連旬月迺不一涉金焦北固耶而與足
下可望不可卽也白下逢王吳父得起居爲詳

知足下向未有舉則以錫長塵短轅乎瞻欲大而心欲小此名言也惟足下勗之無使傍聞必成詛楚饒口作劇一笑一笑佳編見示雖多故誤今再展讀政猶日月晝夜如度光景恒新不泯之語具在扇頭聊勤仰止不足出入懷袖也

又

向者孺孝良書在握穆如清風菰蘆中迺有此人薛舜恭作執面目其知僕先于僕知舜恭僕甚媿舜恭釣雪七里瀨耳五月而披羊裘將無易物色之乎銅馬池蓮花亾恙白雁竟乘風招不下邪聞孺孝有白岳之興能來相就者僕當起玄暉太白以左右孺孝孺孝圖之

與馮元敏學憲

憶邁公王次公舟中沖明載襟神情自遠而鼎祚蒙陋公且已目屬之桑陰未移蘭芳適好長筵永夕若挹朗月而濯清水也輓近世之千文章亦大都襲耳襲古則句櫛而字比襲今則拾藩而掇醕而詩與今襲文與古襲也奉公西征

鹿巖先生集卷五

三十一

集乎理殊勝聲采合符指必匠心法多執詰既可銓衡羣彥寔足衣裾後來鼎祚本疎節閭目守先人之遺緒坐不闕堂故于今賢士大夫少所見多所恠而中獨皈公此豈以托淄塵之未附青雲之施人各有心而已其肯春夏之交一別如雨牛馬作勞嘯歌都廢近爲傳奇一種出自無聊戲薦左右酒酣擊缶得無以代秦聲乎計如清望寧欲長保東山邪洗耳久矣斯言誠何爲至公消息天行上賢達節不敢以祝聊用助我

鹿巖先生集卷五

三十二

荅仲舉弟

足下近疏讀之輒色喜且膺服也貂璫之地城社是依人所難指及者而足下易之動不標名言必中窾平康正直具見斯文然蓀而蕭艾橘而枳其初固非不良矣願保令終以永嘉譽涇丞李君北因附申此僕擬作數詩寄足下而久予不托于音少須嗣致傳奇一種以備啓顏將無笑老顛塗抹風景邪抑將指謝淪之口曰此

宜進酒

又

足下手賤義嚴詞婉將欲家政輔及鄙人足下
非我家近事庫我躬不閱皇卹我后許文休虛
名滿天下而不能置身其家豈謂僕邪足下知
僕勝僕自知惟有媿荷

與周帥敬

往都門一違足下嘗三問居停于冶城左右渺
不可卽也僕已鍛筋足下且未免曝腮以二十

唐荊石先生集卷五

字五

年名勝復爾耳咄咄怪事然此何能困足下足
下故超超是佛地位中人僕少于世味頗稍泊
如欲障牽纏無明煩惱小果尚遠諸漏爲多願
足下施以金篦開我覺路倘不終老歿酒食間
故亦津梁所及也

與梁伯龍

春來花月知復多情必從金閨白面郎醉歌聞
閨臺上也亦嘗西望而呼梅生乎鹿城佳草當
已懸之國門傳諸同好鼎祚往見其副耳願得

而什襲藏焉章臺故事頗行樂部聞吳中曾有
譜者倘不得伯龍一顧誤可知矣蒼頭東首率
奉起居簿有酒錢爲公杖頭小費秋中過虎丘
石湖之間尋九尺鬚眉蒼者把手一笑也

荅汪仲淹

公臨書以兄稱病劇已問少康則知尚神王要
不過楚也弟昨年携家蒲上歲杪始還杜門自
遠置酒陳書輒復作惡春來益多美疾寄命醫
手借財質肆嘯歌都廢牛馬爲勞正與足下同
憂耳司馬公東南徵集懷及鄙生雖無用爲役
然猶可御杖屨而奉安車間雜啁詠叅以隱諷
令足下霍然不難也

與章元禮明府

迺呂使君欲急僕于公然天下有不願識章公
者乎何必僕美疾纏綿畏暑中止卽聖祖拈花
西笑授衣東土亦自緣至僕方雪山苦行時耳
何郎一旦在座下當是宿因今者米熟未歲占
水毀姑孰有章公遂令河伯失權玄夷復出未

寧莖莖以一騎相馳逐一矢相加遺可制一旦之命乎某不知兵嘗誦法孔子孔子之言曰我以戰則克問行三軍則懼事好謀之與而以由之果且弗預至于成則非有大智大勇不能矣夫所謂大智大勇者歛之冥于無聲潛于無朕窈深幽莫在三淵之下發之五步不留萬象立應儻忽變幻在九天之上何亶以技擊驅策而已蓋古學術出于一故文與武有兼能而無異道下迨晉之中軍敦詩說禮漢之征虜雅歌投

鹿裘石室集

卷五

十五

壺尚幾有古之遺風是役也不佞某承式憲典代宣言于多士要惟沈幾惟繕力惟恢度惟讓名沈幾則先見事端繕力則末有餘勁度恢則衆心豫附名讓則物議鮮譁始而受脈登壇智勇迭運俾國重有制之師旣而策勲飲至功能盡謚俾上貴不伐之士斯其爲實用武而爲武之善經乎求之在晉郭汾陽其庶當之廻紇占者亦以爲大人胄一免而圍遂解所繇以制其命服其心者詎直威武耶汾陽故由武舉

起者也爾多士儻有其人諸酋鬼瑣孰與廻紇疆可款餌彼而羈縻可戰翦此而鼃食又曷足勤宵旰議盈庭哉某一介往見士文盛特以武相敘誠茲之舉士武矣虞士之狃于用武也更以善用武相切劘抑何其言之無厭而責人之無已也某聞之世未有不愛其子者也藥瘍劑耳則不爲愛斬殆有所甚愛者爲之不佞某藉以道不適之討於主者及多士無負主者之嘉惠厚幸望咸在斯矣敬載拜敘簡端爲後衆

鹿裘石室集

卷五

十六

鹿裘石室集

卷五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麻十洲戶曹

遙荷旨貺鯁塞曷已一經悼亡二毛輒見所有
兒女依止阿嬾屬毛離裏不啻過之差足寬爾
兄廼郎司農邪悠悠之譚以仁兄宜捧橐御筵
紬書石室僕意不然夫鄴侯功先轉饒玄齡自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領度支此豈摩研編簡所可什百者序仁兄以
詩進者也勞止迄可愿垂省焉王大司徒往理
紹興與先人有寮采之好比南司馬嘗屬僕來
謁而僕方儼然衰服未能卽詣今遽北矣儻兄
有間略申所裏

又

人南者傳足下方名高而勞苦以足下其才操
斤成風游刃餘地取之左右何所可窮至如運
而能處有而不執寔消搖之玄解造化之真緘

足下固僊胷搏手則丹砂立致此臆語爾弟比
來遭直足下嘗睹記之足下家食時弟卽貧賤
勃勃壯氣今不復耳日淫于酒或間从胡姬遊
不且杜門高枕矣竹林雖在邈若河山玉塵徒
存便爲塵劫私惟足下入叅諷議出依圖史漆
園堪傲金馬能逃顧謂我輩有閔心否正欲以
癘憐王虔簞燈具訊佗有嗣徃

與史司馬

僕悼亡三閱月而南南兩月而反南中若歐積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

二

伯沈思淹識方子及豪儁自憙顧進行臧晉叔
風流醞藉臨淮西寧尚不作五侯眼孔向人二
三女郎可稱校書復是良友昔人寧從建業死
真名言也僕不樂與鄉里游此足下所習今將
卜一室鍾山大江間雖巢由之隱不必買山刻
中之貲故實乏絕且彼逝者猶在淺土不知所
裏得卽竟否足下不苦尚書期會邪願以其餘
日游神竹素具體名理語曰矢不激不能飲羽
言專力之効又曰山澗雖柔石爲之穿其積約

有漸也時哉不可失以足下材品寧當竄同取
翔貴一肯而已呂使君玉樹亭亭標映百尺亦
復周洽旁典精飭吏治其于足下蕭規曹隨后
先相望徵實東南何必蕩篠僕與具主賓之禮
齊昆弟之契如足下在郡時正以狸斐成其曠
節耳旋灰絮徙合璧未期矯首北風思何可任

又

春中附一書郡役廼至今淹未發也書猶如此
人何以堪僕家日貧復多酒病門庭之既不止

鹿麋石室集卷六

三

剝牀將從范少伯更名鴟夷矣呂使君真快士
近按旁邑少在郡僕亦時時杜門一措大又最
忍辱何所可干邪新詞一種用資抵掌雖遊戲
三昧乎正自壯心不堪牢落耳足下但有憐之
也

與姜使君

前月邑王功曹東曾附尺牘二刻奉起居無浮
沉否家弟故藥籠中物也去之十年而稍効牛
溲馬渤之用則豈惟繫師保若躬有其采擷而

致之左右者亦藉釋負矣茲來樞衣庭下也率
布數行偶作傳奇一種湯義仍爲之序而好事
者遂以副墨丈夫意氣但復如此殆與飲醇酒
弄婦人何異清覽所及當不以訝而以慨也昔
象山氏最愛其弟子謝生文因聞爲陸伎作樓
記問之既讀不覺喜吾師得無似之乎翹跂德
音慰此饑怒

與周元孚戶曹

公猶捧廬江檄邪以公鴻敞闊達必不作遷客

鹿麋石室集卷六

四

態也僕自江干歸閱月而悼亡聿公亦頗多巾
箱之感世稱楚人善怨何以自寬項王提八千
人歾戰處喑鳴叱咤艸莽烟塵旦暮耳公其如
鮑參軍蕪城一賦乎願有以豁我

答張憲使

夫患有一時者有一身者一時則時與代革一
身則身與俱泯其不以時代而以身泯者莫如
俎豆于賢人之間先大夫斤斤奉職頗著東土
此載在明公耳目非不肖子所敢緣飾也往者

輒有仰干固以明公篤亮長者必不沒人之善
不遺人之親且聳之神不歆非典亦不饗非類
明公望實來翔瞰然中外而先人不朽之事獲
出臺端其類既勝于典益光即明公俯循輿議
自顯厚施不肖微細疏慙何所稱報于明公泰
岱巖巖以表東海高厚爲惠殆與之京尚冀明
公其終始之早告成焉捧讀大集如攀蓬萊挹
滄溟隆深蔥蒨迴礪奔騰何所不有鳧繹之墟
實藏祕筴行與事會公其猶居東者此邪業章

鹿裘石室集卷六

五

其父復訓其子敢不稽首嘉此明賜

與岳旌德希伯

陶陶永夕班尹非遙世輒動慕古人與以耳食
何異比承雅諭不覆相詰郡事既能移車過我
序茗枕薰爐以侍左右

又

郡事辰後可竣何得與火龍爭馳邪草堂即人
境猶差勝黃塵道上足下那不留亭午僕尚有
弔詭之譚以佐玄塵入郡甚希闊我輩復不常

直合調人僂得僂失豈所稱阿閃國一見不復
見邪雄風在握以待披襟

荅張伯起

足下最後出祝髮記曲終奏雅樂且有儀其殆
關雎之亂乎僕近傳章臺尚不及請耳使君快
士歸而譚石湖虎丘之游甚樂也秋中僕自金
陵來詣伯起問西施于舟弔要離于塚得無如
君家仲蔚蓬蒿沒人邪試以此約

與蹇理菴觀察

鹿裘石室集卷六

六

明公韻高時詰動則聖檢四履所及久已挹海
岱之高深訖鄒魯之文教屬天子東顧而在
吳迺明公吳也若召公分陝化行南國吉甫作
頌穆如清風傳之來今承此嘉問僕將執管而
立交戟之下式采謳謠旁占靈輿敢告謁者以
幾兩屐使濟勝有具置十斛酒得拍浮其中寒
山一片石太湖三萬頃畢吾事矣

又

春中武騎北還略具短奏併布薄謝久徹台覽

是後兒女行疹訪勸兩月仗庇獲康則又赴學
臺外境矣自匿不深徒作此役爲弇州諸公留
南者三閱月弇州公無日不口東吳遺愛也歸
而邵使者方遄發偶復小攝未及更端明公恭
爾具瞻鬼然新命且適與太公太夫人千秋期
會也鼎祚之辭固陋不文然繆遲至今恭逢盛
典若特有竣亦天幸矣敬製一軸寄敝初筵句
百二十愈覺增繁不知得少傲洞元之歌或足
亂太霞之曲否縷縷微忱願以一句爲一歲籌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七

至歲百二十而兩尊人黃髮金章我明公踐台
握鉉鼎卽卑賤亦可代方朔小兒爵躍詠嘲問
蟠桃三熟紫海清淺未更當爲百二十句執紅
牙低按跪進九霞觴闕堂一笑也鼎近狀欽崎
如昨傳聞明公輒舉示人意務薦達回環知遇
每切媿心明年冀由貢出苦海矣因緣入燕不
敢望曲侍玄燕庶以承乏埽除耳行者从陸且
亟無能別將統靳亮在悚息主臣

荅開府憲公

廟謨遠暨四封晏如若薊門則所以屏周畿而
衛漢寢地重可知明公提三輔之羽林挹五陵
之弓劍使胡馬不敢南牧而備藩惟謹王靈愈
張皆大中丞之名德神威也計且簡書崇峻斧
鉞森嚴迺猶遠放雲翰儼若春溫斐亶成文蟬
連多致昔賢左橐右筆百函俱發綸巾鶴扇教
牘親裁方之茲日豈爲過之鼎祚自襲東執別
業歷三稔水災羨溢敝郡益深市有白挺野無
青苗幽燕千里雖常告饑而赤丸不流赭衣稀

鹿裘石室集卷六

八

見保障哉今江南無屬毛離裏之吏始旣已魚
爛其民又不名鶻冠爲賊淮陽紅腐如山不發
大家露積刈草無餘故有識之士往往疑方爲
縣官憂者或不在周秦晉魏之交而在于陝區
沃壤非謬悠也明公行入而樞筦晉而台衡主
維國是式穆物情長策芳猷當已夙定鄙生身
邁目蒿遂忘捫舌耳天必胙明以佑二尊人眉
壽無害仰俾明公得展其志意而樹其勲庸黃
髮金緋庭除爭映極星卿月井絡交暉寧必慕

急流之勇退輕社稷之至計乎兼金損貶厚逾
綈袍當由喬嶽不讓微塵頓令重霄薄於高誼
時以歲侵食貧藉供衆口不能如陶彭澤三十
萬盡付酒家足媿也敬因驢騎北首附陳不腆
匪敢稱報朔風燕月間者邈矣遙卽清光可勝
苑結

與李臨淮惟寅

君侯藻思橫流勞謙有素九牧之士依以揚聲
僕廼開過于典謁然君侯之盛節益章此夷門
庶幾石室集卷六

九

引車于信陵王生結襪以廷尉古人正欲爲知
已市義耳僕之歸也實有家政非故高鵲遠舉
使君侯無所勤其施且當弭戢秦淮之上矣新
詞一種君侯命教坊譜出置十日酒于青蓮閣
以佐我驪奉贈二詩久有之今以具奏帳前鏡
歌或可備伊何之列乎別一小詩挂僧弼錫杖
乞齋頭一貝葉卽坐大宰官光明藏中耳秋氣
漸高委心無量

與殷夷陵開美

仁兄味尚清真識具通敏出言成訓舉體無凡
固宜橐筆載經依日月之際勞人之職似非所
堪荆湘上游楚氛久靖微明在望名實皦然當
事者必不致違材也近奉都信具承雅旨垂省
見及往者君典北首私爲置書不知能無作君
家洪喬否今且已矣仁兄方嬉翔青漢廼此君
畢志黃壤河山軫慨想復彌襟敝草自匿不固
竟爲木苗不斑白而語道失誤可知今奏記室
亦不足塗點也

庶幾石室集卷六

十

荅余聿雲

百聞不如一見廼于見足下都門信之足下旣
殖儁材復備奇表顧猶淹抑非相之篇憎達之
歎竟成實語僕放浪金陵肆中稱酒仙人者數
月奈少足下作宗之巢父輩耳寄我二章千里
風煙三歲字一尊花月九衢鐘望裏春雲平楚
闌愁邊明月落梅紛故右丞佳境豈窮而益工
邪皖城有警足下草長檄卽當下何至損將僨
師敝郡亦在震隣日丈五見朱衣吏分下葦蕤

鑰而已僕未及徧歷中原若東南數千里畫江而守便可代黃須孫仲謀予絕不憚三分七雄事耳足下聞得無掩耳否一詩奉報會齒齟甚此自呻吟涕唾中雜出且聊次韻僕不作次韻詩自足下始矣談隱一洗臥遊玉壺冰之陋暇宜小敘之難兄何似相和歌致足樂也

荅汪原啟

往薄布于中涓則以北首越歲再遣奴客而傳卜居清源矣固不謂近移廣陵也比秋畱滯都

鹿裘石室集卷六

二

門殆三閱月楊子一衣帶水卽就兄于二十四橋聽玉人吹簫問瓊花有無或要兄而南渡桃葉覓莫愁雙艇子皆非難事胡爲交臂廼坐失之良書特放若侍玄塵聞兄髮漸種種弟亦將有宣矣憶與兄桃花淥水之間盡舫青油之內左抱吳娃右操魯鼓氣何翩翩而樂陶陶乎此昔人慨南皮之難常歎東山其遼遠者也敬亭黃白望如錯繡故新都孔道耳兄倘念及枌榆歸脩社事能一尋代宛上耶預勅麴生索郎輩

以待捐貺清儀非所敢任附有不腆益足增慙內子極感尊嫂旦夕在懷併代榛棗之脩統希麾頓副有裏言

荅丁休寧元父

比將以不腆敬亭少延清矚問之則祝轅西矣酌醴焚枯篝燈見跋陶陶一夕亦足千古白岳五老故盟未溫申以神君當無逆令顧天方近暑鄙性畏熱真如吳牛望月而喘倘得借巖石絕深處可小結夏恐卽有天書召海陽令不暇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三

與龍君善

足下去刑章教且以龍湫雁蕩近在廡下與新都黃白相頡頏彼諧人者不過爲名山之靈紹介耳自是君身有僊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殆以語龍君乎永嘉張生琳甫而才秀外慧中故是藥籠一佳品其尊人昭能詩工書善談詭有氣

略而坐倅廣德時爲仇家中以事繫敝郡頗相
與游處琳方供橐餗之役不能東舍中人先歸
數行題訊杖屨所及新篇道上初日夫容固何
必減謝監愿有以寄我懸之壁間撫琴動操當
令衆山俱響也

與湯義仍祠部

往秋蹢躅長安邸中而去無窮日者以獲皈依
仁兄也至所以飲食藻沐我故仁兄之餘惠耳
一別如雨歲籥且周若秦淮桃葉白門柳條都
應衰石室集卷六

十三

不足戀所爲縣縣不醉于懷亦以仰違仁兄也
比仁兄寘臺省不居特處建禮沖而徐盈攸然
自遠在仁兄夙昔言爲衆檢動輒成規然卽此
一隅化貪鎮躁已饒深致矣大作年來絕不得
讀兄所託訂定三冊轉索徐茂吳業先歸左右
矣弟近周覽今代作者或風格不乏藻績滿前
而真情極切自然成文惟有仁兄誠固陋不敢
與于知言實願得而屬厭焉儻以原草見借當
什襲馳還肯繕錄一部寄示猶幸如必埃副在

地鄉懸之國門則虎觀之賢雞林之賈爭相摩
剐何以明不佞弟爲仁兄所偏嬖乎間者閤矣
願力代訊生綃一端附見時宜石章二面遺佩
詩書讀若不多及

與韓錫孺

弟近益杜門自放虛名黜人數杜數啟足下玄
詰朗識稱其家兒河潤所屈先被爲多唐文覽
揆之辰將以吾曹高會也足下能操青翰相從
乎僕或可披襟以待樂部方生者來謁左右其
庶我石室集卷六

十四

人嘗周還僕良久卽不必振木繞梁要非求合
里者足下儻就而一試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僕頗負此聲不敢繆進

與李默吾水部

明公之舊爲涇也河潤所及鼎祚幸獲接杯酒
參然諾其爲役之日淺也乙酉于南辱明公顧
諸逆旅之中申以清言之晤已而見斥不收抱
形息景門屏漸遠末繇更端比涇人王生具述
明公所以爲鼎祚昭雪積讒掩瑕藏釁彈指出

血百口可保鼎祚聞之驚愕不敢任既且歎
感慨泣數行下也鼎祚本鈔所窺識偶弄筆扎
爲文辭政猶蜉蝣之矜衣裳山雞之顧影自愛
非能以劇刺古昔提衡方今也而一時二三名
卿若明公之倫者不恡齒牙證虛爲實遂使許
文休之名幾滿天下兼以疎節闊目陞度淺衷
少所見而多所恠竟使趙元叔之誕解擯鄉里
嗟乎李公鼎祚寔未嘗敢鴛無有以弔侂鉤奇
亦不敢卑之無甚高以奸時好進則近狂退則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五

近愚而已卽鼎祚開過于當事者亦唯席藁伏
鑽以待斧鉞爾豈遽以溷左右之聽而左右抑
何所習之也昔霍誥之散黨錮非爲范滂祁奚
之理叔向寧重一謝耶此在明公特施于不報
以自顯高誼云耳而鼎祚竊憤懣而內傷者往
見明公沈深精內凝不泄固知其人厚重長者
也然詎意明公之知鼎祚若此夫人知我在我
之先已足媿况已知我矣而我猶漫然不知乎
卽當事者之于鼎祚頗損國士之遇修不賓之

禮公家發憤頻見采納私庭譏適每屬鏡融儻
鼎祚一旦背德良爲不祥是鼎祚一無所當負
臯天地覩顏稱人嗟乎鼎祚何惜盤水加劒屠
肝瀝膽以明無佗顧今未得歿所耳頃者副貢
廬江鼎祚卽不求速化要非直恬于進取者也
而命與文讐病與行會渡江以北狼狽中反彼
師之與弟子以尊則君以親則父所謂民生有
三事之如一辟之避雨無處非濡固不待辯而
明矣鼎祚間唯年踰三十頭顱可知來秋之役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六

不欲共小兒尋行數墨校甲品乙而事在嫌疑
跡類僞匿羝羊維谷昔鼠兩端交戰胸臆所不
克懸斷者也明公出推蕪湖去敝邑百里而近
尋以歲侵糴中有勸賑之舉巡行田野爰舍郊
關及告竣而明公奉新命還曹吳敬介家弟以
尺書短歌馳奏主記言不宜心臨風忉忉

荅徐別駕

仰奉雲箋始知獻歲數行業通主記江南數千
里皆以水風之不若爲縣官憂而獨斬黃之間

年豐時和非藉靈明公曷克臻此故漢宣帝謂
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也迺于明公益徵矣卽
敝郡以別駕垂聲者前有顏公祿壽繼有明公
將合士大夫百姓爲明公樹七尺之石而文之
亦以歎後各相流散未暇也然終卽圖之雅懷
猶望短翮屬之搏風僕自揆審矣顧未免行且
于世鷄肋耳負此勤篤媿媿云何

荅屠長卿

廣桑子雲海在胷陰陽在手上瞰皇帝王霸下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一七

及庾隱喟詠味之卽浹旬彌月芥于其口旨于
其心置三日不讀便覺舌本閒強形神不親假
令以承明一席地糜屠先生安暇爲此太夫人
健飯奉輿之間高枕摺頤讀書譚道俱自佳事
江南千里流離萬狀較東海倍矣吏虎而冠民
弱而肉旣已發大家之蓋藏又不能起饑黎之
菜色安得如屠先生頴上與由拳也者仲尼望
龜山而歎斧柯之不在有以也扇頭佳篇奉以
出入若下酒深提劍舞茂陵花好挾書行宣示

家姬相目而咍顧僕亦且剔骨析腎棄智剗心
不覆作舊時伎倆屠先生所爲遮須國芙蓉城
眞不足戀矣頃者自匿不深復爾于世卽無關
眞諦亦備人間八苦矣要自未得曹溪一汗耳
清淮白下名都會也其中多異人藏名酒肆四
百八十寺多黃眼支郎卽長橋花柳亦自有蒼
荀青蓮秋風颯起屠先生其從我遊乎無謂素
衣不肯染雒陽塵也西華丈青氈之計來非其
時敝毼侵甚抹死不皇絃頌解散且值僕病暑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一八

與張侍御

去夏順慶湯照磨人便曾附數行及漢魏詩爲
令貞女誅無浮沉否公方鳳翔西極而鼎祚蟄
俯東鄙間以山川幾迫萬里迺時時得相問訊
亦稱天幸矣曩公在金陵日一簞可杭又嘗行
部敝邑顧獨守匹夫之節不能抵掌劇譚食承

顏色所謂三十六州不鑄此錯耳秋風漸高吟
懷益壯倘沾咳唾何藉簡珠別紙率有短篇用
勤仰止附上傳奇一種酒後耳熱而呼烏烏以
洩公慷慨無聊者足代秦人缶也

荅余初伯

讀足下囊草溫厚爾雅信有道之言哉豈徒流
連光景嘲咏風月而已齊華並峙帶以大江鬱
爲人文今始于二仲昭宣耳往呂使君過池陽
嘗屬令投車二仲而聞其從舟還竟失良晤不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九

腆敬亭望二仲之杖屨久矣能來從使君罷齋
一眺賦合沓雲齊之句乎白雲東注委心無量

與吳中寰督學

明公往詫登三嶽而泰爲嶽宗鉅記名文包錄
應劭比賜履所及金口代令青社是分俎豆敷
前絲竹居右課授之暇以彼二三子攀天門躡
日觀望東南一匹練者則宣城之澄江耳少司
徒寒公嘗累檄要其率爾未皇明春或循次北
首得蒲伏交戟之內猶可抵稷下之譚鋒探孔

林之遺璧然明公且旦夕徵書至矣僕卽開府
濟上而填撫十二諸侯乎茲約可踐也鄒平令
行輒貢蕪函敬祝台祉纔足記姓名而已憶昔
明公使關中時奉一書兩詩尋亦從敝郡使君
接太原手敕是後某出則汗漫吳越入則去爲
山澤游斷足府寺謝跡輪蹄莫繇繼訊蓋身在
卑遠易於疎節如此新篇多少願順風而披拂
之鬼者岱深者海餐倒景而乘喬雲惟有歧予
與陳戶曹

鹿裘石室集卷六

二十

兩浙財賦甲天下比時之不良地若甌脫以澤
量人而縣官百用又倚爲外府明公持一節監
督之鈞停調劑使上不病國下不厲民卽鄴侯
之轉饟劉晏之經制不逾于此嘗與青螺文谷
二先生約共期公于湖上以庶幾會河朔之逃
暑詠蘇白之高風而鼎祚多病幽憂遯巡未果
往拜公吳中諸篇古色蒼然絕跡浮競吳越皆
東南隩區也明聖之三竺六橋山陰之千巖萬
壑與夫雪竇霞標金華玉局明公咸得以衣裾

拂拭而毫毫需之所就新章幸爲傳示既蒙承式亦足臥游耳今四牡且還朝矣鼎祚來春循次北上和歌燕市足樂也輒因羽順敬申台候行雲東注我思如何

與郭青螺大參

敝郡廖使君東曾附一函及小草奉郭先生是時在敬亭舟中不知得無浮沈否初擬于石首櫻桃之候謁郭先生今則菱藕蒲芡蒼然秋矣無但郭先生鄙其固陋卽西湖一匹練錢江八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三

月濤不寂寂行來笑人邪終當把菊酒登吳山攬襟帶之勝聽郭先生時而匡濟時而文藻或玄牝或真如盡洗十年塵土腸胃耳家弟膺祚隨牒行鼎祚方結夏未解率題數行坐涉不敬家弟雖亦胄監乎頗少俊有天幸得執役郭先生之門不敢望先生遽授秘密藏肯少垂接引卽不至迷方矣

又

往于郭先生金陵署中爲役日淺其後益曠若

河漢猶記先生首譚蘭臺石室之事而慨史氏之溺其職也今載筆侍從食大官便便如瓠耳至郭先生文而遠以馴鱣西蜀之命相如升堂淵雲廡下郭先生南面尸祝之差足神王然孰與承明一席地借先生入則顧問出則提纂爲多乎昭代鉅典興舉有期終豈能越郭先生願先生稍待之鼎祚初謁先生始踰弱健憤森鷲勃勃不可當歲紀且周髮隨心短昨秋莖稅鄉校籍長安米價貴暫停北轅將以春夏之交躡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三

屣屣衣岑牟而叩先生三竺六橋之間令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石首乘潮上楊梅如白地明光錦或不免以口腹累安邑佗無敢恩適公也廖府君凌夜驟發勒奉起居時會積凍手龜甚殊頗崖略非所以事長者府君良吏又國士見遇祖行鄙文其亂三屬意郭先生試爲索觀當卽決明聖湖水祓除其穢雜刻猥奏主記豈足涂點儻郭先生亡忘昔者真有以侑我主臣主臣

與呂玉繩文選

秋深矣無病而呻吟卽衣裳楚楚飲噉歷歷然而神理頓盡來教所謂男婚女嫁問舍求田在尚于平陶彭澤且未能免僕何人哉累奉公書其貽麻蓬生者皆以堅玉杵之約僕能負瓊漿白兔豈能負呂公僕往傳玉合時有呂公霏屑之譚足以潤耳如渾之酒可以澆胸復東而遊吳吳人善度曲倚聲朝出我手而暮傳國口桃李花淥水之間曉風殘月之外洋洋乎不自覺筆之罷也況玉杵者僊風玄致必舉而凌神麗質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三

族弟詩我輒敢如命
荅王百穀
把惠詩箋穆如清風不減戴山老嫗得君家右軍題蒲葵也王先生積頭陀行乃于翠袖芳尊亦復垂涎聊以應化耳僕別五歲髮種種非沓拖少年時矣手書謂青青者矜得一旦釋之爲僕快馬暫脫羈馭顧猶在櫪中悲鳴何如王先生鴻飛冥冥乎順公大有藻思而名理不乏時或游戲兼入三昧共來也值僕多幽憂卽百籤

鹿裘石室集卷六

十四

未下然一捉麈尾未嘗不夢參王先生半偈也送順公篇中因奉訊王先生已祝令無干王先生飯時致笑而噴更與期秋月之望潛游吳不敢使戶外多屨但于千人石聽王先生談一二夕腹果然而去

荅汪仲淹

仲嘉以去秋晤秦淮渡頭承兄消息是時但食栗過飽也比年不通一字左右非能忘兄弟之困至于今日而極矣門中之辱與庭內之冠相

繼而起子馬太符皆避難遠徙弟尚展轉虎口
間卽兄健步翩然來所不厭看者惟敬亭山色
豈復有烏衣雅遊竹林把臂如曩者事乎讀兄
數行筆勢遒勁神王可知足喜也而酸言苦語
未及竟楮益堪迸泪弟業治裝西忽爲當路者
急足召還恐須卜良月之交耳望善飯自愛兒
子長者年十五董通章句不欲令妄干有司鶴
子淋漓又何敢望君家鳳雛也士能丈卒卒小
談無論肅客且持愁面孔向之古鏡毛穎見惠
鹿裘石室集卷六

爲侈并謝

荅姚先生真定

叢臺如雲滹沱如帶老師南望而置一介鼎祚
于懷故飛鴻之屢下也鼎祚所以遲遲其行者
因念先事未襄拮据圖之稍輯蝸廬木石與伍
且未免干世欲就北闡了此葛藤妄念耳開春
杖馬簪而來會老師上郡最矣名署清曹定當
首拜鼎祚雖霸旅燕市乎側坐篝燈每聞自公
緒論如昔者在門牆時抑何幸也先得借老師

寵一登北嶽又生平所仰止矣河間王使君往
于廬江奉一書張海老金陵相過從甚洽此後
無從繇問然實何能忘并爲鼎祚謝諸公倘樞
衣前者但一識韓荊州無他恩也小兒荒淺未
敢出請于有司麟趾鳳雛豈若此豚犬耶附悞
惓惓

鹿裘石室集卷六

三六

鹿裘石室集卷六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蕭太公

江漢縈帶世載其英平輿二龍殆今復睹不腆
陵陽固昔賓子明雲霞之靈璫及謝公所爲高
齊嘯詠者也一旦得徵福於台臺而鎮撫其人
民鼎祚宜身事之日久矣卽鼎祚不敢爲陽鱉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一

數數府寺然何能曲木自甘終遠斤藻羣沫成
山衆輕折軸雖慈母不免投杼而聖師且猶輟
飯台臺之於鼎祚無因無緣且鼎祚中人也台
臺陰爲昭雪隆禮曲施瀕行旣飲食之又教誨
之隱其在戚先其所往使鼎祚日遊于腹而加
於膝乎天也可忘迺忘大德爾十三日渡江繇
浦口從陸計月杪當入都門辱命鄙詩旅次荒
蕪筆研塵委至北繕錄郵上主記送者至厓而
返敬削短牘叩謝瞻邇光儀如陟岵跡還

通戴負滋深統靳崇鑒

又

夏首渡江而北從庶子泉頭奉蕪札臺下一行
入都赤日黃塵與車輪馬足居諸頓損腰項爲
勞翹跂清光有如雲日惟是端廉敏達之聲騰
滿輦轂薦紳之口不佞鼎舉手加額廼知朝
宁之衡品精嚴衆心之直道顯允其稱慶者吏
治漸昭泰象已見要非止台臺之一身榮問庶
暘汪澤廣宣而已秋中遙拜藻翰之頒盥讀再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二

周冀我以所不可知登我以所不可逮卽慈親
之顧復師保之匡提何以踰焉鼎祚又徵天之
幸得負牆于長公寬其科條載之色笑道平示
履意擴包蒙而鼎祚材謏數奇文與命迕雖經
入穀竟作棄灰刑而過三木非真壁躍而至再
良是怪金所以被放以來怡然與游不色于市
者其自分審也顧獨上虛盱衡之望仰孤面命
之厯每一念及輒自不霜而栗內灼而汗爾頃
嘗與長公夫子言使鼎祚果能砥礪束修不挂

于評旦綴遺直漏以勒成一家卽無由爲左右
顯義亦庶不辱伯仲之門屏然詎克有之哉台
從肆觀鼎祚既遠在羈旅不皇尾士民謳謠而
擁幃帷茲復遇還期更未獲恭睹賜金錫宴之
盛典率留片楮敬候前旌鄙詩五章業酬老師
兼呈臺下未敢臚復鼎祚私計三輔重地而
天子神聖必有意乎不腆敝郡進秩借臨當從
敬亭宛水之間騎竹而婆娑首迎矣

與吳郡丞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三

鼎祚嶽寄歷落可笑人也因緣先世獲締通家
且台臺三十年名勝詠宕詞場本射雕之手屠
龍之伎鼎祚直鵲音蟬聲而台臺置在左右觴
詠優游殆謝公之于水曹羊公之有鄒潤取其
近似足相映帶而已至若閔下流之難居推衆
惡于必察諒懷璧之非罪知償金之可疑頌言
彈指不侵然諾則晏嬰之稅驂石父霍謂之解
罔黨人又何逾焉瀕行寵以五篇五都增價是
餽是祖爲惠甚鴻就道之後偶淹南中十三日

渡江繇滁陽從陸矣環滁皆山庶子泉冽雖信
美而非吾土感德懷鄉南雲在望送者遣還敬
布謝款秋中當先要酒人和歌燕市檣笏對西
山爽氣耳時漸清和高明宜處長跼願言爲國
珍攝

與朱司理

台臺魁象福星照蒞下土蟣蝨之臣如鼎祚者
亦在造毓往鼎祚浮沉里社頗知硜硜守匹夫
小節顧獨于司法清曹猶多緣遇每飲其醇賴

鹿裘石室集卷七

四

牖其蔀然時與具禮而已台臺甫臨會鼎祚前
秋之役極鄙屑亡狀辱車騎而責存之且籍負
墻稱及門矣偶有引嫌輒爾自遠台臺陰鑒其
平生而曲振其枉困羣咻不前孤生可植蓋以
分則師保以德則覆持鼎祚所未嘗得之于前
數公者一旦得之于台臺也鼎祚誠無能報稱
亦不敢頌言特嘿嘿中載之耳瀕行重辱餞
其時雖台臺按部不及參侍河潤所及奚啻九
里頃有亡女之戚備極痛楚停軫決旬月之三

日始克就道比會再歷泰階順風稽首十三日
渡江繇浦口從陸送者先返敬削薄蹠叩謝星
輝漸逝雲花滋深仰結鴻慈曷有涯旣

與劉令公

台臺冲明在御端敏獨持甘雨惠風闔境沾拂
鼎祚一介嗽人文質罔氏而台臺繆垂特眷力
破衆咻色笑載臨春溫漸渥雖大造不德帝力
何有鼎祚誠愚憊然心亦傳胥者也敢不敬佩
比北首賤役華筵厚贐寵禮有加且津行備具

鹿裘石室集卷七

五

旅而卽次賓至如歸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
矣河潤遠及雲花滋深仰邇暉儀如陟岵岵偶
經南中覽淹六夕蘭芳金響惟是羣公卿士莫
不有旨乎其口溢于其聽鼎祚卽喙長三尺頌
述昌明亦安所足毗高深哉鼎祚遠涉二子俱
釋奴客數人往頗檢押踐更率口遵約惟先儻
有輕恩清嚴望重繩之二天可托內顧無虞旅
次肅陳謝悃持戴鴻慈願言曷旣

與徐少司馬

明公瀛海之度浮陽沈景何不包絡里中環屑

若鼎祚者置芥舟焉明公乃視猶萬斛乎飾以
鷁首翼以蘭楫爲惠久矣北轅賤役嘉篇兼幣
穆如粲如下拜登記重違盛指實所不堪鼎祚
固私心志之偶淹南中十四日渡江六日而次
南安徐濁河善奔不圯不已當事者憂之孔棘明
公安得爲山種樹名綠野白社者耶鼎祚夙受
特知無敢以調益惟計明公今日要自世諦未
免應緣爾願勅舍人趣治裝鼎祚先爲覓居停
鹿裘石室集卷七

六

答許彥貞鄒平

弟初擬投車而西取徑貴部旁采風謠因而登
泰岱問七十二家封禪處廼不虞臨岐遽亡女
之戚踟躕路首蒙泪竟北至河間王使君病目
不得把手亦未嘗出鄒平志相示也計吾丈在
事百廢具舉文獻是徵必當斐然爲一代信史
簡端之役弟敢不拜承入都凡三閱月黃塵赤

日車跡馬蹏筆扎冗于程書格酒迫于期會則
羶德未除而虛名之爲累也手輪遠領重損嘉
貺縞帶之誼厚古交矣使者朝見午發率陳候
謝中宮叶蘭夢否當轉傳家姬相與尉藉耳瞻
依有懷不待欸欸

與太常張公

浹旬積雨幾成漏天何獨稱江南卑溼也玄度
冲襟如明星朗月輝輝相映每一當塵尾輒欲
換隨伐毛以時方炎熾且長者之前不敢數有
塵尾石室集卷七
更端耳往摩訶雅集鄙作久就今馳廟進齋頭
此豈足置在懷袖付青衣一驅白鳥而已儻時
煙壇月之間乘興見報七襄在握惛胆爲勞

答王使君

比經貴部卽未能親承聲欸然已仰被嘉問重
損貺貽抵今銜戟入都晤諸大老及銓曹諸君
時時得旁窺鴻譽且將載在口碑不獨溢之薦
剡而已今南北多艱需賢甚棘振淹拔僞政局
更新節鉞之寄當無首踰明公矣屬示志草序

述近率似應酬潤以爲巖邑光况如明公在事
重望猶先鼎祚數月以來車塵馬足揖讓格酒
實無須臾之暇虛名見累勞生良苦刻下擬有
報命不敢更通許丈本鼎祚少小密好昨頻以
此相促茲不遑答主記者從郵中傳道之聞中
之役旣已登錄尋復中格材謏數奇固宜棄置
惟負盛心翔跂足用悚灼耳敝郡解額頗多皆
明公藥籠之遺而舍甥亦獲謬與此甥卽十洲
兄親姪知所樂聞附及之戒于仲冬南轅真定
塵表石室集卷七
二二使君有一介邀過其地恐致迂塗倘不然
猶可信宿五壘之側再望顏色也

答朱中丞

晉陽距燕京千里而近鴻猷儔譽旦夕可聞秋
高月滿胡塵不飛明公胷中有數萬甲兵自足
寒西人膽耳五臺金剛之窟姑射神人之鄉節
鉞所指正值登臨之候得無揚雪成歌停雲
念乎藻翰數頒厚加斤俸忝谷春溫豈須鄒
鼎祚闡中之役已謬入穀尋復失之齒不待力

髮不勝心屢遇屢蹟終焉枯槁而已今尚爲司成先生所留黑貂裘敝滯淫何爲鄙詩數章嗣再郵上

與鄒考功

往修謁未值卽明公虛懷愛士顧尊嚴之地不敢煩恩非徒引分亦自時宜間從旁得讀一二大篇指南是式私惟鼯腹易飽飲河知足然終不若涉溟渤之汪洋浩瀚也鼎祚歸矣垂橐而往願借片言爲一介行李重萬戶侯何足道哉

鹿巖石室集卷七

九

北來半期逐逐管管耳目皇惑雖或呻吟於其職矣承命稍先上律詩數章儻矜其罔替而善相之亦古之道乎文多爲人代斲血指且虞夏似富有溫室之祕明公行見之將直遠唾耳雅集漫有所志副在扇頭舊草近刻併奏主記附陳不腆本出韋布統惟荒置

與湯義仍

仁兄去職言事使具臣泥首自竄貪夫濡尾不前羣浮之徒聿役如鬼不可謂不効矣黃綬若

若亦曾抵徐聞否家外舅經守其郡天恒暖治爾再熟揉葛可單實遷客所宜居蘇長公寓惠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仁兄定能備如此襟度然卽當賜環無由待荔之丹矣弟留輦下十月歲晏始歸業爲有司者所錄竟從中格大校如燕麥兔絲直虛處名耳呂司封念吾兄不解口玄致益超固自有王裴風在樂令一旦坐青油幕下持宣明面孔向人人之相去何九牛牛毛也淮揚間與陳使君方舟而南至江口別率附此訊會謝曰可道弟注想貴邑多塾師來敝里幸示一札

鹿巖石室集卷七

十

答徐孺旭

一來東輒復自遠卽神亦往來左右然終不若奉玄塵之媿媿也弟此來本非少年時而燕趙佳人那得如玉大絃嘈嘈小絃董董特可與胡笳羌管相譟耳風流之事便爾都絕仁仲汝藩得無見其似人者而喜乎場後數日當西行恐無從覓足下居停耳仰辱軫存遇我厚矣卒卒

附報不多及

答楊世叔

日遭予武立以足下名韵片言撮勝可復使羣石點頭卽頑礪如弟豈不能躍而起應耶宋彥河梁之別與足下睽睽送之初不謂足下單舸泊尾也乃知十日之飲殊自易事顧昔豔稱之有以耳楚舞楚歌抑何其悲涼鴻肆乎志陳姬墓石婉委有情愷直無諱滔滔獨運不作今世戚促語等死何如陳姬死足下弟嘗有悼亡且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七

亦燕產情生于文讀未半淚蘇蘇下沾襟矣當爲一歌答足下并及陳姬而使者倚席待報留之不得賓客又一時襍沓宋彥更不皇有附弟方濡跡丘中嗣必馳奏把臂末期投毫柄邑

與吳郡丞

昨躬詣偶值前驅蒞在敬亭恨不能從公于邁少聆合沓雲齊佳句耳老年伯大集鼎祚謬忝猶子當請梓而廣傳之仰體台臺孝思甚殷不敢分德且孤裘而羔袖焉媿辜可知薄具餐饌

及上鏤局疊嶂二詩久未奏獻向坐壹鬱無聊寧硯荒落亦以黃鍾在前大呂在左擊缶附甬自宜退舍耳附內數品略奉高齋用資游息出自布素非有長物也統冀塵存

與蕭府君

台臺之按節于雒凡慶兩元會所爲惠風鮮澤流拂敝郡者士民如一口百代如一日耳昨歲而舉國騷呼薦踊轉相告謂中宮學得二雄矣此其理誠在旦夕然迺先見之魄兆禱尼祝謀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七

人情可卜鼎祚賤無所營益有所慕著自敝郡始台臺往有過庭代對特聞之而已幸卽命小史錄示一帙今時作者非不乘時鵲起而敘致多誣雷同莫別用弘者體要失財務華者情實愈遠未前事不忌後事之師鼎祚不自量欲使其信而必傳令來牧斯土者具有台臺之一體則敝郡世世是賴焉鼎祚任以爲非調台臺亦不必好讓自掩也獻歲絲山居至適賀生趨謁交戟衡馬首而贈之以策曰死陵人業請于帝

以石麟玉燕錫蕭侯且許應秦階六符之象叶
君子萬年之歌渥澗嵩少實式靈之無所庸生
參苓矣

答夏雲父

憶與足下初把手城頭細柳共牀頭新醪爭綠
也今且其時而飛械適至然柳凡五易條矣昔
言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顧惟燁燁之辭超超
之指無庸謀野已足驚座何足下之厚靈秉乎
宗伯昭則足下鄉先正其所著雖未盡雅馴以

盧溪先生集卷之七

十五

彼博學多聞亦殆庶者也適足下崛起其後騷
欲度前當令桐水不浚而添足下所舉屬僕若
周秦兩底在唇吻淵源三百曲暢漢魏下逮關
元者固足下範爲之所貴志稱其才耳足下勉
旂僕卽無似尙可左帶劍右奉盤一意聽平耳
之盟其繆以細書金匱簪筆木天而索我則實
姚遠此足下異日事而已禱刻四種奉內記曹
僕方臥家茶北上極南濟而臨敬亭果然也僕
足下能見尋章有爭絲之新醪在

答吳使君

謁後尋迫寒食歸觀先坐往反旬日藍輿中把
讀大集霞光五色與文春華陽諸峰蒼翠交襲
人應接不暇宣城名重自玄暉始其文固甚美
且著而政闕焉尠稱耳明公俄頃澤濡化洽易
聽改觀凡我臣庶實恨屬者之不請于上而卽
移真也山川之靈猶望以咳唾賁飾之使雲齊
之嶽練淨之江得相帶映當先謝公一壽矣

與鄒彥吉學憲

盧溪先生集卷之七

十六

頃年余州公雨花之會坐者六人次甫金焦道
人煙霞在口承父齊之攝偉衣冠儼然綉時茂
吳淵潤舉體無凡而鄒先生鴻裁名理超超獨
上鼎祚持一小星仰儷太白繆聯先生席也雖
不甚更端已嘿嘿意授分韵大篇明月香臺爲
菰苑青樽詞客對空王抑何其精婉篤至乎驪
珠在前魚自自掩矣卽弇州是詩嘗命以竹林
蓮社題以殷許應徐顧玄度自了深源處塵授
簡曳裾助猷耒耆鄒先生居則挹塵尾之清出

則宣金口之令冠冕後進鼎呂皇家異日山公
謝傳者差可倫擬耳比附一函托報左右亦將
無浮沉否爾時鄒先生來按部吳興家叔適爲
安吉守傳言鄒先生厚無忘昔者晤必訊及王
節聞近移楚中方城漢水楚誠多材而以匈吞
雲夢者八九若鄒先生師帥之和璧見琢白珩
益光往鄒先生游玄岳五色綵毫與簪峰蒼翠
相注射令馳檄而尋山靈之盟電策雷驅五龍
在御黃州又憩棠舊地也橫江之鶴舉網之鱸

應表石室集卷七

七

正不減并州竹馬榆枝豐暇藻翰蔚興鼎祚越
遠願分珮于湘臯卽采芳于澧浦矣祝轅果自
何時儻寄徑于江則蕪湖距宣城數舍不難載
斗酒操豚蹄而前勞榜人江之永矣我思如何
當附行雲從鄒先生而東也惟鄒先生貺命焉
與蘇州沈郡丞

履端新慶清望宿隆大拜之命旦夕且至燕雲
碣月內在杖履前驅所及恐不久桃花綠水間
也昨秋呂使君入吳鼎祚方應貢白下未能更

端長者尋聞視篆江陰遂使鱗羽頓爾茫然鼎
祚秣中鄙役聊稅苦海猶然風波未定維緝何
馮茲且暫爲息肩來歲北首計比明公影纓委
珮退食自公當與楷笏共看西山爽氣耳春風
尚厲惟爲國珍護奉懷一詩副具扇頭臨發瞻
跋

與史平陽

明公歸自平陽鴻冥龍卧而有子開州君代相
輝映奈何一旦酷割至此哉其郎兵曹及僉憲

應表石室集卷七

七

豫章所爲政遠未及聞而甫總髮理敝郡寬仁
敏斷有若老成文采風流實稱儒吏惟蕪湖
節則其事已遂而其勢重不可反鼎祚與沈太
史君典習知之君典塚中枯骨矣鼎祚又淪落
未偶竟俾茲意幾乎不白近移書呂玉繩使君
約彼爲草狀而鼎祚傳之傳者傳也鼎祚登足
傳令子恭養者在郡于鼎祚略堂簾之分申昆
弟之好擬藉寸管報萬分之一且以宜人言宣事
或可資備耳履歷生卒便乞詳示幸而多男長

者若干歲女字沈方伯兒者可嫁否雖宦廉減
產尚足給饘粥否皆所願聞更望明公達變順
時善自曉譬提攜諸孤以無隊世緒先附薄將
用代絮酒凌春當亂錢塘發楚些一哭稽山之
陰搔首問青天胡夢夢也

與陶懋中使君

往邁陶公于棲霞指點石佛軒白鹿泉而飲之
袖出大篇如數十摩尼珠相注射也一再過舍
香之署鐘阜玄湖映帶左右不其樂融融哉鼎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七

祚之鍛翮未幾而公亦覆播遷矣從蕭府君奉
公手書俛仰今昔何異公家彭澤停雲興詠乎
且知所爲推轂于府公者鼎祚安能望蓋公之
玄致徐孺之高風然府君寔不以衆人遇之皆
陶公之明惠也黃州故遷客地奈陶公婆娑已
久蘇子瞻由此復歸玉堂計公當卽承召矣鼎
祚開春應貢北首擊筑和歌相期燕市幸公趣
舍人治裝以待家弟台受丘潮州夙知今東生
芻而弔其墓亦庶幾古意焉陶公之秣餘釀足

醉此生所恨鼎祚不得如橫江鶴耳扇頭二詩
聊且代訊倘有以報我敢不拜在下風

與河間王使君

明公之臨敝郡也三月而化成卽中都之宰殆
不啻焉顧猶有修卻者乎其時鼎祚操牘私志
之能及吾之身則登信史不則亦以備采風三
輔隩區九河大澤迺覆載剖麟符佇瞻熊軾所
謂蘭芳無適非好亦譬兼金百鍊愈精彼正以
昭明公之大節開後命之景福爾往于廬江擬

鹿裘石室集卷七

十八

走冗檄之僕一通典謁而騶從且東里中輪將
者恭捧雲翰辱損貶儀長跼啟函嚴承晤侍因
荷長者之無忘微細若此是後鼎祚內侵二豎
外迫密讐出則吹簫爲吳市之乞入則短衣爲
田間之遊憂病相仍嘯歌都廢昨秋循次應貢
今卽北首而舍親麻司勳先數日發輒敢申佈
台履指日寄徑貴治而歌車班班也明使君儻
垂念并州問舊憇甘棠蔽芾耶願更端以對

奉汪司馬

小子鼎之駒而獲御明公明公卽以爲是汗血也者今之齒則長矣猶然驚駭也于凡韵人勝士若褻衣大帶之徒過新都無不謁明公明公亦無不口及鼎祚者卽白榆之社明公搦管紬思輒及鼎祚此豈不足君所乎而於一介乎媿媿也章臺傳記侘傺無聊偶遊戲于肉譜誅宥于俳優開鼻大雅不損斥幸厚矣聞明公亦羅擊節三嘆昌歎屈茅寧足偏嗜或有厭大君子之腹耳古人謂知己重於感恩又士爲知己者

應表石室集卷七

五

死當其千里從師擔簦負笈徒步非遠明公之于鼎祚不爲非知己矣新都距宛上不十舍而止矣鼎祚行無重繭之勞而甘坐不窺堂之刺卽薄曉之書兌散之僕且至中絕是棄德如水而委身于壑也令鼎祚喙長三尺適爾增繁何所可解雖然鼎祚之情事苦鬱無所可解而雖有可原者有三其一先大夫所爲志幽者微庶明公適本治命頻年以來禮祀董列卜兆無期末繇藉手仰于左右且未有布武明公之堂

而置此猶後者也其一鼎祚繆辱明公之提獎極欲竭蹶生平刻劇心力庶成一家之言希冀明公爲之冠冕上稍以報塞殊恩下安圖傳之同好而才不稱志業荒于嬉興文載詠自儕蛙蚓涸泓糜楮聊應馬牛儻明公見之不失笑則反走卽寬然不取瑟使聞鼎祚之陰愧多矣其一鼎祚自有母之喪弟妾繼塲泪眼未燥射影薦興寇在門庭旣在心腹以故甲乙之際勾吳之逃被髮文身歛簫行乞頗爲近之比務乘瑕

應表石室集卷七

十

快于脩卻雖我族類疾而卽仇昔懷好音今切虎視所賴一二府君眷深國士及閭郡士大夫之公論盡挂我壁耳然亦一歲七奔一日三徙乍冰乍火邪氣攻中玉羅損和積衰得白彼所報殆已甚乎茲且隨牒北上而事猶未竟孰不可淹矯首官牆清都真界非復腥羶下士所容易涉私惟疏節日益以深傳言前茅將指建業若季月之初鼎祚于石頭城下佇望錦帆揆杖履良有天幸不知候關者果占紫氣之東否額

力申祝台履兼代辭謁鄙詩十章附侑不腆皇
懷主臣臨發戀戀

答寧國陶明府

仁公粹瀛海之翔陽應文明之盛代天紬綠簡
禹穴非遙星聚清門高陽可表不謂寧川彈丸
迺辱紆仁公之綬而撫臨之鼎祚寒廬本文脊
之陰問有寄公宇下賦口踐更得竊旁采風謠
餐承惠澤既深河潤實切巖瞻維昔先人繆膺
貴郡幸不俾士民厭射而與公家二三長老猶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三

倍皈依卽蘭亭諸君子鼎祚亦嘗參觴詠之末
忝爾汝之交分則隣封情則世講顧硜硜自執
不能以衣裾撇有道之函端特匹夫之節耳茲
復隨牒北首矣仁公俯存故誼特放藻翰重損
嘉儀當此簿書旁午期會糾紛雖仁公游刃有
餘而且軫念疏鄙叙致婉變永言拜佩曷敢有
謾治裝方劇率爾附使占謝嗣容頌佈

與沈郡丞

明公之勤于陽穀凡五載而董有此調也惟彼

士民嗷嗷焉有遺志自明公之去陽穀也謁謁
焉有餘思今方勒貞石于峴山擬尸祝于畏壘
既徵三代之直良爲後事之師比信人過郡中
時鼎祚馳至則未信發矣竟不及片語申祖卮
酒爲離迺恨往者公顧我輒移日而不以草蔬
薦客遠媿古人真致耳德威所振海波不揚簿
書燕閒翰墨間作此特爲公假六月之息扶搖
而上九萬垂天終當遠屈以公雅度知無河漢
其言也良書見放問適吳之約鼎祚餘冬而來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主

日無懷

與陳郡丞

以明公而載蒞金閭也故借寇君于河內邇邇
竹馬于漁陽重望宿資新命且下卽吳會隕壤
山川効靈亦不能久稽公矣往附具片楮三詩
遙愿主記今不省其云何越歲而來居吳者凡

八月傾首東溯則南州下榻之驩孟公投轄之
興然寤寐也從二張聞公有佳篇見懷雖未
及睹若已津津乎有味矣鼎祚僕僕日在牛馬
既多貧病日復聊蕭近作傳奇一種略代嘯歌
正猶蜉蝣之矜衣裳豈誠楚楚董以自濡而已
知公但有憐之也惡詩爲諸君所彊竟成留木
用助鼓掌不足取裁蒼頭東首敢拜而送之間
台履萬福

奉王觀察

鹿裘石室集卷七

王

明公豁達經通貞良在翼秉岱宗之靈璫暢大
國之休風左輔神臯三吳隩壤瞻衮衣焉至止
儼繡斧其來臨比者海波不揚萑苻用輯化干
戈爲德禮列樽俎而折衝行且叶魁象于泰符
召康侯于晉錫者也鼎祚一介薄循先緒徒負
虛聲仰邇威儀忝通家之末分俯厪盼睠若侍
坐以更端敬戒蒼頭肅陳赤牘別將不腆良惡
無文臨風冒恩尊嚴惟日曷勝悚灼

與陳令公

比者鼎祚等不能躬化以致宗人閱牆之變仰
叩台端承不加討而且俯徇輿言始鞠之公庭
以正其名公既付之司敗以待其自新仁義並
施情法兼具此百世之德也今雖未見悔悟而
某某等念彼二人本手足右被傷則左必捍奈
彼各喪心耳明斷森然敢復微惠暫釋斥歸私
家令鼎祚等合彼兄弟相見以杯酒解之仍補
其所少而田均執業彼此無嫌則上可終台臺
曲成之盛心下可杜寒門後來之隱禍矣三二
鹿裘石室集卷七

王

日間當相率蒲伏請謝也

與長沙呂別駕

門下以隆棟之材寄題輿之任安所稱能展其
驥足振彼鴻儀顧今王澤遠屆遐邇同風長沙
卑溼非所論矣門下憑軾結靱清嘯長謠使蒼
梧之雲不飛洞庭之波益闊而况廟廊方破拘
攣簡拔僞異無容弔屈以示不廣也鼎祚比年
多難七奔不給近稍息肩然以琴咏爲慙意興
都盡周旋疇昔何日忘之惟是疆域阻修蜚潛

乖異末繇再遵抒此鬱伊耳宗兄繼唐幸參莞
記其舍人西上率奉起居小草一部用資覆瓿
之遺傳奇一種排諧略具簿書清宴聊代蕙蘇
沅芷澧蘭芳馨可折愛而能竟懷我好音

答顧廣文

郎川斗大城廼能彊縣君數易而顧先生臯比
獨擁當由善祝頓令速肖耳僕邕已游陪京則
寶幢公往生久讀玉露草尚如把松枝塵尾對
譚小品下百籤也顧先生是其法嗣吏與隱兼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三

桃李盈門亦何減蓮花藏耶嘉篇侈然與寶幢
公相輝映鍾陵淮水不爲無靈犀所見命者願
爲執鞭會郡邑大夫一時並遷頗有贈述且欲
附燕中幾函少稽奉報幸貢生寄廬下南湖一
勺必不作投書渚矣潘丈不暇作答賦閒園春
色無恙濯濯新楊柳猶及見理官翁風流乎

又

筆札驅人如萬火牛因爲寶幢公効役暫得近
清涼界耳尊公隱德內行甚著而其精力在禪

卽往生傳可推也繆成一七言律聊于此三致
意焉門下高第弟子夏雲甫何狀定不作菩薩
位中人但不知米熟也未幸寄聲并望顧先生
以鐵袈裟密授之

又

候關者不瞻紫氣之西遂坐失顧先生今則闊
數千里矣東郡之擢常調耳非所以處顧先生
昔人有言先生自此升矣濮州有李少卿公名
先芳者七十老翁慷慨重氣節而詩絕工大得

鹿裘石室集卷七

三

唐人之致顧先生好文下士趨府僮便當一相
詣佳惠侈然豈行者以驢居者且不損先生首
宿盤耶奉送一詩卽少殊濮上之音然無足爲
左右重何能及魯連子聊城一矢也

答陳德基戶曹

東信具承良書二體多篇貫珠夏玉且知繇淮
入粵暫休汝上之騎俾許子將見此必當增其
月旦耳未挾日從安吉復傳頰鯉重脩兼金何
長者之不遺鬼璣固爾然已示指南之式又獲

取酒之資其所饗不既奢乎還朝之期云方待
陽至而來者率言月之生明鼎祚擬有事于吳
中寄徑茗甯計公其時錦帆直度揚州矣邇聞
北虜匪茹狎恩解約雖去國門尚遠而河隴之
間蕩爲荆榛經略之使相望四出藿食者憤之
明公主調度何不借席前一籌之下得稍空其
匈臆上足使 聖主展其打解乎鼎祚開春北
首景風在令是明公封拜之候焉至如飛長檄
而下呼韓吐鴻銘以泐燕石則公餘事也安吉
鹿裘石室集卷七
壬

好矣

又

茗水凡兩挹教然不十舍恨未能翩然相詣前
月操馬箠而北則前旌又轉餉薊門矣卽馳一
日而獲奉十餘年所未有之驩亦甚幸黃塵赤
日爲車跡馬蹄所踣遂令此意尚留寤寐萬伯
武謁選因承起居屆期始聞率爲四詩題扇頭
馳備出入清曹豐暇望不悵瓊報焉薊有名酒

都人士頗惠置牀頭然率不大佳使蕙苒復不
申雪公能寄數罌足當河朔之宴固不勞君家
孟公投轄矣伯武婆娑一官且敝鄉洊嘆家益
貧需次于此知公長者必加河潤也

鹿裘石室集卷七

壬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屠長卿

屠先生三及書一自新安一自吳門一自沈生
所并今而四矣宛陵之眎明州羅剎曹娥之嶮
介東共之而西連三天子都縣車束馬阻越一
隅以故鼎祚從戊子夏致郵於薛君竟未嗣音
鹿裘石室集卷八

也念何嘗一日置屠先生哉少小與君典同學
頗兩相期進則經世退則出世正如良書之比
肩王葛追蹤夔龍者君典疏節濶目氣勝鼎祚
而鼎祚私信依仁輔義理勝君典比周游屠先
生時徵歌放酒搔頭弄姿口多微辭風流自喜
要非本色不過以柔傲骨耗壯心而已別無幾
何家難作矣此其本末寧容僂數大校其人卽
諸官肆市不足以蓋先代之闕示來裔之觀其
事鼎祚方應貢南都而同里殆千餘指公正發

憤如連棲之雞誰適爲主爭擊之鵠無禮是逐
一時親識若今徐司寇麻司勳諸君莫不暢其
雄風舉爲義槩而時與尼會勢與意違非一手
一足所可驟而興援而止也其旤則不始茲日
而彼在莽伏三歲之戎論功泯十世之宥張彌
天絕澤之網踵伐號併虞之圖其端則覆有青
蠅飛於竿旌貝錦生於甸旅操戈友而入室鋤
蘭忌其當門遂使叔氏兄弟井堙竈夷流離踣
頓魂遷於九逝命罷於七奔至於不肖第恨無
鹿裘石室集卷八

取可攻素履足恃耳嗟乎嗟乎煮豆然其何由
不泣斧瓜逮葛誠難爲懷固實宗門之辱行生
人之凶境安敢冒爲節俠乎難稍定鼎祚北首
逾年而南吳中之游非孽勝亦非避人雖然嘗
躡躅金閭五湖之間矣上不得爲少伯之霸越
次不得爲耀期之賃隱遯子胥之報楚弓要離
之殉光而才狹志迫直欲借屠先生遊龍之筆
管豹之文爲一寫其抑鬱抒其英采矣鼎祚留
輦下最久三事而下以及貂璫之屬緇黃之流

多所見多所怪迺益歎長安一席地詎爲屠先生羈縻耶屠先生刳心入冥遺形就道猶有一二長爪闢提毀教謗法愛何可愛憎何可憎呼牛則牛呼馬則馬以平等之心行無爲之事不愧屋漏惟與天知愿屠先生其終訓之來書所稱虞仲翔管幼安仲翔尚涉偏奇布帽木榻治廬躬耕幼安吾師也石灰陽燄所獲幾何汪司馬又卽世矣屠先生名紐八紘業振千古金石有敝神理常存鼎祚輩以螻蛄何異顧承屠先生之軫卹日遠日親也使者至適鼎祚多境外之交不勝襁褓之苦握管作報一札五起不能它及

虛衷石室集

卷八

王

又

屠先生負三長之鴻才建千秋之大業迺一見倏潛驟登乍躋卽玄朗之惊恬愉之味庶志浮雲無餘煩熱非所以克諸羣望昭宣皇度也頃天子出蘭臺石室之祕藏以潤色太平纂戎先業政府旁招廣列振廢起淹將無爲屠先生設

乎前載鼎祚嘗就婁東公於里第轉汎寶錄綴屬以孫安國臧榮緒之流今洪永之間雖稍銓次旣聞此盛舉所謂日月經天燭火宜息不虛不隱母穢母挾惟屠先生善爲之鼎祚四十作人祖詠分甘含飴之言聊自娛悅頭顱如此寧復勞東方之牘升燕昭之臺且比薦曠無歲竈觚有遺經畝首耄棲穗良書之所云杜陵春衣幾成鶉結平樂急管頓作蠨塵目睹島夷敢於匪茹所幸封貢近已報罷進無一割之司退無

虛衷石室集

卷八

四

一壑之擅儻非販證蒲團豈但壯心難耗亦欲何大休歇耶太夫人百齡方健七箸郎君風氣日上屠先生應召上而將母下而逐子俯仰俱適也後春昏期想如佳約諒其時阿翁方鳴珮都門耳使者奏命殊亟把汗崖略冀自消息并勅舍人治裝以待

荅朱修吾

一入長安市車輪馬足頓歷三時迺自踈迭門屏且拜命之辱復爲歸思所牽竟違緒論明公

不加督過已厚幸而廼寵以玄黃沃以冰玉披
誦題引冷然翛然數月來塵土腸胃一洗盡矣
此自足當拱壁何復更庭實祭具邪然不敢再
方台命覲顏敬登許八丈承惠於臺端者當是
古石交誼耳婁以書來約天寒歲晏不能迂塗
擬從河間使君寄一札必爲申左右卷卷也

荅馮琢吾

佳篇見貽仁風在握出入懷袖奉爲指南顧鼎
小子所願微惠片語者尚幾幾企之何敢附於

鹿裘石室集卷八

五

酬言實竊藉以不朽耳計鼎望日始成行明公
咄嗟之間便自粲灼足照數人惟冀末光垂此
下土先肅占謝

荅蹇督府

已丑春敝郡廖使君來京肅附一函及奉壽二
尊人詩軸計徹清覽頃之台臺榮覲而西卽承
三鎮之擢智略輻輳勲伐昭宣內以揚高堂忠
誠之訓上以紓當宁宵旰之圖可謂家國俱存
身名並泰矣近者衆議易消黨同好勝吠聲捕

影且莫擇於明公鼎間從坐末頗旁聞諸大老
緒論未嘗不爲扼腕不平而歎勞臣之難爲新
進之多事也則所私幸者廟謨猶定耳惟明公
母卹浮囂益自展布大振無前之烈永稱不貳
之純是小子卷卷所祝望焉鼎祚四月至北五
月廷試六月因游太學就秋闈旣已入彀尋復
失之材識早下棄置自宜顧蹈機而構會者數
矣抑安得不謂數奇乎行道心惻若明公何如
繆愛而亟欲吹噓上天者懷可知也戟門密邇

鹿裘石室集卷八

六

初意來拜瞻繡袞一窺塞垣而虛名見累酬應
實繁今已歲晏黑貂久敝青蚨且空歸計定矣
所以一介之書遲抵茲日者仰體明公方調度
兵事甚費形神何敢以賤姓名遽爾塵恩致勤
眷注耶業師真定同知姚嘉穀忝屬臺端家學
淵源宦行廉敏屢騰薦剡固臺端所宿察也家
叔魏令梅守相沈粹貞固實吏而儒此兩人者
鼎祚少列負墻繆當入室有三如一於心不忘
冀微寵靈特垂眄睇卽鼎祚無能報亦稍殫力

矣沈太史君典之姪有容亦屬偏裨聞沐厚遇
敬爲亡友申謝凡此皆非有託於鼎祚師友分
義不皇冒嫌况明公知鼎祚無他腸者也南轅
告脂還回依戀

荅張伯誨

丈夫意氣相與卽杯酒可得若弟與仁兄猶周
旋襟帶之間歌咏之會千秋一日豈足云喻佳
篇兩體兼至編玉貫珠行子獲此渡河而江當
使魚龍生色冰雪解顏上苑之春在我懷袖何
必論宛陵花木哉貂帽見貺是仁兄蟬冠餘慶
也物重義隆敢不拜服

荅黃慎軒太史

前奉謁將持縑素特請鴻篇而驪珠忽已滿把
長歌感慨悲壯迭宕宛委傳景切情無所不有
二律泠泠琅琅慧中秀外何意波靡後復聞正
始之音鼎祚顧一旦獲之真奉拱壁以先駟馬
矣無言不酬敢不圖稱然以寡和高曲而苦欲
襍以繁哇適不自量耳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七

荅蕭司成師

鼎祚心師者十有餘年一旦得卽眞門下點三
千之籍卽可千秋矣且奉兩大篇懷之而歸居
夷界北俱有餘快況止被播耶昔人有言人貌
榮名寧有既乎老師所爲榮鼎祚者何弗堅焉
復承欲況濃郁在老師誠無虛將而鼎祚亦竊
自顧無所可任然禮不敢附使壁上東嚮拜登
竢佳扇汚訖叩首庭階再申前請

荅大司空曾公

鹿裘石室集卷八

八

屢奉嘉招虛懷接引沃敬已深復辱寵頒猶切
過腆非所宜任顧惟大人長者之命禮無敢返
東嚮拜登感與愧集先外舅仰借片言之褒實
榮華袞其序次行事感慨平生若起其人於九
原而定其論於千古台臺聲出爲律言成爲經
直當附以不朽所謂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矣
薄賁自是唐子一縷之忱迺蒙環賜益無所將
專力附使敬納

與黃慎軒

奉和二章正猶阜螽蜻蛚之於鳳鳴鶴鳴亦適得其天籟之一取相應而已公以古道遇我當爲五言古數章仰報長歌與馬見迫指墨就荒前塗定卽郵上

又

昔人有言德厚自天性則公之謂矣郊關執別攬涕登車文通止黯然銷魂而已安得爲體物會情名善賦哉飄雪載塗七日始抵景州明當涉齊魯境上漸跳而南雲日在望不可驟卽江鹿裘石室集卷八

九

之永矣我思如何

荅鄒考功

辱命祇領束廣微爲孝子潔白相戒以養遂補白華南陔鼎祚固非其材也敢不勉承比來仰勤嘉眷旣載在衷且竊闕大君子差次功能作用自別亦思附贈處之義藉以不朽耳所爲溫室之秘者何欲稱秘於左右實前皆許其人以焚草矣况數日間將漸入清覽繼得面晤一二口述總之大家婢學夫人終是舉止羞溢明公

慧眼必知反不如牀頭捉刀人也

又

瓊瑤下報儼成七襄鴻軒鳳舉在所交攀耳見寵大篇靚深崛古雅辭名理不徒彼雲霞生態花鳥取妍也至勤良書勗以文行鼎祚內實無有寧冒處其實乎然竊亦嘗所斤斤者箴座銘盤敢不拜大君子之教比承命榮侍之篇力欲竭蹙而材質已定竟無能工董不食成言而已

荅何稚孝比部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

門下冲夷之度千人可游鼎祚一來此身廼爲人所得車塵馬足遂歷三時知門下習靜端居未敢相恩蓋凡鼎祚間過從諸公要亦董報稱而已顧如有神何嘗不飛越左右今行矣擬與公必再把臂別而佳篇下及則泱泱大風也奉以出入矩矱在前爲惠鴻矣分食食我又復旨乎其口味乎其心然公方宦廉將無令官厨攻淡乎

荅蹇開府

望前有蕪記從報房郵上諒徹台覽鼎祚爲諸
公強畱念日始發霜雪載塗五日桓河間又二
日至景州王使君已爲東路輿馬計故由推惠
於臺端也迺復損貺頒卽明公誼務長厚忘其
爲施而受者將不知所厝載德在衷覩顏知媿
二扇偶成一詩奉訊五申三寢一聯稍爲實錄
其一別諸公小作并博一粲秋防業竣猷望益
昭當令譚者欲咋舌自引耳高陽狂態與度漠
鴻才原不相左不必還亦不必反汾陽二十四
鹿裘石室集卷八

荅申敬中兵部

辱枉信人於山寺卽不及把松枝麈尾共升千

人坐石斐疊片談良是名理正圖有不腆之語
布此晞驥而佳篇下貺白雪在握清風穆如頓
使羈客怡神亦令小巫索氣無言不訓尚嗣圖
之西歸擬至堂間繼侍老師實所大願維時秋
炎方熾不敢重勞台候耳小刻從都下散去僅
存一二敝楮者頃須檢上大匠之門知無辭曲
水也

荅周京兆

於時二垂告警宵旰爲勞至若明公廼竟臥萬
鹿裘石室集卷八

山之中國家動稱乏材而用輒違材伐檀河干
橫舟野渡古今固有同慨耳然今舉烽乘障之
與煙霞爲伍憂讒畏訛之與理亂不聞明公豈
以彼易此當必爽然自失不復令唾壺盡缺也
鼎祚自南都伏謁尋事北轅旣還江上因趨謝
兩相君於里第益跳而東冀莢累更蓬科轉徙
渠范日遠詹注滋深比春承晤僊郎堅以邵公
碑文見屬重辱申命敢不敬聞往鼎祚嘗碑沈
南陵矣其邑父老敘述事詳故其文稍爲核實

邵公履任及被召年月有何興革善政如來刻義倉之類一一查示愈詳愈佳蓋碑以記事非可鑿空爲者也齒卑世厚分宜効勤損惠中帑拜服內慙

荅申美中

霏雪之譚連城之采得一朝而兼舉之百聞不如一見非虛語也方欲少致鄙言聊陳仰止而目忽作楚筆研荒落乃辱厚貺重損良書几杖之賜何以逾此覲顏拜登嗣需躬布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三

荅吳光祿

比虎丘雅款雖赤日行空得蔭清水頓忘白羽河朔之會定復勝此已發東棹值中秋之夕遙憶生公講臺一方明月盡屬左右酒杯歌扇耳千佛閣鼎建之舉實是閭浮一大因緣且有公爲之檀越老師相公俯加冠冕誠謂此法當興矣鼎祚瀕行紹谷上人曾以疏頭見屬復辱嘉命載及能不祇承偶爲小兒內婦新治敝廬百冗交集惟是重拂尊指率爾具草仰備郢質

與韓君陳

仁兄旣已蘭摧復爾玉折天何酷割至此也弟往有女十四而夭近者小姬驚娠累絕三日而蘇至如敬通孝標之厄非復人理悲憤每至但一切付之夙因冤者何冤親者何親有因宜然無因適然耳兄嫂方御韶年振振可卽雖其娟秀在眼離愛在心未超世法安能一旦而遽遺之弟所以驟聞皇愕酸楚不知涕之何從也又何能爲兄解惟吾兄斟酌東門西河之間不矯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四

不溺而已歲晏憂冗不能刺一舟把手相慰藉輒以寄此

荅孝豐吳翁升

曩客白晢清揚而過我金陵蘭若者足下耶歲紀周矣僕稍長翁晉近頗抱孫作人祖不稱老而老有期足下旣往長安道東華軟紅塵那得如西湖風月不無少微赭其顏乎別足下後凡三晤翁晉晤輒抵掌足下與載伯把臂入林庭中樂事僕家二三子患難流離一散如雨年來

反關距埽端居淨業爲日多矣足下新詩語韶
令而思沉鬱且敘事有典徒歌成訓非苟而已
也願効片言附以千里惟羈使者是虞當卽嗣
致必不敢失諾於左右扇頭一詩奉備出入黃
面瞿曇色韵枯寂才減氣銷殆復可想計足下
直憐之耳

與湯義仍

天怒不終朝迺於仁兄猶爽常期間直名題在
御屏不可謂不遇主矣勞人之職非所久堪顧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五

遂昌甚誦令君子蘭芳無適非好耳弟比畱長
干閱藏者幾一歲歸而負幽憂之疾浸淫及脾
腦減髮素斷足府寺惜面里間藥餌之間陳書
盈几亦殆庶述者之事仁兄在遠向何平隲旋
興旋輟孤搢無成近傳新著業竟殺青許八丈
可爲置書郵何不以一部乞我往凡得仁兄單
詞時語墨渝紙敝益復循環此以拱壁駟馬不
如聞道吾丈遽爾河漢耶願卽蜚示開春亂流
羅刹東存呂侯便欲歷四明天台徑鴈宕而問

仙人之驥於青田其時仁兄定遷去不及繆恭
朝重客也

與許彥貞

東溪執別而弟適南中閱藏者幾歲歸復杜門
頗有篋述度不足示遠且無力授鏤亦以永日
而已吾丈鴻贍之材何所不屆迺矻矻一郡丞
弦望有時當無久縻矣至弟所側耳引脰則吾
丈得雄消息也後宮有就館者否弟年來抱一
孫一孫女讀王逸少分甘帖聊足自娛顧吳婦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六

尚爾孑然一人向隅大是營慮婦每念魏姬遙
相躡躡耳良書見及兼損諸品弟食指動者彌
旬而應青田燈光石近絕少佳願爲覓數方方
已冒食旣名饕餮又持泉石膏肓以累左右其
所欲不太奢乎湯義仍何似一謫令遂老才人
想時抵掌爲樂也因附短疏幸郵致之

答鄔汝翼

吾丈耽玄守寂而猶蒿目東夷安期以千秦策
不用乃畱玉鳥使昇日求我於蓬萊山下得無

似之耶平壤失利增兵矣頃吳人至金閭頗已
戒嚴且聞倭欲自北而南則淮揚首旣京口亦
江海之會也吾丈能少出幙中秘書或傳一檄
不勝十萬師遠乎鼎祚雖未老然以奔馳踣困
雕龍之才旣短躍馬之氣漸頽正如吾丈搢願
飽飯看敬亭山色而已晤宏使知動定康適但
未卜丹成幾轉耳往別白門佳篇奕奕寶藏敝
笥虹光燭天每疑赤虬來迎冶師也管城先生
盡市去方值病冗無可爲役具在使口今殊貴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七

風胡之業一粲

與麻十洲

司寇公至知吾兄近狀意即可予告矣迺忽有
所論列往弟別宣武署中時兄決計請外憶弟
嘗答兄不必然無捨無執聽之而已兄每退然
若不勝今反以退者爲進耶比得其疏捕風吠
影無實可據夫法不盡自持而復使持法者不
得堅自持 朝廷綱紀安望有振乎吾兄素醇

謹溫恭今且以劉直貞亮著可爲兼美尋聞賜
畱之報弟所稱幸者 國之公是猶未盡泯也
計兄夏蒞功司予告之舉多在秋初少壯都顯
卽優游數年八座九列亦方未艾遵養時晦消
息天行固宜如此弟先掃敬亭片石待相對繫
薄耳諸凡想兄家報能悉之

與馮開之司成

客春倌人方拊驂宛上鼎祚適自北還畱南中
及跳身而東日與東人士望明公之履舄而不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一八

獲遂也犬子孱稚辱明公引之公署顧之敝廬
迺敢用蕪言輒塵清燕雖如涓流培塿識滄岱
而爭歸然亦殊不知量矣明公過加評藻誘使
可進施恩非分誠爲其父耳彼豎何足膺于左
右乎陪京首善之地豐芑之遺而以明公端醴
冲穆曲導金繩俯臨壁水作人有術多士以寧
躬祝匠成爲化廣大且拭目待之往鼎祚嘗信
宿名署翳然林水迄今有濠濮間想楊子一衣
帶候介次濠當刺單舫來詣齋頭聆曠世之玄

譚敘周星之離致計恐明公且揖讓人主之前
翱翔燕碣之表矣家叔箕端意好古十倍鼎祚
繆爲明公所親愛昔言有一人知己死必不恨
況於人倫冠冕後進宗鏡若今之馮公者耶比
南而鼎祚適山居不暇聞輒緣麻生布其臆如
此翹挹台光河漢非遠

又

比奉一訊臺端瞬及穉之暮矣計時獲叅侍而
緒暑憊憊浸尋病境三年不見猶歎其遠五日

鹿裘石室集卷八

十九

不詹何以爲期知明公於愛能竟在賤不遺必
雅同此衷耳親甥脉一鳳者辛卯偶領鄉書今
趨函丈之間爲國子諸生姊寡且冬中六秩老
矣所藉此兒鼎祚門乏彊蔭宅相是依年少學
人不敢望明公出秘密藏但承鋒距之餘使曹
溪一汗卽不墮惡趣可冀法門矣至大宗師自
有章程彼焉得而干之鼎祚固無所私請也

答姚敘卿使君

別十九年而晤公於鷲峰子卿還虜重耳歸晉

則其歲紀乎公恬夷冲穆手握玄中神明載清
須髯生色鼎祚則奔流踣頓髮項有宣父公驅
車三峨之間興詠停雲軫及鼎祚而鼎祚長干
禪誦之隙遙切瞻言何萬里之神游耶大集種
種各臻妙境饒裕於材而不漏於法調適於氣
而旁藻於辭至若不必櫛比以襲古不欲躁厲
以殉今猶鼎祚所深悲末俗服膺左右者仰辱
命題篇端良幸驥尾之附但致羔袖之譏容勉
圖之公所繆爲推詡鼎祚實未嘗有之當由長

鹿裘石室集卷八

二十

者獎進後來不惜齒牙餘論也公其時有托乘
之賓且匆遽不得把麈柄作小談鼎祚往絕不
與人譚詩卽畱輦下久頗多所見賢士大夫然
少所解大半歷下弇州籬壁間物耳鼎祚來金
陵校刻說郭原本謬舛聞公家槐上有之此書
雖不盡雅馴有可永日願借一對必不敢逋逸
使公爲借書一癡也小梓三種用資覆瓿亦以
重違尊旨從石師業啟講筵矣併以聞

答張二府

明公解郡如解敝屣奉北堂如拱北辰翩然鴻
冥婉爾烏養而長公且司牧王畿行躋台鉉忠
孝之道振於一門川嶽之靈粹乎八桂顧惟敝
郡人士惜來蘇之無繇悵去思之益遠耳卽鼎
祚董一二拜識履舄雅眷殷殷不自知爲役之
日淺也大人長者記憶微細加膝不遺遙承飛
翰恍如白雲出自蒼梧敬馮賓羽附尺一之牘
江南已秋瞻九疑之黛色湘波瀾瀾我懷如何

答程照府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三二

比繇蜀州叔受足下燕中吟燕僕生其地昨復
隨牒畱十月足下固河雒人乃卽有悲歌風矣
僕跼跡鄉曲如孤生之杜不復旁引虛名四方
如寄生之蘿多所映蔭顧知足下且又屬部內
不卽內履者僕於府寺不欲數數也足下能惠
然責我則先人之敝廬在柱下可藏執戟可老
官何必俗聞聲而思承景而孕言何必同許生
者誰驟以鄭衛之音千大雅無放爲幸乎或儻
有進於此者願以需命

答蕭府君

嚶嚶在候台從爲萬姓請命前者二雨西南濡
足茲日漸陰得濡於北卽大有年矣勤體焦思
猶蒙軫及先賢親麗藻翰莊嚴渾厚爾雅之文
至如合一高論勃窣各理之窟精研詞致之原
使務聲聞者過耻工輦悅者警心所惠來學旣
鴻且遠也敬恭登梓以爲冠冕肅先占謝嗣當
稽首

又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三三

日伏蓬藿自遠官墻遙挹清輝切資芳潤仰承
賜問佳蘭之實固今時所希逢亦往籍所未載
惟宋淳祐間龍江王貴學著蘭譜一卷其中有
曰茅蘭花紫葉二寸大壯者十六七萼是蘭能
結實色綠譜蓋言閩蘭然今閩蘭多種矣鮮見
結實者大都草木得氣之先蘭蕙猶品之重鄭
姑夢天賜與已蘭而生穆公羅含正位還家庭
中忽自生蘭別傳曰含德行幽感之應是則昭
明較著可徵也鼎祚記讀疏淺良媿萃蕭之對

虛垂菲詩之采敬具質上無敢竅言

與蘇州徐二守

客歲漫游姑胥風謠旁采知明公所爲政於吳者如在敝郡萬口一誦誠君子蘭芳無適非好也廼內拜之命尚猶少稽振淹賞茂顧官人者之謂何豈以五湖之民苦有輕心淪洽須久道化始成邪然亦當旦夕不次矣比承清署嘉招禪宮枉駕闊棕羈思以晤言消之倅人北後鼎祚遂懼而西冬中稍治舊廬爲小兒納嬾以逮

鹿裘石室集卷八

二十三

茲秋則鼎祚臥病居半間欲纂輯一書兼理芝朮故多杜門之日耳葉司農以督兌來輒屬申台候且布鼎祚近狀如此司農良友亮篤君子也得周旋左右勞止汔可之詠願時勗之而已

與傅伯俊武選

比歲明公方御出國門而時會有異餘波所及無擇賢豪王丞相有言不如是何以爲京師鼎祚畱輦下見士大夫恩恩可笑也此自三秦士民分不得霑公家霖雨且西華金天虞傳公攜

驚人詩來使帝座簸蕝廼持以巨靈掌耳公昔

製錦於吳颿海於越今復署鍾山石城天府之國可爲江東司馬矣建業南皆選佛場也一欸段經蒼山黃葉中登高作賦弔古譚禪足兼吏隱亦是天游何必衣繡持斧四望八騶然後爲適耶鼎祚來爲公設伊蒲撰杖屨尋支許之冥契討王謝之風流亦一快事也舍甥行屬申起居者如此一甥以鄉薦籍馮先生國子弟子鼎祚附一函馮先生無所私請一甥省其友徐庫

鹿裘石室集卷八

二十四

郎且有役於貴部儻俯微惠成此宅相乎秋雲在望面對有期

答茅稚修

蒼雪清泚負以震澤距吾百尺之宛百里之敬亭牛馬可風丘原非咀而僕褰履所及多石城金閭其隱隱有想者良勤稚脩匪徒爲柘洲之白蘋顧渚之紫筍而已季豹歸道稚脩有苞攝千代之才鞭撻八紘之志以今按覆謂知言已然尚有筆無口也扇頭諸篇與副在佩觿者藻

而能纓傳而不越至其古色獨照若已被素於
領湛思載魄猶彼苦玄出腸昔臨川目以蚤慧
慈氏推由宿根稚脩果定錄君遺蔭邪何其日
榮扶桑夕超細柳也僕少卽事此百無一植鹿
裘被木見彈求鴟庚辛而後絕不敢復布一語
今則屈乘之齒已長魯縞之力不穿攻瓚師門
望而息矣稚脩手書見鄉詞致斐亶似許其廊
廡之間備諸襟帶之未豈由禮九九而堅士象
虎賁而神狂卒者乎稚脩足下人亦有言大丈
鹿裘石室集卷八

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海內作
者鵲起蟄立大校陳陳相因不遵古轍而循今
涂不尚風骨而務聲響驟卽之琅然足聽旣探
之索然鮮味故僕嘗竊言與其盜跡不如匠心
辟傳神寫照妍媸各出儻令工飾不過益神具
於三毛假輕雲以蔽日寧有羨聯璧之嫺雅代
捉刀之威重頓失故我將質阿誰夫鳴鶴識夜
機在心目風雨如晦膠膠不已特盡其才終奉
其志自稚脩勗之耳僕非坐養聲價者獻春當

詣齋頭一傾祕藏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豈交臂
而佚之會祖送恩恩姬蓀累絕始蘇不無踈惑
作報殊略裁具姓名惟主記藉焉

與江陵張中丞

明公解中丞之印猶解縛縛今縛今何重於公
廼明公重閩海且重朝廷耳鼎祚畱輦下見言
事者皆不切機要或借資以速化或力詆以騁
私或矯而自高或託而自匿羽毛創痍惟其在
心吠景躡踪全寄於口使代無完人人無全節
鹿裘石室集卷八

則此輩之爲也萬玉齋三徑益開二仲足侶願
明公無急世亦無忘世世亦豈能忘明公如靈
虬威鳳出則雲變入則泥蟠見則攬輝隱則儉
德將何逞而不可乎隣封陶令君來佐貴郡輒
奉起居憶奉教長安昨夕也大江千里數歲一
書浮耶沉耶臨風款款

與陶明府

荆惟九州之故域三國之上游控引巴蜀衿帶
吳楚重可知也明公廉敏貞惠六郡稱良廼猶

暫稽內拜使仍歷勞人之職剖竹使之符借卧
治於淮揚試賢傳於馮翊則當事者意耳黃次
公出而賴川入而卿輔然亦由郡丞起願明公
少需之不次之命當旦夕下南郢矣鼎祚夙參
世講復忝隣封親若同懷潤猶九里當茲榮發
敬勒片言副在縑素別有不腆顙力一布雀忤
之私明公善政在寧陽其藹然遺去思而詳然
具紀述者鼎祚將從逸史氏而碑之碣之

與龍君御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三

三騶過我里如飛天僊人偶涉塵界輒爾翹升
東許餘卮亦復霑醉吾輩情寄良不在多是後
鼎祚有夢昔昔落三竺六橋間然聞清署在構
李又傳攝行泐上綜之似不於虎林鼎祚北上
無資用頭顱如此事固可知今年結夏不吳則
越且欲盡探金箱玉笈之文不知越中何所得
道藏耳構李多故家有奇書或古刻而今不存
或錄本未刻門下博物君子也當亟畱神廣索
弟台歸頗善病以承夙盟冒暑來踐暇日足惜

良會不常大匠鑪錘之頃幸加摩切使成一器

鹿裘石室集卷八

三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上元輔太原相公

台臺挺不世之材膺非常之眷泰交志洽魚水
不足況其驩夬決羣消金石不足勝其固廼者
震索之祥蚤起離明之麗在期鶴禁之儀未宣
狐裘之誦將作而台臺真誠貫日讜議回天爰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一

卜僉謀曲存鉅計卽以周昌之彊直沂公之調
和無以踰焉且傳盡釋舊嫌追還散謫語節則
屹立若干仞語度則曠蕩若九垓正直平康是
惟所履小子鼎祚敢竊謂今天下之大勢事非
一轍弊匪一端而棟樑國樞者寔有數難存焉法
宮端拱晉接罕聞精采不流血脉中閔一也
天子神聖不測之威間自中出雖柄無旁落而
隙漸偏承二也中書政本四海之樞比年懲吹
矯枉寧自抑其體而不欲一副其權權太重則

偏上太輕則撓下偏不可長撓不可爲三也少
年輕俊之士本無實而空談或黨同以伐異盛
氣肥腸倒心反舌甚者行卑于黃壚言高于清
漢而冀以彌縫其壘逆距其討公是莫定衆詠
易搖四也恬娛玩愒積日已深始藉包荒旣飯
剗頓彼器久不徙必蠹琴瑟不更張必不調然
一旦起而更徙之必賊而反走見以爲生事五
也之數者總其凡有兩其一宜潛運于所不必
得之地而移心易慮使不自知其一宜明詔以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

所不容失之時而振刷規恢直以自任良在台
臺亦在今日辟之有癰不外割必內潰割則小
損而所存者多潰則稍緩而所憂者大當茲儲
副之序恭勤申命遠海之旅尚實要荒其最急
稱最患者莫如讒說之殄行巧士之芻詆破壞
成言榮惑聰耳 祖訓國紀昭如日星似應力
創其太甚以警遏其餘不然是不甘一割之痛
而從其內潰恡其小損而據其大憂者也崔公
銳之責宋臣曰不思審處而先亢論不圖濟事

而先潔名今日大校頗類之故亢論者多在小
臣而潔名者多在大臣夫循止足之分堅易退
之操此一儔者優爲之非以語正已物正之大
人猶非所語于負不世之材荷非常之眷者也
台臺一出補 袞闕蔭善類理疏直廣衆思而
莫搏其朕不示其功彼有一二興戎自莽正鼎
祚所謂倒心反舌破成言而焚聰耳者也夫龍
門之有砥柱以能任蕩瀾也舟之讓萬斛以沃
日稽天而中不撼也況今 主上方虛襟而聽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太夫人良食健游天下之橫目戴髮者莫不私
相誦祝冀延須臾之晷快覩元宰之舉措弛張
忠孝一道咸粹厥躬潛見殊機時成易位旣無
愆然輕違之義安見有摯然可去之端乎伏願
台臺篤中信已保顯顯之令德章几几于碩膚
論社稷之安危母論進退問遐邇之惠害母問
身名 九廟叶靈百神幽贊鼎祚蟻蠱冀土之
臣聲貌不揚文質罔植繆蒙特顧若屬肺腑周
遊詰嗣許比景昆重以累代之猷勗以三長之

業誤期單識庶効一隅因獲鏡古今之林遵典
謨之訓撫時勢酌權宜則惟知台臺之不當一
日遠朝廷而已頃于邸報奉閱台臺引疾一疏
兼軫佗聞輒爾三疊三沐僭陳矇瞽要其故常
不足守其浮囂不足詰鄙詩十首昨秋已具在
卷敬附馳奏狂簡失裁仰恃恩貸

荅汪子建

世根兄往過知老嫂奄棄爲吾丈酸鼻久之吳
婦則淚蘇蘇下也一束之薦逡巡未遑薄可知

鹿裘石室集卷九

四

矣弟比在吳夏日之日望月且喘遂不得數奉
塵譚別後輒復使人思弟年來意緒殊惡髮種
種先年而艾昨得抱孫適稱作翁耳德操遠過
偶弟纂輯一書拮据報竣積雨洪波殆成襄陵
之勢日與客望洋面若而已貧家草具自其常
分或與攻淡相宜索郎賤值間爾青州化作烏
有莫能助之負此良托吾丈舊有四集奚囊之
積當日富何不以授副墨之子耶斑白語道寧
有失理願無秘

與鄭誠軒戶部

憶往鄭先生署齋白雲紅樹美酒新詩陶陶未
夕今秋色又蕭然至也鄭先生得無疲執戟乎
秣陵山水清遠六代流風固足郎潛也先生達
觀玄度蜚沈淹速不入於其心且弦望有時蠖
久必申矣大集何不早授副墨之子南中既富
梨棗鏤手更佳傳在通都爲繩爲槩亦同調者
之幾幾望馬家叔守箕字季豹者來詣陳景湖
諸公鼎祚令內履鄭先生之門所謂不游海岱
鹿裘石室集卷九

荅王百穀

比秋南中至厓而反四十作人祖含飴分甘豈
復驅驅名場耶王先生一下筆妙天下尚老爲
廣長菴主何扼腕鼎祚焉从南聞悼亡之耗今

把讀四言詩興寄深遠文生于情真益增伉儷
之重至若綺績相宣將支機者默授以天巧乎
承遠見屬率成一篇適自點耳德操華宗之秀
且得入林中遊而又周還曹丘間所謂俯仰荀
許亦以足矣敬亭宛句之下悉石田無所生客
方茹淡所爲供張實爲雲水涼露之候倘更東
來王先生有新侍念鳥爪可爬背癢當如方平
重過吳門也

荅吳臨川體中

鹿裘石室集卷九

門下清標玉映鴻負淵含紉副墨之秘藏授司
玄之需璣一旦搏扶搖而上九萬橫澥渤而擊
三千輿論攸歸帝心簡在廼猶試百里于驥逸
徵三異于雉馴比者絃綱累改臺省一新將無
爲諸君子地乎行且拭目而待之不佞鼎材譖
本疏學殖漸落比緣強弩之末獲綴縞帶之交
顧爲役之日淺耳况爾蜚沈殊跡坳牧別疆遠
勤良書兼斥餘俸抑何其隆隆厚耶卽此而薄
牒燕閒絃歌翔洽从可知矣繇北還以來倏忽

五載貧病無減酣誦自娛間復却埽重巖棲心
二氏則拙者之爲政也嘉晤末期酬言莫罄台
垣望切郎緯益昌勛之而已

與劉子威侍御

鼎祚凡挾歲兩入吳寒則折膠暑則鑠石鄙性
脂胸不妄過人有置屨戶外者一再報之耳而
于先生之左右頗勤造請今倘非胸貯五車口
誦三篋者不能讀先生古文辭鼎祚固非其人
然以籠罩八極凌躡千古若先生者何足可一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七

世而顧于不斐小子似復殷殷耶鼎祚中心既
有所親附且寔銜佩之歸常奉所賜大集回環
紬繹擊節而嘆肆攄而驩夔立而不敢正眎面
若而靡所端止此辟猶百獸率舞六馬仰秣豈
盡能按升降之繇管清和之指其合也若歛其
振也若鼓要必有爲之所者鼎祚別又載稔矣
從病得衰非鬼非食振觸機候玉羅失和若服
餌之隙稍有所搜引而爲書記洞詮者百十四
卷將齊廣陘之懸殊刊楊王之謬誤而家鮮異

書斑窺蠶測誰云勞止未敢布傳因念古人延
典刑于虎賁寄遺貌于冶肖出疆越境負笈裹
糧何劬悴若是開春就先生之居而卜數椽願
先生悉發其秘密使鼎祚獲循酉陽之逸典次
羽陵之蠹筴芟繁莠闕勒成一家請先生序之
固大人長者之鴻度所優內也茲先微惠于左
右立所存北堂書鈔脫佚疑舛無可寘乙敬借
鄴架之副略相校勘閱月竣還鼎祚嘗私怪自
一鴟譌爲一癡而藏書家多作帳中之秘以故
鹿裘石室集卷九

八

有借代其人寶之護之九鼎百朋不足云喻先
生閱其志諒其無佗慨然見示完璧之信矢不
後期又小子之摯然肉奮而不勝盈願者虔陽
漸來復惟先生爲斯文葆衛東首三祝

荅湯義仍

遙拜大集之命惟審可爲定吾文者將無太繩
削足惜兄何言患其多也當今此事不得不以
推兄長卿恢朗鴻肆誠有之至若精融奇博恐
當隔數塵弟大悔少作近稍窺見一斑而疲痛

將及蹢躅不前良負兄所題目承屬爲序不敢以羔紬嫌然須一閱屠帥序宜于此外別起一意聞兄有他種爲名理之談者一一寄示弟數年來撰集書記洞詮凡百十四卷頃方卒業鉅細畢舉訖于隋代王弼州清裁所遺及謬刺者頗有裨駁刻成請雄文冠之帥郎竟無祿往上平夏頌有糾彈之者嘗笑此輩不知砥黼黻粉藻何物迺天亦作如是觀耶當爲誅以報比輦下多故屬玉無鬻蜚廉示警疏且召還忠直仁

鹿裘石室集卷九

九

兄不復以平昌老矣惠我兼金頓損令君挾日之奉媿荷媿荷方杜門翻道藏不能就兄三竺六橋間行雲東注可旣依依

與叔愷叔

吾家亦猶之仕國具章相而著骨鯁其先不爲無人至若銓衡天下稱簡要清通之選則自老叔有之比年守文持正立僅一時而禁中之恩威間有所操舍遂令華列幾成畏塗不激不隨時衡時順俾上可述志下無滯才在老叔圖之

卽鼎祚所睹記諸選君平湖之陸姚江之孫邇日之王淄川鄒雲夢皆錚錚而翹翹者詩云執柯其則不遠矣鼎祚自敬亭執別以來借道藏於姑孰反關距絕日取金箱玉笈之言杜機冥氣之指敷文析理聊以自娛因憶往從吾叔游竹馬之戲骨幹已彊棘猴之談智伎虛彈相去如九牛毛者何必獨雲蜚泥潛而已知當爲老叔所深軫耳姪近多山居且吾叔方處笑顰加愛之地不敢輒置書郵于鄉人迺延至今而有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

胡令史者來附布懷懷燕京雖不名苦炎日午燥烈無減南方景靈兄尚需次想時時過彈棋足忘暑也

答竹居殿下

管中壘紬書讜論歆迺領僭國之師陳思揆藻揚芬志莖稱保家之主自未有經明行脩禪雕龍而紹吐鳳如君侯之兩世者也鼎祚當總髮時適外舅叅藩河雒遂獲徵尊先公之寵靈締以神交囑以聲咏剎那之間幾二十季于斯矣

君侯之香名滿人耳而鼎祚坎蛙泥鮒踰伏一隅既不能束生芻酬痛腹之誓于先公又不能賦修竹效授簡之役于末座材術既短矜契亦疏不遽以倦梁爲解也良書兩敝詞致斐疊若已忝交臂而游不啻欲加膝而進掃門奉轡君侯之左右豈乏其人顧何以不遺微細至此方今文號極盛獨于經學闕焉眇睹鄴架所藏富莫與敵曩刻唐李鼎祚易傳願惠一部諸餘書目幸統借萬都事君轉錄一帙見寄萬故與鼎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七

祚兒女嫺郵簡往來定可不作浮沈者復有瑣務敢併以請金元人雜劇傳聞大府舊積最廣先憲王誠齋樂府鼎祚悉有之御筵供奉四百種鼎祚在燕悉見之仰冀侍書檢示其目談言微中博奕猶賢君侯得無以俳優畜我乎不腆副在敢煩司帑匪以爲報

荅余聿雲

足下振策天衢樹標藝苑可爲才人蚤達何良翰有時命遭迴之慨負書劍無成之恨乎新篇

疊出希聲古色冲而徐盈回眎三河少年五陵豪俠翩翩自憇固殊倫矣拜教之辱宜刪則刪宜改則改望至愛深不揆其僭亦不隱其懷要之切摩追琢益澤益章計足下未河漢斯語耳三都自足貴洛紙寧煩彼玄宴先生一序顧重以玄黃充在廷實長公嘗以巨集見委宿諾已久百口莫贖近復小有所櫻心與筆研迂欲竝舉則貧家設具兼味爲難欲獨奉足下則勢如積薪後來居上敢請展期兩旬必當驛致更無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七

勞使者出疆愈重鄙過也姜生音少讓秦薛而姿首嫺宛依然安陵龍陽僕風流詆宕人也且與最疏跡而比日老境漸臻才情頓減遙可臆知伯仲將無深念之臨風三嘆息

荅尹令公

臺下春育之政境內均濡露覆之恩鼎猶偏至比秋以來心恙蟬連兼方滯下食止一溢帶寬至髀以爾偃伏牀蓐自遠宮牆扶服爲勞櫛沐都廢不敢以硜硜之守疏跡府寺亦何有詹詹

之言垂業文園臺下愛而過辟厚不遐遺藻翰
親揮銀鈎藉麗嘉儀寵布玉案增隆且軫念逮
於先人講好敦於奕世卽憩棠勿翦之高義還
壁存孤之餘風胡能益此敬用力疾拜登覲顏
鳴謝嗣承九頓永佩百朋

荅許民部

往我翁一跌竟不振咄咄怪事然以今時勢紛
拏威爽叵測何如翁緒圻玄的之間提携愛子
爭席野老爲陸行僊乎鼎祚比年以來始閱佛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七

藏于金陵旣閱道藏于姑孰家居者特什一遂
未及題尺疏走訊興居至若睹新桐之引露臨
纖柳之濯春曷嘗不神越夢馳維日爲歲矣少
師相公虎丘一別其踈節左右正猶希問於我
翁耳賜緘抵領定擬秋深放舟東首并爲翁致
惓惓廣記久承借惠長夏溽暑方事勘對終歸
鄴架枉郡何時藉申苑結

荅曹子念

焦僥往人恐爲海鵠所食頓引別因關郵訊今

猶惻然仁兄新卜適清嘉之鄉又多素心之侶
蔗境漸甘榆暉益耀新篇每一出跋扈蜚揚絕
無衰態昔少陵老去猶稱漫興香山暮來亦是
矢口仁兄迺復超超矣德操遠過敬亭無恙宛
水鑒鬚蒼石齒齒若布基子曰斟以沃客恨不
得曹先生吸西江之毫續謫仙照心百尺之句
耳移居詩辱命久未報鼎祚數年意緒荒忽舊
殖且落其間偶纂輯一書近稍就竟至于小巫
見大巫便覺氣索固自情實不隱也大火西日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四

當不敢逋惟無足題郊居之屏爲媿

與顧道行學使

日之夕矣張姬遣聞虎丘凌晨有使於使君比
見叔宗知使君懷近少佳奔逐困窘如鼎祚者
復何言哉僕誠媿周郎君家樂部亦無誤可顧
新譜青衫引泣千古然胡不一潤我耳使隨百
獸率舞也松陵距金閭二舍湖蟹漸壯把酒持
螯醉垂虹橋上相與弔三高之蹟固自易事迺
鼎祚之不卽就使君猶使君之不能來爾鼎祚

髮且有宣恐公顛毛亦種種良晤末期可勝苑
結

與周國雍大叅

家叔自崇慶來遙拜手勅兼領厚貽長跼回環
不啻于面越歲而鼎祚由廷試入都景風乘令
懋賞初攷顧門下駮歷中外久無需橫草頗屬
勞薪迺猶守藩臬之間卽明公大度淹速不入
于心在縣官殊非所以破拘攣勸伐也鼎祚
竊旁觀時事亦大校如此爾留輦下十月車輶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五

馬蹄與黃塵赤日使人欲老聞中之役業已辱
收尋竟中格昔人有言臣之精已銷亡矣閒閒
者桑洋洋者泌則吾此後事南箕北斗虛名何
益乎兒輩郵至春仲良書且覆加惠三巴萬里
豈明月自雲中墮耶鼎祚生平知己孰踰周公
江南一席地未識能仰借斧鉞若往所期否不
然雖朱鴈之羽頰魚之腹加餐見祝相思爲煩
惟托諸寤寐而已搖筆至此感慨踟躕不覺涕
之濡紙也南歸次金陵度除偶于丙夜晤王長

卿告詰朝遊蜀率題數行篝燈熒熒淒然風雨
撫今循舊曷旣我懷

荅楊道行職方

大集一傳共稱天塹以北持文章之蕭斧斷鼇
足而立四極者非楊先生其誰往主畫兵事忼
慨皆大計迺茲狡酋跳梁勤遠辱國胸武庫而
肘陰符若楊先生者遽爾抱膝行吟掉頭不顧
時可知矣不佞童而裹以青衿垂二十餘年始
循次解其羈紲于今則莫效一割于古則鮮窺
鹿裘石室集卷九

六

一班比復疾疢連憂生惟亟何暇論于芝朮
之外乎先生以良書開之儼然題目孔北海知
世間有劉備耶棲跡琳宮無所藉手請命舊草
覆譏已久理而出之并傳奇二種或可佐楊先
生仰天耳熱而呼烏烏耳滄江白雲委心無量

與劉子威侍御

今天下文章家或單詞綺語字比句櫛僅足以
飾其固陋所謂子玉能三百乘耳又或聾牙橋
舌弔詭扶難取裁于滂喜而戾指于典謨所謂

畫鬼魅以爲工耳至如汪洋浩沔浴日稽天鏗
鉤鏜鏘聲金振玉動輒數千萬言而索之不見
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舉之無上按之無下八風
從律九鼎相儀則未有如老先生者也鼎祚往
所撰書記洞詮者百二十卷嘗請序于老先生
業有成言矣今羣子弟且聚族而授鐸局其大
指具在凡例敢介鄒君而上之主記是書肇跡
于先太中垂老之年而鼎祚嗣成之幾及二紀
卽鼎祚壬辰北還底于今又凡六年矣誠不敢
稱博聞當亦不至太儉參訂辯駁間有微長顧
惟四詩不無待于卜夏三都特因重于士安惟
老先生念此勤劬爲之冠冕先民有言存則人
亾則書千秋而後所爲不朽鼎祚者翳老先生
是怙是恃附具不腆出自布素不足供左右陶
穎之役也北風其涼願綏福履

荅亭州王元禎

鼎祚十數載來少所纂多所誦編蒲葺柳頗有
微長而下里薄俗非冠帶相索則錢刀爲政耳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七

不復知書爲何物嘗記劉子威侍御述昔人詠
天下今無讀書者亾間惟有作詩人相與慨賞
翁兄作述身兼爲日久矣昨秋約以各挾其藏
互綴其闕不作帳中之秘更備乘後之遺亦大
快事琦翰遠頒縹緗繼出敬拜登錄以仁吾兄
之惠廼損貽嘉貺將不無過泰耶鍾山淮水得
重微霽于左右弟鼎當一葦杭之用檣杖屨且
益聞所未聞也使若南行殊亟弟偶有家慶日
在杯酒間報命崖略委心無量則金陵之盟息
壤在彼不它及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八

荅謝耳伯

今寓內文章苦陳陳相因靡靡弗振矣足下一
旦起而暴羽陵之秘簡授龍威之大文或鐫自
峒嶠或伐自汲冢創未有多所怪使誦者舌橋
而不敢下覽者目駭而不及曠圖測其繇來且
未竟其如選綜之但不從人間爾世根則嘆述
足下其人鮮劭經通縝澤謙挹固非才是愈者
僕私撮其勝而命之曰耳伯博物君子也要不

足槩足下相體定倫抑庶倆仿焉驚峰之約履
及于皇五日不詹千里頓咀比者良書惠然實
次于面至其清思美韻濯新拔奇益易林繇緯
之遺非徒以舒布其言取象于夫而已九里湖
多仙蹟霽璫武夷君張幔亭肆廣樂依希可哀
之曲尚如抗如墜乎卽僕就足下其間非姚遠
何裏足飾姿首以兒婦人爲而越江浮淮上會
稽足下夙不減龍門倘敬亭之斷岸令比于天
姥先人之敝廬一遷賢者之跡猶有人行酒下
鹿裘石室集卷九

十九

食以奉左右驪也足下所自爲帝與羶者業饒
具之昨秋之役主者劉黃皆絕偉士迺不能借
耳伯爲是舉重事顧有不可知者戰復何罪郭
方伯多聞人也僕病廢十年未通一字聞自北
尚卧螺江當嗣致之天下何人不識君而藉此
赫蹏耶暑錄目作胥行者倚馬索報崖略失次
生材不數所寶惟躬愿言自愛

與季方叔

吾叔褒然首舉此世俗所爲驚心駭目而鼎祚

不然知吾叔固有之也聞叔不赴吉士選卽此
而其冲然之襟超然之識可略睹已翰林先生
如芻狗土龍之得名爾吾叔曠眎千古并包八
紘當自有不朽者何藉此而逐逐羣兒之域塾
耶海內稱冠冕蟬聯友昆蓬羽則無逾四明之
楊霽寶之許與姚江之孫然其人竝朝爲名卿
鄉爲惇史今日之事在庭內矣吾叔爲秀才時
鼎祚已無待譚易盤馬而知在山海魏舒間也
盛名難處美器非常惟吾叔勉旃以永終譽昨

鹿裘石室集卷九

二十

秋拜江口之命是時業抵宛上所患稍紓而吾
叔軫卹罔啻在躬春來杜門不曾支一策不敢
置一屨平生無涉于鄉曲無交于宗親至夫林
中之遊衷表無瑕始末飯一特吾叔及泰符而
已季豹什三它鄉什七醉鄉其矯論古人嫚罵
今人如故也相見月不過三日諸何望焉建禮
清曹一片好讀書地以此雅才加之藻瑩靡所
不饒鼎祚實有款款燕雲如馬吳月如蛾室是
遠矣能朝餐而念我飢乎臨風神越

荅司功叔

老叔荐陟崇階特受宸眷留長孺于禁闥重
巨源之清明當今天下無滯才矣而鄉曲之間
又未嘗不歸厚左右上下咸宜身名俱泰大君
子之作用與凡流迥異爾季公鬼然首舉嚶鳴
朝宁委佩清班二龍起平輿之淵四珍興井絡
之域自關熙時之良幹豈獨吾宗之家寶而已
鼎祚昨春偶恙遂以頓深秋初就醫白下所爲
効役者寔呻吟之餘幸而未果仰全碩望比承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貺命卽軫存其患苦復叙致其微勞所謂處高
鉅而不遺庫細者也扇頭佳詠益爾翩翩辭翰
雙美銓衡流品恢闡性靈兼器一時游刃餘地
心乎愛矣誠且服焉惟日灝氣漸嚴典選伊邇
願言葆御長跼三祝

荅旌德蘇明府

明公崛起海瀛高標霄漢振曲臺之秘記握莛
苑之玄樞固當借木天一席地以粉藻皇猷冠
冕後雋廼旌川彈丸之鄉無用以展驥足勞人

之職聊暫以息鵬搏而台臺不是彼夷撫循其
士民胥匡以生咸苦于訓餘風所被鮮澤旁專
夫寧直九里之潤而已在昔稱詞筆高妙不免
政散人流單父東阿又文采不少見故知春華
秋實總攝爲難垂露揆天殿最何益自未有通
才兼器如明公之今日者也鼎祚竊願相左右
之日久矣顧方彳亍不前疏遜自引執硯礮之
小節佚熊熊之鉅觀亦媿之久矣明公開以驚
座之牘申以割甕之貲儼抵掌而劇談若加膝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而密進此其陳誼甚盛也至過爲獎詡者鼎祚
中顧無有也而廣喻眇論所謂可以合可以無
合可以離可以無離之間而求樂府則旣已抉
其三昧卓有獨詣矣近代之擬者數家濟南不
勝其合而卒以無合弇州不勝其離而卒以離
李濮州吳武昌時離時合而合又不勝其離合
者未適古而離者已蹈今北地殆將庶幾焉惜
乎其不徧也彼其渾然而達邈然而來心有所
屈而神喟焉在之網緼而無間旋縣而不足窮

何離何合何今何古當必有人焉公家長公有
言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三峨之秀
甲震旦有長公而其遺派澶洄沸濯于閩海有
明公惟蚤力圖之比張君復就館敬以郵謝儻
明公趨府有期先人之敝廬在少城東肯以華
裾敞其門而耳提命之乎鼎祚卽不敢口哼亦
有所竄舉而其郢匠之質者張君繇文字受知
門墻然其人孝睦篤亮是吾師也卽明公厚禮
此君而其政超絕簿書之俗吏可概睹矣南首
鹿裘石室集卷九

雅拜不任延寫之誠

荅謝友可大行

往一報訊遂闕嗣音仁君鳳跂鵬搏薄丹青而
儀清秦肘足所用相顧瞿然詎翳僕也而在傾
遲比聞星駕次于斗杓宣城固走歛道也公家
青山之舊宅與不腆敬亭風期宛若照心百尺
則亦長謝新安之千尋笑嚴灘之獨擅矣足下
何太涼之耶良書損貺若已再承顧足下所謂
才情之勝或不能得之齒頰而得之睂睫者鼎

祚寧無胸焉筮遙緱嶺桂偃淮南美好難居神
標漸索及鼎祚之年而以身事仁君也倘復有
休汝之騎乎此中水則寄徑于湖陸則取郵茗
雪卽不宿于家直趨牛渚亂流而北亦非迂記
里之鼓也真氣所臨候關有令而僕不厭簽述
者正欲援呂攀嵇耳曰可經晤輦下韶秀多通
將無慮難爲兄乎僕業習杜門無意乞長安之
米沾洛京之塵如伯仲者中原曠矣鞭弭周旋
未期爲日恨恨云何大來昨赴螺江季豹有南
鹿裘石室集卷九

首之興今尚濡跡也并以訓注存

與呂玉繩

呂公淹識清思端是裴王之選而猶無殄于譏
抨迄被于鐫散迺知末世不可游盛名之不易
處也比量移此郡故有尋陽柴桑之流風高轍
與白太傅之遷跡遺響也香山頗自許玄曠皈
命禪宗至其觸境歌絃流悲賦管亦豈謂達耶
不沈不淆何榮何醜虛舟以濟緣督而經呂公
足下必當持此矜契矣鼎祚自壬辰春抵南家

難未夷落魄金閨金陵者凡十月以歸歸之冬
爲長兒納婦明年則一病幾殆因復跳而南及
姑孰翻二藏者前後幾三載以其隙爲書記洞
詮百十有餘卷二藏五居其一也感陶貞白寧
爲才鬼勝作頑僊之語爲才鬼記十餘卷更將
破涕爲驪以笑爲道也輯古今之俳諧爲啓噓
臚志三十餘卷更續古樂苑而爲唐樂苑四十
卷力不能板傳昨春族子弟版者書記業及半
鼎祚展轉病病在心腹腹左癖如盤頓損七箸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五

肌體削如腊就醫于湖陰京口又閱年而茲少
有起色然病根固在蔓必難圖幻身何常積憂
無益鼎祚直任之大都鼎祚之里居者堇什二
而什二之中卽宗親不敢內一屢未嘗通一牘
負郭之田半賣半荒紀綱之僕半竄半沒出無
賓從絲竹之遊入有婦子米鹽之譟衰相久現
壯興已銷頭童領素夫寧直種種而已今一孫
五齡一孫女分甘含飴以自索快稱翁呼祖以
自貢高敘言至此始覺筆潤在公亦此足爲我

解頤耳循昔撫今有懷拍塞得詩十首奉訊已
反墨墨不自得所謂口欲言而囁嚅者人痛極
則不能呼痛也湖口張侍御有女伎演章臺甚
妖艷末章戲及正如栢子林裁樂器聲甘而心
苦周郎老相如渴鼓琴顧曲非其時矣三嘆三
歎使君想益重念之所云書記獻歲計竣事使
君胸吞九疊之雲錦筆湧九派之濤雪儻一言
弁之乎敬虛簡以待

荅劉子威先生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六

鄒君來詢知福履康勝靈光巋然此天欲延斯
文一脉也聞新撰雜俎玄應兩種提諸家之雋
味抽二氏之秘勝旣可恢擴見聞亦足流通法
教所謂用物弘而取精多矣願各拜一部當端
襟而誦什襲而藏之往者以書記洞詮獲賜大
序百世之惠也其中有欲求潤澤者鄒君言老
先生業已重爲之金鍊愈精玉琢益瑩鼎祚何
幸焉顧刻已竣事佇俟冠冕冀惟蚤貺不腆奉
充元會屠蘇一觴耳宜春是祝

與許彥貞

吾丈當礦務執掌不異隨山刊木之時而猶婁辱良書念我深矣鶯遷嘉報與熊夢吉徵日幾幾願聞之以吾丈雅望且有陰隲焉自並在旦夕耳太平邑友焦君名文臣字賓王者舉子業絕雋異每試輒首其爲詩咄咄逼人將來老夫放此人出一頭地因過訪景寧曾明府曾故太平廣文先生也道由郡屬一謁吾丈貧士易爲德名士易爲聲幸披襟而待之必或有兩相合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者吾丈素厚鄉曲何俟鄙言倘不以未同之嫌肯爲施不費之惠卽所爲大貺于弟者也郡長公附謝一刺并舊草一部煩轉致上處州志往諾寄我宜無爽義仍安遂昌否尚爾沉淪柰何

答韓君陳

與吾兄不相見者動輒五季卽心神相接然何如把手促膝之歡乎比次公累過宛上以吾兄必當連鑣遂此良晤柰何中止耶昨來文紀將竣事爲千古完一大因緣頃有欲梓行者其人

皆方都顯易爲力不知弟與彼更有大緣否耶春水時至湖上之約定能無爽野航却受兩三人弟外正可著兄也所謂不朽之業吾丈體段已具但宜加精博爾利剗立悟永劫不壞又奚待來年哉早知窮達有命恨不數年讀書昔人且先嘆之矣

又

郎君英少卽三年亦止踰冠耳吾丈則其時可矣何天之顛倒豪傑也賓啓兄乃亦有待乎此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

事所可自必者伊吾咕畢而已弟四十頓解去不復問聊得以爲天之放民頗增讀數百卷書爲快不爾踉踉蹌蹌走南北何益耶平生絕少斷惟此能獨斷也往累勸吾丈以如此才柰何子曰詩云束縛之過却一世吳長興今傳者老莊臺縣爾吾丈終是金華殿中人則此金華殿中語久有餘地矣或用其間進之古定當成一事所謂官職有時還自來也蔽地無如此才者故弟不勸人所惜吾丈有才無志志非人可代

立矣因念兄屢蹶場屋勞苦甘載漫言之明春
和暖似宜其時弟頗欲再過丈湖上償前者之
拘攣華豔一蓬蒙頭荷葉包飯便具主賓矣

又

仙郎見過風華映一方文則擲金人則如玉旣
慶吾兄有子固亦世澤所鍾湯司成具時菽慧
眼定以爲必當駿發矣唯是主人簡客以弟方
倡從儉之約于里族近頗有信之者不敢首爲
亂階耳計能在宥不討也頃聞愈異昌黎角星

鹿裘石室集卷九

三九

子瞻磨羯雖先賢非所敢援跡乃類之弟之處
此甚難也鑿坏爲傲上而開之過啓戶爲預政
而致之疑無才足忌而每來忌無名足逃而不
得逃鮮一可者也直聽之而已水陽之約爽正
以在主人時三湖游興要自不減但不欲擎蹠
作客態爾新釀拜嘉大助壘塊之澆益以多儀
媿矣謝謝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奉答中相公

伏念鼎祚曩從虎阜獲覲龍光白石布筵朗月
代燭既醉如澠之酒兼賜照乘之珠卽賓從飛
蓋於西園翹材通館於東閣方斯未多也恭違
玉几以來偶翻二藏於金陵姑執者三歲尋抱

鹿裘石室集卷十

狗馬之疾展轉床第者又三歲今歲夏首甫告
小康金泥貝葉之文旣無參於名理爪幕見垣
之旨復難殖於委形泰符在望需跡莫前仰負
恩暉久成疏節所謂雖擢臣之髮不足以程愆
儻登臣之心則原於坐廢者已嘉命累頒寵霧
增厚天懷所發曷克謝榮兩朝實錄櫝藏有
年初亦私有所劄記將圖就質臺端比且史局
廣開鴻典肇舉襍線之長繩樞之賤自揆已審
直是太陽當空燭火宜息爾敬藉屬車奉歸蓬

閣後期宜罰置身莫容百拜稽首東送紀綱之
使三祝逾加萬福攸萃誕膺求舊益贊維新鼎
小子不任瞻政皇懷

與麻十洲

宦人西後而弟杜門益僻益堅以歲之不若曠
潦兼乘圩田半屬鮫宮山田盡爲龜圻治生艱
策衆口增繁廼知簞瓢之不改鶉結之非病談
何容易耶良書念弟翻閱之勞神訓弟逍遙之
名理弟何人也而敢冀身後不必得之名乎分

鹿裘石室集卷十

二

陰足惜積憂難忘且性不善飲小飲輒醉小醉
輒病正用代眼前杯酒而已然此輩可與仁兄
道也小兒天資不乏苦不肯竟學吾丈愛至望
深使無廢業至如簡重之教實救時之梁肉藥
彼之膏盲能不佩服別論祇領父母之心弟與
丈同之尋當稍有處分耳比來日企兄喬遷之
命尚爾愆期新局日變正氣日消卽吾丈之濡
跡外藩自關世道非直以一時之榮名相期與
肺附之私好也弦望有時平陂互運知不復久

稽矣

又

翁丈且勞簿書刑名者一年開府列戟當在旦夕矣僊郎泮游自是萬里發軔不足爲異顧一出無前他日五步之內必不畱行聞翁丈極慎審獄屢駁求生此公家所以後益昌大耳小孫此月之朔就鄉塾似亦能讀者未知可成公家宅相否倘三月間得再添孫皆翁丈餘蔭也北樓兄最銜厚遇承許以易憲使書望之若渴其

鹿巖石室集卷一

三

部憑尚在濟南郡舊例發本州轉送幸借一言卽付來力猶爲妥便途遠日迫侍在慈念歷城殷相公士儋許長史邦才並有集幸各覓一部見惠

與葉戶部

吳使者還朝一載矣大疏之寬惜吳民者纔纔人口與勞止迄可之詩久相傳誦也然猶循次守戶曹卽即政局日新羣翬朋比甘陵蜀洛幾見此時翁丈優悠沈眇處不競之地游不貲

之圃綜之弦望有期當卽有采蘭於幽谷索珠於罔象者矣願少待之鼎祚自敬亭執別之後裹足入山肱篋藏書計畧分讀作一老蠹魚生活耳北樓兄家詠述吾翁丈懸念甚切揄揚弟甚至賤醜疏誕之夫非長者何能及此聞王太史公欲得小草此十數年前敝帚也今猶故吾惟馬之齒則長已敬附一部以報來命幸爲轉致燕地早寒進醇酒御重裘是祝

答茅孝若

鹿巖石室集卷十

四

北闢有氏茅而掄魁者意孝若復爲范叔更生乎已竟不然益切扼腕允兆幾歲自燕還兼翁晉時相于喁也所謂左把浮丘袂右拍洪崖肩足下致足樂抑何恙不已耶海上五臺神宣從軍少陵諸將之遺彼特韶秀標逸而爾者措手安及恐卽欲識孝若此境且未易人也去夏僕一病瀕殆蟬連抵今仍在藥累其云書記洞詮者刻已百卷雖不敢稱博該庶不至太儉狹獻歲寄備鄴架一種侔有才鬼記十數卷啓嘯

臚志三十多卷益古今俳諧之近雅者足下倘分雁鴛之餘食傳之無難年來綴輯頗勤結撰極少比寄呂銓曹謫江州十絕詎可當郢質正啓噓中長物耳僕亦欲來望見孝若眉宇大快生平白蘋青荇春載陽矣有懷云何

答王郡丞

比奉華篇登之座右撫琴連操衆山皆響肯盡發秘密之藏使饑十日者享大牢而饜飫乎舊草一部覆瓿已久不敢逃繩墨于宗工實自媿

鹿裘石室集六卷十

五

汗何但氣索而已昨偶南雍寫書之友丘義民者自金陵過訪其人能詩而善諸家書法雕梓書是當今第一手史記三國志並所書也太老先生大集倘卽出授副墨旣足仰慰孝思復可垂範後進固鼎小子所願効役者

又

仰誦贈篇精深雄渾古色英英卽片言且登於鼎彝隻字尚榮於華表而况隋珠之照不止四乘趙璧之價足傾五都者乎鼎也何人膺茲品

目將無好似龍之圖聊亦先買駿之骨者也敬屬丘生書上請璽行當懸之雕題不敢置在屏脚耳

答屠長卿

鼎祚繇夏以來患臥累月百念盡灰卽寐卽寤未嘗不引領屠先生之來臨耳比復瘳下經旬委頓遂極遙奉良書心目闔朗暫若出火宅而濯之水壺也偃仰牀蓐不能出對使者承動定握管輒頭岑岑痛使且不信而還不皇有所更

鹿裘石室集六卷十

六

端於左右契闊之感欽挹之懷拍塞胸臆爾天旣私我以貧又私以病秋中矣安得先生賦觀濤而霍然起之呻吟中口授王書濤昧失次沈長君東行嗣布款款

答王恒叔臚卿

莊謁之後偃伏琳宮外緣捐絕奉況大集略開尺許政猶洞真之曲頓令潤耳靈飛之散便欲蛻骨祛風瘳瘳不必引喻也至若五岳諸記直是汝南太山之比霄霞在握蒼翠交流卽少濟

之具者亦臥游其中貧兒望寶病夫懷丹鼎
祚今僂獲之矣雅拜以謝白鷗莊其異日之綠
野乎當如命爲不朽之附舊刻方裝繕然且秉
愧次且不前爾嗣馳上

答王公子昭文

僕獲游公家父子間因羣拜紀攀呂交嵇具在
今日比之良晤暫借吏隱便題高陽卽着膝可
當一星况魁然斐然者乎吾丈子晉後身太史
笙臺詩業已上通帝座矣何俟腥膻唇吻以點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七
僂風力圖報命恐不足叅緋嶺之遺響亂羸臺
之清唱也季豹家叔爲宣雅懷不敢逋仰承嘉
惠種種叔夜酒鎗修靜羽扇復何踰此

與方建元

輦下一別星紀半周所謂五十之年僕亦始滿
杜門却埽朝粥晨香如一退院僧而已吾丈往
值誣構近有爲代報者矣廼知人力雖競豈能
勝天彼貫既盈終當福善至如爲憎爲愛何冤
何親悉飯寥廓無用纏牽諒足下作如是觀耳

敝郡王府君以役來輒此奉訊府君世家而博
雅尚古欲多得佳墨如非煙寥天一者今小試
之屬爲介于左右僕固知吾丈不二價無市心
也

與桐廬趙孝廉

尊太公往今涇川鼎祚年董稱弱耳偶藉隣封
得叅後乘杯酒淋漓歌譚狎浪實爲忘年之交
旣太公解綬自睢鼎祚久浮沉里巷一別如雨
惟日望客星之光芒若聽嚴瀨之清溜而已仁
鹿裘石室集卷十
八

兄以雄文發家能紹明世則遙切承之未嘗不
幸良令君之有子也家叔用羈縻之役寄官廡
下辱仁兄累引車騎而臨之軫問甚亟陳義甚
高將無因羣拜紀懷中郎而禮虎賁者乎咄咄
子陵不能下一丞何有顧聞仁兄且加吹噓之
翦拂之異日榛國之克勤小物而內細流諒可
知矣跡涉未同精合相授亦不必援孔李之通
家計偃伏以日數也舍中兒東首敢起居仁兄
足下并爲桐江承謝太公凡前尚負此生芻一

東魏過魏過

與劉季然

憶甲午秋鷺峰之居停相遇過從談說甚暢也及丁酉之秋而弟以疴然之軀就醫治城隍戶不敢出董一見仲嘉知吾兄疴然猶倍也詰朝東歸矣其冬弟亦歸病根故在亦隄戶不敢出時聞兄已良食稱幸甚然微傳悼亡之耗未識果否果爾吾兄年且踰騎省當不止二毛乎念之念之嚮所爲書記洞詮者刻之三載近始竣

鹿裘石室集卷十

九

事公家羅陽侍御業序之敢巧大揮爲此藉不朽蘭亭本不入文選而流行至今反重選者非以其文正以右軍墨寶耳敝郡王使君迺公集有茅先生序弟謂當今名筆孰有如我劉先生者因介弟而併請焉願有以嘉惠之敬亭宛句吾丈昔所遊詠處雖無能益勝固亡恙肯一再臨況則牀頭之老春在也

答丁秘書長孺

往歲長者之車轍一枉於席門卽無能久維白

駘然亦陶陶永夕差勝班荆矣門下高步鴻擊大具器略今何等時也地脉幾絕朝列半虛人不聊生兵無振旅寧獨見形亂而已旋乾轉坤移山倒海正需公等大英雄手耳良書所爲求羊三徑之致向禽五岳之蹤願以異日僕偃伏宛上不無季疵又新之癖芥茶之貺雅約猶存念至深矣筠籠乍開惠泉偶闕因知吾生薄枯亦是雙美難并顧已肯甜雪而甘沆瀣卽日對遠山無虞消渴也武夷所產屢受自縉紳固且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

無奇其大較色味過重門下奈何令躋界而上之朱髯公正作武夷長能無爲黃冠所誑如來論不更請詰之品泉鬪茶品澤逸事迺復媿媿於左右將無山林引興長乎一咲用父來適僕於後境外把手信宿無能爲情此君有清真之風得門下藻賞顧不益重耶

答周慶叔

往秋伏枕冶城不敢置戶外一屢獨一見慶叔爲快耳良書惠及鴻度冲襟熒然心目新作翩

翮業酷似其舅矣。晷畫綖無恙。玄真子之遺蹟在焉。足下稱漁隱。固宜少間。當廣斜風細雨之句。爲足下張之用。父兄一晤。信宿無能更端。惟是亘雲之敬亭。照心之宛句。久已游足下神識。何不一來披拂。使玄暉青蓮生色也。敢以是券。

答周有之京兆

計與公違歷闕逢。困敦者凡幾矣。兩辱良書。並闕然未報。頗聞公常去家而芟于山之麓。藏密齋心。精進于道。有斐君子。耄而愈勤。恨不獲從。

距叢石室集卷一

十一

公於邁。少霑利益耳。鼎祚循次以貢。畱北者十載。又畱吳數月。始歸虛名。日增天機。日損且復家難。相仍門庭多寇。先人之遺惠。宜將十世宥之。今惟眎日之蔭。恐卽及矣。以故鼎祚雖城居。間自匿遠。無絲源源通長者。左右顧公家蕭牆之內。時亦不靖。太常老伯之節。著於朝訓。昭於里門。下之維持調獲。烝又敬共。尚已有此釋氏。以一切讐對。飯之宿緣。不可究詰。付之冥數。方茲之事。似爲近之。府君廉肅端敏。務修實政。大

賓之舉。願遷玉趾而臨之。廼公不欲以筋力爲禮。見當如諭然。嘉篇奕奕。神王也。儻不靳一行。以光盛典。猶慰輿望。子良丈人郡把手道。故恍如隔生。鼎祚久客。初還。繕治敝廬。木石與伍。據案潦略。不宣。

與余初伯

甲午之秋。吾丈方鑒文戰。僕閱藏鷲峰。雖不得數數。然已遂良覲矣。昨歲在西僕。以三年病而求艾治。城醫王日親高朋。日遠秦淮。一水真盈。應我石室集卷一

十二

盈河漢間也。詮草之序。頓逋至今。何止五日不詹而已。八珍三鷺。愈出愈異。復以此陳陳相因者。仰薦當必吐之耳。顧不敢不報命。亦不敢不効其愚黔驢之技。董董止此。歲晏病冗。姜君馬且迫。首有續詮草而出者。願得誦之。

與余聿雲

良書佳什。授自舍甥北還橐中。也。吾丈當風塵行道。播放無聊之時。而遠相念我。何好我。即數年以來。絕跡筆研。染指二藏。以其間緝柳編蒲。

成幾種恨不就正吾丈耳大集之序坐是久
逋卽在宥而不擢臣之髮亦自知其過矣新梓
當出此何啻芻狗然久要終不敢忘具在別楮
惟一咲置之條風拂拂及於翠微之顛西望仰
止

答韓君陳

與吾丈大較三年始一晤何太希闊耶吾丈美
才慧質五步之內直不留行顧需讀書半豹耳
應世之業則足下久饒爲之時乎時乎有餘地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三

矣願以其良日之隙勝力之末一鼓而前執牛
耳以尸東方不亦快乎弟肺附之親十數曹可
與語者唯足下又復在遠謂千里比肩何今歲
弟纍足不出戶卽就攝亦有所劖劖其云書記
洞詮者甫竣役凡三十餘冊難於郵致來秋奪
標之候用此代錦袍賀也

答郎元白

信人往蒞敝邑適弟鼎有所櫻心仁兄亦興盡
且反卒卒杯酒不足以奉清驪申契闊至今恨

之是後一別如雨顧此已爲雪泥之鴻爪且遙
冀風背之鵬搏而尚未遂也菑川六十徒步拜
相高達夫五十稱古並駕岑王仁兄雙舉肘卽
得之何羨乎弟之繆所云不朽又何憂乎朝
家之多故廼今時勢頗有似大業之汴渠宣和
之花石播事日非鬼方以西轡谷以東將無有
割據之朕乎不日仁兄對大庭探囊底智足策
之不若彼朔方之難十不得一也弟比來多病
墮戶如蟄藥餌之暇食書如蟬家計蕭疏婦子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四

交謫極欲索長安之米藉蹄涔之潤而性不耐
煩筋力舒緩仁兄常見弟在輦下冠蓋塞門竿
牘充几意弟能玩世同塵不知此自諸公擁篲
虛左之盛節亦弟一時之權便應跡耳弟恒言
丈夫進則握大斗酌元氣退則扶短犁破瘠土
中間無可駐足處儻游而方之外一鐙折脚一
茅蓋頭則又古宿所爲大丈夫事將相不能爲
者也感仁兄念我仰損良書愛至望深故不覺
媿媿寧陽距宛上止三舍取徑桃川不爲迂道

蜚沈漸異合併殊難肯惠然臨否

與王小齋

比因家姪紹介左右不速而儼然臨之切脉對症見垣一方僕於岐黃家頗稍染指知先生飲上池人也已脩謁郭北之頓次馬首東矣中春之約日予跂之乃卽辱以勅使開以良方且分石首之惠此我佛所用以滋疾而不縛於僧祇者何先生好爲厚耶僕年來多患世味泊如真不希梵天王地位而特親醫王當屬之先生乎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五

與三懷師

弟子累年病苦不得日侍大醫王借解脫力惟吾師起居輕利有識皈依甚幸甚幸聞方倡脩長干浮圖無量功惠瑞跡記中復增一靈應矣弟子比欲爲宛陵禪荊一書無極老師塔銘願惠一幅往爲羅使君開堂敝郡所講何經時吾師爲首座能記憶否此宛陵一大因緣也書成就吾師序之

與張大來

卮酒之後杜門兩載不得足下一紙書江之永矣寧無我思今不敢它有所援附亡弟泰符恂恂君子詩亦稱能弟念其貧而早夭爲選遺集之什六刻布之往承教於大君子矣其兄石卿近辱面諾開以大序是此子爲不死弟亦可藉無負也幸幾務之少閒立操不律便自斐然願繩龍君御不知許叩司馬門把故人臂否嘉集聞久就梓而頒不及弟豈以不與於斯文邪咄咄怪事并問之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六

與王昭文

契闊之懷如何可述比承足下兩札髹器茗薜種種清絕念我厚矣秋氣漸高蜚翼圖南扶搖直上此何足重足下足下固自有曠跡八紘并苞千古者在惟是出尊公有餘不盡之畱而饗天未定方定之報則私用愉快矣江都長沙突如其來白口杲杲霹靂橫下尊大人晏如裕如夏侯太初破柱作書此其風調也上奉鶴髮之

慈下撫鳳舉之子卽以世法論笑所不適彼諧人者正用解我天殺耳諒吾丈亦如是觀乎寄上書記洞詮一部頃始竣役以二十年之勤而有此足下明眼人請質之弟浪跡陪都一得浙賢書卽馳來湖上與新郎君轟飲且浮白尊公躍然躍然

與呂玉繩

戊戌秋杪從兄有爲德化簿者曾托奉一書十詩顧台從未涉江已稱醉翁在滁矣擬欲北渡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七

一問瑯邪間而春夏之交有曠之爨寇起家庭勢關貂弁幸唯持法有直指郵民有良郡邑尚使塚中之枯骨不夷於樵蘇金內之游鱗不膏於羹沸耳數月以來少得息肩業治裝而南迺小兒以迎十洲兄喪驚波濤暑頓復臥病又閱數旬始小康廼成行鼎祚性益僻益嬾此來必流寓郭外不敢內人刺亦不敢懷刺向人但從使君把臂也敬先蒼頭質上書記洞詮一部此鼎祚二十餘年之心力知我者必爲我蹶然而

笑矣更有幾種須面請質一二日可抵長干緒務之暇當能出郭相尋乎前書及詩併巾箱小物附入

又

十年再晤恍若三生因得承燕好開郛客足用一快耳歸而猝卽度除春且還人矣清茗名都逸懷藻思益令遙念鼎祚卜居秦淮其計已決而資斧闕如遭回岐路杜門鬱鬱猶鶴在笈何復有凌霄之望乎春中當送小兒游太學又成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八

良觀實切私幸友人湯君伯潤行便先爾布訊湯君材美而家約爲西席於貴僚馬公聞往曾通謁滁陽固亦先生藥籠中物也惟與進之

又

南還者傳言使君之念鼎祚甚篤恨不卽置之眼前鼎祚亦恨無兩翼卽越江而就使君也日給在田昨者歲潦入微今年爲賦長徵輸之辦奔走之勞悉以小兒代小兒所不遽赴太學者一以供官役一以匱私橐耳鼎祚出則有車與

僕從飲食過從不無費而素性非谿刻自處耻
干謁請托故愈游愈貧貧而不得屢游也何肯
鬱鬱居此乎使君遇我如家人父子因直縷陳
吳福生行率候興居福生爲內兄弟詩在錢劉
二皇甫之間文亦楚楚人則孝友恭愼感使君
之知且施及其親使君固無所不厚者也里中
可與語惟此君而常在客廼益增離索之感鼎
祚近以文得過吾宗無嫌無疑致令縣主杜門
當路傳檄雖已昭雪然未卜稅駕之所明公聞

鹿裘石室集卷十

十九

答湯嘉賓

曾奉數行聞其人竟畱滯邊繳定浮沉矣時時
從兩汪君得仁兄佳况耳不敢輕附書鄉人比
避跡秦淮四月歸則半田間卽在郭亦門以外
都不省北來者無由覓也日手睡庵稿酬對仁
兄此直足寤一世夢人顧無一言撼弟醒苦史

鳳謝客凡鄙者曰請公夢中來弟且併不得來
仁兄夢中耶一咲昨事自惡劇兩汪傳仁兄囑
以無辯敬戢良箴自古聖賢豪傑遇無可奈何
惟有此着蘇子瞻一大部集至徙海內直諫浪
耳詠檜聞韶何嘗置單詞求白但弟今日事勢
所謂麋鹿在山林而命懸庖廚者亦付無可奈
何近戲撰醫噓臚志數十卷悉子瞻要人說鬼
及應春夢遺意也吳中有刻之者待其成請
仁兄序之新篇夥夥望錄示能以一章見慰藉
鹿裘石室集卷十

二十

不猶引入黑甜乎又一咲鄉中事狀愈出愈奇
新郎君落虎中幾爲俚人翁兄戒勿復談鄉事
隨筆及此卽已捫舌矣麻甥行率率致訊幸嗣
我音解此飢怒

與湯義仍

至寶不寄宿於人胡怪長君遽化耶若以客死
爲恨則固在贏博之間卽季札卜商有何顯過
而皆有子之喪仁兄足以自解矣二郎韶秀鴻
朗天道猶酌意有韻篤耳願仁兄寬以需之仁

兄將竟無出意乎依隱散局游戲人間亦無不可也附上書記洞詮一部以二十餘年之勤而有此試爲評示合并何時西望鯁塞

與季方四叔

漏下三鼓而有敬亭之別所幸俱醉得寬離緒耳老叔行後曠務繁興栢棧先隴幾不可保劫勛數月尚未息肩祖宗有靈其屬望於老叔之蔭護者不淺也鼎祚久不耐鬱鬱因出爲秦淮遊值四弟謁選北上率候與居四弟質實人不虛衷石室集卷十

王

習爲吏凡可指畫提携者老叔自不遺餘力無俟仰祝矣我輩當其家居終日倥匆不覺有異迨今違隔復憶合并况衰賤如鼎祚者知己誰何而不左右是念耶雖老叔方處熱鬧地諒亦俯同此懷耳

又

往廬兒北行適不相值未皇致訊已遙聞安仁之悼韶年介福何遽罹此瞿曇以末季爲滅劫稱世界爲闕陷非奢証也惟老叔作如是觀耳

膳曹榮轉猶是公家常調來教有宦塗之慨冲襟玄度視彼輩或如鬼蜮或如蛟蜃不可方物正無足滿有道一咲且軼塵之足固當與天馬行空寧共鶩劣爭一時棧豆耶愿吾叔常持此懷而已傳且秋冬之交載國使命楚過里門藉承良晤鼎甌無意宗米又習貫杜門雙扉以外便如極域况望長安真在日邊何由得卽掀足下之髯開鄙夫之臆乎書記去秋在南中斥賣頓盡別駕公從陸不堪置郵定須嗣上

虛衷石室集卷十

王

答楊道行職方

客冬郵致芳訊兼拜扇頭嘉篇之貺明月入懷仁風在握珍之篋笥重於佩紳顧鼎祚何以膺此於先生長者至若質麟經之疑義垂鴻筆於微文則游夏之所不能贊者而先生優爲之矣比今曠稅繁興輶轡懸絕亂若焚絲危如壘卵卽令有伊呂管蕭亦止仰屋竊歎而已天旣以異才賚先生又賜以舒閒之日遠則湛思玄草爲君家子雲近則消搖林澤稱方外司馬所得

固不已多乎鼎祚自丁酉杪秋去金陵而以茲
秩仲之未來來之前數日間先生且渡江惜哉
機緣之淺也黃石公三期子房而始知孺子可
教未知此生終一進履長者否鏗人告趨左右
索報甚亟遂不及爲一詩奉答尚有一二別撰
總當嗣奏往先生屬鼎祚繆題巨集其時正在
呻吟困爾稽命况業有名言矣新雕益工且富
願附不朽更以申仰止之私不一

與春寰六叔

鹿裘石室集卷十

二二三

洪河芒碭雄氣餘風水都消曹偃吏大隱則我
老叔之今日矣老叔風多深湛之思兼繕恬漠
之性影纓委珮泰座放衙所應者跡耳而其中
固自有超然與悠然者在真可以鎮末俗之浮
抑一時之競姪竊獨知之至以魏之祠祝豫之
去思爲比良車魯以轉饗爲鄭侯之功其河爲
當陽之烈此特道之緒餘耳猶淺之乎觀老叔
者也一別二年居諸如駛姪亦髮漸有宣矣杜
門益堅辟人益遠時藉輜縹以代簪蘇杪秋薄

游金陵三月始返手勅下頒儼爾仰侍迺疏
逖置在雅懷憶昔童日卽列負墻雖媿淪落不
振無能副享盤之禮終焚囊之訓然尚得微有
見聞不逐項領實老叔之汪澤所及而老叔且
每有所取裁焉其曷敢忘鑑心肯口嘉貺並隆
古刻摩娑漢歌在耳念至厚矣詢承比來體和
神王中宮蘭夢必叶吉徵維時陽泰有期永綏
萬福下情卷切

又

鹿裘石室集卷十

二三四

昨春老叔華誕台望薦隆福履具備此特初日
之光爾夫壽者受也大度玄思恢有餘地冲而
徐盈何所弗受故以此應世則可輔世以此引
年則可長年以此開後則可昌後當必如商瞿
雖晚多而且賢矣比會鼎祚偶出佗游遂稽馳
慶迺者敬撰二詠托在尺縑近聞新浚工成漕
流稱順正值河官 錫圭之時補効海屋添籌
之祝固猶有厚幸者也若其詞之不斐函丈之
內旣已久諒其顧蒙而況至親無文子弟之有

脩于長上豈盡旨甘啜菽飲水亦取其誠孝一念而已

與淮縣張明府

先生以上國之材而紆跡萊子萊子海國也夫海爲百谷王者非以其初能下乎至於沃日稽天育百琛貫四極迺足盡海之用耳往在都門繆緣聲調之未獲締襟帶之交雖爲役之日淺而時或蹠坐合尊推襟送袍固嘗承教于大君子矣十載以來偃伏僻壤先生方扶搖直上猶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五

九萬之下縣榆枋耳家叔客部以使歸具述先生之每口及鼎祚也頃季父之子豫祚爲平度小吏幸在宇下則復聞先生之垂軫有加焉疏賤遼寬何以置長者度內如此舍人東首敬布數行代訊併上書記洞詮一部鳴琴之暇庶備游覽此亦十載中拙者之爲政倘先生無忘疇昔惟終惠教之豫祚人朴爾以朴故尚謹守然不習爲吏是怙是恃要知大造無棄物也暑劇不次

與傅重慶

明公嶽嶽臺中迺猶任勞人之職卽撓事方興時稱錯節姑欲以利器別之然去爲益廟廊則遠矣鼎祚自北轅以及絕意名場栖神淨業嘗緇大藏者三載而鈍根易挫積習難除因仰明公往譚五蘊皆空一絲不挂顧交臂而失此饒利當是宿乏機緣耳祇有媿恨至若吳門之游泳燕市之和歌炯然心目也惟敝邑僻在山壤鼎祚復踰伏田間末繇訊問間者濶焉今蒲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六

江令王有聲同學友也道出部下敢以作置書郵鄙詩二章扇頭副在相距萬里浮沉未卜并候蹇理翁一緘敬煩主記兩公儻無忘疇昔周旋或亦口及狂生乎楊州夢覺無勞報書記平善矣且獻一粲江南故明公發軔地十郡百萬戶翹首開府之旌麾當事者必有以慰望雲霓也

與蹇大中丞

往者明公北歸獲以承驩左右暢志嘯歌是後

東封濟議西播佳兵兼之曠稅僮穉糜沸魚爛
未卜底止卽大度不無先憂而此身置在事外
香山綠野當屬已渝矣十年以內鼎祚去而短
衣田間或亦染指禪悅含飴弄孫一茅半菽聊
爾足飲河之量庶浮雲之視而已吳蜀相距數
千里鳥飛猶得半年程忽值風便敬附一函一
扇具有鄙詩用勤仰止傳使君昔爲部吏國士
見遇今雖府主乎明公則居然我師而喜可知
也儻惟 朝端求舊蒲壁特徵鼎祚無意索侏
儒之粟此生恐難望衮繡之光矣臨楮悵悵

鹿裘石室集卷十

二十七

答姚叔度

兩花臺集在乙酉而戊子之秋記兄方過我邸
中坐未定王長公適至相劇譚甚暢今歲星一
周弇州作古人久矣奉手札知伯道丈又歸岱
錄也兄夙有同株之驩何以堪此駭生竟先主
人去旣工書吟亦復清縝弟殊念之其九詠諸
詩存者足下當刻以傳無負此良友也弟年來
杜門已定卽游要不出東南正如赤鷄之槍榆

枋耳頃以里賦弦誦之業轉而習刀筆之文卷
帙之第易而稽丘畝之數非仰藉兄芥茶之況
塵土腸胃胡由得一少浣耶惠泉弟家不乏茲
董取汲句溪惡俗可知見長孺先生必共一粲
用父行迫輒附數行二絕寄悼駱生幸於其墓
次焚之所爲伯道丈役者終不忘然未敢造次
也

與王玉洞郡丞

明公仕不竟志而得及於太夫人隆養厚終俾

鹿裘石室集卷十

三八

太夫人稱全福明公稱全人卽一日而盡九等
錫九命其何加此祐順予善挹彼注此夫天道
亦公而巧哉不馴之誅聊寫私衷奏之几筵媿
無足昭宣懿美耳讀禮之暇二志當必脫草今
已小祥能尋雁宕以補闕事否凡茲皆鼎祚所
樂聞者鼎祚去秋適屆東發患苦瘧下纏綿三
旬九月中始作南游薄除遂反闕然祖道今猶
恨恨是後杜門愈堅信古愈僻天壤間一蠹書
虫而已貴郡陳使君故宣城令而國士遇我者

其人長厚歲計有餘鼎祚附致一緘昭文伯仲
自宜勝鼎祚之於宣城若避正堂而師蓋公則
在左右矣家姪有事瑞安率申唁候不盡願言
來春頗欲探禹穴陟四明天台而叩明公于謝
公巖畔倘果此興者奉教有期也惠思之碑屹
焉郭北與敬亭宛句共垂不刊先榻二張呈覽
統維財內

奉陳公溫州

自辛卯仲冬拜違函丈且凡挾歲矣老師在禮

鹿裘石室集

卷十

三十九

次不能專唁在輦下不能致訊將及門之謂何
實以鼎祚歸而什七者外什三者內內多杜門
伏書或短衣田間外則託鉢緡藏寄金陵吳越
諸蘭若大校與故鄉貴客絕少往來卽北上者
無由聞然此特援以自解其疏節固可勝原哉
老師悃悃之政昔所惠宣者愈久愈新十餘年
得一魏守亦何足重而人言及之自惟闇習疵
賤又無能爲門下明白顯義夫孔門有由惡齊
不至於耳去之遠矣甌嘉名郡佳山水甲天下

顏謝勝流乘麾高詠當事者陽爲調以定羣蹕
實爲優以申公義固不謂不知老師也幸少安
之以需後命

鹿裘石室集

卷一

三十九

鹿裘石室集卷十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季方四叔

鄉人來拜手敘乃尊之惠詢知動履清嘉雖昨有騎省之望而能爲太上之忘情丈夫固自宜如此況老叔之有道氣者乎今國本無搖儲位大定羽翼之力是在諸公若大宗伯之屬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一

則猶可優游無事口舌此所謂願爲良臣者也礦權之役幸已承輪臺之詔迺復反汗竟成時言山澤關梁息肩無日徽寧稅契剝牀及膚吾叔公有苞桑之虞私有枌榆之慮計必仰屋竊嘆耳學使第一官兩浙第一省正宜用吾叔第一等人顧久未報聞卽越歲終以還左右何獨浙士之少機緣也鼎祚春後擬送長兒入南雍冬間爲兄子納婦其餘皆杜門之日近雖一語新令公傳聞吾叔嘗有其舉之以知守經之

節仲尼道廣故謂硜硜爲小人今世風日下遂以爲難又以爲怪鼎祚懶漫人實何敢望此亦將無溢許乎然願固守此硜硜者庶無負左右之題目而已書記頃印出因五叔從陸行李甚簡更不得附再須嗣致非逋與忘也

答無爲守李二溟

曼倩有言丈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明公橫江飛書而屬以神交將之幣使藹藹媿媿若已載登顧鼎祚非其倫也帝以會昌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二

寔在汶蜀明公崛起而叶井絡之精紹祗車之蹟學則淵雲治則渤潁凡稱戴日亟願鄉風而況濡須之距宛句一筆可杭九里能潤者乎張司馬蹇中承其人咸具文武材鼎祚嘗先後從于游茲復得綰襟帶于左右翼海先生晚合而最親其好鼎祚也殆幾于昌菹屈芟而明公不答因以感桐爨之聰誤桑陰之識僻壤陳人簡性寡出迺獨于銅梁金沙之間有厚幸焉侍御八十之年萬里見託念後世誰定吾文者敢宿

使者于家回環循覽蓋拔十而得五以報雅命然鼎祚以肉視焉知四方惟明公略運郢斤親加財削庚申命之俾鼎祚獲贊一辭亦卽所爲教術也

答張伯大侍御

丁酉夏自冶城報書時鼎祚正在醫手蟬連秋杪始及無恙昨歲有所致傳重慶將郵問門下尋聞調成都守計必浮沉矣無爲李使君特信見存因奉明公之翰幣絕江而至手墨淋漓新

應表石室集卷十一

三

篇談宕神王可知卽八十之年方彭錢氏之什一耳往惜未盡用于世者今取贏于天挹此注彼所得孰多莊誦諸疏且知皈心淨業廣護法輪猶饒利益鼎祚於此中頗有所涉根鈍機淺安得一從究竟聊此生度無由相見但聞公長健好又能修無上大道便可西望而笑耳大案校選粗緩卽還使君轉達非敢遽謂定鑑聊亦足稱殫心矣人有疴癢人自驗之恐不如我公筆則筆削則削也序當卽撰先附李使君此欸

惘

又

大集併續稿庚辛草共選詩一百八十首其題上有圈點者並入選不必異也舊刻頗有訛悉用朱筆改正卽所選詩間有韻未叶字未妥者待李使君錄出再寄一覽謬爲更確便可授梓文亦粗校定書啟與誄文有可刪者宜刪之鄙意詩文各一冊但在必傳耳明公知我勝我自知我公期願漸近鼎祚且半百之年萬里相屬

應表石室集卷十一

四

不以此時此事仰報萬一是鼎祚終負明公而明公亦誤信鼎祚而愛之矣以故選寧刻無溢寧甘僭妄不敢負心恃能俯亮手翰欲鼎祚渡江而叩使君面訂甚善然鼎祚硜硜之守已久非以山水文字故不一輕請人與使君書託其互相刪取務令克衷以成雅道李使急于期限鼎祚偶病目且楊職方自南譙過訪晨夕與譚藝卒卒不盡欲言懸注懸注

答張比孟

年來貧病相乘宗族多故匿影山澤不復問人間事唯是良友難忘每對朗月思玄度而已往讀吾丈詩嘗鼎一臠窺象一節大集出而始盡比孟先生之全也嘗憶以序見託不佞業心諾矣况申之雅命乎把誦引筆當自不知手舞足蹈耳縣有冊役計吾丈必入城公事畢能見過爲竟日譚乎僕雖極謝客然非謝我輩人也

答韓君陳

翰使見臨軫貺具至昔言氣衰多愛昨者知緩

周夢不室集卷十一

五

急非益亦不能遽遣諸懷耳自去夏以來里甲之役紛拏難解今甫小定復有宗長別駕公之弔伏服還山弟無意索長安一囊粟正欲取林泉一日之逸而攘攘膠膠尚未可遂何吾生之多勞也兄果踐外家約否藉此一訪我敬亭宛句之間百里而遙其視千里命駕者爲差近即談無要眇足振兄聽聞或不至惡劇使人唾走耳雙虹夾鏡濯濯春楊柳與牀頭新醪闌色矣敢以待足下

答王昭文

歲內家姪東首爲期甚迫董能具唁遂于左右止達室函仰勤赤牘遠貺黃甘又增君家大令一帖矣粵太翁之爲敝郡士民感頌如出一口去歲傳聞稍異且愕且疑嗣獲來音若頗有據初聞通公高陽徒耳不意胸中如許鱗甲也僕竟無半面之奉然終免剝腹之危亦厚幸乎顧太公宿志浩然更緣以全大節則彼譖人者實知已也付之一笑而已往屬笙臺詩久負爲媿牽率課上四絕意殊不自愜固足占僕之近况寥蕭矣陳使君手墨附覽以使君之藻鑒伯仲之材美何俟喋喋要不能藏人善也卒爾報訊別具侑緘書記李杜鈔家姪前月附方簿彭書手賁內併聞

答方伯文明府

方先生引車過我一翦蓬蒿之徑焚枯秉燭促膝論心蓋十年如一日焉遂令野夫忘爲貴客也宣歙錯壤比畧風聲所及河潤非遙傳聞

令公精敏端廉改觀聳聽鼎祚自虎丘從于游而已知足下負霸王大略矣卽萬室之邑特發础耳歷代詩彙傳古範今實迺苑一大事第鼎正欲爲之先得我心夜來稍一展閱義例詳雅其間有當移定者如樂部但宜收奏樂等專指樂而不當載四廂樂歌舞但宜收聞歌觀舞等專言歌舞而不當載五噫短歌之類其款目有當併者有當分者山川職官尚多闕多紊凡若此屬須一補訂樂府若特分一類則恐不

唐書石室集卷十一

七

勝載弟往刻古樂苑五十餘卷昨爲唐樂苑亦三十餘卷今但撮其要勝分入各類足矣唐之中晚亦須選增大抵其類爲詩多宜嚴選以省煩其類爲詩少宜寬選以備數此纂述者之定衡也弟雖不敢稱淹博編蒲緝柳頗有微長且重拜命之辱秋氣漸爽便可從事丹墨矣

又

使者東還函附尺一定徹主記月來從事詩彙旋補旋正已有大綱苦乏佐書不能一時就緒

耳此編成非徒菰林之瑤圃實是覺路之金繩也傳聞令公嘉政日異月新而時會搶攘稅務褻棘敝邑幸而賢牧宰力肩其任諒不至魚爛矣新都以富饒聞彼狡者且出其里所望旣奢爲謀復便令公不激不隨處之有道自當克濟抑何必獨用壯耶吾友謝陞字少廉迺豐于社中人令公識之否其人俊博不可不識也陞姪孫謝彥章者嘗館此數年工書學古而時義猶奇崛尚未得褻一青衿幸令公爲之莊嚴此貧

唐書石室集卷十一

八

士故鼎祚敢以仰聞亦恃夙知我非懷利干請者松蘿之惠日幾幾望之惟此則爲饗餐爾近刻一種引彙

荅尹令公

葉憲使東曾致荒啟後仰勤手勅良荷軫存益深慰藉台臺所爲惠宣城者七尺之碑等于燕喝千秋之祝擬諸畏壘當與敬亭永峙宛水長流耳新令公遵台臺之約束宜民宜人類若畫一也迺有從中阻撓之而從上構陷之者且

餘波及兩生矣枉抑之狀難以縷陳卽當道垂鑒業經昭雪虎眈眈而蠅營營未知稅駕之所若鼎謬知謬眷豈踰台臺六年以來嘗冒隻字之干片言之請否何有半面之邑主而疏賤之一夫能肆其私譖者乎衆怨旣叢公憤難犯彼所謂防川必潰者也率候福履清署燕間泰階平朗曷任遡瞻

與韓璧哉

千里一賢猶之比肩而況鼎祚之與仁兄生距

唐荅王宣集卷十一

九

三舍坳牧所屈風調不殊且游君家父子兄弟矣金陵市中一接眉宇恒在寤寐顧交臂而坐失之何云千里往者仁兄鳳舉閒然無問此繆謂不卽仰援可諉耳太夫人僊僊乎歸也竟稽扶服禮後凡民有喙三尺胡由自解惟是累年善病犇走醫門潛逃佛藏里居什三則又學殖荒落嘯歌哀步皆非其任矣茲敢以不斐之詞不腆之饋上陳几筵奉修闕事雖猶未踰于朝祥然其疏節已甚鼎祚固邑邑心領之直幾在

宥

荅湯義仍

仁兄未燥西河之泪罷歸南山之廬卽兄怡然不屑而傍觀有識痛憤彌襟奉良書知彼鬼狐從橫衡宇助天爲虐弟畸人也比忽戈鋌興自骨肉所爲工言翕舌者之子吾兄往習之無著天親且有調達何况相忌自古而然我曹以不見不聞任其伎倆耳久欲卜居南中每苦無貲鬱鬱居此實非我志明秋兄携愛子一來秦淮

唐荅王宣集卷十一

十

之間團瓢斗笠昕夕相從且有所託者甚鉅甚遠今不敢請也玉茗紫釵欲序末皇亦是荆壁使刻楮葉良工尚不無束手耳呂玉繩近致還魂麗事奇文相望蔚起當爲兄弁數語以報章臺之役游先民快士也一瓣香拈向法座終不落第二乘矣方以臘至會弟爲兄子納婦境外貧冗俱劇草蔬飯客或可諒其眞率乎新刻一種附資嗚噓不多及

荅謝耳伯

事年於沈總戎所置一書將無浮遊者此有得
足下在林陳者即解一舟相覓甚非難偶爲難
納婦淳湖事在境外往來繁勞遂延時日向
平畢皆嫁始歷五岳初固不能無累耳木朝佳
麗之地足下倦游乎若我敬亭宛句坏土一隅
倘玉食既厭藿食在懷或可以維白駒而蜚丹
鳥也敝邑距蕪陰百里而遙惟仁兄有意焉
旦耳伯升雲霄之上僕當去南山之南無餘
跡矣年來自揆材下不敢稱作庶幾于述亦規
耗壯心銷永日向真藏山之名哉而思者更加
排屏足下繆知遇謂世重以此知僕猶爲未
耶書記洞詮一部馳奏餘奉成褒嗣必一一致
之

答郭汾原學使

伏念昔人叅師問道皆有機緣合則近在一
未合則遠期更生若鼎小子之與明公雖不
一曠而猶未至更期也往歲明公何聞何見
以良書屏以餘俸忘年略分以屬諸不學如

人比有所迫馳赴留都不及報一字徐大夫已
徼天幸締交嗣君其秋文戰四方賓朋一特紛
沓又不及內一字張虛丈是後歸而短衣田間
出而壞服僧舍卽宗戚罕面矧海內之士君子
乎郭公游僊之胃也七十年猶初日之光然亦
於世抄求矣迺茲重申之命載錫之儀如有望
而弗得者豈明公尚不以鼎祚爲非人哉鼎祚
固實非人哉雖然絲前蓋緣之未合耳今合
而明公之二京三遊及中林出矣刀圭入口拔
宅可僊未晚也鼎祚下土陳人少嘗妄意斯道
繆爲木苗尋卽中輟邇以無聊有事于述頗成
數種初乏驚人之句詎真藏山之名若良書所
獎詡耶書記洞詮是數種之一先附郵上爲道
山之副五十始滿積衰得白河清難俟知已不
恒卽未承長者顏色而肉奮神越已策及國門
之外矣春夏間擬來湖上雙頭艇子便問語溪
願明公更出九轉餘丹分啖我鼠浣腸而雞生
翼吾師乎吾師乎敬爵躍以從

奉答南太宰曾公

曩在京輦獲侍泰階緣以旁潤道腴藉揚謠論
俾後生末學知 昭代有博大端亮爲社稷之
臣者則鼎祚累劫之天幸也已而台臺申奉身
之指暨從龜蜚居然龍臥十載以來民生頓棘
吏治漸墮況復鎬豐基本要地太宰坐鎮諸曹
政事更新人惟求舊卽台臺圖必遂始願而恩
隆義重不可得辭矣鼎祚越自北還泊焉世味
雖嘗略有所慕述然皆雕蟲之伎壯夫猶且耻

鹿表石室集卷十一

十三

爲而況其太上者乎近切悔心亦欲反求六籍
勒成一家庶仰無點于宮牆俯可繼于弓冶顧
茲五十見衰鈍根謏識恐此終成虛望爾昨冬
從黃使君郵致蘭訊值鼎祚方爲兄子內婚事
在境外不敢以空函達入春日肯彈連至今又
未以一介聞疏節違禮負誓已極台臺不加夷
討而錫之訓言重之清貺在大人長者固自示
其寬益顯其厚鼎祚其何以膺之敬拜下風覲
承嘉命火流之候定當渡江樞趨函丈先附材

官肅占謝悃

奉朱侍御

鼎祚夙列屏藩久違函丈比者樞衣進謁當且
泥袒待刑仰荷台臺不彼假之顏色賜之譙譚
敘述故誼則昔臨治之風猷闡繹新聞則今發
棠之保訓而特出見公孫獲奉摩趾御車下食
則又謫然通家骨肉焉是後不敢時恩泰階屢
勞晉接然而春溫在握寒冽潛回遂使無衣若
就挾纊矣瀕行兩詣躬謝辭偶屬交戟之內未

鹿表石室集卷十一

十四

值燕閒鼎祚復有所期會事難濡緩望門九頓
瞻系夷猶悽悽私衷與江流而俱邁也歸而百
冗侵尋歲箭將改名齒漸墮矧多戒心尚茲憎
口惟昕夕懷栗恐負教旨是媿爾冀我父師其
有以提獎而覆翼之姻弟吳生近千古文詞頗
大有詣皆台臺爐鞴之化成也南首之便敬勒
數行起居八座附具細物申款于令孫世丈不
敢質之所尊維禮則然佇挹清光恒如星日

與張侍御

公昨年政八十耶當必有新詩自壽能見示仰
和乎往歲曾附一函及所選佳集于濡須使君
尋自廣安倅得手札知其時尚未達然諒無浮
沉也是後鼎祚踪跡多在秦淮間廣安舍中兒
亦未有西來者辱諭爲序今始得率率盈楮以
報左右強爲解事了不成語倘一棄置之佛頭
豈着穢處耶鼎祚今年五十六便覺衰颯燈下
披讀兩眼亦漸生花我輩以書爲命而書以眼
爲命誠是要事明公灑墨淋漓藻思飛動神王
風夢石室集卷十一

十一

可知天將繫念斯文綏以介福使巨掌常撐西
南半壁耳萬里數行臨風三祝

與尹令公

台臺仁心惠澤愈久愈鮮所謂國僑衆人之母
也凡茲士民上推而祝願我大母之永永無疆
爾昨年候聞東諱則又爭啜焉雪涕猶咨咨恐
台臺之純孝過毀也太夫人尊養並至德壽兼
隆滄浪有藉易遷有官亦僊僊乎飯矣鼎祚一
介陳人往蒙知遇況復忝通家之末契申拜母

之夙期卽當亂羅刹叩稽山旣致扶服之私兼
奉起居之敬瑟縮遲回以抵于今始獲寓一詠
修辭香於几筵而詞不能斐懿美弗章揆禮與
情兩無所據惟是被搆以來攷聲息景或杖簪
他游嘗與吳生約而生多館金陵差池彼此且
貴郡爲先嚴承乏之地鼎祚人微跡賤不敢一
時講世于士大夫所以策欲及而中屢次且也
竊計時將及祥伏奠台候廓然順序不任懇款
之誠

風夢石室集卷十一

十六

與春麓五叔

老叔政聲鵲起薦剡鸞騰三輔之良一時稱最
近且閩中有警而建寧呼吸定變之勛益章益
烈所謂朱因研而丹金歷鍊而精者也 內徵
之命旦夕必至矣姪鼎嬾廢自甘僻杜已久嘿
嘿無聊時引縹緗以度此隙日卽稍有纂述而
材質駑下都不足傳直是一蠹書白魚耳屢承
老叔軫念良書見存敘致藹篤且計暑闌秋及
惠以佳襪示我周行護我寒涉雖歛律之溫何

厚于此

荅雪浪恩公

往記壽吾師五十今又一旬矣師臘高道高魔亦以高自是恒理王既可假僧安得真况吾師本不希梵天王位地他何論焉自壽四偈超然世表崑然域中外任運而內任道乃益足見吾師耳月邦赴浮山之約率附數行黃蘗法堂草深一丈師能來一開荒否向刻心要近入藏而遺宛陵語錄願得發揮一字一摩尼珠矣弟子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荅守心叔

宗譜之脩四十餘年而老叔一旦有其舉之甚幸甚幸辱命屬鼎祚更爲一目夫族有譜猶國有史文有體裁事有義例何止一目而已脩譜工費去春鼎祚卽已付主者但樂觀其成耳辱翰諄諄娓娓似謂先君誤不認都官之子秘書

公爲祖而鼎祚不忍顯其父之非因不預其事

是尚以鼎祚爲孝也然而鼎祚非以此也此實非所爲孝也若爾則武王不得翦商周公不得追王矣先君亦爲詩文矣鼎祚亦爲詩文未嘗一一步武先君也何獨此而固欲承其誤遂其非乎使鼎祚而今日能正其誤改其非則先君必欣然于地下矣鼎又何嫌焉實以年來多病屏棄筆研專攻藥餌兼之自量三達尊與三不朽皆無其一故建祠之役不敢措一畫脩譜之役不敢贊一辭審已安分以俟能者况既有老叔博雅者主其盟一夔足矣季豹叔首且同事金陵非遠倘老叔虛懷召與分局勝鼎祚百倍大略此舉上而臨以祖宗之諸靈下而叢以子姓之多口近而一郡于我乎承式遠而四方于子乎觀禮其責良重惟門下好爲之若夫秘書之後鼎祚知其人讀其書不敢具陳也

荅吳繼疎吏部

天胙尊太公老先生之令德而爲吾宣百代報

也則有明公其人焉掇上第列華臚未足以章報而顯胙聞明公有道氣人也夫道固不落聲聞不涉階級然非窈窕冥冥一無所作用者往明公繇秘書典試一入關而畢收三秦之豪傑則以人事君之上烈也讀陝錄其文秀上者金天之掌絛邈者長河之帶其究必根極理道抑何止夏聲而已今且揀銓矣職得以差次功令進退人才其爲烈猶百倍之世所稱要地內有秉銓之臣外有執憲之吏彼繡衣持斧而出

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十九

者有能如太公之按淮疏薦一老生王良者乎大校拘攣于文法而端委于丹墨恐銓亦猶是耳明公世臣又大賢之子淵源有自作用必殊先代名太宰從銓郎起王三原馬端肅明公異日事也鼎祚丁卯秋以童兒就都試獲謁太公于留省蒙降尊而禮接之教誨飲食之比狂失裁輒有酬詠太公復與其進而獎借之以推厚于先大夫茲猶炯然心目也曩年明公賜之大集開以兩書敘致斐疊挹與過情旣申孔李之

通家俯締爾汝之盛誼卽此細物不遺而明公之作用必能破拘攣超丹墨略可睹矣先嘗削牘奉置便郵時會星輅指西遂函而返是後明公請沐僊里鼎祚方跼伏田間至于今始緣家叔北首仰恩主記併上舊草一部所爲幼狂酬詠者具在也翹竚台光敬抒悃欵皇懷主臣

荅余君房太常

車騎往蒞下邑獲以執綏行酒陶陶永夕已復遘劉侍御虎丘舟中猶憶其時凍雨微霽茗香

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二十

山翠磐礴竟日更適也一別如雨頓爾周星先生高蹈冥思去藩大夫爲農丈人矣鼎祚聊循次就輦下淹歷三時輪鐸馬通之是恩文昌太乙本在天上何得占連珠之氣借然藜之光如瑤篇所推詡乎北歸留子威先生所凡數月相與寤歎委心東鄉唯余先生以耳先生過杞咨咨吟我今且拜良書之賜念我深矣敬展大集賦目驚魂若驟涉溟海森瀾浩汗珍鴉陽何可蠡測要知爲百谷王而已人處其華而先生

本始玄箸特超則尤以憬然服慄然意下者也
海內諸博名者銷謝殆盡誠符來指以故作者
難知亦厭囂夫直據中土而號令寰夏者非先
生其誰適何遜而不居鼎祚久檣昧近知藏疾
絕不敢作而稍事于述略成幾種以送田間之
餘畧比圖昉自三代下訖六朝旁及二氏爲文
紀用配馮氏之詩紀董有端緒尚需余先生爲
玄晏先生矣湯別乘外兄也其人醇茂無它旦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答方伯文

令公政成計最揚名顯親自是而上孤卿薦陞
三命疊隆甚善甚幸詩彙之命誠爲久逋然此
書功頗浩繁心亦勞止初鼎祚之輕于承諾者
以不過每類刪補耳初不意差互至此自未有一
葉不割一條不移者其間訛脫又難縷指蓋
原稿全無可憑則何書不當查何集不當考豈
得以易視之料門下初亦度其易如鼎所見也

今先奉上七冊將三之一其餘俱有次第矣顧
不佞之所以將疑將懼者門下或以鼎先具草
而復使庸衆人再叅之增而添蛇之足減而截
鶴之脛非但不佞爲徒勞卽此書亦爲長物此
七冊者如集翠百衲隻字片楮皆出親手實有
條理選亦簡嚴且多詩紀類苑之逸載世人之
所未窺者令公試假乙夜之觀庶不佞之苦心
稍或可諒今天下之博聞超識者吾聞其語未
見其人往年呂吏部爲郡司理屬鼎爲古樂苑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彼急集寫書及刻工日在左右旋校旋寫旣足
乘輿又得課功故旦夕報完遂無遺憾來書定
名詩苑彙銓似爲雅確自唐而止不宜稱歷代
已有去取又不宜單稱彙惟台裁倘門下信及
此七冊便可先付書與刻不佞比隣有汪太學
兄弟居此閏月末人歸歛續上數冊凡新輯書
若必待總完然後發寫則反費日月此定理也
寫過書乞寄示一校必須用宋字冠冕如樂苑
書記之比得三四人寫廿餘人刻不日成矣人

當於南都覓之爲便鄙意不若遣寫人竟來敝
邑付稿隨校所省猶多南都抵宣城一水可通
彼甚樂于趨命不佞自束髮迄今爲此者三十
餘年因深曉其情事也何時僂工何人代刻並
乞明示自郵文中傳一札敝邑又可省使者勞
費也

又

令公政聲超超六郡比者天聽幸回臺省需亟
清華之選非夕卽旦此自大廷公議無庸璫人

鹿裘石室集六卷十一

三

駕說也詩彙業得一半昨秋汪生還傳言令公
宦清絕異旣乏刻貲而又不欲煩二三部士當
爲中止因爾索然輟筆今復承命凡竣事九冊
原稿十七冊唐詩類苑十套一百冊並面付來
從賁上唯棄前功可惜耳敝郡史府君爲不佞
梓行八代詩乘兩月卽完蓋校選寫刻一時進
集且不避嫌跡遂不勞而速成也

荅何仁仲別駕

往年就醫白下惟性命是虞不能從仁兄周還

若燕中也甚恨之已聞仁兄出判夔子又以左
遷歸曾質問銓郎左官之故仁兄更左矣胡不
効壘臣問天平彼代天爲虐者耳顧以續集談
資充宦裝二園三洲列家橐俛拾仰取何所不
適彼實代天爲福耳弟別復八載竟蟬隱老矣
游息之具旣乏雲霞之契亦疏近輯一種亦是
戲劇之遺髡孟之侶不知足當吳歌供吾兄濁
酒否倘飲以百家綵灰而試呼之或必有若真
眞應者一笑鄭公長茂良大夫弟因初不識郡
邑大夫有見過則弟往謁不然公庭無用濡跡
也然幸此可作置書郵庶吾兩人不寂然聲問
猶得次面爾所需偶無印本且鄭人促報甚急
篝燈數行嗣致一一興言望楚我懷如何

荅季方叔

老叔歷建禮之良膺衡文之命而所稱地重則
洛邑會陰陽之交伊流濬道學之脉若地益以
人重則鴻裁旣爲幟藝林素絲復久標清槩是
行也當使今古互施華實並茂風化被于南國

節義振于東京大君子之作用絕俗殊倫不若
茲世之督學董董大甲乙列科條而已姪少泰
林中之游兼參霞外之契擬撰一言聊申贈處
而年來戒謝筆研逡巡未皇且必有名卿巨手
爲左右鋪張贊術者可無用此寂寂也前夏仰
勤記存時鼎祚有金陵之適與佩使約取報彼
中使者秋月從徑涉江矣歸而日唯田農野禱
之是伍市閭宗戚絕無半面末由附訊每讀老
叔曩書吾與汝非尋常叔姪之語未嘗不感昔

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三十五

撫今而涕蘇蘇下也比聞采鷁蒞乎中河初計
將畢事昏嫁方在勞劇抵茲欲一簪而南圖遂
嘉晤適敝止種作盛行業出數兒幼孫連日體
熱明後稍定即可星馳耳翰教頻放庭儀繁錫
軫我至矣因龍溪先生念及先人猶似過後肉
骨情誼斐然藹然姪鼎尚亦有胸寧無嚙戢

與高孝徵

仁克弈弈政聲震于南介見越石而足徵酌食
泉澗不易文人今有實用矣比者掌珠忽隕有

識悼心何況父子顧仁兄方特受上知勤勞吏
事倘復思哀莫已中年之人良非所宜願一切
割無益之傷收永終之譽而已弟爲一白蟬向
書中老矣緇閱之暇含飴弄孫聊以永日唯是
良朋在遠薄俗難親索居久矣寤歎云何劉文
昌羈宦海島荒苦異常所幸仰托宇下若加諸
膝若引之手卽從溟渤之中升雲霄之上有期
也聞過雷陽時疊承款教仁厚自吾丈天性第
以肺腑至戚漫一緩頰耳伏楮膺系

鹿巖石室集卷十一

三十六

答少司空徐公

明公正學清標爲吾先子之所畏鼎祚亦心儀
之久矣唯是疏賤之跡自遠宮牆日就荒落良
有以也比因直衷矢口偶失一言外則積疊仇
我內則獲咎在公然實非敢有要于門下虎視
眈眈莫識稅駕下流之地固自難處耳伏承翰
教仰荷軫存總憲公往年都下頗受特知此後
越在田間末由奉訊蓋鼎祚自壬辰北還杜門
却掃雖宗戚罕獲半面他可知也今者一水足

杭極欲趨謁且文紀成有所請質于公而小婦一病淹春逮秋方在彌留之際稍待事定便當渡江而南明公榮滿在邇揆席久虛其時必借孫公北徵矣

荅余聿雲

昨冬余君房書來劇論文事而質僕以牛耳之戶將何所屬未幾乃君房卽世比百穀以穉真之耗來書謂詞人之見信在龍蛇乎手教復係然及之旣同臭味正宜均此慨噫耳足下逸足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二十七

壯年旗鼓相當壇坫具在僕艾矣心隨髮短食與病深何足勤足下念然僕亦有胸此事不得不一置足下足下好爲之天祐老成而以平格之壽奉太公恒使後進獲所依皈則吾鄉邦之福也詎獨君家慶而已僕預在世講禮當修酌者之辭拜舞堂下重以嘉命敢不祗承顧僕本寂閒之人偶值極冗之會筆札逢迎一時并集使者所親睹也若此固咄嗟可辦而猶羈至信宿工拙卽僕不問爾唯愛我無播爲幸賜環風

氣凜凜亦自談諧華子西嶠生而韓平原之徒真亾矣千古一快惠寄雅篇古色希聲良非膚立少暇必有以報足下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八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李二溟學憲

明公載江漢之英靈勇揚馬之華藻直將照映千古詎止跋駟一方曩誦晉錄制義端醴儼與弘正諸名家相揖讓而叙致微事又宛若先秦西京之遺今天下地大材豐孰踰兩浙迺出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一

特命以明公之當今第一流者撻心印而秉文衡前旌所及會稽句甬之間亦既颯颯承響矣東越首藩南輔首善星壤相接河潤非難則我江左斯文丕振之一大會也鼎祚歷落可笑人爾昔季仰辱明公勤尺書而問諸菰蘆之中委以筆札之役比卽附使報聞殊愧崖略及明公之峻遷而北也鼎祚方閱藏金陵不皇以一力將送疏節可知後季餘鄉人倅廣安因復以鄙序踐侍御公之成言茲往一通聊復且完諾責

于主記黃鍾大呂之前猶有拊髀擊缶者不自量矣

與陳錫玄博士

往壬辰涼風之候仰厯陳先生見尋虎丘追繹燕市之舊杯酒流暢言序蟬連今殆十五季幾成半世先生迴翔鍾山玄湖之間寄跡儒吏儼然仙隱雲笈緬函日新日富嘗奉北堂鈔陳先生固今之行秘書也實具菰苑之鴻裁寧復虞監之殘魄而已每讀每歎有此勝舉比月西垣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三

先生南擬削單牘申仰止嗣聞擢司曹北矣茲傳且暫留也小兒士都就試行敬先布之從史兒輩失學孤經孤豎何足備數官牆儻蒙內之將命亦使知有孔李通家耳鼎祚別十五年中不敢望長安西笑杜門挾筴從白蟬老已戒秋度江而來一承玄塵以聞所未聞旦夕先生之徵命下乎尚及果此願否

荅葉一之廣文

候及授衣鼎祚尚被葛日夕思歸偶爲焦太史

孫大司馬所遲留亦以撰文紀有相質者然不出旬餘反棹矣承諭碑事太史處前既失言不堪委曲昨有家信及兒輩俾請正門下或必欲鄙文借名少司空覺老爲妥倘以爲可此中弟卽與轉致此老清望方重非止因尊顯而已太尊見知深卽鼎祚不得不一破格耳仙客丈習荒土久何惜白駒之維黃雞紫蟹歸當共先生一把醉也

荅祁爾光明府

屋梁不室集卷十二

五

往屈車騎而臨之值鼎祚偶出郊關交臂坐失悵望云何秋中薄遊金陵獲奉良訊兼扇頭贈篇敘致斐亹持論精確命之矣顧屬爲升於大集則鼎祚非其任然而卒不敢辭者一藉手以有所質也一附尾以有所托也京市應酬雜沓才一撫几便聞叩門無羶德而有塵勞間開澹生堂卷頭一尺暫如拂以冷風濯以清淵耳然亦不敢以蓬之心輕搖筆端點染妙質所謂見大巫則小巫氣索亦自情實也歸伏荒壘牽率

成章用完宿諾其於祁先生之所爲超悟玄解了無交涉本非到來人安能遽作徹後語惟一笑置之別付能者且無使鼎祚著穢佛頭自作罪過爲幸令君廉儉終歲無從得一鮮而厚斥俸貽得無傷惠耶敬謝

荅楊四尊

台臺收東南之瑤琨篠簜而獻之天府所謂進賢當受上賞也棘後鼎祚尚在秦淮間卽事樞謁則騶御已及國門之外矣冬中歸而台

屋梁不室集卷十二

四

臺移節涇川鼎祚踰伏荒隴遂遠門墻頓深紫蘿爾仰承寵頒新曆使遠時之士猶識管籥之和兼損俸金俾乞除之家亦叨椒栢之享惠隨春至感與歲增旣荷一物之包蒙願祝三陽以交泰敬鳴謝款嗣布瞻言

又

比歲荒政吾郡不一弔於天而萬幸於仁人之在位台臺首巡田間凌波面賑一則適其將散俾且安居一則乘其不備可無詭冒益已振其

人綱矣是後議綱務勸種種區畫固出太尊之苦心實由台臺之襄力凡我士民有胃有口咸得內佩而外傳頌之迺猶遜美推名虛懷下問誠哉德盛禮恭古大臣勞謙之鴻度也重遠鈞諭據所聞覩真切者列款上呈仰竢采擇然皆台臺與共有者爾無庸鼎祚喋喋

荅吳本如大叅

往從臨汝拜命之辱率爾報聞是後門下入而經文緯武出而秉節維藩迨茲歲星一周矣條鳳應律蘭訊下投遠尋雞壇之鹽齋參鹿苑之旨所云騰騰任運兀兀自如但能無着便是真境翁丈猶以塵緣爲累耶謂瀟卽塵則知謂塵卽瀟何得自生分別也鼎祚本鈍根人初機未授頓悟何由總向文字中求黃葉止啼堇酒已渴盲子偃偃迷途漸遠大醫王肯綮金篦之施乎先人去越州五十年而越人士過厚追且尸祝之廼門下實有曲成焉此非所可要之舉李公豈可要之人固重季路一言耳其言出賢人

君子眎俎豆光矣鼎祚子若孫不知何所置感也葉使君甚荷翁丈之遂其高志忽有言於南中隱尚生妒而名之難全也如此相與寄慨金華福地嚴灘客星皆明君侯之部內倘乘興湖艇一叩前茅可期也

與鄒彥吉大叅

往從吳興一嘗拜命是後不相聞問者十有餘年矣先生高臥九龍玄風雅韻照拂江左每晤詞人衲子皆被容接又未嘗不述先生之齒頰及鼎祚也海內作者一時雕謝牛耳之盟當有所屬先生其可南北鄉虛讓乎鼎祚繆以今茲爲文不原始而類襲今因誤文紀昉自古始以訖六朝顧僻生不文之鄉家復約無異書可讀意若富五車記三篋莫如先生且貴邑多巨族竝羣玉之策府也欲來詣左右寄跡廡下一見所未見鼎祚窶人也不敢以口腹累安邑能日斟第二泉一斗以沃我足矣文紀凡例先塵主記旁聞清商樂部甲於吳之妖浮儻得借觀亦

是七日寤而饗釣天耳鄉友孫生以布衣游士大夫間有樓君卿風偶經錫山屬爲置書郵門下宇宙雖廣臭味難同室遠人通我思云何

與尹且孺

曩夏沈君奉啓事實存縉采清音五色炫而七始宣也吾大父母有子矣廼謬屬傳尊先公則且孺足下之聽過也僕豈其人而不敢挺然遽辭者以鼎祚之于尊先公分則子民誼則世講交則知己至所爲大資吾宣者身親見之卽其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七

時聞有所面質吾雖不文然皆實錄事無溢美或者其庶乎遂拜命勉爲之傳若礦之役處最難而惠最鉅諸論者似謂以術裨闔之夫處事誠不能無機權顧何至純用術不佞以彷彿王文成之處柳永間或微有當焉所恃吾丈有成風之斤可斷也傳者傳也固宜識其大而士範示諭欲稍從詳故亦不甚遺決訟課士爲郡邑常談雷同足厭家閨生卒例具誌狀無贅矣税金一事皆以定哀之際其辭微僕不肖有所

避俾尊公廉節不著也往勞布幣雖非無處終當歸之內帑暫附占謝尊先公墓未宿草鼎祚尚及置一束之芻顧白馬西來稽至今日亦竊內媿其薄爾俎豆之典與情久叶寒族子姓頗多庠序受知尊公二三友越在境外歸必圖之比日飯草蔬使者良用郭有道自解也

又

先大夫去守越歲星周且半而貴郡猶然尸祝於賢人之間新正得李學憲書始知嘗再舉批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五

行也亦遙度吾丈垂念世好委心曲謝非謹盛情真何克臻此鼎祚漸老有二子四孫頂踵就捐詎足稱報且脉脉藏之而已命使遠臨將速不佞從駿奔之末猶切感駭鄙意以諸公本出輿論而鼎祚亦初無私干不必期會益章公典秋中自當踵謝高門稽首祠下王先生雖由吾丈屋烏之推然不佞父子微惠鴻矣一緘附荅望更致聲往歲貴邑王君伯良者曾以尺牘及題紅諸刻自輦下見貽時方在平津邸無從裁

覆今東歸否便乞示音

荅王玉里

敬亭距山陰道上里不及千寧川距宛上里不及百足下既陟文脊銘瞿矧則去僕一由旬地何交臂而坐失焉足下今之馬卿也臨邛令廼故深閼之豈九鼎之重連城之寶非齋三日設九賓不輕以示乎祁侯第一流人宜作第一縣宰雖繁簿書不廢歌嘯足下其有意虎丘太湖耶恐復衙齋卧游耳華訊惠投詞致宛縛若已

歷代名賢集卷十一

九

再承良深尉藉乃聞貧病相仍窮愁見迫此虞卿所由著書而廬陵以序先都官者也足下方禹中之境負摩空之材用古用今何所不適六月一息幸善自寬若僕進不逢年退不成隱比歲頗尋學殖悔其少作亦欲稍有所結撰或可小勝而心長髮短所謂臣之精已銷亡矣拱壁駟馬不如進道唯足下好圖之先大夫去越五十餘年而猶然尸祝非貴郡士風厚美當不至此仁兄無因無緣爲之倡義卽施于不報而爲

入後者亦尚有胸臆所置感敬陳東信以仰醉神交之雅附聲氣之末儻足下果來涇必寄徑下邑有先人之教廬足存也把酒持螯候以秋日

荅王文學

人生聚晤實有機緣故或比鄰而千里或海外在席端足下之不獲與且孺兄偕固以吾兩人機緣未到耳所稱闢客亦是緣熟廼能爲足下白駒之維熱惱場中便有清涼境界昔人問一

歷代名賢集卷十一

十

大德何處避暑去荅曰向鑊湯中去此意可想也且孺謙和藻雅定自後來一儔豈獨秀才之喬盼尹氏之家寶而已唯吾丈贊成之美才良不易得也蕭伯穀入郡當爲致聲從布賈見况嘉翰及戴山之扇儻總留伯穀所不可知不然竟作洪喬故事矣然要必把手劇談爲快不腆敬亭宛水願以效駕附具涼物充僕夫一日之費

與徐少司空

昨秋薄遊陪都仰勤晉接發碎顏于桂醴承餘
響于蘭言道義所薰凡鄙盡洗入冬以聞家庶
母疾亟星夜馳歸遂不皇謁謝臺端踰伏至今
僣感并集頃者 睿思方殷一時枚卜衆正之
塗漸闢衡鉉之望久隆且往減省工役之大疏
則既簡在 帝心卽今崇陟駿命以爲邦家光
鼎小子之旦夕所顙顙望者也計自執別以來
歲箭將周清商應律敬裁蕪記奉候台禧就日
瞻嚴曷任翹跂

與李季宣

土

弟鼎祚與仁兄別長遠也其間升沈離合且弗
談一時南都之游吾家諸子皆化異物存者董
仁兄及謝少廉及弟三五人仁兄才華節俠帶
映大江之南北卽用未竟其志所得多矣弟久
不爲世所羈絏常往來秦淮間何能要仁兄亂
流而濟共問走馬呼鷹舊跡乎少廉有侄孫于
宣公車義書詠悉工實秀才之僑盼者將事廣
陵屬爲郵候亦欲如孔融之謁公家元禮也小

詩附上讀之足知弟情興潦倒矣幸和歌以振
我

與龍君善憲使

自甲午拜別金陵凡十有四載鼎祚鬢髮白
也日向枯禪中生活一切世情頗能抹殺唯是
米汁兔穎習氣難除醉後耳熱亦不覺烏烏而
吟爾然比從游時三河俠少五陵喪馬之意槩
颯如凌解矣傳聞吾師風裁雖著而縝密堅定
全本德性經文憲武隨所用之前世名臣若馬

與李季宣

土

端肅楊文襄以出將入相之才建長駕遠馭之
策然皆從西北起固茲日地吾師翁計日任也
銘燕然而碑統萬老門人尚有如椽者爲之很
馬袁寄生董吹笛和武谿之深不足引也敬因
永昌衛幕廬兒行申祝台候萬里數行浮沈未
卜回環今昔彌切系瞻

荅劉尹公

台臺往莅春穀舸收相承旣竊嚴瞻夙被河潤
茲且徽敬亭宛水之霽獲 命移玉于敝邑人

所歌舞天必景從自宜默祐道躬禔福庶姓感
召不爽康泰可期卽當帥闔境揚扈稱慶矣鼎
小子賤跡苟安學殖久落借蔭寒瑾若陟春臺
而蘭訊下臨芝宇恍接仁溫依日誼切薄雲曷
任負荷年來杜門聊有副墨亦都膚譎私比于
述而已仰勞論及臚列上陳其粗備草而力不
能付殺青者尚存數種鄙性雖好書家約地偏
小史諸籍略抄什一唯聽裁示

荅劉元弢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不佞嵒品潛伏甘從螻屈漸深歲月推遷遂云
馬齒已長無用於世真因此生偶隨俗而爲耆
童心未化實先人而易老衰相見增以爾移跡
逃虛寧敢覲顏稱慶伯仲機雲才品軼轍聲華
迺猶俯臆賤辰垂情朽質寵放芳訊誠聯璧而
擲金過損豐儀勝分桃而啖棗捫衷多愧何意
以承敬布謝私曷云言旣

荅唐君湜

世人率皆寄生然必有所以爲寄若弟進不能

用世退不能出世罔生幸免荏苒至今顧影疚
心何敢當祝因壹切辭絕跳身一舫公回菰蘆
間凡數日亦足小適也吾兄在遠且亮弟非爲
文飾者廼勞轉藉名筆俾能始公爲無實之窾
言弟負過情之虛問卽其文雅馴綜經繹典旋
讀旋賞而亦旋賞旋媿爾重以嘉貺益所不堪
敬拜多品豕折附使璧完此已大違弟初念矣
感懷云何曹先生弟久所心儀者也前秋客金
陵最久以其時游士雜遝嬾于酬對槩不出而

鹿裘石室集卷十一

十四

與韓君陳

弟素硜硜不敢先身貴人然曹先生非貴人亦
復縮朒不前是吾隘也弟文紀得什七亦欲來
就質之頃與焦漪老業有約幸預爲弟謝小兒
歸道老嫂尚事攝茲聞平健郎君又出疹可喜
來時不及河豚候當與兄大醉江鱖也

拂條風且至也仁兄道履康愈致足樂乎弟所
患稍減昨秋顧其根株尚在耳芝木之暇杜門
著書聊以自耗十載而來不問生產水田苦潦
山田苦曠復爲奴輩所私斥賣今牀頭直得數
萬卷囊中僅可留一錢真謂專愚之士矣吾兄
聞之將無撫掌大噱耶

又

昨報唐之淳云人率言犬馬之齒然大司守馬
司乘皆有益於世若弟者直罔生耳此固仁兄
所習也廼亦援俗謬稱耶贈言之典本出仁人
救鄉寒族弟壹切謝絕庶免我過情之恥無累
人竅言之譏而諸丈猶令塵汗曹能始難爲能
始矣且仁兄落筆妙天下柰何倩人釋騏驎而
皇皇再索又計之左者也弟避之江上復有騏
之不置者

荅許靈長明府

世率以文人撫春華而乏秋實史多判循吏于
儒林曷不向令君觀之置履得所且知必勝比

一觴味間已決門下之必能官矣間語所尊令
君以函牛之鼎試烹鮮之技無待其詞之畢而
喜形於色稱不啻口大較以積弊能清積衰能
振斯民有心興誦載道若焦氏旋風之搏空迺
鵠亭之遺魄也幽明潛貫人鬼叶謀固出令君
至誠一念耳神之格思上何難獲幸好圖之以
永終譽弟半通不綰而邦邑之間每聞其政豈
見黃門稱貞乎一桀獻歲偶爾他避遂稽効駕
顧獲博珠玉之篇弟卽市居然歲皆掩關日也
應臺石室集卷十二 十六
發端十字輒足概我生平今之詩敝在不真肆
如寫照支離其形矣蒙繁手之姣誠則姣矣竟
是阿誰亦唯老丈可與道此乎重以貺貽將無
損惠且不敢輒反命金石三編趙錄弟本頗稱
姁其二載歐集鄭略儻併宋之隸釋近之都揚
彙而授梓殆自勝事令君治成之暇有意焉三
十六峰可藏也書記以凍久未印少暖辨上往
言文淵閣書目及有何鈔本悉見示繡水沈汝
納孝廉識之否其家有十六國春秋百二十卷

弟撰文紀欲就檢或門下舊識作數字附弟行
爲望春寒無賴潦落報聞携手敬亭願卽如約

與焦弱侯太史

鼎祚數年來南輒投樂遊玄武間則以近先生
之居獲親就也雖稍窺武庫之藏蒐酉陽之逸
然且未得其郛郭而况先生之所爲神髓安所
望見乎今先生年駸駸屈從心而鼎祚亦六十
始滿無論鼎之膚陋卽使博古洽聞終恐玩物
喪志見責有道之門也廼先生俯念賤誕損責

鹿養石室集卷十二

十七

名篇而以文章不朽之盛事相期祝此何能割
所爲不朽鼎祚者正仰藉先生此文重以豐覲
益增罔生之媿爾春夏之交非常靈滂先人之
敝廬幾爲營窟孫輩復相次舉疹積勞成悴因
循抵今甫及一奉訊函丈昨歲老夫人仙逝其
時寒宗之客南者方有訛言不敢以隻字通都
下遂稽喏慰疏節極矣文紀業得什七未竟唯
劉宋元魏兩朝不審鄴架有道藏全部否不則
當乞玄度丈赴虞山緡閣之久擬渡江叩請丈

序且從玄度借書而歲荒食儉遊資闕如然亦
決意杪秋樞趨有日也附陳不腆及郡學有所
徵惠主記者代爲緩頰統惟賜省

又

敝郡金太尊爲先生座下人材鋒穎有操介大
意則務先名教重道化其爲利益吾士民者固
先生九里之潤也郡學一新馬廣文適董其事
廣文以丁未予大夫來前職方郎維銘之子故
快士因質之鼎祚敬以七尺之碑請記於臺端

鹿養石室集卷十二

十八

鼎祚硜硜之守頗爲郡公所繆知固必先生之
口角或筆端所及也亦欲藉此以爲酬言遂敢
代懇唯先生慨然賜允均預有榮施矣且諸壘
之待教於先生者猶何啻耳提面命焉

復蔡拱所

第冒此虛聲于文實渺窺測兼以賤體憤憤楮
墨就荒惟違台命是思呻吟之餘牽率削草不
敢自愛其力技止此耳猶勝眯目人道黑白也

荅汪無如

往客于湖從青山諸君子周還獨無絲一交臂
門下日相與臨江颿盈盈一水間耳年來杜門
久矣一旦屬傾龍藏而觀之貧兒獲寶喜捧欲
狂諸所結撰博大精深靡所不有一降格而旁
及俳諧談言微中亦靡所不可何賦才之特隆
隆耶門下固大隱金門人也又託之坐隱所爲
訂譜者儻先示二三則領略大指承命而共穰
秕之役也庶非竅言敝郡之行賈鳩茲者月無
虛日良不乏置書郵不敢留紀綱之僕當卽馳
報無敢通拜承貺貽統嗣顯布

鹿臺不室集卷十二

十九

與韓璧哉少參

郊外奉祖草草蔬豆寥寥數言弗能抒積年契
闊也比見閩中當路者以屬國見夷外藩漸撤
蒿目而慮翁丈旌鉞所屆風采一新當必海波
不揚島氛永靖矣吾鄉朱方晉陵之間訛言震
驚占諸五行於鄰之戒未可恃以無虞耳令兄
澹丈近稍有恙略似痿痺蓋悲鬱之後藉酒陶
寫力或不勝幸問藥于湖久已全愈食飲起居

一一如昨母勤孔懷遠念也

荅項仲旭

昨丈過宛有泛舟之興不減蕪江釀酒也所愧
乏好好博杜樊川風流一詠耳夏中洪潦三浸
吾廬幾爲龍子之國者屢矣日事曝書兼拾遺
穗遂不及相聞問青山社無恙而坐隱先生爲
之提衡上國一旅之邑敢不悉牧賦以從所委
爲訂譜役者業已有序有贊僕或爲頌銘而小
叙之用補闕文唯坐隱先生命然須示閱一二
鹿臺不室集卷十二

千

荅文起弟

老弟佐理樵川政聲日著世業益光殊自慰藉
而紅蕉黃柑作供香豔更是宦中佳況豈必阿
堵滿前耶此俗吏見解不足爲吾文起道也賢
郎歸承惠手札兼有雙卮之貽損官廚旬日俸
矣今春僕年及耆卽以酌酒西望而呼文起遙
相爲壽耳兄弟輩終日團聚但似尋常一經離

索便多悵惘計喬遷在邇汝上之騎可遂良晤也耶君婚期郭宅固稱女小需之來歲或亦至情茲且趨庭率裁占候向所託訛謝耳伯者尚意氣翩翩乎併一問之

荅寧國陳令君

台臺撫莅寧川輿誦四播寒門猶密交畛何冀隣封遙切巖瞻益深河潤先大夫嘗出典貴郡數十年後尚獲俎豆於良牧守之廡則越之土風厚也鼎祚疏賤敝人杜門自廢生平頗遵未

鹿臺石室集卷十二

壬

同之戒不敢爲無因之前耳昨生洲丈亦命繆有所委偶爾奉諾意若舊例事止六邑初不虞郡尊之同舉也郡尊知鼎祚不謂不深然自求效隻字之役今迺私有代斷跡涉彼此誼相衡決其負管鉅矣且鼎祚本荒學殖亦乏藻裁拜賜華牋過加推挹虛聲冒實良滋媿慙唯是仰違雅旨敬當泥首以謝

荅梁三尊

台臺生挺恒山之實符榮題敬亭之畫軾雖司

寄九府而槩貌重霄世德名材自宜超越至疏賤若鼎祚者俛勤晉接送抱推衿載色與笑卽一言而識然明于堂下復何讓焉尊世父所爲詩式實挾先賢之關鍵作後儒之津梁重以台臺仰紹瑞應筆花風傳林竹正始之音良在斯矣鼎祚獲從事其間附言不朽則至厚幸也築削之役敢不殫心尚有所請質者具在別楮惟幾慨示屢損帑頒切慚慙受如子弟之未申一縷何湖陰千里舳舻五方輻輳一旦而被茲明

鹿臺石室集卷十二

三

惠播彼頌聲臺端簿計之暇有吾友蔡曦伯者相與雅談亦可代臯蘇之釋勞也

與許道甫吏部

弟無事作長安書方翁兄居要地益不敢有所置郵也昨秋從次君拜尺一之賜念我深矣生平交游晨星相望而終始稱知者昔有君典今有翁兄唯是弟自度材性本疏骨相更薄甘自退處遂負吹噓年來杜門愈堅瑟居已久時時不廢書策莖以送此餘晷迺翁兄以雲土擬我

過矣媿矣近頗輯得文紀昉自三代訖于六朝
旁及二氏凡爲文者隻字必收可三百餘卷此
書實庶幾述者之業爲來者之津梁恨不獲斯
夕翁兄相與揚摧且無力授梓足惜也教及監
噓臚志良用資暇付吳人刻數卷彼以貲乏中
止恐竟爲棄物矣弟又欲鉤摘諸類書若藝文
類聚以下及近代天中記之屬所未載者別爲
二籍使世人見所未見往雲土亦嘗言之吾老
且憊當不能成聊抒耿耿于翁兄耳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三

與梁三府

昨偶見樵關規則何直台臺蘇商之惠政抑經
國之遠猷也詩式旦夕可竣而刻工以炎天稍
怠幸發一票督促之四明林君仙客雙足而健
手諸書並工人且忠信爲海內士夫所重若肇
窠署書歐率更李北海之碑碣猶當今獨步茲
有事湖陰屬令叩謁倘有七尺螭首之記文俾
之臨池實足垂不朽矣固無遜羅伯符也

荅張侍御伯大

先生九十之年萬里之外猶以手書相存問既
荷誼高益占神王對兩苾芻驩讚希有且聞先
生近復長齋白太傅蘇長公皆再來人然不能
斷口腹之欲香山解齋開酒累形篇章眉山有
黃州煮肉之訣惠州羊肉之謔所噉固不止五
淨也先生勝之遠矣奉倚玉集則和唐詩又與
坡仙之和陶相媲美屬題數語敬如命直是著
穢佛頭耳罪過罪過附往黃蘗心要一冊少資
悟力鼎祚老無所管亦但借此中過活何得公
牙後慧也觀吾丈頃已歸道山多男而有一二
未婚者知先生厚念以聞是後先生有書置周
道長所鼎祚可便奉報也率爾數行巴濤峨雪
跂予望之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三

荅管涵虛

昔從尊先公于騎竹之年是後金陵辟水間一
別如雨昨晤足下文采翩翩綽有鳳毛可喜也
尋走奉詣則策及國門之外矣所見命者初言
敘張公子時稭適承手勅復云序詩當或有一

侯耶幸惟定示

荅吳本如方伯

明公冲夷超卓若裴丞相蘇長公輩都是再來
子瞻爲杭大著聲績然止一郡而明公轄廣位
尊福澤所臨功德無量所謂以治世出世者也
往有附訊聊勤仰止至所爲覺我示我者則目
擊道存或當面領棒喝耳救郡縣可游故鼎祚
杜門之日多頃者嘉賓丈過里中頗相昕夕此
兄性根極利雅度自如向上一着異日必能佐

鹿臺在室集卷十二

三

門下高風亦不在瓢笠香燈作活也嘗與慨歎
當此朝議紛拏之時向者猶能標異明公以維
運振治良足爲世道慶何直稱法護而已奉接
翰教恍侍塵談捐俸爲惠緇衣之好縞帶之贈
何以踰此率申鳴謝文紀業竣共可百冊湯丈
將欲刻置南雍果爾嗣必郵上計其時開府建
牙未審何地矣有懷不旣

荅侯叅軍

門下清修雅操風重鄉評題者西華大河具供

宦轍孫楚長揖之風郝隆陬隅之雅吾丈當無
遜矣仰承軫念惠及德音傳語修齡楊公每蒙
詢及鼎祚江左陳人也何足置名士大夫膺旅
間孔北海知有劉豫州且以爲感況一介乎古
有千里神交者何嫌未同顧僕生平硜硜不敢
冒昧鄙作書二扇及冗刻二種附上唯記室轉
達它梓雖衆騎單途遠難以併呈生洲兄昨相
晤亦言有書致之以吾丈材宇所爲君子蘭芳
無適非好爾固無俟此喋喋也

鹿臺在室集卷十二

三

荅鏡水叔

姪自金陵奉書數年于茲矣不敢以隻字通實
以老叔素秉公執正而學憲之任與他道異卽
姪生平無請託然終不若竿牘之竟絕也承不
遐遺賜之手教且重以養神怡老之訓非骨肉
真切何以臻此諺言老人不記近事記遠事猶
記壯時周旋函丈之間追從觴咏之末道義雅
言俳諧詠浪靡所不有靡所不契今則清塵濁
水板援旣難把臂入林去存各半燕居深夜真

每欲灑涕詎止馳思而已姪年且六十一矣終歲杜門宗戚之聚晤伯不得一山泉之眺聽什不得一含飴弄孫之外不得已以其餘晷仍寄諸書生合作蠹蟲鑽它故紙因自戲稱蟬隱居此意董可與老叔道之亦以近狀災荒逋貸除貧與病無可道者耳二弟翩翩恂恂文行具美固是吾族後來之倚要由吾叔積厚之貽也親省便率申台候北望隆中想卧龍之故廬明使君得撫而存之士何可以隱顯榮英雄哉更附一嘅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三

荅陸君啓進士

仁兄褒然高第自是固有然猶旅羣子大夫壺不知玉堂一片地將屬何人邪讀仁兄感懷詩言近指超顧甫涉世奈何卽欲厭薄之薄世之與濡世均非也曷不若長卿之慢曼倩之玩乎以仁兄才實宜出而應世非可與彼依約優游者比跡矣往從趙涇縣一奉手教及一扇其一浮沈矣所爲太夫人祝者幸詳示懿行俾弟或

爲贊爲頌庶足備彤管之采若壽詩陳陳相因夥夥無奇也劉仵勒馬見投立表索報安及於媿媿救郡有白廣文先生可作置郵耳

荅公衍弟

老弟冲夷簡靖大饒應世之具嘉問益播宦道漸通爲衰門蔭映有餘幸矣鄙人歲邁食貧鍵門自廢猶聞輦下有射空而切水者不亦太勞乎想左右往聞之必付一笑也手翰見及念及先人以爲從祀喜初先人治命無事於此而郡

鹿巖石室集卷十二

三

臺旬日立舉非不肖所及與聞亦聽之而已鄉族近狀舉國若狂信信翦翦無地可免老弟從家報聞之又必付一嘅也數年來含飴弄孫之暇頗成文紀一書冊以百計力難授梓聊藏之敝笥以待後或有同好者耳所可爲吾公衍道者董有此郎曹之遷定在旦夕儻奉使一過里門老夫蒼然之顏良用慰藉日幾幾望之

荅蕪湖張太華

鳩茲僕累遊地先嘗習王魯諸君已有張太乙

子美以十數寓公僑客納子歌兒無不識之來
初後來之僑猶謂有待迺不及一把太華先生
之袂殊闕事也往年仁兄挾令子過宛上非千
載一觀乎迺坐復失之僕閉關人耳公家方且
馳騁爲世用抑何難一衣帶水裹足不出耶長
箋斐亹若接聲歎昔人言書次於面故知不若
面親矣七解七喻繫璧貫珠枚叔陳思之流制
義則奇不翔怪正不涉詮益稱合作新學使頗
格外拔人若賢父子者定當置向歆彪固間青
鹿裘石室集卷十二

五

青者衿無足犄角也辱命爲糠粃之引于三七
僕非其人然以附千里良願使者行迫嗣圖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王百穀

王先生年七十踰耶鼎祚亦六十有二矣每從人誦一二高篇齒宿意新不必問先生良飯健步履壽可徵矣老成凋謝畫江而左獨賴王先生撐半壁天自當錫公純嘏永永無極耳不知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一

能與我幾齡爲先生負笈而撰杖屨否敝郡別乘梁公故趙國太宰鳴泉公難弟文采風流復嫺吏治往來東未及走謁王先生是山游不陟泰岱水汎不窺滄溟也豈非闕事鼎祚敢爲介于左右近製倘揮數紙示我乎何止代面譚實佩心印也企之望之

荅廣德邵使君

鼎祚自辛卯北還絕意名場瑟居匿景然亦飲酒讀書不敢塗泥臥草以爲恠至有過存亦不

敢鑿坏樹棘以爲高生平之竊自擬曰不載刺亦不減刺不掃門亦不閉門以優游卒歲而已顧有天幸多獲奉貴邑之賢士大夫而事之雖以追厚先人故而聲調之符雲霞之契有溢于縞紵衿帶之外者明公紹雕龍之世胄擅繡虎之雄才行鮮皎日氣薄高雲海內之士所願承響而拜風依光而長價久矣若鼎祚一介陳人往從燕邸陪駿影于金臺昨過陵陽枉鸞和于車戶于焉時迫遂值星言尚闕一頓之供何論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二

十日之飲桃川故敝郡之東略也仁聲廣被惠澤遐宣河潤所漸寧直九里迺辱篤交循類俯頒芝檢遙挹蘭芳斐疊深心璀璨敘目胡然而烝烝殷殷之摯至乎重以精鏐之賜無殊加璧之勤稔聞茹藥食冰當令費彼月俸爾姚墟大業開袞尺頭便知遷固在握矣使命遄旋辰蒞午發濡毫率謝不旣欲陳

荅葉順義

敬亭執別夏簫復周伏聞新政方隆清望漸著

且密邇 輦轂之下所謂河潤九里冀京師并
蒙其福也手教邑務繁劇此誠勞人之職非所
以拔高賢然本利器亦惟盤根錯節始別耳翁
丈時雨之化旣在宛陵之士心春餘之誦猶傳
寧陽之人口君子蘭芳無適非好亦久而愈芬
不佞弟夙忝襟帶之契實切擊杼之驩而已林
仙客近自蕪湖過此周旋彌月每望庠西軒竹
翠色森森相與憶主人風度不淺也秋令將屆
燕地早寒唯爲國珍衛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

答何令公

當塗爲開天之首地控陪都之上游故有土之
寄不以輕畀往往爲名卿大夫顯赫當世若今
童公元禮者非其一人乎重以台臺學殖淵涵
遠窺滄海之涘文思霞涌高建赤城之標將應
符于六階迺試錦于三輔嘉績特隆芳聲遐被
昔言中牟無文元城無政通才儷舉是在君侯
鼎祚一介陳人也少逐逐以無成老冉冉而久
至卽有纂術亦猶勞者之邪許病者之呻吟不

自意誤入仁明之聰聽當絲鴻度并苞織品取
備聊置燕石于廡下收馬勃于籠中耳雅勅下
頌若有響邇陳誼旣厚託心非遙至夫采績陸
離體氣高妙則固其餘波所潤膚雲時出也嗣
宗白眼嘗締交于山王正平滅刺每傾服于北
海人各有合非庸衆所知鼎祚不能希蹤古人
之奇勝而顧欲傲顰其疵類耶倘韓韓之音次
于宛上當望紫氣而占真人之東行願候以茲
日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四

與張生洲

翁丈恬靖自將處無競之地而當路迺自有知
之者榮陟縉雲頗稱劇要古人所爲折衝尊俎
運籌帷帳者此其任也比者諸方多釁遼左猶
危脫巾之呼流矢之憤往往見告恐不得常晏
然無事而已它年之仗鉞重寄蘊藉今日願吾
丈圖之仰拜翰教娓娓若對鼎祚衰謝之人里
居自廢良晤時疏一遠芳塵復勤想注因循歲
月以至于斯信人發後異聞日變士風薄惡夷

貂何殊卽矍伏鼠竄尚恐及焉又曷敢寒裳就之乎遙向翁丈惟有浩歎耳茲因李君汝濟北上便率奉居起李君爲弟家塾師者數年與寒族世戚其人文雅而忠實雖曰功曹來然非其好也聞往亦嘗通典謁諒知其無他矣

與吳本如憲長

往歲從葉憲使仰奉教敕且汲引先大夫之祀典也感戢無量適常山李丞便附一緘及八代詩乘文紀凡例而其時明公方捧表北上且留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五

連皖歛黃白之間計此終當浮沉耳汪潘諸君嘗盛傳明公禪那之外精治于詩又竊誦范穆其帙首數行言簡縕深詩與禪本相通而今之禪與詩迺交爲敝一二性根小利動輒以舍筏解筏爲得手而上焉者曼衍無家昌被自恣下則墮阮落塹不復能自拔矣門下材力並至定宜華實兼收何可以常度測也頃者車騎出于宛上鼎祚先人之廬與瞿石兄止一橋隔青蓮所謂兩水夾明鏡者其地也麟麟之音過而不

存未由効駕因知關令望紫氣而卜真人此猶龍氏所爲授五千言也生平足未踏西湖面不識雲棲老宿亦是未了公案來春瓢笠所寄三竺孤山肯容我跡乎金商薦涼玉體調適天胙明德無需祝言

荅王元禎

方今之博物君子非翁丈其人耶其謂弟則吾臭味實好讀書一念也弟嘗言古者述而不作今者作而不述蓋信古乃能述不知亦可作以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六

爲笑然實中今時大弊顧弟墮不文之地孤子當室受垂堂之戒水不江陸不騎其于士大夫多所見少所游聞人間有奇書輒色奮神往然不欲爲借之一癡以故生平好讀書而鮮藏書今老矣何敢望吾丈萬分一詞林考以前無此書以後直宜有此書何徒藝苑之功人亦是昭代之信史所慮闕漏卽博者不免必其求備殺青何時第須代益耳至近物故者當云續不當遺也承徵及先人及吾宗輩併弟所記憶前之

遺者擬爲一帙偶有入山壽宗長之行執不得
緩使者亦亟欲南也弟自癸卯來杜門八年而
爲文紀者百餘冊上昉羲農下訖陳隋旁披釋
道鬼神大校如馮氏詩紀之例恨不及時時就
劉孝標陸澄如翁丈者相叅校聞官人期春中
來南其時弟閱藏朝天官當携請面質耳弟與
丈猶之磁于金芥于珀見則合不見則物自物
何神異之有頃越一時有兩君子胡孝轅沈汝
納嗜古蒐奇互相駁難致足樂也良書損貺亟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七

荷軫存天曷使一衣帶水分吳楚乎則感愴系
之矣弟年踰四十絕意名場衰相漸現我翁丈
猶能鼓餘勇而取前茅俾弟爲司徒之子陵魏
公之雲卿可爾人各有志豈必咄咄不下耶且
藉此每得致塵尾于秦淮長干間談逍遙而敘
契濶寧非快事倘明春果來幸更望外也論及
升菴選詩弟從未之見所有外編拾遺之流他
雜集十數種有異魚圖贊而無百琲明珠異魚
蕉有贊無圖明于南邸兩借錄爲便弟非鑽核

人翁丈亦不作帳中秘者屢年弟於弱侯先生
皆然也童氏所刻噬噓臚志彼力乏中止便成
廢棄可惜可歎

又

門下猶之海也百川所匯無擇細流萬品所儲
何止瑰異卽蹄涔蠡測若不佞弟輩能自外于
苞育乎往嘗與劉子威焦弱侯兩公言書能一
人讀不能一人藏馮開之及海虞趙玄度曾約
弟集海內藏書家每三年則一會于南都或武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八

林各出所得互相傳鈔西北則須二三好事者
亦如我東南而有力者擇登諸梓誠千載勝事
也今世類束書而務游談難與言此矣翁丈烏
衣佳話諸種特滄瀛之一漚耳惜其刻鮮佳聞
頃有青箱餘者旋當出貧子獲寶歡喜無量弟
年來頗有所述庶望大君子之後塵卽前所云
文紀百冊者財絀既不能舉羸性僻又不能請
謁姑且置之高閣其他叢殘衰嬾未竟不佞弟
之與翁丈實爲金石之心盟豈獨草木之臭味

而乃有所固靳耶玄對僅三卷刻者以其家他妨暫止明春竣當寄上

荅金兵尊

釣臺莅郡三年凡阜安而茂正之者靡所不饒至其物我一體惻怛一念蓋有人所不盡知而天獨知之者微天之靈猶屬寓下大氏福澤所臨自有分數多幸者則多獲我郡是也鼎祚一介陳人初無紹介忽遽特知且不在區區文字之間而在硜硜信果之末卽鼎祚之千載一遇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九

者亦不止剪綬推轂之勲而于師承辟呬之詔今雖心神依邇儀刑疎迺知孔門諸賢疏附後先周旋不舍良有以矣鼎祚斯夕思惟行百里者九十半所可勉策末塗力守素履尚不爲名教罪人爲門墻畔士然何足仰報萬一昔大德尊宿訶罵掌摑悉是提撕反得了悟釣臺其終不靳此法恩成我與生我等耳伏傳秉憲以來改觀易聽灑然一新決事如流當庭如水要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梁肉藥石皆

養生也又聞台候日用飲食過從減薄恐不勝勞左右者旣爲木吏更多鵠形夫廉不遺身儉不偏下抑或當消息而時行乎台翰俯頒儼若立侍兼賜分俸良具臘資盟讀拜登佩懷耿切鼎祚自執別後時時入山稍葺舊居損產償通析餘兒輩焦先生近書至相約開歲就緡道藏文紀業竣便得作無事人未必能從諸大夫有如盛旨倘操一瓢扈六傳于九子之峰了名山之負爲願承諭疑端不省何起原自不存亦何復論澄公以石虎爲海滬所謂鑊湯中好避暑也雖然鼎祚去此地正遠直任之而已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

荅潘景升

仁兄屢翰相及不遐我矣吾宗諸子俱已溘亡異姓弟兄亦漸淪落弟年六十三自不宜宿于外且遊資空乏何肯改生平之無求暴足不出門者凡六歲于斯也往承訓爲山川志先是何賓岩慎蒙泉皆爲之弟竊怪此事近代名能文者並不得一好游記李于鱗抵掌泰山封禪而

記華山實不似叔敖之優孟也他如舉子策以
峰巒泉壑代漢唐宋敘事而已山海經古而不
暢無已其鄙道元之注水經乎今率動稱秦漢
有彼索虜人一佳語否所惠示黃山者直負却
軒轅黃帝幸有吾兄三記耳宛陵自謝李詩外
餘亦依樣畫葫蘆嗣當錄寄巨史雖屬戲劇大
有精理弟性顛愚如稚川之不識博局幾道林
處士之不能擔糞着棋然固知與打馬圖並傳
不朽也弟百事都廢唯於文字氣習難除近輯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十一

文紀及百冊凡例附閱省弟意所存云爾此後
一無事人矣春夏之交欲就朝天宮繙道藏采
入前紀仁兄倘來金陵覓我于周道士挹紫樓
一晤爲願于宣兄信宿言旋捉筆具報契濶之
懷如何可述

荅張范之

仁兄才情旣富學殖復優讀暇嘯宛若登蘇門
聞孫登鸞鳳之音試草雅馴若與弘正諸先正
游而加以近代之奇奧瞻麗固知家學淵源亦

自天心培篤不然何其左右之咸宜而今古之
兼獲也頃者榮侍來郡此良晤之會耳奈何聞
所聞不見所見而去乎良書俯頒實次于面然
不建把手劇談之爲歡暢也僕衰且賤卽郡中
知之特似信陵之引車而過毛薛益顯高節胡
嫌之避焉紹和丈千里神交累勤問問以吾兄
之尺有咫且阻譚笑知希雖貴同心頗難言之
惘惘一緘附上佳箋汗訖不足出入懷袖也腆
儀心領藉使奉報青弋衣帶水後日倘乘興刻
溪之棹幸無中返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十二

荅張紹和

往所郵上才記姓名昨春閱南宮之得雋者不
載仁兄豈主司頭腦冬烘耶拜教命之辱始知
尊甫翁先生僊僊乎遊也讀禮之次端居多暇
昔稱三餘此又其一大抵精思微言多得之茹
辛集蓼葢窮其必殫之才而極其無涯之智豈
與彼膚立骨騰者可同日語哉新撰卽縣國門
俾見所未見乎于時作者全出尤盛七閩足下

獨鵲起清漳虎步瀛海僕衰謝之人何能奉鞭
弭周旋中原但有馮軾而觀耳足下固文苑有
心人也有華宗春穀長可爲地主太白依陽冰
于當塗青山采石遂傳千古足念也所爲尊先
公誅者自是僕挂劔之心絮酒之誼范之兄縣
役行遄俟以異日

荅王昭文

丙午秋跡仁兄于金陵而不得心疑之然未敢
遽疑及尊甫府君拜翰之辱則府君果仙游數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三

載也鼎祚衰傭益甚墮戶瑟居遂不能輕千里
而致束芻有媿南州多矣足下垂天之翼培風
且久奈何猶六月息耶奉笙鶴軒艸誦之泠然
音挹之皎然色大業已具榮名之至固自有期
卽士範尚賈勇于三北收功于一旅如所教及
况以吾兄才方恐捉鼻不免也別論事出寒宗
僕生平無諍一時國中藉藉謂負在彼虛舟飄
瓦亦何心焉讀書三十年所得力者在此倅人
南駕計明春夏之交當扶老來相從長于高坐

間噉起麪餅耳是後公等爲輦上君子不復仰
援矣屬題太玉者冊子領在小暇爲之必無爽
正不欲草草塞責也子謙兄手談想更無兩善
飯乎往見字書今成否并問

又

尊太公府君所爲不朽者當以如椽之筆若司
成兄所謂有道之碑無媿辭者也此兄被播以
來頗能自達而四方問慰不無竿牘之擾非直
徵文而已弟日夕慙慙之幸獲報命此於弟無
勞亦了此一念耳因憶古者名賢之歿同時爲
誄者多數十人無論貴賤疏戚亦不必皆附其
子弟乞請此厚道也弟文紀事竣仍圖有以執
役于府君六年間弟杜門不出偶赴淳友之約
相羊于玄暉之所望三湖者踰旬而返遂奉手
教又儼再晤風翮久培直搏扶搖而上在明秋
之候矣弟可由搶榆枋而快覩也太玉樓詩時
併諾責惟照在韻補祗領府君大序猶齒及鄙
姓名乎讀之感愴附謝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四

荅楊使君太原

西北半壁天仗台臺爲之撐持款市之役徇則損威拂則啓釁非有濶達之材沈幾之識若我大君侯者安能使仁義並施羶裘帖服乎頃聞請封若咎年順義故事咎年方大司馬開府雲中實主畫焉而方公先由敝郡起我君侯任在軍要復預茲舉迺敝郡固國家名臣發跡之地也翰教遠頒儼然對待因念台臺爲理四年爲惠百世仰毗長吏旁澤隣封卽鼎祚屏賤陳人

鹿苑石室集卷十三

十五

侍蒙顧遇敬亭執別如失所天至於衆心羣口愈久愈明所謂去後依依者又何止一人一閣而已金府君屹屹在陟拂衣渡江孝思高蹈兩得之矣然如六郡之缺望何郡中近事日紛舉宗多構非復向來清平光景鼎祚殫戶尚堅讀書自若幸不負明訓以點門牆爾胡沙代雪葆衛惟宜孔邇之懷曷旣卷切

奉金兵尊

台臺爲畿南留一日卽有爲十世澤者而不以

一日易蓋權之審矣初得訊闔郡驚呼然猶恃

撫監之必提其行而鼎祚謂必不然神駿千里非御者所可繫維翔鳳千仞豈羅者所可得俯而窺耶台從初旋承驢聚順孝養之忱高尚之蹈蓋具有之唯茲民士方圖是祝是社畫文翁之像寄畏壘之思七尺豐碑自當有大手筆爲之辭鼎祚輩特從役畚鍤而已伏念鼎一介枯木朽株台臺文之以丹腹飭之以雕幾夫豈不知其不可要以大造之中無棄物大匠之側有

鹿苑石室集卷十三

十六

曲材亦庶備藥籠之遺爐韜之末乎局促難前桑榆易謝尺幅已定寸報曷由耿耿有懷仰負顧遇以迨沒齒真自恨自慙所謂感極而繼之以泣者也頃者追扳靡及翹跂徒殷東南來蘇之望尚有需于撫我不識鼎祚更能顛倒衣裳一瞻衮鉞否不斐蕪言所效于郡邑之冊軸者業且贅矣復附一卷陳陳相因益滋其陋特是無已鄙衷董可藉是抒寫爾明春崇祠告成竭文副墨顯戒申布道候江之永矣北首神越

又

施生還獲聞福履清勝而太公太夫人日益康健此自天欲代我士民之申報萬一耳台臺定省之暇精進名理此又天祐 國家以需後日舉而措之爾今者黨事不似漢之季而有似宋之盛也然宋時所爲三黨者猶皆君子今則邪小叅之矣我夫子非白了漢也無能仰屋竊歎而袖手旁觀乎故鼎祚以台臺之隱見或見而中外皆足卜天下之安危非謂言也祠祝之建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七

闔郡同心業有成緒惟是碣文所關最重顧鼎祚人微當自有私記傳之後世亦必有知鼎祚之非調者寡嫂劉氏頃下部劄已蒙 旌命矣幽明荷恩筆舌豈悉舉家遙控首謝而已吳福生褒然騰蹕我夫子之造就有自藻鑑愈明至此猶驗也因便北首敬訊台候梁雲吳月瞻注無量

又

昨冬吳福生北首敬附寸函奉候台祉而福生

行遲恐不能紆道計春後可詣或從郵中致上

也是後敝地郡邑之事一大變矣是非倒置黑白溷淆自建邦設更以來未有若此時之不公不平至怪至險者也緬思鈞臺莅郡則六邑熙熙若春登秉憲則六郡肅肅如霜立而且羣吏之中品獲以保全諸臺之官評有所實正錢神無由能靈私揭不敢公肆自今邇昔其殆大庭栗陸之世乎迺知時無常泰民難遇天所以望崇祠而懷明德猶諸臨河洛而思禹功爾鼎祚數年以來大半鄉居杜門却掃宗戚罕面非特遠府寺之地而已而門內之覺孽橫生疑詆叢至事幾銷骨時切戒心竊念實無因致是然在先賢處之當必有道夙忝門墻之末不識夫子何以訓我也

又

昨夏朱吏還奉手勅知太老先生在彌留之際今夏朱生還載奉手勅迺知太夫人相踵偃逝也曷任忉忉台臺孺慕自天明發有懷其何已

已然期有必盡聖詰不免且至是我高堂之福壽始全孝子之榮哀益備誠亦可以無憾矣鼎祚所爲陳諸几筵者雖極不文然頗庶幾志其大者焉仰惟台臺節哀彊食務圖其大毀不滅性戚不越祥固有天則君子養其身將以有爲也前者浩然而歸後者飜然而出君親之義章明兩著此海內所喁喁祝願匪小子一人之私而已鼎祚望七之年精力頓憊齒目作楚行步多躋涉卷卽忘何敢遠冀惟是夙受特知一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十九

息尚存又何敢不勉津梁所及當無簡斥永言承之頃來里氛甚惡出門有礙欲避無方豺虎叢中幸而脫跡皆台臺之教茆也別踰三秋塗邁千里伸紙發函感愴橫集

荅許靈長

宛陵自玄暉莅郡以來文采風流標映千載縕氣集靈至於今而有明公秉郡憲以濃家之名理開藝苑之鴻裁則又小謝之所孫治績而讓全能者也豈非山川之厚幸士民之良願哉至

夙忝襟帶之交預同聲調之末若鼎祚者卽生平不敢干一人關一說而撫我誨我俾末路獲以優游殖學不遂荒落喜可知矣昨從杜生所仰奉寶翰恍若披雲恭閱金經儼如灑露舊研米顛餘瀋也惠懷及行卷諸篇清約不煩幽遠饒致直是正始之音且臨池精絕舊觀頓還當今獨步非公而誰辱命鼎祚爲糠粃之引往憶擬題各詠師古匠心離合雙美須受大集盡讀之勉換片言庶稱揚圻近見南錄序謂文六經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二十

之萃也幾而爲小說詩三百之遺也幾而爲巷曲最中今時之極弊大集出其挽回世道之一機乎扇頭二詩匪敢爲報正以表縷縷一念而已別後鼎祚多田居避喧息影輒數月不入市杜生遠在隣邑莫由卽致茲其行猶并州竹馬之迎而鼎祚亦心與俱東也敬申台候騶御之臨嗣當効駕

荅李廣文

經師易人師難以吾丈之端礪冲挹真所爲人

師也練川名士之藪卽一婁子柔昕夕在門下
函丈之間致足樂矣不佞弟本慳塞無長自廢
且久年來多狗馬之疾衰相盡現學殖漸荒頃
畢十歲之心力爲文紀一書將近百冊此庶可
稱述而家詘不能舉羸當束之高閣耳翁丈軫
及衿帶惠以芳訊重以清品疇管周旋惘然心
目下徵鄙製雖復陳陳自知頗審尚不敢以舊
本少時舊刻聊付使者印納益倍慙焉他所流
行者使傳鄴架皆已有之亦適弟家偶無成帙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

荅管侍御

諺有之老人不記近事記遠事弟唯記與翁丈
同學觀復樓時耳若翁丈出爲循吏入爲直臣
身名俱泰而賢郎褒然聯舉謨烈重光但有讚
歎至不敢一有所援者其庶侯司徒之子陵張
魏公之雲卿乎衰年積病半在鄉居于翁丈左

右疏節極矣仰承雲翰垂軫泥潛且及先從兄
之亾後也其人荒于酒而毫於吝自管已然寄
居隣邑絕跡宗親以故生前之計盡屬含糊死
後之孤並無所托遂使內囂外侮一時踵至而
其內動止不常語言多舛又復似之彼家事弟
初不預也重勤雅命當爲處分名分本明情理
具在然未卜能辦此否也

荅湯義仍

弟多山居無由致訊比聞使詣嘉賓兄跡之去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
矣人生漸老必回思騎竹嬉遊處弟與兄况猶
忝聲氣之末締羣紀之交耶吾兄奉尊慈而撫
愛俊致足樂也弟不善作生活兒輩又不好紙
筆敗絮何慙聊用自解敝郡無一足語者兄往
所習也惟一嘉賓時相對頃弟內囂頗深彼外
訐不少富貴固宜畏人貧賤復難肆志末路殊
淹安身無所仁兄更何以振之弟年來向衰且
夜寤寐願見兄卽嘉賓以一把臂爲幸且本寧
方在南浮江不十日抵石頭城下矣劉君來將

爲我輩佐榜人兄寧乏剡中興乎文紀竣事可
百冊遠不能郵亦欲面晤乞得大序耳惠集脫
第十二卷或未刻望寄補弟時時置案頭若千
佛名經也

又

奉手教知翁丈行抵章門爲封姨波
然者久之管人每一相思千里命駕
再乘乎望之望之宜伶來三戶之
無可愛助然吳越樂部往至者未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盛行要以牡丹邯鄲傳重耳而皆不能演什三
此中唯得陳上枝一人乃其徒時時齟齬之不
休可笑也敝鄉吉禮多在冬底極作戲劇而宜
伶忽過歸潦略附訊尚冀嗣音

荅棲霞通公

東南名宿先後淪落卽有一二名雖行化實起
諍心遂滋多口吾師巋然獨存嶢然不滓真足
棟梁大法也弟子信道不篤與日俱遷耳順之
年忽焉已過仰負恩獎愧矣愧矣惠寄六言十

首輞川遺韵聊以七言相報非敢寸筵冒叩洪
鐘也唯一笑置之漪老耄齡累經此變其胡以
堪賴迺公夙達禪理定能割愛不作西河之戚
耳奈何奈何

荅鮑令君

台臺北首之旬日而所聞遂頓異然不虞顛倒
繆亂邪互回曲至若斯也然自小民之外人心
死矣張官置吏凡以爲民君侯旣已得民矣他
何問焉三代之直七尺之碑終應有在至若豪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賢標樹要自有時嘉魚方大司馬者先大夫同
年也初令宜興年甚少以鐫秩去尋錄郎出守
吾郡清嚴絕俗而總六郡迎景藩省費不貲雖
遷憲東粵復以南牀論郡事調其後撫雲中定
東封爲千百年計宮保助蔭極一時之寵榮固
管令宜興鐫秩者也願君侯圖其遠且大者無
以目前嗷嗷也往君侯每言遷一官便告歸讀
書十年而後出卽今時勢似宜緩三數年考古
則司馬之資治通鑑荆川之史纂左編通今則

吾學編昭代典則等皆當亟讀是外文選諸書
煩難勝載殆詞賦雕蟲之技也亦願君侯之圖
其遠且大者而已役還獲奉華札辭平氣和始
誦之喟然歎已而爽然自失也君子之所養可
知矣不佞內歎日深山居日僻近稍料理舊草
聊且藏之笥中吳蜀萬里不能就知我者相印
正爾

與龍君善憲使

先生生西南而勛名顯于西北廼累有中扼之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三

者何直指後疏亦足以明先生之志而申其枉
矣近時臺省如沸如狂董得此御史耳我東方
半壁不知獲望袞繡之光否選先生肥白玉立
映陰久歷邊塵抑將無少損瑩然之質乎若鼎
祚則踟躕老醜頽然一翁也嘗殫十數年之功
而爲文紀一書邇自洪古訖於六朝旁及二氏
凡一百冊聞楊公修齡者有大材度嵯臺財力
宿富卽徽郡諸大家不過費連朝之餉爾先生
能有意致之耶拙草頃稍料理大略可十數冊

倘成更就先生乞序焉釐宇世丈行遙甚信管
率布台候蕭颯情態具見矣知先生惟有憐之
也

與唐君平

仁兄太原治行卓然皦然廼欲援雕蟲之技損
威鳳之儀此其所由來遠矣咎者求一士皇皇
患不得今者皆一賢翬翬若不勝不可以觀世
乎公是必明至寶難闕琢而益瑩鍊而愈精願
仁兄之善藏以大用之也昨冬車騎過里門值

鹿裘石室集

卷十三

三

孫輩疹於莊居弟方挾醫省視則館人不宿駕
行矣十年契濶六袞弟兄遂不能以卮酒相勞
藉惋悵云何年來作文紀一書業成百冊尚有
道藏未竟旦夕將來冶城一了此局握手掀髯
在大小長干間耳

與趙仁父廷評

宣武言別二十餘年初謂人生豈若鹿豕常相
羣聚翁丈方壯負異材定當雄飛萬里必有相
值之時今則君處北海我處南海馬牛之風且

無及矣遑左孤懸奴首叵測驅人牛而耕牧內地趙管平不必據鞍健固可用也 國家無事輕棄材至有事每歎乏材膠萊可杭一潮耳翁丈能偃然高臥乎舍弟慶往職大嵩踉蹌罷歸貧不能挈其妻孥閱歲始來因藉郵候倘蒙惠力俾不爲窮海之久羈免于醉尉之呵詰此弟同祖諸昆故敢望施不報也湯義仍兄以善唱新辭樂部送弟處秋中特訪我赤鑄宛水之間翁丈肯挾別後驚人詩駿馬寶劍翩然作一晤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

荅蘊璞

鼎祚自吾師移錫後絕不見一人不作一事乃復病魔見侵齒目作楚重以苦嗽胸脅痰飲自季秋至今迄無寧日實惟有大醫王之欽想耳人生五六十外孰非可行之時亦孰非可行之病聽之而已此末季孰非風波之地亦孰非風波之人中流自在在老師聽之而已慈訓見存

若灑甘露扇頭揮妙穆如清風覺拂拂猶有生氣辱委序四悉極所願承政恐佛頭不堪着穢也屬嗽方甚屢更醫手高弟所諗聞未卽報命雙魚西上當寄至石頭不敢爽

與韓君陳

足下高臥淳湖而不一渡廬江卽此知吾兄爲遠志矣自家別後忽及蜡期管言百日蜡而一日澤弟窮愁逐逐閉戶緡書庶幾千古之友耳何能一日之澤焉吾目中所接若兄之才鋒勝

鹿裘石室集卷十三

三

上固是希有倘能記讀半衰翁必不作菩薩位中人韶年兼識但減博士之才畧損籌計之頃刻便足了此金陵自古奇異之士如陶弘景者弟有其遺集二冊真誥十卷真靈位業圖一卷內丹賦一卷登真隱訣三卷刀劍錄一卷半在道藏中今天下道藏不數處有之卽有之亦十缺八九弟意欲彙此幾種共刻爲陶隱居集撰吾兄固其鄉後俊也亦有意乎如何古樂苑以印者衆頗稍漫漶修畢當印寄齋頭終不敢逋

又

弟初意升堂拜母自猶子之情諒且佳招再四不敢爽期迺我丈以賓賓我豐庖盛樂有加無已陶陶永夕不無賞心而處非其據亦不無負汗也道經石臼距筠山特尺有只點蒼澄碧惜不把吾兄之袂相與浩歌耳別後留大舅家一日夜絕維去廿七午抵舍則催租之吏與徵文之使雜沓於門而武林有貴客待晤境上矣乃知三湖之濱習魚舫鴨真足自老何苦用姓名

鹿巖石室集

卷十三

三

落人間哉入夜倦極目復作花口授數行附謝聚散爲懷計當同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啓

上江陵張相公

帝恢至理在翼貞良天挺上材粹靈嶽瀆三台
四輔躬赤舄以匡時北斗南箕佐紫微而布令
故風牧克襄軒后境接華胥夔龍仰贊陶唐道
臻沕穆於今爲烈振古罕聳恭惟相公閣下上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智超凡真人翊運雲龍風虎當五百載之昌期
漢沔荆襄滙六千里之大楚占清班于妙歲矢
忠貞而出入三朝弼今上于冲年受顧託而
具瞻百辟調慶霄之玉燭陰陽風雨以惟時扶
宥府之金樞日月星辰其咸若荒服要服有道
而守在四隣宮中府中相須而合爲一體至誠
可貫金石爰簡在于帝心中乎必格豚魚式驩
呼于黔首抑且溫溫維德饗三命而俯若循牆
兼以休休有容引百川而渴如歸海應名世則

帝師王佐集大成而玉振金聲卽詩書所稱何

以加自生民以來未嘗有某不佞學輸半豹文

謝雕蟲揚貝荆金偶並登于貢篚牛溲馬勃迺

誤入於藥籠下太乙而然青藜無聞讐校直文

昌而簪綵筆虛占清華頃因狗馬幽憂恐一旦

永填溝壑以爾龍蛇引分念初服跼伏林樊實

緣福過苗生敢謂進難退易只尺挹清塵之末

三載猶新扶搖循乎化之初百身非報君恩師

義總屬高深野宿巖居遙蒙雨露雖脆同蒲質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二

或望秋而先零顧誠切葵心尚向陽而不改竊

瞻象緯每交期于泰階豈曰江湖竟忘情于魏

闕惟以跡從分隔室與人遐斷掃門屏懸旌方

寸茲者三疊身九頓首恭裁素楮敬貢丹忱伏

冀台涵俯垂電徹

上蒲州張相公

至人名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衮衣之光
有赤周降神于崧嶽姬曆克昌漢徵命于昴辰
炎精大熾蓋方諸陽燧惟氣是求而威鳳祥麇

逢時廼出恭惟相公閣下三晉人豪千秋國寶
西京麗藻毫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門下
總河汾之禮樂稟土風之雄厚化自陶唐儼冰
雪之清冷神傳姑射壯年當軸奠我國家于累
洽重熙正色立朝輔 聖天子于冲年睿德房
善謀杜善斷同寅爲之協恭肅則規曹則隨百
姓歌其寧一允矣功存亭毒巍乎德配神明試
表人文之巨觀宜膺帝心之簡在某不佞文慙
八詠學謝五車肯豈隋珠仰 聖照乘賈寧趙璧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三

誤重連城班列清華忝竊玉堂奉詔職思警校
虛稱蔡閣傳經每戴君相之恩若天處非其分
欲措臣子之躬無地投所不堪頃因狗馬幽憂
力違視草鹿麋野性意在食苹餘息偷生圖結
敝廬于山北落毛遺粒攜歸妻子于江南敢云
身處江湖遂忘魏闕自念材非桃李寔出公門
顧茲宿病尚延久同屏柳是以太陽雖近徒切
傾葵撫枕徬徨眷酬言之何日攬衣躋蹠失期
會以踰年瞻乾象于紫微喜中天其獨朗邇泰

符于清漢臨五夜而聯輝躬裁只尺之書庶幾
代面拜送紀綱之僕敬致掃門言不足以宣心
臯詎堪于擢髮伏斬台鑒俯賜霽嚴

上申相公

天道高明佐神功于八柱聖謨宣朗資哲輔于
九官平泰階之六符身登鼎鉉轉鴻鈞之一氣
手握斗杓人文巨觀忠良上伐恭惟相公閣下
少號聖童秉動靜方圓之性夙稱英物爲文章
禮樂之宗精金百鍊而賈重吳鈞光飛紫電立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四

壁千尋而境移林屋色秀青霞玉璫黃流德器
瑟焉溫朗泰山喬嶽風稜屹爾端凝咸推國士
無雙共讓當今第一荷帝心之簡在惟忠孝焉
是求首羣目以登庸知溫飽其不在四科文學
南方擅遊偃之精華兩字力行西漢重申公之
經術合文武而並用雖要荒守在四隣觀乎理
之相宣使官府俱爲一體中年秉鈞軸入朝而
卻賜安車晝日接康侯侍坐而親承溫語一時
式際上下交泰之期萬邦咸頌二三元老之德

自殷周而還于斯爲盛卽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某不佞襍線微長何補衮衣之闕杜樗疏散敢
當清廟之材微天幸于臺端遂傳衣鉢藉地靈
于江左忝附粉榆點跡清班繆謂校書天祿濫
竽近侍無能獻賦甘泉蓋譽偶出于不虞故災
遽生于無妄茂陵稱疾寔同消渴之長卿禁闥
偶違殊愧忠貞之汲黯雖飲食自安耕鑿水宿
巖棲而涓埃莫報高深君恩師義望長安則西
笑台垣依宸極以交輝佇滄海之東歸碣石倚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五

又

密勿論思經遠著師貞之吉弼諸咨命承恩占
晉錫之康合上下以咸孚舉華戎而效祝恭惟
相公閣下格天一德貫日孤忠坐握斗杓千萬
載計先社稷身隆磐石二十年倚以安危由累
朝之厚澤深仁始生名世在當宁之內安外攘

特寄宗工邇緣西虜卽讐敢踰河而飲馬偶會
東夷解約且上隴而鳴鴈師問罪以有名正望
威伸于一怒兵止戈以爲武遂期化格于七旬
蓋始而市封盡格國體大昭况旣焉經略得宜
廟謨永定衣裳改任視微管而九合勲參鞮譯
在塗輔有道而四夷是守時運籌于玉帳衆口
莫名其勇功天發策于金縢睿聽不搖乎浮議
屢傳鳳勅藹若春溫親遣貂璫佇勤畫接如某
者畫江遠守叩閣仰陳竊念大臣惟殉王爲心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六

壽申相公

帝資詰輔闢皇聰于四門天贊元勲絲曆服于
萬紀蓋氣求而聲應叶風雲水火之交爰喜極
以神馳效日月岡陵之頌遙瞻泰象俯溢豫鳴
恭惟相公閣下上智超凡真人翊運儲材累代
出當五百載之昌期粹秀東吳生底三萬頃之

震澤領清班于妙歲矢忠貞而出入三朝弼

今上于冲年受顧托而具瞻羣辟大臣以社稷
爲悅陳謨合宗祖之心亞聖非堯舜不稱入告
悉仁義之道引百川渴如歸海實休休其有容
饗三命謙若循牆睹溫溫之維德在國脉久培
于熙洽故神明默相其康寧適逢虎拜之辰慶
千秋而懷金鏡偶會龍頭之選先一日而獻霞
觴况詒燕翼于孫謀貂蟬滿座式衍鴻庥于世
烈麟鳳克庭灼燦醕顏麗采與宮花爭艷青蔥
鹿裘至聖集卷十四

七

玉樹高名將燕桂齊芳誠哉保佑自天詩傳嘉
樂允矣驩呼率土易考履祥某不佞墨守雖勤
冰兢徒切昔塵瓊閣曾竊依衮繡之光今忝藩
屏愧謬膺兵甲之寄望北辰而星拱佇朗台垣
祝南極以年增弘開壽域敬挹瑤峰之水願代
添籌恭承玉鉉之占永言凝鼎

上許相公

風雲交會黃扉依天闕之九重箕昂儲精紫極
御星垣之三象蓋師傅道之教訓時謂耆龜而

老成重于典刑迺咨耆舊恭惟相公閣下貞良

在翼智略超凡大器不官秉動靜方圓之性斯
文有主爲詩書禮樂之宗代宣天語而隻字光
擬絲綸再掌賢關而多士化行棧樸共仰井盤
之舊學光翊三朝爰占莘尹之阿衡咸有一德
以社稷爲說矢謀合宗祖之心非堯舜不陳入
告先仁義之道合華夷想望其風采惟民具瞻
將神明默相其壽康與君同體者也某不佞冰
兢雖切墨守徒勤試采非封遂併忘乎下體必
鹿裘至聖集卷十四

八

恭桑梓分効役于前修偶奉詔而出疆引淮流
其若帶繆分司于積貯指儲粟以如山彼適當
三載之期涉明寧望故何意一籌莫展攷殿猶
逃香折芝泥忝沐鸞封鉅典光回棘壤聊申烏
養私衷絲絲終念卵翼之初恩同天地只尺接威
儀之末光映日星願叶箕陳聚九疇而爲福維
時陽長隨六琯而生春仰侍台慈俯垂電徹

奉許相公

至人名世玉璫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衮衣之光

有赤周降神于崧嶽姬曆克昌漢徵命于昂辰
炎精永熾蓋方諸陽燧惟氣是求而威鳳祥麀
當期迺出恭惟相公閣下神明合德沕穆凝思
北斗儒宗起千秋而兼存禮樂南方文學冠多
士以獨得精華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熙具瞻百
辟輔 聖天子于冲年睿德出入三朝運太曆
之金樞日月星辰其咸若調慶霄之玉燭陰陽
風雨以惟時抑且大度休休引細流渴如歸海
况以小心翼翼饗嘉命俯若循墻是誠盛治天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七

開應昌期于五百真符地啓粹靈秀於東南者
也其不佞學慙牛豹文謝雕龍揚貝荆金偶附
登乎貢篚牛溲馬渤迺悞收諸藥籠邇奉一節
于上游勢當扼吭每轉千艘于外府利耻析毫
矢保清貞願竭量沙之末智惟明出內遙承借
箸之遺謨竊念義切枌榆繆稱隣社自分材非
桃李幸出公門雖涓埃莫報高深而蹤跡久成
疏逖茲者拜送紀綱之僕心實杼丹躬裁只尺
之書言徒副墨

又

勳隆安攘廟謨實寄中權義篤忠貞聖眷益勤
哲輔仰泰交之永固翊鼎命以恒新恭惟相公
閣下上智超凡真才間出身關國脉在天下久
倚安危坐握天樞宜日中與時消息或來王而
來享方欣象馬咸歸迺不虞于不庭偶值犬羊
匪茹粵軒皇克襄風牧詎能緩涿鹿之師在周
宣協贊甫申亦嘗勤太原之伐惟祕謀有資于
神笑知甲兵已在胸中故決勝特出于運籌彼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

要害遙圖掌上迨功成而辭賞共服勞謙儻道
大而莫容何來浮議睿聰日照寢滿篋于中山
天語春溫降重綸于西第玉累磨而愈瑩適增
玉鉉之光華金百煉而始精益保金甌之密覆
念大臣事專報主豈取便于潔身况 聖君禮
重師臣本厥孚于威德宜務安安之大節式承
几几於流言某塵職僊鄉未敢問堂開綠野懸
心魏闕願長瞻位正黃扉佇膺萬福之攸同畢
公弼亮行見四方之寧謐方叔壯猷

壽許相公

黃扉依天闕九重太符交朗紫海隔人寰萬里
壽域弘開蓋姬曆克昌周降神于崧岳炎精方
熾漢徵瑞于昴躔遠邇騰歡玄明叶贊恭惟相
公閣下名標紘外道契環中北斗儒宗虎觀常
參筆削南方士首鑒坡專掌絲綸當百辟之具
瞻周旋左右爲三朝之元宰丞弼後先宥府握
金樞日月星辰咸若慶霄調玉燭陰陽風雨惟
時朱顏與鶴髮相承蟠桃久熟赤舄仰龍鱗共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七

采若木初華是國將繇此有道之鴻厓故天必
胙以無疆之燕佚者也某駑駘下乘分効役于
執鞭樸邀散材誤收羣于使器敬上岡陵之頌
喜黃山白嶽堪盟薄將筐篚之儀借翠竹蒼松
爲祝命九疇而凝福願合箕陳聚百順以事君
永尊宸極

上山西王相公

詰輔匡時翊天工于八柱睿謨經遠贊神武于
四方覩盛際之泰交合輿情而豫順恭惟相公

閣下河汾禮樂姑射精神校部丙丁星壁寶圖
書之府題才甲乙天曹曾水鏡是司平太階之
六符蚤登鼎鉉轉鴻鈞之一氣潛握斗杓象馬
咸歸方來王而來享犬羊匪茹迺不虞乎不庭
何煩六月師行秘謀有資于廟美遂致七旬化
格決勝特出于運籌蓋將相調則士知豫附故
安危繫在朝廷必文武備始用當機宜卽折衝
不違樽俎越昔金城定策亦由王畫之弱翁于
今玉塞清塵共仰壯猷之方叔某不佞阻江分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三

上太倉王相公

經綸密勿實稱百辟之具瞻左右周旋宜屬累
朝之舊德盖鳳翔千仞下必攬于德輝鶴鳴九
臯聲自聞于霄漢逢時乃見惟運所關恭惟相
公閣下道契環中神標紘外南宮士首鸞坡專

掌于絲綸北斗儒宗虎觀常操于筆削方睹三
鱣之遽集共兆同升暫從六鵬而退蜚將圖遵
養人情攸屬徵車賢夢卜之求國是方清抗疏
息和同之議道合歡于魚水一時式際泰交德
施美于雉膏四海咸蒙鼎餼允矣名堪副實在
天下倚以安危卓哉出則有爲使 朝廷正其
綱紀某不佞學慚邇辨智乏難占樸遯小材誤
徵名于使器粉榆未植分効役于執鞭比適當
三載之期陟明寧望故何意一籌莫展攷殿猶
風表石室集卷十四 十三

逃香折芝泥忝沐龍文之鉅典光回棘壤聊申
烏養之私衷雖涓埃莫報高深非草木寧忘雨
露六符瞻象緯喜交朗于泰階一氣轉鴻鈞願
交繇乎乾曆

又

師臣弼亮啓皇聰于四門神武光昭贊廟謨于
九域隆晝明之晉錫慶上下之泰交恭惟相公
閣下至德匡時真才命世南方文學早擅多士
精華北斗儒宗允作斯民先覺始號臥龍于隴

上耻管樂與比肩既起司馬于洛中合華夷而
動色安危但視其出處登鼎鉉實簡宸衷陰陽
悉屬其卷舒握斗杓以酌元氣念老成紆猷經
國無如張弛之並行迺猾虜背德解盟輒敢東
西而合舉惟祕謀有資于睿算何煩六月之師
論決勝特本于運籌遂致七旬之格抑且謙虛
不伐天下莫能名勇功兼之豐大勿憂日中善
與時消息頌天申于保佑宜帝眷之寵嘉某不
佞分職江隅媿無因而借箸懸情魏闕阻効役
風表石室集卷十四 十四

于執鞭累膺覆燾之鴻私涓埃難報遙邇斗台
之象緯霄漢長明願言萬福來同行覩八紘寧
謐

壽翁尚書

龍蟠虎踞清曹依天闕之九重岡峙川增壽域
啓文昌之八座紫氣遙騰于東海驪聲近集于
南宮五百良期三千勝會恭惟太宗伯翁公箕
占賚說嶽降生申禹穴珍函夙紬精於綠字會
此竹箭蚤克陳於 丹晨爽鳩民自以不冤仰

翰肺石祝嘏士羣乎善肖秘闡心模游刃有餘
允矣身兼數器承綢若掇居狀運叶旋規先知
覺後知學海擅雕龍之譽小德役大德泰階首
振鷺之班出水族以咸賓春臺玄圭告錫捧冰
衷而獨垂日鑑朱紱方來每虛喉舌之司惜老
成人維求舊特重夔夷之選瞻寅清政聿更新
歷試諸艱既廻翔於中外疇咨宗伯寔綱紀序
賓嘉庶四思之愿少訓迺三事之登在望斗樞
回北文鵠奉曳履之芳聲雲笈傳西青鳥肇懸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五

蓬壺引手借祝史以代詠陶薇省論思察人情
其賢躋卜畢公弼亮 聖天子萬八千年郭令
純庶明中書二十四考

賀大家宰宋公

尚書本天喉舌列八座之尊嚴冢宰猶帝股肱
統九流之銓筦蓋人維貴于求舊況事莫急於
題才慶盛世之遭逢浹輿情而鼓舞恭惟相公
閣下真良在翼智略超凡天匠夙成秉動靜方
圓之則地靈攸粹會陰陽風雨之交歷中臺攬
轡澄清獨持風采引後進垂紳正色具爾巖瞻
善格君心卽三司不進條錢穀慮關國脉雖元
勛亦自領度支閭閻有若更生大議春和之賑
貸官府合爲一體盡裁歲節之供儲謂理財要
在用人而持衡重于握美爰稱政本迺簡宗工
辨晰妍媸甄羣倫于水鏡望占象緯酌元氣於
斗杓是必國人皆曰賢夫然後察既得天下之
大老彼將焉歸某不佞名謝荀龍學慙袁豹念
昔趨承禁闥繆獻直于青蒲越茲屏翰東南敢

揚威於白鉞況如水旱薦饑而哀鴻遵渚實藉
寬仁兼且荏苒交臂而逸虎負隅遙資雄武非
草木寧忘雨露顧涓埃曷補高深鼎鉉式臨佇
見鈞調萬品泰階首陟永言翊贊三朝

上山東楊冢宰

宣昭王業事莫急於題材熙亮天工位豈虛于
求舊蓋得天下之大老彼將焉歸以至國人皆
曰賢夫然後用信孤忠之上代迺百辟之具瞻
恭惟閣下道叶希夷學傳精一泰山滄海遊于

鹿裘石室集

卷十四

十七

門若見高深魯壁孔林升其堂如聞絲竹通古
今而知要蚤奮跡于風猷適小大以維宜晚更
敷于內外偶學卧龍于隴上任卷舒之無心終
起司馬于洛中合華夷而動色尚書本天之喉
舌爰秉政衡冢宰猶帝之股肱遂咨耆德賢愚
式序舉九品以咸修綱紀甚明引千鈞其不爽
遡家聲于清白庭絕暮金甄物類于妍媸朝稱
水鏡是且握斗杓而酌元氣行將登鼎鉉以簡
予衷某不佞學慙握算智竭量沙襪線微材悞

徵名于使器衣冠後進分効役于掃門雖萬卉
不謝榮春風而一物實蒙恩造化遡泰符于清
漢臨五夜而聯輝瞻乾象于紫微喜中天其獨
朗仰于台鑒俯賜霽涵

上沈太宗伯

尚書本天喉舌儼八座之尊稱宗伯猶帝股肱
具百僚之師表爰咨寅直式簡清貞蓋爲國非
禮不行而羣策須賢迺集恭惟閣下箕占資說
嶽降生申精識造微實蒸民之先覺紆謨經遠

鹿裘石室集

卷十四

十八

本命世之鴻才領妙選于木天文昌春映專對
讐于藜閣太乙霄然翠幄橫經共仰其盤舊學
寶儲陳禮獨傳大戴遺文優遊養望于三朝假
南宮之餘日啓沃往宣乎一德開東閣以承風
抑豈必夢卜是求帝師王佐行且見賡歌載起
拜手颺言慶盛世之遭逢決輿情而鼓舞某不
佞學慙握算智竭量沙偶奉一節上遊本重形
乎扼吭每轉千艘外府耻言利于析毫香折芝
泥忝沐鸞封鉅典榮增棘壤聊申烏養私衷雖

涓埃莫報高深非草木寧忘雨露只尺接威儀
之末光挹日星繇終念卯翼之初恩同天地維
時陽長依六琯而生春願叶箕陳聚九疇而爲
禱

又

帝資詰輔達皇聰于四門天著玄儀佐神功于
八柱故風牧克襄軒后境接華胥夔龍叶贊陶
唐道臻沕穆金甌密覆玉燭均調恭惟閣下智
略超凡貞良在翼陰陽風雨地靈交會中州動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十九

靜方圓國器夙成上品植本崑山片玉瞻紫氣
以輝含根移崧嶽三花擇青霞而色秀星壁實
圖書之府校部丙丁天曹迺水鏡是司題材甲
乙念典禮典樂宗伯爲任匪輕而惟寅惟清老
成之求宜舊肅肅曳尚書之履久識清聲崑崙
嵒進賢之冠宜膺上賞知帝心其簡在信人倫
之巨觀蓋已見手握斗杓轉鴻鈞之一氣行將
身登鼎鉉平泰階之六符者也某不佞材慚八
詠學乏五章貴豈隋珠光誤收于照乘寶寧趙

壁價借重于連城茲者仰叩丹屏躬函赤牘雖
弱質自同屏柳而近陽每切傾葵陳言不足以
宣心論過詎堪于擢髮喜中天之獨朗依乾象
于紫微臨五夜而聯輝遡台垣于青漢

某司馬啓

臺下嶽降生申箕占賚說方城漢水共知楚國
其尊白雪陽春獨擅郢人之巧秉文衡于三輔
牛口掄賢張師旅于西川旄頭失耀儼然朝宁
爲龍副矯矯之稱簡在帝心司馬著桓桓之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三

節念留都祖宗重地况內臺法紀清曹遂用僉
謀益推舊德鷺車身繡羣司咸肅霜威虎踞龍
蟠千載猶存王氣允矣被錫蕃于晉晝行將協
符瑞于泰階者也某不佞自慙樸樸小材誤蚤
收于琴爨豈謂參苓良劑遽備載于藥籠繇終
循卯翼之初恩同天地只尺挹威儀之末望切
日星雀躍陳驪聊托未將于筐篚螺鳴善肖敢
貽不類于門墻

荅邵中丞

絳節朱軒文武萬邦爲憲洞庭雲夢山川上國
爭雄拜命增榮捫躬知重恭惟臺下東瀛挺秀
西尾降精崇禮起家紹曲臺于玉帶紬書侍闕
承雙掌于金莖羨馳步之能工行行且止瞻烏
飛以爰集肅肅其儀因念荆湘本先朝湯沐之
地遂勞耆碩寄中丞撫填之司坐銷全楚妖氛
無煩京觀遙訖三湘聲教不忝雄風況如通糴
濟隣數千里悉霑河潤近復若暘時雨十五郡
咸屬春生蓋已頒分陝之召公甘棠詠就行且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二十一

相弼殷之傳說鹽梅道交者也某不佞井絡微
光蠶叢未值跡殊賂郡分虎竹于宣城事視高
齋媿鴻裁于謝朓生平切北斗之望尚緩班荆
解逅想東山之高遽蒙投玉縹緲在握儼琚珮
之親承筐篚孔將感琅玕之難報臨風而噉尺
素書不盡言依日而剖寸丹儀非及物仰企巖
瞻伏幾海育

中秋請按臺

瞻輝魄滿秋芳桂苑之期馳步行工風肅蘭臺

之候敬當拂席爽待披襟恭惟台臺正色立朝
讜言經國迺勤左顧諸郡皆三輔隩區式重親
巡池陽猶九華勝地甘雨與嚴霜並布民頌二
天澄江共峯黛俱清節逢八月藩屏繆寄忝稱
東道主人理詠餘閒敢廁南樓賓佐仰體歲荒
減膳知切念于痼瘵聊從夜晏焚枯借溫顏于
頃刻冀龍光其下賁若獲簡珠喜雀躍以先迎
慚無加璧

鹿裘石室集卷十四

二十二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啟

元宵宴楊給諫

上元令節本賜福于天官端月良時敬要驪于
星使浹輿情而稱慶肆廣會其具陳數千家鼓
腹含哺知有脚陽春盡徧三五夕賞心樂事看
打頭明月初圓開不夜之五城火樹與銀花爭
麗表石室集卷十五

錢楊給諫

月窟星橋方傳柑而慶節紅亭綠酒忽折柳而
祖行睹四牡之還朝奉雙函以獻闕帝德益高
天覆地浩蕩難名使行則甘雨隨時流離載集
職非教稼視民饑實由已饑國本重農置官事
盡如家事知仁人不可失臥轍攀留念賢者其

獨勞分襟戀別慚無幣帛羨行李之益清聊具
壺簞詠來蘇于旣去佇見風生青瑣焚草摠忠
尚期日侍黃扉調梅特命願何處我望若登仙

請楊給諫

鳳瑄回春望條風而披拂驚車凌雪依愛日其
融和共稱一路之福星咸沐九霄之甘雨恭惟
臺下台垣佇朗井絡儲精天眷親承每拾遺而
補闕君言不宿因布惠而施仁東南之水暎荐
饑仰塵宸慮吳越之蒸黎待飽遠咏皇華雖昔
麗表石室集卷十五

賑貸若漢文猶未斥金錢于少府在今方嚴如
汲黯遂盡頒玉粒于淮揚敢乘石畫之豫聞敬
布雲占之需宴自媿溪毛澗藻猶可羞于王公
何能置壁加遽用特申乎賓禮冀龍光其下賁
喜雀躍以先迎擁篲臨風虛襟待命

又

青瑣森嚴風論望隆于諫草朱軒赤奕星言命
重于皇華成就日而更生真代天而理物恭惟
台臺仁心爲質直節經通朝宁龍光人羣鳳舉

偶緣南顧勤九重宵旰之憂暫詔東巡寄百萬
生靈之命益興發始徵于秋省豈事游觀賑貸
合議于春和仰勞諮度含哺鼓腹如出諸水火
之中擊壤行歌若置在在席之上俯察輿情共
戴圖報未由敢陳嘉宴合歡奉將恐後必恭棗
梓庶稱詩而竊謂王臣不腆肴烝媿踰禮而質
于尊者翹首以瞻四牡獲濟謙光曲跼而引三
騶曷勝豫忭兢兢待過縷縷飯誠

賀鄒學使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三

道契環中神標絃外泰山喬嶽風稜屹爾端凝
秋實春華藻思蔚焉膏沃稟動靜方圓之性大
器不官爲詩書禮樂之宗斯文有主乃咨舊德
將升北斗之六符暫試上游遂領東方之千騎
鴻渚流離載集陽舒起仆而嘘枯鯨波清晏不
揚日出奉珍而作貢方切袞衣之重望永樂樵
蘇遽移斧鉞之清光式歌械櫟城連十五剖遺
璞于荆山壇列三千探藏書于孔壁賦雄風而
披拂雲澤蘭臺沛化雨之沾濡方城漢水其智

乏雞占辨慚鼠斷金在鎔而自躍謬屬玉齊馬
服櫪而長鳴仰圖一顧惜二天之漸遠猶藉幘
幪睹四牡之孔嘉曷勝懸戀

與焦弱侯太史

天心簡在生膺名世之期地運光昭出爲士鄉
之重望公門雖尚遠桃李敷榮本接壤而爲鄰
粉榆借蔭恭惟閣下學標絃外道貫環中統壹
聖真親踐尼山泗水游先象帝兼參柱下漆園
縱橫禮樂三千丹墀獨對冠冕英雄五百紫殿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四

臚傳天祿宵嚴藜火光分于太乙蓬萊春迴牙
籤鱗次于丙丁暫爾備 顧問講讀之司常勤
晝接行將受舟楫鹽梅之寄用代天工蓋留都
粹六代之精靈若鉅卿縣 累朝之生養某等
技慙墨守識淺管窺生也晚猶幸同時居相近
仍欣快覩竊念敝邑神明之宰久播太古茲歌
之聲耻若內溝使匹夫匹婦與被其澤智能行
水卽注江注海各獲所歸匪徒漕輓安流直達
萬方之貢抑且污邪咸乂克奏庶食之藉昔鴻

隙之歌汝南虛懷黃鵠粵離堆之關蜀漢謬說
青牛儻圖後事不忘共翼雄文可永惟一字大
增榮華袞而麗牲實待命貞珉綵筆生花夢吐
鸞文之五色蘭臺起草更傳麟史于千秋仰恃
恩慈俯循輿頌

奉大廷尉蹇公

明公貞良在翼特達經通西序笙鏞本禮樂文
章之宗主北門鎖鑰信甲兵武備之全材漁陽
之鼙鼓不聞款關內質甘泉之烽火久息外攘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五

內寧虜已墮目中惟借箸前籌而先聲奪氣人
皆置度內卽投醪挾纊而實德惠心邇緣欽卹
之恩無庸重典廼借阿衡之任暫式明刑民自
不寃對簿定虛于聽石後當益六驅車蚤見于
高門庭中鶴髮雙垂共瞻舊德天上鸞書並賜
式沐新銜如日之升與月恒而穆穆望雲遙祝
想霞舉其軒軒是天必胙此老成享無疆之燕
佚俾國將賴彼元輔繇有道之鴻庥者也不佞
鼎問禮通家稱詩侍坐近親興敬敢抒筆札之

微長猶子均情聊附斑斕之戲綵伏願木公金
母蟠桃會宴千秋行占桂子蘭孫奕葉敷榮百
代

奉蹇督府

推轂專征運籌制勝念薊遼爲國家要鎮須彈
壓以重臣况東西之老上合營方憑陵於狡虜
先聲謀伐可一戰而坐屈人兵左顧鑒深雖有
言而益勤帝眷益樂羊中山之篋堅三寢而
功成若充國金城之屯破羣囂而議定清秋乘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六

障烽煙息警急之傳明月臨關士馬見嬉騰之
樂佇擬景風布令新恩興詠于彤弓行占胡氣
消氛神武申威于白鉞允矣萬邦所共憲卓哉
一代之元勛鼎小子筆札就荒媿負騷壇夙好
蒯緱在客遙違幸舍初驩惟仰傳玉帳師貞敢
勒銘于燕石尚伏願瑤階泰協卽升命于台衡
切望龍光曷勝鶴跂

奉南太宰曾公

履端肇慶晉錫薦隆內廷之新命初臨三陽

嘉會累朝之舊德咸有百辟皈依粵昔六典分
曹摠治莫尊于太宰當今兩都並建敘揆先試
于留銓蓋夙承眷于帝心蚤著簡要清通之
譽益藉恢張乎羣目畢收方圓曲直之材合中
外盡祝俞音知人情已賢夢卜更翹跂漸升
爰拜端國棟特屬鈞陶是誠平陽趣治裝之
期共彈冠而燕賀衆行卽闕急追鋒之召正虛
席以待公者也小子鼎墨守徒淹丹研非麗學
書記姓良慙繡虎之浮名問禮通家頓遂登龍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七

之上願頗受知于筆札敢云記室翩翩每侍側
于譙譚庶備及門侃侃南望青幡之拂漢建業
生春北瞻紅旆以朝天長安近日肅勤一介仰
叩重階遙申八座之起居佇挹六符之魁象

奉南少宰九我李公

三台四輔躬赤紱以匡時北闕南都象紫微
而並峙周錄肇基于豐鎬漢官實切于銓衡恭
惟座下閩海文瀾武夷仙植貞良在翼爲詩書
禮樂之宗智略超凡秉動靜方圓之則爰荷

帝心之簡在首掄羣目以登庸領妙選于木天
文昌春映專對讐于藜閣太乙宵然御幄橫
經望重甘盤舊學橋門觀禮化行多士賢關遙
占虎踞龍蟠勢嚴根本暫輟鸞坡鳳掖詔佐
題才行將登鼎鉉以饗大烹是且握斗杓而酌
元氣者也某不佞品慙樸遫蚤誤收于藥籠力
竭駑駘每勞勤于鞭策何能發聖師之莞爾有
負絃歌幸追議吏之焚然仍司虞澤恩同天地
繇終念卯翼之初光挹日星只尺接威儀之未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八

維時清和入御願祝萬福之攸同佇見景佑自
申卽膺九重之新春

答陳學臺

龍蟠虎踞勢嚴天府于西都鳳采鸞章望重星
垣于北斗蓬山共戴瀛海知皈恭惟台臺直氣
凌雲清光近日讜言經世彤墀露伏青蒲正色
立朝紫閣風生白簡爰謂菁莪棫樸本壽考以
作人因重畿輔鎬豐爲斯文之宗主方春時雨
凡桃李悉在公門良冶大鈞卽瓦礫皆成國器

進賢宜膺乎上賞玉陛先登徵名擬列于中台
金甌密覆某不佞材非製錦操刀實恐有傷禮
在式間掃門媿無爲役幸獲寬于施擔敢曰鶩
遷良籍策于長鳴頓增驚價况昔河潤九里枌
榆之被澤猶深于今駕蒞三吳瓊樹之瞻依愈
切圖報仰期需命何言俯濟謙光情彩兼抒賜
以溫言之勅玄黃相燦睨茲成享之儀遙稽首
而拜嘉竊汗顏以夔立佇見帝心特簡臺端晉
獨坐之尊將冀天路分馳曹下布羣趨之武幘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九

賀陳學臺遷太僕

學統聖真道先象帝聚星潁水遙遙胄衍神符
凌漢豫章奕奕材膺國器封皂囊而簪白筆殿
中肅柏府之清霜仰北斗而宗泰山江左需杏
壇之時雨大成大小成小十四郡悉屬鴻鈞步
亦步趨亦趨三千士咸能速肖况夫久道成化
凡及門豈止坐一月春風兼之敷教在寬卽庶
司何幸接六年光霽旣進賢宜蒙上賞同命爰

申由正僕待駕東朝鼎揆漸陟河海應象飭輿
馬出入恒隨雲錦成羣詠騅牝寒淵自秉尚期
引斯作無邪之旨啟沃王心益願奮善御不窮
之詞軫存民力蓋伯玉變邪歸正夙爲海內之
文宗幼公經明行脩竟執臺端之綱紀官曾司
馭烈並承先卑職某其薄言代斲深惟血指是
虞偶爾治庖實懷越俎之媿雖未親聆咳唾猶
然望見官墻快觀鶩遷佇台垣其交映驪揚雀
躍擬郎宿之依光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

慰黃學臺啟

上苑天章中州人杰聖真統壹學術承伊雒淵
源文藻斌璘制作紹商周典誥首擢芳于桂闕
士望來儀旣妙選于蓬山仙班初造惟朝議
重歸臺諫故公許暫借翰臣持斧西巡太華與
黃河競爽王衡南輔春風共時雨交敷凡茲濟
濟之青衿方及門而稱慶詎謂依依之白髮詠
陟岵以靡由雖慈母存順歿寧榮哀備至而孝
子有求弗得思慕曷窮某不佞一郡竊叨虛名

長牧二天仰比實荷帡幪每燕喜之是期雲瞻
府栢廼烏懷之忽報霜冷庭萱遙束生芻儀甚
慙于及物敬啟招些詞不足以宣心伏冀達變
節哀企待新恩介祉

奉方侍御

峻節風生周行霜凜南方之學蚤獨擅其菁華
東岱之靈遂特鍾于名碩奉天威而攬轡肅
然見諸路澄清引王度以從繩鬼乎樹一時
綱紀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豈徒逞搏擊之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二

虛聲省方惟吏治民生是圖實無忝親巡之
寵命豫遊既久鼎望益隆繡斧重臨暫借咨諏
于閩海玉衡待握佇期熙亮于虞廷葢巖端已
宿具瞻在天下咸聞風采某不佞學疏操縵繆
受賞音才謝冶金敢勞陶鑄往歷十年于鳩署
丹墨徒煩近分千里之虎符甘棠未詠况帝畿
爲股肱重郡而師門猶車輔鄰邦念頂踵悉沐
生成且幸官墻密邇卽毫髮靡從報稱仰勤函
筐賜頒緬言歲慶履端共迓庥于椒頌式睹陽

亨泰運敬申祝于栢臺聯汝騎以錦還騰輝梓
里承漢綸而璧召趨觀楓宸翹首龍光揚眉燕
喜

賀新都梁太府

崑圖懸璿燕山芳桂立朝甫冠蚤占通達國
體之材分署牽絲遂典出入京儲之任蓋周官
列司徒之屬職在養民而漢室論鄼侯之封功
推轉饒偶塵南顧黃山與白岳齊高特領東方
畫戟引朱輪從邁爰茲股肱之重郡因借偉人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二

幸依唇齒而爲鄰謬稱同寮竊親臨如巨斗實
遠拜于下風陽春布千里之清陰甘棠載路德
雨播一方之盛化桃李盈門惟其不吐不如酌
剛柔而出政故且之綱之紀兼文武而憲邦凡
請攝者及年荷帡幪以非淺願卽眞于指日念
匡翼之滋深奏績當期遷喬佇命題屏已標
姓字鼎象夙隆賜金暫獎助庸泰階漸陟敬
陳雀忭無詞良謝七襄仰觀龍光佳氣先徵五
采喜巖瞻之密邇冀海納其春容

請蕭郡公

維時金甌薦爽玉露澄清黃菊紫萸正南國登
高之候姬禾邠稻適西城省歛之期況茲教化
鴻宣望畫熊其承式若爾旄倪咸集戒竹馬以
先迎佇挹龍光曷勝雀躍

請金太公

時餘歲豐穰事報秋登之后政成化洽萌生游
春育之中回天心禱雨祈晴神爲默相勤吏治
虔朝惕夕民以告康凡厲精者兩年行陟明于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三

羣辟百日勞而一日澤道叶施張千人頌而萬
人謳情占遐邇爰合歡聲于通郡敬供清饌于
荒廬仰體菜羹必飽之高風謙光下濟聊附草
蔬同飯之末節履素自持肅冀熊軾之況臨躬
潔兕觥而稱壽嘉期待命齋宿式承

請某公

敬遵良時喜膺寵命葵心嚮日候當四月之清
穌芝檢從天恩錫五雲之徵召蓋九德莫先
邁種師師將薦任股肱在百司首重諫臣侃侃

必藉推耳目三臺六省高標極北之直聲四世
三公榮詔關西之華胄惟茲散吏特荷鴻鈞數
年汲引同升夙幸依皈于畢齒一旦雲泥異跡
頓違矩矱于承顏敢援需宴祖敞佇望謙光下
濟願言効駕躬潔洗觥

請尹令公

維月旣望初陽肇開律應黃鐘正一氣調鈞之
候詔頒紫闕當萬方執玉之期佇僊履之雙
鳬高翔雲表瞻使車之四牡夙駕星言洞酌陳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四

詞弁雀喜揚祖道通家問禮猶龍光賁衡廬敬
薄戒夫草蔬願承和于葭琯端襟載拜拂席以
需

先大夫從祀文成祠請尹令公

崇德報功爲政之當先務尊師重道斯文自賴
主持惟姚江新建之興明繼往開來之學良知
兩字直邇一貫之淵源高弟數人轉授千秋之
衣鉢列祀昔肇修前哲茲嘗稱鄒魯之鄉振新
今有待真儒况復出稽陰之里使先人仍預干

俎豆幽魄生光在後進如見于美墻教思弗替
敬延騶御薄潔兕觥共歌魚藻之遺詩樂觀駿
奔之盛典均懸斗仰佇望台臨

嫂劉氏建旌節坊請郡公

表揚風化實善政所必先佇咏露斯叨湛仁之
廣被故懷清式標于往代迺褒貞彌重于鈞臺
近日瞻天畿輔榮分畫隼慈雲惠雨窮荒咸誦
猶龍偶一節之在閭閻遂勤 恩責荷二命之
施蓬華藉重光臨井絡承暉台垣顯陟

歷表石室集卷十五

十五

請鮑令公

長日占圭當一陽迎祥之候 朝天捧玉適萬
國輯瑞之期載最績以升聞定泰階之峻陟具
瞻雖切攀附曷由荷帡幪者五年實深戀戀申
嫵婉于一夕願藉陶陶蔬食菜羹諒王公俯從
共飽執庖正席在貧士望若調飢佇請台期竊
勤斗仰

壽時甫叔

壽躋指使宦達投閒齒德俱尊身名並泰早完

復仲氏歛簾和工吟于夢草兼以諸賢接袂欣
把臂而入林葢列祖積功累仁宜饗無涯之報
而贈君長筴短造益鴻未究之施既咸號積善
之家直追元凱久已稱清華之胃豈讓崔盧不
佞鼎學海測蠡墨林窺豹二三其德惡先訓之
往垂四十無聞笑童心之未化許文休不容族
黨世滿虛名梅子真寄跡市門生存仙骨草衣
木食衆謂可以抗王公鈴說卮言吾自知其爲
曲士計清塵之與濁水敢妄扳援乃雲鵲猶念
泥潜許申婚媾潘楊奕世姑子姪莫匪懿親孔
李通家舊昆弟親加密好諒夙體先人之意定
遠開後裔之祥傳淑愛女誠克諧佇膺冠翟媿
小兒聖謨初誦尚謬魯魚匹鶩敬脩循士庶之
儀宜薄雙鸞鳴應在唱隨之義踰敦宜爾室宜
爾家百代長縣麟趾俾而臧俾而熾千齡永叶
鳳占斗仰曷勝台涵是冀

韓宅聘啟

黃鐘應令調玉琯于初陽繡幕要歡卜紅絲于

宿好事占咸吉喜溢豫鳴恭惟寧翁老親家上
苑良材高陽華胃庭施際戟架富縹緲第五之
名本齊光于驃騎無雙之略實資斷于韜鈴河
東三鳳翩翩暉翔千仞頰上八龍嶽嶽星聚一
方肆我灋石尊親家紱麟蚤兆變豹已章舉體
無凡左中規而右中矩卽聲爲律小應商而大
應宮海風譯韓愈之雄文仰如北斗廷對遡魏
公之相業奏見卿雲綽有父風舉策益勤于數
馬乃繩祖武竊銜深戒于稱駒東山基局時開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八

游從俊叔西第歌鐘日起坐滿嘉賓不佞鼎臠
原子裔忝貳命于汝南貽厥孫謀衍洪波于江
左許文休久淹在蜀徒負虛名梅子真托隱于
吳幸存仙骨竊念淳湖赤縣潭府清門何斯過
信冰言遂許締婚寒姓良由通家孔李曾附舉
于鹿鳴况復舊睦潘楊更尋盟于鳳卜聞令淑
女修文祿佇膺翟弗之榮愧比兒諧語錦衣尚
戀鳩車之戲循禮文而內采筐篚薄將會時日
之維良天人交贊宜爾室宜爾家雖離永叶樂

和俾而熾俾而臧奕奕長縣麟趾

韓宅大禮啟

雲標玉樹久偕鶩附之緣春麗瑤林漸近挑蓐
之候好迷爰樂吉事有祥恭惟澹明親家閣下
材挺世英道依年進經術屢優多士儼然還弘
正端醴雅言必述先王卓爾步商周典則望聯
珠而占合璧主天下之圖書友羣從而奉兩宮
王斗中爲孝弟合春華及秋實質有其文具儒
檢與風流張而能弛蓋自雕龍禪世夙承家學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十九

之淵源行將威鳳攬輝卽應 廷儀之禎瑞不
佞鼎向因親于僚好申以嫺嫺兼展義于良朋
同茲聲氣何敢謂兩大曰稱猶私愧十年稱兄
問叔不癡老態已輪回策比兒未教少游尚竊
佩囊惟念有室有家本男女及時之願快觀宜
孫宜子實父母望歲之心況聞姆訓習嫺蚤識
無違敬戒女宗備著定徵有慶安貞薄遵舊典
于儷皮敬修六禮預請嘉期于緹琯初動一隄
于時義御南訛萬物敷華以任養至日星中甫

壁八能調景而履長佇晉福其方來俯懷燕喜
冀謙光之下濟仰藉鴻慈

徐宅聘孫女回啟

乾元調玉燭恢台肇長養之期豐命錫璫函嘉
耦叶徵成之典會天人而訢合遭時物之清和
正葵榴映日交敷景光猶麗在蘭茝從風共馥
氣味原同獲締新歡實緣夙好恭惟重源太親
家神明華胤特達鴻材龍作訥言躋九列允垂
卿望鳳儀奕世翔千仞高覽德輝益廣譽于家
鹿荅石室集卷十五

聲何慙肯構試策名于國胃快睹臨雍晚乃
知微知彰悟須彌可納芥子衆言能聚能散向
耆闍頓長蓮花惟茲慧業之累修遂俾象賢之
挺出肆我從道親家績學本天之性清標率祖
攸行中說稱北海偉長懷文抱質下榻重南州
孺子操行匡時親灑墨池心畫垂八行之露夢
吞丹篆詞華披五采之霞金百鍊而愈精曾經
大冶璧三獻而始剖必遇明廷咸瞻奕奕于
士鄉且咏振振之公姓生而負食牛之氣豈是

常兒童而卽簪豹之文定爲快婿羨兩世友昆
之集猶十朋以進百朋念一介父子之間真後
蟹不如前蟹寧敢坐索聲價逃名反得虛名亦
將動必周旋中禮恐嫌失禮而女孫之愛誠常
過于男保傳之箴冀有淑其媛敬薄脩榛棗之
贄庶方供櫻筍之厨進履襪而行與福俱蹈和
玉趾贈琅玕而報非施稱俛媿瓊英念閨闈適
相符願百代長聯芳嬋佇門闌多喜氣占五世
直並正卿仰藉星輝企承春育

代聘啟

伏以良緣初合門闌喜肇于雀屏嘉命遠臨
筐禮隆乎雁幣榮踰鼎重感切冰競恭惟親家
大人嶽降生申箕占賚說雄材焱迅茂誼霄齊
鴻猷恢八面之奇稱良息馬鳳承擅一毛之譽
襲慶傳貂室西秘藏匪徒半豹庖丁神會直乏
全牛誠哉吾黨白眉允矣斯文具肇自維寒屋
敢儷華楣下走分咍鑿之餘生樂長謠于駒谷
仲氏脩黜鉛之故業奉清響于鸞車偶以斷人

茲焉倚玉清微泛五絃之候實藍田種璧之
期文定厥祥天作之合聞令子五經初設氣欲
凌雲而弱息四德未嫻才非咏雪爰期夢鳥式
荷委禽花灼灼燭煌煌擬乘龍于午夜月溶溶
雲矯矯睹駕鶴于靈津懸知五世之昌永叶百
年之雅敬承榛棗薄報瓊瑤仰企台光俯垂電
鑒

又

嫺聯世締貴因親以及親誼本宿緣繇同好而

風表玉室集卷十五

三二

爲好光踰鼎鉉賜重益朋恭惟材振寰中格標
絃外縹緗盈秩目涉羽陵之三千澗研成文胸
吞雲夢者八九細看月輪有意蚤攀桂闕之一
枝行將春棘堪期定薦瓊林之片玉況復清襟
爽爽鄙繩趨尺步爲俗儒玄著超超能飲酒讀
騷卽名士旣顯高門之積慶實稱昭代之儲英
伏念某白襍微長青箱未學繆忝冠裳之會曾
參縞帶之交雖跡異雲泥仰援莫逮而咏校蘭
茝俯合非難藉宅相作寒修永言卜鳳階門闕

多喜氣遂許乘龍衆謂秦晉相當盟原與國私
幸朱陳伊邇契更通家如樂之諧式調和于琴
瑟匪儀及物愧璀璨于玄黃維時蓮綻紅衣慶
蓮結同根之固槐圍翠幄三槐兆奕葉之祥夔
啟春融鶴翹星徹

代人壽某啟

六琯逢年開戶天行黃道千金爲壽臨觴日醉
朱顏漢苑騰驪秦樓動色恭惟祥占寢月麗掩
升霞謫籍醖摩之天寄館流波之汜棲燕徵歌

風表玉室集卷十五

三三

于玳瑁誇少婦之鬱金飛鳥引曲于筵簋配小
姑以白石沈香亭北一杖芍藥露華濃玉鏡臺
前並蒂海棠春睡足忽爲雲而爲雨偏其反而
况乍陰而乍陽遐不謂矣清譚霏玉傾南國之
文人紅汗流珠昵西園之公子羅襪波凌于蓮
步菱舟不怕揺錦衾浪瑩于桃心蘭漿從教蕩
且意態橫生驪伯若風流殊自可兒茲者雙成
鸞報三千宴開瓊圃百尺虹垂十二舞出霓裳
繡幕牽絲況測景方添弱線粧樓賦粉似吹葭

又見飛灰此蓋天非人不因行與事相會者也
僕等才慙宋玉情難已于錦纓年謝潘安貌不
間于擲果何敢望同車之幸顧繆承三載之寢
喜當設悅良辰願附賜錢雅集托佩囊而嫣紫
欲薦虎鬚携滿袖以熏香將分鳳沫伏願瑤池
王母白雲遙望以在天貝闕姮娥丹藥長生而
隱月酌神漿于北斗航衍中山竊靈寶于東方
籌增滄海

鹿裘石室集卷十五

三

男 士都

出祧男士好 編次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終